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伍輯・拾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伍輯・拾伍册目録

古唐選屑三十卷 〔明〕李本緯輯 一

經濟類考約編二卷 〔清〕顧九錫輯 二三三

穀玉類編五十卷 〔清〕汪兆舒輯 三七五

古唐選屑三十卷

〔明〕李本緯輯

明萬曆四十一年刻本

古唐選屑序

七澤之南曰臧稷公者丞爲熊繹氏上卿累勤胥耀旦起坐聽事子姓替麾屨接者億千人靈堂隘不足大讌集乃更敞地畧址走工匠之蜀致木歲月無所當冢後使尹工錔逾巉巖涉波濤凡三季而楩柟杞梓以百數

至又三丰而干霄蔽雲凝脂戞石之林椐椐彊彊由瞿唐而罜荊門大者完梁棟小者備榱桷越五年而臧稷公宮成燕子姓於堂上撾鐘擣鼓羣爲歌斯干之訨走盛也夫松茂竹苞而相好之兄弟居處笑語無不攸偃而攸寧則人皆曰奕葉衛家吉祥以

極而詎知祖若宗所拮据捋荼蓄材於數十年者固既勤斯訨之胥三百篇也閭人走士之激發與夫朝廟之咏歌縱口所就皆輒造於精微人皆曰韻致天成而詎知天地山川草木人情事變以至魚鳥雲烟古人用物己各極其奇致殊狀是以一經尼山

之斧削而薈阿堂構于古常鮮三百篇迴矣漢魏而下人人具一腑腸景物既殊新觀遞徃而遂以大備於唐初唐之工而樸也縮版以載徃廟翼翼乎盛唐之雄而邃也風暖建章宮而春沈鳷鵲殿乎中唐之清而婉也緣亭竹色而曲徑苔陰乎轄而晚唐

暮雲樓閣一二榱棟雖稍〻不堪承
載然而尺短寸長有足采者浸淫以
逮夫宋則舊昔之王侯第宅盡落而
為尋常百姓家矣使人悽然有碧瓦
飄零木暗蒼煙之恨豈盡風會使然
十固有致不致夫取材者巧拙之識
異也都門涑水李公以詩詞藉甚燕

趙間所著有灌蔬園集余曩嘗會昔
得公集為之輟箸而讀讀而愈喜曰
而饜會嘗取公集襍置於有唐元曆
諸大家以問人人而人不辨也已而公
出選眉一編示余搜輩摘句上下六
百餘氏所錄皆古唐間語寶鼎吉光
在在得髓嗟乎公所拮据搜荼蓄杜

於數十年者夫既勤斯矣是所為置
公集於有唐元曆諸大家而人不辨
者乎公又不欲珍襲自私命剞劂氏
梓之以公同走今坐沾丐賸馥困迺
雞下無復超然乃李公所自噍語肖
而不見斧鑿之傷覺肖而不知何家
之承結撰肖而卒不得縫合之跡置

公集於有唐元曆諸大家而人不辨
也旋復厠公集於元曆諸大家公成
其以為公諸大家成其為諸大家而
未始摸倣相襲也則奚以故江瑤柱
似荔枝杜詩似太史公書形焉而已
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徐
師川不似陳后山味焉而已似與不

似求之可選之夾可是故人不賢倕
之規矩而賢倕之巧藉第令乇石斤
墨遂槩天下梧匠於是竭日之力即
斧櫝枏杞梓盈前祇睫矉有更容所
得筿茂竹苞而趾美於斯干之咏哉
是編出而觀者知公之取林又知公
之神於用林始.可與言詩已矣

萬曆癸丑春仲

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受弟陳瑛頓
首拜撰

刻古唐選屑·叙

三百篇後詩莫盛於唐而唐
所推騷壇祭酒率首李杜乃
兩人更相誚也李誚杜作詩
太苦年來瘦生杜又恨不得
以一尊酒與李細為論文蓋
李天才橫發矢口而成不受

覊紲不經鑪錘若造化之自
無而有風雲月露不作蠶絲
牛毛之想杜人工深入摹古
而運籠於形外控於毫端若
大海之聚百谷而飛萬派青
黃黼黻似撚鬚嘔肝而綦議
者以李為生而知以杜為學

而知學知者常有而生知者
不常有故人寧宗杜不敢望
李舂糧而徃雖百里腹猶果
然無米而炊即巧婦亦攦指
而退范燁詩品云情志所托
當以文為主須抽其芬芳振
其金石鍾嶸詩評亦云詩有

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
潤之以丹彩自古業此而不
沉酣文囿泛覽辭林能左右
逢源與作者爭道而馳必不
淂之數也

觀察李公以詩主盟燕市久矣
為李官為司馬郎或登高而

吟或横槊而賦或對鵝鸛魚
麗歌出車采芑陽春白雪洋
洋纚纚已流傳人間矣而雄
心銳氣如登山啖蔗不陟其
絕巘窮其佳境不止日者備
兵東牟政成化洽海波不揚
每委蛇退食輒案列古詩唐

詩與

國朝名家詩悉取其犀角鳳毛
類聚而臚列之題曰選屑不
籍一狐製千金之裘亦不棄
片臠泛嘗九鼎之味初出示
不佞不佞曰合矣未完也姑
藏之再出示不佞不佞曰完

矣未確也姑藏之三出示不佞博綜而精覈不佞受而卒業一展卷雕繢滿眼凡楚謠漢風魏製晉造縟繡繁弦波屬雲委言天而星斗燦言地而山川錯言人事而忠臣孝子征人思婦之變態備其他

凡宇宙内所有靡不為網羅中所收罔遇大冶紅鑪融而鑄馬踵質增華變本加厲大輅成而忘其椎輪層冰凜而忘其積水美哉郁郁乎其為倚馬之助足稱笙簧鼓吹豈辭條言葉也乎哉是可以懸

之國門矣繼有太白復生亦當服分更分漏之苦心能為宗子美者作津梁也雖然冲虛登真之子能點鐵為金而釋氏又欲消礙入空謂金屑雖精入眼成翳神而明之寧不存乎其人觀者務令人呼

點鐵手毋徒為入眼之翳

雲間黃體仁譔

古唐選屑凡例

一詩家自來無選屑有之自今日始不佞篝燈搦管自珍謬託乎枕中淺識實局于井底學韵者倘展卷而寓目如陶家之有模織婦之得線不苦旁搜而指掌即會可省乙夜燃藜而鄴矦𨫼架也若指以爲藁掏模而誨剽竊則吾豈敢

一命名選屑取金屑玉屑之義而選之云者精遴苛覈金必百煉之兼玉必三采之美也淘沙剖璞寧少而精毋繁而惡方名屑選至于燕石而混玉赤銅而亂金早已棄去

一詩有詩料譬之時義有時義之料古文有古文之料也各有當家毫不假借嘗見今之學詩者往往摭拾博士場中餘唾及眼前境景率意成詩揚眉自得夫詩果如此易易則嘔長吉之肝而撚延遜之鬚者又何爲也裁貂裘而綴以犬腋烹鳳髓而雜以雞脯豈其稱乎此屑固詩中之吉光鸞羞也

一次序先五言次七言又次絶律又次長篇歌行汰摘殊尤五言一聯則收一句亦收七言一聯則收長篇歌行亦收但稍多至四五句唯絶律最精者則全收何也句簡而氣貫不全則妙不見

一門類止就其篇中句中肖某類則列某門即有名色味甲其頷聯却咏乙則入乙不入甲有全篇咏丙中二聯或咏丁則收丁不收丙毋問篇章但需藻繢

一選屑皆用古唐而用唐較多乃漢魏六朝初盛中晚並混而罔序採其精而品第之不無世代參差中盛攙越之錯然擬秀拾英期足艶羨已耳

一選屑下各系誰氏誰名及所咏何題如收杜一句下系曰杜咏某題收李一聯下系曰李咏某題不直誦其詩隨各識其人亦且味其偏尚可遡其全窺斑想豹庶幾持是編而梧其原味一臠閱間按名可矚

一選皆古唐句而句中間有絶精者却遺棄甚多如二月湖水平遲日江山麗東壁圖書府五夜漏聲催曉箭落花游絲白日靜等篇皆家膾炙而人佔嗶然門帖偏場往往借用熟而且俗一切擯盡以示鄭重

一詩料所需各有古藻天文如玉羊金虎屏翳飛廉青女黃姑之類地理如鳳浦雞津燒當白遂神女峽丈人山之類景物如藻井綺櫳鏤文捻韻昔邪野馬跳脫軍持之類皆麗極芳妍古極蒼潤昔人特採入句氣雄體重謝茂秦謂詩家顏色又錠子金非比今之哦詩者詠其景直日某景詠某物直日某物殊乏藉藻茲特刻意蒐收以備同志財採

一類目雖定各門而各門中仍多粘引者如天屬不過日月星辰而中有晴陰春夏如地屬不過川陵山谷而中有木石鳥獸或感愴附于閨叙宮府總于廊廟取其佳麗酌而入之門類亦大槩云

一門類凡三十如天文地理以及懐古哀挽多者或至十餘葉少亦不減五六葉種種皆簡約易竟中間藻麗遒雅有裨掇所難釐者如仙釋可淆則分而爲二山林隱居近似則改而爲兩從軍邊塞豪俠若可渾同又列而爲三因其多佳故多收因其多收故多類閱者當自得之

一一人識見有限詩之汗棟無涯不佞窮耳目之搜索凡二十年窮海内之購市凡若干卷字比句櫛僅得爾爾戍帙真寶山不勝璧而海蚌不勝珠也寧免遺漏今于每門各自爲限仍虛其末幅使大巫鄙伯如有新得或侈于刊外更妙于冊中者不妨增減不佞竊比于糠秕焉

一字畫舊多僞舛如魯魚帝虎姓名舊多謬註如張范牛李不可枚舉昔人謂校書如拂几塵掃落葉蓋言難也願海内同調相訂正之

都人李本緯識

詩人總目

魏

魏文帝　應瑒　陳思王

晉

盧諶　稽康　陸機　劉琨

陶淵明　張協　庾闡　李顒

張駿　王臺卿　謝靈運

宋

孝武皇帝　鮑照　謝莊　荀杲

齊

謝朓　陸厥　湛方生　王融

梁

武帝　簡文皇帝　元帝　徐悱

庾丹　庾肩吾　江淹　丘遲

劉孝儀　劉孝威　劉孝綽　劉孝孫

蕭子範　鮑泉　王訓　何遜

李鏡遠　徐君蒨　沈約　庾成師

王僧孺　王筠　江洪　張率

戴暠　范雲

陳

後主　賀徹　陽縉　江總

張正見　顧野王　蔡凝　陰鏗

徐陵　祖孫登　岑之敬　沈炯

謝燮　弘執恭

隋

煬帝　柳莊　魏澹　辛德源

孫萬壽　王由禮　孔紹安　薛道衡

李德林　殷英童　陳子良　牛弘

杜之松　何妥

周

庾信　蕭撝

北齊

蕭愨　蕭放　邢子才　楊訓

北周

王褒　康孟

初唐

太宗　高宗　中宗　王勃
魏徵　李嶠　宋之問　宋璟
楊炯　盧照隣　張說　張悅
駱賓王　岑文本　張諤　蘇頲
李百藥　沈佺期　杜審言　李乂
虞世南　劉希夷　崔日用　崔日知
許敬宗　劉憲　李崇嗣　趙彥昭
崔湜　崔顥　賀知章　董思恭
沈雲卿　于志寧　李頻　朱灣

李適　李咸用　徐彥伯　張均
上官儀　張九齡　許景先　褚亮
袁恕已　李義府　李正封　張昌宗
馬懷素　武平一　樓穎　蘇味道
鄭愔　盧僎　岑羲　鄭世翼
孫逖　王績　東方虬　陳叔達
裴光庭　盧懷慎　韋元旦　李邕
蕭嵩　凌敬　寇坦　韋承慶
郭元震　張鷟　劉庭琦　員半千

郭利正　喬知之　賈曾　崔泰之
張敬忠　于季子　張紘　周利用
婁睎　徐安期　楊續　王珪
韓休　張嘉楨　徐知仁　席豫
盧從願　王仲　閻朝隱　楊逵
郭震　陳子昂　楊師道　徐堅
楊衡　虞羽客　張文琮　孫佺
袁暉　權澈　韋濟　王適
邵士彥　宗楚客　謝偃　魏瞻

王翰　趙中虛　張文恭

盛唐

玄宗　李嘉祐　高適　包佶
李白　杜甫　王維　孟浩
岑參　劉禹錫　裴迪　賈至
常建　嚴武　丁仙芝　張子容
崔興宗　杜儼　包融　熊皦
蔣列　張渭　王灣　綦毋潛
祖詠　顏真卿　儲光羲　盧象

獨孤及　李嶷　崔國輔　李華
薛據　吳筠　王昌齡　薛奇童
李頎　萬齊融　顏朝陽　蔡希寂
鄭審　李清　郭向　崔液
蘇廣文　丘為　李昂　竇威
陶翰　吳象之　王冷然　金昌緒
梁鍠　蕭穎士　賀朝　芮挺章
王諲　孫昌胤　郭受　楮朝陽
崔曙　王季友　范朝　元結

張濯　李極　沈徽　王之渙
劉昇　鄭虔　苑咸

中唐

武元衡　韓愈　白居易　張祜
韋應物　盧綸　賈島　楊巨源
劉長卿　元稹　施肩吾　王轂
殷堯藩　秦系　呂渭　李端
鄭澣　章八元　呂溫　蔣防
劉文房　李廓　張碧　崔禹錫

李敬芳　李播　鄭錫　郭鄖
宋迪　暢當　柳惲　周存
朱邕　吉中孚　鄭遐古　萬楚
崔亘　嚴休復　炙轂子　姚係
劉商　韋皋　裴航　薛書記
蘇郁　李商　薛宜僚　朱絳
唐球　楊嗣復　楊中庸　雍陶
徐九皋　李騰　耿緯　崔季卿
裴達　張元正　楊敬之　崔涯

崔子尚　裴休　沈傳師　張繼
鮑溶　包何　錢仲文　蔡京
侯冽　張謂　陳羽　長孫翱
竇庠　竇鞏　衛象　楊虞卿
陳季　南卓　王表　舒元輿
于鵠　馬異　權德輿　姚合
朱彬　張文昌　白行簡　呂群
李觀　李益　徐凝　苗發
李紳　錢起　李翺　裴度

司空圖　陳潤　戎昱　李賀
王建　皇甫徹　胡令能　李約
伍喬　張朝　顏粲　陳上美
嚴維　周賀　張仲素　韋同則
孟郊　冷朝陽　宗懍　戴叔倫
韓翃　皇甫冉　朱慶餘　李德裕
柳宗元　元凜　暢諸　王脊
崔峒　張籍　張南史　郎士元
章孝標　戴幼公　歐陽詹　司空曙

陸暢　令狐楚　顧況　錢翊
裴交泰　劉阜　皇甫曾　劉方平
羊士諤　于尹躬　賀蘭朋吉

晚唐

文宗　柳公權　杜荀鶴　馬載
顏萱　公乘億　李郢　馬戴
黃滔　湯文珪　李遠　聶夷中
魏扶　劉得仁　秦韜玉　李質
盧休　李濤　李拯　于濆

蕭遇　于鄴　周繇　牛嶠
裴思謙　孫魴　裴虔餘　崔塗
鄭史　楊夔　許冏　李昭象
盧延遜　朱可名　儲嗣宗　張孜
薛逢　李嵥　費冠卿　柴夔
嚴郭　高蟾　鄭雲叟　劉賀
李轂　鄭璧　高越　崔櫓
邵謁　崔珏　薛能　司馬禮
韓琮　戴察　唐彥謙　曹松

羅隱　李山甫　方干　杜牧
韋莊　温庭筠　李群玉　趙嘏
來鵠　來鵬　劉威　劉滄
李昌符　胡曾　孫棨　鄭畋
韓偓　張蠙　盧肇　陳陶
羅鄴　劉兼　羅虬　于武陵
段成式　李洞　吳融　陸龜蒙
翁綬　崔鉉　孟遲　狄歸昌
高駢　裴澈　譚銖　陸扆

蔣貽恭　王鐐　章碣　崔惠童
張喬　項斯　王貞白　姚鵠
武瓘　劉綺莊　韓定辭　李商隱
許渾　李建勲　周朴　喻鳧
盧仝　皮日休　鄭谷　曹鄴
崔郊

有姓名而無世次者

曹玄宗　杜丞相　仲子陵　李駕
張昺　楊乘南　鄭録　荆叔

張正言　李仁　陳凝　張平子
宋尤溥　裴夷　錢可復　張友正
張何　張隨　劍南臣　鄭跋
袁瓘　梁上黃　沈廻　賈謨
魏彥深　楊凝　裴士淹　李季蘭
陳九宗　王雲鳳　羊昭業　林寬
熊直　盧弼　王儲　陸闓
李文山　汪時元　閻復本　皇甫茂
王烈　王周　王英　孟匡朝

喬世寧　盧中　蘇佑　朱長眺
周宗　張聿　李君虞　李從一
薛大拙　庾秋　蘇彥　朱日藩
吳聲　高夔　韓莊　李子卿
李衢慶　李巨仁　闕方　張佐
張衆甫　韋楚老　沈鵬　王起
王約　張復山　李虞仲　李克恭
張仲章　周弘正　殷文理　陰鏗
無名氏　奚魯

僧

靈一　靈徹　無可　無悶
貫休　皎然　惟審　棲蟾
處默　清塞　法震　暮幽
含曦　神頴　法照　善生
護國　中晤　浦源　子蘭
廣宣　可朋　可止　修睦

道

許碏　曹唐　裴脩然

宫闈

武后　馬真　宣宗宫人　沈氏

樊氏女　張氏　上官昭容　侯氏

揚容華　李氏　南海女子　林氏

孫氏　慎氏　李季蘭

女冠

魚玄機　李冶

女郎

宋若荀　田娥　張琰　薛媛

劉媛　劉雲　崔公達　木蘭

張窈窕

妓

常浩　薛濤　徐月英　蘇小小

古唐選屑門類

第一冊

禮集

天文

時令

地理

第二冊

樂集

廊廟

宫詞

仕宦

人物

讌集

遊賞

第三冊

射集

傾倒

樓閣

登眺
詞賦
行役
旅思
第四冊
御集
山林
隠居
從軍
邊塞
豪俠
第五冊
書集
景物
名花
麗情
佛釋
仙道

第六冊
數集
閒叙
器用
飛走
懷古
哀挽

古唐選屑卷之一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邢州白儲玿栗仲父校正

天文

雲間五色滿霞際九光披 李嶠咏日
霧濃光若畫雲駛影疑流 蕭綸咏月
圭樹陰初正桐圭影未斜 唐太宗咏月
洛浦全開鏡衡山半隱規 庾孟咏日應趙王教

入河蟾不沒搗藥兎長生 杜甫咏月
頻見此輪滿即應華髮生 曹松詠月
分輝度鵲鏡流彩入蛾眉 李嶠詠月
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 杜審言望月
星流時入暈桂長欲侵輪 庾肩吾咏月
滿輪沈玉鏡半鬼落銀鉤 張子容詠月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 杜甫八月十五夜月
天漢看珠蚌星橋視桂花 庾信舟中望月

魄滿桂枝圓輪虧鏡彩缺 太宗遼城望月
似霜明玉砌如鏡寫珠胎 駱賓王望月
玉羊東北上金虎西南昃 劉孝綽望月
張尹將眉學班姬取扇儔 沈佺期望月
雲際龍文出池中鳥色翻 董思恭詠星
春後先依景秋來忽近丁 李嶠賦觀老人星
已拂巫山雨何用卷寒灰 梁簡文帝詠風
欲因吹少女還持拂大王 梁元帝詠風
掃壇聊動竹吹薤欲成書 庾肩吾詠風

飛廉振析木流景登扶搖 庾闡江都遇風
入鏡先飄粉翻衫好染香 梁元帝詠風
飄香雙袖裏亂曲五絃中 祖孫登詠風
蓋陰連鳳闕陣影翼龍城 駱賓王秋雲
玉葉依巖聚金枝觸石分 太宗賦得含峯雲
凌空還似翼映澗欲成鱗 張復山出雲
作葉還依樹爲樓欲近城 蔡凝咏雲
潭暮隨龍起河秋壓鴈聲 李商隱詠雲
聲連鳷鵲觀色借鳳凰原 王維詠雨

簷疎蛛網重池濕燕泥新　裴度詠雨
危花沾易落度鳥濕難飛　李乂喜雨應制
灑錦翻紅蘂跳珠亂碧荷　錢起喜雨
細花添桁重幽點濺花勻　喻鳬春雨
歛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枝　杜甫詠雨
拂黃先變柳點素蚤驚梅　張說春雨早雷
雷舒長男氣枝搖少女風　劉孝威春雷晚雨
燕起知風舞礎潤識雲流　謝莊喜雨
河井起龍蒸日霓斂遊光　鮑照喜雨

漬花枝覺重濕鳥羽飛遲　梁簡文雨
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　宋之問巫山雨
還如駈玉馬暫似獵銀獐　庾信郊行值雪
苑花齊玉樹池水作銀河　蘇頲人日遇雪
寫月含珠綴從風薄綺疏　蘇頲人日遇雪
井泉添碧甃藥圃洗朱欄　施肩吾早春殘雪
瑞色鋪馳道花文拂綵旋　張九齡喜雪
素質添瑤水清光散玉峰　許渾覩殘雪
花從銀閣度絮繞玉窗飛　李適遇雪

壓松猶未得撲石暫能留　李咸用小雪
本欲映梅花翻悲似玉屑　何遜詠春雪
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　李商隱喜雪
泉暖驚銀磧花寒映玉樓　李嶠咏雪
花明棲鳳閣珠散影娥池　上官儀咏雪
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　杜甫喜晴
屏翳寢神轡飛廉收靈扇　湛方生喜晴
燕燥還為石龍殘更是泥　庾信初晴
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　庾信喜晴

歸雲半入嶺殘滴尚懸枝　虞世南初晴
拂樹濃舒碧縈花薄蔽紅　唐太宗咏霧
天漢開珠蚌星橋視桂花　庾信舟中望月
蘆渚花初白葵園葉尚青　董思恭詠露
玉垂丹棘上珠湛綠荷中　李嶠詠露
千行珠樹出萬葉瓊枝長　江總咏露
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　杜甫詠雷
橫彩分長漢倒色媚清渠　董思恭詠虹
逸照含良玉神光藻瑞金　蘇味道詠虹

寂寞青陵臺上月秋風滿樹鵲南飛 儲嗣宗咏月
梅藥覆堦鈴閣暖雪峰當戶戟枝寒 劉禹錫早春對雪
幽樹凍粘花屋重短簷斜濕燕巢寒 李建勳春雪
遍似玉塵消更積半成氷片結還流 朱灣長安喜雪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岑參白雪歌
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煖錦衾薄 岑參白雪歌
羅衣點着渾是花玉手摶來半成水 盧照鄰雨雪曲
柳絮三冬先北地梅花一夜遍南枝 劉長卿喜雪
龍光蒽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 杜甫江南有懷

無端走向陽臺畔長送襄王暮雨歸 崔塗咏雲
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 魏陳思王大風謠
一風二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 李白横江詞
萬畦香稻蓬葱綠九朶奇峯樸亞青 湯文璧九華賀雨
始臨東嶽覩俄升若木枝洋實詎儔彩合扇且懸規 李鏡遠咏日
滄海十枝暉玄圃重輪慶舜華發晨檻菱彩翻朝鏡 董思恭咏日
斷霞生峻宇通閣麗晴虛流彩連朱檻騰輝照綺疏 李虞仲初日照鳳樓
隱映當龍闕氛氳隔鳳池朝陽光照處惟有近臣知 王約賦得日暖萬年枝
嫙姸比團扇曹王譬洛神浮川疑滚璧入戶類燒銀 戴暠月重輪行
忌滿光恒缺乘昏影暫流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 駱賓王翫初月
暈缺隨灰減光滿應珠圓帶樹還添桂銜峰乍似弦 陳後主觀山月

拂林花亂彩響谷鳥分聲披雲羅影散汎水織文生 太宗詠風
帶花迎鳳舞向竹似龍吟月動臨秋扇松清入夜琴 李嶠詠風
碧落流輕艷紅霓間彩文帶煙時縹緲向斗更氤氳 李應立春曉望三素雲
新流添舊澗宿霧足朝烟鴈濕行無次花霑色更鮮 太宗詠雨
帷飄白玉堂簟卷碧牙牀楚女當時意蕭蕭髮彩

涼 李商隱細雨

霞暉染刻棟礎潤上雕楹神山千葉照仙草百花榮 魏收喜雨

朝見一片雲暮成千里雨淒清濕高枝散漫沾荒土 孟郊喜雨

龍沙濕漢旗鳳扇迎秦素久別遼城鶴毛衣已應故 李賀嘲雪

拂樹添梅色過樓助粉妍光含班女扇韻入楚王絃 李嶠渭亭遇雪

瑞花瓊樹合仙草玉苗深欲襍梁王酒先調楚客琴 許渾喜雪

三農喜盈尺六出儛崇花明朝闕門外應見海神車 徐陵詠雪

乍似含龍劍還疑映蜃樓拂林隨雨密度逕帶烟浮 蘇味道詠霧

著霜寒未結凝葉滴還流比玉偏清潔如珠詎可收 無名氏宿烟含白露

泛掌光逾淨添荷滴尚微變霏凝曉液承月委圓

輝 駱賓王秋露

凌波起羅襪含風染素衣別有知音調聞歌應自飛 駱賓王詠塵

天路橫秋水星衡轉夜流月下姮娥落風驚織女秋 張正見賦得秋河曙耿耿

離光初繞電震氣始乘雷海童還碣石神女向陽臺雲逐魚鱗起渠隨龍骨開 庾信和李司錄喜雨

黑蜧躍重淵商羊儛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 張協苦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杜甫春夜喜雨

節變寒初盡時和氣已春繁雲先合寸膏雨自依旬颯颯飛平野霏霏靜暗塵懸知花葉意朝夕望中新 玄宗同劉晃喜雨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杜甫天河

觜參猶可識牛女尚分明更移斗柄轉夜久天河
横 隋煬帝月夜觀星
集條分樹玉拂浪影璇璣色灑粧臺粉花飄綺席
衣 太宗咏雪
圓隨漢東蚌暈逐淮南灰渡河光不濕移輪轍詎
開 庾肩吾望月
一條微雨後五色片雲中輪勢隨天度橋形跨海
通 陳潤浦外虹
老兎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露濕

團光鸞珮相逢桂香陌 李賀夢天
土牛既送寒蓂陵方浹馳振風搖地局封雪滿空
枝江渠合爲陸天野浩無涯 鮑照遇雪
肅肅凉景生加我林埜清驅煙入洞戸卷霧出山
楹去来固無跡動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靜爲君
起松聲 王勃咏風
晧鶴褷褷飛不辨玉山重壘凍相連松裝粉穗臨
牕亞水結氷錐簇溜懸門外寒光利如劍莫推
紅袖訴金船 韓莊封雪

仙馭隨輪轉靈烏帶影飛臨波無定彩入隙有圓
暉 太宗秋日
魄依鈎樣小扇逐漢機團細影將圓質人間幾處
看 薛濤月
錦文觸石来蓋影凌天發烟熅萬年樹掩映三秋
月 李嶠咏雲
金祇暮律盡玉女嗔氣歸孕冷隨鐘徹飄華逐劍
飛 蘇味道咏霜
堅白能虛受清寒得自凝分形同曉鏡照物掩宵

燈 王季友玉壺氷
褭徊輕雪意似惜艷陽時不悟風花冷翻令梅栁
遲 元稹春雪
獵蕙微風遠飄絃唳一聲林梢明淅瀝松徑夜凄
清 薛濤風
槺釵盤孔雀惱帶拂鴛鴦羅薦誰教近齋時鏁洞
房 李商隱風
滴瀝瑤光滿熒煌素彩寒風搖愁玉墜枝動惜珠
乾氣冷知秋晚聲微覺夜闌 戴察見葉上露

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綺閣飛絲度龍渠激溜
廻色翻池上藻香裛鳥前盃 錢起遇雨
長安大雪天鳥雀難相覔其中豪貴家搗椒泥四
壁到處爇紅爐周回下羅幕暖手調金絲蘸甲
斟瓊液 張孜雪
輕搖梅共笑飛弱柳和春遶砌封瓊屑依階噴玉
塵蜉蝣吟更苦科斗映還新 李衢慶春雪
色搖鵷野霽影落鳳城春輝鼎瓊峯逼晶明玉樹
親尚寒由氣勁不夜爲光新 李子卿春雪

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
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 杜甫雨不絶
南國春寒朔氣廻霏霏還阻百花開全移暖律何
方去似誤新鶯昨日來 李建勳春雪
飄樂逓香隨日在綻花開柳逐年新深知造化由
君力試爲吹噓借與春 李山甫風
巢居只恐高柯折旅客愁聞去路遥擬凍野蔬和
粉重掃庭松葉帶蘇燒寒牕呵筆尋詩句一片
飛來紙上銷 羅隱咏雪

排簾動輕幔汎水拂垂楊本持飄落蘂翻送舞衣
香 賀文標詠春風
浮雲舒五色瑪瑙應霜天玉葉散秋影金風飄紫
煙 梁簡文帝詠雲
風輕不斷葉雨細未霑衣入樓如霧上拂馬似塵
飛 梁元帝詠細雨
流輝入畫堂初照上梅梁形同七子鏡影類九秋
霜桂花那不落團扇與誰妝 梁簡文帝望月
侵望不可識去來非有情乍見珠簾捲時覺洞房

清暫拂蘭池上潋淡玉波生 王臺卿詠風
飄颻千里雪倏忽度龍沙從雲合且散因風卷復
斜拂草如連蝶落樹似飛花 裴子野詠雪
長河上桂月澄彩照高樓分簾疑碎璧隔幔似垂
鉤窓外光恒滿閨中影暫流豈及西園夜長隨
飛蓋遊 張正見薄帷見明月
晩霞飛銀礫浮雲暗未開入池消不積因風墮復
來思婦流黃素溫姬玉鏡臺看花言可折定自
非春梅 梁簡文帝詠春雪

凝階夜似月拂樹曉疑春蕭散忽如畫徘徊已復新暫蔽巻紈質復慙施粉人若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塵 何遜詠雪

桂華殊皎皎柳絮亦霏霏詎比咸池曲飄颻千里飛耻均班女扇羞儷曹人衣浮光亂粉壁積照朗彤闈 劉孝綽對雪詠懷

水霧雜山烟冥冥不見天聽猨方忖岫聞籟始知川漁人惑澳浦行舟迷泝沿日中氛霧盡空水共澄鮮 伏挺行舟值早霧

駟見覘乾度鐘鳴測地機秋冬交代序申霜白綏綏原野生暮靄堦墀散夕霏徘徊總嚴氣悵望淪清輝平臺寒月色池水愴風威凝陰同徂夜遞鴈獨歸飛縈叢亂蕪絕繁林紛已稀貞松非受令芳草徒具腓 張率詠霜

應是行雲未擬歸變成春態媚晴暉深如綺色斜分閣碎似花光散滿衣天際欲銷重慘淡鏡中閒照正依稀曉來何處低臨水無限鴛鴦妬不飛 李嶠詠霞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商隱嫦娥

已隨江令誇瓊樹又入盧家妬玉堂侵夜可能爭桂魄忍寒應欲試梅粧 李商隱對雪

紫禁仙輿詰旦來青旂遙倚望春臺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 宋之問苑中遇雪

水天春暗暮寒濃船閉篷窗細雨中聞道漁家酒初熟夜來翻喜打頭風 鄭谷江上阻風

古唐選屑卷之二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時令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 杜審言和陸丞相
律變滄江外年加白髮中 劉長卿元日
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 太宗首春

寒輕綵仗外春發幔城中 宋之問和寺月安古城
凍柳含風落寒花照日鮮 邢子才春宴
木梢寒未覺地脈暖先知 曹松立春日
草嫩侵沙短冰輕着雨銷 司空圖春
氷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 杜甫人日
剪花鶯歲早看柳訝春遲 孟浩人日
玄律葭灰變青陽斗柄臨 楊炯和騫右丞相中
鶯啼一兩轉花樹數重開 周宗懷春
楊葉行將暗桃花落未稀 隋煬帝春

散粉成初蝶剪綵作新梅 宗懍早春
梅郊落晚英柳甸驚初葉 王勃春日宴樂遊園
土牛呈歲稔綵燕表年春 冷朝陽立春
素娥前夕月青女夜來霜 唐彥謙紅葉
不覺星河轉山枝驚曙禽 錢起春夜
童子成春服宮人罷射鞲 沈佺期思憶舊遊
夜雨新田濕春風曙角鳴 耿湋送絳州郭參軍
風雷前蟄雨花木後嚴春 方干鏡湖西島
蘭蕙暖初吐春鳩鳴欲巢 錢起東皐早春

晴梅朱粉豔嫩水碧羅光 杜牧早春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 王灣江南意
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 盧照鄰明月引
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 沈佺期入龍編
風烏疑近日露掌定高雲 庾信和趙王春日
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杜甫下夔州
勾芒御春正衡紀運玉璣 張駿遊春
明曉日初一今年月又三 賈島二月晦日
燧火開新焰桐花發故枝 孫昌胤清明

寒食仍留火春風未授衣 高適別崔少府
鬬鷄寒食下走馬射堂前 孟浩上巳日
不知何處火來就客心燃 李崇嗣寒食
曉厨新變火輕柳暗翻霜 戴叔倫寒食
榆柳芳晨火梧桐今日花 楊巨源寒食
桃花舒玉㵎柳葉暗金溝 庾肩吾寒食
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連 孟浩然上巳
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 僧處默遠煙
漸曉蘭迎露微凉麥弄秋 鄭谷孟夏南郊

五花時競巧九子粽爭新 玄宗端午
祝融將御節炎帝啓朱明 張率夏首
辟兵書鬼字神印題靈文 魏收五日
瀑水含秋氣垂藤引夏凉 盧照隣夏日
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 杜審言夏日
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 宋之問夏日
火雲蒸毒霧暘雨濯陰霓 沈佺期赦不得歸
火炎逢六月金伏過三庚 包佶同李吏部伏日
繁雲與岳立蒸穴動龍蟠 庾肩吾和武帝苦旱

桐枝覆玉檻荷葉滿銀塘 李德林夏日
輕紈覺衣重密樹苦陰薄 王維苦熱
莞簟不可近絺綌再三濯 王維苦熱
曉河低武庫流火度文昌 宋之問和姚給事
願見洪崖井詎憐河朔觴 梁簡文帝苦熱行
鞭石未成雨鳴鳶不起風 王筠苦熱
曆草隨弦長珠胎逐望虧 牛弘夕月
凉隨蓮葉雨暑避柳條風 方干東溪別業
奔龍爭渡月飛鵲亂塡河 宋之問牛女

月上仍爲鏡星連可作橋 陳後主七夕
故穿雙眼鍼持縫合懽扇 劉孝威七夕穿鍼
更深移月鏡河淺度雲軿 劉憲和七夕
牛閨臨淺漢鸞駟涉秋河 許敬宗和七夕
餘霞張錦帳輕電閃紅綃 劉禹錫七夕
鉛華潛警曙機杼暗傳秋 盧綸七夕
緒風初減熱新月始登秋 孟浩七夕
漢曲天榆冷河邊月桂秋 江總七夕
星模鉛裏曆月寫黛中蛾 許敬宗七夕

白露含明月青雲斷絳河 杜審言七夕
機罷猶安石橋成不礙槎 劉禹錫七夕
灰琯應新律銅壺添夜籌 劉禹錫七夕
依簾野馬合當戶昔耶生 王僧孺秋日愁居
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 李從一寄裴明府
太虛生月暈舟中知天風 孟浩望廬山
殘螢委玉露早鴈拂金河 許渾早秋
一聲蟬到耳千炬火燃心 韋莊初秋寓懷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杜甫登慈恩寺塔

早霜蘆葉變寒雨柘榴新 李嘉祐送盧員外之
月冷疑秋夜山寒落夏霜 薛道衡和月夜聽軍樂
野曠秋先動林高月早殘 庾肩吾和簡文帝
龍柯踈玉井鳳葉下金堤 盧照隣山莊休沐
橫波翻瀉淚束素反緘愁 江總七夕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 杜甫倦夜
冷禽棲不定衰葉墮無時 崔塗秋夕話別
鄰笛哀聲急城砧朔氣催 皇甫冉秋夜寄思
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 杜牧秋夢

風枝驚暗鵲露草覆寒蛩 戴叔倫客夜
燭晃垂羅幙香寒重繡衾 許渾和畢員外雪中
月暈蘆灰缺秋還懸炭枯 梁簡文帝江南思
秋水翻河影晴霜脆柳絲 錢起秋夜
亂朱凝燭淚微紅上露盤 溫庭筠詠燒
桂葉先秋冷蘋風向晚清 玄宗題石壁
流螢漸收火絡緯欲催機 王筠和王主簿秋夜
風亂池上螢露光竹間月 李嶷夜
林聲寒動葉水氣曙連雲 蕭穎士秋

野禽喧曙色山樹動秋聲 蕭慤山寺
軒窓纔過雨枕簟即知秋 方干東溪言事
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 柳宗元超師院
雨後苔侵井霜來葉滿渠 溫庭筠陳處士
隔城寒杵急帶月早鴻還 皇甫冉劉處士
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 韓翃酬程延
片雲懸曙斗數鴈過秋城 錢起和張太守
雨過風頭黑雲開日脚黃 岑參送李司諫
低河耿秋色落葉抱寒光 駱賓王秋日

菊芳寒露洗杯翠夕陽曛 嚴維九日
捧篋萸香徧稱觴菊氣濃 李適九日
雲鴈樓前晚霜花酒裏香 崔國輔九日
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 杜甫九日
草際飛雲片天涯落鴈行 朱慶餘旅中重陽
秋暉逐行漏朔氣繞相風 庾肩吾九日侍宴
玉醴吹巖菊銀床落井桐 庾肩吾九日侍宴
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 獨孤及九月九日
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 杜審言重九日

晴山低畫浦斜鴈遠書天 李羣玉九日
滿蓋荷彫翠圓花菊散黃 高宗九日
宿醒猶落帽華髮強扶冠 嚴維九月十日
蒙吏觀秋水萊妻紡落毛 庾信和裴儀同秋日
山梅猶作雨溪橘未知霜 崔顥入剡
風搖近水葉雲護欲霜天 李嘉祐句容
子月泉心動陽爻地氣舒 庾信寒園至日
冬至招搖轉天寒螮蝀收 高適酧李太守
凍雲愁暮色寒日澹斜暉 方干冬日

陰律鼓微陽大明啓修旦 李氏冬日
百草被霜露秋山響砧杵 王維臘日
氷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搖 李觀贈馮伯
微風吹凍葉餘雪落寒枝 于鵠夜會李太守
窮陰連晦朔積雪徧山川 孟浩然途中遇雪
蓂草全無葉梅花遍壓枝 劉長卿晦日
流水初銷凍潛魚欲振鱗 冷朝陽立春
四運移陰律三翼泛陽侯 駱賓王晚泊江鎮
珠簾燭焰動繡柱月光浮 太宗冬宵

曉韻侵春角寒光隔歲燈 方干除夜
酒中喜桃子粽裏覓楊梅 徐君蒨守歲
夜將寒色去年共曉光新 駱賓王守歲
玉斗巡初匝銀河落漸微 丁仙芝守歲
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鵶 杜甫守歲
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風 唐太宗守歲
歲炬常然桂春盤預折梅 沈佺期守歲
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 戴叔倫除夜
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 李德裕守歲

翫竹春前笱，驚花雪後梅　江總歲暮還宅
殘雪半成水，微風應欲春　于鄴歲暮還家
冬盡今宵促，年開明日長　太宗除夜
續明催畫燭，守歲接長筵　孟浩然除夜
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　王諲除夜
樽開栢葉酒，燈發九枝花　張子容除夜
雪向寅前凍，花從子後春　韋莊歲除
故節當歌守，新年把燭迎　杜審言除夜有懷
昏見斗柄廻，方知歲星改　孟浩然歲暮

冬氛戀乱箭，春色候鷄鳴　杜審言除歲
樽前栢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　杜甫人日
三陽候節金為勝，百福迎祥玉作杯　馬懷素和人日
黃鶯未解林間囀，紅蘂先從殿裏開　武平一和立春日
風射蛟氷千片斷，氣衝魚鑰九關開　沈佺期和立春
氷合玉鏡春寒在，柳轉仙闌月色多　鄭谷春夕
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　杜甫立春
雪圃乍開紅菜甲，綵幡新翦綠楊絲　韋莊立春
藉地落花春半後，打窗斜雪夜深時　方干贈章碣

為報春風休下雪，柳條初放不禁寒　戎昱早春雪中
楊柳千條花欲綻，蒲萄百丈蔓初縈　趙彥昭初春
水國人家種楊柳，清明士女兢鞦韆　朱日藩清明
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栢自生煙　郭鄖寒食
侵堦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　來鵬寒食
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王維寒食
千嶂雪銷溪影綠，幾家梅綻海波清　李郢冬至
雲收喜氣星橋滿，雨拂香塵月殿空　劉威七夕
雲路招邀廻彩鳳，天河迢遞笑牽牛　李商隱餞韓西

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　李白把酒問月
棠梨宮中燕初至，葡萄館裏花正開　崔顥渭城少年行
桂枝斜漢流靈兔，蘋葉微風動細波　劉滄十五夜
滿衣氷彩拂不落，遍地水光凝欲流　殷文珪十五夜
丹桂影空蟬有露，綠槐陰在鵲無枝　唐彥謙十六夜月
秋水靜磨金鏡上，夜風寒結玉壺氷　許渾送盧先輩赴復州
天高霜月砧聲苦，風滿寒林木葉黃　劉滄懷汶陽
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杜牧題開元寺水閣
石窗湖水搖寒月，楓樹猿聲報夜秋　司空曙贈禪師

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 許渾金陵

煙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 許渾秋曉雲陽驛

井邊桐葉鳴秋雨窻下銀燈暗曉風 魚玄機寄李子安

北渚三更聞過鴈西城萬木動寒砧 張南史秋夜寄南十五

馬嘶紅葉蕭蕭晚日照長江灩灩秋 趙嘏獻李僕射

不見白衣來送酒但令黃菊自開花 皇甫冉重陽日酬李觀

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 杜甫小至

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 杜甫九月九日

月度天河光轉濕鵲驚秋樹葉頻飛 王維秋思

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 杜甫九日藍田

豈有白衣來剝啄亦從烏帽自欹斜 高適重陽

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杜牧九日

萸房暗綻紅珠朵茗椀寒供白露芽 元稹和嚴司空重陽

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為重陽冒雨開 皇甫冉秋日東郊

霜報征衣冷鍼指鴈驚幽隱泣雲泉 僧清塞重陽

煙攤秋色正堪疏風惹菊花無限來 元稹九日對酒

芙容葉上三更雨蟋蟀聲中一點燈 李昌符秋夜

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杜甫臘日

一夜四盛傾鑿落五更三點把屠蘇 雍陶酬李紺歲除

明日便為今歲客昨朝猶是少年人 方干除夜

漸看春逼芙蓉枕頓覺寒消竹葉杯 孟浩歲除

流澌臘月催寒盡殘雪春山積翠來 杜甫寄司勳盧員外

雪和新雨落風帶舊寒來聽鳥聞歸鴈看花識早梅 暢諸早春

聞鶯纔覺曉閉戶已知晴一帶總間月斜穿枕上生 韋莊早春

即是春風盡仍霑夜雨歸明朝更來此兼恐落花稀 李昌符傷春

燒香知夜漏刻燭驗更籌天禽下北閣織女入西樓 庾肩吾奉和春夜應令

舊火收槐燧餘寒入桂宮鶯啼正隱葉鷄鬪始開籠 韋承慶寒食

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 杜甫端午日賜衣

炎光爍南溟溽暑融三夏霆霹重雲蔭砰稜震靁叱 李顒夏日

稻蘇雖結實砂磧欲生烟毒氣仍干扇高枝不立
蟬 僧貫休苦熱
蝙蝠戶中飛蟻蠓窻間亂實無河朔飲空有臨淄
汗 何遜苦熱
暑盛靜無風夏雲薄暮起攜手客葉下浮瓜沉朱
李 吳聲子夜夏歌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
凉 文宗夏日與栁公權聯句
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且層

空 杜甫牽牛織女
郤鏡看斜月移車渡淺河長裙動星珮輕帳掩雲
羅 王昚七夕
鳳律驚秋氣龍梭靜夜機星橋百枝動雲路七香
飛 張文恭七夕
鵲辭穿線月花入曝衣樓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
鈎 李賀七夕
青女三秋節黄姑七日期星橋渡玉佩雲閣掩羅
幃 趙彥昭和七夕宴

蛩餘窻下月草濕堦前露晩景凄我衣秋風入庭
樹 司空曙晩思
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來懽暫巧笑還淚已沾
裳 何遜七夕
落月移粧鏡浮雲動別衣懽逐今宵盡愁隨還路
歸 王昚七夕
查來人泛海橋渡鵲塡河帝縷升銀閣王機罷玉
梭 李嶠奉和七夕宴兩儀殿應制
雷徙聞車度霞上見粧開房移看動馬斗轉望甚

杯 陳後主七夕宴
天街七襄轉閣道二神過袨服鏘環珮香筵拂綺
羅 杜審言七夕
北閣連橫漢南宮應鑿龍祥鸞棲竹實靈蔡上芙
蓉 庾秋奉和初秋
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光景不可廻六龍轉天
車 李白早秋贈裴十七
橋成鵲已去機罷女應過月上殊開練雲行類動
波 陳潤賦得秋河曙耿耿

荷跡一蓋缺樹冷半帷空側陣移鴻影圓花釘菊
叢太宗秋夜
圓丘繞展禮佳氣近初分太史方簪筆高臺紀彩
雲裴漼至日
桃枝堪辟惡竹爆好驚眠歌舞留今歲猶言惜舊
年張説守歲
小暑夏絃應徽音商管初頗齊長命縷來續大恩
餘張説端午
柳色看猶淺泉聲漸覺多紫蒲生濕岸青鴨戲新

波張籍早春
律變新秋至蕭條自此初花酣蓮報謝葉在柳呈
踈司空曙立秋日
耿耿曙河微神仙此夜稀今年七月閏應得兩迴
歸王灣閏七月七日
暮風吹竹起陽雲覆石來拆冰開荔色除雪出蘭
栽蕭慤和冬至應教
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宿心何所道藉此慰中
情魏扶蜡節

玉庭開粉席羅袖捧金盤向月穿針易臨風整線
難不知誰得巧明旦試相看祖詠七夕
已駕七香車心心待曉霞風輕唯響珮日薄不嫣
花桂嫩傳香遠榆高送影斜成都過卜肆曾妬
識靈槎李商隱七夕
測測輕寒剪剪風小梅飄雪杏花紅夜深斜搭秋
千索樓閣朧明細雨中韓偓寒食夜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韓翃寒食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
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賈島三月晦日贈劉評
草根未結青絲縷蘿蔦猶垂綠帔巾鵲入巢中言
改歲燕銜書上道宜新閻朝隱春遊苑應制
初聞征鴈已無蟬百尺樓南水接天青女素娥俱
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李商隱霜月
絳河浪淺休相隔滄海波深向作塵天外鳳凰何
寂寞世間烏鵲謾辛勤倚閑殿北斜樓上多少
通宵不寐人唐彥謙七夕

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

房杜甫秋野

伏艅西景移風雨灑輕絺燕拂青蕪地蟬鳴紅葉

枝司空曙雜言

爽氣澄蘭沼秋風動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叢

金唐太宗秋日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

賒杜甫復愁

九月重陽節開門有菊花不知來送酒若個是陶

家王勃九日

古唐選屑卷之三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地理

見說蠶叢路李白送友人入蜀

風雨驅飛玉朱慶餘看濤

西頭熱海水如煮岑參送崔侍御

波濤萬頃堆琉璃杜甫渼陂行

炎州丹徼南中地駱賓王行路難

海對羊城潤山連象郡高高適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雲從四岳起水向百城流高適同李太守北池泛舟

地入巴陵道星連牛斗文陳子昂入東陽峽與李明府舡前後不相及

池平分洛水林缺見嵩丘宋之問山亭陪宴餞鄭卿

圖雲錦色淨寫月練花明駱賓王秋水

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郎士元送楊中丞

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張藉送越客

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崔峒芙蓉樓
星落黄姑渚秋辭白帝城 杜甫宴戎州
潮没具區藪潦深雲夢田 李白横江詞
石城俯天闕鍾阜對江津 楊炯和劉長史
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 杜甫和嚴中丞
蜀都宵映火杞國旦生雲 李嶠井
村烟和海霧舟火亂江星 崔國輔晚浦
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 杜甫過江南岳洞庭
驚濤亂水脉驟雨暗峰文 盧照鄰巫山高

川水生積雪野火出枯桑 崔署交崖
江濤出岸險峯磴入雲飛 王勃泥溪
海將鹽作雪山用火耕田 呂渭江南詠
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廻 盧肇甘露寺
隴頭聞戍鼓嶺外咽飛湍 盧照鄰早度分水嶺
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 蘇味道洛水
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處默聖果寺
地盤雲夢角山鎮洞庭心 張祐南館
奔濤振石壁峯勢如動搖 岑參青山峽

蜀門峯勢斷巴字水形連 宋之問田道士
日去長沙渚山横雲夢田 張説岳州西城
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杜甫登兖州城
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 杜甫旅夜書懐
絶壁聳萬仞長波射千里 楊炯西陵峽
苦霧沈山影陰霾發海光 盧綸颍上人
水光壁際動山影浪中揺 樓穎東郊納凉
海氣蒸雲黒潮聲隔水深 錢起江行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 陶淵明讀山海經

天街分斗極地理接樓煩 駱賓王早秋出塞
褰石何紛糺赤山復翕赩 陳子昂渡峽口山
背流桐柏遠逗浦木蘭輕 駱賓王早發淮陽
谷静泉逾響山深日易斜 王維玉霄公主人莊應制
拂雲霾楚氣潮海蹴吳天 杜甫寄鄭監李賓客
風行越裳貢水遏天吳災 高適和賀蘭判官望北海作
日月低秦樹乾坤遶漢宫 杜甫贈哥舒翰
山臨青塞斷江向白雲平 王摩詰送嚴秀才
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 李白送張十一游東吳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杜甫登岳陽樓

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杜甫春日江村

禹穴藏書地匡山種杏田 李白題白鷺鷥

淮尼泗水地梁甫汶陽東 駱賓王兗州餞宋之問

貝闕桃花浪龍門竹箭流 駱賓王送郭少府

雲沙降白遂秦隴獻燒當 沈佺期代閨怨寄家人書

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 杜甫西山

溪冷泉聲苦山空水葉乾 高夢入居庸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孟浩然登峴山

銅駝分鞏洛劍閣抵臨邛 李嶠詠道

城底濤聲震樓端蜃氣孤 岑參送盧郎中除杭州赴任

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 杜甫西山

伯禹訪未知五丁愁不鑿 王維鷰子龕禪師

地濕梅多雨潭蒸竹起烟 張子容永嘉作

幽谷鶯聲裏秦山馬首西 劉長卿送張七判官還京覲省

蒼梧白雪遠空水洞庭深 孟浩然送遠十三尋弟

滄海似鎔金衆山如點黛 李德裕寄兗州從事

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 玄宗早度蒲關

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杜甫遺意

池分八水背峰作九山疑 杜審言乂陽公主山池

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 王維送李使君

山路遶羊腸江城鎮魚腹 楊炯廣溪峽

峰駢僊掌出鏬坼劒門開 白居易和思黯相公

夢渚鴻毛晚荆門樹色秋 戎昱雲夢故城秋望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孟浩然臨洞庭

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 杜甫過洞庭湖

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 杜甫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予下沔鄂

花名丹鳳浦日映玉雞津 李嶠詠洛

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 杜甫贈別鄭鍊赴襄陽

犬牙連蜀國兵額貫泰州 張蠙送成州牧

沈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 杜甫灩澦堆

色借瀟湘闊聲驅灩澦深 杜甫長江

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 孫魴題金山

已授文成履空題武騎書 張文琮賦橋

金氣騰爲虎琴臺化若神 顏真卿虎丘山

俯聽琵琶峽平看雲雨臺 宋之問巫山高

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 王維終南山
古壁丹青色新花綺繡紋 李嶠詠山
水傳雲夢曉山接洞庭春 李嘉祐送客遊荊州
山帶烏蠻濶江連白帝深 杜甫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夜市連銅柱巢居屬象州 張藉送南客
雲識瀟湘雨風知郢杜秋 許渾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荊渚
夢渚巴山斷長沙楚客分 司空曙送史澤之長沙
江蕪連夢澤楚雪入商山 司空曙送王閏
倒入黃牛漩驚衝灩澦堆 元稹楚歌

懷仙梅福市訪舊若耶溪 孟浩然久滯洛中貽謝南池
沈定藍光徹喧盤粉浪開 杜牧丹水
汾水風烟冷幷州花木遲 耿湋太原送許侍御出幕歸東都
吳山遲海月楚火照江流 儲光義寒夜江口泊舟
驚濤疑躍馬積氣似連牛 駱賓王渡瓜步
星斗同秦分人烟接漢陵 李商隱幽人
潮落九疑迴雨連三峽昏 許渾送友人歸荊楚
蘆葉有聲疑霧雨浪花無際似瀟湘 溫庭筠南湖
仰瞻青壁開天罅陡轉寒灣避石稜 方干赴郡溪

潭心倒影時開合谷口閑雲自卷舒 韋莊桐廬縣作
太行山下黃河水銅雀臺邊武帝陵 劉滄秋日望西陽
碧落晴分平楚外青山晚出穆陵西 劉滄浙江晚渡懷古
天接海門秋水色烟籠隋苑暮鐘聲 杜牧寄題甘露寺北軒
瓜步早湖吞建業蒜山晴雪照揚州 朱長眺揚州西崗
楚塞秋光晴入樹浙江殘雨晚生霞 劉滄經過建業
山臨睥睨恒多雨地接瀟湘畏及秋 李嘉祐暮春宜陽郡齋
瘴雲拂地黃梅雨明月滿帆青草湖 元稹送友封
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峯 張子容巫山

峨眉山上月如眉濯錦江中霞似錦 駱賓王艷情代郭氏荅盧照鄰
氷水近開魚浦出雪雲初卷定山高 嚴維送崔峴
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 李白新平樓
連空朔氣通秦苑滿目寒雲隔灞陵 郎士元送綮上人
雲根劈裂雷斧痕龍泉切璞青皮皴 李咸用石版歌
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 王維桃源行
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 沈佺期安樂公主新宅
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李白登廬山五老峯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杜甫登樓

山連越嶲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 杜甫野望
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杜甫送寒十四江東省覲
青楓江上青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 高適奉送王李二少府貶潭峽
謝公巖上衝雲去織女星邊落地遲 方干題仙巖瀑布呈陳明府
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 鄭谷蜀中
新地進圖移漢界古城遺硯見番書 張蠙送盧尚書
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
瀲灩清暉吞半郭縈紆別派入遙村 方干侯郎中新置西湖
嶂雨暝藏神女廟蠻烟寒鏁夜郎城 僧暮幽三峽聞猿

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濶足風濤 郭受寄杜甫
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烟 白居易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
兩面碧懸神女峽幾重青出丈人山 僧貫休送人入蜀
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 劉長卿登潤州城
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 杜甫不離西閣
題詩丈人石萬象俱崢嶸東游觀東海海水殊淺清 杜甫送李大夫
海水不滿眼觀濤難稱心卽如蓬萊石却是巨鰲簪 李白送紀秀才游越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 李白渡荆門送別
石脉綻寒光松根噴曉霜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 章孝標方山寺松下泉
帟幕英僚散芳筵下客叨山藏伯禹穴城壓伍胥濤 孟浩登樟亭驛
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 杜甫送李大夫

洪濤夼逸勢駭浪駕丘山訇隱振宇宙瀰磕津雲連 蘇彥西陵觀海
戲馬吞珠界揚舲濯錦流沈犀厭恠水握鏡表靈丘 劉孝威蜀道難
暗通山下草流出洞中花素色和雲落喧聲遶石斜 李端山下泉
三山巨鰲湧萬里大鵬飛樓寫春雲色珠含明月輝 李嶠咏海
長虹掩釣浦落鴈下星洲草變黃山曲花飛清渭

流　盧照隣晚渡渭河
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
征　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
溪　杜甫絕句
聲應天池雨影觸岱宗雲鴈歸猶可俟羊起自成
羣何當掘靈髓高枕絕囂氛　蘇味道詠石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
負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陶淵明讀山海經

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日夜東
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　戴幼公湘南即事
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李白望廬山瀑水
北截吳門疑地盡南連楚界覺天低龍池水蘸中
秋月石路人攀上漢梯　柴夔望九華山
青城欹岑倚空碧遠壓峨眉吞劒壁錦屏雲起易
成霞玉洞花名不知夕　錢起青城山歌
海水桑田欲變時風濤翻覆沸天池鯨吞蛟鬬波
成血深澗遊魚樂不知　白居易澗中魚
夢渚草長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巴人淚應猿
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囬　劉禹錫松滋渡望峽中
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三峯却立如
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
蓮花雲作臺　李白西岳雲臺歌送丹丘子
石牀雖如幘山形可類鷄向風疑欲鬬帶雨似聞
啼蔓織青籠合松長翠羽低不鳴非有意爲怕
客奔𪗋　韋莊鷄公幘

歇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高高翠微裏遙見石梁
橫　孟浩然尋天台山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
月　李白天台曉望
漾舟逗何處神女漢皐曲雪罷水復開春潭千丈
綠　孟浩然漢中漾舟
崩崖欲相觸呀豁斷行迹脫屐尋淺流定足畏欹
石　王建溫門山
造舟浮渭日鞭石表秦初星文遙寫漢虹勢尚凌

虛張文琮賦橋

莎城百越北行路九疑南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張籍送嚴大夫之桂州

人生除泛海便到洞庭波駕浪沈西日吞空接曙河元稹洞庭湖

遠道空歸去流鶯獨自聞野橋喧磑水山郭入樓雲張喬送友人往江南

練垂青嶂上珠寫綠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風白居易題噴玉泉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文舞干戚猛志故常在陶淵明讀山海經

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遊壽考豈渠央陶淵明讀山海經

寫虹晴尚飲圖星晝不收跨波連斷岸接路上危樓陰鏗渡岸橋

雲開金闕迥霧起石梁遙翠微横鳥路珠澗入星橋李巨仁登名山篇

咽流喧斷岸遊沫聚飛梁晃分斂水彩虹飲照旗

光謝燮隴頭水

巫山凌太清岧嶤類削成霏霏暮雨合藹藹朝雲生危峯入鳥道深谷寫猿聲鄭世翼巫山高

懸危悉可驚大小都不類乍將雲島極還與星河次上聳忽如飛下臨仍欲墜杜審言南海亂石山作

異井井如醴深仁遠未涯氣寒堪破暑源淨自蠲邪脩綆懸氷甃新桐蔭玉沙耿湋井泉詩

去塵咫尺步山笑康樂巖天開紫石屏泉縷明月簾仙凝刻削跡靈綻雲霞織孟郊噴玉布

養蒙分四瀆習坎奠三荊徙帝流餘地封王表舊城岸昏涵蜃氣潮滿應鷄聲駱賓王早發淮口望盱眙

若聽清猿後應多白髮生虹蜺侵棧道風雨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烟花是錦城馬戴送人遊蜀

鄂渚逢遊客瞿塘上去船南連萬里海狹入一條天鳥影沈沙日猿聲隔樹煙張祜送楊秀才往夔州

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樓閣九衢春車馬千門旦綠柳開復合紅塵聚還散日晚鬪鷄場經過狹邪看宋之問長安路

隴山飛落葉隴鴈度寒天愁見三秋水分爲兩地
泉西流入羗郡東下向秦川 沈佺期隴頭水
茫茫葭菼外一望一沾衣秋水連天闊涔陽何處
歸沙鷗積暝雪川日動寒暉 劉長卿赤沙湖
水激沈碑岸波駭弄珠臯含星映殘石浮蓋下奔
濤溜闊霞光近川長曉氣高 李百藥渡漢江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北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
根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 杜甫瞿塘兩崖
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遊泛大笑稱平

昔一舍行胥塔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
玻璃色 皮日休初入太湖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
青合複道重樓錦繡懸 杜甫夔州歌
亂泉飛下翠屏中似共真珠巧綴同一片長垂今
與古半山遥聽水兼風 羅鄴水簾
峴亭西南路多曲櫟林深深石鏃鏃看吹紅米煮
白魚夜向雞鳴店家宿 王建荊門路
濤聲夜入伍胥廟柳色春藏蘇子家紅袖織綾誇

柹帶青旗沽酒趁梨花 白居易杭州春望
湘江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遥望洞庭山
翠小白銀盤裏一青螺 劉夢得洞庭
險匝巔山萬仞餘人家應似甑中居寅年籬下多
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 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後書
灩灩濕光凌竹樹寥寥清氣襲衣襟不知側穴通
潮信却訝輕漣動鏡心 方干山井
通屬連秦山十二中有妖靈會人意鬭豔傳情世
不知楚王魂夢春風裏雨態雲容多似是色荒

見物皆成媚露泫煙愁巖上花至今猶滴相思
淚 李咸用巫山高
屯門積日無回飈滄波不歸成踏潮轟如鞭石矻
且搖巨空欲駕黿鼉橋驚湍蹙縮悍而驕大陵
高岸失岩嶢四邊無阻音響調背負元氣掀重
霄介鯨得性方逍遥仰鼻噓吸揚朱翹 劉禹錫踏潮歌
峨眉信重險天目本僊居金華抱丹竈玉笥蘊神
書幽人披薜荔怨妾採蘼蕪紫巖無暮雨何時
送故夫 僧惠標詠山

仙閘井初鑿靈液沁成泉色湛青苔裏寒凝紫綆
邉銅缾向影落玉甃抱虛圓 孫欣奉試冷井
靈山蘊麗名秀出寫蓬瀛香鑪帶煙上紫蓋入霞
生霧卷蓮峯出巖開石鏡明定知丘壑裏併佇
白雲情 僧惠標詠山
浮梁既衡嶮通波信可陵乘空寫渭石跨岸擬河
冰斜闌隱濁霧布影入清混方知歌綠水無待
榜蒼鷹 梁簡文帝賦得橋
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當晝

陰重林間五色對壁聳千尋惜此生遐遠誰知
造化心 張九齡湞陽峽作
天漢支機罷傒嶺傳棋餘零陵舊是鷰昆池本學
魚雲移蓮勢出苔駮錦文疎還當穀城下別自
解兵書 陰鏗詠石
玉繩隨月落金碑映日鮮入江疑濯錦出峽似開
蓮文馬河西瑞兵符濟北篇會逐靈槎上還期
天漢邉 崔仲方詠石
滄潦聮霄岫曾嶺鬱嶺峒下盤鹽海底上轉靈烏

翼滇澌非可辨鴻濬信難測輕塵久珥飛驚浪
終不息雲錦曜石嶼羅綾文水色 劉峻登郁洲山望海
宗子維城固將軍欻羽威巖花鏡裏發雲葉錦中
飛入宋星初隕過湘燕早歸倘因持補極寧復
想支機 李嶠詠石
玲瓏映玉檻澄澈瀉銀牀流聲集孔雀帶影出羵
羊桐落秋蛙散桃舒春錦芳帝力終何有機心
庶此忘 蘇味道詠井
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前天光搖空

碧千峯爭攢聚萬壑絕凌歷緬彼鶴上僊去無
雲中跡長松入雲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
五月雪中白終當遇安期於此鍊玉液 李白遊泰山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
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 謝朓入朝曲
京洛信名都佳麗擬蓬壺九華雕玳瑁百福上椒
塗黃金絡騕褭蓮花裝鹿盧威言儀服盛無勝
執金吾 孔奐賦得名都一何綺

古唐選屑卷之四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邢州白儲詔栗仲父校正

廊廟

拂旦雞鳴仙衛陳　沈佺期重宴大明宮
剪桐光寵錫題劒美堅貞　高適信安王幕府
巖廊開鳳翼水殿壓鰲身　楊巨源應制

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　杜甫重經昭陵
香貂拜新衮花綬拂玄除　江總賦得謁帝承明廬
星宮含雨氣月殿抱春輝　武三思遊龍門
字如龍負出韻是鳳啣來　張說春晚侍宴
作貢青茅集來朝圭黻連　牛弘應制
御筵陳桂醑天酒酌榴花　李嶠應制
刹鳳迎雕輦幡虹駐采旗　崔湜望春宮
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　王維大同殿
砌蓂霜月盡庭樹雪雲深　宋之問麟趾殿

聖酒江河潤天詞象緯明　宋璟迎駕
河讖隨龍馬天書逐鳳凰　沈佺期荅魑魅
烟花飛御道羅綺照昆明　陳子良上巳
刻鳳棲清漢圖龍入紫虛　江總咏雙闕
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烟　蕭放冬夜詠妓
御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　王維玉眞公主應制
魚鑰通翔鳳龍輿出建章　王維夜燃燈應制
玉堂開右个天樂動宮懸　王維重陽節應制
旌門臨窅窱輦道屬扶疎　宋之問應制

畫鷁移仙妓金貂列上公　王維上巳應制
風鐸喧行漏天花拂舞行　宋之問寺閣
烏鶩司僕馭花落侍臣衣　宋之問尤泓應制
老臣帷幄筭元宰廟堂機　蘇頲送張仁亶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鮑照結客少年場行
輦道閶門出軍容茂苑來　孫逖長洲苑
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　太宗帝京篇
執珥朝羣后垂旒御百神　沈約梁雅樂歌
行漏通鳷鵲離宮接建章　韋濟和聖製

紫宮初啓坐蒼璧正臨春 杜審言大酺
藩鎮謳謠滿行宮雨露深 玄宗賜崔日知往潞州
書成紫微動律定鳳凰馴 庾信皇夏
秦鷄常下雍周鳳昔鳴岐 沈佺期送張岐州
輿逸橫汾體恩褒作頌才 袁暉和聖製答張說
龍旗縈漏夕鳳輦拂鈎陳 杜審言扈從出長安
雙闕龍相對千官鴈一行 白居易早朝
爽氣臨旌戟朝光映冕旒 沈佺期早朝
河宗來獻寶天子命焚裘 沈佺期早朝

伐鼓千門啓鳴珂雙闕來 薛據懷戎行
橋低烏鵲夜臺起鳳凰年 沈佺期宴安樂公主山池
紫巖粧閣透青嶂妓樓懸 沈佺期宴安樂公主山池
方朔金門侍班姬一輦迎 王維早朝
桂筵開玉俎蘭圃薦瓊芳 絜誠享先蠶樂章
八音雕鳳曆三獻奉鸞觴 絜誠享先蠶樂章
饌玉頒王篚摐金下帝鈞 張說和聖製
萬方朝玉帛千品會簪裾 玄宗同二相已下羣官樂遊園宴
九歌揚政要六舞散朝衣 玄宗宴寧王

湛露飛堯酒薰風入舜絃 宗楚應制
丞相金錢賜平陽玉輦過 皇甫冉溫湯即事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 杜甫千秋節有感
天子股肱守丈人山岳靈 高適奉酬李太守丈人平陰亭
魏文頒菊蘂漢武賜萸囊 沈佺期和九日登高
國誕玄宗聖家尋碧落仙 趙彥昭和幸白鹿觀
禮樂因姬旦詩書傳孔丘 王績贈程處士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 杜甫謁玄元皇帝廟
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 杜甫行次昭陵

座客香貂滿宮娃綺幔張 王維山池應教
式閭明主意榮族聖嬪心 崔湜和幸侍宴
蘭迎天女珮竹礙侍臣簪 崔湜侍宴
梵音隨駐輦天步接乘杯 鄭愔和幸三會寺
天文貝葉寫聖澤菊花浮 李適和慈恩寺浮圖
龍旗煥宸極鳳駕儼香閣 孫佺和慈恩寺浮圖
華山秋草多歸馬滄海銀波絕洗兵 曹唐三年冬大禮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杜甫秋興
操環昔聞迎夏啓發匣先來瑞有虞 崔日用和聖製

金爐香動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 杜甫退朝
粧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沈佺期安樂公主應制
九重帝宅司丹地十萬兵樞擁碧油 歐陽詹上李尚書
天杯慶壽齊南岳聖藻光輝動北辰 李適和立春遊苑
九重細雨沾春色輕染龍池楊柳烟 温庭筠長安春晚
九天韶樂飄寒月萬戸香塵裛曉霜 盧綸和王員外
雲開日月臨青鎖風捲烟霞上紫微 李山甫送職方王郎中
細草終朝隨步輦垂楊幾處繞行宮 盧象駕幸温泉
烏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爲樓 宋之問應制

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 岑參兩省郎事
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 王維早朝
寶藏發來天地秀兵戈銷後帝皇尊 劉兼長春節
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 吴均古意
瑞景玉樓開組繡歡聲丹禁奏雲韶 羅鄴曲江春望
林間花雜平陽舞谷裏鶯和弄玉簫 趙彦昭太平公主南莊
鳳凰樓下交天仗烏鵲橋邊敞御筵 蘇頲太平公主南莊
始見龍臺昇鳳闕應知霄漢起神泉 姜晞和聖製龍池篇
羣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 宋之問龍門

綵鳳會騫搖瑞雪銅烏細轉入祥風 李乂和人日宴大別宮
玉竿飛千日瓊筵薦八珍舞衣雲曳影歌扇月開輪 玄宗興慶宮酺宴
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與出金銀 杜甫太歲日
天文懸瑞色聖酒汎華茵雜杳陳簫鼓歡娛洽縉紳 裴光庭命宴賜詩
綺觀連雞岫朱樓接鴈池從來敦棣鄂今此茂荊枝 玄宗兄弟遊興慶宮

羅綺昭陽殿芬芳瑇瑁筵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 太宗帝京篇
春仗過鯨沼雲旗出鳳城靈魚銜寶躍仙女廢機迎 沈佺期昆明池侍宴
前星迎北極少海被南風視膳銅樓下吹笙玉座中 盧僎上幸皇太子新院
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武后幸上苑
金槌抵長樂複道向宜春落花依度幰垂柳拂行

輪梁簡文帝長安道
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帝澤傾堯酒宸歌捲舜
絃李嶠皇宴羣寮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恨意無復侍臣
知文宗皇帝宮中題
文章三曜動氣色五星連簪紱趨皇極笙歌接御
筵闞朝隱和九日登高
出豫乘金節飛文煥日宮黃房開聖酒菊苑被玄
功周利用和九日登慈恩寺

日麗重陽景風搖季月寒梵堂遙集鴈帝樂近翔
鸞岑羲和九日登慈恩寺
絕壁紆仙蹕層崗敞御筵雲披丹鳳闕日下黑龍
川武平一和聖製
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雲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
聞李白侍從遊溫泉宮
鳴鸞背鳷鵲詔蹕幸儲胥長楊飛玉輦御宿徙金
輿張九正帝王居篇
堯祠姑射近漢苑建章連十五莫知月三千桃紀

年鄭愔陪幸昭容院
山窻遊玉女澗戶對瓊峰巖頂翔雙鳳潭心倒九
龍酒中浮竹葉杯上寫芙蓉武后遊九龍潭
爐烟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漢典方寬律周官正採
詩碧霄傳鳳吹紅日在龍旗楊巨源獻聖壽無疆
蒲海方為浪夷山未有平星光下結旆劍氣上舒
精雲開萬里徹日麗百川明沈佺從駕送軍
鉛黃鹽河漢語笑合笙鏞已見長隨鳳仍聞不避
熊君王親試舞閶闔靜無風盧綸皇帝感詞

六龍駐旌罕四牡耀旂常北斗臨台座東山入廟
堂天高羽翼近主聖股肱良趙彥昭山莊侍宴
鑄銅門外馬刻石水中鯨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
城羣公邀郭解天子問黃瓊戴嵩京洛行
二儀齊法駕三會禮香筵漢闕中黃近秦山太白
連臺疑觀鳥日池似刻鯨年李乂和幸三會寺
天香五鳳彩御馬六龍文雨露清馳道風雷翊上
軍高旍花外轉行漏樂前聞盧綸皇帝感詞
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沈

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 宋之問和晦日幸昆明池
圓塘氷寫鏡遥樹露成春絃奏魚聽曲機亡鳥狎
人箕岩思感夢旛石想韭緇 武平一和幸韋嗣立山莊
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堦濃微臣欲獻唐
堯壽遥指南山對袞龍 王維獻壽詞
伐鼓撞鐘驚海上新粧袨服照江東梅花落處疑
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 杜審言大酺
魏國君王稱象處晉家藩邸化龍初青蒲似騁遊
梁鳥綠藻疑遊宴鎬魚 李乂和聖製
池開天漢分黄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
氣色君王鳧鴈有光輝 沈佺期和聖製龍池篇
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鴈沼田流成
舜海龜書靈祉應堯年 盧懷慎和聖製
刻鳳蟠螭凌桂邸穿池疊石寫蓬壺瓊簫暫下釣
天樂綺綴長懸明月珠 韋元旦安樂公主山莊
銀河半倚鳳凰臺玉酒相傳鸚鵡杯若見君平須
借問仙槎一去幾時來 李適夜宴安樂公主宅
王孫帝女下仙臺金榜珠簾入夜開遽惜瓊筵歡

正洽惟愁銀箭曉相催 武平一夜宴安樂公主宅
漢室長陵小市中珠簾繡戸對春風君王昨夜移
仙仗玉輦將迎入漢宮 韓君平漢宮曲
瑞烟入處開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寮寶樹樓前分
繡幙綵花廊下映華欄 張藉寒食內宴
正殿雲開露冕旒下方朱翠壓鰲頭天鷄唱罷南
山曉春色先歸十二樓 陳陶朝元引
萬騎千官擁帝車八龍三馬訪仙家鳳凰原上窺
青壁鸚鵡杯中弄紫霞 李嶠奉和聖製
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流風入座飄
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
共泛海潮歸 李邕幸太平公主南莊
欲笑周文歌宴鎬遥輕漢武樂横汾豈知玉殿生
三秀復有龍池出五雲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
舜樂動南薰 王維觀玉芝慶雲
神龍見象日仙鳳養雛年大寳来天正明珠對日
圓柞延金篋裏歌奏玉箱前今日宜孫慶還絲
祝聖篇 李嶠長寧公主會玄宗聖節

逕直千官擁溪長萬騎容水堂開禹膳山閣獻堯
鍾皇鑑清居遠天文睿奬濃 沈佺期陪幸韋嗣立庄
金鋪照春色玉律動年華朱樓雲似盖丹桂雪如
花水岸銜堦轉風條出柳斜 陳叔達早春應詔
聞詩六義辨觀滿八風平肅穆皇威暢淪漣河水
清釣天動絲竹括地響鐏鉦 何妥修正古樂
三驅陳銳卒七萃列林雄寒野霜氣白平原燒火
紅珥戈夏服箭羽騎緑沈弓怖獸潛幽壑驚禽
散翠空長烟晦落景灌木振巖風 太宗出獵

金屋瑤筐開寶勝花牋彩筆頌春椒曲江苔色氷
前液上苑梅香雪裏嬌 崔日用人日宴大明殿
主第新成銀作牓賓筵廣宴玉爲樓壺觴旣卜僊
人夜歌舞疑停織女秋 韋元旦夜宴安樂公主宅
井轉轆轤千樹曉鏁開閶闔萬山秋龍旗盡列趨
金殿雉扇綫分拜玉旒 許渾秋日早朝
還將石溜調琴曲更取峯霞入酒杯鸞輅已辭烏
鵲渚簫聲猶逐鳳凰臺 李嶠太平公主南莊
七葉僊蓂承月吐千株御柳拂煙開初年競帖宜
春勝長命先添獻壽杯 蘇頲人日侍宴應制
窈窕神僊閣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日早春
還太液天爲水蓬萊雪作山今朝上林樹無處
不堪攀 宗楚客奉和人日清暉閣宴遇雪應制
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曉樹流鶯滿春堤芳草
積風色翻露文雪華上空碧花蝶來未已山光
暖將夕 上官儀早春桂林殿應詔
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
豐秋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杯延故老今聞

歌大風 周明帝過舊宮
蒼玉臨珪璧青壇躬帝籍昌撅乃三推齊銜均百
辟蘭觴儼芝駕桂圃芳瑤席山禽韻管絃野獸
和鐘石 張正見從藉田應衡陽王教
帝里重陽節香園萬乘來却邪萸入佩獻壽菊傳
杯塔類承天湧門疑待佛開睿詞懸日月長得
仰昭回 上官昭容九日上幸慈恩寺
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禮盛新迎晉聲芬出降
齊金龜開瑞鈕寶翟上仙梯 郭正一詠花燭

沐芳肅朝帶駕言祗淨宮羽旗承去影鐃吹雜還
風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弓水照柳初碧煙含
桃半紅 梁簡文帝旦出興業寺講
曉月調金鼓朝暾對玉盤爭馳羣鳥散鬬伎百花
團遇聖人知幸承恩物自歡洛橋將舉燭醉舞
拂歸鞍 張說東都酺宴
雲陛褰朱扆天墀覆綠楊隔簾妝隱映向席舞低
昂鳴珮長廊靜開冰廣殿涼歡餘剱履散同輦
入朝陽 賈至侍宴曲

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鵾仰連翩賀燕
來重簷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花
畫早梅 陰鏗應制
玉階巳夸麗復得臨紫微北户接翠幄南路抵金
扉重疊通日影參差藏月輝輕苔染珠履微潋
沸羅衣獨笑昆山曲空見青鳧飛 鮑子卿詠玉階
至尊離宮百餘處千門萬户不知曙惟聞啞啞城
上烏玉欄金井牽轆轤丹梁翠柱飛流蘇香薪
桂花吹雕胡 費昶行路難

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星宮移渡罕天駟動行
鑣旆轉蒼龍闕塵飛飲馬橋翠觀迎斜照丹樓
望落潮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搖歌吟奉天詠
未必待聞韶 江總侍宴玄武觀
銅門初下辟石館始沉研遊霧千金字飛雲五色
箋樓臺橫紫極城闕俯青田暄入瑤房裏春迴
玉宇前霞文埋落照風物淡歸煙翰墨三餘隙
關山四望懸頹風睽酌羽流水曠鳴絃雖欣承
白雪終恨隔青天 楊炯和鄭讐校思鄉懷友

遥看雲霧中刻桷映丹紅珠簾通曉日金華拂夜
風欲知歌管處來過安樂宮 梁簡文帝新成安樂宮
月彩浮鸞殿砧聲隔鳳樓笙歌臨水檻紅燭乍迎
秋 張仲素宮中樂

古唐選屑卷之五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宮詞

無雙漢殿鬢第一楚宮腰 李商隱碧瓦
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 上官昭容綵書怨
月懸三雀觀霜度萬秋門 薛奇童幽怨

霧掩臨粧月風驚入鬢蟬 上官儀王昭君
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 李白長信宮
露濕湘竹淚花墮越梅粧 韋莊春愁
鳳釵金作鏤鸞鏡玉爲臺 楊容華新粧
恩疎寵不及桃李傷春風 沈佺期上之回
水晶簾外金波下雲母窗前銀漢迴 沈佺期古歌
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鐃考鼓宮殿傾 李太白春日行
綠屏無睡秋分簟紅葉傷時月午樓 韓偓擁鼻
鳳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 段成式折楊柳

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 盧照鄰長安古意
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 盧照鄰長安古意
片片行雲着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 盧照鄰長安古意
玉欄金井牽轆轤丹梁翠柱飛流蘇 吳筠行路難
從來閉住長門者必是宮中第一人 李端妾薄命
劍珮有聲宮樹靜星河無影禁花寒 曹唐宴王母
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 李白白頭吟
深宮鎖閉猶疑惑更取丹砂試辟宮 杜牧宮詞
金殿銷香閉綺籠玉壺傳點咽銅龍 李商隱深宮

護帳宮人最年少舞腰時挈繡裙輕 曹唐小遊仙詩
鳷鵲觀前明月度芙蓉闕下絳河流 錢起長信怨
長信多秋氣昭陽借月華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家 皇甫冉秋怨
掩涕辭丹鳳銜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 東方虬王昭君
妓語細腰轉馬嘶金面斜早鶯隨綵仗驚雉避凝笳 溫庭筠陳宮詞
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

房 李白宮中行樂詞

舞蝶縈愁緒繁花對靚粧深情託瑟琶絃斷不[illegible]

章 賈至長門怨

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

間 宣宗宮人題紅葉

玉階聞墜葉羅幌見飛螢淸露凝珠綴流塵下翠

屏 沈佺期長門怨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曾

過 令狐楚思君恩

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紅葉將寄接流

人 宮人落葉題

玉窻通日氣珠箔卷輕寒楊葉垂陰砌梨花入井

闌 薛奇童楚宮詞

邊地鶯花少年來未覺新美人天上落龍塞始應

春 孫逖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番

一失輦前恩羅衣生暗塵唯應秋夜月獨伴向愁

人 于武陵長信宮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踈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

輿 王維班婕妤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

長 皇甫冉婕妤怨

桂火流蘇暖金爐細炷通春遲王子態鶯囀謝娘

慵 李賀惱公

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

行 崔國輔長信草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

衣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李白宮中行樂詞

萬國盡分照誰家無此明古槐踈影薄仙桂動秋

聲獨有長門裏蛾眉對曉晴 杜牧長安夜月

仙媛乘龍日天孫捧鴈來可憐桃李徑更遶鳳凰

臺燭照香車入花臨寶扇開莫令銀箭曉爲盡

合歡杯 宋之問壽陽公主花燭圖

雲楣桂成戶飛棟杏爲梁斜窗通蕋氣細隟引塵

光裁衣魏后尺汲水淮南牀青驪暮當返預使

羅裙香 梁簡文帝豔歌曲

夕門掩魚鑰宵牀悲畫屏迴月臨窗度吟蟲遶砌

鳴初霜實細葉秋風驅亂螢故粧猶累日新衣
製未成欲知妾不寐城外擣砧聲 梁簡文帝秋閨夜思
天子居未央妾侍捲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
牀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
螢之光願君采葑菲無以下體妨 李白秦女卷衣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
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顧況和宮女題紅葉
風露凄凄秋景繁可憐榮落在朝昏未央宮裏三
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 李商隱槿花

選屑 卷之五 五

真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知
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 王昌齡長信秋詞
津橋春水浸紅霞烟柳風絲拂岸斜翠輦不來金
殿閉宮鶯銜出上陽花 雍陶天津橋春望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
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 李君虞宮怨
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宮嬪笑語和月殿影開聞
夜漏水晶簾捲近秋河 李君虞宮詞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壁起秋塵夜懸明鏡青

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 李白長門怨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
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杜牧之宮怨
自是三千第一人内家叢裏獨分明芙蓉殿上中
元日水拍銀盤弄化生 薛大拙宮詞
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
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 裴交泰長門怨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強來前殿看
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 儲光羲明妃詞

選屑 卷之五 六

宮門長閉舞衣閑畧識君王鬢便斑却羨落花春
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 李建勳宮詞
天廻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
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李白長門怨
渠水紅繁擁御牆風嬌小月學娥粧垂簾幾度青
春老堪鎖千年百日長 李賀三月過行宮
十二層樓倚翠空鳳凰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
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 陸暢内人以陸暢吳音
揮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雲胡地迢迢三

伍輯 15－49

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 孟浩然涼州詞
永巷頻分小苑遊舊恩如淚亦難收君前願報新
顏色團扇須防白露秋 錢起春恨
金釵墜地鬢堆雲自別昭陽帝豈聞遣妾一身安
社稷不知何處用將軍 李山甫代崇徽公主意
詔下人間選好花月眉雲髻盡名家紅兒若向當
時見繫臂先封第一紗 羅虬比紅兒詩
芙容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卻恨含啼掩
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王昌齡西宮秋怨

三千宮女露蛾眉笑煑黃金日日遲麟鳳隔雲攀
不及空山惆悵夕陽時 李洞寓言
已聞珮響知腰細更辨絃聲覺指纖暮雨自歸山
悄悄秋河不動夜厭厭 李商隱楚宮
淡淡春風花落時不堪愁望更相思無金可買長
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 張窈窕宮詞
牕牕户户院相當總有珠簾玳瑁牀雖道君王不
來宿帳中長是炷牙香 王建宮詞
四郊飛雪暗雲端惟此宮中落便乾綠樹碧簾相

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 吳融華清宮
平陽拊背穿馳道銅雀分香下壁門幾向綴珠深
殿裏妬拋羞態卧黃昏 杜牧出宮人
淚濕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
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王建宮詞
淡紅花帔淺檀蛾睡臉初開似剪波坐對珠籠閒
理曲琵琶鸚鵡語相和 白居易吳公辭
禿衿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霞踏孝虎研桂燒金待
曉筵白鹿青蘇夜半煑 李賀秦宮詩

金壺漏盡禁門開飛燕昭陽侍寢迴隨分獨眠秋
殿裏遙聞語笑自天來 李端長門怨
金井梧桐秋葉黃珠簾不捲夜來霜熏籠玉枕無
顏色卧聽南宮清漏長 王昌齡長信秋詞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王昌齡長信秋詞
漢家宮闕夢中歸幾度氈房淚濕衣惆悵不如邊
鴈影秋風猶得向南飛 戴叔倫昭君詞
雨滴梧桐秋夜長愁心和雨到昭陽淚痕不斷看

恩斷拭却千行更萬行 女郎劉媛長門怨

學盡蛾眉獨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黄昏空掩門 女郎劉媛長門怨

宫殿沈沈月色分昭陽更漏不堪聞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 劉皁長門怨

漢使却迴憑寄語黄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宫裏時 白居易王昭君

璇閨窈窕秋夜長繡戸徘徊明月光燕姬綵帳芙容色秦女金爐蘭麝香 沈佺期古歌

西宫夜靜百花香欲卷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王昌齡西宫春怨

紗窻落日漸黄昏金屋無人見泪痕寂寞空庭春又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劉方平春怨

梧桐月下黄金井横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銀瓶秋水冷 張籍楚妃怨

蠟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擣紅守宫象口吹香毾㲪暖七星挂城聞漏板寒入罘罳殿影昏綵鸞簾額着霜痕 李賀娃歌

不分君恩斷觀粧視鏡中容華尚春日嬌愛已秋風 劍南臣上宫怨

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鏁寄千里客鏁心終不開 馬真袍鎖咏

淨掃黄金階飛霜厚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 崔國輔古意

莫以今時寵難忘異日恩看花滿眼泪不共楚王言 王維應教

宫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緑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 李白宫中行樂詞

影銷胡地月衣盡漢宫香妾死非關命都緣怨斷腸 顧朝陽昭君怨

吳宫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 殷堯藩宫詞

宫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 李白宫中行樂詞

鶯歌聞太液鳳吹遶瀛州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 李白宫中行樂詞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
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白居易長恨歌
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
山曉腸斷君恩信畫工 王之渙惆悵詞
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
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 柳公權應制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
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朱慶餘宮詞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熏

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 王建宮詞
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燭下
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姮娥 李白宮中行樂詞
春風開紫殿天樂下朱樓豔舞全知巧嬌歌半欲
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李白宮中行樂詞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
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杜荀鶴春宮怨
拂黛月生指理鬟雲滿梳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
魚坐聽南宮樂清風搖翠裙 于武陵長信宮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
着 崔國輔怨辭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心心視春草畏向玉階
生 王維雜詩
金鈿明漢月玉筯染胡塵妝鏡菱花暗愁眉柳葉
顰 駱賓王昭君怨
長門春欲盡明月照花枝買得相如賦君恩不可
移 崔道融長門怨
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百萬寫蛾
眉 范靜妻沈氏昭君歎

芳草生未積春花落如霰出從張公子還過趙飛
燕奉帚長信宮誰知獨不見 柳惲獨不見
婕妤初選入含媚向羅幃何言飛燕寵青苔生玉
墀誰知同輦愛遂作裂紈詩 元帝婕妤怨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
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
恨無窮 李白怨歌行
二月春來半宮中日漸長柳垂金屋暖花發玉樓

香拂匣先臨鏡調笙共炙簧遠將歌舞態只擬
奉君王 崔顥岐王席觀妓
白雪宜新舞清宵召楚妃嬌童攜錦薦侍女整羅
衣花映垂鬟轉香迎步屧飛徐徐斂長袖雙燭
送將歸 儲光羲夜觀妓
半額畫雙蛾盈盈燭下歌玉杯寒意少金屋夜情
多香艷王分帖裙驕勑賜羅平陽莫相妬喚出
不如他 張謂觀妓詠舞
漢后憐飛燕周王重姓申挾瑟曾遊趙吹簫屢入

秦玉階偏望樹長廊每逐春約黃出意巧纏弦
用法新迎風時引袖避日暫披巾疎花映髻插
細佩遶衫伸 梁簡文帝率爾成詠
宮烏棲處玉樓深微月生簷夜夜心香輦不回花
自發春來空帶辟寒金 趙嘏宮烏曲
新鷹初放兔猶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
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 王建宮詞
新調白馬怕鞭聲供奉騎來繞殿行爲報諸王侵
早起隔門催進打毬名 王建宮詞

臺殿雲凉秋色微君王初賜六宮衣樓船泛罷歸
猶早行遣才人鬭射飛 盧綸宮中樂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艷質本傾城映户凝嬌乍
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
流光照後庭 陳後主玉樹後庭花
盧姬少小魏王家綠鬢紅脣桃李花魏王綺樓十
二重水精簾箔繡芙蓉白玉欄干金作柱樓上
朝朝學歌舞 崔顥盧姬篇
洞房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幕微有霜齊言此夕樂

未央玉酒湛湛盈華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
起舞向君王廻身垂手結明璫 張籍楚宮詞
我昔初入椒房時詎識班姬與飛燕朝踰金梯上
鳳樓暮下瓊鉤息鸞殿栢臺晝夜香錦帳自飄
颺笙歌棗下曲琵琶陌上桑 費昶行路難
兔影脉脉照金鋪虬水滴滴瀉玉壺綺翼雕甍邇
雲漢虹梁紫柱麗黄圖風高暗綠凋殘柳雨駛
芳紅濕晚芙三五二八佳年少百萬千金買歌
笑偏著故人織素詩願奏秦聲採蓮調 江總內殿賦詩

西宮南苑多秋草宮葉滿堦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白居易長恨歌

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轟睦續李謩壓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曲 元稹連昌宮詞

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白居易長恨歌

綠香繡帳何時歇青雲無光宮水咽翩聯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啼商絲發紅壁闌珊懸珮瑲歌臺小妓遙相望玉蟾滴水鷄人唱露華蘭葉參差光 李賀李夫人

古唐選屑卷之六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緝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仕宦

公才山吏部書癖杜荊州 高適上陳左相

綺栞朝化洽祥石夜論空 駱賓王過故宋

弱冠巳銀印出身惟寶刀 岑參送張郎中

還從避馬路來接珥貂行 宋之問和姚給事

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 李白贈宗中丞

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光 盧象贈張均員外

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 杜甫西閣

激賞搖天筆承恩賜玉衣 李白溫逢故人

儻憶幽巖桂猶輿折疏麻 駱賓王夏日遊德州

結綬疲三入承冠泣二毛 駱賓王蓬萊鎮

垂銀棘廷印持斧栢臺綱 苑咸送御史

先移白額橫更息赭衣偷 高適酬睢陽李太守

上宰調梅寄元戎細柳威 李乂送張總管
劍履陛前殿貂蟬託後車 王維徐公挽歌
素服三川化烏裘十上還 駱賓王途中有懷
一門傳畫戟幾世駕朱輪 岑參蘇公挽歌
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 杜甫贈哥舒翰
星辰拱帝座劍履翊天機 羊士諤早朝侯駕
芸閣英華入賓門鵷鷺登 蕭嵩和聖製
鎬京陪樂飲柏殿奉文飛 張說和聖製
台耀臨東壁乾光自北辰 劉昇和聖製

翰苑飛鷃鵲天池待鳳凰 孟浩然上張史部
寮寀爭板鵷魚龍亦避驄 孟浩然和李侍御
受脤仍調鼎為霖更洗兵 錢起送王相公赴范陽
幕開丞相閣旗總貳師營 錢起送王相公赴范陽
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 岑參題高冠草堂
南洛師臣契東巖王佐居 李嶠和幸山莊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杜甫晚出左掖
應宰烏還集離郎雉少留 沈佺期餞康郎中洛陽令
門闌開幕重檢甲下天新 僧無可送姚中丞赴陝州

共秩臺郎被俱褰郡守帷 張謂寄崔澧州
莫羨黃公蓋須乘彥伯舟 岑參送襄州任別駕
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 杜甫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拜官從秘省署職在藩維 賈島送裴校書
紫泥封夜詔金殿賜春衣 陸龜蒙敘懷
扇逐仁風轉車隨霈雨流 張說餞諸刺史
樹暖燃紅燭江清展碧油 李益送襄陽李尚書
名帶含香發文隨綺幕開 張謂送孫員外
官稱伯趙氏色辨五方雲 于尹躬南至日太史登臺書雲物

特膺平土拜光贊格天功 劉禹錫申賀
長樂宵鍾盡明光曉奏催 沈佺期早朝
拜職嘗隨驃銘功不讓班 宋之問送朔方何侍郎
粉署含香別輶門載筆過 錢起送陸郎中
臨風曲臺淨對月碧池寒 黃甫曾國子柳博士
規諫楊雄賦遭迴賈誼官 羅隱寄侯博士
篁竹迎金鼓樓船引繡衣 孫逖送趙御士監軍
深巷烏衣盛高門畫戟閑 嚴維剡中贈張侍御
不授綸為草還司鼎用梅 蘇頲送光祿姚卿還都

臨驛卷緹幕升堂接繡衣 李白至鴨欄驛
朝衣蟠艾綬戎幕偃雕戈 羊士諤寄黔府竇中丞
軒相推風后周官重夏卿 崔日用和聖製
紫綬尚書印朱軿丞相車 王翰和聖製
玉書期養素金印已懷黃 羊士諤酬吏部竇郎中
論經白虎殿獻賦甘泉宮 張九齡故刑部李尚書
清晨聽銀科薄暮辭金馬 王維送張舍人
門靜吏人息心閒囹圄空 錢起偶成
繡服棠花映青袍草色迎 劉長卿送史九赴任

夏雲照銀印暑雨隨行輈 岑參送顏平原
擁傳雲初合聞鸎日正遲 蘇頲餞路州陸長史
中司龍節貴上客虎符新 皇甫冉餞帛使君
桃花開綬色蘇合借衣香 韓翃送張渚越州
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 杜甫魏十四
鳳巢方得地牛喘最關心 包佶和柳相公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 李白贈崔秋浦
邑傳榆石在路遶晉山微 常應物送榆次林明府
風景隨台位河山入陣圖 盧綸送太常李主簿

道光先帝業義激舊君恩 高適魏鄭公徵
茂勳鏤鐘鼎鴻勞食茅土 皇甫澈中書令漢陽王張柬之
玉柱剥蔥手金章爛椹袍 白居易勸酒
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 岑參送李賓客
印綬妻封邑軒車子拜郎 李嶷讀前漢外戚傳
夔龍勞筭畫貔虎帶威稜 元稹紀懷贈李戶曹
鳳闕分班立鵷行㨂劍趨 溫庭筠自傷有懷
李郭應時望王楊入幕頻 崔峒書懷寄楊郭判官
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 杜甫秋日書懷

身負邦君弩情紆御史驄 張九齡別孫侍御
御史王元貺郎官顧彥先 韓翃送蔣員外
世祿金章貴官曹幕府連 孟浩然從張丞相獵贈裴迪
荀令焚香日潘郎振藻秋 李頎贈張兵曹
午橋群吏散亥市老人迎 劉禹錫送皇甫少尹
木雞方備德金馬正求賢 張祜送韋正字
詔喜新卿鳳車看舊飾熊 釋皎然送李中丞
霜引臺烏集風驚塔鴈飛 張謂送吳侍御
連綺簪纓滿含章詞賦新 褚亮賦得蜀都

玉漏隨銅使天書拜夕郎王維自省早朝
廟堂咨上策幕府制中權高適信安王幕府
黃閣遊鸞署青縑御史香沈佺期寄家人書
騎擁軒裳客鸞驚翰墨林盧象和張使君
風連臺閣起霜就簡書飛蘇味道贈封御史
並進夔龍位仍齊龜鶴年武元衡和李相公
當軸龍爲友臨池鳳不孤武元衡和二相公
鴛鸞粉署起鷹隼柏臺秋高適東平旅遊
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閑岑參初至犍爲

到來恒襆被隨例且含香岑參省中即事
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高適送柴司戶
委珮雲霄裡含香日月邊儲光羲貽主客呂郎中
冠上方簪豸車邊已畫熊王維河南嚴尹
良守初分岳嘉聲即潤河沈佺期高唐州詢
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群蘇味道隔崔駙馬
長沙今賈傅東海舊于公包佶酬于侍郎見寄
列郡諸侯長登朝八座尊嚴維送薛尚書
休閑玉籠留鸞鷟早開金埒縱麒麟許渾寄獻三川守劉公

絳簡尚參黃紙案丹爐猶用紫泥封李商隱州獻從叔舍人
黎庶已同猗頓富煙花却爲相公貧無名氏上浙東元相
銜題綵服垂天眷袍展花心透縠紋羅隱賀盧員外
手裹兵符神與術腰間金印綵爲囊羅隱陪曹使君遊
已傍祥鸞迷殿角還穿瑞草入袍襴王建和少府崔卿微雪早朝
長樂鍾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錢仲文贈裴舍人
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王維早朝
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雞舌香劉禹錫答竇員外
紅旆正憐棠影茂綵衣偏帶桂香濃顏萱送羊振文

萍鹿未能移海曲縣花尋已落河陽羅隱得故王郎中書
纔見玳簪歃細柳便知油幕勝紅蓮羅隱寄京闕陸郎中
平明端笏陪鴛列薄暮垂鞭信馬歸岑參西掖省即事
留司未到龍樓下拜表常懷玉案前張籍寄令狐賓客
名自石渠書典籍香從芸閣着衣衫周朴寄徐正字
燭燃蘭省三條白山東龍門萬仞青殷文理省試夜
等閑畫虎驅紅旆可畏登龍入紫微廣都邑人贈段文昌
蘭省挽班青作綬柏臺前引絳爲鞲羅隱上鄂州常尚書
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杜甫寄高常侍

白馬似憐朱綬貴綵衣遥惹御爐香 韋莊寄右省李起居

六年西掖弘湯詰三捷東堂總漢科 楊巨源上裴中丞

星分夜彩寒侵帳蘭惹春香綠映袍 韋莊南省伴直

鷄省露濃湯餅熟鳳池煙暖詔書成 羅隱鄭州縣盧舍人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 王摩詰漆園

黄閣開幃幄丹墀侍冕旒位高湯左相權總漢諸侯 韓翃送王相公

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岑參寄杜拾遺

殘書厭蝌蚪舊閣别麒麟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 岑參送秘省虞校書

曉仗親雲陛寒宵直禁城朱旗身外色玉漏耳邊聲 馬戴送王將軍

花香逐荀令草色對王孫有地先開閣何人不掃門 劉長卿和杜相公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 杜甫上韋左相

珥筆趨丹陛垂璫上玉除步簷青瑣闥方幰畫輪車 王維上張令公

歲儉依仁政年衰憶故鄉佇看宣室召漢法倚張綱 劉長卿酬皇甫侍御

仙郎今除宰聖主正憂民紫陌軒車送丹墀雨露新趨程猶犯雪行縣正逢春粉署時廻首銅章已在身 張隨早春送郎官出宰

忽解羊頭鞘聊馳熊軾轓揚舲發夏口按節向吳門帆映丹陽郭楓攢赤岸村百城多候吏露冕一何尊 孫逖送封太守

北極佇文昌南宮曉拜郎紫泥乘帝澤銀印佩天光綵結三台側鈎連四輔傍佐商依傳說仕漢笑馮唐委佩搖秋色峨冠帶曉霜自然符列象千古耀巖廊 公乘億郎官上應列宿

人自中臺方貴盛地從西晉即風流舊班久望鵷晴翥餘力猶聞虎夜浮 羅隱上陳員外

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玉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編 杜甫贈田舍人

聞君墨綬出丹墀雙鳥飛來佇有期寄謝銅街攀
柳日無忘粉署握蘭時 武平一餞唐永昌
淮水不絕渡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負廟
堂器今日還須贈寶刀 李白贈華州王司士
花飄紅燼趨朝路蘭縱清香宿省時彩筆煙霞供
不足綸闈鸞鳳訝來遲 鄭谷寄趙郎中
大河東北望桃林雜樹冥冥結翠陰不知君作神
仙尉特訝行來雲霧深 綦希寂贈張敬微
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詩輿到來無

一事郡中今有謝玄暉 秦系呈郎中使君
翺翔曾在玉京天墮落江南路幾千從事不須輕
縣宰滿身猶帶御鑪烟 南卓贈副戎等
春雷醉別鏡湖邊官顯才狂正少年紅燭滿汀歌
舞散美人迎上木蘭船 張蠙別劉仁表
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因
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 薛逢賀楊收作相
載筆已齊周右史論詩更似謝中書行聞漏滴隨
金仗入對爐煙侍玉除 韓翃訪王起居

舊宅平津邸槐陰接漢宮鳴騶馳道上見月直廬
中 韋八元寄苗員外
國以推賢答家無內舉疑鳳池真水鏡蘭省得華
滋 張子容贈寄蕭郎中
共許徐方牧能臨河內人郡移棠轉茂車至鹿還
馴 錢起送王使君淮南
薄稅歸天府輕徭賴使臣歡沾賜帛老恩及卷綃
人 王維送元中丞轉運江淮
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鴛

行 劉禹錫送蕭侍郎
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螢影侵堦亂鴻聲出苑
遲 李嘉祐和苗員外
晝漏傳清唱天恩禁旅秋鴈親承露掌砧隔曝衣
樓 司空曙西省寄李韓二舍人
振鷺繞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
雲 蘇味道登馬侍御臺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誰開太阿匣持割武城
雞 張九齡贈常明府

星斗橫綸閣天河度瑣闈煙花章奏裏紛向夕郎飛　沈佺期和楊再思春夜宿直

副相韓安國黃門向子期刀州重入夢劍閣再題詞　岑參送黃門拜御史

風標森太華星象逼中台蕭灑遷鶯侶門多吐鳳才　魏扶登第

敘辭皆詔旨稱官即星辰草木承風偃雲雷施澤均威懲治粟尉恩洽讓田人　盧綸贈王郎中

欒郄門風大裴王禮樂優班資冠雞舌人品壓龍

頭夜直爐香細晴編疏草稠　羅隱寄鄭員外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蘂紅　杜甫答岑參

紫殿辭明主巖廊別舊交危幢侵碧露寒旆獵紅旓德業懸秦鏡威聲隱楚郊　杜牧送牛相出鎮襄州

詔置海陵倉朝推畫省郎還家錦服貴出使繡衣香水驛風催舫江樓月透牀　岑參送許員外

雙鳧出未央千里過河陽馬帶新行色衣聞舊御香縣花迎墨綬關柳拂銅章　岑參送宇文舍人出宰元城

用國資戎事臣勞爲主憂將徵任土貢吏發濟川舟擁傳星還去過池鳳下留　錢起送劉相公江淮轉運

桐柏膺新命芝蘭惜舊遊鳴皋夜鶴在遷木早鶯求傳擁淮源路罇空灞月流　韋元旦餞高使君

赤壁徵文聘中臺拜郄詵班資參令僕曹署轄星辰樸被從誰起持綱自此新　羅隱送韋莊

副相威名重春卿禮樂崇錫珪仍拜下分命遂居東高旆翻秋日清鐃引細風　耿湋送蔣尚書

遂拜趙張下暫離星象中土膏寒麥覆人海晝塵

蒙廨宇松連翠朝街日散紅文場新桂茂粉署舊蘭崇　僧無可寄厲員外

星使出關東兵符賜上公山河歸舊國簫管換離宮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愛棠餘故吏騎竹見新童　劉禹錫送裴司徒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墻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　白居易和新楊郎

中外兼權社稷臣千官齊出拜行塵再調公鼎勳庸盛三受兵符寵命新　張籍送李司空赴鎮

早歲天教作霖雨明時帝用補山龍草開舊路沙
痕在日照新池鳳跡重 王建上張相公
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
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 章孝標登第
築頭勳業諳三陣滿腹詩書究九流金海珠韜乘
月讀肉芝芽茗撥雲收 湯文圭贈張太守
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别床天子下簾親
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 元稹入仕自述
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

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 魏扶初知禮闈
暫辭鴛鷺出蓬瀛忽擁貔貅鎮粤城閫嶺夏雲迎
皂蓋建溪秋樹映紅旌 劉禹錫送唐舍人鎮閩
油幢影裏拜清風十里貔貅一片雄三印鎖開霜
滿地四門關定月當空 李洞上高僕射
累代功勳照世光奚胡文道炊心降書功筆禿三
千管領節門排十六雙 杜牧寄李玭尚書
曉隨鵷鷺排金鎖靜對鉛黃校玉書還聞漢帝親
詞賦好爲從容奏子虛 李遠贈杜校書

禁聚疎鐘官舍曉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佩趨
金殿夕捧天書拜鎖闈 王維訓郭給事
鷄樹煙含瑞氣凝鳳池波漾玉山澄國人久倚東
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 李嵘獻淮南帥
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曾經庾亮三
秋月下盡羊曇兩路棋 李郢上裴晉公
册囿北渚經年泊門接東山盡日登萬國已聞傳
玉璽百官猶望啓金縢 許渾獻相國崔公
曾經綽立侍丹墀綻蘂宮花拂面枝雉尾扇開朝

日出柘黄衫對碧霄垂 元稹酬皇甫
腰間印綬黄樞貴卷裏文章白雪高宴罷佳賓吟
鳳藻獵歸諸將問龍韜登壇甲子纔三十猶擬
囬頭賭錦袍 羅隱秋日有酬

古唐選屑卷之七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緝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人物

割地張儀詐謀身綺季長 李商隱商於懷古
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 杜甫寄張十二
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 杜甫北鄰
徒費周王粟空彈漢吏冠 盧照鄰早度分水嶺
阮籍常思酒嵇康懶著書 庾信言志
汲書荀勗定漢史蔡邕尊 盧綸寄徐薛二侍郎
暮雨楊雄宅秋風向秀園 李洞園居
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 杜甫送裴二
窻外王孫草牀頭中散琴 李頎山池
櫪嘶支遁馬池養右軍鵝 孟浩宴池亭
空醉山翁酒遥憐似葛彊 杜甫偶題
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 杜甫奉寄河南尹丈人

谷永獨言事匡衡多引經 高適奉酬李太守
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 杜甫贈裴使君
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 杜甫朝雨
山公醉不醉問取葛彊知 岑參與鮮于庶子
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 李白送儲邕
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隣 杜甫奉王太夫人
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 杜甫冬深
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 杜甫題湖上亭
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 杜甫上韋左相
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 高適上陳左相
潘岳本自閑梁鴻不因熱 駱賓王贈高四
白屋藩魏主蒼生期謝公 宋之問寄陸長史
李仙非易託蘇鬼曲難因 駱賓王贈宋之問
汲冢寧詳蠹秦牢詎辨冤 駱賓王出塞
江山歸謝客神鬼下劉根 高適題盧主簿
未安蝴蝶夢遽切鵔鸃情 駱賓王春夜多懷
閑垂太公釣興發子猷船 孟浩過檀溪別業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 杜甫能畫

綿駒且變俗王豹復移鄉 梁武帝戲作
東門既廣餞北闕董賢家 顧野王長安道
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 庾信和裴儀同秋日
聚車看衛玠連手望安仁 岑之敬洛陽道
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 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
傳說明殷道蕭何律漢刑 高適留上李右相
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 孟浩然荊門上張丞相
蒼生謝安石天子富平侯 高適古樂府留上陳左相
陳蕃懸榻待謝客枉帆過 劉長卿送李校書適越謁杜中丞

茂先慚博物平子謝文章 玄宗送張說巡邊
王儉風華首蕭何社稷臣 溫庭筠裴公挽歌詞
風煙彭澤里山水仲長園 盧照鄰曲水宴得樽字
杜預春秋癖楊雄著述精 元稹哭呂衡州
秋悲憐宋玉夜舞笑劉琨 許渾聞兩河用兵
詩禮康成學文章賈誼才 鄭愔哭郎著作
李端終薄宦賈島得高名 鄭谷哭進士李洞
東醪元亮林寒鱠季鷹魚 杜牧許七侍御棄官
王粲名雖重郄超鬢未長 李端送從叔赴洪州

峴首羊公愛長沙賈誼愁 孟浩然送王昌齡
偃須求五鬥陶秖愛吾廬 杜牧題弄水亭
班馬方齊騖陳雷亦並驅 溫庭筠寄陳李二侍御
才雄子雲筆學廣仲舒帷 張說贈崔光祿
袁公論劍術孫子叙兵篇 崔日知冬日述懷韋祭酒
邑宰陶元亮山家鄭子真 張謂夜宴
白蘋安石渚紅葉子雲臺 溫庭筠題豐安里
白社陶元亮青雲阮仲容 李端和元丞
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 李白輔錄事

雀羅爭去翟鶴氅競尋王 杜甫贈崔融
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 柳宗元朗州竇常員外
春山子猷宅古木謝敷家 僧靈一酬皇甫冉
棲棲王粲賦憤憤屈平篇 元稹楚歌
造父爲周御詹嘉守晉軍 耿湋送太僕寺李丞
詩人謝客興法侶遠公心 韓翃題慈仁寺竹院
綦因王粲覆鼓是禰衡撾 張祜題僧壁
韓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 李白答王十二
高人屢辟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樓 李白寄崔侍御

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裁詩月滿樓 武元衡酬嚴司空

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馬蹄 李義山九成宮

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 韋莊憶昔

賈氏許頻趨季虎荀家因敢謁頭龍 黄滔投翰長趙侍郎

宣宗謫去為閑事韓愈知來已振名 李克恭吊孟郊

徐陵筆硯珊瑚架趙勝賓朋玳瑁簪 羅隱詠史

諸謝偏推永嘉守三何獨許水曹郎 李嘉祐送舍弟

范蠡扁舟終去相馮唐半世只為郎 劉兼春夕遣懷

何人更結王生韈此客虛彈貢氏冠 許渾灞上逢元處士

久欽江揔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 韓愈韶州留別

一榻早年容孺子雙旌今日別文翁 羅隱重送張員外

戰國方須禮干木康時何必重侯嬴 費冠卿酬范中丞

韓康雖復在人間王霸終思隱巖竇 李頻荅高三十五

魚甄張翰辭東府鶴怨周顒負北山 羅隱寄王諫議

阮郎無復里中舊楊僕却為關外人 劉禹錫寄楊虢州

右軍書畫神傳髓康樂文章夢授心 僧貫休荆州貫休大師

蘇卿持節終還漢葛相行師自渡瀘 賈島巴興作

戴顒今日稱居士支遁他年識領軍 温庭筠重遊圭宗密精廬

方朔初聞漢荆軻昔向秦正辭堪載筆終冀作良臣 李嶠詠史

常聞斷馬劍每壯朱雲賢身歿名不疾寒風吹墓田 李華詠史

巢許在嵩潁陶唐不得臣九州尚洗耳一命安能親 李華詠史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劉禹錫詠史

百戰方夷項三章且代秦功歸蕭相國氣盡戚夫人 于季子詠漢高祖

漢日大將軍少為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韡韡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杞 白居易讀史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 白居易讀史

漢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手奮三尺劍西滅無道秦一月五星聚七年四海賓高抗威宇宙貴有

天下人王珪咏漢祖

楚懷放靈均國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遶澤行悲吟漢文疑賈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爲心白居易讀史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盧照隣咏史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滕將軍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盧照鄰咏史

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人千秋如比肩嘗聞漢光武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對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樂此佳山川夜卧松下月朝看江上煙張謂讀後漢逸傳

黑雲兵氣射天烈壯士朝眠夢寃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三千里僞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乾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皷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韋楚老祖龍行

毛公一挺劍楚趙兩相存孟嘗怳狡兔三窟賴馮諼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春申一何愚刎首爲李園李白送薛凡被讒去魯

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来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李白古風

田家養老馬窮士歸其門蛾眉笑躄者賓客去平原却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李白送薛凡被讒去魯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葹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須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李白古風

聽曲知寗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花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李白鞠歌行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隣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李白古風

壽陽信天險天險橫荆關苻堅百萬衆遥阻八公

山不假築長城大賢在其間戰夫若熊虎破敵有餘閑張子勇且英少輕衛霍孱投軀紫髯將千里望風顏 李白送張遙之壽陽幕府

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李白梁甫吟

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余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

更是何鷄狗 李白荅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當安之 李白古樂府梁甫吟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是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更掃黃金臺 李白古樂府梁甫吟

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 駱賓王玄上人

韓康賣良藥董偃鬻明珠喧喧擁車騎非但執金吾 徐陵長安道

樊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 李太白箜篌謠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 杜甫贈張學士垍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

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李白贈賈舍人

古唐選屑卷之八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讌集

琥珀酒兮彫胡飯 王維登樓歌
絲繩玉壺爲君提 岑參子夜歌
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 李白寄王漢陽

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 李白宮中行樂詞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 杜甫夜宴左氏莊
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 杜甫徐步
山鳥下聽事簷花落酒中 李太白贈崔秋浦
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 李太白贈閭丘處士
塵生錦步障花送玉屏風 鄭遂初春
上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 孟浩上巳寄王迥十九
錦里開芳宴蘭釭艷早年 盧照鄰十五夜觀燈
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孟浩過故人庄

停杯問山簡何似習池邊 孟浩冬至過檀溪別業
強飲離前酒終傷別後神 宋之問別弟
細管吹藜竹新杯捲半荷 庾信畫屏
綺席人將醉繁絃夜未央 楊中庸宴集
琴隨綠珠借酒就文君取 李白將進酒
良朋比蘭蕙雕藻邁瓊琚 褚遂良安德山池宴集
傾尊魚鳥醉聯句鶯花續 孟浩漢中泛舟
酒光紅琥珀江色碧琉璃 岑參與鮮于庶子
玉柱離鴻怨金罍浮蟻空 駱賓王送陳文林

酒筵嫌落絮舞袖怯春風 王維勤政樓應制
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 杜甫寄賈司馬
綺席卷龍鬚香杯浮馬腦 孟浩襄陽公宅飲
歌從雍門學酒是蜀城燒 李商隱碧瓦
塵飛玳瑁勒酒映硨磲杯 張正見劉生
竹葉離樽滿桃花別路長 駱賓王秋日餞尹大
玉軫臨風奏瓊漿映月携 盧照鄰山莊休沐
醉銷羅綺艷香暖芰荷風 李遠遊池亭
銀燭吐青煙金樽對綺筵 陳子昂春夜別友人

共對一樽酒相看萬里人 司空曙送鄭明府
醉歎梅嶂曉歌歇竹枝秋 鄭谷寄南浦謫官
來傾阮氏酒去着老萊衣 岑參送崔全被放
静看籌見影輕動酒生紋 薛能泛觴池
朓貂貰桂醑射鳫與山厨 王維送崔駁馬山池
細草開金埒流霞泛羽觴 李百藥山池宴集
臨風竹葉滿湛月桂香浮 李嶠詠酒
別館鶯殘夢停杯泛小觴 李賀戰得御溝水
開鷺鶯簫管潛虬傍酒樽 岑參泛渼陂

玉酒泛雲罍蘭肴陳綺席 太宗帝京篇
歌緩眉低翠杯明蠟翦紅 鄭谷寄從叔員外
貰得新豐酒復聞秦女箏 王維與盧象集朱家
玉杯酱醉處銀燭送歸時 韓翃宴寄中丞
落日明珠檻繁花照羽觴 鄭宗元賦徐中丞
歸路芙蓉府離堂玳瑁筵 劉禹錫送崔侍郎
舞移清夜月歌斷碧空雲 許渾餞鄭二使君
紫霞開別酒黃鶴舞離絃 錢起送宋徵君還山
羽觴交餞席旄節對歸舟 劉長卿留辭辛大夫

煙霞駐征盖絃奏促飛觴 楊炯送臨津房少府
酒嫩傾金液茶新碾玉塵 白居易遊寶稱寺
一酌水邊酒數聲花下琴 儲嗣宗送友人遊吳
雲光棲斷樹靈影入仙杯 駱賓王春晚游開道沭
人追竹林會酒獻菊花秋 駱賓王餞駱四
神麴清濁酒牡丹深淺花 元稹酬樂天勸醉
華簪窺甕牖珍味代藜羹 秦系攜酒訪會稽山居
玉盤初鱠鯉金鼎正烹羊 賀朝贈酒店胡姬
華山不凋葉宜城萬壽杯 蕭懿和元日

對酒鷄黍熟閉門風雪時 綦毋潛別盧象
為報使君多泛菊更將絃管醉東籬 岑參奉餞衛中丞
急管晝吹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 韓翃贈張千牛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杜甫漫興
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暉 李白梁園吟
胡姬酒罏日未午絲繩玉缸酒如乳 岑參送封大夫西征
朱萸灣頭歸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 張謂湖中對酒
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 杜甫寄嚴鄭公
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 駱賓王帝京篇

明月只隨仙仗轉絲雲偏近御筵多 陳九宗午門觀燈
歌遶夜梁珠宛轉舞嬌春席雪朦朧 羅隱高樓東望有感
能令瀑水清人境且取流鶯送酒杯 錢起春月讌王起
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 杜甫宴鄭駙馬洞中
鸚鵡杯中浮竹葉鳳凰琴裡落梅花 駱賓王贈道士
白鷴飛遶迎官舫紅槿開當讌客亭 張籍送鄭尚書
金鈿座上歌春酒畫蠟尊前滴曉風 羅鄴舊侯家
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 白居易夜宴喜雪
牕下覆棋殘局在橘邊沽酒半壚空 許渾夜歸驛樓

莫持別酒和瓊液乍唱離歌和鳳簫 皇甫冉玄元觀
繡戶夜攢紅燭市舞衣青曳碧天霞 韋莊府夜宴
絃管旋飄蓬島去公卿皆似蘂宮來 殷文圭宴西溪
芳景漸濃偏熟酒暖風初暢欲調鶯 羊昭業和襲美留燕
輦下尋鶬須強展鐏中綠蟻且徐斟 鄭史遊河夜宴
湔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 僧貫休獻錢尚父
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 韓愈醉中留別
蘭氣薰山酌松聲韻野絃影飄垂葉外香度落花前 王勃聖泉宴

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坐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 杜甫遨許主簿
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樽酒不用惜花飛 王維送春辭
流霞席上湔迴雪掌中飛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 陳子良賦得妓
數盃還已醉風雲不復知唯有龍吟笛桓伊能獨吹 庾信對酒
鏤椀傳綠酒雕爐薰紫煙誰知苦寒調共作白雪絃 吳聲子夜警歌

去燭延高月傾罍就小池舞盤迴雪動絃奏躍魚隨 獨孤及東池夜宴
新草猶停雪寒枝未着花卸盃鷄欲唱逗月鴈應斜 李端早春夜集
昨夜餅始盡今朝甕即開夢中占夢罷還向酒家來 王績題酒家壁
聽歌舞銀燭把酒輕羅霜橫笛弄秋月琵琶彈陌桑 李白夜別張五

阮籍醒時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興且長
歌 王績醉後
祗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階月明花覆
牖 柳宗元西亭夜飲
欣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殘秋欲屏扇餘菊尚浮
杯 庾信聘齊
賞洽袁公地情披樂令天促膝鸞觴滿當爐獸炭
然 駱賓王冬日宴
主人中夜起妓燭前羅列歌袂黙收聲舞鬟低赴

節絃吟玉桂品酒透金杯熱 白居易獨飲
雕鐫荊玉盞烘透內丘缾試滴盤心露疑添案上
螢滿尊凝止水祝地落繁星翻醅瓊漿濁唯聞
石髓馨氷壺通角簟金鏡徹雲屏 元稹飲致用神麴酒
燕飛鶯蛺蝶魚戲動鴛鴦雲聚歌初轉風廻舞欲
翔暖醅松葉嫩寒粥杏花香羅綺留春色笙歌
送晚光何須明月夜紅燭在華堂 許渾宴居守狄僕射
銀鞭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
直就胡姬飲 李白白鼻騧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偶發狂言驚
滿坐兩行紅粉一時囘 杜牧兵部尚書席上作
列坐華筵紛羽爵清曲未終月將落歌舞及時酒
常酌無令朝露坐銷鑠 張率白紵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乘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
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李白客中行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
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王摩詰少年行
傾國妖姬雲鬟重傳徒公子雪衫輕瓊鐫拂袜遶

觥舞金蹙辟邪拏撥鳴 林寬曲江
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
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 杜甫贈嚴二別駕
黃金鸂鶒當筵睡紅錦薔薇映燭開稽嶺好風吹
玉佩鏡湖殘月照樓臺 章碣夜宴
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眼前春色如
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 崔惠童宴城東莊
塹駐旌旗洛水隄綺筵紅燭醉蘭閨美人美酒長
相逐莫怕猿聲發建溪 劉禹錫夜燕盧侍御宅

沅溪夏晚足涼風春酒相携就竹叢莫道絃歌愁
遠謫青山明月不曾空 王昌齡龍標野宴
霜天留飲故情歡銀燭金爐夜不寒欲問吳江別
來意青山明月夢中看 王昌齡李倉曹夜飲
琵琶絃促千般語鸚鵡杯聲四散飛偏請玉容歌
白雪高燒紅蠟照朱衣 方干陪李郎中夜宴
數枝紅蠟啼香淚兩面青娥折瑞蓮清管徹時斟
玉斝碧籌回處擲金船 黃滔江州夜宴
源向春城幾重江明深翠引諸峯與君醉失松

溪路山館寥寥傳暝鐘 王昌齡宴春源
山色正來啣小苑春陰只欲傍高樓金鞍忽散銀
壺滴更醉誰家白玉鈎 李商隱即事
酒邊舊侶真何遜歌裏新聲是莫愁若值主人嫌
晝短應陪秉燭夜深遊 曹松宴隱溪
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賓館盡開徐
穉榻客帆空戀李膺舟 許渾將宴海榴堂
蟲聲已盡菊花乾共立松陰向晚寒對酒看山俱
惜去不知斜月下欄干 朱慶餘西亭晚宴

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嫌異味
重 杜甫李監宅
對座彈盧女同看舞鳳凰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
香 王維和揚駙馬
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公醉猶能騎馬
歸 孟浩裴司士見訪
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
何 李適之朝退邀賓
田竇方貴幸趙李新相知軒蓋終朝集笙竽此夜
吹 鄭愔少年行

汲流漲華池開酌宴君子苔徑試窺踐石屏可攀
倚 高適宴韋司戶
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憩古木解帶挂橫
枝 李白宴杜補闕
褰簾待月出把火看潮來艷聽竹枝曲香傳蓮子
盃 白居易郡樓夜宴
仙舟李膺棹小馬王戎鑣杏堂歌吹合槐路風塵
饒綠珠含淚舞孫秀彊相邀 江總洛陽道

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燕姬奉卮酒低鬟若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于濆古宴曲）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窻樽蟻添相續沙鷗並一雙（杜甫江樓夜宴）

壺觴開雅宴鴛鷺眷相隨舞退燕姬曲歌徵謝朓詩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宴錢起陪南省諸公）

紅亭移酒席畫舸逗江村雲帶歌聲颺風飄舞袖翻花間催秉燭川上欲黃昏（岑參泛浣花溪宴）

且寬沈簿領應賴酒如澠春夜霜猶下東城月未

選屑　卷八　十一

昇清言饒醉客亂舞避寒燈（耿湋早春宴高陵滑少府）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爲家（杜甫陪王侍御宴東山野亭）

汎愛容霜鬢留歡上夜關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江湖墮清月酩酊任扶還（杜甫宴王使君宅）

華軒敞碧流官妓擁諸侯粉項高叢鬢檀粧慢裹頭亞身催蠟燭斜眼送香衾何處偏堪恨千迴下客籌（張祜陪范宣城北樓夜讌）

良辰且樂燕樂往不再來趙瑟正高張音響清塵埃一彈和妙謳吹去繞瑤臺豔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韋應物樂燕行）

幾年無事傍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覺後不知新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陸龜蒙春夕酒醒）

蘭釭如晝曉不眠玉爐夜起沈香烟青蛾一行十二僊欲笑不笑桃花燃（施肩吾夜宴曲）

徵詩逢謝客飲酒得陶公更愛疎籬下繁霜濕菊叢（李端夜宴張明府宅）

選屑　卷八　十二

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門樓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岑參梁州館中）

重林華屋堪避暑況乃烹鮮會佳客主人三十朝大夫滿座森然見矛戟北牕臥簟連心花竹裏蟬鳴西日斜羽扇搖風却珠汗玉盆貯水割甘瓜雲峯峨峨自永雪坐對芳樽不知熱醉來但挂葛巾眠莫道明朝有離別（李頎夏宴張兵曹）

華裏亂飛金錯落月中爭認繡連乾鐏前莫話詩
三百醉後寧辭酒十千 韋莊宴贈盧學士
象床瑤席鎮犀渠雕屏匼匝組帷舒秦箏趙瑟挾
笙竽垂璫散珮盈玉除停觴不御欲誰須 鮑照代白
紵舞歌詞
膺舟出鎮虛陳榻鄭履還京下隗臺雲葉漸低朱
閣掩浪花初起畫檣回心期解印同君醉九曲
池西望月來 許渾宴餞李員外
簷柳初黃燕新乳曉碧芊綿過微雨樹色深含臺

榭情鶯聲巧作煙花主錦袍公子陳羽觴潑醅
百甕春酒香 温庭筠醉歌
珠翠照天春未老管絃臨水日初長風飄柳線金
成穗雨洗梨花玉有香醉後不能離綺席擬憑
青帝繫斜陽 劉兼貴遊
城頭月出星滿天曲房置酒張錦筵美人紅粧色
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藏鈎紅燭前不知
鈎在若箇邊 岑參敦煌太守歌
一筵金翠臨芳岸四面煙花出粉墻舞袖逐風翻

綉浪歌塵隨燕下雕梁鑾箋象管休凝思且放
春心入醉鄉 劉兼春宴河亭
香薰羅幕暖成煙火照中庭燭滿筵整頓舞衣呈
玉腕動搖詞扇露金鈿青娥側座調雙管彩鳳
斜飛入五絃 王建田侍中宴席
觴酙出座東方高腰橫半解星勞勞柳苑鴉啼公
主醉薄露壓花蕙蘭氣玉轉濕絲牽曉水熟粉
生香琅玕紫夜飲朝眠斷無事楚羅之幃卧皇
子 李賀夜飲朝眠曲

玉管將吹插鈿帶錦囊斜拂雙麒麟重城漏斷孤
帆去惟恐瓊籤報天曙萬戶沈沈碧樹圓雲飛
雨散知何處欲上香車俱脉脉清歌響斷銀屏
隔堤外紅塵蠟炬歸樓前澹月連江白 温庭筠夜宴曲
獨酌謠獨酌起中宵中宵照春月初花發春朝春
花春月正徘徊一鐏一絃當夜開聊奏孫登曲
仍斟畢卓杯羅綺徒紛亂金翠轉遲回中心本
如水凝志更同灰 陳後主獨酌謠
燈前侍婢瀉玉壺金鐺亂點野駝酥紫綬金章左

右趙問看即是蒼頭奴美人一雙閑且都朱唇
翠眉映明眸清歌一曲世所無今日喜聞鳳將
雛可憐絶勝秦羅敷 岑參玉門關

古唐選屑卷之九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遊賞

天杯承露酌仙管雜風流 喬知之侍宴應制
堯樽隨步輦舜樂繞行麾 杜審言應詔
對酒雲數片卷簾花萬重 岑參遊元處士別業

憑高睿賞發懷古聖情周 劉憲應制
溪邊逢越女花裏問秦人 釋法震程先生
弄珠見遊女醉酒懷山公 李白峴山
鬬鷄金宮裏射鴈碧雲端 李白送賓司馬
燭隨花豔來騎送朝雲去 元稹酬樂天
庭前空倚杖花裏獨留樽 韋應物答盧嵩
讀碑丹井上坐石澗亭陰 李郢天柱觀
輕塵依扇落流水入絃危 周思鈞晦日重宴
郊筵乘落景亭傳理殘秋 沈佺期餞唐郎中

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 郭利正上元
長筵鴛鷺集仙管鳳凰調 李嶠長寧公主侍宴
鬪鷄初賜錦舞馬既登牀 杜甫鬪鷄
吹笛驚白鷺垂竿跳紫鱗 岑參遊渼陂
解紳宜就水張幕會連沙 杜審言晦日宴遊
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 王維寓言
渡頭煙火起處處採菱歸 王維山居即事
摘蘭藉方日夜宴坐迴汀 陳子昂山池
牽花尋紫洞步葉下清溪 王勃懷仙

草迎金埒馬花伴玉樓人 孟浩長安早春
香車與絲騎風靜亦生塵 王維遊春
遠尋寒澗碧深入亂山秋 李咸用秋日訪友
紆組上春堤側弁倚喬木 王維遊韋卿别業
落花承步履流澗寫行衣 徐陵春日
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 杜甫過津口
桃間留御馬梅處入胡笳 王儲賦得花發上林
地滿簪裾影花添蘭麝香 錢起宴滻川山池
平湖乘月滿飛棹接星流 張均秋夜遊

棨駐青油騎高張白雪音 鄭滑和李德裕遊漢州
轉旆馴禽起褰帷瀑溜侵 朱慶餘和處州韋使君
乘風嬉浩蕩窺月弄光輝 張説奉敕撰道家
風泉度絲管苔蘚鋪茵席 宋之問答田遊巖
歸路逢殘雨沿溪見落花 戴叔倫春日訪山人
被花留便住逢酒醉方歸 白居易閑出
觀魚傍溢浦看竹入楊家 白居易遊江郭
寒衝陂水霧醉下菊花山 賈島石門陂
聞鐘投野寺待月過前溪 李端酬張芬

映酒見山火隔簾聞夜灘 岑參龍岡寺泛舟
舟移城入樹岸闊水浮村 岑參泛渼陂
獵逢韓嫣騎樹識館陶園 杜牧憶遊朱坡
清唱雲不去彈絃風颯來 岑參登涼州尹臺寺
巖廊初見刹賓從亟鳴笳 羊士諤題光福寺
湖平幽徑近船泊夜燈微 張喬題靈山寺
王孫挾珠彈遊女矜羅襪 孟浩然大堤行
天樂流香閣蓮舟颺晚風 李白流夜郎
潘遊全璧散郭去半舟閑 李商隱靈仙閣晚眺

秀眉老父對罇酒蒨袖女兒簪野花 杜牧商山麻澗
銅鼓夜敲溪上月布帆晴照海邊霞 皮日休吳中言懷
壺觴須就陶彭澤時俗猶傳晉永和 劉長卿汎舟
松閣晴看山色近石渠秋放水聲新 白居易宿裴相公亭
花迎綵服離鶯谷柳傍東風觸馬鞭 羅隱贈令狐
林間花雜平陽舞谷裏鶯和弄玉簫 趙彥昭初春
一聲明月採蓮女四面珠樓卷畫簾 杜牧懷鍾陵舊遊
出寺馬嘶秋色裏向陵鴉亂夕陽中 溫庭筠開聖寺
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綉麒麟 高適九曲詞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 李白陌上贈美人
金貂有時須換酒玉麈恒搖莫計錢 盧照鄰行路難
御溝大道多奇賞候客妖容遞來往 駱賓王贈李策
纔見春光生綺陌已聞清樂動雲韶 王維遊春
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航 白居易西湖留別
新秋愛月愁多雨古觀逢仙看畫碁 賈島欲遊嵩嶽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多 杜甫秋興
映鞭柳色微遮水隨步花枝欲礙山 趙嘏和令狐
美人晚折露沾袖公子醉時香滿車 羅隱寄南城韋逸人

蓮葉蘸波初轉棹魚兒簇餌未諳鈎 皮日休東郊閒汎
池文帶月鋪金簟蓮朵含風動玉杯 皮日休宿報恩寺水閣
輕舟短棹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 李文山黃陵廟
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 杜牧之登高
共占花園爭趙辟競添錢貫定秋娘 元稹贈呂三校書
朝服不妨遊洛浦郊園依舊看嵩山 劉禹錫和尉遲郎中
醉歸花徑雲生履樵罷松巖雪滿簑 戴叔倫寄孟東野
結束趨平樂聯翩抵狹邪高樓臨遠水複道出繁花 皇甫冉長安路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李商隱樂遊
攜琴待叔夜負局訪安期不應留石壁爲記賞山時 上官昭容遊長寧公主流杯池
煙柳飛輕絮風榆落小錢濛濛百花裏羅綺競秋千 張仲素春遊曲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 杜甫陪鄭廣文何將軍山林
綠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

人李白綠水曲
氷消泉脈動日暖露花晞已醞看花酒嬌鶯莫預
飛劉威早春
縱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處發流水趁人
來無名氏雜調
晴光來戲蝶夕景動棲禽欲托凌雲勢先開捧日
心王表上林苑
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
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鮑泉落日看還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
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蘇味道上元
繡簾朱轂逢花住錦幰銀珂觸雨遊何處少年吹
玉笛誰家鸚鵡語紅樓于鵠長安遊
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
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杜甫城西陂泛舟
公子王孫意氣驕不論相識也相邀最憐長袖風
前弱更賞新絃暗裏調崔液上元
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啣火樹千

燈艷鷄踏蓮花萬樹春張說十五日夜御前口
號
聞道閶門萼綠華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一夜秦
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李商隱無題
蹴踘屢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裏少年分日作
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王維城東
一去瀟湘頭欲白今朝始見杏花春從來遷客應
無數重到花前有幾人張籍杏園
春風為我報花開我為開花載酒來莫道少年花
裏醉白頭曾是醉花回江時元春日讌與

月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迴輕舟泛月尋
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杜甫東魯門泛舟
花開只恐看來遲看了愁如未看時家在楚鄉身
在蜀一年春色負歸期雍陶看花
五渡溪頭躑躅紅嵩陽寺裏講時鐘春山處處行
應好一月看花到幾峯張籍寄李渤
多在蓬萊少在家越緋衫上有紅霞朝迴不向諸
餘處騎馬城西檢校花王建贈人
野寺尋春花已遲背巖唯有兩三枝明朝攜酒猶

堪醉爲報春風且莫吹 李端春晚遊鶴林寺寄使府諸公
路傍垂柳古今情春草春泉咽又生借問山僧好
風景看花携酒幾人行 羊士諤遊西山蘭若
金鞍玉勒照花明過後春風特地生半醉五侯門
裏出月高猶在禁街行 羅鄴公子行
公子風流嫌錦綉新裁白紵作春衣金鞭留當誰
家酒拂柳穿花信馬歸 雍陶公子行
柳遮門戶横金鎖花擁絃歌咽畫樓錦袖妬姬爭
巧笑玉銜嬌馬索閑遊 李山甫公子家

石擁百泉合雲破千峯開平生煙霞侶此地重徘
徊 白居易王質夫遊秋山
赤焼兼山遠青蕪與浪遊青春明月夜知上鄂君
舟 司空曙送嚴使君
煙水乗湖闊雲山逼越初舊都懐作賦古穴覔藏
書 劉長卿送友人遊越
桂帆嚴子瀨酹酒敬亭祠歲晏無芳杜如何寄所
思 錢起送楊暐遊江南
日斜尋未遍古木寺高低粉壁猶遮嶺朱樓尚隔

溪 于鵠遊瀑泉
鶴往籠猶桂龍飛劍已空石帆搖海上天鏡落湖
中 宋之問遊禹穴
野煙含夕渚山月照秋林還將中散興來偶步兵
琴 王勃夜興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
衣 裴廸華子岡
檀欒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
知 王維斤竹嶺

空闊湖水廣青熒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来清
風 裴廸欹湖
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悦鳥性潭影空人
心 常建題破山禪寺僧院
靈異尋滄海笙歌討翠微江鷗迎近狎雲鶴待將
飛琪樹攀仙果瓊樓試羽衣 張子容送蘇倩遊天台
肅穆逢使軒寅緣事登臨參遊芝蘭室還對桃李
陰岸遠白波來氣喧黃鳥吟 高適同房侍御遊山園
源水終無路山阿若有人驅羊先動石走兎欲投

巾洞晚秋泉冷巖朝古樹新 王勃出境遊山
振翮疲霜吹正月竹天濤田鑣凌翠壑飛軫控青
岑巖深靈鼉沒澗毀石渠沈 王勃出境遊山
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處深蹟幽青蘿逕思絕孤霞
岑獨鶴引過浦鳴猿呼入林褰裳百泉裏一步
一清心 錢起遊輞川
山濃翠滴灑水折珠摧殘溪鏡不隱髮樹衣長遇
寒風猿虛空飛月狖叫嘯酸 孟郊送無懷道士遊富春山水
山經秦帝壟壘辨越王棲江樹春常早城樓月易

低鏡澄湖面嵴雲疊海潮齊 元稹送王協律遊杭越
錦檝沙棠艦羅帶石榴裙綠潭採荷芰清江日稍
驃魚鳥爭唼喋花木相芬氳 鄭愔採蓮曲
共許尋雞足誰能惜馬蹄長空淨雲雨斜日半虹
霓簷下千峰轉窻前萬木低 張渭遊雲公寺
燕姬及趙女挾瑟夜經過纖腰曳廣袖半額畫長
蛾客本倦遊者箕箒在江沱 吳均與柳惲相贈答
潭黑龍應在巢空鶴未還經年為客倦半日與僧
閒更共嘗新茗聞鐘笑語間 朱慶餘與石晝過普照

試持玄渚釣暫罷池陽獵翠羽飾長綸蓮花裝小
艓鈎利斷蓴絲帆擧牽菱葉聊載前魚童還看
後舟妾 戴暠釣竿
穿篠入雲步崎嶇倚松息巖壇有鶴過壁宇無人
識滴石香乳涌垂崖靈草植 張說遊洞庭湖湘
上林柳腰細新豐酒泛多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
荷蘭皐徒稅駕何處有凌波 庾信晚宴昆明池
下尋窰竹盡忽曠沙際遊紆曲氷分野綿延稼盈
疇寒花明廢墟樵木笑榛丘雲水成陰澹竹樹

更清幽適自戀佳賞復茲永日留 韋應物登西南岡
佳遊屢前諾芳月愆幽眷及此符守移歡言臨道
便既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椽竹徑入陰宵松崖
上空蒨草共林一色雲與峯萬變 張說遊石門
小船隔水催桃葉大鼓當雷舞柘枝酒坐微酬諸
客例毬場慢撲幾人隨 楊巨源寄盧栱
紅杏破顏逢醉客綵鴛飛去避行舟潤簾日煖移
賓榻垂柳風多掩伎樓坐閣清輝不知暮煙横
北渚水悠悠 羊士諤遊郭駙馬大安山池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鷄早籠中嬌鳥暖
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 李賀屏風曲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
白苧不知霜露入秋衣 李白陪侍郎曄遊洞庭
東山高頂羅珍羞不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
欲盡復攜美人登彩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
逶迤夜未休 杜甫陪王侍御登東山
自從關路入秦川争道何人不戲鞭公子途中方
蹴踘佳人馬上戲鞦韆渭水長橋今欲渡忽忽

漸見新豐樹遠看驪岫入雲霄預想湯池起煙
霧煙霧氛氲水殿開蹔拂香輪歸去來今歲清
明行已晚明年寒食更相陪 明皇路逢寒食
杏梁日始照蕙席歡未極碧玉奉金杯緑酒助花
色 梁武帝碧玉歌
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繡栖高可映畫拱疊相
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室疑停燧陰軒
類鑿冰迴題飛星沒長栱宿露凝旌門曙光轉
輦道夕雲蒸 盧思道從駕經大慈照寺

畫舸疾如飛遥遥泛夕暉石鯨吹浪隱玉女步塵
歸獨有銜恩處明珠在釣磯 蘇頲昆明池晏坐答王兵部
閬苑秋光暮金塘牧潦清荷低芝蓋出浪湧燕舟
輕逆湍留櫂唱帶谷聚笳聲 庾肩吾山池應令
年光開碧沼雲色斂青谿凍鮮魚方戲風暄鳥欲
啼巖泉飛野鶴石鏡舞山雞 武三思奉和宴小山池應制
玄沼蕭條望遊人意緒多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
過蟬噪金堤柳鷺飲石鯨波珠來照似月織處
寫成河 江總秋日昆明池

紫庭金鳳闕丹禁玉雞川似立蓬瀛上疑遊崑閬
前鳥將歌合囀花共舞爭鮮湛露飛堯酒薰風
入舜絃 宗楚客奉和幸上陽宮侍宴應制
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
椒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
麗江皐原隰荑緑柳墟囿散紅桃 謝靈運從遊京口應詔
薄遊朱明節泛漾天淵池舟檝互容與藻蘋相推
移碧沚紅菡萏白沙青漣漪新波拂舊石殘花
落故枝葉軟風易出草密路難披 武帝首夏泛天池

趙瑟含清音秦箏凝逸響參差陳九夏依遲紛四上從風繞金梁含雲映珠網遞奏豈二八繁絃非一兩幸叨東郭吹厠陪南風賞忘味信鏗鏘飡和終俯仰輕塵已飛散遊魚亦翻蕩 王晙觀樂應詔

翠渚還鑾輅瑤池命羽觴千門響雲蹕四澤動榮光玉軸昆池浪金舟太液張虹旗照島嶼鳳盖繞林塘野靜重陰闊淮秋水氣涼霧開樓闕近日迴煙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詎能方 江總秋日侍宴

息舟候香埠悵別在寒林竹近交枝亂山長絕逕

深輕飛入定影落照有疎陰 江總題山房

池如明鏡月華開山學香爐雲氣來神藻飛為鶴鴒賦僊聲颺出鳳凰臺 張說奉和聖製遊山池應制

拂露金輿丹旆轉凌晨黼帳碧池開南山倒影從雲落北澗摇光瀉浪迴急舸爭標排荇度輕帆截浦觸荷來橫汾燕鎬歡無極謌舞年年聖壽杯 李適中宗幸興慶池戲競渡應制

古唐選屑卷之十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邢州白儲玿粟仲父校正

傾倒

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 李白友人會宿

脫巾挂石壁露頂洒松風 李白夏日山中

乘興宜投轄邀歡莫避驄 高適陪竇侍御泛靈雲池

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 杜甫歸來

縱酒真彭澤論詩得建安 嚴維贈萬經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李太白將進酒

醉爭酒盞相喧呼忽憶咸陽舊酒徒 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

長歌達士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後名 高適別鄭常

醉筆語狂揮粉壁歌梁塵亂拂花鈿 劉兼郡齋寓

客炬燒殘銀漢昃羽觴飛急玉山傾 方干陪王大夫泛湖

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歸叵羅 岑參醉後作

劉伶正捉酒中散欲彈琴但使逢秋菊何須就竹

林 庾信野興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
醒 王績過酒家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
妻 李白贈内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
愁 李太白將進酒
湘東醽醁酒廣州龍頭鐺玉尊金鏤椀與郎雙杯
行 無名氏三洲歌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
稀 李白對酒自遣
竹葉連糟翠蒲萄帶麴紅相逢不令盡別後爲誰
空 王績過酒家
昨夜東樓醉還應倒接䍦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
時 李白東樓醉起作
遮莫鼕鼕動須傾滿滿盃金吾如借問但道玉山
頹 裴翛然夜醉臥街
暫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抱琴沽一醉盡日臥垂

楊 朱彬丹陽作
金鑷洗霜鬢銀觥滴露桃醉頭扶不起三丈日還
高 杜牧醉題
不須愁犯卯且乞醉過申折草爲籌箸鋪花作錦
裀 馬異醉中寄李于
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牕下自謂羲皇
人 李太白贈鄭溧陽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
醒 李頎贈張旭

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
仙 李白月下獨酌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
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
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李白月下獨酌
遥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潑醅此江若變作
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 李白襄陽歌
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酩酊醉時月
正午一曲狂歌壚上眠 岑參邯鄲客舍歌

醉後方知樂彌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張說醉中作

清瘦詩成癖麤豪酒放狂。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爲鄉白居易書懷

衰鬢千莖白他鄉一樹花今朝與君醉忘却在長沙司空曙翫花衛象同醉

秋風方索漠霜貌足暌携今日騎驄馬街中醉踏泥元稹醉行

五日休沐歸相携竹林下開襟成歡趣對酌不能

罷孟浩然宴包二融宅

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杜甫揚使君東樓

河漢望不見幾星猶爍然中夜與欲醉攺坐臨清川未醉恐天日更歌促繁絃元結劉侍御讌會

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杜甫陪李金吾花下飲

酒熟人須飲春還鬢已秋頻逢千日醉。得緩百年憂。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風前燈易滅川上月難留劉希夷故園置酒

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白樂天送牛僧孺

客座携紅毯酡顏照綠杯雙娥留且住五馬任先廻醉耳歌催醒愁眉笑引開平生少年興臨老暫重來白居易醉贈鄭使君

莫言魯國書生儒莫把杭州刺史欺醉客請君開眼望綠楊風下有紅旗白居易戲醉客

一自柏臺爲御史二年辜負兩京春峴亭今日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元稹狂醉

自知清冷似冬凌每被人呼作律僧今夜醉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氷白居易醉後戲題

酒後高歌且放狂門前閑事莫思量猶嫌小戶長先醒不得多時住醉鄉白居易醉後

閬苑花前是醉鄉拈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許碏常醉吟

酒痕衣上雜莓苔猶憶紅螺一兩杯正被繞籬荒

菊笑日殘還有白衣來 陸龜蒙走筆次皮日休韻

休文雖即逃瓊液阿鶩還須掩玉閨月落金雞一聲後不知誰悔醉如泥 李穀醉巾戲贈襲美先起

麝烟苒苒生銀兔蠟淚漣漣滴繡閨舞袖莫欺先醉去醒來還解驗金泥 皮日休走筆次李穀韻

梅花似雪柳含烟南地風光臘月前把酒且須拋却醉風流何必待歌筵 韋同則賞花

醉袖放狂相向舞愁眉和笑一時開留君夜住非無分且盡青娥紅燭臺 白居易酬殷協律

黃昏欲散歸來臥夜半人扶強起行枕上酒容和睡醒樓前海月伴潮生 白居易飲後夜醒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樽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杜甫書堂飲

獨憶卸冠眠細草不知誰送出深松都忘醉後逢廉度不省歸時見魯恭知已尚嫌身酩酊路人應恐笑龍鍾 于鵠醉後寄山中友人

鞍馬夜紛紛香街起閽塵迴鞭招飲妓分火送歸人 白居易飲散夜歸

逸興懷九仙良辰傾四美松吟白雲際桂馥青溪裏 王勃上巳浮江宴

文叨才子會官喜故人連笑語同今夕輕肥異往年 孟浩臨裴明府席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 杜審言秋夜宴

絳葉擁虛砌黃花隨濁醪閉門無不可何事更登高 高適同崔員外九日宴

喜逢金馬客同飲玉人杯舞鶴乘軒至遊魚擁釣來座中殊未起簫管莫相催 孟浩夏日宴衛明府

列筵邀酒伴刻燭限詩成香炭金爐暖嬌絃玉指清厭厭不覺醉歸路曉霞生 孟浩夜宴張明府

家封漢陽郡文會楚材過曲島浮觴酌前山入詠歌妓堂花映發書閣柳逶迤玉指調箏柱金泥飾舞羅 孟浩宴張記室

三月灞陵春已老故人相逢耐醉倒甕頭春酒黃花脂祿米只充沽酒資長安城中足年少獨共韓侯開口笑 岑參喜韓樽相過

竹引攜琴入花邀載酒過山翁来取醉時唱接䍦
歌 孟浩然宴榮二山池
翠斝催黃菊瑚盤膾紫鱗緩歌將醉舞宜拂繡衣
塵 張說岳州宴姚紹之
坐接春杯氣心傷豔蘂梢英靈如過隙宴衎願投
醪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抛 杜甫陪諸公上白帝樓宴
爾恐碧草晚我畏朱顏移愁看楊花飛置酒正相
宜歌聲送落日舞影迴清池今夕不盡杯留歡
更邀誰 李白宴鄭參卿山池

子夜雪華餘卿家月影初酒香薰枕席爐氣暖軒
除晚歲宦情薄行軍歡宴疎相逢剩取醉身外
盡空虛 岑參宴王卿家
南園春色正相宜大婦同行少婦隨竹裏登樓人
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山簡醉來歌一曲參差
笑殺郢中兒 張謂春園家宴
吳王承國寵列第禁城東連夜徵詞客當春試舞
童砌分池水岸窻度竹林風更待西園月金樽
樂未終 祖咏宴吳王宅

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懽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
衢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清歌發妙曲樂正
奏笙竽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
長驅旋鄴都 魏文帝孟津
明君越羲軒元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
罍東風吹出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没幽草深宮
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 李白鳳凰臺置酒
濯龍門外主家親鳴鳳樓中天上人自有金杯迎
甲夜還將綺席代陽春 沈佺期夜宴安樂公主宅

沉谿夏晚足凉風春酒相攜就竹叢莫道絃歌愁
遠謫青山明月不曾空 王昌齡龍標野宴
雀啄江頭楊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
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 杜甫陪鄭八丈飲
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
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窻
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
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隣陸賈分
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賓 駱賓王帝京篇

當歌對玉酒匡坐酌金罍竹葉三清泛蒲萄百味開風移蘭氣入月逐桂香來獨有劉將阮忘情寄羽杯 張正見對酒

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山簡接䍦倒王戎如意舞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爲洛陽賈 庾信對酒歌

對酒誠可樂此酒復芳醇如華良可貴似乳更非珍何當留上客爲寄掌中人金樽清復滿玉椀亟來親誰能共遲暮對酒惜芳晨君歌尚未罷却坐避梁塵 張率對酒

忽見庭生玉聊欣蚌出珠蘭芬猶載寢蓬箭始懸弧既喜枚都尉能歡陵大夫頻朝中散客連日步兵廚襍曲隨琴用殘花聽酒須脆梨裁數實苷查味一株兀然已復醉搖頭歌鳳雛 庾信有喜致醉

君不見上林苑中客冰羅霧縠象牙席盡是得意忘言者探腸見膽無所惜白酒甜鹽苷如乳綠觴皎鏡華如碧少年持名不肯嘗安知白駒應過隙 吳均行路難

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廻 丁仙芝餘杭醉歌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杜甫贈李白

尋芳不覺醉流霞倚樹沈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 李商隱花下醉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李太白將進酒

古唐選屑卷之十一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樓閣

簷飛宛溪水，窻落敬亭雲。李白過崔八丈水亭

伏檻排雲出，飛軒遶澗回。楊烱入隆唐觀

海樹青官舍，江雲黑郡樓。岑參送王司馬

飛棟臨黃鶴，高牕度白雲。梁簡文臨高臺

畫栱浮朝氣，飛梁照晚虹。張正見臨高臺

窻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方干清越上人

複棟侵黃道，重簷架紫烟。駱賓王四月八日題七級

結廬就嵌窟，剪竹通遝行。孟浩然明禪師蘭若

小幌風烟入，高牕霧雨通。李商隱寓目

外欄黃鵠下，中柱紫芝生。盧綸賦得彭祖樓

樓臺重蜃氣，邑里雜鮫人。岑參送于尉南海

城邊樓枕海，郭裏樹侵湖。岑參送任郎中

解宇鄰鮫室，人烟接島夷。孟浩然岑嘉上浦館

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玄宗皇帝早度蒲關

山月臨窻近，天河入戶低。沈雲卿宿七盤嶺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駱賓王靈隱寺

雲甍猶帶雨，蓮井不生桐。庾肩吾望同泰寺浮圖

懸盤同露掌，垂鳳似飛禽。王訓望同泰寺浮圖

風響高窻度，流痕曲岸侵。楊烱和騫布丞省中暮望

簷楹銜落月，幃幌耿殘燈。許渾晨起

欝島藏源竹，前溪對舞樓。盧象早秋宴海亭

象牀穿幰網，犀帖釘窻油。李商隱擬古意

霧色侵虛牖，霜氛冷薄幃。褚亮晚別樂記室彥

積翠紗窻暗，飛泉繡戶涼。王維夜讌山池

綺棟魚鱗出，雕甍鳳羽棲。李嶠暇與羣公同遊

風吹窻樹老，日曬賓雲乾。曾買伏題隱者室

簷風落鳥毳，牕葉挂蟲絲。張九齡郡內閑齋

鶯啼漢宮柳，花隔杜陵烟。郎士元春宴張舍人宅

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王維西樓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岑參登虢州

枕席琴書滿褰帷遠岫連 孟浩然題長安主人
閣影臨飛蓋鶯鳴入洞簫 庾肩吾玄圃
樹靜歸煙合簾疎返照通 唐玄宗宴麗正殿
竹動踈簾影苔生雙履痕 儲光羲雲溪
遠山低月殿寒木露花宮 劉長卿禪智寺
竹壇秋月冷山殿夜鐘清 錢起鬱林觀
卷幌通河色開窓望月輝 梁簡文帝初秋
白草堂簷短黃梅雨氣蒸 元稹贈李户曹
竹宇分朱閣桐花間綠楊 耿湋春日即事

風微漢宮漏月迥秦城砧 馬戴寄崇德里居作
照花深處月當戶舊時山 項斯和李中丞
慢水縈蓬戶閑雲掛竹籬 錢起過裴長官新亭
笙鏞新宅第岐路古山陂 盧綸別耿湋
逆風聽漏短徊燭向樓明 朱慶餘雪夜與上人宿
樹出蓬萊殿城開閶闔門 儲光羲京口別徐大
亂樹通秦苑重原接杜城 耿湋和元丞終南舊居
簾櫳蘭露落鄰里柳林涼 溫庭筠野望僧舍
散帙燈驚燕開簾月帶風 盧綸同耿拾遺新修書院

古房清磴接虛殿紫烟濃 耿湋紫芝觀
樓臺生海上簫鼓出天中 王昌齡花萼樓賜宴
複磴承香閣重巖隱翠微 范朝古華寺
繡柱擎飛閣雕軒傍曲池 江總上巳
園中認葉分靈草簷下攀枝落野梅 方干新陽別墅
灑砌飛泉纔有點拂牕斜竹不成行 白居易新卜山居
庭前亞樹張衣桁坐上新泉泛酒杯 魚玄機夏日山居
滿座山光搖劍戟繞城波色動樓臺 溫庭筠河中陪師游亭
滿砌荊花鋪紫毯隔墻榆莢撒青錢 白居易早春

紫閣丹樓紛照耀璧房錦殿相玲瓏 王勃臨高臺
遶砌紫鱗欹枕釣垂簷野果隔窗攀 方干湖北茅齋
簷向玉峯藏夜雪砌因藍水長秋苔 溫庭筠清源寺
氣變晚雲紅映闕風含高樹碧遮樓 趙嘏後池
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 王維奉和聖製
當軒半落天河水遶逕全低月樹枝 蘇頲侍燕
郡樓對翫千峯月江界平分兩岸春 白居易和元微之
渭水晴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 賈曾春日
隔牕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 王維九成宮懸教

青樓月色桂花冷碧落簫聲雲葉愁劉滄題秦女樓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杜甫秋興
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杜甫宣政殿退朝
峯攢仙境丹霞上水遶魚磯綠玉灣戴叔倫過陳羽山居
滿閣白雲隨雨去一池寒月逐潮來方干許員外新陽別墅
初開井淺偏宜樹漸覺街閑省踏塵張籍移居靜安坊
池荷雨後衣香起庭草春深綬帶長劉禹錫送周使君別墅
蘭堂客散蟬猶噪桂檝人稀鳥自來許渾西湖亭
山殿日斜喧鳥鵲石潭波動戲魚龍許渾題韋秀才院

門前巷陌三條近墻內池亭萬境閑劉禹錫王郎中新居
雲外軒窻通早景風前簫鼓送殘暉許渾崔大夫泛後池北樓
斜陽映閣山當寺微綠含風月滿川趙嘏草堂
枕近禁街聞曉鼓月當高竹見棲禽羅鄴宿崇賢里
入樓早月中秋色遶郭寒潮半夜聲方干寄杭州于郎中
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蘇頲春宮應制
靜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韓偓倚醉
星河似向簷前落鼓角驚從地底迴元稹以州宅誇于樂天
墻頭雨細垂纖草水面風回聚落花張蠙夏日題老將林亭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着處覓丹梯杜甫卜居
春樹籠烟暖秋庭鏁月寒松醪粘琥珀筠粉撲琅玕白居易題洛中第宅
巖樹羅階下江雲貯棟間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白居易題因巖亭
望極南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稍杜甫題新津北橋樓
漢宮井榦起吳國落星開笛怨綠珠去簫隨弄玉來李嶠詠樓

臺榭棲嘉卉城池敞麗譙蟾蜍來作鑑螮蝀引成橋杜牧題清暑樓
畫壁餘鴻雁紗窻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孫逖宿雲門寺
三庚到秋伏偶來松檻立熱少清風多開門放山入曹松夏日東齋
露除光炫玉霜闕映雕銀舞接花梁燕歌迎鳥露塵鏡池波太液莊苑麗宜春太宗登三臺言志

津亭一望鄉淮海晚茫茫草沒棲洲鷺天連應浦檣 耿湋津亭有懷

高甍絕行塵開簾似有春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 盧綸題苗員外竹亭

何處多明月津亭署夜深煙霞不可望雲樹更深沈 皇甫冉夜宿南餘館

楊柳映春江江南轉佳麗吳門淥波裏越國青山際 崔國輔題豫章館

輕舸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 王維臨湖亭

結宇依青嶂開軒對綠疇樹交花雨色溪合水同流 蔣冽南溪別業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 韋應物藍嶺精舍

艤舟陽羨館飛步繚蹊檻山暝水雲碧月涼煙樹清長橋深漾影遠檣下搖聲 張祜晚次荊溪館

短庭無繁植珍果春亦濃側廬發扃樞織魄時臥逢耳目乃酈井肺肝即巖峯 賈島精舍

獨自南齋臥神閑景亦空有山來枕上無事到心中 簾捲侵牀月屏遮入座風 賈島南齋

春光何處好柱史有林塘鶯囀風初暖花開日欲長 鑿池通野水掃徑閱新芳更置盈樽酒時時醉楚狂 權德輿題端公亭

候吏立沙際田家連竹溪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鵲噪晚禾地蝶飛秋草畦驛樓宮樹近疲馬再三嘶 劉禹錫送客潛水驛

窮巷空林常閑關悠然獨臥對前山今朝忽接嵇生駕倒屣開門遙解顏 崔興宗酬王維

池亭纔有二三畝風景勝于千萬家瑟瑟林排全巷竹猩猩血染半園花 方干孫氏林亭

清遂林亭指畫開幽巖別派象天台坐牽蕉葉題詩句臥看藤花落酒杯 方干題袁秀才亭

參佐三間似草堂恬然無事可成忙移時寂歷燒松子盡日殷勤拂乳牀 皮日休寒日書齋即事

雲物凄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 趙嘏長安秋望

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北郭晚晴山
更遠南塘春盡水爭流 戴叔倫寄司空曙
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迎
山冷彩纏方牙着腕輕 李洞上韋郎中
朱檻翠樓爲卜肆玉闌仙杏作春樵堦前雨落鴛
鴦瓦竹裏苔封螮蝀橋 韋莊過舊宅
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曉動千
門闢湖色宵涵萬象虛 元稹重誇州宅
待月西樓捲翠羅玉杯瑤瑟近星河簾前碧樹窮

秋客窻外青山薄暮多 許渾韶州韶陽樓
鶴廟未能齊月馭鹿門聊擬並雲牕薜衘荒磴移
桑屐花浸春醪挹石釭 陸龜蒙酬荆襄卜居
白練鳥飛深竹裏朱絃琴在亂書中亭開山色當
高枕樓靜簫聲落遠風 朱慶餘題崔駙馬林亭
小樓纔受一牀橫終日看山酒滿罌可惜和風夜
來雨醉中虛度打牕聲 杜牧宣州開元寺南樓
若交明月休生桂應得危時共掩關春酒夜棊難
放客短籬疎竹不遮山 李昭象題顧正字谿居

疊浪有時有閑雲無日無早涼先燕去返照後帆
孤 張喬滕王閣
四榮摩鵲鶴百拱厲風飇北際燕王館東連秦帝
橋 沈佺期登瀛州南樓
阿房萬戶列閶闔九重開蹕居遺榮去于公待駟
來 李嶠咏門
曉行瀝水樓暮到懸泉驛林月值雲遮山燈照愁
寂 賈島宿懸泉驛
公館似仙家池清竹徑斜山禽忽驚起衘落半巖

花 劉禹錫題壽安甘棠館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岳
深 杜甫登孫員外新亭
捲簾山對客開戶犬迎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苔穴聞蛙落石
層夜牕風雨急松外一[illegible][illegible] 韋莊梁氏水齋
石牕燈欲盡松檻月還明就枕渾無睡披衣却出
行巖高泉亂滴林動鳥時驚倏忽山鐘曙喧喧
僕馬聲 李建勳宿山房
孤亭影出亂花中悵望無人此醉同聽盡暮鐘猶

獨坐水邊襟袖起春風 趙嘏南亭
水接西江天外聲小齋松影拂雲平何人教我吹
長笛與倚春風弄月明 杜牧題元處士高亭
雲渡鎖牕金牓濕月移珠箔水精寒九天星象簾
前見六代城池直下觀 李建勳登昇元閣
纖草連門留徑細高樓出樹見山多洞庭避暑青
苔滿池上吟詩白鳥過 釋無可題崔駙馬林亭
屏上樓臺陳後主鏡中金翠李夫人花房透露紅
珠落蛺蝶雙飛護粉塵 溫庭筠和道溪終南別業

門前山色能深淺壁上湖光自動搖閑花散落填
書帙戲鳥低飛礙柳條 馬戴章野人山居
四隣多是老農家百樹鷄桑半頃麻盡趁晴明修
網架毎和煙雨掉繅車啼鶯偶坐身藏葉餉婦
歸來鬢有花 陸龜蒙小齋次韻
麓山南面橘洲西別搆新齋與竹齊野客已聞將
鶴贈江僧未說有詩題牕臨杳靄雲千嶂枕遍
潺湲月一溪 僧貫休聞尚顏上人刱居有寄

古唐選屑卷之十二

都門 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 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 高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 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登眺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 岑參登總持閣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李白秋登謝朓樓
樹樹皆春色山山唯落花 王績野望

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 李頎望秦山
緣雲路猶緬憩澗鐘已寂 韋應物龍門遊眺
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 岑參登慈恩寺塔
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 杜甫上白帝城
野雲低度水簷柳細隨風 杜甫宴王使君宅
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 祖詠南樓
路若隨天轉人疑近日來 鄭愔大明宮
俯眺琵琶峽平看雲雨臺 閻復本巫山高
晚翠深雲竇寒苔淨石梁 權德輿玉山

細松斜繞徑峻嶺半藏天 梁簡文虎窟寺

仙境日月外帝城烟霧中 張喬梅白鶴觀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孟浩然建德江

野極空如練天遥不辨波 司空曙望水

捫蘿盤磴險疊石渡溪危 楊夔尋王山人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王維泛漢江

途危紫盖峰路溢青泥坂 駱賓王軍路難

儻逢騎羊子携手夌白日 李白登峨眉山

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 陳白玉度荆門

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 王維終南山

明月隱高樹長河没曉天 陳子昂別友

青山横蒼林赤日團平陸 王維冬日遊覽

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 李白遊泰山

山空歡鬬象江静見游犀 沈佺期過赦不得歸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謝朓出新林浦

披林入峭壁攀蹬陟崔嵬 張說過蜀道山

火龍明鳥道鐵騎繞羊腸 玄宗登太行山中

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 陳子昂登金華觀

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 岑參登慈恩寺

高上烟中閣平看雪後山 白居易登天宮閣

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 李白西靈寺塔

徙倚三層閣摩挲七寶刀 李商隱春遊

却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 章八元慈恩塔

丹陽古渡寒烟積瓜步空洲遠樹稀 皇甫茂政登萬歲樓

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 韋應物寄府縣僚友

孤雲獨鳥川光暮萬井千山海氣秋 李嘉祐登重玄閣

雲暗半空藏萬仞雪迷雙瀑在中峯 李建勳晚泊望廬山

烟鏁樹老重江晚林鐸風輕四境秋 羅隱登无碍寺閣

鴈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雲間逢下榻天上接行杯 李白登岳陽樓

白日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王之渙登鸛雀樓

懶步天台路惟登地肺山幽巖仙桂滿今日恣情攀 上官昭容遊流杯池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無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王維臨高臺

林行拂烟雨溪望亂金碧飛鳥下天窻裏松際雲
壁錢起尋雲臺觀道士
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烟檻外低秦嶺牕中小渭
川岑參登總持閣
鐘非黔峽寺帆是敬亭舟山色和雲暮湖光共月
秋許渾登樓
巖石𨚫仙洞蓮舟泊釣磯山雲浮棟起江雨入庭
飛宋之問登鳳林寺閣
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

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杜甫望岳
樓臺晚映青山郭羅綺晴驕綠水洲向夕波搖明
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孟浩然登安陽城樓
平明旭日生林底薄暮殘霞落酒邊雖向檻前窺
下界不知窻裏是中天方干新創敵樓
槐柳蕭疎遶郡城夜添山雨作江聲秋風南陌無
車馬獨上高樓故國情羊士諤登樓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回兩岸青山相
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李白望天門山

平旦驅駟馬曠然出五盤江回兩岸鬭日隱羣峰
攢岑參早上五盤嶺
飛閣青霞裏先秋獨早涼天花映牕近月桂拂簷
香褚朝陽登靈善寺塔
舉身憩蓬壺濯足弄滄海從此凌倒景一去無時
還李白和崔宗之
半空躋寶塔晴望盡京華竹遶渭川遍山連上苑
斜孟浩然登浮圖
晨躋大庾險驛鞍馳復息霧露晝未開浩途不可

測嵥起華夷界信爲造化力歇鞍問徒旅鄉關
在西北宋之問早發大庾嶺
越嶂繞層城登臨萬象清封圻滄海合廓市碧湖
明曉日漁歌滿芳春棹唱行山風吹美箭田雨
潤香粳孫逖登越州城
朝出猛獸林曖䟿登高岑僮僕履雲霧隨我行太
空羲和舒靈暉倏忽四極逈迴首望涇渭隱隱
如長虹儲光羲登秦嶺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

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
枝撑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杜甫登慈恩寺塔
稍入石門幽始知靈境絶宜搜未寸晷仙逕俄九
折蟠木蓋石梁崩峫露雲穴數峯䓗崑崙秀色
與空澈玉氣交晴虹桂花留曙月錢起登玉山諸峯悟真寺
鳥道穿雲望眼遥羸跡經宿在岧嶤到來山下春
將半上得林端雪未銷羅鄴春過白遥嶺
天寒鴈度堪垂淚日落猿啼空斷腸曲引古堤臨
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孟浩然登萬歲樓

登臨何事見瓊枝白露寒花自遶籬惟有樓中好
山色稻畦殘水入秋池羊士諤郡中即事
秦川如畫渭如絲去國還鄉一望時公子王孫莫
来好嶺花多是斷腸枝韓琮駱谷晚望
暫移羅綺見山色纔駐管絃聞水聲花落西亭添
別夢柳陰南浦促歸程許渾將歸姑蘇送李明府
禹門煙樹正春色少室雲屏向晚晴花落院深清
禁閉水分川闊綠蕪平瑣牕朱檻同仙界半夜
緱山有鶴聲劉滄登龍門敬善寺閣

南登秦嶺頭廻望始堪愁漢闕青門遠高山藍水
流三湘遷客去九陌故人遊李嘉祐登秦嶺
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䰟隨西翥鳥淚盡北枝
花山雨初含霽江雲欲變霞宋之問度大庾嶺
馬蹄穿欲盡貂裘故轉寒層氷橫九折積石凌七
盤重溪既下漱峻峯亦上干盧照鄰度分水嶺
弄泉朝涉澗采石夜歸州揮翰題蒼峭下馬歷嶔
丘所愛唯山水到此即淹留元稹遊西山
山壯馬力短路行石齒中十步九舉轡廻環失西

東溪水變爲雨懸崖陰濛濛孟郊過分水嶺
路轉第六峯傳是十里程放石試淺深硍壁鮀鳥
驚欲下先褰衣路底避枯莖于鵠上凌霄峯
絶頂無煩暑登臨三伏中深蘿難透日喬木更含
風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方干登靈隱寺峯
晨登翅頭山山曛黃霧起却瞻迷向背直下失城
市暾日含東郊朝光生邑里掃除諸煙氛照出
衆樓雉包融登翅頭山
北山東入海馳道上連天順動三光注登臨萬象

懸繞觀河內邑平指洛陽川按蹕夷關險張旗
亘井泉 蘇頲太山和聖製
鶴鳴楚山靜露北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廻出林
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蒼茫
洞庭小 柳宗元登西山
上到峯之頂目眩神恍恍高低有萬尋闊狹無數
丈不窮視聽界焉識宇宙廣江水細如繩湓城
小于掌 白居易登香爐峯
我為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峯最愛仙娥

好參差樹若揷匼匝雲如抱渴望寒玉泉香聞
紫芝草青崖屏削碧白石牀鋪縞 白居易登仙娥峯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
息青冥倚天闕彩錯疑畫出泠然紫霞賞果能
錦囊術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 李白登峨眉山
比登渤澥島廻首泰東門誰尸造物功鑿此天池
源澒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
天地根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 獨孤及觀海
披襟眺滄海憑軾翫春芳積流橫地紀疏派引天

潢仙氣凝三嶺和風扇八荒拂潮雲布色穿浪
日舒光照岸花分彩迷雲鴈斷行 太宗春日望海
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卻立視雲
背白日照其上風雷走于內滉瀁雪海翻槎牙
玉山碎蛟龍露鬐鬣神鬼含變態 劉禹錫登天壇遇雨
晨策趣無涯名山深轉秀三休變覆景萬轉迷宇
宙攀崖到天窻入洞窮玉溜側逕蹲怪石飛蘿
擲鶩衩花間鍊藥人雖大和乳賓 錢起登覆釜山
九疑第二峰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

端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讌坐
餌金丹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 元結登九疑
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
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
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鬭
屢跼風木昏 杜甫木皮嶺
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
摧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
空相待 李白高丘望海

八月長江萬里晴千帆一道帶風輕盡日不分天
水色洞庭南是岳陽城 崔季卿晴江秋望
天風吹我上層岡露灑長松六月涼願借老僧雙
白鶴碧雲深處共翱翔 戴叔倫夏日登鶴巖
過往長途日色稀雪花如掌撲行衣嶺頭却望人
來處特地身疑是鳥飛 羅隱大散嶺
縱目下看浮世事方知峭崿與天通湖邊風力歸
帆上嶺頂雲根在雪中促韻寒蟲催落照斜行
白鳥入遙空 方干登龍瑞觀北巖

朝遊碧峯三十六夜上天壇月邊宿仙人携我搴
玉英壇上夜半東方明仙鍾撞撞近海日海中
離離三山出霞梯赤城遙可分霓旌絳節倚彤
雲八鸞五鳳紛在御王母欲上朝元君 李益天壇見海

古唐選屑卷之十三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詞賦

家封漢陽郡文會楚材過 孟浩宴張記室宅
漁爲江上曲雪作郢中詞 張九齡酬王六寒朝見詒
氷扣聲聲冷珠排字字圓 白居易吟元九律詩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叅軍 杜甫春日懷李白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杜甫寄李白
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 杜甫贈韋左丞
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鸊鵜 杜甫贈張太常垍
萬言不加點七步猶嫌遲 岑參送張直公
輿中皆白雪身外即丹青 高適贈李右相
飛文綺縠采落紙波濤流 江總應令
金閨文作字玉匣氣成虹 包佶酧于侍郎
麟筆删金篆龍綃薦玉編 盧綸和常舍人晚秋

賦得黃金賜言皆白璧酬 高適酬李太白
逰霧千金字飛雲五色箋 楊炯和鄭讐校
未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李紳讀白氏文集
貝葉傳金口山櫻作賦開 孟浩然遊者闍寺
受詞太白脚走馬仮池頭 杜甫送韋十六評事
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 杜甫崔駙馬山亭讌集
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 杜甫寄張十二
染翰過草聖賦詩輕子虛 王維贈盧氏瑄
扈從良可賦終乏掞天才 宋之問扈從登封途中

揮毫散林鵲研墨驚池魚 岑參觀楚國寺
花態繁於綺閨情軟似綿 元稹韓舍人新律戲贈
孔壁禾遺篆周韋考絕編 崔日知述懷笭酒
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 張祜寄盧載
筆鋒迴日月字勢動乾坤 御題國子監門
粉毫唯畫月瓊尺只裁雲 杜牧贈張祜
文高輕古語官冷似前資 姚合贈王建司馬
筆為題詩點燈緣起草挑 岑參和成員外
削簡龍文見臨池鳥跡舒 李嶠詠書

倚馬見雄筆隨身唯寶刀 高適送蹇秀才
飛螢翫書籍白鳳吐文章 崔泰之同光祿弟日知冬日有懷
彩毫揮露色銀燭動花陰 錢起春夜宴
俱裁七步詠同傾三雅盃 于志寧冬日宴于氏宅
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 姚合贈太祝張籍
紫微今日句黃絹昔年碑 黃滔和王舍人
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 嚴武寄杜二拾遺
華山秀作英雄骨黃河瀉出縱横才 張孜夢李白
清句三朝誰是敵白眉四海半為兄 無名氏贈楊秘書

新秋宋玉能為賦永夕袁宏好共吟 鄭史登河夜宴
草檄青油推健筆曳裾黃閣聳奇冠 羊士諤酬獨孤侍御見寄
道薄謬應宗伯選詩成徒費謝公才 朱慶餘酬甫員外
著書笑破蘇司業賦詠思齊鄭廣文 鄭谷送田光
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鼎食為門戶詞場繼國風 杜甫奉寄韋尹
都尉仙鳬遠梁王駟馬來扇中紈素製機上錦紋迴 李嶠詠詩
劍棧風檣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為遇何遜休

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　李商隱贈韓東郎
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詞不見圖經中
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　王建題蔡邕碑
任昉當年有美名可憐才調最縱横梁臺初建應
惆悵不得蕭公作騎兵　李商隱讀任彥昇碑
作詩調我驚逸興白雲遶筆牕前飛待取明朝酒
醒罷與君爛熳尋春暉　李太白荅丁十八
上才乘醉到山陰日日成篇字字金鏡中周廻千
萬頃波瀾倒瀉入君心　方干越中逢孫百篇

選屑　卷之十三　四

天子三章傳陳王七步才縕衣久擅美祖德信悠
哉　李嶠詠詩
誦詩渾遊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
鏑　杜甫夜聽誦詩
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
行　杜甫送竇九歸
調高非郢雪思靜礙箕瓢未可重吟過雲山興轉
饒　李咸用覽文僧卷
思鄙寧通律聲清遂扣玄三都時覺重一顧世稱

妍　元稹江樓夜吟
落落出俗韻琅琅大雅詞自非隋氏掌明月安能
持　孟郊酬友人
名因五字得命合一言通見盡未難盡吟終意未
終似逢曹與謝烟雨思何窮　韋莊覽蕭必先卷
長壽寺石壁盧公一首詩渴讀即不渴饑讀即不
饑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僧含曦酧盧仝
布義孫卿子登高楚屈平銅臺初下筆樂觀正飛
纓乍有淩雲勢時聞擲地聲　李嶠詠賦

選屑　卷之十三　五

經天緯地物動必計天才盡日覔不得有時還自
來真氣含素髮秋色入靈臺吟向霜蟾下終須
神鬼哀　僧貫休詠吟
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
鬚險覔天應悶狂搜海亦枯　盧延遜苦吟
莫恠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絲猶可染詩病却難
醫山暝雲横處星沈月側時冥搜不甚得一句
至公知　盧延遜洛中行
所得非衆語衆人那得知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

髭月閣歆眂夜霜軒正坐時此時心更苦恐作
白頭絲 方干贈喻鳧
中國書流尚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得見空
驚目恨不同時便伏膺 劉禹錫見草書題詩
謾把蜀紋當晝展徒誇湘碧帶春流吟時致我寒
侵骨得處疑君白盡頭 羅鄴覽陳丕卷
才似煙霞生則媚直如屈軼佞則指意下紛紛造
化機筆頭滴滴文章髓 李咸用讀睦上人歌篇
調和雅樂歸時正澄慮頹波到底清才大始知寰
宇窄吟高何止鬼神驚 鄭谷謝盧郎中詩集

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
魚 岑文本飛白書
愁人久委地詩道未聞天不是燒金手徒拋釣月
船 朱可名應舉寄兄弟
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為轆轤吟詠作縻
綆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書贈同懷人詞中
作苦辛 賈島寄友人
一日雄才獨占難應分二斗借人寰澄心不出風

騷外落草全歸教化間 方干送鄭仁規
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觧藏
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楊敬之贈項斯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蝌斗拳身薤
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 韓愈岣嶁山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
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杜甫戲位為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冊
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 李商隱寄酬韓冬郎
雅道辛勤久潛疑鬢雪侵未能酬片善難更免孤

吟有景皆牽思無愁不到心 朱慶餘叙吟
寫了吟看滿卷愁淺紅牋紙小銀鉤末容寄與微
之去已被人傳到越州 白居易寄微之
語纔盤盂拋俗格氣兼河嶽帶商聲閑詩總思千
花麗靜想高吟六義清 羅隱獻李僕射
八行落泊飛雲雨五字鏘鏘動珮環玉韻乍聽堪
醒酒銀鉤細讀當披顏 白居易將發洛中
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武德好將銀

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 韓定辭逵馬彧

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 李白草書歌行

剪裁成幾篋唱和是誰人華嶽題無敵黃河句絶倫吟殘荔枝雨詠徹海棠春李白欺前輩陶潛仰後塵 鄭谷讀薛尚書詩集

五百首新詩緘封寄與誰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

知火鼠重於布冰蠶乍吐絲 王貞白寄鄭谷

百二山河雄上國一雙旌旆委名臣壁中今日題詩處天上同時草詔人 劉禹錫陪錢大夫

關心珠玉曾無價滿手瓊瑤更有光謀略久參花府盛才名常帶粉闈香 韋渠覧盧綸詩

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上三頭鵷鴻待侶飛清禁山水緣情住外州 章孝標贈黃武翊

詩成一夜月中題便臥松風到曙雞帶月時聞山鳥語郡城知近武陵溪 賈島夜宿開元寺

說禮固多才博詩信爲善嚴笥發仙華金縢開碧篆 王融應教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左思詠史

吟詠流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辭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白居易讀李杜詩集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幾反覆楊馬宜同時 杜甫蘇大訪江浦

陳王擅書府河間富典墳五車方累篋七閣自連

雲松槧芳帙氣柏燻起蔚文羽陵青簡出嫣泉綠字分 庾肩吾槪湘東王詩

劉棻慕子雲許慎詢景伯碩學談蟲篆奇文秀鳥跡日余徒下帷待問垂重席不請王克市聊投班玩籍三寫徧鑽研六書多補益 江總說文

伯牙鳴玉琴幽音隨指發不是鍾期聽俗耳安能別高山閑巍莪流水空鳴咽一卷氷雪言清冷冷心骨分明古雅聲諷諭成淒切皴散老松根見朗驪龍窟荊璞且深藏瑉石方如雪 李咸用古風

教微因弛響維峻屬貞期義乖良未遠斯文煥在
茲超河綜絕禮冠楚綴淪詩披滕辨蠹冊酌醴
訪深疑澄流黜往性泛略引前滋漢壁合遺篆
名山多逸詞綠編方委閣素簡日盈輜空幸參
鴛鷺比秀恧瓊芝 沈約和竟陵王抄書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間富貴應
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 白居易戲贈元九

都由苦思無休日已證前賢不到心風入寒松聲
自古水歸滄海意皆深欲知字字驚神鬼一氣

秋時試夜吟 劉威歐陽示新詩

毛詩三百篇後得文選六十卷中無一槩麗龜絕
報賽五鹿連拄難支梧高興獨因秋日盡清吟
多與好風俱銀鉤金錯兩殊重宜上屏風張座
隅 白居易謝裴少尹

冥心入海海神怖驪龍不敢爲珠主人間物像不
供取飽引遊神向玄圃鏘金鏗玉千餘篇膾吞
炙嚼人口傳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
言 僧貫休讀李白集

排韻曾遥答分題幾共聯昔憑銀翰寫今賴玉音
宣布鼓隋推響坏泥仰匠圓 元稹酬樂天江樓夜吟

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昭昭貫當中殿前作賦聲
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 李賀高軒過

遇物全添巧草句逢春寧滯碧雲不徵紅幾處華
心吐嫩綠誰家柳眼開 韋莊含香

近日篇章欺白雪早年詞賦得黃金桂堂纖道探
龍領蘭省何曾駐鶴心 羅隱寄陸郎中

折牌峰上三間墓逺火山頭五馬旗白雪樓高題

舊寺陽春歌在換新詞 魚玄機過鄂州

早賦急徵來鳳沼常陪內宴醉龍樓鏘金五字能
援筆鈞玉三年信直鈎 方千獻王大夫

倚恃才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
宗 唐安程錡詠賈島

賈生流寓日楊子寂寥時在物多相背惟君獨見
思漁爲江上曲雪作郢中詞忽枉兼金訊長懷
伐木詩 張九齡酬王六寒朝見貽

古唐選屑卷之十四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行役

泛舟依雁渚投館聽猿鳴 宋之問發藤州
遠途危紫蓋峰路澁青泥 駱賓王行路難
亂鐘嘶馬急殘日半帆紅 馬戴客行

雲山過海畔鄉樹入舟中 馬戴送朴山人
細草承輕傳驚花慘別衣 沈佺期洛州蕭司兵
栁歌空裏失船火望中疑 孟浩夜泊
人迷洞庭水鴈度瀟湘烟 李白郢門
振玉登遼甸揚金歷薊壖 高適信安王幕府
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 孟浩除夜
行人望落日歸馬嘶空城 劉長卿別陳留諸官
魂疲山鶴路心醉站鳶溪 沈佺期遇赦不得歸
行歎鴟夷沒遽惜湛盧飛 駱賓王夕次舊吳

山月夜行客水烟朝渡人 許渾濟渡
櫂發魚龍氣舟衝鴻鴈群 宋之問夜渡松江
一帆雲作伴千里月相隨 韋莊南遊富陽
岸勢迷行客秋聲亂草蟲 祖詠過鄭曲
行客欲投宿主人猶未歸 張文昌夜到漁家
夜潮人到郭春霧鳥啼山 張祜贈薛侍御
百壺開祖餞駟牡結戎裝 孫逖送趙都護
蓬轉俱行役瓜時獨未還 駱賓王贈知己
荆南旋杖鉢渭北限津梁 宋之問送沙門

望斷流星驛心馳明月關 楊炯折楊柳
征馬疲登頓歸帆愛渺茫 孟浩行至漢州
野橋寒亞樹山店暮連雲 李咸用途中作
莎草山城小毛洲海驛長 儲嗣宗送李秘書
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温庭筠曉
殘燈明市井曉色辨樓臺 王貞白曉
凉天生片月竟夕伴孤舟 于武陵晚
纜侵堤栁繫幔卷浪花浮 杜甫納凉
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 杜甫早發

海客乘槎渡仙童馭竹廻 駱賓王鄭安陽入蜀
鷄聲連絳市馬色傍黃河 李端送張少府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 賈浪仙題李山凝幽居
別杖留青竹行歌躡紫烟 李白餞高尊師
舳艫爭利涉來往任風潮 孟浩舟中晚望
去國夏雲斷還鄉秋鴈飛 徐堅送李奉制
水驛迎船火山城候吏塵 宋慶餘送韋校書
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李白送友人入蜀
自當逢雨露行矣愼風波 高適送鄭侍御謫閩中

居人下珠泣賓御促驪歌 楊烱送周司空
翟迴車少別鳬化舄遙馳 宋之問送宮蘇明府
離亭分鶴蓋別岸指龍川 駱賓王送劉少府
島夷傳路坂江館候鳴騶 王維送彌郎中
鳴笳山月曉搖旆野雲低 李嘉祐破賊後經剡縣山水
立馬愁將夕看山獨送行 韋應物送從兄留陵
觧纜春風後鳴榔曉漲前 沈佺期早發平昌島
送吳經萬里弔屈過三湘 皇甫冉送從弟
竹裏巴山道花間漢水源 岑参送崔員外

雪中行地角火處宿天倪 岑参宿鐵關西館
無亭不駐馬何浦不橫舟 沈佺期恩憶舊遊
還家卿月迥度隴將星高 岑参送張郎中赴隴右
鶯聲出漢苑柳色過漳河 錢起送陸郎中
計程頻破月數別屢開年 萬齊融贈別江頭
宿館橫秋島歸帆遠漲田 周賀京口贈送周
亂山孤驛暮長路百花新 耿湋過三郊驛
旅候聞嘶馬殘陽望斷鴻 釋皎然送嚴明府
荷香隨去棹梅雨點行衣 韓翃送李秀才

河流繞辯馬巖路不容車 楊烱早行
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 岑參送唐子
夜靜秋江白路迴山月斜 張籍宿江店
廢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 賈島泥陽館
鐃聲發大道草色引行騶 皇甫冉遊郡山東
巖巒鳥不過氷雪馬堪遲 高適入居庸
古道黃花落平蕪赤燒生 李端茂陵山行
旅寬勞泛梗離恨斷征蓬 駱賓王邊夜有懷
舟移洞庭岸路入武陵溪 張謂送裴侍御歸上都

王程應未盡且莫顧刀鐶 高適入昌松東界山
岐路荒城少烟霞遠岫多 姚合武功縣閒居
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 岑參送吳州駕
入烟一飯少山雪獨行深 錢仲文送僧
秋濤吞楚驛曉月上荆門 許渾送僧歸金山寺
石滑羊腸險山空杜宇悲 李端送夏侯審
行人隨旅鴈楚樹入湘雲 皇甫冉送柳八員外
片帆秋色動萬里信潮生 馬戴送冊東夷王使
朝登劍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 岑參發益昌

盡眼楚波連夢澤滿衣春雪落江華 韋莊寄婺州諸弟
朱橋直指金門路粉堞高連玉壘雲 鄭谷蜀中
雲傍水村凝冷片雪連山驛積寒光 伍喬送何秀才
波生遠水鴈初下風滿驛樓潮欲來 張籍盧處士
病馬獨嘶殘夜月行人欲渡滿船霜 司馬禮曉渡
帆飛震澤秋江遠雨過陵陽晚樹寒 劉滄經麻姑山
千層玉帳鋪松蓋五出銀區印虎蹄 元稹留呈夢得
波翻遠水蒹葭動路入寒村機杼鳴 盧綸送李緗
峯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 賈島寄韓潮州愈

春服照塵連草色夜船聞雨滴蘆花 溫庭筠送陳嘏
月明渡口漳江靜雲散城頭贛石高 張籍寄韓使君
馬走千蹄朝萬乘地分三郡擁雙旌 賈島上邠寧邢司徒
遠樹應連北地春行人却羨南歸鴈 高適送田少府貶蒼梧
欲行千里從今夜猶惜殘春發故鄉 項斯遙裝夜
村店酒旗沽竹葉野橋梅雨泊蘆花 羅隱送魏校書
明鏡不須生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顏 王烈塞上
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回 蘇頲碩章主簿
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 張謂贈杜侍郎

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杜甫秋興
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 杜甫別李劍州弟
誰知孤宦天涯意微雨蕭蕭古驛中 王周宿疎陂驛
愁看陌上青青草送盡行人總不知 王雲鳳送客
驛騎明朝向何處猿聲今夜斷君腸 宋之問瀟塘驛
相逢旅館意多違暮雪初晴候鴈飛 高適送李少府
震澤風帆歸橋岸錢塘水府抵城根 方干寄居遠上人
白雲連鳥道青壁遮猿聲雨露經泥坂煙花望錦城 徐凝送馬向遊蜀

北固臨京口夷山近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孟浩然揚子津望京口

傳車春色送離興夕陽催驛遶巴江轉闗迎劍道開 孫逖送蕲十五侍御

祖筵開霽景征陌值韶光水陸風烟隔秦吳道路長 張諤送少著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李白勞勞亭

鳥道幾登頓馬蹄無暫閒崎嶇出長坂合沓猶前山 高適入界山行

復送王孫去其如芳草何岸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 皇甫茂政送韓司直

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時官橋祭酒客山木女郎祠 王維送楊長史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杜甫絶句

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王維終南山

汀洲浪已息邗江路不紆亭嘶背櫪馬檣轉向風烏 陰鏗送北使

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 呂羣題僧院

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 王維送李太守赴上落

別路青驪遠離樽綠蟻空柳寒凋密翠棠晚落踈紅 駱賓王餞宋之問

欲別心不忍臨行情更親酒傾無限月客醉幾重春 李白送張祖監丞

三江結儔侶萬里不辭遙恒隨鷁首舫屢逐鷄鳴潮 陳後主估客樂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岑參送李判官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艱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賈幼隣送李侍御

朝辭白帝綵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 李白早發白帝城

李白曾歌蜀道難長聞白日上青天今朝夜過焦
崖閣始信星河在馬前韋莊焦崖閣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
處宿平沙萬里絶人烟岑參磧中作
千山紅樹萬山雲把酒相看日又曛一曲離歌兩
行淚更知何地再逢君韋莊衢州江上別李秀才
千里黄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前路無
知巳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

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李白橫江詞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廻驚波一起三
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李白橫江詞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
日盡滿堂絲竹爲君愁張謂送人使河源
寒花帶雪滿山腰着柳氷珠灑碧條天色漸明回
一望黄塵隨馬度藍橋元稹西歸絶句
津頭雲雨暗湘山遷客離憂楚地顏遥送扁舟安
陸郡天邊何處穆陵關王昌齡送薛大

曙雪蒼蒼兼曙雲朔風燕鴈不堪聞貧交此別無
他贈唯有青山遠送君郎士元送麴司直
荆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征帆何
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孟浩然送杜十四
秋夜沈沈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毘
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皇甫冉送魏十六
蕭蕭落葉送殘秋寂寞寒波急暝流今夜不知何
處泊斷猿晴月引孤舟權德輿舟行夜泊
家依楚塞窮秋別身逐孤舟萬里行一曲巴歌半

江月便應消得二毛生崔塗夷陵夜泊
客舍并州巳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
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賈島渡桑乾
青山歷歷水悠悠今日相逢明日秋繫馬城邊楊
柳樹爲君沽酒暫淹留張籍別客
四牡驅馳千里餘越山稠疊海林踈不辭終日離
家遠應爲劉家一紙書皇甫冉送謝判官
寒澗渡頭芳草色新梅嶺外鷓鴣聲郵亭巳送輕
車發山館誰將候火迎李郢送劉谷

披衣朝易水匹馬向燕臺風剪荷衣碎霜迎粟鐏
開 韓翃送客之上谷
楚國青蕪上秋雲似白波五湖長路少九派亂山
多 盧綸送夏侯丞
霧露行人少瀟湘春草生鷓鴣啼何處夢黎嚮若爲
聲 劉長卿送蜀判司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蒹葭
遠 韓愈送湖南李正字
河水昏復晨河邊相送頻離杯有淚飲別柳無枝

春 孟郊送遠吟
木客弄歸棹雲帆捲輕霜扁舟敬亭下五兩先飄
揚 李白送崔氏金陵
檣帶城烏去江連暮雨愁猿聲不可聽莫待楚山
秋 王維送賀遂員外外甥
落葉寒擁壁清霜夜霑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
客 楊衡竹亭送侄偁
挂帆嚴子瀨酌酒敬亭祠歲晏無芳杜如何寄所
思 錢起送揚阜擢第遊江南

湖波晴見鴈槐驛晚無蟬暮縱經時住東南書信
偏 項斯送友人遊河東
滿酌歡僮僕相迎即馬蹄春風慎行李莫上白銅
鞮 朱慶餘送陳標
臥病人事絕聞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
情 宋之問送杜審言
梅市門何處蘭亭水向流西興待潮信落日滿孤
舟 郎士元送李遂之越
花木三層寺烟波五相樓因君兩地去長使夢悠

悠 賈島送劉知新之襄陽
廣陵經水宿建業有僧期若到棲霞寺應看江總
碑 苗發送司空曙之蘇州
汎湖乘月早踐雪過山遲永望多時立翻如在憂
思 方干送相里燭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
輕 杜甫泛江送客
旗鼓軍威重關山去路賒待封甘度隴迴首不思
家 皇甫冉送客

八月寒葦花秋江浪頭白北風吹五兩誰是潯陽
客　李頎送劉昱
西蜀三千里巴南水一方曉猨天際斷夜月峽中
長　楊凝送客之蜀
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
樓　劉綺莊揚州送人
不知芸閣吏寂寞意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
車　李季蘭寄韓校書
日觀分齊壤星橋抵蜀門桃花嘶別路竹葉寫離

樽　駱賓王送吳七遊蜀
湖岸解纜初鶯啼別離處遙見舟中人時時一迴
顧　包融送張主簿
汎汎東流水飛飛北上塵歸驂將別棹俱是倦遊
人　王勃臨江
人衣被蠶氣鳥跡印鹽花草沒題詩石潮推坐釣
槎　章孝標歸海上舊居
江聲五千里瀉碧急於弦一汀巫峽月兩岸子規
天　僧棲蟾宿巴江

躍蹄歸暮日帶漏別秦星易折芳條桂難窮逐義
經登封多泰嶽巡狩偏滄溟　賈島送蔡京
無計留君住應須絆馬蹄紅亭莫惜醉白日眼看
低解帶憐高柳移牀愛小溪　岑參水亭送劉顒
清洛日夜漲微風引孤舟離腸便千里遠夢生江
樓楚國根橘暗吳門煙雨愁　王昌齡送李擢遊江東
芳草忽無色王孫復入關長河侵驛道匹馬傍雲
山愁見離居久螢飛秋月閑　錢起送李協律還東京
初晴天墮絲晚色上春枝城下路分處邊頭人去

時停車數行日勸酒問回期　王建送人遊塞
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
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　陳子昂送客
喜招不辭遠奉檄利攸往行役念前程讌進睽舊
賞征軺星乍動江信潮應上烟水飛一帆霜風
搓五兩　權德輿送人使之江陵
當杯綏箏柱倏忽催離安丹鳳城頭噪晚鴉行人
馬首夕陽斜灞上春風留別袂關東新月宿誰
家官柳依依兩鄉色誰能此別不相憶　錢起送崔十三

鳥帶夕陽投遠樹人衝臘雪往邊沙夢魂空繫瀟
湘岸烟水茫茫蘆葦花黄滔别友人

歧路别時驚一葉雲林歸處憶三花秋天蒼翠寒
飛鴈古堞蕭條晚噪鴉劉長卿送常十九歸嵩少故林

廻看巴路在雲間寒食離家麥熟還日暮數峯青
似染商人說是汝州山王建江陵使至汝州

搖拽巴陵洲渚分清江傳語便風聞山長不見秋
城色日暮蒹葭空水雲王昌齡巴陵送李十二

匹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送君九月交

河北雪裏題詩泪滿衣岑參送崔子還京

丹陽郭裏送行舟一别心知兩地秋日晚江南望
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嚴維丹陽送韋參軍

南過猿聲一逐臣回看秋草泪沾巾寒天暮雪空
山裏幾處蠻家是主人韓翃送客泝五溪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
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杜牧山行

南行直入鷓鴣群萬歲橋邊一送君聞道望鄉聽
不得梅花暗落嶺頭雲張籍揚州送客

百花原頭望京師黄河水流無盡期窮秋曠野行
人絶馬首東來知是誰王少伯出塞行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
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白贈汪倫

古唐選屑卷之十五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旅思

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 孟浩他鄉七夕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淄 陸機爲顧彥先贈婦
大都秋鴈少只是夜猿多 高適送鄭侍御謫

不知邊地別秖訝客衣單 高適入居庸
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鷄鳴 常建泊舟盱眙
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 司空文明盧綸見宿
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 孟浩除夕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張文昌旅思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李白送友人
老眼花前暗春衣雨後寒 白居易無夢
田家秋作苦隣女夜春寒 李白宿荀媼家
洗心向秋月清耳敬亭猿 李白別韋少府

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 白居易途中
見鴈思鄉信聞猿積淚痕 岑參巴南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杜甫春望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 杜甫送賈閣老出汝州
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 張說送蔣五岑
風從帝鄉來不異家信通 岑參安西館思長安
旅思徒飄梗歸期未及瓜 駱賓王天山有感
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杜甫題瀼西草屋
江皐木葉下應想故城秋 王勃臨江

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 岑參宿鐵關西館
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 魏徵述懷
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 王維宿鄭州
秋風不相待先到洛陽城 張悅蜀道后期
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李白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客中誰送酒棹裏自成歌 杜甫初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 駱賓王在獄詠蟬
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 杜甫同李白尋范隱居
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崔顥江南行

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 杜甫出郭
去路三湘浪歸程一片風 杜牧之別懷
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 杜甫夜詠
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 李白太原早秋
落葉他鄉樹寒燈獨夜人 馬戴灞上秋居
淚添江水遠心劇海雲蒸 杜氏送別彥輔分天
管絃愁裏老書劍夢中忙 許渾洛東蘭若夜歸
枕寒莊蝶去窗冷胤螢銷 李商隱秋日晚思
綵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 岑參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

芳意憂鶗鴂愁聲覺蟪蛄 溫庭筠自傷有懷
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 孟浩然早寒有懷
三秋異鄉節一紙故人書 白行簡李太尉重陽日得蘇屬國書
漸解巴兒語誰憐越客吟 鄭谷通州客舍
古樹秋中葉他鄉病裏身 賀蘭朋吉客舍喜友人相訪
在山懷綺季臨漢憶荀陳 孟浩然期王山人陳七不至
魚亂書何託猿哀夢易驚 李商隱思歸
一杯今日酒萬里故鄉心 韋莊婺州水館重陽日作
心燃一寸火淚結兩行冰 方干除夜

蕭條旅館月寂歷曙更籌 耿湋客舍鄭州府見過
夢去湖山闊書停隴鴈稀 岑參送田鎮薛侍御東歸
聽殘池上雨吟盡枕前燈 崔塗入蜀赴舉秋夜與先生話別
瘴侵新病骨夢到故人家 元稹酬樂天見憶
芳草迷歸路春衣滴淚痕 僧惟審別友人
故園千里數行淚隣杵一聲終夜愁 賈島上谷
瀟湘瘴霧加餐飯灩澦驚波穩泊舟 白居易得行簡書聞月上
已被秋風教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 張南史陸勝宅秋雨中
旅館夜憂姜被冷暮江寒覺晏裘輕 杜牧冬至日遇京使發寄舍弟

欹枕醉眠成戲蝶抱琴閒望送歸鴻 劉禹錫覽董評事思歸
重城不鎖還家夢兩夜分明到故鄉 熊直蕭門秋夕
小婦不知歸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 盧綸和李秀才
弄濤船更曾觀否望市樓還有會無 元稹戲酬天復古家
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 劉禹錫楊柳枝詞
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岑參獻書大夫
憶君遙在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王昌齡送魏二
北渚三更聞過鴈西城萬樹動寒砧 張南史聞鴈呈空和尚
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 戴叔倫夜發袁江

江頭學種相思子樹成寄與望鄉人温飛卿舒懷曲
但令在家相對貧莫向天涯金繞身王仲初送存歸
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杜審言贈蘇綰
卽今河畔氷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張敬忠邊詞
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挿茱萸少一人王維九日憶山東兄弟
思家步月淸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杜甫恨別
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杜甫送韓十四東觀
青山殘月有歸夢碧落片雲生遠心劉滄和友人
去家百里不得歸到家數日秋風起高適封丘作

雲橫晉國塵應暗路轉吳江信不通羅隱徐寇南逼感事獻江南知己
秦女笑歌春不見巴猿啼哭夜常聞白居易寄微之
滄海十年龍影斷碧雲千里鴈行疎韋莊寄從兄遵
風急幾聞江上笛月高誰共酒家樓羅隱秋日酬張特玄
扶病半年離水石思歸一夜隔風雷周賀同徐處士秋懷少室舊居
何處聽猿臥萬壑幾宵因月滯三湘姚鵠送黃願歸表州
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高適送李少府貶峽中
月明忽憶湘川夜猿叫還思鄂渚秋嚴武題光福寺
三秋木落半年客滿地月明何處砧薛能秋夜旅舍寓懷

燈欹短焰燒離鬢漏轉寒更滴旅腸李商隱別意
都無看花地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爲愁開楊衡題花樹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岑參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州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樓望君處靄靄蕭關道女郎劉雲有所思
野樹花初發空山獨見時踟躕歷陽道鄉思滿南枝儲嗣宗早春

雙林花已盡葉色上殘芳若問同遊客高年最斷腸耿湋慈恩寺殘春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看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靜夜思
淚墨灑爲書將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孟郊歸信吟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爲濕最高花李商隱天涯
細雨濕萋萋人稀江日西春愁腸已斷不在子規

啼 鄭谷嘉陵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開花未 王維雜詩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王維雜詩

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陸開寄蚤梅

勸君金屈巵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武瓘勸酒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柳宗元入黃溪聞猿

客淚溯岐下鄉心落海湄積愁何計遣滿酌浣相思 馬戴岐陽逢曲陽故人話舊

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七歲女子送兄

上馬如飛鳥飄然隔去塵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 張螾別後寄友生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燃客夢寒杵搗鄉愁 岑參客舍寄嚴許二山人

餘濕猶霑草殘流尚入溪今宵有明月鄉思遠悽悽 孟浩然途中晴

尺素如殘雪結爲雙鯉魚欲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 李冶結素魚貽友人

金風扇素節玉露凝成霜登高去來鴈惆悵客心傷 吳聲子夜秋歌

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顔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

石沈遼海濶劍別楚山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 無名氏雜詠

乍見翻疑夢悲歡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濕竹暗浮烟 司空曙宿別

昨夜梁園裏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 李太白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蠨蛸掛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凉風至君子復何如 王維贈祖三詠

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

愁李文山夜雨呈長官
花飛惜不得年長更堪悲春盡有歸日老來無去
時風前千片雪鏡裏數莖絲劉威傷春感懷
雍州二月梅池春御水鵁鶄暖白蘋試問酒旗歌
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李賀酧荅柳子厚
驛覺寒爐酒半銷客情鄉夢兩遙遙無人爲我磨
心劒割斷愁腸一寸苗韋莊冬夜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
深坐還應說着遠行人白居易邯鄲至除夜思家

銀地無塵金菊開紫梨紅棗墮莓苔一泓秋水一
輪月今夜故人來不來喻鳧絕句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
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韋應物寒食寄京師諸弟
惆悵多山人復稀杜鵑啼處淚沾衣故園此去千
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顧況憶故園
家臨涇水隔秦川來往關河路八千堪恨此身何
處老始皇橋畔又經年熊皦謫居海上
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亦如烟不須更向滄

溟望惆悵歡情又一年薛宜僚別青州妓段東美
江路東連千里潮青雲北望紫微遙莫道巴陵湖
水闊長沙南畔更蕭條賈至岳陽樓重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
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上結層陰三年已制思
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李商隱寫意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
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劉長卿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涼風臺上三峰月不夜城邊萬里沙離別莫言關
塞遠夢魂長在子陵家獨孤及海上憶洛中舊遊

亭亭孤日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
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崔國輔胡渭州
京華不啻三千里客淚如今一萬雙若箇最爲相
憶處青楓黃竹入袁江李嘉祐袁江口憶王思勳王吏部
天涯方歎異鄉身又向天涯別故人明日五更孤
店月醉醒何處淚霑巾韋莊東陽酒家贈別
鴻雁新從北地來聞聲一半却飛回金河戍客腸
應斷更在秋風百尺臺李益夜上聽梁州曲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

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 杜牧遣懷
曾為流離慣別家等閑揮袂各天涯燈前一覺江
南夢惆悵起來山月斜 韋莊含山店夢覺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
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柳宗元酬曹侍御過象縣
波濤一阻兩鄉夢歲月無過雙鯉魚吟處落花藏
筆硯睡時風雨濕圖書 方干寄江陵王少府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離
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鄭谷淮上與人別

吳越思君意易傷別君添我鬢邊霜由來浙水偏
堪恨截斷千山作兩鄉 方干別孫蜀
望斷長川一葉舟可堪歸路更淹留重來別處無
人見芳草斜陽滿渡頭 羅鄴春江恨別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
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杜審言渡湘江
野花如雪繞江城坐見年芳憶帝京闔閭曉開凝
碧樹曾陪鴛鷺聽流鶯 韋應物春思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

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李白春夜洛陽聞笛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谿我寄愁心與
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李白王昌齡左遷
洞庭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
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岑參春夢
紅樓入夜笙歌合白社驚秋草木踈西望清光寄
消息萬重烟水一封書 黃滔寄南海黃尚書
陰嶺有風梅豔散寒林無月桂華清剡溪一醉十
年事忽憶棹回天未明 許渾對雪

暮天新鴈起汀洲紅蓼花開水國愁想得故園今
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 羅鄴清聞過時鴈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唯有門前鏡
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賀知章回鄉偶書
早背胡霜過戍樓又隨寒日下汀洲江南江北多
離別忍報年年兩地愁 羅鄴清聞過時鴈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
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無名氏雜詩
今朝把酒復惆悵憶在杜陵田舍時明年此日知

何處世難還家未有期 韋應物九日
黃昏鼓角似邊州三十年前上此樓今日山川對
垂淚傷心不獨爲悲秋 李益上汝州郡樓
娥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
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李白娥眉山月歌
琪樹西風華簟秋楚雲湘月憶同遊高歌一曲掩
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 許渾秋日
旅夢亂隨蝴蝶散離魂漸逐杜鵑飛紅塵遮斷長
安陌芳草王孫暮不歸 韋莊春日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歸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
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張籍秋思
雨歇陽林東渡頭永和三日盪輕舟故人家在桃
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 常建三日尋李九莊
雨過青山猿叫時愁人淚點石榴枝無端王事還
相繫腸斷蒹葭君不知 李嘉祐過烏公山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
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李商隱寄令狐郎中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遠問龍

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 柳宗元柳州寄京中親故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
魚使此後無因寄遠書 柳宗元銅魚使赴柳寄親友
萬里寄書將上峽却憑水峽寄江州傷心最是江
頭月莫把書將上庾樓 元稹憑李忠州寄書樂天
日日河邊見水流傷春未已復悲秋山中舊宅無
人住來往風塵共白頭 戴叔倫贈殷亮
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山將別恨和
心斷水遞離聲入夢流 羅隱魏城逢故人

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珊北斗橫千里思家歸
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 無名氏題王紹窗上
楊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閣頭覺後不知馮
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白居易夢蘇州水閣寄馮侍郎
書劒催人不暫閑洛陽羇旅復秦關容顏歲歲愁
邊改鄉國時時夢裏還 杜偃客中作
沙庭露永琴書潤山郭月明砧杵遙傍砌綠苔鳴
蟋蟀遶簷紅樹織蟏蛸不須更作悲秋賦王粲
辭家鬢已凋 韋莊早秋夜作

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
思 王維採訪使筵
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舘雨到楚王
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猨不可聽偏在
九秋中 皇甫冉題巫山
家在荒陂長似秋蓼花芹葉水蟲幽去年相伴尋
山客明月今宵何處遊 于鵠寄周惲
病來難處早秋天一徑無人樹有蟬歸計未成書
半卷中宵多夢晝多眠 李昌符悶書

秋草生庭白露時故園諸弟憶相思盡日高齋無
一事芭蕉葉上獨題詩 韋應物閒居寄諸弟
楊柳青青杏發花年光誤客轉思家不知湖上菱
歌女幾處春舟在若耶 王翰春日思歸
愽山沉燎絕餘香蘭爐金檠怨夜長爲問青青河
畔草幾回經雨復經霜 張仲素秋夜曲
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慇
懃囑歸鴈來時數附書 王維採訪使筵
遙思桂浦人空去遠過衡陽鴈不隨度嶺梅花飜

向北回看不見樹南枝 耿湋嶽祠送薛近
奇山隱隱水遙遙秋盡江南草木彫二十四橋明
月夜玉人何處學吹簫 杜牧韓綽判官
燭暗船風獨夢驚夢君頻問向南行覺來不語到
明坐一夜洞庭湖水聲 元稹夢成之
孤吟獨寢意千般合眼逢君一夜歡慙愧夢魂無
遠近不辭風雨到長灘 元稹夢李紳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
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元稹慈恩寺

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萬里憶歸元
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 李商隱二月二日
霜落鴈聲來紫塞月明人夢在青樓蕙心迢遞湘
雲暮蘭思縈迴楚水流 劉滄寄遠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隣家孀婦抱
兒泣我獨展轉何時明 韋應物子規啼
自覺勞鄉夢無人見客心空餘庭草色日日伴愁
襟 李嘉祐春日歸家
望遠音書絕臨川意緒長殷勤眼前水千里到河

陽 元稹夏陽亭臨望

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秋 李商隱滯雨

客愁看御色日日逐春深蕩漾春風裏誰知歷亂心 溫庭筠客愁

海燕頻來去西人獨滯留天邊又相送腸斷故園秋 崔道融歸燕

早起見日出暮見棲鳥還客心自酸楚況對木瓜山 李白望木瓜山

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不同折故人懷故鄉山似蓮花艷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遊子淚霑裳 元帝折楊柳

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杜荀鶴旅懷

離思茫茫正值秋每因風景卻生愁今宵難作刀州夢月色江聲共一樓 韓偓宿嘉陵驛樓

古唐選屑卷之十六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邢州白儲珺衆仲父校正

山林

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 李白贈焦鍊師

颯颯松山雨潺潺石中流 王維深林客竹

山厨竹裏爨野碓藤間舂 岑參與羣公同遊

陰崖常抱雪松澗爲生泉 孟浩謁聰禪上人

藤愛雲間壁花憐石下潭 沈佺期謁無礙上人

小溪劣容舟怪石屢驚馬 孟浩雲門寺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 杜甫惜別

沓嶂開天小叢篁夾路迷 宋之問鏡湖

雲生對戶石猨挂入櫚枝 徐陵奉和山池

凍澗氷難釋秋山月易陰 釋靈一呈元居士

松高半巖雪竹覆一溪氷 王貞白雲居長老

潭底見白石樹間飛片雲 劉得仁吳先生居

古木疑撐月危峰欲墮雲 李賀得日觀

月出溪路靜鶴鳴雲樹深 張籍仙姑山房

巖花點寒溜石磴掃春雲 權德輿棲霞寺

月潭雲影短山葉雨聲齊 薛能隱者

巖壑千家接松蘿一逕通 呂溫道州

松梢半吐月蘿翳漸移曛 蘇頲山行

洞有仙人籙山藏太史書 王維山池

花覆香泉密藤緣寶樹幽 宋之問遊普耀寺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王維山居

桃源迷漢姓松樹有秦官 王維絕句

放曠愚公谷消散野人家 駱賓王夏日遊德州

青林暗換葉紅蘂續開花 宋之問經梧州

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 宋之問發端州

牛羊歸故道鳥雀聚寒枝 劉文房過巴陵山居

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疎 孟浩尋張子顏

竹迷樵子徑萍匝釣人家 宋之問過蠻洞

流水抽奇弄崩雲灑芳牒 王勃春日梁遊園

山靜泉逾響松高枝轉疎 王維贈焦鍊師

岸花藏水碓谿竹映風爐 岑參過盤石寺

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 杜甫重題鄭氏東亭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杜甫子規

水廻青嶂合雲度綠溪陰 孟浩然泛舟

牛羊下山小烟火隔雲深 錢起題玉山村

薜荔摇青氣桄榔翳碧苔 宋之問發始興江

怪石時侵徑輕蘿乍拂衣 高適赴彭州

石髮緣溪蔓林衣掃地輕 宋之問發藤州

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 謝靈運石壁精舍

巖庭交雜樹石瀨瀉鳴泉 陳子昂山亭

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峰 李白訪戴天山道士

石門斜月入雲竇暗泉通 馬戴山行偶作

峰攢入雲樹崖噴落江泉 宋之問下龍日灘

林迥硤角來天窄壁面削 杜甫青楊峽

山靄生朝雨江烟作夕嵐 戎昱送張秀才

芽新抽雪茗枝重集猿楓 賈島送朱休

苔痕蒼曉露盤勢出香林 李頎覺公院

虎嘯夜林動鼉鳴秋澗寒 劉禹錫宿誠禪師山房題贈

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李商隱贈書記
有時聞虎嘯無夜不猿啼張子容貶樂城尉作
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韋八元郵亭偶題
踏石新霜滑穿林宿鳥驚賈島早行
夜猿嘯山雨曙鳥鳴江花岑參寄鮮于庶子
漁舟帶遠火山磬發孤煙李頎宿香山寺
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沈佺期夜宿七盤
伏泉通粉壁迸筍出花林錢起題王廸池亭
藥欄蟲網遍苔井水痕稀李端山中期張芬不至

溪靜雲生石天晴雪覆松姚合送殷堯藩
樹隔朝雲合猿窺曉月啼戎昱送上官侍御
人語空山荅猿聲獨戍聞劉長卿酬李員外
新泉浮石蘚崩壁露松根黃滔題友人山齋
入洞窺石髓傍崖採蜂蜜孟浩然過龍泉寺
養花分宿雨剪葉補秋衣戴叔倫山居即事
松低輕蓋偃藤細弱絲懸駱賓王出石門
碨濄深沒馬藤蔓曲藏蛇杜甫鄭廣文同遊
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杜甫陪鄭駙馬

大壑隨堦轉群山入戶登王維送韋給事
雨洗秋山淨林光澹碧滋李白龍興寺
桂葉藏金嶼藤花閉石林沈佺期向越當
谷響寒耕雪山明夜燒雲許渾遊維山
風經險嶂廻跡雨石倚危屏掛落泉僧處默題棲霞僧房
山翠自成微雨色溪花不隱亂泉聲僧靈一南溪別業
溪浮箬葉添杯綠泉遶松根助茗香許渾題韋長史山居
山影暗隨雲外動鍾聲潛入遠烟微劉滄晚歸山居
燒畬曉映遠山色伐樹暝傳深谷聲李商隱贈田叟

木密不言通鳥道雞鳴始覺有人家沈佺期入少密溪
峰轉暫無當戶影雉飛時有隔林聲崔塗懷寄道友
田夫就餉還依草野雉驚飛不過林盧綸酬李端公
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盧綸寄耿湋李端
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錢起題楊補闕
山頭野火寒多燒雨裏孤峯濕作烟崔顥鴈門胡人歌
巖際窟中藏鼴鼠潭邊竹裏隱鸕鷀高適田家
山頭鹿下長驚犬池面魚游不怕人王仲初山居
野雪空齋掩山風古殿開桂寒知自發松老問誰

栽孟浩然陪張丞相泊洛宮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鍾李白訪戴天山道士

虎嘯山城晚猿鳴江樹秋紅林架落照青峽送歸流盧僎秋晚

君家舊林壑寄在亂峰西近日春雲滿相思路亦迷李端酬大理評事張芬

水懸青石磴鍾動白雲牀樹色含殘雨河流帶夕陽翁晁岫禪師南溪蘭若

床頭枕自谿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宿客未眠過夜半獨聞山雨到來時賈浪仙宿村

野人愛向山中宿況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顧況山中

屐齒無泥竹策輕莓苔梯滑夜難行獨開石室松門裏月照前山空水聲馬戴山中作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高樹裏秋河隔在數峰西韓栩宿石邑山中

青山青草裏一笛一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撫掌歸僧棲蟾牧童

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李濤山居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杜甫絕句

地爐僧坐煖山枿火聲肥隔紙烘茶蘂移鐺剩芋衣李建勳宿友人山居

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樵漁路日暮歸來雨滿衣李商隱訪隱者不遇

乳鹿暗行檉徑雪瀑泉微濺石樓經閒吟不覺過天井長嘯還能動嶽靈僧貫休山居

姿容雖有塵中色巾屨猶多嶽上清野石靜排爲坐榻溪茶深煮當飛觥伍喬林居

必知蘆筍侵沙井兼被藤花占石磯雲鳥採茶常失路雪龕中酒不關扉方干初歸鏡中

露滴紅蘭玉繞畦閑拖象屐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僧貫休山居

山村不假陰流水自雨田家家栟碧峯門門鎖青

煙 孟郊終南山下作

勢從千里奔直入江中斷嵐橫秋塞雄地束驚流滿 元稹西塞山

霹靂振秋岳折松橫洞門雲龍忽變化但覺玉潭昏 馬戴黃神谷紀事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爲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 李白終南寄隱者

石壁疑削成衆山比全低晴明試登陟極目無端倪雲夢掌中小武陵花處迷 孟浩然登楚山絕頂

玉樹鬱玲瓏天籟韻蕭韶寂寂尋乳竇兢兢行石橋通泉溆雲毋藉草縈香茗 僧神頴題九華山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 柳宗元秋曉經荒村

石淺洞門深潺湲萬古陰似吹雙羽管如奏落霞琴倒穴漂龍沫穿松濺鶴襟 陸龜蒙潺湲洞

卜築青巖裏雲蘿四垂陰虛室若無人喬木自成林時有清風至側聞樵採音 儲光羲終南幽居

雙闕開鹿門百谷集珠灣噴薄湍上水春容漂裏山焦原不足險梁壑未成難 閻方夕次鹿門山

重巒俯渭水碧嶂插遙天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巖煙疊松朝若夜複岫闕疑全 太宗望終南山

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黯黮容霽色崢嶸當曉空香爐初上日瀑水噴長虹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 孟浩然湖中望廬山

仙山翠如畫簇簇生虹蜺羣峯若侍從衆阜如嬰提巖巒互吞吐嶺岫相追攜中有月輪滿皎潔如圓珪 韓翃經月岩山

名嶽徵仙事清都訪道書山門入松栢天路涵空虛南極見朝采西潭聞夜漁遠心尚雲宿浪跡出林居 儲光羲遊茅山

抗策還南山水木自相親深林開一道青嶂成四隣平明去採薇日入行刈薪雲歸萬壑暗雪罷千巖春 儲光羲終南幽居

龍門非禹鑿詭怪乃天功西南出巴峽不與衆山同長短亘五色死轉復嵌空伏湍煦潛石瀑布生輪風 沈佺期過蜀龍門

玆山鎮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
尋靈仙未始曠窟宅何其深雙闕出雲峙三宮
入烟沈攀崖猶惜境種杏非舊林 張九齡出次廬山
石門千仞斷迸水落遥空道束懸崖半橋欹絶澗
中仰攀人屢息直下騎才通泥擁奔蛇徑雲埋
伏獸叢星纏牛斗北地脉象牙東 杜審言度石門山
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
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 杜甫岷山沱江圖
靜得八公侶雄林九子尊對猶青熨眼到必冷凝

蒐勢受重湖讓形難七澤吞黑巖藏晝雹紫霧
泛朝曦蓮墮寧唯華玉焚堪小崑倒松微發鑄
飛瀑遠成痕疊見雲容櫬稜收雪氣昏 李咸用廬山
鶴遺院中童子養鹿憑山下老人看法成不怕刀
梯利體實常欺石榻寒 王建贈王道士赴詔
捫雲裊棧入青冥轙馬鈴騾傍日星仰踏劍稜梯
萬仞下緣水柚杏千尋山花織錦時聊看澗水
弹琴不暇聽 章孝標駱谷行
西塞山前水似藍亂雲飛絮滿澄潭孤峯漸映湓

城北片月斜生夢澤南㷍動曉烟烹紫鱖露和
香蔕摘黃柑 韋莊西塞山下作
錦礫潺湲玉溪水曉來微雨藤花紫冉冉山雞紅
尾長一聲樵斧驚飛起松刺流空石差齒煙香
風軟入參藥陽崖一夢伴雲根仙菌靈芝夢蒐
裏 温庭筠東峯歌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
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
瀑布遥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

日鳥飛不到吳天長 李白廬山謠寄盧侍郎

古唐選屑卷之十七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隱居

不將蘿薜易簪纓　張說遊寺
夜燈明雪牖春夢閉雲房　姚鵠題終南山隱者
薜衣換簪組藜杖代車馬　白居易蘭若寓居

身世如兩忘從君老煙水　李太白金門答蘇秀才
抱石恥獻玉沉泉笑探珠　李白贈丹陽橫山周處惟長
一丘常欲臥三徑苦無資　孟浩秦中感秋
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　杜甫畏人
宅帶松蘿僻身惟猿鳥親　張喬無題
終日有流水經年無到人　劉得仁王處士
閉關久沈冥杖策一登眺　孟浩宿終南翠微寺
瞑還高窗眠時見遠山燒　孟浩宿終南翠微寺
苔澗深不測竹房閑且清　宋之問遊法華寺
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　張說溪上
飲硯時見鳥卷簾晴對山　岑參酬李判官
夜竹深茆宇秋庭冷石牀　孟浩尋崔徵君
鹿裘披稍裂藜床坐欲穿　庾信奉和趙王隱士
斷絃惟續葛獨酌止傾瓢　王褒和趙王隱士
紡毛織野服縫芰作山衣　吳均王侍中夜集
懷仙梅福市訪舊若邪溪　孟浩贈謝南池
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　杜甫獨坐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杜甫江亭

香鋤抛藥圃煙艇憶莎陂　鄭谷詠懷
山鶯朝送酒江月夜供詩　岑參送嚴黃門拜御史
草堂開藥裹苔壁取荷衣　岑參送梁判官
雲霞成伴侶虛白侍衣巾　王維贈張五
偶值乘藍轝非關辟白衣　王維嚴少尹
門看五柳識年筭六身知　王維慕容承過
藥倩韓康賣門容向子過　王維遊李山人居
象魏抽簪早匡廬築室牢　章孝標贈廬山錢卿
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　孟浩永嘉上浦館

門無俗士駕人有上皇風孟浩然過張野人居
彭澤先生柳山陰道士鵝孟浩然尋梅道士
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李端題崔端公園林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李白口號贈徵君鴻
折腰窺乳竇定足涉氷溪僧無可和段著作山居
避世歌芝草休官醉菊花劉長卿贈元容州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杜甫寄高使君岑長史
亭逢李廣騎門接邵平瓜楊炯送李庶子致仕還洛
聖情容解印帝里許懸車蔣防題松賓客新豐里幽居

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李白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遍隴耕無圃緣溪釣有磯項斯歸家山行
農桑子雲業書籍蔡邕家耿湋題楊著別業
琴硯共依春酒甕雲霞覆著破柴籬秦系寄浙東皇甫中丞
三台位缺嚴陵卧百戰功高范蠡歸周賀和友人題壁
新結草廬招隱逸獨騎驄馬入深山張文昌送韓侍御歸山
宅近青山同謝眺門垂碧柳似陶潛李白題東溪幽居
五夜藥苗滋沆瀣四時花影蔭莓苔殷文圭題丘光庭幽居
豈厭向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遲王維早秋山居

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沙鷗却避人雍陶徐山人
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
城中隔日趨朝懶楚外千峰入夢頻李建勳和致仕沈郎中
房中唯有老氏經櫪上空餘少游馬李頎送劉十一
要路强干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偏長秦韜玉寄李處士
牕臨絕澗聞流水客至孤峰掃白雲皇甫曾秋夕寄懷素上人
烟嵐晚過鹿裘濕水月夜明山舍虛曹唐題南嶽馮處士
共問作伴無如鶴與老相宜只有琴白居易郡西亭偶咏
嚴陵釣處江初滿梁甫吟時月正高呂溫道州敬酬何處士

鵾冠葛屨無名位博奕賦詩聊遣意李頎同張員外諲酬答
三秋梅雨愁楓葉一棹蓬舟宿葦花溫庭筠漁父
買斷竹溪無別主散分泉水與新隣王建題金家竹溪
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杜甫題張氏隱居
馬卿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想子今何處扁舟隱荻花韋應物答李澣
鶴語松上月花明雲裏春生涯更何許尊酒與垂綸儲嗣宗贈隱者
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來迷所處花下問漁

舟孟浩然梅道士水亭

陶令棄官後仰眠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窻風李商隱自况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李白田園言懷

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我去黃牛峽遥愁白帝猿李白留别龔處士

興來林是竹歸臥谷名愚掛席樵風便開軒琴月孤孟浩然尋張五廻夜園作

曉畊翻露草夜釣響谿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柳子厚夏初雨後尋愚谿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曉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白贈孟浩然

澆畦引泉脉掃徑避蘭芽暖變牆衣色晴催木筆花白居易營閑事

妻愁耽酒僻人怪考詩嚴小婢偷紅紙嬌兒弄白鬚王建閑居即事

解印鴛鴻內抽毫水石中履温行燒地衣赤動霞風僧無可奉和段著作山居呈諸同志

獨抱中孚爻誰知苦寒詠行潦難潮海散材空遇聖豈無鳴鳳時其如問津命錢起寄任山人

田園三畝綠軒冕一銖輕衰柳自無主白雲猶可耕不隨陵谷變應只有高名崔塗過陶徵君隱居

從來招隱地未有剖符人山水能成癖巢夷擬獨親猪肝無足累馬首敢辭勤掃灑潭中月他時

望德隣獨孤及答滁州憶王渾新居見寄

名利既兩忘形體方自遂卧掩羅雀門無人驚我睡睡足抖擻衣閑步中庭地食飽摩挲腹心頭無一事除却玄宴翁何人知此味白居易寄皇甫賓客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王維田園樂

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古木連窮巷遼落寒山對虛牖王維老將行

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爲客落人間秋來見月多

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 雍陶和孫明府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
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司空曙江村即事
相逢之處花茸茸石壁攢峰千萬重他日期君何
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 盧仝喜逢鄭三遊山
雖有柴門常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
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 賈島題隱者居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
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柳宗文贈漁翁

孤詞倚桂巖晚酒眠松塢紆餘帶竹村蠶鄉足砧
杵 杜牧弄水亭
山中無魯酒松下飯胡麻莫厭田家苦歸期遠復
賒 王維送孫秀才
日月仙壺外筋骸藥臼中雲歸無定所鳥跡不留
空 李敬芳遣興
客來深巷中犬吠寒籬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
把 王維過李揖宅
披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

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 李白尋雍尊師
扣關無僮僕窺室唯案几若非巾柴車應是釣秋
水差池不相見黽俛空仰止草色新雨中松聲
晚秋裏 丘為尋隱者不遇
饑鷺不驚收釣處閑鷹應乳負暄時茅齋對雪開
樽好稚子焚枯飯客遲 錢起漁者
迎潮預遣收魚笱防雪先教蓋鶴籠唯待支硎最
寒夜共君披氅訪林公 皮日休寄南陽潤卿
人間禍福愚難料世上風波老不禁萬一差池似

前事又應追悔不抽簪 白居易畏禍求退
去歲買琴不與價今年沽酒未還錢門前債主鴈
行立屋裏醉人魚貫眠 李[illegible]見志
陶公歸隱白雲溪買得春泉溉藥畦夜靜林間風
虎嘯月明花上露鶴棲 蘇廣文過留明府
溪路夜隨明月入亭亭春伴白雲歸嵇康懶慢仍
躭酒范蠡逋逃久拂衣 蘇廣文夜歸華山
歸去春山逗曉晴縈廻樹石鋒中行明特不是無
知已自憶湖邊釣與耕 方干歸湖上

考室先依地爲農且用天輞川朝伐木藍水暮澆
田 宋之問山莊
花明潘子縣柳暗陶公門藥欄搖山影魚竿帶水
痕 岑參別陶處士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
舟 王維山居秋暝
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棋局林端舉桔
槔 王維春園即事
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復還歌手持一竿

竹 岑參漁父
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
花 王維晩春過嚴少尹
鄭公老泉石霍子安丘樊賣藥不二價著書盈萬
言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 王維鄭霍二山人
緝艾知還楚披蓁似避秦崩查年紀積幽草歲時
新一謝滄浪水安知有逸人 駱賓王酬玄上人林泉
真人塞其內夫子入於機未肯投竿起唯歡負米
歸雪中東郭履堂上老萊衣 李商隱贈崔處士

春風騎馬醉江月釣魚歌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
羅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 劉長卿題東齋亭
早年好金丹方士傳口訣弊廬終南下久與真侶
別道書誰更開藥竈煙遂滅 岑參舟中懷終南舊居
客有遷鶯處人無結駟來聚花如薄雪沸水若輕
雷今日徒招隱終知有鑿坏 駱賓王玄上人林泉
道言莊叟事儒行魯人餘深巷斜暉靜閑門高柳
疎荷鋤修藥圃散帙曝農書 王維過趙叟家
偶得魚鳥趣復茲水木涼遠峯帶雨色落日搖川

光臼中西山藥袖裏淮南方 岑參林臥
遥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
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箇逍遥
蔭松栢 王維石門精舍
日色隱空谷蟬聲喧暮村曩聞道士語偶見清淨
源隱几閱吹葉秉秋眺歸根歟遊念求仲開徑
招王孫 岑參緱山作
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
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 王維輞川莊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
尋處萬壑千峯獨閉門 劉長卿過鄭山人居
向風長笑戴紗巾野鶴由來不可親明日東歸變
名姓五湖煙水覓何人 劉長卿贈秦系
郤望烏臺春樹老獨歸蝸舍暮雲深從他時幾有徵
書至雪滿重山不可尋 許渾送韋洪山居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
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杜荀鶴溪興
短墻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將
詡徑爲園須似邵平瓜 杜甫觀赴藍田
谿雲雜雨來茅屋山雀將鶵到藥欄仙籙滿牀閒
不厭陰符在篋老羞看 錢起幽居
蘇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闌燕子不歸春
事晚一汀煙雨杏花寒 戴叔倫蘇溪亭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昨日春風欺
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曹鄴老圃堂
能向府亭內置茲山與林他人驕驕馬而我薜蘿
心雨止禁門肅鶯啼宮柳深 李頎題李少府山池

桃源鶯往客鶴嶠斷來賓從有風雲處蕭條無俗
人山寒微有雪石路本無塵竹徑縈籠巧茅齋
結構新 徐陵山齋
試逐赤松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
秋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
似重樓 庾肩吾尋周處士弘讓
今日遊何處春泉洗藥歸悠然紫芝曲晝掩白雲
扉魚樂偏尋藻人閒屢采薇丘中無俗事身世
兩相違 宋之問春日山家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
眠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
可忘年 杜甫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
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
墟里煙 陶潛歸園田居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
桑麻長 陶潛歸園田居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陶潛歸園田居

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惟言昔避秦琴伴前庭月酒勸後園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 王績田家

春至倉庚鳴薄言向田墅不能自力作黽勉取鄰女既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圃閑時相顧笑喜悅好禾黍 儲光羲田家雜興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句漏令不得問丹砂 杜甫為農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陶潛飲酒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 王康琚反招隱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僮僕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立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悵然歌式微 王維渭川田家

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閑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 儲光羲田家雜興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張志和漁父歌

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 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

村逕繞山松葉牆柴門臨水稻花香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潮聲枕簟涼西去磻溪猶萬里可能垂白待文王 許渾晚至章隱君郊園

古唐選屑卷之十八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從軍

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稽康贈秀才入軍
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　魏徵述懷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　魏徵述懷

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　杜審言送崔融
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　李賀浩歌
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　李白塞下曲
向月彎繁弱連星轉太阿　駱賓王行路難
兵法五十家爾腹爲篋笥　杜甫送從弟亞
天將下三宮星門召五戎　楊炯從軍
督護北征去相送落星墟　孝武帝丁督護歌
廉頗仍走敵魏絳巳和戎　杜甫投贈哥舒開府
兵符關帝闕天策動將軍　駱賓王宿望軍營

還家卿月迥度隴將星高　岑參送張郎中
春光明玉帳殺氣薄胡天　王英送金諭德
喜鵲捧金印蛟龍盤畫旗　岑參候封大夫
朝來有鄉信尤自寄征衣　許渾塞下
角弓連兩兎珠弹落雙鴻　陳後主紫騮馬
昔君事胡馬余得奉戎旃　陳子昂至散關
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　楊炯從軍行
登頓驅征騎棲遲愧寳刀　高適使青夷軍
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　王維送趙都督

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　駱賓王邊城落日
手撚金僕姑腰懸玉轆轤　杜牧重送孟遲
彎弓辭漢月挿羽破天驕　李白塞下曲
黃金裝戟馬白羽集神兵　陳子昂出塞
星月開天陣山川列地營　陳子昂出塞
翠羽裝劒鞘黃金鏤馬纓　盧照鄰劉生
受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　王由禮賦得馬援
向日磨金鏃當風着錦衣　盧綸贈李果毅
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　庾信同盧記室從軍

連烽對嶺度嘶馬隔河聞 庾信同盧記室從軍
昔往歌采薇今來歎杕杜 沈約宴勞凱旋
劒懸三尺鞘鎧累七重犀 戴暠從軍行
赤虵懸弩影流星抱劒文 庾信和趙王送峽中軍
關山瞻漢月戈劒宿胡霜 孫逖送楊都護
露重寶刀濕沙虛金鼓鳴 崔顥遼西作
雲淨妖星落秋深塞馬肥 杜審言贈蘇味道
投筆懷班業臨戎想顧勳 駱賓王宿温城
還家劒鋒盡出塞馬蹄穿 岑參送張都尉

魚雲望旗聚龍沙隨陣開 梁簡文帝從軍行
雁行度函谷馬首向金微 沈佺期送盧管記
今日揚朱淚無將灑鐵衣 沈佺期送盧管記
燕頷多奇相狼頭敢犯邊 王維從軍
琱戈蒙豹尾紅旆插狼頭 高適部落曲
秉鉞知恩重臨戎覺命輕 高適酬賀蘭大夫
授符黃石老學劒白猿翁 杜牧題西平王宅
受律梅初發班師草未齊 皇甫冉和袁郎中破賊
軍裝乘曉發師律候春歸 蘇頲送張仁亶

紅韉跑駿馬金鏃掣秋鷹 馬戴邊將
決勝三河勇長驅六郡雄 李嶠餞薛大夫
威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 張九齡奉和聖製
鼙鼓喧鼉振旌旗鳥獸懸 徐知仁奉和聖製
幼志傳三略衰材謝六鈞 張說巡邊應制
曙光搖組甲疏吹繞雲旌 韓休奉和聖製
授律星芒動分兵月暈空 李嶠餞薛大夫
金壇申將禮玉節授軍符 玄宗送王晙巡邊
節比全疎勒功當雪會稽 皇甫冉和袁郎中

翕習戎裝動張皇廟略宣 席豫奉和聖製
五營將月合八陣與雲連 席豫奉和聖製
旌搖天月迥騎入塞雲長 崔禹錫奉和聖製
關山橫代北旌節壯雲東 孟匡明餞王將軍
日轉前茅影春生細柳風 孟匡明餞王將軍
星飛罷統騶箭發會連書 錢起送屈突司馬
山川看是陣草木想爲兵 張嘉禎奉和聖製
作鼓將軍氣投醪壯士觴 盧從願奉和聖製
壯心看舞劍別緒應懸旌 崔日用奉和聖製

遣戍徵周牒恢邊重漢功 賀知章奉和聖製
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 杜甫王命
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 杜甫收京
郄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 孫萬壽遠戍江南
元戎閫外略才子幄中籌 郎士元送鄭正則
向營淮月滿吹角楚天秋 韓翃送李侍御
權分金節重恩借鐵冠雄 劉長卿餞郎中
揷劍龍纏臂開旗火滿身 姚合選句
風塵生汗馬河洛縱長鯨 劉長卿寄李中丞行營

篁竹迎金鼓樓船引繡衣 孫逖送趙評事
白露鷹初下黃塵騎欲飛 張說送王尚一軍
日華光組練風色焰旌旗 張說送趙二尚書
主皮山郡晚授簟柳營寒 耿湋觀營秋射
慣從鴛被暖怯去鴈門寒 河北士人寄內
堡戍標槍棚關河鏁舳艫 温庭筠抱疾自傷
膽大欲欺姜伯約功多不讓李輕車 韓翃送劉將軍
轅門畫角三軍思驛路青山萬里心 劉長卿沈灰中丞
前臨瘴海無人過卻望衡陽少鴈飛 韓翃送劉評事
霜中入塞琱弓響月下翻營玉帳寒 薛逢送圖書
天子預開麟閣待秪今誰數貳師功 岑參封大夫破播
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迴 李白送外甥鄭灌
銀鞍玉勒繡螯弧每逐嫖姚破骨都 高適送渾將軍
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 杜甫贈田九判官
篋中賜衣十重餘案下軍書十二卷 岑參送張獻心
花撲征衣看似繡雲隨去馬色疑驄 岑參花樹歌
笳隨晚吹吟邊草箭沒寒雲落塞鴻 劉長卿觀校獵
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 王維老將行

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詩 高適送成將軍
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 李白司馬將軍歌
丈夫鵲印搖邊月大將龍旂掣海雲 岑參獻封大夫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今征戰幾人迴 王翰涼州
麒麟錦帶佩吳鉤颯踏青驪躍紫騮 王維燕支行
紅顏歲歲老金微砂磧年年臥鐵衣 王烈塞上曲
血染劍花明帳幕三千車馬出漁陽 盧休絕句
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 高適燕歌行
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 高適燕歌行

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劒動星文 王維老將行

抜劒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 王維燕支行

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 高適送渾將軍

願得燕弓射天將恥令越甲鳴吳軍 王維老將行

五陵夜作酬恩計四塞秋爲破虜期 黃滔閨怨

綠沈槍利雪峰炎犀甲軍裝稱紫髯將 殷文珪贈邊將

陣前戰馬黃金勒架上兵書白玉籤 殷文珪贈邊將

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 戴叔倫塞上曲

十萬貔貅趨玉帳三千賓客珥金貂 羅隱酬鄭王羅令公

十五從軍征十八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紫騮馬歌辭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着臕牌子鐵裲襠鉅鉾鸐尾條 梁古辭企喻歌

冑出天弧上謀成帝幄中詔旂分夏物專土錫唐弓 賀知章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龍武三軍氣魚鈐五校名郊雲駐旌羽邊吹引金鉦 許景先奉和聖製

同事元戎久俱承國士恩隨鶯過淮水看柳向轅門 李嘉祐送杜侍御

明堂占氣色華蓋辨星文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乙軍 楊炯出塞

三台入武帳八座起文昌寶胄臣韓主華宗扶漢王 玄宗送張說巡邊

二庭追虜騎六月動周師廟畧天人授軍麾相國持 沈佺期司馬北征

鷲翎金僕姑燕尾繡蝥弧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 盧綸和張僕射

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旌疎鳥獸稀 杜甫秦州雜詩

荒鷄隔水啼汗馬向風嘶終日隨征旆何時罷鼓鼙 令狐楚從軍行

盡省連征槀橫門共別詞雲迎出塞馬風卷渡河旗 沈佺期北征

自逐定遠侯亦着短後衣近來能走馬不弱幷州兒 岑參候封大夫

旆寒蘆葉脆弓凍紵絃鳴梅林能止渴複姓可防

兵 庾信出自薊北門

玉匣謀中野金輿下太微投醪銜酌餞緝亥事征衣 李乂送張仁亶

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 虞世南從軍行

俠客吸龍劒惡少縵胡衣朝摩骨都壘夜解谷蠡圍 虞世南從軍行

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不學燕臺客空歌易水寒 駱賓王鄭少府

國相合衡重元戎廟略宣紫泥方受命黃石乃推賢度關行照月乘障坐消烟 徐知仁奉和聖製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 杜甫新婚別

上將還專席雙旌復出秦關河三晉路賓從五原人孤戍雲連海平沙雪度春酬恩看玉劒何處有烟塵 皇甫曾送李中丞

雙旌漢飛將萬里授橫戈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鼓鼙悲絕漠烽戍隔長河莫斷陰山路天驕已請和 郎士元送彭將軍

代風愁櫪馬胡霜宜角筋羽書勞警急邊鞍倦苦辛康居因漢使盧龍稱魏臣荒戍唯看柳邊城不識春 王褒從軍行

南越歸人夢海樓廣陵新月海亭秋寶刀留贈長相憶當取戈船萬戶侯 王昌齡別陶副使

鵲血調弓濕未乾鸊鵜新淬劒光寒遼東老將鬢成雪猶向旄頭夜夜看 沈佺期古歌

戎衣不脫隨霜雪汗馬趍趄長被鐵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劒上空流血 李昂從軍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歸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劉長卿送李判官

旌旗四面寒山映絲管千家靜夜聞誰道古來多簡冊功臣唯有衛將軍 耿湋上將行

年少辭家從冠軍金裝寶劒去邀勳不知馬骨傷寒水唯見龍城起暮雲 王維塞下曲

丈八蛇矛出隴西彎弧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龍

韜策積甲應將熊耳齊李白寄鄭灌從軍
月蝕西方破敵時及瓜歸日未應遲斬胡血變黃
河水梟首當懸白鵲旗李白送鄭灌從軍
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劒舞龍泉莫道詞人無
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李白送羽林陶將軍
授鉞已聞諸國靜坐籌重見大河澄功居第一圖
烟閣依舊終南滿杜陵李泂上司徒相公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
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李白從軍行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
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王昌齡從軍行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
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王維少年行
能繞旌竿獸滿旗翻營乍似雪中移中軍一隊三
千騎盡是幷州遊俠兒戎昱出軍
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行旌沙場烽火侵
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
還欲請長纓祖咏望薊門

邊服胡塵起長安漢將飛龍蛇開陣法貔虎振軍
威玄宗旋師喜捷
玉匣百鍊劍龜文又龍吼抽贈王將軍勿使虛白
首盧仝送王詹事西遊兵憲
羽檄徵兵急轅門選將雄犬羊憂破竹貔虎極飛
蓬許渾蒜山觀發軍
疊鼓搖邊吹連旌暗朔雲祅星乘夜落害氣入朝
分韓休奉和御製平胡
沴氣清金虎兵威壯鐵冠揚旌天色暗吹角水風
寒李嘉祐送蔣侍御收兵

忝驅更戍卒方遠送邊庭馬飲長城水軍占太白
星徐九皐送人往單于
軍容隨赤羽樹色引青袍誰斷單于臂今年太白
高高適送白少府
暮雪連青海陰霞覆白山可憐班定遠生入玉門
關令狐楚從軍行
烽火發金微連營出武威孤城塞雲起絕陣虜塵
飛虞世南從軍行

黄紙君王詔青泥校尉書誓師張虎落選將擐犀
渠霧暗津蒲失天寒塞柳踈 僧皎然從軍行
杖節辭黃閣登壇戀赤墀銜恩期報主授律遠行
師野鵲迎金印郊雲拂畫旗 岑參和杜相公
玉顏承將畧金鈿指軍符轉佩風雲暗鳴鞞錦綉
趨雪花頰落粉香汗盡流珠 顏粲吳宮教美人戰
迴首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
飛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 劉長卿從軍行
秋草秋塞上望見虞陽郭胡馬嘶一聲漢兵泪雙

落誰爲吮瘡者此事今人薄 劉長卿從軍行
上客佩雙劍東城喜再遊舊從張博望新事鄭長
秋踏水囬金勒看風試錦裘 韓翃送李監軍
虜雲連白草漢月到黃沙汗馬河源飲燒羌隴坻
遮翩翩新結束去逐李輕車 劉長卿送南特進赴行營
漢驛雙旌度胡沙七騎過驚烽連鴈起牧馬入雲
多不賣盧龍塞能消浩海波 錢起送王使君赴行營
不敢淮南臥來趨漢將營受辭瞻左鉞扶疾拜前
旌井稅鵶衣樂壺漿鶴髮迎 劉長卿酬呂侍御

城上更聲發城下杵聲歇征人燒斷蓬對泣沙中
月耕牛朝輓甲戰馬夜銜鐵士卒浣戎衣交河
水爲血 于濆沙塲夜
箭射攙槍落旗懸日月低榆稀山易見甲重馬頻
嘶虎鞹先蒙馬魚腸且斷犀趁趕西旅狗蹙額
北方奚 李賀貴主征行樂
雜虜忽猖狂無何敢亂常羽書朝斷日烽火夜相
望將出凶門勇兵因死地強蒙輪皆突騎接險
盡鷹揚 玄宗平胡

作氣雲山動揚軍大旆翻奇兵邀轉戰連弩絕歸
奔泉噴諸戎血風驅死虜魂頭飛攢萬戟面縛
聚轅門 高適賀哥舒大夫
九劍盈庭酒滿巵戍人歸日及瓜時元戎靜鎮無
邊事盡道營中偃畫旗 羊士諤賀州宴田將
去處長將決勝籌迴迴身在陣前頭賊城破後先
鋒入看着紅粧不敢收 王建田侍郎歸鎮
孤城夕對戍樓閑迴合青冥萬仞山明鏡不須生
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顏 王烈塞上曲

黃驄少年舞雙戟自視旁人皆辟易百將能誇隴上兒一身復作雲中客寒風動地氣蒼茫橫吹先悲出塞長敲石軍中傳夜火斧氷河畔汲朝粲 韓翃送孫潑赴雲中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 李白胡無人行

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

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氷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心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岑參走馬川行送西征

關城榆葉早踈黃日暮寒沙古戰場表請迴軍掩塵骨莫教兵士哭龍荒 王昌齡從軍行

九月蓬根斷三邊草葉腓風塵馬變色霜雪劒生衣客思秋陰遠邊書驛騎歸殷勤鳳樓上還袂及春暉 崔湜邊愁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杜甫送人從軍

邊事多勞役儒衣逐鼓鼙日寒關樹外峯盡塞雲西河廣蓬難度天遥鴈漸低班超封定遠之子去思齊 錢起送張管書記從軍

玉塞邊烽舉金壇廟畧申羽書資銳筆戎幕引英賓劒動三軍氣衣飄萬里塵琴尊留別賞風景惜離晨笛梅含晚吹營柳帶餘春希君勒石返

歌舞入城闉 李嶠送駱奉禮從軍

古唐選屑卷之十九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邊塞

騂馬黃金勒彤弓白羽箭 陶翰古塞下
廻首指陰山殺氣成黃雲 戎昱塞上曲
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杜甫出塞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 王昌齡塞上曲
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 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
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 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
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 王維送平淡然判官
弓鳴蒼隼落劍動白猿悲 李嶠凱旋
磧石遶西地漁陽薊北天 高適別馮判官
江沙横獵騎山火遶行圍 李白觀獵
孤城吹角罷數騎射鵰還 楊達塞下
行人正垂淚烽火起雲間 楊達塞下

風聲連雨雪漢語雜氐羌 蒲源懷何士信謫西河
雪暗凋旗畫風多襍鼓聲 楊炯從軍行
曉風吹畫角春色耀飛旌 陳子昂贈將軍重出塞
萬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 高適塞下曲
隴雲晴半雨邊草夏先秋 賀知章送人之軍中
蓮花秋劒發桂葉曉旗開 沈佺期塞北
笳喧鴈門北陣翼龍城南 盧照鄰戰城南
幢旗如鳥翼甲胄似魚鱗 楊炯戰城南
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 駱賓王久戍邊城有懷

銅柱威丹徼朱崖鎮火陬 沈佺期思憶舊遊
秋城臨海樹寒月上營門 郎士元送裴補闕
山虛弓響徹地迥角聲長 徐悱白馬
塞花飄客淚關柳挂鄉愁 岑參贈宇文判官
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杜甫投贈哥舒開府翰
磧冷唯逢鴈天春不見花 于鵠送張司直入單于
關塞疲征馬霜氛落早鴻 盧照鄰送鄭司倉
大荒無鳥飛但見白龍䭔 岑參登北庭北樓
交河浮絕塞弱水浸流沙 駱賓王天山

戰多春入塞獵慣夜燒山 盧綸歸邊
晨鷄鳴遠戍宿鴈起寒塘 許渾發洛中
戎衣挂寶劍玉筯銜金盃 馬戴離夜
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 杜甫秦州雜詩
落梅橫吹後春色凱歌前 駱賓王軍中贈知己
氷壯飛狐冷霜濃候鴈哀 沈佺期塞北
饑烏啼舊壘疲馬戀空城 沈佺期出塞
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 太宗皇帝飲馬長城窟行
漢壘青冥間胡天白如掃 高適登百丈峯

睥睨登哀柝蝥弧照夕曛 杜甫南極
涼風過鳳苑殺氣下鷄田 劉憲送大總管張仁亶
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 杜甫觀安西兵赴關中
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 杜甫襍詩
碎影搖槍壘寒聲咽幔軍 僧皎然隴頭水
羌女輕燧燧胡兒制駱駞 杜甫寓目
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 杜甫寄高使君岑長史
獻凱多慙霍論封幾謝班 駱賓王在軍中贈知己
秋來唯有鴈夏盡不聞蟬 岑參首秋輪臺

紫塞金沙裏葱山鐵勒隈 沈佺期塞北
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王維塞上
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 王維塞上
朔風搖漢鼓邊月悲胡旆 蘇頲餞楊將軍
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 蘇頲和楊將軍
栢壇飛五將梅吹動三軍 沈佺期塞北
海氣如秋雨邊風似夏雲 沈佺期塞北
蒲壘戍秦地莎居屬漢家 王維送宇文三赴安西
城荒猶築怨碣毀尚銘功 駱賓王邊夜有懷

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 李白發白馬
瘴烟沙上起陰火雨中生 王仲初南中
鼓聲經雨暗士馬過秋閑 耿湋贈張將軍
看雲方結陣却月始連營 竇威出塞
分營長記火放馬不收旗 張籍出塞
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 李白塞下曲
邊聲亂羌笛朔風捲戎衣 杜審言贈蘇味道
沙磧人愁月山城犬吠雲 岑參歲暮磧外寄元撝
草映翻營綠花臨檄羽飛 劉長卿留辭李侍御

番軍傍塞遊代馬噴風秋 高適部落曲
胡馬中宵動天街七暈圍 喬世寧關山月
前年斬樓蘭去歲平月支 岑參候封大夫
雁山橫岱北狐塞接雲中 陳子昂送魏大從軍
將軍出紫塞冒頓在烏貪 盧照鄰戰城南
塞垣通碣石虜陣抵祁連 盧照鄰關山月
琱弓夜宛轉鐵騎曉驂驔 盧照鄰戰城南
容鬢老胡塵衣裘脆邊風 岑參貽宗學士道別
孤城倚大磧海氣迎邊空 岑參貽宗學士

胡地苜蓿美輪臺征馬肥 岑參候封大夫
合昏玄菟郡中夜白登圍 沈佺期關山月
白草通疎勒青山過武威 岑參發臨洮
羌笛合流咽胡笳雜水悲 張正見隴頭水
殺人寶刀鈌走馬貂裘穿 岑參送劉郎將歸河東
北臨玄菟郡南戍朱鳶城 庾信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 杜甫秦州雜詩
星旗映疎勒雲陣上祁連 徐陵關山月
木落雕弓燥氣秋征鴈肥 劉孝儀從軍行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木蘭詩
雲屯兩陣合劒聚七星明 張正見戰城南
控弦盡用陰山兒登陣常騎大宛馬 高適送渾將軍
月明星稀霜滿野氈車夜宿陰山下 盧中集胡笳曲
白狼河北堪愁恨玄菟城南皆斷腸 岑參裴將軍宅蘆管歌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 王維出塞
黃河晚凍雪風急野火遠燒山木枯 劉滄邊思
牧羊驅馬雖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 杜牧河湟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王之渙涼州詞

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 張籍涼州詞
千里關山邊草暮一星烽火朔雲秋 溫庭筠回中作
戰骨沙中金鏃在賀蓮花畔玉蟬新 張蠙邊將
宛轉龍蟠金劍雪連錢豹躍繡旗風 韋禍贈邊將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 岑參白雪歌
樓上叫雲秋鼓角林間宿鶴夜旌旗 姚鵠號州獻楊抑卿
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瀘川瘴癘多 駱賓王軍中行路難
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劒白雲天 李益鹽州過胡兒飲馬泉
風捲蓬根屯戊巳月秋松影守庚申 溫庭筠夜坐聞邊報

櫪上騂騮嘶鼓角門前老將識風雲 耿湋上將行
蒲海曉霜凝馬尾葱山夜雪撲旌竿 岑參獻封大夫
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 岑參獻封大夫
昨夜將軍連曉戰番軍只見馬空鞍 岑參獻封大夫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 無名氏雜詩
遥知漢使蕭關外愁殺孤城落日邊 王維送韋評事
唯有受降城外月照人清淚落胡笳 李拯退朝望終南山
坐中有老沙場客橫笛休吹塞上聲 張喬宴邊將
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刀斗 高適燕歌行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 岑參西征
角聲滿天秋色裏塞天臙脂凝夜紫 李長吉太守行
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李益從軍北征
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 岑參送蕭治
調角寒城秋色動下霜秋磧鴈行疎 賈島送丁中丞
雲邊鴈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烟 鄭跋綏山廟
陣雲不散魚龍水雨雪猶飛鴻鵠山 李嶠汾陰行
河源怒觸風如刀剪斷朔雲天更高 杜甫貧交行
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 高適送渾將軍出塞

疊鼓遥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 王維燕支行
黃雲白草無前後朝建旌旗夕刀斗 高適送渾將軍
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岑參獻封大夫
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着 高適武判官
白草城中春不入黃花戍上鴈長飛 王烈塞上曲
壯士揮戈廻白日單于濺血汚朱輪 王翰飲馬長城窟行
坐見黃雲暮行看白草秋山橫舊秦塞河繞古靈州 呂温送范司寇赴朔方
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濘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 李白發白馬

劍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馬行邊草綠旗卷曙霜飛 李白送白利西征
臧竈驅前馬銜枚進後兵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 梁簡文帝泛舟橫大江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李白關山月
會逐李輕車西征出太蒙荷戈月窟外擐甲崑崙東 岑參北庭貽宗學士道別

乘月調新馬防秋置遠營空山朱戟影寒磧鐵衣
聲 于鵠出塞
烏孫塗更阻康居路猶澁月暈抱龍城星流照馬
邑 梁簡文帝隴西行
有雪常經夏無花空到春下營雲外火收馬月中
塵 于鵠送常判官
鐵騎耀楚甲玉匣横吳鈎雪厚羣山凍蓬飛荒塞
秋 權敵題沈黎城
晉國封疆闊并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

號 白居易司徒令公分守東洛移鎮
收兵頡利國飲馬胡盧河毳布腥膻久窮廬歲月
多 皇甫冉怨回紇歌
月黑鴈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
刀 盧綸和張僕射塞下曲
塞禽唯有鴈關樹但生榆背山看故壘繫馬識餘
蒲 王褒出塞
校尉開踈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屆武陽
碑 梁簡文帝和武帝宴詩

橐駞何連連穹帳亦纍纍陰山烽火滅劍水羽書
稀 岑參侯封大夫
樓上畫角哀即知兵心苦試問左右人無言淚如
雨 戎昱塞上
吉日四黄馬宣王六月兵擬清雞鹿塞先指朔方
城 崔日用送張說
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中有征人
淚 羅隱隴頭水
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竈火通軍壁烽煙上戍

樓龍庭但苦戰燕頷會封侯 駱賓王晚泊蒲類津
塞靜胡笳徹沙明楚練分風旂翻翼影霜劒轉龍
文白羽摇如月青山斷若雲 駱賓王宿温城
馬嘶聞水腥爲浸征人骨豈不是流泉終不成潺
湲洗盡骨上土不洗骨中冤 僧子蘭飲馬長城窟
邊聲亂朔馬秋色引胡笳遥郭侵歸日長城帶晚
霞斷蓬飛古戍連鴈聚寒沙海暗雲無葉山春
雪作花 鄭愔塞外
關月夜懸青塚境寒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

親策生得胡雛慮更多蘇郁和戎
眼見風来沙旋移經年不省草生時莫言塞北無
春到總有春來何處知李益度破訥沙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羗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
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高適塞上聽吹笛
東去長安萬里餘故人何惜一行書玉關西望堪
腸斷况復明朝是歲除岑參寄李主簿
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里鼉鼓疊金鉦陰山苦霧埋
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駱賓王行路難

鐵馬胡裘出漢宮分麾百道救龍城左賢未斬旌
竿折過在將軍不在兵常建塞下曲
三戍漁陽再渡遼騂弓在臂劍橫腰匈奴似欲知
名姓休傍陰山更射鵰張素仲塞下曲
新城䴥戟皆農器舊著衣裳盡血痕捲地朔風吹
白骨桂天青氣泣幽冤李山甫兵後巡邊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
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凉秋八月蕭關道北
風吹斷天山草岑參胡笳歌

霜威逐亞相殺氣傍中軍橫笛驚征鴈嬌歌落塞
雲岑參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
凝雲迷代郡流水凍桑乾烽微桔槔遠橋峻轆轤
難薛道衡出塞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
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高適九曲詞
霜黏海眼旗聲凍風射犀文甲縫開斷磧簇煙山
似火野營軒地鼓如雷曹唐送康祭酒赴輪臺
戰士青絲絡將軍黃石符連星入寶劒半月上彫

弧拜井開踈勒鳴桴動密須戎機習短蕪妖祲
靜長榆駱賓王邊城有懷
榆落雕飛關塞秋黃雲畫角見并州翩翩羽騎雙
旌後上客親隨郭細侯司空曙送盧徵之太原謁尚書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遥知漢使蕭
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王維送韋評事
三山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山東謝
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李白東巡歌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

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陳陶隴西行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
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 岑參輪臺歌
劒河風急片雲濶河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
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 岑參輪臺歌
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
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王維出塞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途人未還但使龍城飛
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王少伯從軍行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秋山更催飛將追
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嚴武軍城早秋
破訥沙頭鴈正飛鸊鵜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
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 李君虞早發破訥沙
西向輪臺萬里餘也知鄉信日應疎隴山鸚鵡能
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 岑參赴北庭度隴思家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
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杜甫奉和嚴武軍城早秋
巳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

來鴈恐有家書寄遠人 杜牧贈猟騎
酒泉太守能劒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
人腸坐客相看淚如雨 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火山五月人行少看君馬去疾如鳥都使行營太
白西角聲一動胡天曉 岑參送劉判官赴磧西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
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常建塞下曲
北海陰風動地來明君祠上望龍堆髑髏皆是春
城卒日暮沙場飛作灰 常建塞下曲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
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李君虞夜上受降城聞笛
僧尋野渡歸吳嶽鴈帶斜陽入渭城邊靜不收番
帳馬地貧唯賣隴山鸚 韋莊汧陽間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
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
關山未解圍 高適燕歌行
氷片高堆金錯盤滿堂凛凛五月寒桂林蒲萄新
吐蔓武城刺蜜未可餐軍中置酒夜撾鼓錦筵

紅燭月未午　岑參衛節度赤驃馬歌
無定河邊番將死受降城外虜塵空旗縫鴈翅和
竿梟箭撚雕翎逐隼雄自指燕山最高石不知
誰爲勒殊功　秦韜玉邊將

古唐選屑卷之二十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豪俠

玉珂鳴戰馬金爪鬬場雞　梁元帝洛陽道
彎弧貫葉影學劒動星芒　張正見艶歌行
氣將然諾重心向友朋開　張說別王潭州
劒照七星影馬控千金驄　弘執恭劉生
興來探馬策俊發抱龍泉　杜審言李大夫
白璧酬知巳黃金謝主人　楊炯劉生
報讐衝雪去乘醉臂鷹廻　林寬少年行
經過燕太子結託幷州兒　李白少年行
戲馬上林苑鬬雞寒食天　王貞白少年行
獵皷白玉鐙怒袖紫金鎚　杜牧少年行
身爲平原客家有邯鄲娼　王維成文學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少年行

玉盤纖手撒作盧衆中誇道不曾輸 李參關蓋將軍歌
家散萬金酬士死身持一劍答君恩 劉文房獻南平王
彈棊擊筑白日晚縱酒高歌綠柳春 高達夫別韋參軍
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 盧照鄰長安古意
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 盧照鄰長安古意
禮樂遲傳魯伯禽賓客爭過魏公子 高適題李別駕
直爲雲泥相去遠一言知己殺身輕 費冠卿酬范中丞
覓匠裝燕客劍對人新按越姬箏 雍陶少年行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

恩 李太白贈武十七諤
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轡吹簫入吳市擊筑遊燕
肆 虞世南結客少年場
寶馬青絲轡狐裘貂鼠服晨過劇孟遊暮投咸陽
宿 袁朗鴻門行
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
塵 孟浩然同儲十二洛陽道中
潁川豪橫客咸陽輕薄兒田園方貴幸趙李新相
知 鄭愔少年行

鳴鞭過酒肆袨服遊侯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片
言 太宗帝京篇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
斜 錢起逢俠者
玉劍膝邊橫金杯馬上傾朝遊茂陵道夜宿鳳凰
城豪吏多猜忌毋勞問姓名 李嶷少年行
結客佩吳鉤橫行度隴頭鴈在弓前落雲從陣後
浮吳師驚燧象燕將警奔牛 孔紹安結客少年場
玉劍浮雲騎金鞍明月弓鬬雞過渭北走馬向關

東孫賓遥見侍郭解暗相通 盧照鄰結客少年場
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盃酒殺人都市
中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 李白結客少年場
日高春睡足帖馬賞年華倒插銀魚袋行隨金犢
車還携新市酒遠醉曲江花幾度歸侵黑金吾
送到家 李廓長安少年行
烽火夜如月兵氣曉成虹橫行徇知己負羽遠從
戎龍旌昏朔霧鳥陣捲胡風追奔滄海咽戰罷
陰山空 盧照鄰結客少年場

霞鞍金口騮豹袖紫貂裘家住叢臺下門前漳水流喚人呈楚舞借客試吳鈎見說秦兵至甘心赴國讐 鄭錫邯鄲少年行

壯士性剛決火中見石裂殺人不迴頭輕生如暫別豈知眼有淚肯向頭上髮平生無恩酬劍閒一百月 孟郊遊俠行

西陵俠少年送客短長亭青楓夾兩路白馬如流星聞道羽書急單于寇井陘氣高輕赴難誰顧燕山銘 王昌齡少年行

任氣稱張放銜恩在少年玉階朝就日金屋夜昇天軒騎青雲際笙歌綠水邊建章明月好留醉伴風煙 芮挺章少年行

幽并俠少年金絡控連錢竊符方救魏擊筑正憐燕輕生辭鳳闕揮袂上祁連陸離横寶劍出没鶩徂旃 虞羽客結客少年場

紫綬黄金璫啾啾搖綠髮平明相馳逐結交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 李白結客少年場

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 崔顥古遊俠

朱亥已擊晉侯嬴尚隱身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余亦不火食遊梁同在陳空餘湛盧劍贈爾託交親 李白送侯十一

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 李太白贈別

珠軒流水車玉勒浮雲騎縱横意不一然諾心無二白壁贈穰苴黄金奉毛遂妙舞飄龍管清歌吟鳳吹三春小死遊千日中山醉直言身可沈誰論名與利依倚孟嘗君自知能市義 張昌宗少年行

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于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 李白東海有勇婦

趙客縵胡纓吳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

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横將炙啖朱亥
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
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
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
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李白俠客行
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
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戎昱上湖南崔中丞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

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杜甫少年行
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
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李白扶風豪士歌
長裾珠履颯輕塵閒以琴書列上賓公子無嫌可
邀請侯嬴此坐是何人盧綸贈陳歸
十歲荒狂任博徒揆莎五木擲梟盧野詩良輔偏
憐假長借金鞍迓酒胡元稹酬孝甫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
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吳象之少年行

天驕遠塞行出鞘寶刀鳴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
輕張仲素塞上曲
握中銅匕首粉剉楚山鐵義士頻報讐殺人不曾
缺王昌齡雜興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傍
情崔國輔少年行
好勝耽長夜天明燭滿樓留人看獨脚賭馬換偏
頭李廓長安少年行
邀遊携艷妓裝束似男兒盃酒逢花住笙歌簇馬
吹李廓長安少年行

十八羽林郎戎衣事漢王臂鷹金殿側挾彈玉輿
傍馳道春風起陪遊出建章李嶷少年行
四坐驚稱孟豪雄道姓劉廣陌通朱邸大路起青
樓要覽驛已置留客轄仍投栁莊劉生
追逐輕薄伴閑遊不着緋長攏出獵馬數換打䒩
衣曉日尋花去春風帶酒歸李廓長安少年行
戟門連日閉苦飲惜殘春開鎖通新客教姬屈醉
人清歌牵白馬自舞踏紅茵李廓長安少年行

遊市慵騎馬隨姬入座車樓邊聽歌吹簾外中釵
花蒼頭來去報飲伴到倡家李廓長安少年行
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
朝千金笑裏面一擲掌中腰掛冠豈憚宿迎拜
不勝嬌李百藥少年行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
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
裏柰君何李白對酒
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可藏姓名我非

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草人面
青元稹俠客行
千點斕斒玉勒驄青絲結尾繡纒騣揮鞭晚出章
臺路葉葉春衣楊柳風韓翃少年行
玉匣鎖龍鱗甲冷金鈴襯骨羽毛寒皂貂擁出花
當背白馬騎來月在鞍施肩吾贈邊將
捻坐軟玉開素苞畫樓閃閃紅裙提碧蹄偃蹇違
金鑣狂情十里飛相燒李咸用輕薄怨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

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王維少年行
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長滿
眼前妻能管絃妾歌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
旁人獨愁苦高適行路難
平明小獵出中軍異國名香滿袖薰畫榼倒影鸚
鵡嘴花衫對舞鳳凰文手擡白馬嘶春雪臂竦
青骹入暮雲落日胡姬樓上飲風吹簫管滿樓
聞章孝標少年行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衫香美人挾坐飛

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別起高樓臨碧篠絲曳
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
鳥李賀嘲少年
雙韉懸金縷鶻飛長衫刺雪生犀束綠槐夾道陰
初成珊瑚幾節敵流星紅肌拂拂酒光凝當街
背拉金吾行朝遊鼕鼕鼓聲發暮遊鼕鼕鼓聲
絕入門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堦月顧況公子行
閑從結客冶遊時忘却紅樓薄暮期醉上黃金堤
上去馬鞭梢斷綠楊絲朱慶餘公子行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
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李白結襪子
獨到輦前射雙虎君王手賜黃金璫日日鬬鷄都
市裏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讐夜出城平明
還在娼家醉 張籍少年行
馬上抱鷄三市鬬袖中携劔五陵遊玉簫金管迎
歸院錦袖紅裝擁上樓更向死西新買宅月波
春水入門流 于鵠公子行
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

磔黃雲隴底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
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為羌笛出塞聲
使我三軍淚如雨 李頎古意
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馬鳴金鞭五侯相逢大
道邊美人絃管爭留連黃金如斗不敢惜片言
如山莫棄捐安知顧頷讀書者暮宿靈臺私自
憐 高適行路難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
光宮散入五陵松栢中百迴殺人身合死赦書
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
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 王建羽林行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塲縱博家
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
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
君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玆
感歎辭舊遊更于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
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高適邯鄲少年行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邢州白儲招栗仲父校正

景物

霜輕菊秀晚石淺水紋斜 劉禹錫登武陵城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王維過香積寺
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疎桐 王維寄韋太守陟

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 王維藍田石門精舍
氣條灑餘靄露葉承新旭 韋應物對芳樹
斜照移山影迴沙擁籀文 王勃山居
葭繁秋色引桂滿夕輪孤 駱賓王久戍邊城有懷
晴江一女浣朝日衆鷄鳴 王摩詰曉行巴峽
猿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 李白韋參軍
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 姚合選句
絳葉擁虛砌黃花隨濁醪 高適九日宴
白鳥上衣桁青苔生筆牀 岑參初至西虢官舍

夏木轉成帷秋荷漸如蓋 謝朓後齋迴望
澗花燃暮雨潭樹暖春雲 岑參贈鄭鄂
清暉澗藻井流香入綺櫳 梁上黃侯辟
煙濕樹姿嬌雨餘山態活 杜牧池州送孟遲
花添雜綺色鶯亂管絃聲 儲光羲獻高使君
夜來枝半紅雨後洲全綠 張說早霽南樓
庭虛麥雨潤林靜蕙風薰 李嶠和杜侍御
月幌花虛馥風窗竹暗喧 宋之問冬夜寓直麟閣
菊散金風起荷疎玉露圓 太宗秋日

柳意籠丹檻梅香覆錦茵 羊士諤資中早春
落葉飄蟬影平流寫鴈行 上官儀應制
風葉青桐落露花紅槿低 劉威秋日寄陳景孚秀才
石壁如明鏡飛橋類飲虹 王褒玄圃濬池
烟光拂夜色華舟盪秋風 江淹外兵舅夜集
花雜芳園鳥風和綠野烟 杜審言春日懷歸
蘆花迷夕棹梧葉散秋砧 許渾秋晚登城
水堤烟報柳山寺雪驚梅 蕭遇春詩
練色鋪江晚潮聲逐渚迴 蕭遇春詩

梅應未假雪柳自不勝烟 李商隱曉坐
浦樹懸秋影江雲落曉輝 張説岳州餞趙國公
霜拂金波樹星迴玉斗城 錢起送員外侍御入朝
雲藏巢樹鶴風觸囀鶯枝 賈島送南卓歸京
倚簷高柳弱乘露小枝妖 羅隱春居
高杉殘葉落深井凍痕生 僧無可冬日寄僧友
春江連橘柚晚景媚蒲菰 李頎送盧少府赴延陵
鷄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 杜甫江邊星月
鳥急山初暝蟬稀樹正凉 許渾洛東蘭若

繁星入疎樹驚鵲倦秋風 錢起偶成
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疎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
白雲斷巘岫綠草覆江沙 楊炯送李庶子
桂花窺鏡發蟾影映波生 吳融賦得月映清淮流
睡雨高梧密棊燈小閣虛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
花影飛鶯去歌聲度鳥來 謝偃踏歌行
綠筠遺粉籜紅藥綻香苞 李商隱自喜
光中疑有焰容處似無枝 盧綸題韋員外東齋
片石寒青錦疎楊挂綠絲 李白遊呂禪師山池

蔭竹簟光冷照流簪影欹 暢當宴摩訶池
影疎千點月聲細萬條風 孟郊井上枸杞架
暫時花帶雪幾處葉沈波 杜甫蒹葭
影混鴛鴦色光含翡翠容 李華尚書都堂瓦松
黃裏排金粟釵頭綴玉蟲 韓愈咏燈花
紅房爛簇火素豔紛團雪 白居易花下對酒
翻葉迎紅日飄香借白蘋 宋廸賦得龍池春草
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 柳惲擣衣詩
野色籠寒霧山光斂暮烟 王勃秋日別王長史

清露府蓮結碧雲臯鶴飛 張佑奉和令狐相公
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 宋之問陸渾山莊
風螢方喜夜露槿已傷秋 盧綸秋夜宿藏公院
花明洛陽苑水綠小平津 儲光羲洛送別
晚鐘鳴上苑疎雨過春城 王維待儲光羲不至
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 趙彥昭立春日侍宴
柳影冰無葉梅心凍有花 太宗冬日臨昆明池
石畫裝苔色風梭織水文 上官昭容遊流杯池
鬬雪梅先吐驚風柳未舒 上官昭容遊流杯池

變黃隨淑景吐翠逐新晴 沈廻小苑春望柳
一穗雨聲裏千條池色前 盧綸送張成季
日華留偃蓋雉尾轉春風 周存禁中春松
影密金莖近花明鳳沼通 周存禁中春松
露自金盤灑風從玉樹吹 李德林詠松樹
未夜青嵐入先秋白露團 白居易詠竹
細枝風響亂疎影月光寒 王維竹
細花成鳳實嫩笋長漁竿 劉長卿竹
酒入杯中影棊添局上聲 杜荀鶴竹

作龍還葛水爲馬向并州 梁元帝賦得竹
擎置仙人掌應添瑞露漿 庾信奉梨
望月驚弦影排雲結陣行 李嶠雁
渚雲低暗度關月冷相隨 崔塗雁
暗棲松葉露輕下蓼花風 張佑鷺鷥
紫豔映渠鮮輕香含露發 李德裕芳蓀
風輕鶯韻緩露重落花遲 顧野王羅敷行
色奪迎仙羽花避犯靈槎 駱賓王對雪
渭北草新出關東花欲飛 岑參送崔全被放

風吹藥蔓迷樵徑雨暗蘆花失釣船 許渾經郊居
短蘆冒土初生笋高柳渝風已弄條 羅隱巴陵道中
松窓宿翠含風薄槿援朝花帶露繁 呂溫訪葡叅軍
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遥聞杜若香 孟浩然送王九
烟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 李白鸚鵡洲
抱節不爲霜霰改成林終與鳳凰期 羅鄴竹
萬疊水紋羅乍展一雙鸂鶒繡初成 劉兼蓮塘霽望
一聲溪鳥暗雲散萬片野花流水香 許渾滄浪峽
海樓翡翠閑相逐鏡水鴛鴦暖共遊 元稹初除浙東

霜寒橡栗留山鼠月冷菰蒲散水禽 許渾訪李隱居不遇
西池水冷春巖雪南浦花香曉樹風 許渾寄汝洛舊游
蝶欲試飛猶護粉鶯初學囀尚羞簧 皮日休遊顏家林園
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 杜甫滕王亭子
遠天螮蝀收殘雨映水鸕鷀近夕陽 戎昱江城秋霽
紫艷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 趙嘏長安秋望
襹褷正重新開翅咕囁難通乍囀聲 皮日休偶留羊振文處
蝴蝶晴連池岸草黃鸝晩出柳園花 錢起登高齋
花傾曉露垂如淚鶯拂遊絲斷若絃 錢起寄永嘉王十二

綠楊陰裏千家月紅藕香中萬點珠溫庭筠寄盧生
白沙洲上江蘺長綠樹村邊謝豹啼顧況送大理張卿
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王維輞川別業
昂藏獨鶴閑心遠寂歷秋花野意多僧皎然題周鍊別業
綠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溫庭筠和道溪君別業
星未沒河先報曉柳猶粘雪便迎春嚴郾賦百舌鳥
夜郎城近含香瘴杜宇巢低起暝風鄭谷荔枝樹
香殿蕭條轉密陰花龕滴瀝垂清露嚴武題楠木
雪羽襬褷立倒影金鱗潑剌跳晴空溫庭筠溪上行

蘆花渚裏鴻相叫苦竹叢邊猿暗啼李嘉祐送錄事參軍
蒲生岸脚青刀利柳拂波心綠帶長韋莊題裴端公郊居
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香柳宗元得盧衡州書
池畔花深鬪鴨欄橋邊雨洗藏鴉柳韓翃送客還江東
青梅蒂重初迎雨白鳥群高欲避潮皮日休寄裴尚書
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王維復轉官感聖
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朱邑春
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柳宗元榕
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李白題東谿公幽居

高枝拂遠鴈疎影度遙星不辭攀折苦為入管絃
聲杜之松詠柳
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
棲李義府詠烏
有根橫水石無葉拂烟霞春至苔為葉冬來雪作
花不逢星漢使誰辨是靈槎王冷然賦得古木卧平沙
翻花疑鳳下颺水似龍移帶露依深葉飄寒入勁
枝聊因萬籟響詎待伶倫吹張正見賦得風生翠竹
輕陰拂建章夾道連未央因風結復解霑露柔且

長楚妃思欲絕班女淚成行沈約詠庭[illegible]
灞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絮猶
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羅隱柳
青青一樹傷心色曾入幾人離恨中為近都門多
送別長條折盡減春風白居易青門柳
細水涓涓似淚流日西惆悵小橋頭衰楊葉盡空
枝在猶被霜風吹不休白居易小橋柳
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罽成不用臨池重
相笑最無根蒂是浮名陸龜蒙浮萍

夜月水南寺秋風城外砧早霜紅葉靜新雨碧潭深張祜題上饒亭

卷簾花影裏倚檻鶴巢邊霞焰侵旌旆溪聲雜管絃姚鵠河亭晚望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王維鹿柴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王維竹裏館

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雖迴照森沈猶自

寒裴廸茱萸沜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王維欒家瀨

野坐分苔席山行遶菊叢雲衣惹不破秋色望來空李益天津橋南山中

月和風尋動花落瀑泉飛欲剪蘭為佩中林露未晞馬戴山中興中

穿烟泉潺湲觸竹犢觳觫荒篁香牆匡熟鹿伏屋曲皮日休山中吟

林果墮楊盡山苗半夏新陽烏暗展翅陰梟夜飛輪李敬芳天台閑望

雨滌莓苔緑風搖松桂香洞泉分溜淺巖筍出藜長司空曙過柳處士

廻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李端神女祠

勁風吹雪聚渴鳥啄氷開樹向寒山種人從瀑布來劉得仁題郡公禪院

夜深斜舫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跡菰蒲有鶴

翎劉得仁宿池亭

碧草徑微斷白雲扉晚開罷琴松韻發鑒水月光來馬戴春日尋王處士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李白獨坐敬亭山

閑花滿巖谷瀑水映杉松啼鳥忽臨澗歸雲時抱峯王維韋侍郎山居

徑摒拂雲緑山櫻帶雪紅雨邉青嶂下時見採芝翁李咸用題王氏山居

十餘莖野竹一兩樹山花遶石開泉細穿籬引徑斜 方干詹碏山
竹扉難掩月巖樹易延雲曙鳥枕前起寒泉夢裏聞 李咸用宿隱者居
雲歸萬壑暗雪罷千岩春始看玄鳥來已見瑶華新 儲光羲終南幽居
日落數歸鳥夜深聞扣舷水痕侵岸柳山翠借廚烟 戎昱題韋氏莊
綺峯含翠霧照日蘂紅林鏤丹霞錦岫殘素雪班岑拂浪低垂柳嬌花鳥續吟 太宗初春登樓

古岸扁舟晚荒園一徑微鳥啼新果熟花落故人稀宿潤侵苔甃斜陽照竹扉 張祜別業
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宫朝暮泉聲落寒喧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 皇甫冉神女祠
浦乾潮未應堤濕凍初銷粉片銷梅孕金絲刺柳條鴨頭新綠水鴈齒小紅橋 白居易新春江次
三秋倚練飛金盞洞庭波定平如剗天高雲捲綠羅低一點君山礙人眼 張碧登岳陽樓

曾栽楊柳江南岸一別江南兩度春遥憶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 白居易楊柳枝
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宫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 白居易楊柳枝
江湖水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簟凉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葉濕螢光 許渾宿望亭館
韶光染色如娥翠綠濕紅鮮水容媚蘇小慵多蘭渚閑融融浦日鵁鶄寐 溫庭筠春洲曲
江邉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應惜殷勤更向手中吹 楊巨源楊柳枝

一簇林亭返照間門當官道不曾閑華深遶岸黄鶯鬧雨急春塘白鷺閑 韋莊題淩處士莊
北斗南廻春物老紅英落盡綠尚早韶風澹蕩無所依偏惜垂楊作春好此時可憐楊柳花縈盈艷曳滿人家人家女兒出羅幙靜掃玉庭待花落寶環纖手捧更飛翠羽輕裾承不着歷歷瑶琴舞金陳菲紅拂黛憐玉人東園桃李芳已歇獨有楊花嬌暮春 楊巨源楊花落

迎風幾拂朝天蓋帶月猶含度嶺鐘更憶葛洪丹
井側數株臨水欲成龍 趙嘏橫水館雙松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嫣
香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李賀南園

輕盈嫋娜占年華舞榭粧樓處處遮春盡絮飛留
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 劉禹錫楊柳枝詞

好傍青山與碧溪刺桐毛竹待雙棲花時遷客傷
離別莫向相思樹上啼 羅鄴鷓鴣

古唐選屑卷之二十二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名花

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李正封牡丹花

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 王建牡丹花

異香開玉合輕粉泥銀盤 王貞白白牡丹

嫩蘂包金粉重葩結繡囊 韓琮白牡丹

統心黃倒暈側莖紫重稜 王建白牡丹

名見桐居錄香聞鄭國詩 張九齡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

映庭含淺色凝露泫浮光 太宗詠芳蘭

過門階露葉尋澤逕連香 僧無可蘭

天清凝積素風暖動芬絲 羊士諤玉蘂

枝生無限月滿目自然秋 李嶠桂花

香屬登龍客烟籠宿蝶枝 鄭谷杏花

結葉還臨影飛香欲遍空 孔紹安應詔詠天𣏌

含風如笑臉裛露似啼粧 李嶠桃花

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艷 杜甫丁香

雜葉半藏蜻叢花未隱雀 丘遲玉階春草花

色湛仙人露香傳少女風 李嶠萱草花

綠攢傷手刺紅墮斷腸英 朱慶餘題薔薇花

晚奪紅霞色晴欺瘴日威 鄭谷荔枝花

翻影初迎日流香暗襲人 賈謨賦得芙蓉出水

葉捲珠難溜花舒紅易輕 梁孝元芙蓉

垂氷溜玉手含刺胃春腰 庾肩吾詠摘梅花

豔寒宜雨露香冷隔塵埃 朱慶餘早梅

樹動懸氷落枝高出手寒 庾信梅花

拂粧疑粉散逐溜似萍開 陳後主梅花落

藕絲牽作縷蓮葉捲成杯 殷英童蓮

晚帶鳴蛩急寒藏宿鷺愁 鄭谷蓼花

雨朝勝濯錦風夜劇焚香 盧綸玫瑰花

暗妬翻堦藥遥連直署香 司空曙玫瑰花

疑艷垂淸露驚秋隔絳紗 羊士諤玩槿花

鸞體傷風力鷄香積露文 李商隱槿花

豔和蜂蝶動香帶管絃聞 鄭谷林擒花

春花雜鳳影秋月弄珪陰 李嶠桐花

濃香薰疊葉繁朶壓卑枝 方干山花

新枝含淺綠晚蕚散輕紅 魏彥深石榴

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 李商隱牡丹爲雨所敗

香暖幾飄袁虎扇格高長對孔融罇 羅隱虚白堂前牡丹

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狂隨舞蝶飛 鄭谷海棠

桃綬含情依露井柳綿相憶隔章臺 李商隱紫薇花

露壓盤條方到地風吹豔色欲燒春 方干薔薇花

層樓寄恨飄珠箔駿馬憐香撼玉珂 羅鄴槐花

數枝豔拂文君酒半里紅欹宋玉墻 羅隱桃花

玉池露冷芙蓉淺金井烟分薜荔疎 許渾玉芝觀

夾雨驚新拆經霜忽盡開野香盈客袖禁蘂泛天杯 僧無可菊

日晚秋烟裏星繁曉露中影搖金澗水香染玉潭風 鄭谷恩門小諫雨中乞菊栽

擢秀三秋晚開芳十步中分黃俱笑日含翠共搖風 駱賓王秋菊

蝶舞搖風蘂鶯啼含露枝徘徊不忍去應與醉相
宜 方干陳秀才亭際木蘭
異浮漢家酒雪灑楚王琴廣殿輕香發高臺遠吹
吟 李嶠詠蘭
散翠幽花落搖青客葉離哀猨驚助裹花露滴争
垂 無名氏秋風生桂枝
吳歌秋水冷湘廟夜雲空濃艷香露裏美人清鏡
中 溫庭筠芙蓉
間吟鮑照賦更起屈平愁莫引西風動紅衣不柰

秋 陸龜蒙芙蓉
積雨莎庭小微風蘚砌幽莫言開太晚猶勝菊花
秋 李咸用萱草花
仍憐委地日正是帶花時碎碧初凋葉燋紅尚戀
枝 白居易薔薇花死
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郤月觀花繞凌風
臺 何遜詠早梅
春近寒雖轉梅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
銷 陰鏗和孔中丞雪裏梅花

度簾拂羅幌縈窓落梳臺乍隨纖手去還因插鬢
來 鮑泉梅花
花寒未聚蝶豔色已驚人懸知陌上柳應妬手中
春 裴廷詠剪綵花
珠館薰燃久玉房梳掃餘燒蘭才作燭襞錦不成
書 李商隱槿花
纖條寄喬木弱影掣風斜標春抽曉翠出霧挂懸
花 梁簡文帝藤樹花
一朵又一朵併開寒食時誰家不禁火總在此花
枝 曹松寒食日題杜鵑花

輕飛不假風輕落不委地繚亂舞晴空發人無限
思 劉禹錫柳花詞
晴天闇闇雪來送青春暮無意似多情千家萬家
去 劉禹錫柳花詞
河畔多楊柳追遊盡狹斜春風一回送亂入莫愁
家 楊凝柳絮
冷豔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
飛 丘爲梨花

簇蘂風頻壞裁紅雨更新眼看吹落地便別一年春 元稹牡丹

綺樹滿朝陽融融有露光雨多疑濯錦風散似分妝 元稹夜合

玉律三秋暮金精九月開榮舒落媆浦香汎野人杯 李嶠咏菊

細枝青玉潤繁蘂碎金香爽氣浮朝露濃滋帶夜霜 僧廣宣九日菊花

何事一花殘閒庭百草闌緑滋經雨蕟紅艷隔林看 劉長卿海紅花

鉅野韶光暮東平春溜通影搖江浦月香引棹歌風 李嶠咏菱花

未問移栽日先愁落地時踈中從間葉宻處莫燒枝 方干杜鵑花

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欲留池上景別染草中英 李咸用紅薇花

桂樹生南海芳香隔遠山今朝天上見疑是月中攀 盧僎題桂葉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曉入徵風起春時雪滿墻 鄭谷玉蘂

露濕凝衣粉風吹散蘂黃蒙籠珠樹合煥爛錦屏張 司空曙和李員外咏玫瑰花

弄粉知傷重調紅或有餘波痕空映襪煙態不勝裾 桂嶺含芳遠蓮塘屬意踈 李商隱木蘭

翠攢千片葉金剪一枝花蘂逐蜂鬚亂英隨蝶翅斜 帶香飄緑綺和酒上烏紗散漫搖霜彩嬌妍漏日華 公乘億賦得秋菊

各言藝幽深彼美香素莖豈爲賞者說自保孤根生易地無赤株麗土亦同榮賞際林壑近泥餘煙露清 白居易咏蘭

與月轉鴻蒙扶踈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墮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玉兎宮 張喬月中桂樹

金蘂霞英疊彩香初疑少女出蘭房逡巡又是一年別寄語集山呼索郎 周繇看牡丹贈段成式

牡丹一朶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

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張祜新牡丹

紅艷裊煙疑欲語素華映月只聞香蓊裁偏得東風意淡薄似矜西子妝 殷文珪趙侍郎看牡丹

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曷若東園桃與李果成無語自成陰 炙轂子牡丹

洞庭波冷氣侵雲日月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船是此花身 李商隱木蘭花

一枝濃艷對秋光露滴風搖倚砌傍曉景平看何處似謝家新染紫羅裳 羅鄴雞冠花

瓊蘂籍中聞閬苑紫芝圖上見蓬萊淺深芳蕚通宵換委積紅英報晚開 李紳海棠花

曉啼珠露渾無力繡簇羅襦不着行若綴壽陽公主額六宮爭肯學梅妝 牛嶠紅薔薇

莫道顏色如渥丹莫道馨香過蒞蘭東風吹綻還吹落明日誰爲今日看 黃滔詠花

一莖獨秀當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影離離正堪玩枝上嬌鶯不畏人葉底飛蛾自相亂 儲光羲薔薇

白華如散雪朱實似懸金布影臨丹地飛香度玉岑 李孝貞詠摘樹花

人來問花影衣渡得荷香桂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 祖孫登採芙蓉花

素華偏可意的的半臨池疑爲霜裏葉復類雪封枝日斜光隱見風還影合離 梁簡文帝詠梔子花

井上發新花誰言不經染已如薄紫拂復似濃紅點狀錦無裁縫依霞有舒斂 何遜詠雜花

潘岳閒居日王戎戲陌辰蝶遊芳徑馥鶯轉弱枝

新葉暗青房晚花明玉井春 李嶠賦得李花

禁苑春暉麗花蹊綺樹妝綴條深淺色點露參差光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 唐太宗詠桃

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翻光同雪舞落素混冰池今春競時發猶是昔年枝 王筠雪裏梅花

發蕚初攢紫餘采尚霏紅新花對白日故蘂逐行風參差不俱曜誰肯盼薇叢 謝脁詠薔薇

赤帝常聞海上遊三千幢蓋擁炎州今來樹似離宮色紅翠斜欹十二樓 陳陶詠刺桐花

初桃麗新采照地吐其芳枝間留紫鶯葉裏發輕
香飛花入露井交幹拂華堂若映窻前柳懸疑
紅粉妝 梁簡文帝詠初桃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艷色寧相妬嘉名偶自
同採江秋節晚搴木古祠空須勸勤來看無令
便逐風 韓愈木芙蓉
春蘭本無艷春澤最葳蕤燕姬得夢罷尚書奏事
歸臨池影入浪從風香拂衣當門已芬馥入室
更芳菲 梁元帝澤蘭

階蘭凝曙霜岸菊照晨光露濃晞晚笑風勁淺殘
香細葉凋輕翠圓花飛碎黃還持今歲色復結
後年芳 唐太宗賦得殘菊
萬木凍欲折孤根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
開風遞幽香出禽窺素艷來明年如應律先發
望春臺 釋齊己早梅
大庾斂寒光南枝獨黍芳雪含朝暝色風引去來
香妝面迴青鏡歌塵起畫梁若能遥止渴何假
泛瓊漿 李嶠咏梅

籬落歲云暮數枝聊自芳雪裁纖蘂密金拆小苞
香千載白衣酒一生青女霜 羅隱菊
得地移根遠交柯繞指柔露香濃結桂池影鬭蟠
虬黛葉輕筠綠金花笑菊秋 錢起賦得池上雙丁香樹
片舒猶帶紫半卷未全紅葉踈難敵日花密易傷
風佳麗新粧罷含笑折芳叢 鮑泉詠薔薇花
珠華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
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瑶瑛 沈氏詠步摇花
開花復卷葉艷眼又驚心蝶逐西枝露風披東幹

陰黃衫漂細蘂時拂女郎砧 李頎題合歡花
或值花同舞不因風自飄過鐏浮綠醑拂幌綴紅
綃那用持盃玩春懷不自聊 李中孚妻張氏柳絮
芍藥綻紅綃巴籬織青瑣繁絲蹙金蘂高焰當鑪
火剪刻形雲片開張赤霜裊烟輕琉璃葉風亞
珊瑚朵受露色低迷向人嬌婀娜 元稹紅芍藥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唯有牡丹真
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劉禹錫賞牡丹
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承

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裴士淹白牡丹
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後君
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 白居易看惲家牡丹
君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芍藥與君爲
近侍芙容何處避芳塵 羅隱牡丹
惆悵階前紅牡丹晚來唯有兩枝殘明朝風起應
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 白居易惜牡丹花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
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李白芍藥花開應制清平調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
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李白芍藥花開應制清平調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
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李白芍藥花開應制清平調
烟輕虢國顰歌黛露重長門歛淚衿低傍繡簾人
易折密藏香蘂蝶難尋 劉兼海棠花
秋叢遶舍似陶家遍繞籬邊日漸斜不是花中偏
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 元稹菊花
顏色不能隨地變風流惟解逐人香煙含細葉交

加碧露拆寒英次第黃 李山甫劉員外寄移菊
蘂香亦似浮金靨花樣還如鏤玉錢玩影馮妃堪
比艷鍊形蕭史好爭妍 皮日休奉和陸魯望白菊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舜顏唯有無情枝
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嚴休復玉蘂花
紫房日照臙脂拆素艷風吹膩粉開怪得獨饒脂
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 白居易戲題木蘭花
臉膩香薰似有情世間何物比輕盈湘妃雨後來
池看碧玉盤中弄水晶 郭震蓮花

但恐醍醐難並潔秖應薝蔔可齊香半垂金粉知
何似靜婉臨溪照額黃 皮日休白蓮
自爲祥瑞生南國誰把丹青寄北人明月幾宵同
綠水牡丹無路出紅塵 李建勳重臺蓮
青蘋白石匝蓮塘水裏蓮開帶瑞光露濕紅芳雙
朶重風搖綠帶一根長 陶雍咏蓮
綺蕚成蹊遍籞芳紅英撲地滿筵香莫將秋宴傳
王母來比春華壽聖皇 李乂詠桃花應制
村南無限桃花發唯我多情獨自來日暮風吹紅

滿地無人解惜爲誰開 白居易莊南桃花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窻映竹見玲瓏應知侍史歸
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 韓愈題百葉桃花
再遊巫峽知何日總是秦人說向誰長憶小樓明
月夜紅闌干外兩三枝 白居易桃花
便是花中傾國容牡丹露泣長門月野樹滴殘龍
戰血曦車碾下朝霞屑 李咸用緋桃花歌
須到露寒方有態爲經霜裏稍無香移根若在秦
宮裏多少佳人泣曉粧 黃滔木芙蓉

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
何在向風偏笑艷陽人 杜牧紫薇花
錦江風撼雲霞碎仙子衣飄黼黻香裛露早英濃
壓架背人狂蔓暗穿牆 李建勳薔薇
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村路傍溪橋應緣近水花
先發疑是經春雪未銷 戎昱早梅
繁如瑞雪壓枝開越嶺吳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
未識春風不放過江來 羅鄴梅花
螓首不言披曉雪麝臍無主任春風一枝拂地成

瑶圃數樹參庭是蘂宮 皮日休揚州看辛夷花
處處東風撲晚陽輕輕醉粉落無香就中堪恨隋
堤上曾惹龍舟舞鳳凰 羅鄴柳絮
春風用意勻顏色銷得攜觴與賦詩艷麗最宜新
着雨嬌嬈全在欲開時莫愁粉黛臨窻懶梁廣
丹青點筆遲 鄭谷海棠
終朝疑笑梁王雪盡日慵飛蜀帝魂燕雨似翻瑤
渚淚鴈風疑卷玉銷紋瓊妃若會寬裁剪堪作
蟾宮夜舞裙 鄭璧奉和陸魯望白菊

曾向桃源開爛熳也同漁父泛仙舟背言洞裏千
株好未勝庭前一樹幽帶露似垂湘女淚無言
如伴息媯愁 韋莊庭前桃

古唐選屑卷之二十三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麗情

絳樹搖歌扇緑珠飄舞衣 陳子良得妓
江前飛暮雨梁上遶輕塵 盧照鄰益州觀妓
緑錢生履迹紅粉濕啼痕 岑參長門怨

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 蘇小小古辭
玉釵翠羽飾羅袖鬱金香 沈佺期觀妓
泣盡無人問容華落鏡中 崔顥長門怨
情踈看笑淺嬌深盼欲斜 盧思道美女篇
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 蕭子範代美人
寶鏡掛秋水羅衣輕春風 李白寄遠
標梅詩有贈羔鴈禮將行 孟浩然送桓子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 魚玄機贈鄰女
鬬草憐香蕙簪花間雪梅 杜牧代人作
懶結茱萸帶愁看玳瑁簪 宋之問江南曲
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 鄭還古贈柳氏妓
深心屬悲絃遠情逐流吹 宋孝武帝夜聽妓
枕霞紅暗淡淚粉玉闌珊 韓偓懶起
孀腰減束素別淚損横波 庾信將命使北
鸞迴鏡欲滿鶴顧市應傾 庾信咏舞
輕啼濕紅粉微睇轉横波 楊師道初宵看婚
花將面自許人共影相憐 劉瑱賦得妍姬年十五
妾夢經吳苑君行到剡溪 李季蘭送閻二十六

苦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 王適古別離
金罍照離思寶瑟凝殘春 馬戴河梁別
秋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 杜甫即事
對人傳玉腕映燭解羅襦 王維雜詩
寶柱惜離絃流黃悲赤縣 温庭筠獵騎
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 李白長干行
欲掩羞中笑還飄袖裏香 劉孝威鍼
笑靨人前斂衣香動處來 陳後主七夕宴樂
孌童泣垂釣妖姬笑盪舟 何遜春夕早泊

晚粧脂粉薄春服綺羅輕　崔亘春怨
淚粉羞明鏡愁帶減寬衣　庚成師遠期篇
畏瘦宜傷窄防寒更厚裝　孟浩然閨情
寶鏡寬粧影紅衫褭淚痕　戎昱閨情
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　李太白贈韋太守
動衣香滿路移步襪生塵　駱賓王詠美人
水下看粧影眉頭畫月新　駱賓王詠美人
當壚競鬪青絲髮對月爭誇白玉簪　魚玄機次光威裒韻
寶髻巧梳金翡翠羅裙宜著繡鴛鴦　章孝標贈美人

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　萬楚五日妓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王少伯閨怨
更深欲訴蛾眉斂衣薄臨醒玉豔寒　李商隱呈令狐令公
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妓盤龍金屈膝　盧照鄰長安古意
離前吉夢成蘭兆別後啼痕上竹生　駱賓王豔情
金波千里別來夜玉筋兩行流到明　羅鄴別夜
不看匣裏釵頭古猶戀機中錦樣新　王建留別田尚書
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　李白荊州歌
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張仲素秋閨思

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　盧照鄰長安古意
思君欲坐望夫臺端居懶聽將雛曲　駱賓王代郭氏答
雙雙素手剪不成兩兩紅粧笑相向　崔顥行路難
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　岑參寄家人
金釵橫處綠雲墮玉筋凝時紅粉和　杜牧見劉秀別妓
秦鏡欲分愁墮鵲舜琴將弄怨飛鴻　魚玄機情書寄李子安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李白妾薄命
青樓臨大道一上一回老所思終不來極目傷春

草　于濆青樓曲
怨坐啼相續愁眠夢不成調琴欲有弄畏作斷腸聲　邵士彥秋閨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張九齡賦得自君之出矣
銀鑰開香閣金臺照夜燈長征君自慣獨臥妾何曾　鄭處閨情
鎮西歌豔曲臨淄逢麗神欲知雙璧價潘夏正連茵　陳宣洛陽道

但見出門蹤不見入門蹟却笑山頭女無端化爲
石 曹鄴思不見
鴈來書不至月照獨眠房賤妾多愁思不堪秋夜
長 崔國輔瀼陽女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羮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娘
嘗 王建新嫁娘
嫁得瞿塘賈朝朝悞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
兒 李益江南詞
涼風已嫋嫋露重木蘭枝獨上高樓望行人遠不
選屑 卷之二十二 五
知 姚係古離別
鬱鬱陌上桑皎皎雲間月非無巧笑姿皓齒爲誰
發 王臺卿陌上桑
鬱鬱陌上桑盈盈道傍女送君上河梁拭淚不能
語 王臺卿陌上桑
妾恨比斑竹下盤煩冤根有笋未出土中已含淚
痕 孟郊閑愁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卭
去 孟郊古別離

昨夜裙帶解今朝蟢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
歸 權德輿玉臺體
迷魂隨鳳客嬌思入琴心託援交情重當壚酌意
深 盧仝卓女怨
君行登隴上妾夢在閨中玉箸千行落銀牀一半
空 令狐楚長相思
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
昌 魚玄機贈鄰女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
選屑 卷之二十三 六
月 李白玉階怨
侍愛如欲進含羞出不前朱口發艷歌玉指弄嬌
絃 吳聲子夜警歌
連曙寢衣冷開門霜露凝風吹昨夜淚一片枕前
冰 劉商古意
嬾卸鳳凰釵羞入鴛鴦被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
穗 韓偓懶卸頭
大婦織紈綺中婦縫羅衣小婦無所作挾瑟弄音
徽丈人且却坐梁塵將欲飛 荀昶三婦艷

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 李白陌上桑

夜靜掩寒城清砧發何處聲聲擣秋月腸斷盧龍戍未得寄征人愁霜復愁露 劉長卿月下聽砧

桃花四面發桃葉一枝開欲暮黃鸝囀傷心玉鏡臺清箏向明月半夜春風來 王昌齡古意

試出褰羅幌還來著錦筵曲中愁夜夜樓上別年年不及隨蕭史高飛向紫烟 鄭愔春怨

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

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李白烏夜啼

心許凌烟名不滅年年錦字傷離別彩毫一畫竟何榮空使青樓淚成血 温飛卿寒食行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紅樓是妾家 李白陌上贈美人

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戎昱送零陵妓

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 羊士諤郡中即事

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皇山 張朝江南行

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平憎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徐月英送人詩

細柳橋邊深半春纈衣簾裏動香塵無端有寄閑消息背插金釵笑向人 杜牧倡樓戲贈

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崔郊贈去婢

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

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 韋皐寄情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爲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賈至春思

偶向江邊採白蘋還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于鵠江南曲

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嶇上玉京 樊氏女答裴航

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 裴思謙宿平康里作

去年離別鴈初歸今夜裁縫螢已飛征客近來音信斷不知何處寄邊衣 張紘閨怨

丁丁漏水夜何長漫漫輕雲露月光秋逼暗蟲通夕響寒衣未寄莫飛霜 王維秋夜曲

擲下離觴指亂山趁程不待鳳笙殘花邊馬嚼金銜去樓上人垂玉筯看 章碣春別

危冠廣袖楚宮粧獨步閑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高適聽張立本女吟

驛使今朝過五湖殷勤為我報狂夫從來誇有龍泉劍試割相思得斷無 張氏寄夫

不洗殘粧傍繡牀却嫌鸚鵡繡衣裳迴針刺到雙飛處憶昔征夫淚數行 無名氏雜詩

金鴨香銷欲斷魂梨花春雨掩重門欲知別後相思意回看羅衣積淚痕 戴叔倫春閨

昔為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 裴諴寄樊氏女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坐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 李商隱無題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金昌緒春怨

妾家巫峽陽羅幌寢銀床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仍在鬢微汗欲消香 梁鍠古意

尋常輕宋玉今日嫁文鴦戟幹橫龍簴刀環倚桂牕邀人裁半袖端坐據胡牀 李賀閨情

佳人惜顏色恐逐芳菲歇日暮作書堂下堦見新月拜月仍有詞傍人那得知歸取玉臺下始覺淚痕垂 妓常浩贈盧夫人

傳聞燈下調紅粉明鏡臺前作好春不須面上渾粧却留着雙眉待畫人 徐安期催粧

滿額鵞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是巫山行雨歸 裴虔餘贈妓

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劉禹錫命妓侍酒

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橋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 張祜送鮑生酒

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鸞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

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舒元輿贈李翔

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 趙嘏及第

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胡曾薛濤

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爲奴開取鏤金箱 歐陽詹妓訣詩

隴上泉流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嫦娥一入月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崔涯妻雍氏爲尼留別

聞鴈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 侯氏繡龜形

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 胡令能咏繡障

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舟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慎氏無子被出

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羅隱贈妓

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千朶雲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 杜丞相贈美人

神女初離碧玉堦彤雲猶擁牡丹鞋知道相公憐玉腕強將纖手整金釵 盧肇賦眞珠

晴天霜落寒風急錦帳羅幃羞更入秦箏不復續斷絃回身掩淚挑燈立 女郎崔公達獨夜詞

壓壓鴛鴦錦機滿頭空插麗春枝東鄰舞妓多金翠笑剪燈花學畫眉 鄭谷貧女吟

紅粉當壚弱柳垂金花臘酒解酴醾笛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 賈至春思

香幃風動花入樓高調鳴箏緩夜愁腸斷關山不解說依依殘月下簾鈎 王昌齡青樓怨

獨坐紗窗刺繡遲紫荊枝上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併在停鍼不語時 朱絳春女怨

錦江滑膩峨眉秀生得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 元稹聞西蜀薛濤有辭

花間昔日黃鸝囀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君心比妾心妾意舊來

深一別十年無尺素歸時莫贈路傍金 李嘉祐雜興
絲翠解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喚劉
郎賭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
風舉倩持裾 孫棨贈妓
攜手共惜芳菲節鶯啼錦花滿城闕行樂逶迤念
容色色衰祗恐君恩歇鳳笙龍管白日陰盈虧
自感青天月 田娥攜手曲
千金莫惜旱蓮生一笑從教下蔡傾仙樹有花難
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 韓偓偶見

異刀楚製爲佩褘纖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歌
露晞珠履颯沓紈袖飛淒風夏起素雲回 鮑照白紵
日暮登高樓誰憐小垂手昨日桃花飛今日梨花
吐春色能幾時那堪此愁緒 女郎張琰春詞
巳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
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女郎薛媛寫真
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
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
逐帷低 薛道衡昔昔鹽

琴聲妾曾聽桃子婿經分蛾眉參意畫繡被共籠
薰 劉瑗咏左右新婚
垂手忽苕苕飛燕掌中嬌羅衣恣風引輕帶任情
搖詎是長沙地促舞不迴腰 梁簡文帝大垂手
上客光四座佳麗直千金挂釵報纓絕墮珥答琹
心蛾眉已共笑清香復入襟 謝脁夜聽妓
舞女出西秦躡影舞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
塵折腰應兩袖頓足轉雙巾蛾眉與謾臉見此
空愁人 梁簡文帝小垂手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
盡欲作勝花妝從郎索紅粉 丁六娘十索
靄靄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著
牀蘭膏盡更益薰鑪滅復香 梁簡文帝擬沈隱侯夜夜曲
妾在成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榴酒機上蒲萄
裙停梭還斂色何時勸使君 梁元帝古意
行人消息斷空閨靜復寒風急朝機燥鏡暗晚妝
難從來腰自小衣帶就中寬 鮑泉寒閨
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裁一訪新知詎可

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王僧孺贈何庫部舊姬

青樓誰家女當牕啓明月拂黛雙蛾飛調脂艷桃發舞罷鸞自羞妝成淚仍滑頓託嫦娥影尋郎縱燕越 周南晚妝

月淨閨偏冷更深夜轉長霜紈猶掩扇露縠未飄香解帶慚連理引被媿鴛鴦誰能未相識還為守空牀 王胄為寒牀婦贈夫

佳人靚晚妝清唱動蘭房影出含風扇聲飛照日

梁嬌嚬斂際飲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會應憐秋夜長 李百藥火鳳詞

切切夜閨冷微微孤燭然玉盤紅淚滴金鑪彩光圓煖手縫輕素嚬蛾續斷絃相思咽不語回向錦屏眠 徐彥伯孤燭嘆

愁來不理鬢春至更攢眉悲看蛺蝶粉泣望蜘蛛絲月映寒蛩褥風吹翡翠帷飛鱗難託意駛翼不銜辭 王僧孺春閨怨

鵾絃且輟弄鶴操暫停揮別有啼烏曲東西相背

飛倡人怨獨守蕩子殊未歸忽聞生離唱長夜泣羅衣 劉孝綽烏夜啼

金風響洞房佳人心自傷淚隨明月下愁逐漏聲長燈前羞獨鵲枕上怨孤凰自覺鴛帷冷誰憐珠被涼 吳思玄閨怨

殿上圖神女宮裏出佳人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僞真分明淨眉目一種細腰身所可持爲異長有好精神 梁簡文帝詠美人觀畫

青樓誰家女開窗弄碧弦貌同朝日麗妝競午花

燃一彈哀塞鴈再撫哭春鵑此情人不會東風千里傳 吳尚野咏鄰女樓上彈琴

窈窕宋華容彈歌有清曲轉聆非無以斜日幸相矚詎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伴飲杯中醁 王僧孺在王晋酒席數韻

倡女多艷色入選盡華年舉腕嫌衫重迴腰覺態妍情繞陽春吹影逐想思弦履度開裾襵鬢轉匝花鈿 劉遵應令詠舞

紅顏自燕趙妙妓邁陽阿就行齊逐唱赴節闇相

和折腰送餘曲歛袖待新歌顰容生翠羽曼睇
出橫波 揚皦詠舞
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鶤絃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浦
邉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偏是
晚妝鮮 陰鏗侯司空宅詠妓
妖姬餙靚妝窈窕出蘭房日照當軒影風吹滿路
香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不應令曲誤持此
試周郎 王勱詠妓
兎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緣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

全被蒙丘山惠賤妾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
亦俱然 魏明帝種瓜篇
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耶幾銷蘼蕪葉空落蒲萄
花不堪長織素誰能獨浣紗光陰復何極望促
反成賒知君自蕩子柰妾亦倡家 王僧孺鼓瑟曲有所思
茱萸生狹斜結子復銜花遇逢纖手摘濫得映鉛
華雜與鬟簪挿偶逐鬢鈿斜東西爭贈玉縱橫
來問家不無夫壻馬空駐使君車 梁簡文帝茱萸女
佳麗盡關情風流最有名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

星粉光勝玉靚衫薄擬蟬輕密態隨流臉嬌歌
逐軟聲朱顏半已醉微笑隱香屏 梁簡文帝美女篇
淩晨光景麗倡女鳳樓中前瞻削成小傍望卷旌
空分妝閑淺靨繞臉傳斜紅張瑟未調軫飲吹
不全終自知心所愛出入仕秦宮 梁簡文帝有女篇
初月正如鉤懸光入綺樓中有可憐妾如恨亦如
羞深情出艷語密意滿橫眸楚腰寧且細孫眉
本未愁青玉勿當取雙銀詎可留 盧思道日出東南隅作
新妝本絕世妙舞亦如仙傾腰逐韻管歛衽聽張

絃袖輕風易入釵重步難前笑態千金動衣香
十里傳將持比飛燕定當誰可憐 王訓應令詠舞
託意眉間黛申心口上朱莫爭三春價坐喪千金
軀盈尺青銅鏡徑寸合浦珠無因達往意欲寄
雙飛鳧裙開見玉趾衫薄映凝膚羞言趙飛燕
笑殺秦羅敷 沈約少年新婚為之詠
實鑷間珠花分明靚妝點薄鬢約微黃輕紅澹鉛
臉發言芳已馳復加蘭蕙染浮聲易傷嘆沈唱
安而險孤轉忽徘徊雙蛾乍舒歛不持全示人

半用輕紗掩 江洪咏歌姬
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
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玉來時
本姓秦粉光猶假面朱色不勝脣遥望疑花發
聞香知異春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 劉緩悦傾城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
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
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
何不相逢未嫁時 張籍節婦吟

良人萬里向河源倡婦三秋思柳園路遠寄書空
織錦宵長夢返欲驚䰟飛蛾屢繞帷前燭衰草
還侵堦上玉含啼拂鏡不成妝促柱繁弦還亂
曲 張正見賦得佳期竟不歸
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窗猶垂翡
翠幌珠簾半上珊瑚鉤新妝入機映春牖弄杼
鳴梭挑織手何曾織素讓新人不掩流蘇帷中
婦三日五匹未言遲衫長腕弱繞輕絲綾中轉
躡成離鵠錦上廻文作別詩 蕭詮賦婀娜當軒織

蓬鬢蓬門積恨多夜闌燈下不停梭成縑猶自陪
錢納未直青樓一曲歌 僧處默織婦
青天無雲月如燭露泣梨花白如玉子規一夜啼
到明美人獨在空房宿 無名氏雜調
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當窗却羡青
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王仲初當窗織
宮様衣裳淺畫眉曉來梳洗更相宜水精鸚鵡釵
頭顫舉袂佯羞忍笑時 韓偓忍笑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顔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

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嫦娥月三五二八
盈又缺 盧仝有所思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
歸程長亭連短亭 李白菩薩蠻
堂前錦褥紅地鑪綠沈香榼傾屠蘇解佩時時歌
歌管芙蓉帳裏蘭麝滿晚起羅衣香不斷滅燭
每嫌秋夜短 妓常浩贈鄭女郎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

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去此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李白思邊

古人謾歌西飛燕十年不見狂夫面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繫腸線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見 施肩吾古別離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床床中繡被卷不收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 李白寄遠

直緣感君恩愛一廻顧使我雙淚長珊珊我有嬌

靨待君笑我有嬌娥待君掃鶯花爛熳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心腸寸斷誰得知玉階冪歷生青草 盧仝樓上女兒曲

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窻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璅戲罷曾無理曲時粧成秖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沙 王維洛陽女兒行

古唐選屑卷之二十四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佛釋

抽簪歸法王 岑參上嘉州

願以醍醐參聖酒 沈佺期從幸香山寺

年長金跡淺地久石文疎 王勃觀佛跡

空虛花聚散煩惱樹稀稠 王維與胡居士

欲問義心義遥知空病空 王維青龍寺

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 杜甫題玄武禪師壁

候禪青鴿乳窺講白猿參 沈佺期九真山

未憂龜負岳且識鳥耘田 宋之問遊法華寺

錫杖倚枯松繩床映深竹 岑參題禪房

龍宮連棟宇虎穴傍簷楹 王維遊化感寺

雁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 王維遊化感寺

石室無人到繩床見虎眠 孟浩然聽禪上人

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　王維飯覆釜山僧
談空對樵叟授法與山精　孟浩遊明禪師
鳴鐘山虎伏說法天龍會　高適聽法師講經
心持佛印久標割魔軍退　高適聽法師講經
感真六象見垂兆二鵠鳴　宋之問遊法華寺
八解禪林秀三明給苑才　孟浩闍黎新亭
江雲入袈裟山月吐繩床　岑參入嘉州
皂蓋依林憩緇徒擁錫迎　孟浩經玉泉寺
石壁開金像香山繞鐵圍　孟浩石城寺

說法初聞鳥看心欲定猿　宋之問峽山寺
江路經廬阜松門入虎溪　孟浩泊廬江
石鏡山精怯禪林怖鴿棲　孟浩泊廬江
入禪從鴿繞說法有龍聽　宋之問遊雲門寺
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　岑參登慈寺
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　李白春日歸山寄孟浩
抽莖高錫杖引影到繩床　岑參送玄上人
白法調狂象玄言問老龍　王維黎拾遺裴迪見過
窓外鳥聲閑階前虎心善　王維贈張五

自有靈佳寺何用沃州禪　宋之問別鑒上人
無乘及乘者所謂智人舟　王維與胡居士
麻衣逢雪㬢草履躡雲輕　戴叔倫嵩律
半空銀閣斷分砌寶繩連　李嶠皇薦福寺
鯨吞洗鉢水犀觸點燈船　李洞僧歸南海
手持貝多葉心念優曇花　張謂禪寺僧
木杯能渡水鐵鉢肯降龍　戴叔倫贈行脚僧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　釋靈澈新寺
相歡如舊識問法到無言　劉禹錫君素上人

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　劉得仁邵公院
鹿麑安禪石猨啼乞食村　釋可朋贈巖栖蟾上人
寺喧聽講絕厨遠送齋遲　許渾行馬寺不出院僧
衲衣風壞帛香印雨沾灰　周賀送播公
鳳篇憶王子虎溪懷遠公　李白國瑩上人
不踐有命草但飲無聲泉　孟郊贈文應上人
經文開貝葉衣製垂秋蓮　孟郊贈文應上人
藥成彭祖搗頂受七輪摩　賈島送玄巖上人
松生師坐石潭滌祖傳盂　賈島送空公往金州

秋江洗一鉢寒日曬三衣 賈島送譚法師
多生脩律業外學得詩名 張籍送閒師歸江南
能翻梵王字妙盡伯英書 錢起送懷素上人
天空聞聖磬瀑細落花巾 僧貫休送僧
曉了蓮經義堪任寶蓋迎 賈島送僧
百年三事衲萬里一枝節 僧可止送僧
注瓶寒浪靜讀律夜船香 盧綸送惟良上人
石磬疎寒韻銅瓶結夜澌 賈島送貞空二上人
未能精貝葉便學詠楊花 僧貫休寄懷江西僧

都人禮白足施者散金錢 劉禹錫別浩初師
尋雲策藤杖向日倚蒲團 許渾送惟素上人
觸雪麻衣靜登山竹錫輕 朱慶餘送僧往台嶽
偈吟諸祖意茶碾去年春 僧修睦睡起作
煖餅和雪水鳴錫帶江風 僧皎然送秘上人遊京
藏經霑雨爛魔女捧花嬌 元稹題開善寺
千根池裏藕一朶火中花 賈島上樂使君
數聲鐘裏飯雙影樹間茶 喻鳧夏日龍翔寺
懸燈灑砌雨上閣迸雲鵰 喻鳧寄李頻

鉢付靈童洗香教善女薰 元稹大雲寺
蕉花鋪淨地桂子落空壇 僧皎然送關小師
金繩界寶地珍水蔭瑤池 李白舍利佛
作梵連松韻焚香入桂叢 劉長卿送靈澈上人
松下度三伏磬中銷五更 李洞題上人房
香字消芝印金經發茝函 無名氏辭僧房
卷簾苔點淨下筯藥苗新 韓翃題龍興寺
定中觀有漏言外證無生 顧況一公房
縫衲紗燈晃看心錫杖閑 崔子向送惟詩律師

苦行無童子忘機避宰官 耿湋題惟幹上人房
來歸童子偈得聽法王經 孟浩然題惠上人房
浣衣逢野水乞食向人烟 皇甫冉送陳法師
雲庭無履跡龕壁有燈烟 于鵠題宇文褧山寺
星霜幾朝寺香火靜居人 張祜贈仲儀上人院
鳥來還語法客去更安禪 王維投道一師蘭若
講席邀談柄泉堂施浴衣 孟浩然石城寺禮拜
有爲嫌假佛無境是真機 曹松送德光禪師
洞達見空王圓融入佛地 無名氏辭中禪師影堂

爐香寒自滅履雪飯初廻 馬戴題鏡公房
静分巖響答散逐海潮還 劉長卿秋夜精舍觀體如師梵
越講迎騎象番齋懺射鵰 李洞維摩暢林居
舊眞懸石壁衰髮落銅刀 李洞秋宿經上人房
卧語身粘蘚行禪頂拂松 李洞窮易上人房
講銷林下日臘長定中年 崔塗忽禪師院
思山海月上出定印香終 僧貫休題簡禪師院
静案貝多紙閑爐波律烟 皮日休章上人院
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黄金 杜甫望牛頭寺

口翻貝葉古字經手持金策聲泠泠 皇甫曾送明楚上人
月在上方諸品静心持半偈萬緣空 郎士元題精舍寺
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 王維贈宛舍人
鷄頭竹上開危徑鴨脚花中擿廢泉 皮日休題南峯僧
人世驅馳方丈内海波搖動一杯中 方干題烏龍山禪居
琥珀珠粘行處雪棕櫚箒掃卧來雲 皮日休冬晚章上人院
曙後爐烟生不滅晴來階色並歸空 錢起題安國寺
焚香開卷霞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 僧貫休山居
來往白雲知歲久滿山猿鳥會經聲 馬戴送僧

指揮如意天花落坐卧閑房春草深 李頎題璿公山池
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床平 王維過乘如禪師
般若常添持戒力落叉誰筭誦經功 唐球贈僧
口藏宣傳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 白居易贈宗密上人
閑擔茶器緣青嶂静衲禪袍坐緑崖 僧貫休山居
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 裴休贈黄蘖山僧
譚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齊 李白別山僧
窓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藏一龍 岑參太白胡僧歌
樆樅滿地貝多雪料峭入樓于闐風 陸龜蒙和開元寺

閑持竹錫深看水嬾著麻衣出見人 僧皎然春日杼山
月明潭色澄空性夜静猿聲證道心 李端寄廬山眞上人
滿院草花平講石遶龕藤葉蓋禪牀 許渾靈巖寺
林外猿聲連院磬月中湖色到禪牀 姚合眞寶
獵人箭底求傷鴈釣戸竿頭乞活魚 王建寄舊山僧
栁絮擁堤添衲軟松花浮水注瓶香 許渾和友人送僧
共聽無漏法兼濯有爲塵水潔三空性香沾四大
身 寇坦天宫寺
野花藏水碓谿竹映風爐頂上巢新鵲衣中得舊

珠 岑參過盤石寺

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 綦毋潛宿龍興寺

展經猿識字聽法虎知非泉注城池夒霞生侍衛衣 李洞寄無可上人

桑門許辨才外學接宗雷護法麻衣淨翻經貝葉開 權德輿送文暢上人

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壇場飛錫無定所寶書留舊房 劉禹錫送深法師

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上人飛錫杖檀越施金錢 王維看飯僧

定力超香象真言攝毒龍風中何處鶴石上幾年松 顧況寄石冰上人

宰官迎說法童子伴隨緣到處花爲雨行時杖出泉 錢起送賢法師

沙鳥窺中食江雲入淨衣秦原山色近楚寺磬聲微 僧皎然送贊上人

問經翻貝葉論法指蓮花欲契古空義先開智慧芽 戎昱送僧法和

巖種朗公橘門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錫還孤峯 李白送通禪師

入郭隨緣住思山破夏歸盂擎數家飯衲乞幾人衣 僧善生送王禪師

雲塞石房路峰明雨外巔夜禪臨虎穴寒漱汲龍泉 賈島送僧歸

翻經上蕉葉掛衲落藤花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 張籍贈日南僧

持齋唯一食講律豈曾眠避草每移徑濾蟲還入泉 張籍律僧

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肘即飽香積飯不醉聲聞酒 王維卧病

開禪山水長浣衲海沙秋振錫搖汀月持瓶接瀑流 馬戴贈禪師

飯木煮松栢坐山邀雲霞欲知禪隱高緝薜爲袈裟 孟郊贈道月上人

碧海開龍藏青雲起雁堂潮聲迎法鼓雨氣濕天

香沈佺期白鶴寺
似聞葛洪井還近贊公房掛衲雲林淨翻經石榻
凉戴叔倫寄贈翠巖上人
一國詩名遠多生律行高見山援葛藟避世著衣
袍僧法照送清江上人
貌依年臘老心到夜禪空山宿馴溪虎江行濾水
蟲白居易送文暢上人
後果纏三足前因感六牙宴林薰寶樹水溜滴金
沙宋之問遊稱心寺

猛虎同三徑愁猿學四禪買香燃綠桂乞火踏紅
蓮王維遊悟真寺
銅缾澁瀉水出磧躡蓮層猛虎降低鼠盤鵰望小
蝿李洞贈道微禪師
林彩水烟裏澗聲山月中橡霜諸壑霽杉火一爐
空溫庭筠宿輝公精舍
坐石鳥疑死出門人謂癡照身潭入楚浸影檜生
隋僧可止贈楚川長老
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舍利骨

手中萬歲胡孫藤李商隱僧伽歌
古塔月高聞咒水新壇日午見燒燈一雙童子澆
紅藥百八真珠貫綵繩賈島贈圓上人
榮華恩愛棄成唾戒定真如和作香今古雖殊同
一法瞿曇抛却轉輪王白居易贈宗實上人
臺上燈紅蓮葉容眉間毫白黛痕銷繡成佛國銀
爲地畫出王城雪覆橋李洞題尼大德院
吟多幾轉蓮花漏坐久重焚栢子香魚慣齋時分
淨食鴿能閒處傍禪牀皮日休和遊北禪院

空花豈得兼求果物焰如何更覔魚攝動是禪禪
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白居易讀禪經
撥霞掃雪和雲掘石移松得茯苓好鳥似花窺
玉磬嫩苔如水沒金瓶僧貫休山居
心靜已能防渴鹿鼙喧時爲駭長鯨禪林幾結金
桃重梵室重修鐵瓦輕顧雲送圓載上人
貝多紙上經文動如意缾中佛爪飛颶母影邊持
戒宿波神宮裏受齋歸皮日休送圓載上人
三秋萬里五溪行風裏孤雲不計程若念猩猩解

言語放生先合放猩猩 方干送僧南遊

雪山童子應前世金粟如来是本師一錫空歸九城路三衣曾拂萬年枝 劉禹錫贈别素上人

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静堪降白耳龍 陸龜蒙佛鉢

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煙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譚經不廢吟 皮日休和訪寂上人

此僧年紀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 岑參送許評事

清磬先寒角禪燈徹曉烽舊房閑片石倚著最高松 賈島送霄韻法師

出家從小歲解論造玄門不惜禪談柄誰能聽至言 賈島送僧

祖豈無言去心因斷臂傳不知能已後更有幾燈燃 賈島贈紹明上人

過午休齋慣離經吐論高頂寒拳素髮珠銳走紅條 黄滔贈懷光上人

錫陰迷坐石池影露齋身苦作南行約劳生始問津 周賀贈然上人

念爾泛苦海方便是迷津煩惱業須捨山林情轉般 孟浩然貽湛法師

玄牝無關鎖瓊書拾文字燈明香滿室月午霜凝地語到不言時世間人盡醉 劉禹錫送義舟師

瘦形無血色草屨著行穿閑話似持咒不眠同坐禪背經來漢地袒膊過冬天 周賀贈胡僧

村林朝乞食風雨夜開扃井味兼松粉雲根著淨瓶塵勞如醉夢對此暫能醒 方干贈瑪瑙禪者

芰荷薰講席松柏映香臺法雨晴飛去天花晝下來談玄殊未已歸騎夕陽催 孟浩然題融公

護茶高夏臘愛火老春秋海浪南曾病河冰北苦遊歸來諸弟子白遍後生頭 李洞山寺老僧

白髮垂不剃青眸笑轉深猶能指孤月為我暫開襟 僧貫休老僧

誓從斷臂血不復嬰世網浮名寄纓珮空性無羈鞅夙承大導師焚香此瞻仰頹然居一室覆載紛萬象 王維謁璿上人

欲離煩惱三千界不在禪門八萬條心火自生還
自滅雲師無路與君銷 元稹和贈雲寂僧
日日澗邊尋茯苓巖扉常掩鳳山青歸來掛衲高
林下自剪芭蕉寫佛經 戴叔倫贈鶴林上人
衲衣線麤心似月自把鉏鉏岡榾柮青石溪邊踏
葉行數片雲隨兩眉雪 僧貫休深山逢老僧
有緣有想應非佛無我無人始是僧爛椹作袍名
復利鑠金爲講愛兼憎 羅隱寄無相禪師
巳取貝多飜半字還將陽焰諭三身碧雲飛處詞

偏麗白月圓時性本真 權德輿酬僧靈澈
山頭禪室挂僧衣窻外無人水鳥飛黃昏半在下
山路却聽泉聲戀翠微 孟浩過融上人
拘律厨過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麋味斷中
天覺麥麨香消大刼知 皮日休佛鉢詩
終須修到無修處聞盡聲聞始不聞莫着忘心銷
彼我我心無我亦無君 元稹酬知退
禪室繩牀在翠微松間荷笠一僧歸磬聲寂歷宜
秋夜手冷燈前自衲衣 馬戴送僧志幽歸山寺

流年一日復一日世事何時是了時試向東林問
禪伯遣將心地學琉璃 張繼安公房問法
烟滿秋堂月滿庭香花漠漠磬泠泠誰能來此尋
眞諦白老新開一藏經 白居易題香山新經堂招僧
支公養馬復養鶴率性無羈多脫畧天生支公與
凡異凡情不到支公地得道由來天上仙爲僧
却下人間寺 僧皎然支公詩
盧師深話出家由剃盡心花始剃頭馬哭青山別
車匿鵲飛螺髻見羅睺還來舊日經過處似隔

前身夢寐遊 元稹盧頭陁詩
黔江秋水浸雲霓獨泛慈航路不迷猿狖窺齋林
葉動蛟龍聞呪浪花低如蓮半偈心常悟問菊
新詩手自攜常記摩圍似靈鷲却將山屐上丹
梯 劉禹錫秋日過逢舉法師寺院
光中辨垂帶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
盤 簡文帝夜望浮圖上相輪
清霄颺浮煙空林響法鼓若乗四等觀永拔三界
苦 謝靈運過瞿谿石室飯僧

玉桴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淳玄化闡希微寂理
乎 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八關齋
四城有頓蹟三世無極已浮歡脉眼前沉照貫終
始壯齡緩前期頹年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
風電起 謝靈運石壁立招提精舍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筵楊枝生拱樹錫杖呪飛
泉石座應朝講山龕擬夜禪當非舍衛國責地
取金錢 沈炯從遊天中寺應令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

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華
蒙重榮 武帝和太子懺悔
八水潤焦牙二明啓孽目寶鐸旦參差名香晚芬
郁暫捨六龍驚微祛三鼠麈意樹發空花心蓮
吐輕馥 昭明太子絲講席將訖詩
道林俗之表慧遠廬之阿買山即高世乘杯且渡
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片多若爲將羽化來濟
在塵羅 何處士敬聆解法師所贈
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茸露爲誰演得二標道

心恥恥玄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昇塵相八解
濯芳襟 沈約和王衛軍解講
俗繭厭纏縈因田柚善穀長披忍辱鎧去此纖羅
服願引三塗衆俱令十使伏珠月猶沉首金鉀
未挑目 庾肩吾北城門沙門聯句
有客獨宴遊怡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爲予
闢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
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釋惠遠遊廬山
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殊塗同義路分流合智

津傳香引上德列伎進名臣連閣翻如畫圖雲
更似眞鏡山銜殿影梅梁落梵塵 庾肩吾和太子受戒
漢安設大饗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氷
霄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弃捨庸識
屢遭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簡文帝如幻
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
光迴望疑垂月傍瞻譬壁瑠仁壽含萬類淮南
辨四鄉 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簡文帝鏡象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進皈依鴿餐迎守護

龍晨朝宣寶偈寒夜斂疎鐘雞蘭靜含幄仁智
獨從容五禪清慮表七覺蕩心封 保孝先山房夜坐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
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
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 釋慧遠報羅什偈
釋事懷三隱清襟謁四禪江鳴潮未落林曉日初
懸寶葉交香雨金沙吐細泉 宋之問遊稱心寺
放光聞鷲岳金牒祕香城窮原絕有際離照歸無
名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宴能令梵志遣亦使

群魔驚今聞大林聚浄土接承明掖影迹高塔
法鼓亂嚴更 昭明太子同泰僧正講
遥看官佛圖帶壁復垂珠燭銀踰漢汝寶鐸邁昆
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殊露落盤恒滿桐生
鳳不雛飛幡雜晚虹畫鳥狎晨鳧梵世陵空下
應真蔽景趨帝馬成千轡天衣盡六銖 簡文帝望浮圖

古唐選屑卷之二十五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仙道

乾坤到十洲 杜甫玉臺觀
銀牓映僊宮 張正見遊匡山
茹芝錬玉學輕身 元結宿無為觀

雲路將鷄犬丹臺有姓名 劉禹錫王屋山
爨爐燒姹女酒甕貯賢人 劉禹錫送盧處士
鷄犬疑沾藥耕桑似避秦 儲嗣宗遊望僊谷
錬魄閉瓊户卷毛飛洞天 奚魯謁李尊師
羽人飛奏樂天女跪焚香 王維過福禪師
似邁銖衣刼將同羽化飛 苑瞻慈恩寺
地宜三界出空是六塵銷 蘇頲利州北佛龕前
松龕藏藥裹石唇安茶臼 王維淅川作
朱輪天上客白石洞中人 武元衡昊天觀

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　韋應物寄全椒道士
鶴待成丹日人尋種杏田　錢起過瑞龍觀
石竇采雲母霞堂陪列僊　錢起過瑞龍觀
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烟　李白送道士李騰空
酒熟飛巴雨丹成見海田　耿湋尋柳先生
龍負王舟渡人占僊氣來　張九齡和聖製
白馬高談去青牛真氣來　王勃散關晨度
鴻寶寧全祕丹梯庶可凌　杜甫贈汝陽王
履歸堪是鸞石在詎非羊　蕭撝和梁武陵王

雲袍白鶴度風管鳳凰吹　庾信入道士館
乘黿非逐俗駕鯉乃懷僊　江淹採菱曲
唯留温藥火未寫化金方　周賀休糧僧
六一閟扃鐍子午守雌雄　白居易贈郭虛舟
嬌翰雷門鶴飛來葉縣鳧　麥敬尋沈道士
曳水看山汲臺香拂雪焚　李洞題覺公
漱泉春谷冷擣藥夜窗深　李端雲陽寺
書幌神仙籙畫屏山海圖　孟浩然宴黄道士房
白鹿顧瑞草驪龍蟠玉泉　錢起過瑞龍觀道士

舞鶴閑過砌飛猿竊入林　孟浩然遊精思觀
天雞弄白羽王母垂玄髮　儲光羲題應聖觀
王殿俯玄水春旗搖素風　儲光羲題應聖觀
鶴雛虛解語瓊葉軟無聲　王建題東華觀
松挂敲冰杖爐温注月瓶　李洞集茅齋
瓊漿猶類乳石髓尚如泥　王勃觀内懷仙
珠館青童宴琳宫阿母朝　鄭畋題緱山
尋真謁紫府披霧覩青天　劉孝孫遊清都觀
種田生白玉泥竈化丹砂　王維王霄應制

陶巷招居住茅家許往還　白居易尋李道士
鸞情極霄漢鳳想疲煙霞　王勃懷仙
柰園欣八正松巖訪九僊　王勃八仙逕
締賞三清滿承懽六義通　駱賓王初秋登司馬樓
法堂猶集鴈仙竹幾成龍　江總入龍丘巖精舍
鶴來疑羽客雲氾似霓裳　趙中虛遊清都觀
有泉唯盥漱留火爲焚香　于鵠題服栢先生
長眉留桂緑丹臉寄蓮紅　許渾神女詞
藥城休伏火符驗不傳人　宋慶餘贈道者

瑞花長自下靈藥豈須栽【孟浩然來闍黎新亭】
學得餐霞法逢人與小還【張籍贈碎穀】
閉門醫病鶴倒篋養神龜【于鵠題南峯褚】
殘藥沾雞犬靈香出鳳麟【顧况步虛詞】
斸藥雲根斷眠花石面平【章孝標上太皇】
過海量鯨力歸天筭鶴程【章孝標上太皇】
載石人方至乘槎客未還【皮日休寒夜】
朱闕青霞斷瑤臺紫月閒【張說寄司馬道士】
玉壺横日月金闕斷煙霞【范雲贈學仙者】

踏火能飛雪登刀入白雲【劉長卿送宣尊師】
絲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杜甫玉臺觀】
石髓調金鼎雲漿實玉釭【耿湋送葉尊師】
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盧照鄰上方】
穿池聽龍長叱石待羊歸【梁簡文仙客】
浪靜魚衝石窻高鶴聽經【李洞宿劉處士江亭】
種玉非求稔燒金不為貧【盧綸送王尊師】
巖光分蠟屐澗響入銅缾【李商隱寄安國】
玉京傳相鶴太乙授飛龜【庾信和趙王遊仙】

圓洞開丹鼎方壇聚絳雲【盧照鄰贈李榮道士】
鳳歸慨處士鹿化聞僊公【宋之問遊雲門寺】
扣鐘鳴天鼓燒香厭地精【盧照鄰臥山中】
還丹奔日御却老餌雲牙【陳子昂卧家園】
石圖分帝宇銀牒洞靈宮【王勃贈道士】
方士燒丹液真人泛玉杯【楊炯和劉侍郎】
碧落三乾外黃圖四海中【楊炯和輔光】
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脣【杜甫贈王十四侍御】
猶知小山桂尚識大羅天【楊炯遊廢觀】

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王維送友人歸山歌】
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李商隱和韓錄事】
手種一株松未老爐燒九轉藥新成【僧中䆫贈仙柯得道】
松膏背日凝雲磴丹粉經年染石牀【皮日休和道室書事】
壺中別有仙家日嶺上猶多隱士雲【李商隱題道靖院】
彩雲不散燒丹竈白鹿時藏種玉田【錢起焦道士】
孤高堪弄桓伊笛縹緲宜聞子晉笙【杜牧寄題甘露寺】
壺中藥物梯霞訣肘後方書縮地功【令狐楚贈毛仙翁】
晝灑瑤臺五雲濕夜行金燭七星齊【韓翃贈別華陰道士】

丹竈化金留秘訣仙宮敕玉叩玄關王起贈毛仙翁
天上玉郎騎白鶴肘後金壺成妙藥楊嗣復贈毛仙翁
一言親授希微訣三夕同傾沆瀣杯楊嗣復贈毛仙翁
青牛到日迎方朔丹竈開時共稚川沈傳師贈毛仙翁
雲液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頻開曹唐仙子送劉阮出洞
漫道燒丹止七飛空傳化石曾三轉駱賓王代女道士作
白羊成隊難收拾喫盡溪頭巨勝花曹唐小遊仙詩
細腰侍女瑶花外争向紅房報玉妃曹唐小游仙詩
金鼇頭上蓬萊殿唯有人間鍊骨人曹唐小遊仙詩

白礬煙盡水銀冷不覺小龍牀下眠曹唐小遊仙詩
玉笈詩成吟處曉金沙泉落夢中寒陸龜蒙和襲美贈潤卿
玉漿儻遇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李白西岳雲臺歌
樓中賒酒惟留藥洞裏爭棋不賭錢張籍送道士
西歸使者騎金虎䩞韂垂鞭唱步虚曹唐小遊仙詩
杉松近晚移茶竈巖谷初寒盖藥畦許渾送張尊師
多開石髓供調膳時御霞衣奉易衣司空圖送王尊師
將收芝菌唯防雪欲曬圖書不耐雲皮日休寄潤卿
耻論方士小還丹好飲仙人太玄酪韓翃贈別華陰道士

韜藏休咎傳真籙變化枯榮試小還李翱贈毛仙翁
羽客昔時留篠蕩故人今又種煙霞羅隱寄西華黃鍊師
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騎雲氣翕日精宋之問王子喬
講論參商深到骨停騰姹女立成銀方干贈夏侯評事
紅翠數聲瑶室響真檀一炷石樓深皮日休題軒轅先生所居
蒼龍闕下君不留白鶴山頭我應去盧照鄰行路難
人間白雲返天上赤龍迎尚惜金芝晚仍攀琪樹榮崔湜寄天台道士
焚香宿華頂裛露採靈芝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孟浩然寄天台道士

乘龍太子去駕象法王歸殿飾金人影窓提玉女扉宋之問和幸薦福寺
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李白感興
碧壇清桂閾丹洞肅松樞玉笈三山記金箱五嶽圖王勃尋道觀
先生何處去王屋訪茅君別婦留丹訣驅雞入白雲王維送張道士歸山

行披葛仙經坐驗農皇帙龜蛇採二苓赤白壽雙
术 王績採藥
醉中抛浩刼宿處起神光藥畏丹山鳳棊函白石
郎 李商隱玄微先生
龍竹裁輕策鮫綵熨下裳樹栽嗤漢帝橋板笑秦
皇 李商隱玄微先生
素書天上字花洞古時人泥竈煮靈液掃壇朝玉
真 張籍送李道士
恐入壺中住須傳肘後方霓裳雲氣潤石徑朮苗

香 馬戴送王道士
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白石通宵煮寒泉盡日
舂 賈島山中道士
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
霞 李白送廬山友道士
清晨朝鳳京靜夜思鴻寳憑崖飲蕙氣過澗摘靈
草 沈佺期訪司馬子微
太乙三門訣元君六甲符下傳金版術上刻玉清
書 玄宗賜道士鄧紫陽

叩齒坐明月搘頤望白雲精神含藥色衣服帶霞
紋 賈島過楊道士居
十芒生藥笥七熖發丹爐縹袠桐君籙朱書王母
符 麥敬遊清都觀
玄珠寄象罔赤水非寥廓願狎東海鷗共營西山
藥 李白荅蘇秀才
松枝休策雲藥囊翻貯錢曾依青桂鄰學得白雲
絃 孟郊贈城郭道士
鶴馭爭衘箭龍奴合獻綃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

燒 鄭畋題緱山王子晉廟
人疑列禦至客似令威還羽盖徒欣仰雲車未可
攀 駱賓王於紫雲觀贈道士
忽聞青鳥使邀我赤松家丹竈初開火仙桃正發
花 孟浩然梅道士山房
朗詠紫霞篇請開藥珠宮步罡繞碧落倚樹招青
童 李白登天柱石
清晨鳴天鼓飈欻騰雙龍弄電不輟手行雲本無
蹤 李白玉真仙人詞

種田燒白雲斫漆響丹壑行隨拾栗猿歸對巢松
鶴時許山神請偶逢洞仙傳 王維燕子龕禪師
學道北海山傳書藥珠宮丹田了玉闕白日思雲
空為我草真籙天人慙妙工 李白訪道安陵
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笑峨嵋北潛行玉壘
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杜甫寄司馬山人
時餐金鵞蕋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慭九垓長周
旋下飄酌頳水無鶴來伊川 李白贈焦鍊師
雲縷青山脉雲生白鶴毛朱書護身咒水噀斷邪

刀何物中長食胡麻慢火熬 王建隱者居
山空蕙氣香乳管折雲房願值壺中客親傳肘後
方三更禮星斗寸七服丹霜 馬戴謁仙觀
鈎磯開月殿築道出雲梯積水浮香象深山鳴白
雞虗空陳妓樂衣服製紅霓墨點三千界丹飛
六一泥 王維和宋中丞
泛菊賢人至燒丹姹女飛步虛清晚籟隱几吸晨
輝竹逕璅玕合芝田沆瀣稀銀鈎三洞字瑶笥
六銖衣 權德輿晚遊吳天觀

真人紫絳氣邀我丹田宮遠寄雙飛舄舄飛不礙
空 張說寄劉道士舄
格滓為君駕雲霓為君衣西遊崑崙虛可與世人
違 儲光羲古意
弄玉秦家女蕭史僊處童來時兔月滿去後鳳樓
空客笑開還斂浮聲咽更通 江總蕭史曲
玉洞秦時客焚香映綠蘿新傳左慈訣曾與右軍
鵞井臼陰苔遍方書古字多 盧綸尋賈尊師
矯掌白雲表晞髮陽和初清夜降真侶焚香滿空

虛中有無為樂自然與世踈 韋應物寄黃劉二尊師
旦隨三鳥去羽節凌霞光暮與雙鳧宿雲車下紫
陽天壇臨月近洞水出山長 李益長送王屋道士
願言金丹壽一假鸞鳳翼日夕開真經言忘心更
默玄都有仙子採藥早相識煙露難再期焚香
空歎息 錢起東陵藥堂寄張道士
王子求仙月滿臺玉笙清轉鶴徘徊曲終飛去不
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 許渾緱山廟
八海風凉水影高上卿教製赤霜袍蛟絲玉線難

裁割須借玉妃金剪刀 曹唐小遊仙詩
石磴倚天行帶月鐵橋通海入無塵龍蛇出洞閑
邀雨犀象眠花不避人 曹唐送王錫歸羅浮
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来問道無
餘說雲在青霄水在缾 李翱贈高僧
初戴玉冠多𢙣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
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筝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
猶作按歌聲 項斯送宮人入道
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蕚綠華來無

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
天階問紫芝 李商隱重過聖女祠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閬苑有書多
附鶴女墻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窻見雨過
河源隔座看 李商隱碧城
嵩陽道士餐栢實居處山花對石室心窮伏火陽
精丹口誦淮王萬畢術自言神訣不可求我師
聞之玄圃遊出入形庭佩金印承恩赫赫如王
侯雙峯樹下曾受業應傳肘後長生法 李頎送王道士

賣藥曾相識吹簫此復聞杏花誰是主桂樹獨留
君漱玉臨丹井圍棋訪白雲 劉長卿過巴尊師山院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
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 曹植仙人篇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辭榮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
輕香蓋法雲起花燈慧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
悟無生 何處士通士人篇
石橋有舊路靈室儼衆僊菊潭溜餘水丹竈起烖
煙桃花經作實海水屢成田逆愁歸舊里追問

斧柯年 周弘正和庾肩吾入道館
蕭史愛長年嬴女悉童顏火粒願排弃霞霧好登
攀龍飛逸天路鳳起出秦關身去長不返簫聲
時往還 張華蕭史曲
還丹改容質握髓駐留年口含千里霧掌流五色
煙瓊漿泛金卭瑤池凝玉田倏忽整龍駕相邀
鳳臺前 王筠東南射山
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遊雲暫起夕餌菊恒
香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為羊洪崖與松子乘羽

就周王 陰鏗賦得神仙

崑丘本難陟軒臺不易朝還往麟洲上時聽鳳凰簫霞觀文犀箄香林碧玉條且學燒丹䰟何假摘靈桃 崔仲方神仙

玉樹雜金花天河織女家月邊丹鳳舄風送紫鸞車霧縠籠綃帶雲屏列錦霞瑤臺千萬里不覺往來賒 道吳筠步虛詞

白石香新芋青泥美熟芝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圍棋石文如碎錦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

欲遥祠 庾信和趙王遊仙詩

側聞上士說凡木乃騰霄雲軿不展地仙居多麗譙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沈約陶先生登樓不復下

閬山金靜室蓬丘銀露壇安平醞仙酒渤海轉神丹初飛喜退鳳新學法乘鸞十芸生月腦六𢹂起星肝流瓊播疑俗信玉類陽官 戴暠神仙篇

白玉東華撿方諸西嶽童俄瞻少海北暫别扶桑東俯觀雲似蓋低望月如弓看棋城邑改辭家墟巷空流珠餘舊竈種杏發新藜酒釀瀛洲玉劒鑄昆吾銅誰能攬六博還當訪井公 王褒輕舉篇

浮生厭危促名嶽共招攜雲軒遊紫府風駟上丹梯時見遼東鶴屢聽淮南雞玉英持作寶瓊實採成蹊飛策撈輕電懸旌耀綵蜺瑞銀光似燭靈石髓如泥 盧思道神仙篇

尋師得道訣輕舉厭人羣玉山候王母珠庭謁老君煎爲返魂藥刻作長生文飛策乘流電雕軒曳白雲玄洲望不極赤野眺無垠金樓旦嶁嵯

玉樹曉氛氳擁琴逢可聽吹笙遠詎聞 盧思道升天行

水邊一神女千歲爲玉童羽毛輕漢代珠翠逃秦宫目覩神已寓鶴飛言未終祈君青雲祕願謁黄仙翁嘗以耕玉田龍鳴西頂中金梯與天接幾日來相逢 常建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宫人

井底玉冰洞地明琥珀轆轤青絲索仙人騎鳳披綵霞挽上銀瓶照天閣黄金作身雙飛龍口銜明月噴芙蓉一時渡海望不見曉上青樓十二重 常建古意

不餌住雲溪休丹罷藥畦杏花靨結子石髓任成
泥埽地青牛卧栽松白鶴栖共知仙女麗莫是
阮郎妻 馬戴題女道士居
身披翠雲裘拂袖紫煙去去時應過嵩少間相思
爲折三花樹 李白鳴皐歌
白石先生小有洞黃芽姹女大還丹常悲東郭千
家冢欲乞西山五色丸 白居易尋王道士
劉根丹篆三千字郭璞青囊兩卷書牛渚磯南謝
山北白雲深處有巖居 杜牧贈朱道靈

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春圻酒瓶浮
藥氣晚携棊局帶松陰 許渾題勤尊師
竹屏風扇抄遺事柘步輿竿繫隱書絳樹實多分
紫鹿丹沙泉淺種紅魚 皮日休題南陽潤卿將
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
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王維桃源行
人間直有仙桃種海上應無肉馬蹤赤水夢沈迷
象罔翠華恩斷泣芙蓉 曹鄴題濮廟
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

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 盧綸酬暢當
三島路枝空有月十洲花木不知霜因携竹杖閒
龍氣爲使仙童帶橘香 韋莊送王道者
九皇真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丹田有氣凝
素華君能保之昇絳霞 張籍求仙行
暫應青詞爲穴鳳却思赤徹伴冥鴻金公的的生
爐際瓊女時時到夢中 陸龜蒙題軒轅先生
殭爭龍虎是狂人不保元和靨叩齒桃花雨過春
光膩勸我一杯靈液味 李咸用逢陳百年

贈君金璫太霄之玉珮金鎖禹步之流珠五嶽真
君之秘籙九天文人之寶書 顧况金璫玉佩歌
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騎龍攀天造
天關造天關聞天語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
過紫皇 李太白飛龍引

古唐選屑卷之二十六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邢州白儲珸果仲父校正

閑叙

憂來飛景促　沈佺期臨高臺
長歌遣四愁　常承慶凌朝浮江旅思
富貴何如草頭露　杜甫送孔巢父

封狐雄虺自成群　駱賓王行路難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　張子壽感遇
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張子壽感遇
火鳳乖四大文字廢三餘　劉禹錫聞董評事疾
共矜名已泰詎肯沫相濡　駱賓王久戍邊城有懷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　杜甫遣興
鴈聲不見書蠶絲欲斷絃　陳後主梅花落
徒費周王粟空彈漢吏冠　盧照鄰早度分水嶺
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　杜甫槐葉冷淘
功庸留劍舄銘戒在盤盂　溫庭筠秋日抱疾
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　孟浩然歲暮海上作
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　杜甫秋日書懷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　李白繫潯陽上崔相渙
泪續淺深綆腸危高下絃　李商隱曉坐
偶病成踈散因貧得寂寥　羅隱春居
市義虛焚劵關譏謾棄繻　溫庭筠秋日抱疾
亡羊猶博塞牧馬倦呼盧　溫庭筠秋日抱疾
曲藝垂麟角浮名狀虎皮　李商隱詠懷寄秘書

虎尾難容足羊腸易覆輪　白居易江南謫居
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　杜甫秋峽
金槌擊政後玉斗碎增前　徐九皐詠史
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　曹玄宗祭孔子
此生都是夢前事旋成空　白居易商山路有感
遯迹驅雞吏冥心失馬翁　許渾汎溪
卧龍空有處馴鳥獨忘情　鄭澣和李德裕遊漢州房公湖
宅毀仍思鳳碑存更憶羊　崔湜襄陽作
東濕雖欲操釣金庶無負　儲光羲貽諸公

舟行有返棹水去無還流 沈雲卿擬古別離
風霜驅瘴癘忠信涉波濤 杜甫重經昭陵
長醉非關酒多愁不爲貧 戴叔倫江上別張歡
共嘆虞翻枉同悲阮籍途 賈至送王員外赴長沙
是非園吏夢憂喜塞翁心 戴叔倫贈韋評事
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 杜甫哭韋大夫
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 孟浩然送洗然弟進士
趙璧爲誰點隋珠枉被彈 李白送竇司馬貶宜春
黃金然桂盡壯志逐年衰 王維感秋

荊玉終無玷隋珠忽已彈 鄭愔廣城驛
美酒易傾盡好詩難卒酧 賈島酧姚校書
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魚 梁簡文夢
大年方槖籥小智即蜉蝣 儲光羲享道士
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 王適言懷
無機抱甕汲有道帶經鋤 庾信言志
黃口爲人羅白龍乃魚服 李太白承恩放還
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杜甫有懷李白
遼東慙白豕楚客羞山雞 李白范金卿

壯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 李太白遊溧陽
相馬知何限登龍反自疑 高適酬路太守
若將除害馬愼勿信蒼蠅 高適餞彭中丞
不才羞擁腫干祿謝侏儒 高適贈韋使君
觸影含沙怒逢人女草搖 宋之問早發韶州
曷見玄真子觀世玉壺中 陳子昂感遇
富鉤徒有想貧鋏爲誰彈 駱賓王懷簡知己
青眼真知我玄談愧起予 羊士諤郡中端居有懷袁州王員外
鳴玉慚時輩垂絲學老翁 張繼清明日自西午橋至瓜巖村有懷

龍臥人寧識鵬搏鷃豈知 盧綸奉和戶曹叔寓直
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 李白送儲邕之武昌
病多知藥性老近憶仙方 盧綸藍溪期蕭道士採藥不至
占星非聚德夢月詎懸名 駱賓王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 杜甫與嚴二歸奉禮別
生年鶡冠子歎世鹿皮翁 杜甫耳聾
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 杜甫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
莫恨吳歈曲當看越絕書 高適送崔曹
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 杜甫贈汝陽王

尸鄉餘土室難說祝雞翁 杜甫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無煩君喻馬任以我爲牛 王維與胡居士

興酣頭兀兀睡覺心于于 白居易退朝廻與王鍊師遊南山下

一諾黃金信三復白圭心 駱賓王過德州贈高四

百年如過鳥萬事盡浮漚 李遠題僧院

鳳歌空有問龍性詎能馴 陳子昂酬參軍崇嗣旅館見贈

雙垂素絲淚幾敝皂貂裘 錢起新豐主人

方嗟三復役又喜四愁來 章孝標和光祿錢卿

鵬翼張風期萬里馬頭無角已三年 元稹送友封

縱得步兵無綠蟻不緣句漏有丹砂 溫庭筠送陳嘏之侯官

韜鈐豈足爲經濟巖壑何嘗是隱淪 溫庭筠聞邊警

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 杜甫赤甲

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王維過宗林亭

誰家能駐西山日誰家能堰東流水 岑參與鮮磨

隋珠此去方酬德趙璧當時誤指瑕 方干送鄭端公

伯倫嗜酒還因亂平子歸田不爲窮 韋莊將卜蘭芷村居

鄭妯嬌嬈渾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杜牧題武關

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 姚合使兩浙贈羅隱

求人莫問張儀舌國士須知豫讓心 劉兼自遣

南國不須收薏苡百年終竟是芭蕉 皮日休病中

燕頷已知飛食肉龍門猶自退爲魚 黃滔寄南海黃尚書

慷慨莫誇心似鐵留連不覺淚成珠 劉兼送從弟舍人入蜀

曾罷雙旌瞻白日猶將一劍許黃雲 楊巨源贈李傳

貴祖不能容賤客費禕終是負仙才 羅隱遊江夏口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韋應物寄李儋元錫

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 岑參送李司馬

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 駱賓王帝京篇

欲除豺虎論三略莫對雲山詠四愁 僧護國別盛安

解拈玉葉排新句認得金環識舊身 元稹童子贈童子郎

自嘆馬卿常帶病還嗟李廣不封侯 崔峒送馮八

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 王仲初短歌行

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駱賓王行軍軍中行路難

屈指不堪言甲子披風常記是庚申 羅隱京中見李侍郎

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鵔鸃冠 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疏 杜甫奉酬嚴公題野亭

秦地謬爲門下客淮陰徒笑市中人 崔峒贈元秘書

元瑜正及從軍樂甯戚誰憐叩角哀 李郢重陽日寄浙東諸從事
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李白當塗趙炎少府粉圖
幾時膚笄孅張角○有處愚人戴隗囂○ 溫庭筠與道友坐
猛虎不看機上肉洪鑪不鑄囊中錐 李白笑歌行
侏儒飽笑東方朔○薏苡讒憂馬伏波○ 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後書
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 司空文明酬張芬赦後見寄
陶潛政事千杯酒○張翰生涯一葉舟○ 無名氏江邊吟
劉禎病後新詩少○阮籍貧來好客稀○ 常非月旅中感遇寄呈李秘
且於霧裏藏玄豹休向窻中問碧雞 劉兼題倦文字齋

四海兵初偃平津閣正開誰知火爐下還有不燃灰 無名氏將赴東都上李相公
價以吹噓長恩從顧盼深不栽桃李樹何日得成陰 張謂寄李侍御
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 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
絕絃與斷絲猶在卻續時唯有衷腸斷無應續得期 白居易有感
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 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
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所群 李白感興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 李白沐浴子
千駟不當路未似開一門若遣綠珠醜石家應尚存 曹鄴古莫買妾行
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 武瓘感事

璧由識者顯龍因慶雲翔茨棘非所憩翰飛遊高閣 盧諶重贈劉琨
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鳥弄歸人 郭向中途
趙有兩毛遂魯聞二曾參慈母猶且惑況在行路心 員半千隴右途中遭非語
稚子牽衣問歸來何太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絲 杜牧歸家
河伯見海若傲然誇秋水小物昧遠圖寧知通方

士李白答長安崔少府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誘應璩百一詩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高適詠史

磨刀嗚咽水水赤刀傷手欲傾斷腸聲心緒亂已久杜甫前出塞

魚目高太山不如一璵璠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吳宅相不減魏陽元李太白贈別從甥高五

斗水瀉大海不如瀉枯池分明賢達交豈顧豪華兒海有不足流豪有不足資枯鱗易為水貧士易為施孟郊贈主人

利劍不可近美人不可親利劍近傷手美人近傷身道險不在廣十步能摧輪情愛不在多一夕能傷神孟郊偶作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于斯足以勸元惡杜甫遣興

樂手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况以奉君終陳子昂感遇

嘉殽與旨酒信是腐腸膏艷聲與麗色真為伐性刀補養在積功如裘集衆毛將欲致千里可得差一毫白居易寄盧少卿

三人告毋雖投杼百犬聞風只吠聲辨玉且寬和氏罪誣金須認不疑情劉兼誡是非

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

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王維酌酒與裴迪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張正言題張主人壁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王維戚門歌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無名氏雜調

篳圭苑裏秋風後平樂館前斜日時錮黨豈能留漢鬭清談空解識胡兒杜牧過洛陽城有感

貪齋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
寬孟郊贈別崔純亮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
死李紳憫農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
苦李紳憫農
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得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
深王鐐樵詩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

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李白古風
人生百年中會合能幾時不見枝上花昨滿今漸
稀花落還再開人老無少期戴叔倫感懷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氏
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眞李白古風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隣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
顰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李白效古
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
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

飛蛾密杜甫寫懷
隴上扶犂兒手種腹長饑窗前擲梭女手織身無
衣我願燕趙姝化爲嫫母姿一笑不直金自然
家國肥于濆苦辛吟
高人樂丘園中人慕官職一事尚難成兩途安可
得遑遑干世者多苦時命塞亦有愛閑人又爲
窮餓逼白居易詠懷
長安富豪右信是天下樞戚里笛歌發禁門冠蓋
趨攀雲無醜士唾地盡明珠日宴下雙闕煙花

亂九衢恩榮在片言零落亦須臾沈徽古興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
續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
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李白古風
越歐百鍊時楚卞三泣地二寶無人識千齡皆棄
置空巖起白虹古獄生紫氣安得命世筆直來
開奥秘劍任斵鍾看王從投火試呂溫古興
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
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陳陶閑居雜興

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如今贏得將
衰老閑看人間得意人 羅隱偶興
明月斷魂清靄靄平蕪歸思綠迢迢人生莫遣頭
如雪縱得春風亦不消 高蟾咏春
老鶴玄猿伴採芝有時長嘆獨移時翠娥紅粉嬋
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 鄭雲叟題霍山秦尊師
多見朱門富貴人林園未畢即無身我今幸作西
亭主已見池塘五度春 白居易題西亭
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僧靈澈東林寺寄陳立侍郎
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
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 蔡京放生池
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遍亂山青浮名浮利過
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 鄭雲叟傷時
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繅絲恨更長着處不知來
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 蔣貽恭咏蠶
江邊野花不須採梁頭野燕不用親西施本是越
溪女承恩不薦越溪人 曹鄴徒相逢

翻手飛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
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杜甫貧交行
莫學馴人疑海鳥須知莊叟惡犧牛心寒已分灰
無焰事往曾將水共流 羅隱村橋
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郎
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 崔顥霍將軍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
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人忠臣
死為刖足鬼 李白鞠歌行

古唐選屑卷之二十七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器用

輕衫襯跳脫 文宗問腕釧
促節縈紅袖清音滿翠帷 太宗琵琶
匣裏星文動環邊月影殘 劉長卿寶劍篇

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 李嶠紙
霜輝簡上發錦字夢中開 李嶠詠筆
兔尖鍼莫並繭淨雪難如 韓愈李員外寄紙筆
抱真惟守墨求用每虛心 李山甫古石硯
鈿鏡飛孤鵲江圖畫水葓 李賀惱公
丹鳳棲金轄蜚熊載寶軒 李嶠詠車
任圓循不極見素質仍真 羅維水精環
曉氷蹄下裂寒尾杖頭鳴 張祜打毬
夜和霜擊磬晴引鳳歸桐 鮑溶風箏

截得半輪月磨成四寸霜 章孝標答友人惠牙簪
龍盤初掛月鳳舞欲生風 李益古鏡
羅將翡翠合錦逐鳳凰舒 李嶠詠帷
影隨簾押轉光信簟文流 李商隱詠燈
近玉初齊白臨花乍散紅 無名氏題雲母屏風
滴瀝珠影泫離披嵐彩虛 陸龜蒙簑衣
羌笛寫龍聲長吟入夜清 宋之問詠笛
犀皮擁青寀象齒飾彤弓 李嶠餞薛大夫
玉檢茱萸匣金泥蘇合香 李仁名巨山篇

交絲結龍鳳鏤彩織雲霞 庾信線袋
照獸金塗爪釵魚玉鏤鱗 韓偓無題
韻切山陽曲聲悲隴上吟 賀徹笛
波上思羅襪魚邊憶素書 岑參夜過盤石
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 謝朓詠燈
嶰谷調孤管崙山學鳳鳴 何妥修正古樂
綠酒犀爲椀鳴琴寶作徽 楊訓羣公高宴
鸞翅巢空月菱花遍小天 項斯小古鏡
珠光搖素月竹影亂清風 太宗賦簾

鳳節輕雕日薰花薄飾香 杜牧詠簾
鈿裝模六律柱列配三才 李嶠詠箏
曉怨凝繁手春嬌入慢聲 王灣觀搊箏
銅瓶素絲綆綺井白銀牀 庾肩吾夜夢還家
落鴈帶書驚啼猨映枝轉 太宗詠弓
機張驚雉雊玉彩耀星芒 李嶠詠弩
帶環疑鴈月引鐔似含泉 李嶠詠刀
舒州杓鸚鵡鐺李白與爾同死生 李白襄陽歌
百發烏號遥碎柳七尺龍文逈照蓮 盧照鄰行路難

水晶簾箔雲母扇琉璃窗牖玳瑁牀 崔顥邯鄲宮人怨
翡翠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 郭元震寶劍篇
輕冰薄玉狀不分一尺寒光堪決雲 盧綸難綰刀子歌
玉蜍吐水霞光靜綵翰揮風絳錦鮮 劉禹錫紫石硯
最稱風亭批碧簡好將雲竇漬寒流 陸龜蒙紫石硯
石墨一研爲鳳尾寒泉半勺是龍睛 皮日休紫石硯
古刀幽磬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 元稹五弦行
重疊泥沙更剥落縱橫鱗甲相參差 杜甫刀歌
毫端白獺脂猶濕指下冰蠶子欲飛 皮日休魚牋

犀櫳蘭橈翠羽蓋雲羅霧縠蓮花帶 辛德源東飛伯勞歌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張平子四愁
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鈎繡辟邪 秦韜玉豪家
玳瑁千金起珊瑚七寶粧桂筵含柏馥蘭席拂沈香 李嶠牀
久擅龍門質孤竦嶧陽名齊娥初發弄趙女正調聲 楊師道詠琴
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青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 顔真卿夜宴詠燈

鈎懸新月吐衡直衆星隨掌握須平執銖錙必盡知 包何賦得秤送孟孺卿
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 庾信詠鏡
鏡懸奸膽露劍拂妖蛇裂珠生照乘光氷瑩環坐熱 元稹諭寶
三星花入夜四序玉調晨浮炷依羅幌吹香匣綺函 李嶠詠燭
歐冶將成器風胡幸見逢發硎思剸玉投水佇爲

龍　裴夷觀淬龍泉劍

蓮花生寶鍔秋日厲霜鋒鍊質饒三尺吹毛過百
重　裴夷觀淬龍泉劍

擁麾分彩雉持節曳丹虹影麗天山雪光搖朔塞
風　李嶠旌

白虹時切玉紫氣夜干星鍔上芙蓉動匣中霜雪
明　李嶠詠劍

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帶泉寶地馬列金
溝　李嶠詠錢

桃文稱辟惡桑質表初生宛轉雕韃際依稀半月
明遥彎落鴈影虛引怯猿聲　李嶠詠弓

結邊霞聚錦縣處月隨鈎綵縷迴文出雄芒練影
浮葉依花裏艷霜向鍔中秋　張友正錦帶佩吳鈎

桂影承宵月虹輝接曙雲縱橫齊八陣舒卷引三
軍日薄蛟龍影風翻鳥隼文　李嶠詠旗

灼爍類藻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
和且傳別離心復是相思表　江洪詠紅箋

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悽鏘多好
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　王融琵琶

可憐嶧陽木雕為綠綺琴田文垂睫淚卓女弄絃
心戲鶴聞應舞遊魚聽不沉楚妃幸勿歎此異
丘中吟　江總賦詠得琴

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好將花下承
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　陸龜蒙箋

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蜀共熒皇會應得見神
仙在休下真珠十二行　羅隱詠簾

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囑纖

纖手捲上銀鈎莫放垂　羅隱詠簾

珍簟新鋪翡翠樓泓澄玉水記方流唯應雲扇情
相似同向銀牀恨早秋　魚玄機簟

一曲徘徊星漢稀夜闌幽怨重依依忽似摐金來
上馬南枝棲烏盡驚飛　羊士諤夜聽琵琶

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
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　孫氏琴

五音六律十三徽龍吟鶴響思庖羲一彈流水一
彈月水月風生松樹枝　盧仝風中琴

伏羲初製法素女昔傳名流水嘉魚躍叢臺舞鳳驚 李嶠詠瑟

半月無雙影全花有四時摧藏千里態掩抑幾重悲 太宗琵琶

綺閣雲霞滿芳林草樹新鳥驚疑欲曙花笑不開春 袁恕己詠屏風

彩散銀鉤上文斜桂戶中唯當雜羅綺相與媚房櫳 太宗賦簾

懸匏曲沃上孤篠汶陽隈形寫歌鸞翼聲隨舞鳳哀 李嶠詠笙

虞舜調清管王褒賦雅音參差橫鳳翼搜索動人心 李嶠詠簫

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烏飛隨帝輦鴈落逐鳴弦 揚師道詠弓

浮磬潛清深依依呈碧潯出水見貞質在懸含玉音 李勲泗濱得石磬

大夏資輕策全溪贈所思靜憐穿樹遠滑想過苔遲 李商隱贈宗魯邛竹杖

蟠木不彫飾且將斤斧疏樽成山嶽勢材是棟梁餘 李白詠山樽

日中烏鵲至花裏鳳凰來玉彩疑冰徹金輝似月開 李嶠詠鏡

避坐承宣父重筵揖戴公桂香浮半月蘭氣襲囬風 李嶠詠席

騷人誇竹杖贈我意何深萬點湘妃淚三年賈誼心 李嘉祐裴侍御見贈斑竹杖

既接南陵磬還隨北里笙平陵通曙響長樂徹宵

聲秋至含霜動春歸應律鳴 李嶠詠鐘

舜日諧鼗響堯年韻土聲向樓疑吹擊震谷似雷驚仙鶴排門起靈鼉帶水鳴 李嶠詠鼓

非關秋節至詎是恩情改掩嚬人已無委篋涼空在何言永不發暗使銷光彩 韋應物悲紈扇

畫角吹殘月寒聲發戍樓立霜嘶馬怨攢磧泣兵愁燕鴈鳴雲畔胡風吟草頭 方干曉角

雷父春喉日殷辛漂杵年曉霜含白刃落影駐雕鋋夕擯金門側朝提玉塞前 李嶠詠戈

羌笛寫龍聲長吟入夜清關山孤月下來向隴頭
嗚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 李嶠詠笛
樓上秦時鏡千秋獨有名菱花寒不落氷質夏長
清龍在形難掩人來膽易呈 張佐秦鏡
征棹三江暮連檣萬里迴相烏風際轉畫鷁浪前
開羽客乘霞至仙人弄月來 李嶠詠舟
玳瑁昔稱華玲瓏薄絳紗鈎銜門勢曲節亂水紋
斜日弄長飛鳥風搖不卷花 萬楚詠簾
洞澈瑠璃蔽威紆屈膝迴錦中雲母列霞上織成

開山水含春動神仙倒景來 李嶠詠屏
幽林常伴許陋巷亦隨回挂影憐紅壁傾心向綠
杯何曾斟酌處不使玉山頹 鄭審酒席賦得匏
隱起雙盤龍銜珠儼相向常恐君不察匣中委清
量積翳掩花光虛心蔽塵狀倘蒙羅袖拂光生
玉臺上 張說詠鏡
依臺月自吐在匣水常清爛爛金光發澄澄物象
生雲天皆洞鑑表裏盡虛明但見人窺膽全勝
響應聲 仲子陵秦鏡

漢甸初收羽燕城忽解圍影隨流水急光帶落星
飛夏列三成範堯沉九日輝斷蛟雲夢澤希爲
識忘歸 李嶠詠箭
江山調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萬木澄幽
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
徽黃金 常建詠琴
洞庭風雨幹龍門生死枝雕刻紛布濩冲響鬱清
卮春風搖蕙草秋月滿華池是時操別鶴淫淫
客淚垂 謝朓詠琴

船中聞鴈洞庭宿牀下有蛩長信秋背照翠簾新
灑別不挑紅燼正含愁 鄭谷詠燈
草堂無物伴身閒唯有屏風枕簟間本向他山求
得石却於石上看他山 釋無悶寒林石屏
別離不獨恨蹄輪渡口風帆發更頻何處青樓方
凭檻半江斜日認歸人 羅隱江帆
勞將素手捲鰕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
半夜可憐潘岳立踟躕 陸暢詠簾
捄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嬿滴瀝紅

斑少卻似湘妃淚盡時賈島贈梁秀才斑竹杖
寒塵妬盡秦王女涼殿恩隨漢主妃似月舊臨紅
粉面有風休動麝香衣項斯古扇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
満脣暗灑萇弘冷血痕李賀紫石硯歌
蝶棲石竹銀交關水凝綠鴨瑠璃錢團迴六曲抱
膏蘭將鬟鏡上擲金蟬沈香火暖茱萸烟酒觥
綰帶新承歡李賀屏風曲
天宮寶器隋朝物鏁在金函比金骨開函捧之光

乃發阿修羅王掌中月五雲如拳輕復濃昔曾
噀酒今藏龍現形環影相透徹亂雪繁花千萬
重盧綸棲巖寺隋文帝瑪瑙盞歌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
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泪眼暗搔頭
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
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此時提
攜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
長檠高張照珠翠韓愈短燈檠歌

虞人招不進繁氏乂稱工已悲軒主跡復挹楚王
風梁宣帝詠引
赴節心長在從絕道可觀須知片木用莫向散材
看空為歌偏苦仍愁和即難朱灣詠拍板
秦箏吐絕調玉柱揚清曲絃依高張斷聲隨妙指
續徒聞音繞梁寧知顏如玉沈約詠箏
倚歌時轉韻按曲動花鈿促調移輕柱亂手度繁
絃唯有高秋月秦聲獨可憐王臺卿詠箏
挨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釧響逐絃鳴衫迴半鄣

柱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簡文帝賦得箜篌
管清羅袖拂響合絳脣吹含情應節轉逸態逐聲
移所美周王子弄羽一參差陸罕詠笙
危聲合鼓吹絕弄混笙篪管饒知氣促釵動覺脣
移仙史安為貴能令秦女隨劉孝儀詠簫
長安分石炭上黨結松心遠畫綃初落含滋綬更
深悲絲光易染疊素彩還沈李嶠詠墨
玲瓏類丹檻苕亭似玄闕對鳳懸清冰垂龍挂明
月照粉拂紅妝插花理雲髮謝朓鏡臺

魏宮知本姓秦樓識舊名鳳從臺上出龍就匣中
生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恒明 李巨仁和陳王詠鏡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秦箏纖指傳新意繁絃起怨
情悠揚思欲絕掩抑態還生豈是聲能感人心
自不平 張九齡聽箏
照日汀洲際搖風淥潭側雖無獨繭輕幸有青袍
色羅袖少輕塵象狀多麗飾顧君夜闌飲佳人
時宴息 柳惲詠席
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沈曖色輕帷裏低光照寶
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
洞房陰 謝朓詠燭
瓊澤映冰鱗清風生月輪畫作景山樹圖為河洛
神倡樓出素手歌席動丹脣宛轉含嬌意偏宜
桃李人 丘巨源詠扇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
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
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
然 李商隱錦瑟

蛟胎皮老蒺藜刺鸊鵜淬花白鷴尾提出西方白
帝驚敫敫鬼母秋郊哭 盧綸刀子歌
靈山一片不靈石手斲成器心所惜鳳鳥不至池
不成蛟龍乾蟠水空滴 盧仝贈徐希仁石硯別

古唐選屑卷之二十八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飛走

子午山裏杜鵑啼 王維送崔五太守

桃花叱撥價最殊 岑參玉門關

馬頭金匼匝駞背錦模糊 杜甫送蔡觀察

思深應帶別聲斷爲兼秋 高適賦得征馬嘶

四蹄碧玉片雙眼黃金瞳 沈佺期驄馬

龍脊貼連錢銀蹄白踏烟 李賀馬

暗棲松葉露雙下蓼花風 張祜鷺鷥

秋水寒白毛夕陽弔孤影 劉長卿白鷺

晏藻蒼梧遠御蘆紫塞長 駱賓王詠鴈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杜甫鷄

騰空類星霣拂樹若花生 梁簡文帝詠螢

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 李嘉祐詠螢

風急翻霜冷雲開見月驚 錢起送征鴈

班書洒鵰翼衛賦宜螓首 梁簡文帝聽早蟬

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開 陽縉賦得照帙秋螢

向戶疑新筍登巢識故泥 庾肩吾詠簷燕

映日華冠動迎風繡羽開 張何詠鳥

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 杜甫歸鴈

拂水斜文亂銜花片影微 李商隱越燕

舊點痕猶淺新巢緝尚低 顧況空梁落燕泥

待侶臨書幌尋泥傍藻池 李建勳歸燕詞

兎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 楊收詠蛙

截道蟬冠礙漫天玉露頻 元稹蜘蛛

畫像臨僊閣藏書入帝臺 李嶠詠麟

執燧奔吳戰量冊入魏墟 李嶠詠象

委質超羊鞟飛名列虎侯 李嶠詠豹

蒼龍遙逐日紫燕迥追風 李嶠詠馬

望月驚弦影排雲結陣行 李嶠詠鴈

碧海䰟應斷紅樓信自稀 李遠詠鴈

入林甦織細依樹媿身輕 沈鵬寒蟬樹

帶聲來葉上連影在香中 耿緯賦得寒蜂採菊蘂
重傳秦臺粉輕塗漢殿金 李商隱蝶
書幌輕隨夢歌樓悞採粧 鄭谷賦蝴蝶
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 李嶠詠兎
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輝 李嶠詠兎
護果憎禽啄栖霜覩葉零 曹松猿
帶火移星陸騰雲出蜀湖 李嶠詠龍
鳥月獨棲影暮天寒過聲 賈島鷺鷥
影謝含霜草魂銷向月弦 蘇頲御箭連中雙兎

齊歌初入相燕陣早橫功 李嶠詠牛
夜玉含星動晨氊映雪開 李嶠詠羊
乍疑釵上動輕似掌中迴 張祜洞房燕
整羽莊姜恨迴身漢后輕 李山甫見囚獄燕
湘渚煙波遠驪山風雨愁 儲嗣宗孤鴈
背風藏客葉向日逐疎枝 陽師道詠巢鳥
危巢畏風急繞樹覺星稀 李嶠詠鵲
銜書表周瑞入幕應王祥 李嶠詠雀
梁苑驚池鶩陳倉拂野鷄 鄭錄失白鷹

隱榆非諫楚噪柳異悲潘 駱賓王秋蟬
分形粧薄鬢鏤影飾危冠 駱賓王秋蟬
分念嬌鶯一種啼生憎燕子千般語 駱賓王代女道士
鳥驚直為飛風葉魚沒都由怯岸人 曹玄宗出苑
金籠夜黯山西夢玉枕曉慣籞外聲 殷文圭鸚鵡
花間舞蝶和香趂江畔春泥帶雨啣 劉兼春燕
骨清猶似含春靄沫白還疑帶海霜 陸龜蒙海蟖
星散欲凌前檻月影低如試北牕風 唐彥謙詠螢
幽鶴傍人疑舊識殘蟬噪日向新晴 司空圖重陽相訪

金埒乍調光照地玉關初別遠嘶風 翁綬白馬
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 無名氏獻繫白馬
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 杜牧早鴈
灑石多霜移足冷隔城遠樹挂巢空 賈島詠池上雙白鷺
鵰礙九天須却避兎經三窟莫深憂 杜甫白黑二鷹
春宵思極蘭燈暗曉月啼多錦幕垂 鄭谷侯家鷓鴣
蟬響夕陽風滿樹鴈橫秋島雨來天 無名氏武昌懷古
欲轉聲猶澀將飛羽未調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 鄭愔詠黃鶯兒

日落朝飛急霜臺夕影寒聯翩依月樹迢遞遶風竿 李嶠詠烏

芳草迷腸結紅花染血痕山川盡春色嗚咽復誰論 杜牧杜鵑

北林夜方久南月影頻移何曾飛三匝猶言未得枝 蔣冽夜飛鵲

含輝疑泛月帶火怯淩霜散彩縈虛牖飄花繞洞房 駱賓王秋螢

韓蝶翻羅幕曹蠅拂綺窻鬬鷄迴玉勒融麝暖金

釭 李商隱蠅蝶鷄麝鸞鳳

兎子死蘭彈持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 蘇頲詠懸兎

霧深迷曉景風急斷秋行陣照通宵月書封幾夜霜 駱賓王詠鴈

陣去金河冷書歸玉塞寒帶月凌空易迷煙過浦難 駱賓王秋鴈

避繳風霜勁懷書道路長水流疑箭動月照似弓傷 盧照鄰孤鴈

顧影憐青籞傳聲入紫微夜陪池露宿朝出苑花飛 錢起上林春鴈翔青雲 籞音語

變石身猶重啣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 張鷟詠燕

非關憐翠幕不是厭朱樓故來呈燕頷報道欲封侯 宋之問燕巢軍幕

畏玉心常駭填河力已窮夜飛還繞樹朝鳴且向風 魏澹園樹有鵲巢

新禽應節歸俱向吹樓飛入簾驚釧響來窻礙舞

衣 梁簡文帝新燕

着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燃 梁元帝詠螢火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 杜甫房兵曹胡馬

雨檻卧花叢風床展書卷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 杜甫水閣朝霽

黃雀啣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 崔顥孟門行

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摧冠驗逵石繫火出連
營 張正見賦得晨雞高樹鳴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毛
衣 李太白秋浦歌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
樹 張九齡感遇
周詩振雅曲漢鼓發奇聲時將赤鴈竝乍逐彩鸞
行 張正見朱鷺
青驪沱赭汗綠地懸花蹄未垂青鞘尾猶掛紫障

泥蹀足絆中憤提頭櫪上嘶紫關如未息直去
取榆溪 梁簡文帝繫馬
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多前鳥駛雲暗後羣
迷路逺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從故鄉返幾過
入蘭閨借問倡樓妾何如蕩子妻 梁元帝晚棲烏
瀟湘何事等閑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弦彈
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錢仲文歸鴈
徘徊無燭冷無煙秋逕莎庭入夜天休向書牕來
照字近來紅蠟滿歌筵 羅鄴螢

生在巫山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巴溪中宵爲憶秋
雲伴遥隔朱門向月啼 周朴詠猿
難逢王濟知音癖欲就燕昭買駿名早晚飛黃引
同皁碧雲天上作鸞鳴 韓琮詠馬
愁血滴花春艷死月明飄浪冷光沉凝成紫塞風
前淚驚破紅樓夢裏心 蔡京詠子規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爭論上有霜趐在雲天終
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 杜甫宮池春鴈
駿馬牽來御柳中鳴鞭欲向渭橋東紅蹄亂踏春

城雪花領驕嘶上苑風 韓翃羽林騎
星點花冠道士衣紫陽宮女化身飛能傳上界春
消息若到蓬山莫放歸 賈島題戴勝
西風淡淡水悠悠雪照絲飄帶雨愁何事歸心倚
前閣綠蒲紅蓼練塘秋 許渾鷺鷥
斜陽澹澹柳陰陰風梟寒絲映水深不要向人誇
潔白也知常有羨魚心 羅隱鷺鷥
雪爪星眸衆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
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高越詠鷹

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攪陣牽去借將
軍 李賀題馬
馴狎經時久襹褷短翮存不隨淮海變空媿稻粱
恩 張衆甫池上鶴
老鶴風姿異衰翁詩思深素毛如我鬢丹頂似君
心 白居易寄華亭一鶴
此地空明月何由伴羽人終期華表上重見令威
身 劉得仁憶鶴
忽驚啼暫斷移處弄還長隱葉棲承露攀花出未

央 王維聽宮鶯
一枝晴復暖百囀是燕非金屋夢初覺玉關人未
歸 羅隱鶯聲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萬里見秋
毫 李白觀放白鷹
翠衿渾短盡紅嘴謾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
枝 杜甫鸚鵡
故國隴山樹美人金剪刀避籠交翠尾罅觜靜新
毛 杜牧鸚鵡

自有千金價寧忘伯樂酬雖知殊欵段莫敢比驊
騮 陳凝詠馬
胎化呈仙質長鳴在九皐排空散清唳映日委霜
毛 陳季鶴鳴九皐
刼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
飄 杜甫鷗
星漢欲沈盡誰家砧未休忽聞涼鴈至如報杜陵
秋 于鄴秋鴈
石小虛填海蘆銛未破繒知來有乾鵲何不向彤

陵 李商隱北禽
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
啼 韓愈題禽
屢向秦樓側頻過洛水陽鳴岐今日見阿閣佇來
翔 李嶠詠鳳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鷰觜花蘂上蜂
鬚 杜甫獨步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
梨 杜甫獨酌

舊鏡鸞何處衰桐鳳不棲金錢䤖孔雀錦段落山
雞 李商隱鸞鳳
銜燭耀幽都含草擬鳳雛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
圖 李嶠詠龍
大壑長千里深泉固九重奮鬐雲乍起矯首浪還
銜荀氏傳高譽莊生冀絶蹤 李賀驪龍
羽客驂仙鶴將飛駐碧山映松殘雪在度嶺片雲
還清唳因風遠高姿對水閒 張仲素緱山鶴
推於五靈少宣示百寮觀形奪場駒絜光交月兔

寒巳馴瑤草別孤立雪花團 黃滔省試出白鹿示百官
導洛宜陽古乘春別舘前昭儀忠漢日太傅坰周
年列射三侯滿興師七步旋 李嶠詠熊
天鹿遥徵衛叔日龍上借羲和將共兩驂爭舞未
隨八駿齊歌 張說舞馬
二帝光天合德群靈率土可封繫石驂驔紫燕摐
金顧步蒼龍 張說舞馬
報花開瑞錦催柳綻黃金斷續隨風遠間關送月
沈語當溫樹近飛覺禁林深繡戶驚殘夢瑤池

轉好音 陸扆禁林曉鶯
載飛初出谷一囀已驚人拂栁宜烟暖銜花覺路
春摶風翻翰疾向日弄吭頻求友心何切遷喬
幸有因 錢可復鶯出谷
太宰爲我宅孟門爲我鄰百獸爲我膳五龍爲我
賓蒙馬一何威浮江亦以仁彩章耀明日爪牙
雄武臣 儲光羲猛虎詞
蜀魄千年尚怨誰聲聲啼血向花枝满山明月東
風夜正是愁人不寐時 羅鄴聞子規

金錢贖得免刀痕聞道禽魚亦感恩好去長江千
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 竇鞏放魚
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
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 羅隱鸚鵡
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明解人語忽然更向君
前語三十六宮愁幾許 蘇郁鸚鵡詞
金籠共惜好毛羽紅嘴莫教多是非便向郄堂誇
飲啄還應禰筆發光輝 羅鄴詠鸚鵡
暫分煙島猶迴首祇過寒塘亦並飛映霧乍迷金

殿尾逐揆齊上玉人機 崔珏鴛鴦
罷拋簷果泥僧井休掬崖水濺客舟啼過三聲應
有恨畫堂深不徹王侯 李洞病猿
黄藤山下駐歸程一夜號猿吊旅情入耳便能生
百恨斷腸何必待三聲 韋莊聞猿
暖依牛渚汀莎媚夕宿龍池禁漏催相對若教春
女見便須攜向鳳凰臺 羅鄴鴛鴦
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
閒我願得此鳥玩之坐碧山 李白咏白鷴

月白烟青水暗流孤猿啣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
腸斷饒是少年須白頭 杜甫聞猿
春雲薄薄日輝輝宮樹煙深隔水飛應為能歌繫
仙籍麻姑乞與女真衣 鄭谷黄鶯
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中散碧蹄玉勒斗回初
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韓翃看調馬
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砉然勁翮剪
荆棘下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
四顧時激昂 柳宗元籠鷹詞

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
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 崔鉉詠架上鷹
繞樹無依月正高鄴城新淚濺雲袍幾年始得逢
秋閏兩度填河莫告勞 李商隱題烏鵲
不知大廈許栖無頻已啣泥到座隅曾與佳人並
頭語幾回拋却繡功夫 秦韜玉燕子
好倚青山與碧溪剌桐毛竹待雙栖花時還客傷
離別莫向相思樹上啼 羅鄴放鷓鴣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高情無端竄向青

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 薛書記鷹離主
鴛鴦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籠解罵人腰裊似龍隨
日換輕盈如燕逐年新 李山甫公子家
饑虎呀呀立當路萬夫震恐百獸怒彤弓金鏃當
者誰鳴鞭飛控流星馳居然畫中見真態若務
除惡不顧私時和年豐五兵已白額未誅壯士
耻 獨孤及畫射虎圖

古唐選屑卷之二十九

郜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 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懷古

蒼鼠竄古瓦 杜甫玉華宮
帷座空銷狐兎塵 張謂鄴城引
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 李白對酒

繞籬生野蕨空館發山櫻 王維遊化感寺
不見吳時人空生唐年草 李白金陵白楊十字巷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杜甫夢李白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杜甫禹廟
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 李白金陵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 杜甫登兗州城樓
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駱賓王易水送別
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 杜甫湘夫人祠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 杜甫諸葛廟

金絡擎鵰去鸞環拾翠來 杜牧楊妃懷古
泉雲無舊轍騷雅有遺音 羊士諤書樓懷古
靈湖通漲海天塹隔中原 楊秉南徐春日懷古
搗衣餘石在薦枕舊臺空 蔣冽神女舊跡
猶悲墮淚碣尚想卧龍圖 陳子昂峴山懷古
潭連秦相井松老漢朝根 賈島蔣亭
愁態鶯吟澁啼容露綴繁 吳冽金谷園懷古
當時置酒延枚叟肯料平臺狐兎走 岑參梁園歌
千秋釣舸歌明月萬里沙鷗弄夕陽 杜牧西江懷古

草生宮闕國無主玉樹後庭花爲誰 許渾絕句
景陽寒井人難到長樂晨鐘鳥自知 溫庭筠題望遠驛
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杜甫詠懷古跡
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 杜甫解悶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 李義山馬嵬
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 李義山凌歊臺
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 杜甫至後
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慇懃唱渭城 劉禹錫與歌者何戡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杜甫哀江頭

天地有時饒一擲江山無主合平分 孟遲過垓下
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杜甫贈鄭鍊赴襄陽
舞袖朝欺陌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 李嘉祐傷吳中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杜甫詠懷古跡
蕭帝壞陵深虎跡廣師遺院閉松聲 朱慶餘題開元寺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白居易長恨歌
秦法欲與鴻已去漢儲將廢鳳還來 許渾四皓廟
張儀舊壁蒼苔厚葛亮荒祠古木寒 劉兼重陽感懷
雲夢去時高鳥盡淮陰歸日故人稀 韋莊題淮陰侯廟

一生雖抱楚王恨千載終爲息地靈 羅隱息夫人廟
雨霖狀似悲麟泣露滴還同嘆鳳悲 羅隱謁文宣王廟
蒲坂城邊長逝水蒼梧野外不歸雲 張濯題舜廟
千古是非輪蝶夢一番風雨屬漁舟 崔塗金陵晚眺
歌聽麗句秦雲咽詩轉新題蜀錦鋪 羅隱江都懷古
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 溫庭筠題城南林亭
即今西望猶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 劉庭琦銅雀臺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李白登鳳凰臺
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杜甫詠懷古跡

風隨玉輦笙歌迥雲卷珠簾劍佩高 許渾驪山
秦氏雙蛾久冥冥蘇臺五馬尚踟蹰 白居易過敷水
殘春楊柳長川迥落日蒹葭遠水平 劉滄鄴都懷古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荊叔題慈恩寺塔
輦路江楓暗宮潮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司空曙金陵懷古
閬苑風烟古池臺松檟春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 盧照鄰相如琴臺

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 杜甫司馬相如琴臺 靨音葉
百戰未言非孤軍驚夜圍山河意氣盡淚濕美人衣 儲嗣宗垓城
細草迷宮巷閒花傍綺羅前溪徒自綠子夜不聞歌 儲嗣宗吳宮
後池無復水前殿久成灰莫辨祈風觀空傳承露杯 李嶠和幸未央宮
客從長安來驅馬邯鄲道傷心叢臺下一旦生蔓

草 岑參邯鄲客舍歌

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 盧照鄰文翁講堂

綺羅君不見歌舞妾空來恩共漳河水東流無重廻 沈佺期銅雀臺

亡國生春草王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洲 李白金陵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杜甫武侯廟

迸水傾遙磵踈風鏄玉房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技筐 無名氏華清宮

舞席紛何就歌梁儼未傾西陵松檟冷誰見綺羅情 王勃銅雀妓

萬里馱黃金蛾眉為枯骨廻車夜出塞立馬皆不發 常建昭君墓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 杜甫玉華宮

蕭森松栢望委鬱綺羅情君恩不再得妾舞為誰輕 高適銅雀妓

寒狐嘯青塚鬼火燒白楊昔人未為泉下客行到此中曾斷腸 李益野田行

勾踐膽未嘗夫差心已誤吳亡甘已矣越勝今何處當時二國君一種江邊墓 干濆經館娃宮

碧草連金虎青苔蔽石麟皓齒芳塵起纖腰玉樹春倚瑟紅鉛濕分香翠黛顰 溫庭筠金虎臺 鈆音終

玉簟豈再來嬌鬟為誰綠那堪秋風裏更舞陽春曲曲罷情不勝闌干向西哭 劉商胡笳銅雀妓

蒼梧在何處斑竹自成林點點流殘淚枝枝寄此心寒山響易滿秋水影偏深 劉長卿斑竹巖

宓子昔為政鳴琴登此臺琴和人亦閑千載稱其才臨眺忽悽愴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唯有頌聲來 高適宓子賤琴堂賦

荒祠古木暗寂寂此江濆未作湘南雨知為何處雲苔痕斷珠履草色帶羅裙莫唱迎仙曲空山不可聞 劉長卿湘中紀事

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王母西歸方

朔去更須重見李夫人 李商隱漢宮

愁煙漠漠草離離太液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竇庠陪留守韓僕射巡上陽宮

玉樓傾倒粉墻空重疊青山遶故宮武帝去來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 王建過綺岫宮

五夜有情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更認羅裙碧草長 許渾途經敷水

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滿故宮亡國亡家為顏色露桃猶自恨春風 杜牧隋宮春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劉禹錫生公講堂

七夕瓊筵徃事陳玉樹花連帶共傷神蜀王殿裏三更月不見驪山私語人 王之渙惆悵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李白蘇臺覽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唯有鷓鴣啼 李白越中覽古

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王維示裴迪

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 章孝標老祖龍行

豫讓酬恩歲已深名高不朽到如今年年橋上行人過誰有當時國士心 胡曾豫讓橋

陸機西沒洛陽城晉國春風草又青惆悵月中千歲鶴夜來猶為唳華亭 胡曾華亭

五馬南浮一化龍謝安入相此山空不知攜妓重來後幾樹鶯啼谷口風 胡曾東山

漢皇提劒滅咸秦亡國諸侯盡是臣唯有東陵高守節青門井作種瓜人 胡曾青門

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 杜牧息夫人廟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間同曉夢鍾山何處有龍盤 李商隱詠史

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蘂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 杜牧過華清宮

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

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崔櫓華清宮
虞舜南捐萬乘君靈妃揮涕竹成紋不知精魄遊
何處落日瀟湘空白雲胡曾湘川
六龍冉冉驟朝昏魏國賢才杳不存唯有侯嬴在
時月夜來空自照夷門胡曾夷門
北乘嬴馬到燕然此地何人復禮賢欲問昭王無
處所黃金臺上草連天胡曾黃金臺
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
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李商隱隋宮

夷陵城闕倚朝雲戰敗秦師縱火焚何事三千珠
履客不能西禦武安君胡曾夷陵
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殘柳宮前空
露葉夕陽川上浩煙波劉滄經煬帝宮行
桃蹊柳陌好經過燈下粧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
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張籍無題
君王遊樂萬機輕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輦昇天人
已盡故宮猶有樹長生李約過華清宮
陳國機權未有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郎入宮

中井猶自聽吹玉樹花胡曾陳宮
寶袜香綦碎曉塵亂兵誰惜似花人伯勞應是精
靈使猶向殘陽泣暮春陸龜蒙奉和館娃宮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楊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
如雪飛入宮墻不見人劉禹錫楊柳枝詞
瑶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
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李商隱瑶池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
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
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韋莊金陵圖
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
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李極望終南山
巫山枕障畫高丘白帝城邊樹色秋朝雲夜入無
行處巴水橫天更不流李白巫山枕障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
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李商隱景陽井
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遶千官那知今夜長

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 顧況宿昭應
剪項移秦勢自雄布衣還自負深功寡妻稚女俱
堪恨休把餘杯奠蒯通 羅隱韓信廟
誰謂傷情畫不成畫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
朝事老木寒雲滿故城 韋莊金陵圖
統漢峰西降戶營黃河戰國擁長城只今已勒燕
然石此地無人空月明 李益統漢峰下
數点香煙出廟門女娥飛去影終存年年嶺上春
無主露泣花愁斷客魂 曹鄴題女郎廟

獨上閑城却下遲秋山慘慘冢纍纍當時還有登
城者荒草如今知是誰 于鵠登古城
物色旁求至漢庭一宵同寢見交情先生不入雲
臺像贏得桐江萬古名 方干題嚴子陵祠
姑蘇臺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冠蓋寂寥塵
滿座不知簫鼓樂何人 陳羽題夫差廟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寺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
盡去寒雲夜夜自飛還 僧皎然晚秋破山寺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瑶光休誇此地分

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 李商隱南朝
汾陽舊宅今為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
馬客古槐深巷暮蟬愁 張籍法雄寺東樓
傷心欲問當時事唯見江波去不迴日暮東風春
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竇鞏南遊感興
東人望幸久咨嗟四海于今是一家猶鎖平時舊
行殿盡無宮戶有宮鴉 李商隱舊頓
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為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
千載似是當時初望時 劉禹錫望夫石

青女丁寧結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陽丹丘萬里無
消息幾對梧桐憶鳳凰 李商隱丹丘
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落日蕭條薊
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 馬戴易水懷古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
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章碣焚書坑
風摧巖桂露聞香白鹿驚鳴出繞墻不向驪山鎖
宮殿可知仙去是明皇 羅鄴驪山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

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劉禹錫石頭城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
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劉禹錫臺城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
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 李白遊洞庭湖
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
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 劉希夷代悲白頭翁
百二關山扶玉座五千文字閟瑤緘自憐金骨無
人識知有飛龜在石函 溫庭筠老君堂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
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李白烏栖曲
莫悲建業荊榛滿昔日繁華是帝京莫愛廣陵臺
榭好也曾荒沒作蕪城魚龍爵馬皆如夢風月
煙花豈有情 韋莊雜感
空糊頹壤真何益欲舉黃旗竟不成長樂花飛隨
水逝景陽鐘墮失天明廻頭一弔箕山客始信
逃堯不爲名 李商隱覽古
君王不可見芳草舊宮春猶帶羅裙色青青見楚
人 劉長卿春草宮懷古
君看章華宮處處生蓬蒿但見陵與谷豈知賢與
豪精魂托古木寶劍捐江皐 劉長卿南楚懷古
勾踐飲膽日吳王酒滿盃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
來西施舞初罷侍兒整金瓷衆女不敢妬自比
泉下泥 劉駕吳中懷古
在富莫驕奢驕奢多自亡爲女莫騁容騁容多自
傷如何金谷園鬱鬱椒蘭房昨夜綺羅列今日
池舘荒竹死不改節花落有餘香 邵謁金谷園懷古

龍盤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自崩一種青山秋
草裏路人唯拜漢文陵 許渾途經秦始皇陵
淮王去後無雞犬煬帝歸來葬綺羅二十四橋空
寂寂綠楊催折舊官河 韋莊過揚州
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
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 李清咏石季倫
商於角里便成功一寸沈幾萬古同但得戚姬甘
定分不應真有紫芝翁 溫庭筠四皓
轆轤聲絕離宮靜班姬幾度照金井梧桐老去殘

花開猶似當時美人影 邵謁漢宮井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杜牧題木蘭廟

夢澤悲風動白茅楚王空盡滿城嬌未知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廚爲細腰 李商隱夢澤

鄴城東比望陵臺珠翠繁華去不回無復新粧艷紅粉空餘故壟滿青苔 孫逖途中口號

秦苑有花空笑日漢陵無主自侵雲古槐堤上鶯千囀遠渚沙中鷺一羣 陳上美咸陽懷古

龍腦移香鳳輦留可能千古永悠悠夜臺若使香魂在應作煙花出隴頭 黃滔馬嵬

長川幾處樹青青孤驛危樓對翠屏一自武皇惆悵後至今來往馬蹄腥 僧貫休馬嵬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牧赤壁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劉禹錫西塞山懷古

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爲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向下消 皮日休女墳湖

漢家仙仗在咸陽洛水東流出建章野老至今猶望幸離宮秋樹獨蒼蒼 許咢崿嶺四望

永壽兵來夜不扃金蓮無復印中庭梁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 李商隱齊宮詞

西施昔日浣紗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復返岸傍桃李爲誰春 樓穎西施石

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李益汴河曲

黃帝旌旗去不迴空餘片石碧崔嵬有時風卷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 徐凝題處州縉雲山頂池

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宋光溥詠胡曾

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泥楊妃 狄歸昌題馬嵬驛

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 長孫翱宮詞

謝朓詩中佳麗地夫差傳裏水犀軍城高鐵瓮橫

强弩柳暗朱樓多夢雲 杜牧潤州
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
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 温庭筠詣杜氏林亭
冷月微烟渭上愁華清宫樹不勝秋霓裳一曲千
門鎖白盡梨園弟子頭 孟遲廣陵過驪山
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
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 高駢題二妃廟
宫女三千去不回眞珠翠羽是塵埃夫差舊國久
破碎紅燕自歸花自開 殷堯藩宫詞

歌舞未終樂未闋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
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 王轂王樹曲
古宫荒井曾平後見說耕人又鑿開拾得玉釵鐫
刺字當時恩澤賜誰来 羅鄴吳王古宫井
一變姓名離百越越城猶在范家無他人不見扁
舟意却笑輕生泛五湖 張蠙經范蠡舊居
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荆榛田中牧豎燒
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華表半空鷩霹靂碑文
纔見滿埃塵 劉禹錫漢壽城春望

古郢雲開白雪樓漢江還遶石城流何人知道寥
天月曾向朱門送莫愁 胡曾石城
武丘山下冢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
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 譚銖題眞娘墓
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忘日月新終是聖朝天
子事景陽宫井又何人 鄭畋馬嵬太眞所題詩
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滿目淚
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
年年秋鴈飛 李嶠懷古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黄昏畫圖省識春
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
怨恨曲中論 杜甫咏懷古跡
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荒凉楚水西官舍已空秋
草緑女牆猶在夜烏啼沙鳥不知陵谷變朝飛
暮去弋陽溪 劉長卿登古縣城
鴉噪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
僊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許渾登洛陽城

古唐選屑卷之三十

都門李本緯君章父纂輯

雲間黃體仁長卿父編次

東海高　出孩之父補訂

西極文翔鳳天瑞父校正

哀挽

今朝泉壑裏何處覔藏舟 孟浩尋滕逸人故居

雖餘卿月在留向杜陵懸 岑參太守杜公挽歌

雄劍委塵匣空門惟雀羅 陶翰燕歌行

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 杜甫驪山

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 李白中山孺子妾歌

鴒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 杜甫贈韋左丞丈濟

素幔朱門裏銘旌秋巷中 于鵠哭王都護

錢滿荒階綠塵浮虛帳紅 駱賓王傷祝阿王明府

椰河悽挽曲薤露濕靈衣 宋之問趙公挽詞

地形龜食報墳土雁銜來 宋之問梁宣王挽詞

銀海終無浪金鳧永不飛 何遜題孫氏陵

人悲槐里月馬踏檀原霜 宋之問魯忠王挽詞

寶吊觿成鶴人亡惜喻龜 宋之問范陽王挽詞

何悟藏環早纔知拜璧年 王維恭懿太子挽詞

潘魚從此隔陳鳳宛然飛 沈佺期崔夫人挽歌

周原烏相塚越嶺雁隨車 宋之問上官公挽詞

卷衣悲畫翟持翣待鳴雞 王維西河太守挽詞

鵩鶚生難敵沈檀死更香 劉蔓得哭李溫

匣留彈罷劍牀積讀殘書 喬知之哭故人

舊房松更老新塔草初生 嚴維哭靈一上人

野禽悲灌木落日弔清風 儲嗣宗過王右丞書堂

形將鸞鏡隱魂伴鳳臺遊 沈佺期挽靖妃

虛壑散釣叟怪木哭山精 林寬哭造微禪師

黃絹碑文在青松隧路新 權德輿哭劉四尚書

劍飛龍匣在人去鵲巢空 李嶠挽崔夫人

隴雲仍作雨薤露已成歌 錢起苗相國挽歌

錦衣餘翟茀繡轂罷魚軒 王維南陽夫人挽詞

遽聞傷別劍忽復歎藏舟 岑參韓員外夫人挽歌

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沈槍 杜甫重過何氏

遺簪彫玳瑁贈綺織鴛鴦 劉孝綽賦得遺所思

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杜甫別房太尉墓
玉匣金爲縷銀鈎石作銘　李嶠武三思挽歌
劍去雙龍別鶵哀九鳳鳴　張九齡蘇氏挽歌
誰言老龍吉未免伯牛災　王維哭褚司馬
環從枯樹得經認寶函盛　元稹哭女樊
馬無生角望猿有斷腸鳴　元稹哭女樊
蓮初開月梵蕣已落朝榮　元稹哭女樊
獨留呵面鏡誰弄倚牆箏　元稹哭女樊
鸞死鉛粧歇人亡錦字空　宋之問鄧夫人挽歌
玉匣終無慮金縢竟不開　温庭筠裴公挽歌詞
地得青烏相宥驚白鶴飛　劉禹錫袁公挽歌
曉月憐箏柱春風憶鏡臺　徐彥伯芳樹
碑苔幾字滅山木萬株齊　劉長卿長沙桓王墓
影挂僧挑燭名傳鶴拂碑　李洞弔侯圭常侍
墓平春草綠碑折古苔青　温庭筠過孔北海墓
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　劉長卿經漂母墓
欲挂留徐劍猶迴憶戴舡　杜甫哭李尚書
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　杜甫哭李尚書

泛舟悲向子留劍贈徐君　劉長卿哭魏兼遂
國香蘭已歇里樹橘猶新　宋之問過使正議宅
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杜甫過故斛斯校書
弄玉已歸簫史去碧樓紅樹倚斜陽　趙嘏經故居
鸞凰飛去仙巢在龍象潛來講席空　令狐楚遊義興寺
分明十二樓前月不向西陵照盛姬　温庭筠題望遠驛
蛾眉一沒空留怨青塚月明啼夜烏　劉滄邊思
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沾衣　杜牧之九日登高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　杜甫諸將
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　李商隱宋玉宅
碧窓月落琴聲斷華表雲深鶴夢長　戴叔倫哭朱放
遺草一函歸太史孤墳三尺近要離　劉禹錫哭呂衡州
春申還有三千客寂寞無人報李園　張祐土客圖
八公携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李白白毫子歌
石麟埋沒藏秋草銅雀荒凉對暮雲　温庭筠陳琳墓
茂陵不是同歸處空寄香魂着野花　孟遲宮人斜
甘露施衣封淚點秘書取集印苔痕　李洞弔曹監
世間無樹勝青桂隴上有花唯白楊　黃滔傷將校書

白露空沾九原草青山猶閉數株松 劉長卿哭故人李宥
高節雄才向何處夜闌空鎖滿池星 方干經故侯郎中舊居
但看隴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 王仲初寒食
冉湖無路追仙駕空使群臣泣血多 李山甫代孔明哭先主
城上暮雲凝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 許渾傷李郎中
金蠶玉燕空銷化朝雲暮雨成古墟 孟郊悼亡
古書平黑石神劍斷青銅耕勢魚鱗起墳科馬鬣封 李賀王濬墓下作
仲宣新有賦叔夜近無書地閉滕公宅山荒謝客廬 李端哭張南史

流水音長在青霞意不傳獨悲形解後誰聽廣陵絃 李德裕房公舊竹亭聞琴
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 李白哭宣城善釀紀叟
月落宮車動風淒儀仗閒路唯瞻鳳翣人尚想龍顏 劉禹錫文皇挽歌
昔好杯中物翻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李白憶賀監

太守留金印夫人罷錦軒旌旐轉哀木簫鼓上寒原 王維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
有海人寧渡無春雁不迴更聞松韻切疑是大夫哀 王維過秦皇墓
玉塞驚宵柝金橋罷舉烽始巢阿閣鳳旋駕冉湖龍 李商隱昭肅皇帝挽歌
一日辭秦鏡千秋別漢宮豈唯泉路掩長使月輪空 司空曙郭妃儀挽歌
初笄橫白玉盛服續黃金鳳度簫聲遠河低婺彩沉 權德輿惠康公主挽詞

虹影俄侵日龍顏不上天空餘水銀漢長照夜燈前 劉禹錫敬宗皇帝挽歌
魄散珠胎沒芳銷玉樹沈露文稀宿草烟照慘平林 王勃傷裴錄事喪子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繐帷輕 杜甫送郭中丞
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池臺空有月詞賦舊凌雲獨挂延平劍千秋在古墳 李白哭蔣徵

玉窗拋翠管輕袖掩銀鸞錯落雲車斷丁冷金磬寒鶴尋深院立人借舊書看寂寞聞香處紅花滿石壇 李遠 觀廉女眞葬

千金買魚燈泉下照狐兎行人上陵過却弔扶蘇墓纍纍壙中物多於養生具若使山可移應將秦國去舜殁雖在前今猶未封樹 曹鄴 始皇陵

宋玉平生恨有餘遠循三楚弔三閭可憐留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 李商隱 過鄭廣文

北邙山下列墳塋萬古千秋對洛城城中日夕歌

鐘起山上惟聞松柏聲 沈佺期 邙山

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似啼應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棲 來鵠 宮人斜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黃鸝飛上野棠花 竇鞏 宮人斜

劍逐驚波玉委塵謝安門下更何人西州城外花千樹盡是羊曇醉後春 溫庭筠 經故翰林袁學士居

廣陵別後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 李商隱 哭劉蕡

舞爲蝴蝶夢歌謝伯勞飛翠髮朝雲在青蛾夜月微 張祜 題眞娘墓

舞席沾殘粉歌梁委舊塵獨傷窗裏月不見帳中人 張說 傷妓人

死猶嫌寂寞生肯不風流皎鏡山泉冷輕裾海霧秋 羅隱 姑蘇眞娘墓

禰生狂善賦陶令醉能詩碧水鱸魚思青山鵩鳥悲 許渾 經李翰林墓

域中詩價大荒外土墳卑瘴雨無時滴蠻風有穴

吹 僧貫休 弔杜工部墓

官卑楊執戟年少賈長沙人去門棲鵩災成酒誤蛇 衛象 傷李端

水雲青草濕山月白楊愁琴信有時罷劍傷無處留 許渾 傷馮秀才

何言集大鳥忽此喪元龜坐嘆公槐落行聞宰樹悲 趙彥昭 悼楊再思

每每樵家說孤墳亦夜吟若重生此世應更苦前心名與襄陽遠詩同漢水深 張蠙 弔孟浩然墓

伊昔鍊金罔何言閉玉泉隴寒唯有月松栢漸無
烟木魅風號去山精雨嘯旋 李白過四皓墓
淨業初中日浮生大小年簫鼓旁喧地龍蛇眞應
天法門摧棟宇覺海破舟船 楊炯和旻上人傷禪師
鳳凰屢降玄纁禮瓊石終藏烈火詩禁掖衣冠加
宋鵲湖山耕釣沒堯師 陳陶過徐稚墓
虎靴醉索將軍脫鴻筆悲無令子傳十字遺碑三
尺墓只應吟客吊秋烟 殷文珪經李翰林墓
原分山勢入空塞地匝松陰出晚寒上界冎成雲

選屑 卷之三十 九

縹緲西陵舞罷淚闌干 劉滄秋日過昭陵
宮前石馬對中峯雲裏金鋪閉幾重不見露盤迎
曉日唯聞木𣏌和寒松 包佶朝元陵
別我已爲泉下土思君猶似掌中珠四絃品柱聲
初絕三尺孤墳草已枯 楊虞卿過小妓墓
向墳道徑沒荒榛滿室詩書積闇塵厚夜肯教黃
壤曉悲風不許白楊春 白居易過顏處士墓
胥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淸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
嚬葉榆莢還飛買笑錢 李商隱和題眞娘墓

草樹愁煙似不春晚鶯哀怨問行人須知一種埋
香骨猶勝昭君作虜塵 陸龜蒙宮人斜
香街寶馬嘶殘月暖閣佳人哭曉風未卷繡筵朱
閣上已開塵席畫屏中 許渾傷李少卿
蕭郎獨宿落花夜謝女不歸明月春青鳥罷傳相
寄字碧江無復採蓮人 劉滄代友悼姬
鴛鴦帳下香猶暖鸚鵡籠中語未休朝露綴花如
臉恨晚風欹柳似眉愁 魚玄機和新及第悼亡
荒樓荒井閉空山關令乘雲去不還羽蓋霓旌何

選屑 卷之三十 十

處在空留藥臼向人間 岑參題觀樓
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交貧寃應絕地爲
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 皮日休過張祜遺居
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
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裴澈弔孟拾遺
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
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 劉禹錫代靖安佳人怨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
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 韓愈題蕭二兄舊堂

十里絳山幽千年汾水流碑傳門客建劍是故人
留隴樹烟含夕山門月照秋古來鍾鼎盛共盡
一萬丘 崔湜秦州薛都督挽歌

德配程休甫名高魯季姜寵榮蒼玉佩宴夢鬱金
堂白日期偕老幽泉忽悼亡國風猶在詠江漢
近南陽 孫逖故程夫人樊氏挽歌

鵲印慶仍傳魚軒寵莫先從夫元凱貴訓子孟軻
賢龍是雙歸日鸞非獨舞年哀容今共盡悽愴
杜陵田 岑參太原守張夫人挽歌

悽然雙樹下垂泪遠公房燈續生前火爐添没後
香古松欵舊榻寒竹響空廊寂滅應爲樂塵心
徒自傷 錢起哭空寂寺玄上人

獨酌一樽酒高詠七哀詩何言萬里別非復竹林
期增荒鄭公草戶閒董生帷人隨朝槿落客共
晚鶯悲 江總傷顧野王

鳳樓簫曲斷桂帳瑟絃空畫梁纔照日銀燭已隨
風苔生履跡處花没鏡塵中唯餘長簟月永夜
何朦朧 薛德音悼亡

詩禮康成學文章賈誼才已年人得夢庚日鳥爲
災書草藏天閣琴聲入夜臺荒階羅駁蘚虛座
網浮埃白馬賓徒散青烏壠隧開 鄭愔哭鄭若作

昔時南蒲別鶴怨寶琴絃今日東方至鸞銷珠鏡
前水流銜砌咽月影向窗懸妝匣悽餘粉薰爐
滅舊煙晚庭摧玉樹寒帳委金蓮 楊炯和崔司空傷姬人

香殿留遺影春朝玉戶開羽衣重素几珠網儼輕
埃石自蓬山得泉經太液来柳絲遮緑浪花粉
落青苔鏡掩鸞空在霞銷鳳不迴惟餘碧桃樹

傳是上僊裁 司空曙題王貞觀公主山池

聞有玄都客成仙不易祁蓬萊尚清淺桃杏欲芳
菲縮地黃泉出昇天白日飛少微星夜落高掌
露朝晞吐甲龍應出銜符鳥自飛國人思負局
天子惜披衣 沈佺期哭道士劉無得

閶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
餞慘日映峯沉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
乍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
芳春共誰遣 太宗望送魏徵塋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岑參山房春事

絳紗弟子音塵絕鸞鏡佳人舊會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緜花暖鷓鴣飛 李商隱李衛公

事去人亡跡自留黃花綠帶不勝愁誰能更向青門外秋草茫茫覓故侯 劉長卿家園瓜熟

荒堆無草樹無枝懶向行人問昔時六國英雄謾多事到頭徐福是男兒 羅隱始皇陵

可憐冥寞去何之獨立丰茸無見期君看水上芙

蓉色恰似生前歌舞時 宋之問傷曹娘

㛹妙舞今應盡子夜新歌遂不傳無復綺羅嬌白日直將珠玉閉黃泉 宋之問傷曹娘

君家閨閣未曾關常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嬌矜勢氣橫相干別君去君終未恐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 喬知之綠珠篇

伍輯 15－232

〔清〕顧九錫輯

經濟類考約編二卷

清康熙刻本

序

廣陵顧子臨邛天下士也往劉子少室爲余言之甚詳今年秋顧子試京兆被放來謁余乃盡攫其詩文

而讀之吟咏性情斟酌境地位置王孟出入韓歐何其肆至而不窮也至所輯類編一書則又該括古今參以識解取從來治亂得失利弊源流或興或罷沿革有因孰是孰非損益異宜皆貫通於經濟之要旨而歷歷不爽以規摩成篇撰述爲法顧子固不獨含

毫咀月露之華揮翰標金荃之韻矣夫儒者內聖外王之體合諸國家天德王道之用源委一貫無煩岐視傖父不察兢兢呫嗶比

甫試一事其轅債矣備觀
是書坐而言率起而可行
顧子他日亦何難出爲
國家任天下事乎余其少
室賡唱垂二十年餘矣逾

龔序 三

莫逆顧子與少室爲兒女
葭莩余雅知少室知人愼
擇交也而長安退食公暇
又深以讀經濟實用之編
爲快且可公之天下故於
其歸也爰書數言以弁其
簡端

定山龔鼎孶題

龔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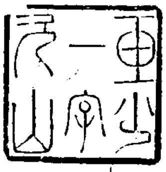
經濟一書昔人類之詳矣顧分類雖詳而綜覈古今考辨得失以及成敗廢興利弊源流之際卽瞭若指掌亦須讀者善爲領畧而得之未有旣詳於分類而每類率自爲節畧斷以已意使讀者指掌而領畧已得者則惟我顧臨邦姻家紉編一書爲獨絕也臨邦才高氣盛識廣懷清於古今之書無所不讀而能博覽於涉獵者内訂於精微詩歌詞賦備有兼長乃論辨考證必欲使古人首肯蓋其析疑欣賞所得於攻苦者匪伊朝夕矣是書自內聖外王之學及於因革損益之理遠探周秦近逮宋元以至勝國無所不該實無所不畧無所不貫實無所不覈由博返約思過半焉讀者先觀其纂輯之次第知歷

代之所以異同後觀其論畧之精嚴知今日之所以可同而同可異而異則經濟之用不出指掌而瞭然於胸上爲

國家典故以資顧問下爲民生休戚以致太平使天下後世歎儒者之有用則經術經世之效要咸具於此又豈徒與昔人詳類一書者爭爲洛陽紙貴已也

康熙戊申秋九月同學姻弟劉梁嵩玉少氏題

於少室



敘

上之所以衡士與士之所以獻身皆不能不資乎其言是言之重也非言之重言而可實見於用之重亦以一人言之千百人用之而不盡之愈爲重也今

國家崇尚實學講求經濟使有裨於經國裕民之畧欲得藎謀碩畫而廓然展布之豈非士之

幸覩哉顧嘗未然者必借鑒於已然議今事者必遠稽於曩事今古之時勢或殊而其醇疵得失之大較固秩然一轍也苟非灝聞習見浹洽於典墳子史而叩以小則小應叩以大則大應其何能抵掌談天下事而言之必可見於用且一人言之而千百人用之不盡哉但載籍浩繁孜孜竭手目窮膏晷恐有童年肄之而白首未

卒其業者則求其取資之易徧而應用之易酬無有捷於類書者矣昔人所著類書如陸士衡之要覽王彥和之要畧青箱之秘六帖之纂益總其全者然後能區其類治其詳者然後能舉其要也後人竊其意而爲之分類析名日夜剞劂而太繁則捃摭無倫太約則考稽未備讀書好古之士其何所取衷焉余正切切以爲慮丁

未之夏借阿咸千賦過廣陵重晤顧子臨邗臨邗固余世交也稔知其爲廣陵名宿言語妙天下其灝聞習見浹洽於典墳子史者非特一朝夕已一日出所輯經濟類攷一編示余是固推其生平之得力以公諸同志乎上而象緯下而輿圖大而禮樂兵刑細而泉刀鹽筴每引一類本末詳明而每類又各爲一畧詞簡義該無濫

無漏其裨乎後學非淺矣臨邢久當出任民社乃不欲輕就退而立言砭義不爲一代名臣不止自待固何如耶此所謂言之可重者也此所謂言而可實見於用者也此所謂一人言之而千百人用之不盡者也泰山片雲施而爲雨遂足以沾溉天下其是書之謂乎余於是書所以信臨邢者愈深所以期臨邢者亦愈遠矣

馬敘三

康熙丁未秋八月石屋馬世傑萬長氏題於廣陵舟次

凡例

一是集主於簡括

本朝制度精詳斷非約畧可盡不敢妄爲序　當有　昭代典則全書嗣出以彰我　朝之制度云

一每類之後各爲小畧不無迂濶之論讀書尚志古人言之管窺蠡測見者不以余爲妄焉可矣

一是集取其便於囊笈之携採輯以來刪而又刪凡五易藁本而有是集或一則之中原本頗繁而僅存其半或十留其三四者不過去其繁枝縟葉而大綱要旨不敢或遺

一集中四十八類分爲上下兩卷上卷二十二類下卷二十六類大約上卷諸類學問之事居多下卷諸類經濟之事居多

一是書將次告成坊人請之甚急余適患目校正之事委諸兒輩未得躬親或字句稍訛伏望改

正讀者恕之

一集止四十八類其有不能別爲一類附入各類後者一一列於目錄之下凡共七十餘類云

一每類每條之下一一註明此序某代某事枝分派别欲讀者開卷燎然以便稽考

一每條之下所有雙行小註俱係昔人陳言但有可以發明者引來作註不敢妄設一字間或參以愚意必別以附論云

臨邗顧九錫謹識

自序

宇宙經濟之書多矣經濟分類之書亦至多矣繁有其繁者簡有其簡者余何爲有是書雖然繁者既苦其浩瀚簡者復有缺畧之虞求其約而該要而備者無有甲辰以來功令維嚴崇尚實學有志制舉者靡不汲汲經史之是求苐世無善本從事實艱余因畢歷群書旁搜節取凡再閱寒暑而有是集敢曰上擬青箱之秘自課課兒亦云僅耳丁未之夏刪定既竣質諸同志同志諸子群謂必當出而問世不揣庸繆妄付剞劂其集中事實端以夏商周漢唐宋元明爲歸至列國前後五代非大利大弊有關興廢者不載焉其議論博採群言參以愚意彙爲小畧雖輯著鄙

俾未嘗精密然每類之中源流本末燦然具
觀庶幾約而該要而備者乎俾初學讀之亦
可少覩其梗槩云
康熙戊申春王正月廣陵顧九錫臨邦氏述於
文雪堂中

同學參訂姓氏

馬世傑 蔦長　宗元鼎 梅岑　兄 鏊 虞仍
劉梁嵩 文山　曾 澗 樹門　則 [illegible]
劉梁楨 玉粟　梁浩之 與若　張 但耶
孫金礪 介夫　梁湘之 立公　弟九金 新甫
許承宣 力臣　何金駿 御鹿　雲青 翼若
許承家 師六　張汝翼 旦復　侄 洵 仲蘇
周 斯 二安　馬 容 千賦　錫 畹仙
黃 霖 雨相　何 梨 雍甫　是 不踰
徐化民 [illegible]　李 夔 龍媒　最 統三

劉長發 祥其　朱維范 冷萼　迥 皆及
何金魚 紫尊　朱居忠 亞修　錦 衣文
卞汾陽 雲郭　朱允猷 履旋　凱 清且
王 賓 仔園　朱 致 亭遠　誰 含弗
汪耀麟 叔定　朱 尚 范公　懋 過功
汪懋麟 蛟門　朱 程 伊佰　賚 箕來
朱鶴鶩 造子　湯彭年 石臣　朋 其登
李 錦 晝公　冀 郁 右周　侄孫 樹 秋士

經濟類考約編

廣陵顧九錫臨邦氏輯著
同學諸子參訂
西園書屋重校

上卷目錄

法象考 有畧
天地始生之理
天地初生之序
諸家言天之不同
天度南北二極黃赤二道以及日行之度
二分二至日行之道
二分二至月行之道
月光晦朔弦望盈虧之不同 附論
日月之蝕
五星分屬
天極三垣之不同
二十八宿方度
星之常變
天漢之理
陰陽雜著
天下山水源脈起處
五嶽四瀆
潮汐之理
曆數考 有畧 元會運世附 正朔附
造曆之本起於天與日月運行之遲速
四時之序
二十四氣之分
歲差之理
里差之理
測天之器為造曆之所必需

造曆之始
歷代曆法
形勝考 有畧
古九州疆域以及歷代更革之異
天下大勢
天下形勝
歷代建都之地
帝系考 有畧
歷代帝王姓名年世
德運相承
聖學考 有畧
聖學之源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兩漢諸帝之學
唐三宗之學
諸儒論帝王之學
儲貳考 有畧 后妃附 宦官附
建立之計宜蚤
教諭之法宜豫
嫡庶之分宜辨
廢立之失宜鑒
郊祀考 有畧 封禪附 蜡祭附 五祭附
歷代帝王之祭附
虞廷合祀之典
周制分祀之典
周家配享之典
歷代郊祀
宗廟考 有畧
唐虞三代廟制
昭穆祧遷之制

緣分立廟之制
廟祀之制
歷代宗廟之失
功臣配享

禮制考 有畧
五禮之制
六禮之名
歷代禮制
文公家禮序論

樂律考 有畧 律曆附
歷代樂名
歷代樂制
制造律呂之制
黃鍾萬事根本
五聲分屬
五聲相生

三分損益之法
隔八相生
五聲之變
中聲半聲
六十八十四調
十二律旋相爲宮
五聲八音以和八風
律呂配卦歲序
呂氏春秋論黃鍾

學校考 有畧 視學附 養老附 鄉飲附
四代學制
成周學制
成周學校之官
漢建太學之始
天下立學之始
唐學校之制
宋學校之制
元學校之制
明學校之制
設官督學之始

封建考 有畧
唐虞三代封建之制
周家大封同姓之始
正封廣封之不同
秦廢封建之始
歷代封建

文廟考 有畧
祀孔子之始 附論
祀孔子及弟子之始
祀孔子於太學及有配享之始
四時祀孔子之始

有司薦享及有廟之始
仲月丁日釋奠之始
先儒配享之始
十哲曾子配享之始
七十二弟子配享之始
孟子配食諸儒增入之始
子思配享之始
宋儒配享之始
顏曾思孟並配之始
先儒既祀復罷之始
釋奠之制
歷代封諡

道統考 有畧
道學淵源之祖
開明道學之始
帝王君相主道統於上
聖賢師儒衍道統於下

心性考 有畧
諸儒論心
諸儒論性
諸儒論心性之合
諸儒論存心養性之功
文章考 有畧
文章關係
五經文章之祖
文當本之於義
文貴發之於情
文章傳之無窮
文章關乎氣運
歷代文章大畧

經學考 有畧
五經本末
纂經專經
五經各有奥義
史學考 有畧
歷代史書
通鑑之始
綱目之始
謚號考 有畧
立謚之義
謚本於行
謚本於爵
謚天子諸侯之禮
謚婦人之義
秦廢謚法

歷代謚法
諸家謚法
立謚各有取義
氏譜考 有畧
姓氏所由始
姓氏所由立
姓氏之不同
姓氏各爲祖宗
字學考 有畧 韻學附
肇書之意
製書之始
六書之備
前代書法
大篆之始
小篆之始

隷書之始
草書之始
楷書之始
許氏說文
行書之始
飛白之始
散隷體
書有五十六種
契丹字之始
女直字之始
蒙古字之始
要書考 有畧 太極河洛附
周禮
儀禮
家語
孝經

小學
爾雅
性理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

下卷目錄

取士考 有畧
教士爲取士之本
成周取士之法
歷代取士之法
隋建進士科之始　附論
建官考 有畧

虞廷建官之制
三代建官之制
歷代官制
銓敘考 有畧
虞廷銓敘之制
成周銓敘之制
歷代銓敘之制
考課考 有畧
虞廷考課之法
成周考課之法
歷代考課之法
守令考 有畧
古制鄉遂大夫後世守令異名同實
歷代郡守之制
歷代縣令之制
諫職考 有畧　納諫附
諫職之始
歷代御史之制
歷代給事之制
宰職考 有畧
立相可考之始
歷代宰職沿革
將帥考 有畧　將畧附　命將附　武舉附
三代將帥之制
歷代將帥之制　陣法附

田制考 有畧
田制之始
天下土田肥瘠
三代分田之制
成周分田之制
秦廢井田
歷代田制
兵制考 有畧　簡閱附
井田以制軍賦之法
成周籍兵之制
成周卒旅之制
魯國變制益兵之始
齊國變制圖霸之始
歷代兵制
賦稅考 有畧　土貢附

則壤定賦之始
三代賦民之法
魯變制益賦之始
秦壞井賦之法
歷代賦法
財用考有畧
先王斂財有道
先王用財有法
歷代財用
戶口考有畧
養民為生聚之本
周制重民至意
歷代戶口盛衰之數
歷代戶口之賦

徭役考有畧
王制役民之法
歷代役民之法
屯田考有畧
屯耕之始
趙充國屯田之策
曹操屯田許下
諸葛亮屯田渭濱
鄧艾屯田之策
羊祜杜預屯田襄陽
韓重華屯田之策
陳恕奏寢屯田
黃懋何承矩屯田之策
明朝屯政
水利考有畧
水利之始
歷代水利
東南治水
鹽法考有畧
有鹽可考之始
成周鹽制
禁鹽專利之始
歷代鹽法
錢幣考有畧
錢制之始
夏商錢制
成周錢制
歷代錢制
歷代楮幣

河漕考有畧
轉運之始
開河以通糧道之始
秦飛輓之始
歷代河漕
馬政考有畧
馬政可考之始
成周戎馬之制
成周閑馬之制
歷代馬政
黃河考有畧
黃河之源
黃河之流
黃河之委
歷代河患

王氏治河議
征榷考 有畧　市糴附　坑冶附
王制關市之制
歷代關市之税
歷代榷征
荒政考 有畧
先王備荒之政
先王救荒之政
李悝平糴之法
耿壽昌常平倉法
長孫平義倉之法　附論
劉晏備荒之法
富弼青州救荒之法
趙抃越州救荒之法

朱子社倉之法
先儒救荒名論
弭盜考 有畧
成周遏盜之制
歷代致盜之由
歷代弭盜之方
諸儒弭盜名論
刑罰考 有畧
有虞制刑之始
歷代刑制
赦宥之法
欽恤之道
災祥考 有畧
災祥本於一身
災異各有所歸
歷代祥瑞
歷代災異
諸儒言災異
瑞不足矜
災非外致
目終

廣陵顧九錫臨邛氏輯著

同學諸子參訂

西園書屋重校

法象考 五行附

河圖括地象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此序天地始生之理

徐整說曰大白統開於子輕清之氣一萬八千年升而爲天天之精華凝結而爲日月星辰地統開於丑重濁之氣一萬八千年凝而爲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爲山川河嶽余宗海曰八千之千當作百五與邵子元會數合 此序天地初生之序

天文考曰言天體者三家蓋天家曰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爲晝夜蓋以日在南爲晝在北爲夜也宣夜家曰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際蒼蒼然也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渾天家曰天包地外如雞卵之以白包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二端爲南北極蓋言日在地上爲晝地下爲夜也歷代所用皆渾天家說 此序諸家言天之不同

陸象山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會其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廝撞故曰交蝕衍義補曰天如虛球地斜隔其中西北高而東南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此序天度南北二極黃赤二道以及日行之度

天象考曰黃道者日之所行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冬至後陽用事而日反行陰之北方夏至後陰用事而日出反行陽之南方者蓋陽用事則日氣盛故進而入於陰方陰用事則日氣衰故退而反於本方○此序二分二至日行之道

漢天文志月有九道立春春分青道二出黃道東立夏夏至朱道二出黃道南立秋秋分白道二出黃道西立冬冬至黑道二出黃道北並黃道而九張奕曰日月之行有遲有速不可一律齊也故因其所行分爲段數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其位而已非真有所謂道也○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四時交會歸於黃道而轉變焉故有九道之異名○此序二分二至月行之道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缺人看得有圓缺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二三方漸漸離開然日在下面照月西邊人在這邊望只見得些子光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朙之半至十五六日在月之下日光由地四邊空處射出月被其光而明亦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 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 先輩云月中黑影即是地影 此序月光晦朔弦望盈虧之不同 顧氏附論曰愚按月非無光而必借日之光爲光也月自有光但不明不暗不及日之通體皆明耳日如火毬四面皆明月則半明半暗其明處爲光其暗處爲魄蓋陽大陰小陽全陰半理本如此而其明處常不敢背日又陰不敢亢陽之義也故初二三日在西月去日不遠而明亦向西人在東邊望故光背而所見纔如鉤至初七八日漸遠而在月之側故傍對而光漸滿至十五六月在下月在上而明亦向下故人得見其體

之盈如以沈括之說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不知十五六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何由掩映先儒謂日光由地之四邊空處射出月被其光故明愚竊以爲月體雖大百不及地地之障隔不知凡幾恐亦不似從來論日月蝕謂陰陽偏強偏弱之後然日月雖弱不與羅計二星相值則不蝕惟羅計恃強爭道而二曜讓之則見蝕矣可見月體半明半暗因讓道之故而行或倚避傾側其光處偶與日違故似食耳此義正與管見相合敢以質之高明

陳潜室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食自是行道分度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但天文方過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耳 有云日月非真有食也陰陽偏強偏弱之欲也日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魄掩日而日似爲食若月氣弱而行或倚避傾側與日差池則魄虛而月似爲食總之不宜並而並宜對而不對皆陰陽之病徵然日月雖弱不與羅計二星相值亦不蝕惟羅計恃強爭道而二曜讓之則見蝕矣 沈括曰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値乃相凌掩當其交處則食而旣不當其交處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凡日食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食起於西南復於東北自內而交出於外則食起於西北復於東南凡月食月道自外入內則食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內出外則食起於東北復於西南 隋張胄曰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

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無由掩映食多不驗 此序日月之蝕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歲星東方春木熒惑南方夏火太白西方秋金辰星北方冬水填星中央季土 此序五星分屬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北亦道也皆近其北距

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星家謂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不動誤矣中元北極紫微宮上元太微宮下元天市垣備中宮三垣 此序天極三垣之不同

典彙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謂之經星分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其分主也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 二十八宿星虛房昴謂之中星分春夏秋冬而為日之中度也 此序二十八宿之度

典彙曰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在春秋分則朱鳥大火之星見於五位在冬夏至則白虎蒼龍之星見於初昏日入於箕則多風月入於畢則多雨諸若此類皆天道之常若夫或隱或顯或孛於四方或見於當午或隕而如雨化而為石或其長竟天其光如晝此皆天道之變斯為災矣 此序星之常變

宋中興天文志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氣而成天所以為東西南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西南北之限也 此序天漢之理

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露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 或問雷斧何物胡致堂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朱子曰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 先輩云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雺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 虹霓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 此序陰陽雜著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水之委自崑崙者惟河為然其原最遠若漢之發原於嶓山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脈初起之處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此序天下山水源脈起處

風俗通曰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萬物之始陰陽交代尊曰岱宗岱者長也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南方衡山又為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於天 又曰河出敦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江出蜀郡湔流五徼外岷山入海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

海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淮河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植五穀也

此序五嶽四瀆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余襄公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盖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 張諸堂曰觀於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月臨卯方卽潮長望入酉方卽潮又長

高麗圖經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辰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有升降以運乎晝午至亥爲陰而陰之氣又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再潮再汐

此序潮汐之理

五行附

太極圖說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陰陽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盖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

子華子曰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熯之土以瀦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圓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變木則化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天地之間而克物者惟此五物也

法象畧

天地之可見者曰形曰氣而已然形氣者天地自然之質理則循（通篇以理字貫）
環於形氣之中焉是故言天而不本之於理則凡屬於天者何以（伏下日月星辰）
宿離而不忒經紀而有常言地而不本之於理則凡屬於地者何（伏下山川河嶽）
以凝固而不揺流行而不息則天之爲覆地之爲載初不徒恃夫（收入理字一句）
形氣而恃夫理也太極沖漠之初理與形氣未嘗分也及其清濁（提清）
既分則陽氣之積升而爲天而復結爲日月星辰陰氣之積降而
爲地而復凝爲山川河嶽天日月星辰山川河嶽形也所以結爲（洗發）
日月星辰山川河嶽陰陽之氣也而以主持夫日月星辰山川河
嶽者理也易之係辭有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朱（結）
子亦曰太極只是一理陰陽只是一氣求天地者亦惟求其理焉
已矣

拈出理字正大格淸法老自是作家

曆數考 元會運世附 正朔附

朱子曰天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橫渠說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
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
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不及天一度二日則不
及天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
又恰周得本數而日與天會遂成一年月行遲一晝一夜不及
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有奇一遲一速兩相湊
合而與天會積二十九日有奇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而成一
月今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遲
速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此其大率也但曆
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其實非右行也右行
之說謂天體旁轉如推磨右而左行日月右行而隨天左轉故
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疾蟻遲故不
得不隨磨左旋焉 或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否曰天一晝
夜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方周得本數豈非自然的只將南北表看今日
恁時看有甚星在表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
了二十八宿分布周天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謂之經星
分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此序造曆之本起於天與日月運行之遲速

隋天文志曰循黃道東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
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以成陰陽

寒暑之節。此序四時之序
曆家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月有二氣一節氣一中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者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算之共盈五日三時矣恰好完得本數 此序二十四氣之分
黃氏曰歲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致蓋天道平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皇極曆以為七十五年差一度大衍曆以為八十三年差一度也又曰先儒程氏有言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月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

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蓋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 此序歲差之理 里差補後
朱子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度量之 皆武帝時人 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 按書言虞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夫七政何以不齊日之行天也以歲而周月之行天也以月而周太白辰星何先何後其周天亦與日同熒惑之行周以二歲歲星以十二歲填星以二十八歲惟其運行參差不齊故璇璣玉衡所以齊之器也 此序渾天之器為造曆之所必需

歷代曆法

黃帝始作甲子制曆象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作甲子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隸首理算數命容成作蓋天儀著周天曆度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復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餘分以置閏 此序造曆之始
堯命羲和治曆象授人時羲仲理東作以殷仲春羲叔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理西成以殷仲秋和叔理朔易以正冬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朱子曰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而至朔同日謂之章七十六年

四章而至朔同在甲子日謂之蔀凡千五百二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時謂之紀凡四千五百六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年謂之元 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丘氏曰按古今置閏之法不出乎此 以下序歷代曆法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以璿為璣所以象天地之運轉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也按此即後世渾天之儀七政日月五星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 歲謂歲星所在歲星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十二辰之位日月所會也十日之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二十八星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辨其敘事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

如東作西成之類是也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皆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爲正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天星天文星度也古步之法以星爲主故曰天星天道變於上則人事遷於下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十二土之地書也以所考分載傳記亦皆可證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其國之分星其應有可徵矣十有二歲之相如歲星在木則木爲相之類五星順度爲祥逆度爲妖也五雲之物分至啓閉日旁雲氣之色也古法青爲虫赤爲兵荒白爲喪荒黃爲豐黑爲水十有二風以十二律而言其實八風所謂八風從律是也救政以君言序事以臣言君臣交修而天降祥矣

漢曆凡五變而莫善於太初司馬遷等所作也太初之所以爲善者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鍾八十一分爲日法自太初曆一出而一十七家之曆皆廢矣日法者如分一日爲十二辰又細分爲百刻又細分之太初曆則以爲八十一也漢興襲用秦正朔以十月爲歲首凡遇閏年即閏九月取歸餘於終之義謂之後九月至武帝時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時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乃詔寬與博士共議乃復夏時以建寅爲歲首更詔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

唐曆凡八變而莫善於大衍僧一行所作也大衍之所以爲善者其說蓋本於著策而其章蔀紀元皆有合於易也自大衍曆一出而二十三家之曆廢矣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曆其說曰天體之運日星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況於無形之數哉

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丘瓊山曰古今曆法至元元郭守敬可爲度越千古矣悉以古制創立新法所爲類集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

有遺焉者也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則無不脗合蓋以今曆與古曆相比較而其疎密自見也

明襲用元曆即郭守敬之所定也然歷年已久不能不差國初刻漏博士元統議欲修改不果行

元會運世附

邵康節曰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一元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有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閉物而消天亥會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天而循環無窮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十年爲

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十二會爲一元此造化之一終也

正朔附

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自黃帝顓頊為曆宗即建寅夏因承之而不革殷以十二月爲正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按春秋註左氏曰周人以建子月爲歲首則冬十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惟建子非春亦明矣胡氏又曰以夏時冠周月程氏亦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則是時雖不易而月已易矣葉文康曰三代歲首雖不同而夏時紀月則一也未知孰是

里差補此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氏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土之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昔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 丘瓊山曰自周立表於陽城漢人造曆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測天下之晷凡十三處宋測景則於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舊說表八尺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元郭守敬所謂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又隨所至之處而立表測景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晷引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丹之以推驗其法可謂精審矣 時賢盛子珍示曰里差之法在日影之長短及南極入地北極出地之高下故日食之盈虧有南北視之而異者古人所以設表測影以求地中也其言良易曉云此序里差之理

曆數畧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數定於容成所由來遠矣其要在於候天（要言）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此言氣不齊故有差忒）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然也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改也（不可執一）正隨時更改之義也杜預曰凡治曆者但當順天以求合（不可强合）不可爲（段）合以驗天此不易之論也然則治曆之法惟歲差爲難準耳歲差（序歲差難準正是見氣之不齊處）之說亦紛紛不一昔晉虞喜以爲五十年當差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惟隋劉焯取二家中數折之爲七十五年而退一度則近似矣然唐一行以大衍曆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宋朝紀元曆又謂七十八年而差一度總未足爲精密朱子曰今治曆者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郭守敬亦曰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候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爲合由（此八十三意）此言之冬至爲一歲氣幾之始冬至之時刻既正而曆亦無不正矣此即漢之太初以鍾律起曆是也然則治曆者亦惟準之朱子之說而已矣

要言不繁精義朗朗

形勝考

古九州之區域。在昔顓頊及於陶唐。分而為九。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冀州唐虞之都。以餘州所至則是其境。兗州舊為濟河之間。青州東北據海。西距岱。徐州東據海。北至岱。南及淮。梁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荊州北據山。南及衡山之陽。其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荊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竝非九州封域之地。則以隣接附入云。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發。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發。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為史者。主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

廣記 虞舜肇帝位。分為十二州。曰雍荊豫梁冀幽并青營徐兗揚。夏氏革命。又為九州。周職方之九州。又與禹異。兩漢為十三州。置刺史以統郡。歷代因之。其後置郡彌多。土宇彌狹。且所隸之州。隋與晉異。唐與漢殊。而禹之九州不可復考矣。此序古九州疆域以及歷代更革之異

典彙曰。考地形勢。則東北一支。自雲中而下者。為古冀州晉地。即今山西。其地北峙北岳。黃河南繞。太華東西對立。嵩山為中屏障。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其地也。古所謂中原也。由是而東。則為古幽薊燕地。而盡於遼左。即今北京。其地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西峙太行。東環滄海。昔黃帝都於涿鹿是也。其西北一支。自岍岐而下者。為古雍州秦地。即今陝西。四塞之地。金城千里。獨開

函谷而下。則為豫州洛地。即今河南。而盡於徐州。中土之地。四通五達。東西南北。道理適均。故伏羲都陳。帝嚳商湯都亳。平王東遷於雒。皆其地也。由是而東。則為兗州魯地。而盡於青州。即今山東。承中土之氣。至東岳而盡。神農少昊皆都於此。周公所封。孔子之所生也。又其西一支。自梁州岷山而下。為巴蜀。即今四川。江漢之源所由發也。又其下為荊州。即今湖廣。形勝不足。古未建都。又分一支為揚州吳越之地。即今江南。而東盡於浙江。其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而以長江為險。形勢可比中原。又一支為江西。而盡於黃福雲貴者。則百粵之地也。大抵中國形勢。北高而南下。故帝王建都。必據六合之上游。上應紫微北極之象。居北面南以臨下。未有居南而可以制北者也。蓋天下之大勢。中國為東南之一區。特以天地之元氣。發洩於東南。故謂之中國。非天下之中也。是以中國之地。西北氣之初也。故水深土厚。東南氣之盡也。故水淺土薄。此序天下大勢

類典曰。宇宙形勢。東南堪定鼎之地三。土沃財富。山束水環。斗絕一區。乘流千里。可以并吳會而制宛雒。窺關隴而向秦川。此上游之所以推梁益也。西蜀 龍蟠虎踞。天塹稱雄。以牛渚為湯池。以鍾阜為扼塞。控門戶於淮甸。承委輸於漢沔。遠則接應梁宋。近

可囊括三吳此王氣之所以萃金陵也。三吳南極湘潭北走新野

抗楚蜀之捍蔽為川陝之襟喉進可掃蕩秦趙退可保障襄樊

此鄢郢之所以號必爭也。三楚進而論秦豫之兩都方其合農戰

之交修則崤函之險固難窺鄠杜之沃衍足恃開關延敵制諸

夏而有餘守隘無虞封泥丸而具足時蓋長安四塞之國甲宴

中也。秦者乃修文偃武紓民力以便轉輸上計獻琛通方域以

均勞逸蔣則雒陽天地之中誠奧區也。中州至於當水陸之衝以

壯根本之高則諸晉蓄集立平夷之地以摧腹背之患則轉戰

無前決勝負於滎陽定存亡於官渡則汴梁五達之衢又都會

也。汴京○此序天下形勝

黃帝都涿鹿顓帝都帝丘高辛都亳堯都冀州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仲乙遷於囂祖乙遷於耿周太王居邠文王居豐武王都鎬周公營洛邑居九鼎平王遷都焉西漢都關中東漢都洛陽唐都長安即關中也宋都汴高宗南渡都杭元都燕明初都金陵至永樂時又遷於燕。黃石齋曰漢唐宋以來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惟明則以南北為稱蓋跨大江南北而各為一都會也 此序歷代建都之地

形勝畧

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下之大權也。夫建都之土古不一地。不暹具論說者謂雒邑天下之至中。關中天下之至險。呂東萊亦曰欲得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雖然山川者有形之形勢也道德者無形之形勢也道里者有形之遠近也仁義者無形之遠近也故強秦有崤函谷不足以創功東漢有曹董雖洛陽不足以布德有天下者誠能設險以守其國布德以養其民誠不必山川之為據遠近之計程矣。

黃氏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未有如幽燕之備者也即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也攸之言曰禹書九州其一曰冀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復産徙馬是以兵馬嘗當天下且其地瀕大海晉秦始皇時起南陲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於茲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於此焉元初漕東南粟至燕歲幾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則其食貨之豊有非他方所可及已論建都者亦何必拘拘於關中之見洛陽之說哉地

利不如人和。孟子之言。豈不聞與

洞悉形勢

帝系考 德運附

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於壽丘。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黃帝徵師諸侯。擒殺蚩尤。諸侯尊黃帝為天子。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以下序歷代帝王姓名年世

帝顓頊高陽。黃帝之孫。繼黃帝為天子。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

帝嚳高辛。黃帝之曾孫。蟜極之子。繼顓頊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

帝堯。帝嚳之子。姓伊祁。名放勳。帝嚳崩。而長子摯立。封堯為唐侯。

帝摯在位九年。唐侯德盛。禪位於唐侯。堯以甲辰即位。都平陽。號陶唐氏。在位七十年。薦舜攝政。又三十八年。在位九十八年。壽一百一十八歲。

帝舜。顓頊七世孫。姓姚氏。名重華。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都蒲坂。號有虞氏。三十一年。以丁巳歲禪於禹。又八年崩。壽一百歲。中庸註舜年百有十歲。孟子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未知孰是

夏禹。顓頊之孫。姓姒氏。名文命。年七十三。受舜禪即天子位。都平陽安邑。在位二十七年。壽百歲。夏凡一十七世。共四百五十九年。內寒浞篡位四十一年

殷湯契之十四世孫姓子氏名履以夏桀之三十五年即諸侯位自商丘徙都亳後伐桀滅夏即天子位十三年崩壽百歲 殷凡一十八世共六百四十五年

周武王后稷十六世孫姓姬氏名發以商紂二十三年嗣爲西伯後伐紂滅殷即天子位七年崩壽九十三歲 周凡三十七世共八百六十七年首己卯盡乙巳丙共和行政十五年 自周亡至秦始皇滅六國稱皇帝以前首丙午盡己卯共三十四年

秦始皇伯翳之後莊襄王之子母呂不韋姬姓嬴氏名政以周亡後九年嗣立爲秦王立二十六年盡滅六國稱始皇帝後十二年崩 秦凡二世共十五年

漢太祖高皇帝沛人姓劉氏名邦以秦二世元年壬辰起兵爲沛公乙未入關滅秦爲漢王五年己亥滅項籍即皇帝位都長安十二年丙午崩壽五十三 西漢凡十一帝共二百一十四年王莽以乙巳篡位稱新室十五年癸未爲漢兵所誅淮陽王立二年爲赤眉所滅莽淮陽王共十六年

東漢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南陽人高祖九世孫帝以王莽篡位之十四年壬午起兵乙酉即皇帝位遷都洛陽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 東漢十二帝共乙百九十六年

蜀漢昭烈皇帝名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以建安十九年甲午取蜀二十四年己亥稱漢中王辛丑即皇帝位三年崩壽六十三 蜀漢二帝共四十三年

魏文帝沛國譙人姓曹氏名丕武帝操之子以庚子受漢禪即皇帝位時年三十二在位七年壽四十 魏凡五帝共四十六年

吳大帝吳郡富春人姓孫氏名權長沙太守堅之子討逆將軍策之弟漢末封吳王及魏王丕篡漢權以辛丑歲稱帝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 吳四帝共六十年

晉世祖武皇帝河內人姓司馬氏名炎受魏禪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九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五 西晉四帝共五十二年

東晉元帝名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襲封鎮建鄴愍帝遇

害以丁丑嗣立時年四十一在位六年壽四十七 東晉十一帝共一百四年

宋高祖武皇帝彭城人姓劉氏名裕受晉禪即皇帝位時年五十七在位三年壽六十 宋八帝共六十年

齊太祖高皇帝東海蘭陵郡人姓蕭名道成受宋禪即皇帝位時年五十一在位四年壽五十六 齊六帝共二十二年

梁高祖武皇帝南蘭陵人姓蕭氏名衍受齊禪時年三十五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 梁四帝共五十六年

陳高祖武皇帝吳興人姓陳氏名霸先受梁禪時年五十四在位三年壽五十七 陳五帝共三十三年

北魏太祖道武皇帝其先世代北姓拓跋氏名珪以丙戌即代王位(蔣晉武帝太元十一年)十三年戊戌取燕即帝位又十二年為拓拔紹所弒壽三十九(魏十五帝共一百七十一年)

北齊顯祖文宣皇帝渤海人姓高氏名洋受魏禪即皇帝位在位十年壽三十一(齊五帝共二十八年)

北周閔帝姓宇文名覺代郡人文王泰之長子以丙子受魏禪一年晉公護廢而弒之壽十六(周五帝共二十六年)

隋高祖文皇帝弘農華陰人姓楊氏名堅受周禪即皇帝位在位二十四年壽六十四(隋三帝共三十八年)

唐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隴西成紀人姓李氏名淵自太原留守起兵入長安受隋禪即皇帝位時年五十三在位九年傳位太宗稱太上皇又十年崩壽七十一(唐二十帝共二百九十年內武氏二十二年)

後梁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碭山人姓朱氏名晃初名溫賜名全忠受唐禪即皇帝位年五十六在位六年為其子郢王友珪所弒年六十一(後梁二帝共十七年)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沙陀人唐賜姓李氏名存勗武帝克用之子以癸未即皇帝位滅梁在位四年丙戌兵亂中流矢崩壽四十二(後唐四帝共十四年)

後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太原人姓石氏名敬瑭以北京留守舉兵入洛即皇帝位在位七年壽五十一(後晉二帝共十一年)

後漢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太原人姓劉氏名暠初名智遠即皇帝位於晉陽繼遷於汴在位二年壽五十四(後漢二帝共四年)

後周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邢州人姓郭氏名威以鄴都留守入汴即皇帝位三年崩壽五十一(周三帝共九年)

宋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其先涿郡人皇考始遷洛陽姓趙氏名匡胤以殿前都檢點受周禪即皇帝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宋東都九主一百六十八年南渡九主一百五十二年前後共十八主凡三百二十年)

遼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名億在位二十年稱帝十一年崩壽五十五(遼九主共二百九年追帝者二人)

金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皇帝姓完顏氏諱旻世祖第二子以收國元年正月即帝位建國號曰金在位九年壽五十六(金九帝共一百二十年追帝者三人)

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真姓奇渥溫氏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五(元十四帝共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滅宋混一天下實計八十九年追帝者四人)

明太祖高皇帝濠之泗州人姓朱氏諱元龍初即吳王位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初諱龍字後恐易犯)

避諱特自
制此讓字

大清萬萬年

德運附

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神農氏以火德王。黃帝以土德王。少昊以金德王。顓頊以水德王。帝嚳以木德王。帝堯以火德王。帝舜以土德王。夏以金德王。商以水德王。周以木德王。秦始皇採用齊人鄒衍之論。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

帝系略

直起

堯舜以前尚矣。三代而後。迄漢唐宋元明以來。載在史牒。昭然可考。屈伸指而得其大概。然其傳世歷年。則或延而或促。迭為消長。以為一治一亂。世運之本。帝王授受之間。蓋有數焉。雖然數者操之於天。德者操之於人。天眷靡常。惟德是依。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付畀以天下矣。不然。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思所以上副天眷。下奠民生。斯亦伐根以求木之茂。塞源而欲流之長也。豈可得哉。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治在德不在鼎哉。

恪嚴神俊。短兵相接處。眞堪辟易萬人。

聖學考

虞書大禹謨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此序聖學之源

益稷篇禹曰都（美也）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丕大也徯待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商書仲虺之誥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周公作立政（周書公作以誡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周書洪範（洪大也範法也）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陰默也騭升也）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曰我聞在昔鯀陻（塞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天也）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次二曰敬用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次三曰農（厚也）用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次四曰協用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曰辰曰曆數）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君也極至也）次六曰乂用三德（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次七曰明用稽疑（卜筮）次八曰念用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次九曰嚮用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威用六極（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

禮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尚父問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立師尚父西面道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之惕若恐懼而為戒書銘于器物焉（以上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慚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名其書曰新語

文帝將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釐福也）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每朝會輙令桓榮敷奏經義帝稱善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旣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

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更謂耆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輙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以上序兩漢諸帝之學）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禹湯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得水不可暫無耳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小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慎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奬忠直曰修德政曰諫畋獵曰錄勳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以上序唐三宗之學）

子夏曰商聞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於天下名號不傳於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眞西山曰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

治定國本教庶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要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以上序諸儒論帝王之學

聖學畧

聞之上古之聖人學乎天中古之聖人學乎人是以自古哲王如堯舜禹湯文武之聖未有不留心學問而能紹聖心接治統者也（二句伏下○兩段）然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儒生從事章句文義而帝王之學在務得其要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身心者非帝王之學也蓋帝王之道以務學為急而帝王之學必以正心為先（一篇●主○腦）真西山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正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段引真○氏之言見能正心便能紹聖心接治統）不然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中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唐太宗之言可謂深識聖學矣（段引唐太宗之言見不能正心便不能接治統紹聖心）

正心自是聖學根本出筆更超逸不群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上 聖學

春秋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內嬖如夫
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
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以為太子雍巫（即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即武孟）
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

甗立孝公而還 此序建立之計宜審

禮記文王世子 周公抯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
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是故養世子不可以不
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
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也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學之為
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
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
謂也 此序教諭之法宜豫

左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辛
伯告王（辛伯周大夫）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
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
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真氏曰莊王嫡也子儀
庶也桓王屬子儀于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弒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
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
難○此序嫡庶
也之分宜辨）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褒姒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

女為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
后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申侯怒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
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為平王 此序廢立之失宜鑒

后妃附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
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男教
故外和而國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

天日爲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教母道也故天子之與后相須而後成者也

宦官附

周禮内宰書版圖之法内小臣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閽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内監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凡此之類皆不過給使省闥旦夕掃除又隸於僕正而誨且誡之統于太宰而糾且陟之宮府一體制甚善也其後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以刑餘爲周召始得竊相之權而陳蕃竇武且被戮焉

唐以貂璫爲監軍始得竊將之權郭子儀李光弼且受制焉自典獄權歸北寺專兵柄握中尉而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冠履倒置可勝扼腕宋之中葉童貫構禍封王開府馴至大變嗚呼禍斯烈矣

儲貳畧

從來論儲貳者莫不曰建立之宜早也嫡庶之宜辨也廢立之宜鑒也教論之宜豫也然三者其變而教論其常也惟教論之法得（論爲一）則三者之變自潛消於未萌之中而不致爲禍於家國矣古者胎（一段見）教之法（教論不可不預）王后懷娠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聲音滋味以禮節之其愼重爲何如也及其稍長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見教論必須得人）王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又爲之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

少傅少師而與太子宴處焉皆選天下之端人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其齒於學也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讓齒未進使衆著於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凡此者既以導之道德而又所以抑其驕逸猛氣使不自恃也近代以來東宮之官咸以序進不必盡皆正人且患在上下不交情誼不洽方其爲太子時尚未同於君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其齒於學之謂何竊聞前輩有云（故論必當如此方爲得法）東宮講官不當以次升補斷宜精訪四方名儒碩德及文望宿優者以克其選再令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道使得日侍左右從容講讀以輔盛德不似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

而退且暑雨祁寒多間歇焉德業成而天下福豈淺鮮哉
側重教諭高識遠慮

郊祀考　封禪附　蜡祭附　歷代帝王之祭附　五祭附

虞書肆類于上帝　胡宏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此序虞廷合祀之典

周禮註曰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員丘之祭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祭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則合天神禮之方丘祭地則合地祇禮之　陳氏曰南郊於地上丘圜而高所以象天北郊於澤中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祇北面王南面　此序周制分祀之禮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黃氏曰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盖一歲之間而有二祀旣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其誠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先儒朱子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此序周家配享之典

漢興郊祀無定制武帝元光元年始定爲三歲一郊無配享之典

成帝時爲南北郊然亦不能復郊祀明堂配天之禮　程顥曰古者一年之間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

不可一歲不祭天三年一親郊
非禮也○以下序歷代郊祀

唐天寶元年二月勅凡所禘享必在躬親其皇天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元皇帝於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謂之三大禮 丘瓊山曰夫以本事之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齋戒以致其清明然後行事此正禮也

宋制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間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有蔭補賚賜故人主常以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武過期不行

明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奉仁祖配享洪武十一年即其地建大祀殿合祀天地是爲天地壇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岳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修壇壝壘石爲臺東西相向大祀殿丹墀內爲日月星辰四壇內壝之外以次爲壇二十爲岳鎮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皇帝諸壇至於六天五帝之說一切革去楊復曰天帝一也五帝總一天也謂之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者以氣之所主而言隨時與地以立名也鄭氏分爲六天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謬妄不經之甚永樂八年遷都北京十八年天地壇成洪熙元年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並配享 初洪武三十二年後已奉太祖配享至是並以太宗配享焉 嘉靖九年從夏言議仍建圜丘於南郊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從祀建方澤於北郊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陵寢諸山從祀俱奉太祖高皇帝配又建朝日壇於東郊以春分祭日無從位建夕月壇於西郊以秋分祭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 萬曆三年張居正議遵洪武舊制每歲正月上辛日行禮於南郊大祀殿合祭天地仍奉二祖並配從之

封禪附

黃道周曰祀天於山上謂之封祀地於山下謂之禪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馬端臨曰太史公封禪書所引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

蜡祭附

陳祥道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蜡之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

歷代帝王之祀附

丘氏曰祭法言聖王制祭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文復歷序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 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
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五祭附

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土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孟冬臘五祭

白虎通無
行而有井

郊祀畧

（定分合源流）

祀典之可考者莫先於舜典曰肆類於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而（主合祀）地在其中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一書冬至祀天於南郊之（主分祀）地上丘圜而高所以象天以之燔柴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澤中丘方而下所以象地以之瘞埋意曰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食也可得謂非乎說者因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矧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耶明太祖初爲南北郊分祭天（分合孰一故無定論）地一如周制至洪武七年乃復定爲合祭之禮而世宗時從夏言議而分之神宗時從張居正議而又合之或分或合自古迄今聚訟無已謹按古者一年之間常有四祭愚竊以爲冬至圜丘夏至（冬夏宜分以尊之立議）方澤義宜分祭分祭所以尊之也而以祖之有功者配亦所以尊（春秋宜合以親之立議）之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秋則因物既登而告成義宜合祭合祭所以親之也而以宗之有德者配亦所以親之分合並因尊親兩得似亦損益之得宜而因革之盡善者乎然朝廷大典非草野所敢議也

尊親二義極正發前人所未發

宗廟考

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殷周但七廟。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此序唐虞三代廟制

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周所以七者以文武爲受命其廟不毀幷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　天子七廟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祧者超也超然上去也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遷父爲昭子爲穆父視也親者迩則不可以不別祔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于無別故孫可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也武王初有天下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而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廟廳曰堂堂後爲室室祫祭則皆就太廟室中太祖位于西而東向爲最尊之位群昭位于北而南向群穆位于南而北向子孫亦依祖宗之昭穆陪位不失其倫焉　劉歆曰七者其正數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矣此說亦近是　宋時議兄弟繼統昭穆之制張齊賢等上言謂前代武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者然春秋左傳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晉建武中惠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坐明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也臣等恭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位仍稱孝子奏可　此序昭穆祧遷之制

周制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先儒又云周制七廟三昭三穆文武二世室在三昭穆之外共九廟　此序緣分立廟之制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宗廟之祭有此六等肆祼獻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祠禴嘗烝四時之祭也　又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陳祥道曰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特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　陳暘曰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此序宗廟祀之制

後世宗廟之失。

朱子曰漢承秦獘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神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致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黃氏曰漢唐以下之廟制則吾惑焉原廟之遊衣冠始于孝惠之飾非叔孫之新禮別室之藏神主始于孝明之亂命臣子之苟從孝宣又別有戾園之祠光武又別有舂陵之祠晉之廟至七代十一室唐之廟至九代十一室宋初止祀四親廟宋末止祀十二帝而其最戾古者同堂異室之制先儒之所以深惜永嘆而不能正也　此序歷代宗廟之失

功臣配享。

丘氏曰周禮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於太常而與商書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　此序功臣配享

宗廟畧

往者宗廟之制祖有功而宗有德百世不祧此正理也嘗考王制（先序後）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曰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此又一說也自漢明帝以後始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降更歷晉魏隋唐其間千有餘年非無孝思奉先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以復古制明丘濬曰（後議參酌丘濬之說而出之故引以為証）必欲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果何如而後可乎惟宜遵行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為世室

如劉歆之說每歲四祭祠禴嘗烝春祠則犆祭是秋冬則祫祭加王制之說至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也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焉說則近矣似有未盡善者蓋祠禴嘗烝之外又有祫禘則一歲而六祭矣祭既多而將祭之誠反生褻緩愚竊以為春行犆祭各祀於其主廟之中夏行小祫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秋行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冬行烝祭如大禘之禮則一年之內犆祭小祫大祫禘祭並行不悖三年五年之制似亦隣於瀆絕矣此又用丘濬之說而參之以愚意者也未審當於禮否

斟酌典禮委曲盡致

禮制考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　此序五禮之詳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禮也鄉謂鄉飲酒禮相見謂士相見之禮　此序六禮之名

秦人每事不師古舍禮而用法故先王之禮至秦蕩然漢高祖時叔孫通制禮儀與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所撰禮與律令同錄藏於禮官法家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亦多襲秦故　以下序歷代禮制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房魏與禮官學士等用隋之禮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一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十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甫等增之爲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議者多以爲非開元十年學士張說以貞觀顯慶禮儀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乃詔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唐五禮之文稱備而後世用

之

宋太祖開寶四年命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成開寶通禮二百卷

明洪武初年命儒臣陶安定郊社群祀禮詹同定宗廟祫祭禮李善長定官民喪禮朱升定祭祀齋戒禮崔亮定五祀禮劉基定百官朝會禮魏觀定祀祭禮陶凱定軍禮而又招延儒乂如曾魯徐一夔董彝梁寅輩編集大明集禮

朱文公家禮

朱子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

損益於其間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
又畧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得與同
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丘氏曰宋儒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書作爲家禮一書酌古準今
貴爲簡易可行太宗皇帝命儒臣修性理大全已備載其書今
士大夫家亦往往有秉行者乞勅禮部詳定頒行天下俾諸道
督學憲臣兼提其要行下府州縣教官每月一次訓飭生徒演習
其儀并令鄉村社學教讀者專習其事遇民間有吉凶等事掖
儀而行如此則天下之人家有其書人習其禮不惟可以修身齊
家之道愼終追遠之心可以復見而國家崇化道民之意亦有
所補矣

禮制畧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防之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敬守之而知所以禁奪者不得騁無度之心縱者不得恣荷簡之爲寧制人物後使群動於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然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此治效之所以分而汚隆之所以判也夫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禮也者非徒有是儀章度數以爲觀美而已但道之理亂國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皆於是乎係焉近代以來風俗侈靡人情好勝富民商賈輿馬居處無異公卿奴僕賤隷衣服飲食侈肆鄉曲貴賤無等莫此爲甚夫禮之爲制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而已矣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夫禮亦惟其稱而已矣方今天下一統制度維新愚竊以爲正宜頒立條禁凡仕宦之家以及閭里小民房舍服飾之類限爲一定之制頒示中外再特嚴飭所在有司俾其嚴禁遵守法在必行風俗以敦人情以厚貴賤明而等威著誠莫切

於此矣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漢高祖初興即禁錦繡綺縠操兵乘馬豈無所見而然歟

關係人心風俗宇宙間有數文字

樂律考

歷代樂名 伏羲樂名扶徠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六英唐堯作大章虞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成王時周公作勺、韶樂九成、武樂六成、

歷代樂制總論 馬氏曰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唯有關于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莫漢唐與宋若矣漢莫盛于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然不常御至哀帝時始罷鄭衛用雅樂而漢祚且移于王莽矣唐莫盛于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則其所爲樂者可知矣宋莫盛于仁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等修樂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制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已微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不暇及其承平既久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成而政已廢國已衰矣。

制造律呂之始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于嶰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律呂之本其雄鳴者爲六律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爲六呂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是爲十二律

黃鍾萬事根本 十二律既定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于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將序正矣以之審度黃鍾之管其長積秬黍中者九十粒一粒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生矣以之嘉量黃鍾之管其長所容秬黍中者千二百粒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生矣以之謹權衡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生矣此黃鍾所以爲律呂之本而天下萬事萬物皆

由是出焉。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竹陽也
銅陰也各順其性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其餘以次稍短
淮南索隱九分為寸蓋以九起數也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
為分九分為寸黃鍾九寸其實八十一分也

五聲分屬。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　劉氏曰宮屬
土而居中有尊重之義故為君而其絃八十一絲商屬
金而居西有決斷之義故為臣而其絃七十二絲角屬木而居
東有生聚之義故為民而其絃六十四絲徵屬火而居南有登
進之義故為事而其絃五十四絲羽屬水而居北有微小之義
故為物而其絃四十八絲

五聲相生。宮音五聲之首其管至長其數八十一其聲極長極下
極濁商音次所生其管次長其數七十二其聲次長次
下次濁角音所生其管不短不長其數六十四其聲在長短
高下清濁之間徵音宮所生其管次短其數五十四其聲次短
次高次清羽音商所生其管至短其數四十八其聲極短極高
極清　論五音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論五音相生之序
則曰宮徵商羽角　長短清濁相間成音本無不和其中有不
和者由是制三分損益之定法以和之

三分損益之法。宮數八十一三分之每分二十七內損一分并二
分共得五十四下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之每
分十八外益一分并四分共得七十二上生商商數七十二
三分之每分二十四內損一分并二分共得四十八下生羽
羽數四十八三分之每分十六外益一分并四分共得六十四
上生角角數六十四三分之每分二十一餘零一數有零則
不和不和則不生故音止于五

隔八相生。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曰六律皆三分損
一隔八下生六呂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
陰曰六呂皆三分益
一隔八上生六律

五聲之變。通典曰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　劉氏曰所謂五聲二
變者則杜佑之說蓋清濁相次之序為宮徵商羽角則
是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各間一音而角之與徵宮之
與羽乃間兩音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謂變徵羽宮之間近
宮收一聲謂之變宮也正聲者十二全律之聲如八寸一分之
黃鍾五寸四分之林鍾是也變聲者十二變律之聲如仲呂上
生之黃鍾不及八寸謂之執始下生之林鍾不及五寸謂之去
滅是也

中聲半聲。中聲者宮謂聲氣之中蓋自宮而下屬乎陰而未暢自
宮而上屬乎陽而始和故宮在五行屬土而為中聲也
半聲者十二律之半如黃鍾正聲九寸則半聲四寸半太簇正
聲八寸則半聲四寸仲呂為宮則黃鍾為徵林鍾為宮則太簇
為徵而用半聲以其
不可長過於宮也

六十八十四調。宮商角徵羽每律五調十二律共得六十調後增
變宮變徵每律七調共得八十四也

十二律旋相為宮。宮者君主之義每十二律更迭為主宮其為主
五聲為備其法以本宮為君隔八相生上生益上
一下生損一取四聲而應和之如黃鍾之宮下生林鍾徵也上
生太簇商也下生南呂羽也上生姑洗角也推之十二律各為
宮亦各應以四聲長短清濁無相奪亂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
旋相為宮者此也

五聲八音以和八風。五聲宮居中徵南羽北角東商西八音革居
坎方其器鼗鼓曰廣莫風匏居艮方其器笙

屬曰條風竹居震方其器簫管曰明庶風木居巽方其器柷敔
曰清明風絲居離方其器琴瑟曰景風土居坤方其器塤屬曰
涼風金居兌方其器鍾鎛曰閶闔風石居乾方其器磬屬曰不
周風

律呂配卦歲序。自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為復位于子黃鍾氣應鍾
種也言陽氣施種于黃泉孳萌萬物為大氣元也
十二月而二陽其卦為臨位于丑大呂氣應呂旅也言陰大旅
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正月而三陽其卦為泰位于寅太簇氣
應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二月而四陽其卦為大壯
位于卯夾鍾氣應夾助也言陰夾助太簇宣氣而出種物也三
月而五陽其卦為夬位于辰姑洗氣應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必
潔之也四月而六陽其卦為乾位于巳仲呂氣應仲中也言微
陰未成著于其中助姑洗而齊物也五月一陰生其卦為姤位
于午蕤賓氣應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六月而二
陰其卦為遯位于未林鍾氣應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
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七月而三陰其卦為否位于申夷則氣
應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八月而四陰
其卦為觀位于酉南呂氣應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

剝也九月而五陰其卦爲剝位于戌無射氣應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十月而六陰其卦爲坤位于亥應鍾氣應應應也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 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

呂氏春秋論黃鍾 按呂氏春秋謂黃鍾三寸九分其度極短其聲應不窮以氣應而言 極濁其數極少以歸宗而言 而相分貴賤故黃鍾爲正宮而象君然則謂黃鍾九寸者是黃鍾之變稽數之極非黃鍾之始也未知孰是 而增減得合且以清濁多寡

律曆附

丘氏曰按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律者作樂之法曆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曆而後世宗之何以見

其然哉朱子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由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爲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樂律畧

黃鍾何自而生乎生於天聲而合乎造化之氣故黃鍾發造化之 論黃鍾一首

秘爲聲氣之元嶰谷之管天生自然之器也羊頭之黍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器容受多寡而分寸長短見焉要之古人以和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以 此見古人定律之得 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大約以黍定律非以律生於黍也後世不察欲求百世之前之律不先求得聲氣之 此見後世定律之失 元而惟欲以累黍證之不知歲有豐歉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

不同尤不可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愚竊以爲天地之氣數古 發議 今不齊上古有上古之氣數中古有中古之氣數晚近有晚近之氣數氣數不齊則天地之元音必不能畫一故以今日而求黃帝以前所定之元音是以老壯之人而必欲得孩稚之時之嗜呼也 預爲生發 豈可得哉考求聲氣法莫如蔡氏之說須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 蔡氏之說自是不易 或長或短每差纖微以此諸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內有氣應者此即黃鍾之管也然後以其管計之分爲九寸寸作九分此其合于造化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可爲也黃鍾之管得則十二律之管無不可得矣然特言其器耳至于精微之蘊終 又深一層作結

不可傳神明其意者是又存乎其人也善乎朱子之言曰樂由人心不在聲音張子亦有言曰律呂無難知之理德性醇厚者自能之

元音隨乎氣數妙義開天

學校考 視學附 養老附 鄉飲附

陳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以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以習射事曰序以紨德行曰膠以樂祖在焉曰瞽宗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此小學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 此序四代學制

通考曰周有天下兼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先師配享 此序周學制

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教職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政令教治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

故嬖政使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均此民也。此序周學校之官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元朔五年。又置博士弟子員。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此序漢太學之始

武帝時。因文翁化蜀。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此序天下立學之始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大學四門。亦增生員。書算各置博士。共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諸國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此序唐學校之制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如屯田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多適於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爲太學法。著爲令。元豐二年。太學之內共二千四百人。有外舍內舍上舍之分。以次試補。紹興十三年。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學正學錄各一員。此序宋學校之制

元仁宗延祐二年。用集賢學士趙孟頫議。更定國子學貢試之法。凡六齋東西相向。下兩齋左曰游藝右曰依仁。凡誦書講說小學屬對者隸焉。中兩齋左曰據德右曰志道。講說四書課肄詩律者隸焉。上兩齋左曰時習右曰日新。講說易詩書春秋明經義者隸焉。每齋員數不等。每季考其所習經書課業。及不違規矩者。以次遞陞。此序元學校之制

明太學初立大本堂。即命功臣子弟入從東宮親王講讀。上慮武臣子弟頑梗。絕愿願不能制。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監事。茂之。其太學生選郡邑鄉學之尤者充之。其在京府學生員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家差徭二丁。此序明學校之制

正統元年。奏准各處添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一員。南北直隸御史一員。提督學校。此序設官督學之始

視學附

漢明帝初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祀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　唐太宗數幸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　宋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詔李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召孫奭講堯典說命。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養老附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群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用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中元元年又行此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丘氏曰養老之禮則自有虞氏以來有之至周而備其養老也天子親學合樂而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久矣至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于史未見其行也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

年養庶人之老

鄉飲附

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又曰天地尊嚴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主人者接人以仁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吳澂曰古者鄉大夫行鄉飲酒于鄉學以賓禮升賢者能者而升其書于天府擇其最賢者爲賓其次爲介此以德選不以齒論

學校畧

從來治天下國家之事無不在於學校而治天下國家之材亦無不出於學校古之聖王設學校以教其民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基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設學校初意）迨乎後世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後世之弊）士方其從事于學也曰文藝及進而登仕版盡棄其之乎也者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之人有言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今之爲吏皆以政學者也且以生徒之多侈人才之盛遂至一學之中累數千人虛文日煩實績日減求其道德自負經濟自見者蓋百不得一焉于是所謂學校者始視爲粉飾太平

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于興衰理亂之故矣可勝悼哉愚竊以爲士品之不修生徒之過濫也方今天下府州縣學多者千餘人少者亦數百人　朝廷雖設爲師儒以董之而有名無實師生之間多有畢任而不得謀面者將何以爲教乎嘗考明初舊制在京府學生員六十人在外府學生員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即於各學官舍講習誦讀故士多力學而無浮夸之習今雖不可頓如其數不妨彷彿其意而少爲撙克先之以德行輔之以文藝再又重以碩德名儒博學多通之人朝夕而訓導之至於治天下之具責令分曹類習如胡瑗教習蘇湖之法務求可以

見諸施行而不但以勸誡為事其有德業成就者保薦之俾得
仕至於事成功著使皆可以至公卿更不復限以資格如此則士
有廉恥人崇實學而不致為浮靡無用之習矣學校固不重哉

直從實地起見滿肚皮不合時宜

封建考

通志曰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周公攝政改制大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 此序唐虞三代封建之制

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 夏殷叔世 之不咸 不同心也 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此序周家大封同姓之始

商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陳氏禮書曰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于百里子男之地同于五十里地同而爵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凡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至于廣封則從上之政令有所就而不煩下之議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 此序正封廣封之不同

秦始皇二十六年王初并天下丞相王綰等請立諸子以鎮遠方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不能禁今天下一統諸子功臣惟以公賦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則安寧之術也始皇是其議分

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此序秦廢封建之始

漢以海內初定懲秦孤立無藩輔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官如漢制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其後諸侯惟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漢初立異姓諸侯王凡八國昆弟子孫爲王凡二十有國其後代有所封以下序歷代封建

東漢建武二年正月悉封諸功臣爲列侯高密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餘各有差十三年大饗將士頒爵冊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馬氏曰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受廩祿而已然西都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漢置內史治之自是以後雖諸侯王亦無君國子民

之實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況列侯乎然所謂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之例如明帝時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外戚子弟以年小獲封者又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此二者往往皆未有土地先佩侯印受俸廩則列侯有同于關內侯者矣

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至煬帝惟留王公侯三等餘幷廢之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屬籍以問侍臣封德彝謂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然之于是率以屬疏降爵縣公惟有功者數人得王。唐制皇兄弟皇子爲王皆封國之親王親王府各置官屬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

宋制文臣少卿監以上內職崇班以上有封爵丞相學士刺史大將軍諸司使以上有實封但以增戶數爲差不係爵級邑過其爵則并進爵焉止於開國郡公每加食邑自千戶至二百戶實封自六百戶至百戶皆六等親王重臣或特加有踰千戶者焉

魏王德昭太祖子乾德二年授貴州防禦使遷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元年封武功郡王四年以謗自殺贈中書令追封魏王止齋陳氏曰謹按國史乾德二年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時年十七前代皇子出閣即封王上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非

舊典也大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子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明人有賢行者德乃得貴也先王以家人不憚自貶損如此蓋教道行矣出閣封王後世之夸心也藝祖起百世之後獨追古意自王殺禮而爲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紹聖初皇子初命使封國公遂爲故事

元宗室駙馬通稱諸王初制簡樸惟是印章以爲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章印之等猶前日也又有同姓無國邑者但曰某王。元制封一字王者金印獸紐兩字王者金印螭紐次金印駝紐金鍍銀印駝紐金鍍銀印龜紐銀印龜紐等級

明洪武中詔定封爵之制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次嫡子庶子皆封親王親王嫡長子年十歲立爲王世子次嫡子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郡王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

將軍。四世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其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考騐陞轉。如常選法。諸王宗人祿米親王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駙馬儀賓食祿有差 其封建異姓。以戚澳之功爲最。幽燕次之。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功臣封者。不得分土臨民。食租衣稅而已。

完

封建畧

（一起虛括大意）

封建莫知所從始矣。大約大德者爲天子。小德者爲諸侯。其德足以孚信於一方。一方之人翕然歸之。遂奉以爲君。而總歸于大德之天子。如是而已。太伯之爲吳。熊繹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從可識已。堯舜以前。不遑具論。昔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來朝。凡三千餘國。其時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也。

（段序周封建）至於周公始大封同姓。以藩屏王室。雖曰賢親並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幾遍天下而已。不能示人以不私矣。故數傳以後。卽有末大不掉之憂。豈上取之也。

（段序秦罷封建）秦既滅六國。舉天下而郡縣之。尺土一民。莫不據爲已有。雖曰其私。實甚勢不得不然也。

（段序漢封建）及漢之興。反秦法而復古制。庶乎三代之遺矣。然其初則勦戮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又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檢制益密。猜防益深。而以欲其不爲亂也。不可得已。蓋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可以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者。誠授之以作亂之具也。

（又起一樣）或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爲郡縣。故傳世促。不知歷代以來。其或疏忌骨肉。昔固以取亡。而崇

奧宗藩者亦不能救亂自是陸士衡曹元首李百藥柳宗元諸人紛紛論說歷千餘年而未有定議雖然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必謂郡縣之法出于秦而非之則腐儒之論也明制監于前代封諸王功臣予國不使與政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倘所謂親愛富貴仁至義盡者耶保全子孫功臣無踰於此歟

公私二字足盡封建源流

文廟考

漢高祖十二年還自淮南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此序祀孔子之始 ○顧氏附論曰按漢高善嫚罵踞床洗足以待賢士溺儒冠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方之秦皇不甚相遠矣及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豈非聖人盛德足以相感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直不在當世而在萬世矣此秦之所以亡而漢之所以興也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此序祀孔子及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此序祀孔子于太學及有配享之始

晉武帝大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 此序四時祀孔子之始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禮 此序有司薦享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此序仲月丁日釋奠之始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国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太宗貞觀二年房□齡等建議謂周公尼父俱稱聖人然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歷代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伏請停祭周公仍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後二十一年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唐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

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胄并令配享孔廟此序先儒配享之始

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二人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之餘請列享於二十二人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坐十哲之次從之〇馬氏曰唐貞觀中除顏子配享外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配食孔聖而十哲七十二賢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僅得升十哲曾子儕于二十二人之列而七十二賢不得俱霑享祀蓋拘于鄭康成之注以專門訓詁爲得聖人之傳也〇此序十哲曾子配享之始

宋真宗咸平三年東封禮畢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弟子追謚曰至聖文宣王此序七十二弟子配享之始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先聖荀況楊雄韓愈並從祀此序孟子配食諸儒增入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此序子思配享之始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景定二年又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此序朱儒配享之始

咸淳三年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此序顏曾思孟並配之始

元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又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明初制以春秋上丁傳制遣大臣以大牢祭至聖先師于太學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樂如太學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罷楊雄祀從之此先儒罷祀之始

正統二年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八年追封元吳澂爲臨川郡公從祀弘治九年封宋楊時爲將樂伯從祀

嘉靖九年用張孚敬等議釐正祀典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澂十三人從祀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祀凡籩豆樂舞之數皆更定焉

隆慶五年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年又以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

學記皮弁祭菜三也。歐陽修曰釋奠釋菜禮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皆曰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此又其略也皮弁者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菜者祭先師以蘋蘩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此序釋奠之制

封諡附

漢平帝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封孔均爲褒成侯。　唐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　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諡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枚。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封孔子後襲封文宣公。真宗咸平中。追諡孔子爲至聖文宣王。至和二年。劉敞奏稱文宣者祖宗之美號。以加之後嗣。生而諡之。不經甚矣。詔改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大觀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孔子號曰大成。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明世宗嘉靖九年。用張孚敬等議。釐正祀典。撤塑像用木主。改大成至聖文宣王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爲先師廟。殿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之位。

文廟畧 論從祀

（由祀說到從祀起有源流）

國之大事莫重於祀而孔廟之祀尤其所至重者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與夫親炙諸賢以及子思孟子其群萬世之人而爼豆焉不可尚已自唐太宗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廟而從祀之說自茲始焉夫從祀之典非但崇德所以報功也大學一篇萬世理學之宗也有格致誠正以立其體而尤必有齊治均平以大其用後世不察嵩究論夫心性之微與夫訓詁之家文章之士悉與席於尼聖之門而功蓋天地德存生民者皆不獲一見焉可勝嘆哉嘗稽漢唐以來與兩廡之席者僅董仲舒韓愈二人夫漢正不獨董仲舒而唐亦不獨韓愈也五花代而下惟漢之人才最爲特盛他不具論兩漢之間如諸葛亮之忠貞楊震之篤行賈長沙之骨鯁其彰彰者矣而與孔子廟庭者獨有仲舒竊恐董仲舒者向非天人一策則亦同於淪没而不彰矣至於唐而名臣良相後先濟濟焉如房□齡杜如晦張九齡姚崇宋璟載在史冊班班可考至今列在從祀者曰韓愈而已豈非佛骨一表與天人一策有可並駕而齊驅者耶迄於有宋理學特興周程而下呂真而上指不勝屈誠哉一時理學之宗也然諸子而外如韓琦富弼范仲淹文天祥諸人不猶有當議入者乎至於元之許衡明之薛文清並從

祀孔廟無容議矣他如方正學丘文莊者尚多遺焉方今 國家治定功成釐正祀典昭示作人誠重務也第不當從事於虛文而貴闡揚夫寔績愚竊以爲宜遵聖門四科之例以 昭代作人之典焉詳考歷代名臣碩彥或以德行或以言語或以政事或以文學不妨各以所優議入至於四科兼美者超兩廡之上之先賢之列如此則理學名儒既足顯名於後世而功業聿昭者亦不致泯泯以無聞矣昔孔子嘉管仲之功曰如其仁如其仁豈非心性功業合而益彰之論哉不然日中心性之訓日闡理道之微而於民生國計不一展布體具而用不彰雖孔子亦何取焉

議論極正千古不磨

道統考

太昊伏羲氏修身理性反其天眞畫八卦作音樂開萬世道學之
祖　此序道學淵源之祖
炎帝神農氏畫八卦首艮作連山之易繼伏羲而衍道學之統
黃帝軒轅氏有星官之書造書契調鍾律紀歷數命倉頡爲史官
制文字冕服舟車宫室弧矢之類靡不畢具百代文明之運自
此開焉
帝堯陶唐氏首闡執中之訓後世道學淵源寔本於此　此序闡明道學之淵
帝舜有虞氏申明精一執中之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是又發帝堯所未發
神禹夏后氏拜昌言惡旨酒祗台德先上繼堯舜之統
商王湯名履伐夏受命克仁彰信昭德建中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得帝王傳心大法作歸藏易以坤爲首
周文王昌究明易道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係彖
辭易道復興
周武王名發敬受丹書嚴敬怠義欲之辨作銘自警十有三祀訪
箕子陳洪範以叙彝倫
周公旦作爻辭著無逸陳豳風制禮作樂文治大備延兼三王遠

紹二帝　以上序帝王君相主道統於上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魯昌平鄉在魯爲中都宰爲司空爲大司寇
攝行朝政三月而魯大治已而適衛適宋適陳適曹適鄭皆不
合又之宋之衛之齊之楚而終歸于魯道既不行乃追述三代
之遺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垂教于後上律下襲祖
述憲章爲萬世道法之祖　以下序聖賢師儒衍斯道於下
顏回字子淵默契傳心之妙稱亞聖焉
曾子名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孔子一貫之傳惟曾子獨得其宗
子思名伋孔子孫伯魚子也著中庸言性道教上得一貫之傳性

善之論昉此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當戰國之世天下務於縱橫孟氏獨述唐
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
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宋周敦頤字茂叔元名敦寔傳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本源
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直接千餘年不傳之
緒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著定性書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
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文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程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力學好古安貧守節世稱伊川先生

張載字子厚關中人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世稱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程頤謂西銘旅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孔孟而後一人

道統畧

昔龍馬負圖八卦始畫而先天之理已露然大樸未散而吾道之用猶未著也至于唐堯首闢執中之訓萬世道學之源實基於此（序道統淵源之始）其時舜禹受之商湯文王武王相繼而發明之數聖人相與總建乎人極而有以主斯道于上（主道統于上者有數聖）自周轍不西皇極之主弗作天乃特生素王顏孟繼起相與發揮乎天德而有以翼斯道于下（翼道統于下者有孔子）雖其間或聖或賢或斷或續而要以衍大道之傳則一也（歷序道統者）至于戰國邪說橫流縱橫名法之徒爭鳴輩出而道統幾爲天下裂迨至嬴秦焚坑並作而六藝因蕩然矣（絕若綫之內）由漢及唐前後千年其間名儒碩彥有功斯文者亦復不少論者謂無寔見道體之處而繼斯統于若絕若續之際者僅董仲舒韓愈二人可不謂危歟及宋中葉文運肇興春陵周敦頤氏得不傳之秘於遺經作太極圖說易通等書河南二程兄弟師之而其道大明一時相望而興者若張橫渠邵堯夫司馬氏諸人蓋不一而足迄於南渡新安考亭朱氏出接程氏之正傳而二氏門人各以其學互相發明然後孔孟遺言煥然復著（序宋節儒羽翼道統之盛）繼宋而元如許衡吳澄諸賢力排異議其源流亦並有端緒明朝講學之士後先相望揚廉夫嘗取名臣言行錄考訂之曰理學名臣錄以河東薛瑄爲首而胡居仁次之其餘或起于徵召或出（序元明諸儒羽翼道統之賢）

于科目或終于布衣出處成就雖各不同要皆以斯道爲已任者也黄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朱子而後明此則道學纉續之大畧也
通篇佚六字此

序論錯落入古結處更警拔超逸

心性考

易傳曰性命之理以天言之曰陰陽以地言之曰剛柔以人言之曰仁義

程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襍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盖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彛初豈有二理哉

張横渠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然而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粹然有善無惡此子思所謂中也

朱子曰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非性之謂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朱巽曰我有良知是之謂性性之感物發而爲情情之所便則謂之欲各當其則謂之理性之體一情之用七欲之實百然其所當止之則復歸於一此正人心之初所無隔於天地萬物者也

此上五則言性

荀子曰耳目口鼻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淸其天君正其天官

又曰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者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刦而使默云形可刦而使屈伸心不可刦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

莊子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

王濟之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心者主於一而應於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炤炤之以妍則妍應炤之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爲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　此上四則言心

秦少游曰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

陳北溪曰心有體有用其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

王陽明曰喜怒哀樂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矣　此上三則言心性之合

荀子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蓋純德無愆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者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眞西山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缺也夫學之治心者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娛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趙德麟曰性無不善人無不同雖凡愚不能無道心道心惟微故
聖人貫天下之道氣禀所拘物欲所蔽雖大聖不能無人心人
心惟危故聖人崇天下之教

王陽明曰心無動靜者也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動也者以言其用
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
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
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
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
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

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
酬酢萬變皆靜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
是外義者也　此上四則言存心養性之功

心性畧

從來言心性者屢矣而究莫白心性之所以為心性也曰木之於
天而天未嘗諄諄然命之也曰成之於人而人究不得而自解也
是故物之有色我能辨之物之有音我能審之與夫手之能持而
高卑之合度足之能行而進止之得宜也則孰非神明者為之而
耳目手足者為之乎然目能辨色而不知其何以辨耳能審音而
不知其何以審以及手之能持足之能行而不知其何以持何以
行也以愚言之而究不離乎血氣者近是夫血氣形也而形之煉
於虛無者即為心血氣質也而質之結為精英者即為心心也者

虛靈之宰神明之主而即血氣之所發越也故人當少壯血氣方
盛則耳聰目明而心思亦多所智慧人當老邁血氣既衰則耳重
目瞶而心思亦多所昏昧然後知血氣者神明之根而盛衰生死
因以係焉故火之有明膏為之明膏盡則明死水之有光液為之
光液竭則光滅又何疑於心乎至於性之善惡而亦無非血氣之
為之導也推之禽獸與人莫不皆然鸞鳳之性善其氣質善也鴟
梟之性惡其氣質惡也騶虞麟趾之性善其氣質善也虎豹豺狼
之性惡其氣質惡也北方之人之性剛其氣質剛也南方之人之
性柔其氣質柔也知性之所以為性而益知心之所以為心矣善

朱子之言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又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求心性者可以悟矣求存養心性者可以得所據矣昔日孟子力言性善至與公孫丑論心則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非亦有見於先後天而言之歟

微言精理直奪今古

文章考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慎辭哉　此序文章關係

顏之推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此序五經爲文章之祖

王通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此序文當本之於義

劉勰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情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夫鉛黛所以飾容而倩盼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本源也　此序文章發之于情

曹丕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也

韓昌黎曰凡古聖賢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

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扼鬱於時身甲處下澤不能潤物耻與泯泯而盡滅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見光耀於後 以上序文章傳之無窮

范希文曰國之文章應乎風化風化厚薄見於文章是故觀虞夏商周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叔季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 此序文章關乎氣運

宋濂曰兩漢之文章最爲近古董仲舒天人三策卓乎道德仁義之言武侯出師二表可與典謨訓誥相爲表裏至司馬遷之史

記班固之漢書又其彰彰者矣至于晉魏靡濫已極歐陽修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唐之文章號爲極盛昌黎嘗道術紛紜之日毅然以孟子自待原道諸篇足起八代之衰矣若柳宗元李白杜甫輩亦復表表宋之文章如周茂叔之太極圖程正叔之易傳一時諸子奮起而振明之迨至關西張子厚著東西二銘考亭朱文公作四書集註理學燦然揭日月而行矣 此序歷代文章大略

文章畧

嘗聞之柳子厚曰爲文而以輕心掉之則剽而不留以怠心易之則弛而不嚴以昏氣出之則昧沒而雜以矜氣作之則偃蹇而驕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今人謂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一時所尚之文非古今仁義之詞也古之立言者必無望其速成與誘于勢利而爲之故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豈一朝夕之故哉慝竊以爲今日之文皆一時之文也古之學者有應世之文有傳世之文風簷棘闈之中寸晷

片刻之下而欲望其文之工詞之擅也不可得已況應世之文多所規避稍有觸犯則隱忍而不敢出豈復望其暢所欲言乎嚴山阿木溜之士伏處草茅之中揣摩當世之務功名不係其中得失不存其內積學以富才研思以窮熠乃爲得之今 國家遴才愛士加意右文非一日矣誠於科舉之外更許士民隱逸得以詔闕上書一切忌諱屏而不問將見草澤之讜論得以上聞而博學宏辭亦足顯名於當世矣豈非一代盛典歟

骨俊神閒自是逸品

經學考十二經詳要書考

通考曰。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連山卦首艮有書未有法殷曰歸藏歸藏卦首坤有法數未有書 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易卦首乾始有書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而易之道始備 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十翼也 秦始皇焚書惟易得以卜筮不廢

通考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煩亂翦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上　經學　五

所以昭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孔騰因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中之屋壁漢興崇儒重道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口傳以授僅二十餘篇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以其為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藝文志曰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稱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為毛詩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晉代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至今獨立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禮經三百謂周禮周禮三百六十官三百舉成數而言威儀謂儀禮威儀三千冠婚喪祭之儀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十七篇 經考曰禮之為經有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上　經學　六

三周禮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朱子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禮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于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刪為八十五小戴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

通考曰春秋因魯史而作始於魯隱公之元年者蓋以是年為平王東遷之始政教不行於天下也至于獲麟而絕筆者悲道之終不行也成以九月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義有五始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 ○孔子修春秋多所褒貶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執所見而失其真故論本事作傳亦隱而不宣然口說尚存于世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公

穀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左氏傳漢初出于張蒼家
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至東漢時始立于學 以上序
序五經
本末
自黄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壞而樂尤微渺又爲鄭
衛所亂故無遺法六國時魏文侯最爲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
人竇公年百八十歲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
作樂紀以獻至今竇公之大司樂章旣已見于周禮河間獻王
之樂紀亦已録于小戴故不得爲專經云 此序樂無專經
楊子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

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此序五經各有興衰

經學畧

歷序經學原委

自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而文籍生焉伏羲神
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
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至於夏
商周三代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
以爲大訓（六經之名由孔子而始者）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删
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六經之名始著雖然經也者（提清）其理
本同而其爲教亦不一（承爲教不一）孔子嘗有言曰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
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

（承其理本同）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孫論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上
智之士可由偏以會其全而中材者流必因分以求其合古之人
三年而通一經良有以也茲 朝廷設科取士令諸生專守一經
是誠欲其精通了徹有益身心也近以經學不明師儒視爲故事
習於浮詞不求寔學蓋比比然矣愚竊以爲宜用袁氏之議而損
益之（以經齊之偏全爲取士之次第）凡民間俊秀試通一經者准取入學試通二經者補增廣生
試通三經者補廩膳生試通四經者准取入監監中試通五經者
准取監貢與舉人一體考授讀書好古之士有不竭厥精力踴躍

而鼓舞之者歟世重澹通人崇博洽由此道也

疎落中復饒徙採

史學考

史記。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爲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及漢興以來將相年表等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

前漢書。後漢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于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沒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

後漢書。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納言革希元等作註

三國志。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

晉書。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等再加撰次又命李淳風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

宋書。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爲精詳

齊書。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

梁書。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唯著總論而已

陳書。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奏上之

後魏書。北齊魏收撰文宣時詔收撰次凡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書多諂諛受金者掩其惡有怨者沒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族之號爲穢史

北齊書。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

周書。唐令狐德棻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說者謂其書多非寔錄

隋書。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隋志兼五代南北兩朝之事紛然淆亂其書貫穿了然世稱遷固以來所不及也

南北史。李延壽撰延壽父嘗謂宋齊周隋分隔南北互相詆毀欲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至延壽悉依馬遷體總爲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

唐書新唐書。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韋述舊史增損以成帝紀二十列傳百五十然繁畧不均多所失漏宋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書成上于朝曰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也

五代史新五代史。開寶中詔宰相薛居正等監修梁唐晉漢周書後歐陽修以是史繁猥失寔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沒朝廷聞之取付國學刊行以上分序歷代史書

資治通鑑。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凡十七年至元豐中始奏進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爲目錄參考異同俾歸一塗別爲考異各一編公亦自謂精力盡于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云○此序通鑑所由始

通鑑綱目。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馬公通鑑有目錄舉要其後胡安國又修爲舉要補遺朱晦翁因別爲義例著此書自爲之序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也此序綱目所由始

史學畧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各有職司所以愼言行昭法度也（孔子作春秋之由）平王東遷之後政教號令不行于諸侯孔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假天子南面之權行一代賞罰之事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一字之褒榮于華衮一言之貶甚于撻伐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信哉萬世史學之宗也春秋而後史學淪亾後雖好事者亦頗著述悉多淺鄙不足相繼（不足稱作史可知）如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其昭昭者矣然二子者具以文章起家修身養性之道蓋而不講聖人誅心之法畧而不精故王氏譏之以爲史之失自遷固始也夫史亦難言矣事所以寔之也貴乎不誣詞所以華之也貴乎不陋道所以通之也貴乎正當法所以檢之也貴乎謹嚴達於此者其惟見于朱子綱目耳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糾合諸儒之粹統正於上而天道以明序周于下而人道以定誠所爲事與詞兼道與法備直繼麟經而爲諸史之折衷矣然則今之爲史者必也先之以修養事之以公心廣之以博學（到今日爲史一如春秋綱目乃爲良史一篇主腦在此）不執一已之見不徇一已之私善可與也雖怨仇而如一惡可黜也雖權勢而無疑使所以傳世者一如春秋綱目之家法焉則信乎一代之良史矣　精警

謚號考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功懲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陳皓曰善行雖多難以枚數節取大者以尊其善故曰節以壹惠 此序立謚之義

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此序謚本於行

儀禮曰。生無爵。死無謚。 曲禮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或問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鄭志曰周道之業興于三王若夏殷則不追謚 此序謚本於爵

曲禮。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曾子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誄之 周禮諸侯薨。臣子積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臣會其葬因謚之。此序謚天子諸侯之禮

表記。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之謚。 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行。群下亦化之。故設謚章其美惡。公羊傳曰無謚者以賤也惟妾無謚猶士卑賤不得謚也 此序謚婦人之義

秦始皇既并天下。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其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鄭樵曰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惡乎失古意矣 此序秦變謚法

漢列帝諸謚。皆以孝稱

唐制。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爲之褒貶。無爵稱子。養德丘園。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告贈謚於柩。 天寶八載。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十三載復加。尹起莘曰增謚之事前古無有而始于唐人其崇美無實不經之甚

元武宗至大二年。詔內外百官三品以上者。許請謚。

明朝謚法。凡皇帝十七字。皇后十三字。皇妃東宮東宮妃二字。親王一字。郡王二字。其文武大臣亦用二字。與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以上序歷代謚法

衍義補曰。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法。釋以已說。而各爲之法也。按古聖作謚爲法最簡不過三四十言至蘇氏所取則有一百六十八謚三百十一條 此序諸家謚法

又曰。謚法有以全德稱者。有以一事稱者。文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文之全德也。晉文公有興霸之功。孔文子有勤學之美。而皆謚曰文。一事之文也。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武之全德

也衛武公有輿其之業甯武子有復國之忠而皆謚曰武一事之武也有以一字槩其全者有以二字兼其美者考亭曰文公伊川曰正公而君實則曰文正非以朱程之不及君實也孔明曰武侯召虎曰穆公而鵬舉則曰武穆非以鵬舉之優於孔明召虎也此序立謚各有取義

謚號考

謚法者何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行出于己而名成于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懲猶孤及所謂春秋之微旨在是也古者九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孫雖欲私其祖父如君法何所以幽厲周之天子繼其世者皆臣子也乃卒加以惡謚而不敢避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蓋古聖人立謚之意以為爵祿之設可以榮生贈謚之典可以恤死而亦所以激勸生者焉後之昏君僻臣不察為世立教之意乃以一己之私而揜天下之公非惟得罪于名教而實得罪于天帝已說者以為自古謚法皆請於君後世始以屬之有司謂宜遵復古制凡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有司俾其考覈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其或不宜當推以法從選舉不實論（伏見歷代謚之義如此）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端有賴也然秦人以為謚法之行則是臣議君子議父矣直欲廢去不用（以見秦人廢謚之義如此）鄭氏又以為命謚之義取于尊隆豈有生稱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于謚之有惡非所以加君父也愚竊以為有可以變通其法者善者謚惡者亦謚懲勸昭然法也（斷而謚善）善者謚惡者不謚懲于勸亦法也與其設詞而不實孰若有謚有不謚乎此亦足稱天理之當而人情之安矣辱典之誚吾

卯免夫。

有諡有不諡。深識卓議。

氏譜考

通鑑外紀曰。伏羲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而使民不瀆。此姓氏所由始。

夏書曰。錫土姓。言因其所生之土而錫之。

國語曰。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以上二則序姓氏所由立。

傳曰。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為氏。或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而各自不同。

史記註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按氏族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所由出云。

呂伯恭曰。姓者百世不變者也。氏者數世一變者也。有以字為氏者。有以諡為氏者。有以官為氏者。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枝分派別。例若錯亂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秦漢以來。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可謂簡而易知矣。然卒罕有

能辨氏族之源者蓋由譜牒之不講也氏於字若孟孫叔孫之類氏於諡若文武成宣之類氏於官若司馬司徒之類氏於國若齊魯蔡吳之類以上三則序姓氏之不同

禮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文廟門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夫始封之君其嫡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爲大夫之祖是別子爲祖也別子之嫡子則爲大宗使繼其祖之所從出從此而下嫡子世爲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小宗之嫡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禰而其嫡子又各爲小宗兄弟同宗之是謂繼禰之小宗也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遷之宗也大抵大宗惟一小宗則四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君子所爲管攝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者此其爲法最善矣此序姓氏各爲祖宗

氏譜序

氏族之教遠哉尚矣古者因族立宗因宗系姓重本之士靡不家牒戶牒繩繩而世守之其後宗法廢墜而尊親之誼以闕司馬氏覽觀往古始作帝紀述世家而識譜者往往宗焉蓋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一日無史則文獻遺佚而體統紊矣族一日無譜則統緒不明而世系斯古之先民有以地爲氏者有以官爲氏者有以名爲氏者非過計也有氏斯有族有族斯有宗有宗斯有分而名分因之休戚共之尊親之道誠莫加于此也近世宗法不立姓氏日紊仕宦之家更相通譜以此附于上三吳兩浙之人不論貧富貴賤多以外家易姓十人之中凡數見焉其何以厚宗族而敦風化哉夫同姓通譜雖曰近似然源流既遠世系無稽勢利相傾遂爲顛頗尊卑凌夷名分倒置莫此爲甚至於蔑本生之父母指他氏爲祖宗薄惡澆漓更有不可以勝言者愚竊以爲宜下嚴禁仕宦之家不許通譜江浙之人不許易姓再令府州縣官各於所治境內溫飽禮義之家諭令各修譜牒定其系世以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承以爲大宗統族人主祭祀以次第分爲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使各主其祭而不紊如此則上而祖僃而

盡尊尊之義下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人心係而禮樂修於風化不無所補云

大義凜然有功世教

字學考 前學附

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 此序肇書之意

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書翔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 此序製書之始

太昊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 如日月之字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也 二曰指事 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也 三曰會意 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也 四曰諧聲 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 五曰轉註 如考老之類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 六曰假借 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 然六書起于象形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四者不足而後轉注生焉五書有盡諧聲無窮至假借之法一開則又通五者之用于靡竟也 此序六書之備

太昊伏羲氏有龍書神農氏作穗書黃帝有熊氏立史官制文字時倉頡爲左史見鳥獸之跡因作鳥跡書 王元翰曰史稱倉帝名頡翔文字而黃帝之史復名倉頡作鳥跡書豈古有兩倉頡歟 少昊金天氏作鸞鳳書高陽氏作蝌蚪書帝嚳高辛氏作人書夏禹作鐘鼎形爲篆成湯時務光作倒薤書周文王時史佚感騶虞作虎書武王因素鱗躍舟作魚書 此序前代書法

周宣王時太史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與相配合

爲大篆十五篇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 此序大篆之始
秦李斯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又謂之八分小
篆蓋比籀文十存其八云 此序小篆之始
程邈秦獄吏初善大篆得罪係獄覃思十年增減大篆去其繁複
而爲隷上於始皇始皇善之爲隷人佐書故曰隷書 此序隷書之始
漢元帝時史游爲急就章一篇解散隷體簡畧書之大抵損隷之
規矩存字之梗槩縱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創之名謂之草書
此序草書之始 後杜操善草書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書謂之章草 張芝又變章草爲草書字之體勢一筆而成
章帝時上谷王次仲作八分書蓋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故無

點畫俯仰之勢 一云以古書字形少波勢乃作八分楷法 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用以寫篇章法令又謂之章程書又說書有八體于八體之外又分此法故云八分入體詳後 此序楷法之始
和帝時中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
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 宋雍熙中命徐鉉等刊定許慎說文正天下字學書成計十四篇上之御府 ◎明大明集禮論書學正派有云六書自變隷以來流俗袤失本真惟許慎說文爲文字之宗當依其義而以楷法書之不可從俗 ◎此序許氏說文
潁川劉德昇作行書與正書相間流行故謂之行真義于拘草幾
于放介于兩間不真不草也 此序行書之始
左中郎蔡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帚遂創意爲飛白書創法于八

分窮微于小篆者也 此序飛白之始
晉黃門郎衛巨山祖父皆以蟲篆草隷著名巨山幼得其法又創
造散隷体及書四体書勢古今法之 此序散隷体
唐韋續纂五十六種書以字有五易倉頡變古文史籀製大篆李
斯作小篆程邈作隷書漢代作草是也其八体者更加刻符摹
印蟲書署書殳書傳信書并大小篆爲八也後漢徐安子搜諸
史籀得十二時書加二十三體共定五十有六種 此序書有五十六種
遼太祖神冊元年始製契丹大字 此序契丹字之始
金初無字太祖命谷神依漢人楷字因契丹制字度合本國語製

女直字 此序女直字之始
元世祖至元六年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
一切文字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 此序蒙古字之始

韻學附

梁沈約拘於四声八病始分平上去入號稱類譜
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掌貢舉易沈約類譜曰禮
部韻畧
明太祖洪武初年召學士樂韶鳳宋濂等論之曰韻起于江左殊
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

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刊定詔廉等奉詔撰成七十六韻共十六卷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

宋濂序曰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從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七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分其清濁定角徵宮商羽以至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

字學畧

自燧人氏作結繩而肪書之意至伏羲氏造書契而成書之形書之由來尚矣乃書契既出規畫屢更蝌蚪變而爲古文古文變而爲大篆大篆變而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隸書變爲楷法迄於今亦既屢變而攸定矣（原序書法）論者謂書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其道甚大後世不察競以姿媚爲工妍巧千狀專務悅人以至學者竭其精力猶患模擬不似亦小用矣（評法）雖然書也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人文成化非細故也（提說）乃今之科舉家專恃文理爲進取之資而古今字學視爲末技且宋制磨錄院以來舉子之手跡不達於主司故入場對策惟求點畫無訛而已及其既第然後有心字學而精力既衰不已遲乎嘗考唐世取士其一曰書專取楷法遒美宋特制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亦何重耶（引証）今朝廷操三重之權考文制度正其時矣誠於制舉之外別懸一科（主意在此）專以收天下善書之士果有真草精美篆隸攸通之人不妨優以薄祿如翰林待詔博士之類上法古人追踪晉代不旋踵而得之矣字學畢典亦　朝廷一大觀也誰謂書以傳經載道而規畫模擬爲大道而小用也哉

逸宗

周禮 陳氏曰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林存孝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也惟鄭康成博覽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書遂行於世 馬氏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無足怪者况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采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痛癢相關休戚自然姦敝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

儀禮 鄭氏曰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之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本冠昏後喪祭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是推之禮莫不皆然 馬氏曰儀禮書不惟欲人之善其生而且欲人之善其死

家語 王肅注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也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名之曰孔子家語六國之世儒道分散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七十二弟子之言及諸國事凡百餘篇與之始皇之世李斯焚書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乃散在人間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於時藏之祕府元封時吾仕京師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目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

孝經 經籍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等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氏有閨門一章其餘大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爲二十二章至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

小學 許文正公曰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外篇者小學之支流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立教明倫敬身三篇皆述虞夏商周聖賢之言乃小學之綱也稽古篇摭虞夏商周聖賢之行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外篇有二嘉言善行嘉言篇述漢以來賢人之言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善行篇紀漢以來賢人之行亦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爾雅 吳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舍郭璞註稱謂有古今襍俗之異故爾雅訓詁之其定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於小學之首

性理 明永樂時命儒臣胡廣楊榮等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爲大全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爲帙名曰性理大全總二百二十九卷

大學衍義 宋眞德秀著其書皆本大學首列二綱曰帝王爲治之序帝王爲學之本後列四目曰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格物致知之要曰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誠意正心之要曰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要曰謹言行正威儀齊家之要曰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至於每條目之下又各分爲條理節目備極詳細不能盡悉云

大學衍義補 明丘濬著眞氏所著大學衍義自格物致知訖於齊家之要而止丘氏倣其意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焉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四裔曰成功化而終之以聖神功化之極其每條之下亦如眞氏又各分爲條理節目云

文獻通考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氏著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祀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曰輿地曰四裔凡敘事則本之經史參以歷代會典以及百家傳記之書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以及近代諸儒之評論所謂獻也至其每類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

續文獻通考 明雲間王圻洪洲氏續正考訖於宋之中葉因復輯宋末以及金遼元明典故以續其後而復益以節義諡法六書道統氏族方外以補其遺共三十門而總名之曰續文獻通考

太極河洛附

太極圖。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襍乎陰陽而為言耳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又曰無極而太極周子之灼見道理迥出尋常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的道理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河圖。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朱子曰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故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

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　繫辭註曰天一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

洛書。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　朱子曰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故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其數之側其次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中次西北次東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剋水也　書曰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農用八政次四日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日乂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徵次九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河洛總論。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又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又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積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曉然矣然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亦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

其為理則一而已

要書略

（一起虛括）士生三代以後，載籍已極博矣。歷漢魏隋唐暨宋元明以迄於今，其間或述或作，諸子百家不可勝紀，雖絕人之姿，正自不乏，不可得十一於千百焉。至於中人以上，未嘗不致嘆於望洋也。然宇宙之間，經史而外，其餘炳如日星，昭人耳目者，亦復有數，不過曰周禮，曰儀禮，曰小學，曰孝經諸書而已。（提綱）又其次者，則真西山之大學衍義，與丘文莊之衍義補，與胡廣等所集之性理大全，以及馬端臨王圻之正續文獻通考，真可羽翼經傳，永垂不朽者乎。端出治之本，立為治之則，皆無踰於是。獨異方今天下士子所日夕誦讀

以圖進取者，曰墨卷，曰房書而已。指為先達規程，曰敲門之瓦，至於一切學問經濟之書，號為迂緩，置而不問。且風氣轉移，（一轉）或一科而一變，或一歲而一變，棄舊迎新，不勝枼枺，以有限之精血，宴埋沒於無所用之之中，深可憐憫。愚竊以為端宜下勅學宮，所有前列諸書，俾士子息心研習，務求精通，了貫以為人揚對策之資。至（主意）於鄉會出題，即於此內出，引並列令其參酌條對，稍倣唐人明經帖誦之法。其一切房書行卷試牘窗稿之類，嚴行禁革，不許擅刻。（結）如此，則學問既深，經濟亦裕，文運啟而寔學昌，國家收得人之慮矣。

情思婉至，却以瀟灑出之，諸葛君真名士也。

廣陵顧九錫臨刋氏輯著

同學諸子參訂

西園書室重梓

取士考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藝也教萬民而賓興之賓敬也興舉也一曰六德智辨別仁無私聖通明義斷制中無偏和無乖戾二曰六行孝善事父母友善事兄弟睦親于九族婣親于外戚任信于朋友恤振于貧乏三曰六藝禮五禮樂六樂射五射御五御書六書數九數此序教士以為取士之本

禮記王制曰命鄉論進其德藝而保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選擇而用之也司徒升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才過于人之謂升於司徒者不征征謂徭役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丘氏曰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途鄉學則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其選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故雖司徒之徭役亦不給矣此序周取士之法

漢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武帝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偕令與每歲上計簿吏俱來也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博士弟子者入諸國學為博士弟子如今之歲貢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令其射也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以下序歷代取士之制

東漢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丘氏曰此舉士無常科至此始歲一舉順帝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魏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中正官各以才著賢有識鑒者充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及其後惟情闕不辨賢愚歷晉南北朝及隋皆用之至開皇中乃罷

周武帝既平齊詔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宣帝中詔舉高才博學為秀才經明行修為孝廉州郡歲一人

劉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

隋煬帝始建進士科丘氏曰此後世進士科之始至是始專試士以文辭上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此序進士科之始顧氏附論曰煬帝敗法亂紀之人也進士科之制百世循之武后亦敗法亂紀之人也殿前試人之制亦百世循之蓋二人者荒淫為心凡事喜名惡寔為天下得人須何如事而可以济其文飾乎不解甚矣

唐制取士之法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

予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者
亦不一士族所趨向者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丘氏曰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義理所爲德行者不復問矣武后
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士於洛陽殿前試人自此始
宋制禮部貢舉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
榜於尚書省　乾德八年親試舉人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
狀元之別云　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貢舉始糊名考校　祥符
八年制謄錄院　太平興國九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復
林苑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仁宗

慶曆四年詔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下兩制詳議知諫院歐陽修請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額選五百人於是詩賦策論其六千卷而限日又遣使考試之官雖心疲慮竭多致濫收臣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其不合式者先去之計二千人中可去五六百其弼者次試以論如前法又可去二三百而弼以試詩賦者不過千人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則盡善矣詔從之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
士與殿試者始免黜落　神宗熙寧二年從王安石議更貢舉
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元仁宗中謂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群議專立德
行明經科庶可得人詔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州郡縣各舉賢
者能者克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科場每三歲一次舉人推年及二十五以上鄉

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結狀保舉以禮敦遣　延祐二年開科取士分進
士爲左右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第二場策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經義一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　凡蒙古由科舉出身者授從六品色目漢人遞降一級
明初舉保孝廉人才秀才及山林隱逸果係名宦相副有司起送
到部咨發吏部聽用洪武以後純用科目之士而貢例吏員相間選用然爲資格所拘無復顯擢　洪
武三年詔開科舉以今年八月爲始初場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　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子午卯酉年凡三年大比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十二日論一道判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

取士畧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文之以禮樂而後與其賢者能者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漢制孝廉茂才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及州郡長吏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乃置九品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浮譁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自隋始建進士科則士皆以投牒自進以文辭見用而選賢與能之意無有復存者矣雖唐宋以來不無名臣崛起其間悉多虛文而少寔績求如兩漢三代建功名於天下者不可得十一於千百也况有庸懦貪劣黃口乳臭之人能染翰為文俱隸仕籍此世俗以蓋偷一事所以不治也然此法者歷千餘年而不可變一或更之則反至于蕩無法紀愚非敢謂今日之科目而盡當廢之謂宜復古者孝弟之科使選舉得以與今之科目並行而不悖如元仁宗時法科場三歲一次舉人限年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於八月舉於郡守州縣謂之舉人以禮敦遣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仍如宋制糊名考校其中者赴吏部聽選其不中者再於下科會試蘇子由曰臣非敢謂孝弟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要使天下之人時復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誠哉至言也

選舉科目並行斟酌盡善

建官考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朱子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 丘氏曰內焉有九官而總之于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總之于四岳 此序虞廷建官之制

夏制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丘氏曰司徒所掌者教化後世則專以理財賦戶口之事焉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蔡氏曰成周合樂于禮官謂之和者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丘氏曰明制設兵部以掌兵政而統軍旅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法制之善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丘氏曰司徒周時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丘氏曰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illegible]在唐分爲二十四

司 以上序三代建官之制

秦兼天下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興循而不革其後頗有所改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萬廢丞相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總理衆務 以下序歷代官制

魏晉官制不一唐興多因隋制貞觀六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武后在位天授景龍紀綱大紊開元中刊定職次著爲令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秘書省以監錄圖書

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五監以分理群司六軍十六衛以嚴其禁禦詹事府春坊三寺十率俾又備官牧守都護分臨畿服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自六品以下率由選曹居官者以五歲爲限稱一代之制焉

宋官制名號品秩一切襲用唐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用三省長官中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于禁中是謂政事堂與樞密院對掌大政臺省寺監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涖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

别勑不治本司事　神宗元豐中肇新官制凡臺省寺監領空名
者始一切罷去而臺省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元祐以後蔡京
當國復有更易宣和末王黼用事請設局以修官制書未成而
國家多事矣
明朝官制盖取法周官而損益之如六部之長即周之六卿也
六部之屬即周之三百六十屬也但屬則有多寡之異而職則
有分合之殊他如都察院因御史臺而為之通政司因銀臺司
而為之大理寺因廷尉而為之分兵柄於五府因樞密之遺寄
言責於六科因諫院之舊其太常太僕光祿之類莫不有盖此

又兼總乎漢唐之制也至於內設六卿以總制天下外設布政
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以肅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以
為四方之耳目兵部帥府相維於內而將相無偏重之勢布按
都司相維於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論者稱因革之得宜焉

建官畧

自唐虞之世已設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內焉以九官而總
之于百揆以治厥事外焉以十二牧而總之於四岳以牧厥民自
唐虞官少而事治
務其舉庶績咸熙誠盛治也三代以來官制莫備於周六官之屬
至于三百六十然而有不必備者抑又有兼者猶未為多也下及
後世官多而事愈不治
漢唐司農之外復有水衡中尉之外復有校尉水衡有使矣租庸
復有使度支有使矣鹽鐵復有使官幾倍于昔而事愈不治名器
既繁廩祿亦耗事權分而統紀不一也　國家因明舊制損益其
間內設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設各省布政使司即虞廷之十五

牧兼總條貫所以立制度明綱紀洵不易矣愚竊以為六部之官
備主意
已足以盡天下之事十四布政使司以及守令已足以牧天下之
民在　京六部之外在省布政守令之外一應冗雜衙門宜盡裁
汰但於六部布政司中酌添司官分理庶務官不擾而祿不繁而
事舉而法備矣豈非今日尚宜講求者歟

簡而盡直而不肆非有心當世者不能出此

銓敘考

虞書禹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丘氏曰進人不以言則無以知其所有之蘊試人不以功則無以驗其所行之實 此序虞廷銓敘之制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弊斷也 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 有罪則廢有行則置 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 吏謂在下位者達謂進之於上 此序成周銓敘之制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 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 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時人尤以辟召為榮云 以下序歷代銓敘之制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公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丘氏曰兩漢銓選之法大要如此是時猶未有資格也 桓帝時紀綱紊亂凡所選用州郡相刑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

北魏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以停解日月為斷不問賢愚咸以先敘魏之失人自亮始 薛琡上言黎元之命係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鴈行次若

無異執簿喚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

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州郡無復辟署矣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丘氏曰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為切用但其用駢儷語為拘耳若於身必取其豐偉於言必取其辯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

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況掌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又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五品以下則銓吉授 開元中裴光庭為吏部始奏用循資格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不次超遷至是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無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因是庸愚稱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 丘氏曰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能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光庭始專以此立法

宋銓選之法更革不常哲宗元祐中左僕射司馬光奏令在位諸臣人舉所知所舉不當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若受賄狗私自從重法 奏請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訟獄盡

公得貢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有官無官人皆舉。

明朝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又令在外官員有政績者許巡按等官奏舉。

銓敘畧

古今銓敘之法。亦屢更矣。其利害得失。恆相半焉。所貴用法者。於截然可必之中。而又有隱然不可必之慮。斯其斧擊兼收。爲而得焉。（一篇之主）嘗考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故其時賢能迭見。而功業聿昭。（言漢制善於用人）及後魏崔亮爲吏部侍郎。以官額少。應調者多。因而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其意以爲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易得。不如一準諸法爲可據也。（後世銓敘之失）乃賢者當勝。反以其資淺而抑之。不肖者當黜。反以其年深而升之。於時庸謬稱喜。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矣。夫資格之制。不可盡用。而亦不可以盡廢。用資格者。所以待天下有常之士。不用資格者。所以待天下非常之才。昔宋哲宗中。司馬光上言。謂人之才性各有所能。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隨才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選百官。而智識淺短。豈能周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諸臣。人舉所知。（引伏）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乞設十科舉士。或不如所舉。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誠有見於用人之道。不可以資格拘也。夫爲政之要。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猶病。孟子曰。堯以不得舜

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誠甚貴也且禹稷契皐陶伯益（九官用當其才）
者俱以聖人之才終身而居一官治一事然後克告成功當日者
設使大禹明刑皐陶治水吾知敗乃績矣其失[illegible]非其人與用違
其器雖堯舜在上無益也近代以來恆以資格之人秉銓衡之權
辨別天下之人才即以資格之人總六部之官責以水火工虞之
全績有是理乎愚竊以為方今銓敘宜於常選之外再令在位諸
臣每歲一行保舉兵農禮樂即令各以所優擅者舉所知以眾（保舉一篇之主意）
人之耳目為耳目分曹辨事以眾人之功能為功能且保舉之人
與常選之人必相砥礪以爭於善激揚人才轉移風俗端不越此

此雖私而不害其為公不廢資格而亦不拘於資格之良法也昔
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舉爾所知是誠可謂萬世法歟

淋漓痛切

考課考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蔡氏曰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此序虞廷考課之制）

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置進其爵廢退其爵）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王氏曰周禮月終則有月要旬終則有旬成則是日月皆有考也至於一歲之終則有歲會則是一歲有考也於是歲終大計各計其所治之當廢當置者而未行誅賞也至於三歲之久則大計群吏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焉其考以日也宰夫受之考以月也小宰受之考以歲也大宰受之每歲而詔於王至於三歲則誅其幽而賞其明此三代盛時考核嚴而密）

（計當歟）小宰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疏曰善言其有德行也能言其有才藝也敬以不懈為心正以直躬自守法則守法不失辨則臨事不惑六者吏治之所從出也而皆以廉為本）（此序成周考課之法）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背公向私侵漁百姓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喜怒殺人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阿比行賄割損正令）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課考郡國之計畫天子則受丞相之要（以下序歷代考課之制）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考課司徒掌人民事功考課司空掌

水土事功考課歲終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晉武帝時令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至六載按其處優最者超用之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叙以四善自近侍至於鎮防有二十七最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爲中

上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 四善曰德義曰清慎曰公平曰勤恪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爲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爲考較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爲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爲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克備爲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爲法官之最十曰讐校精審明於刊定爲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克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將軍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爲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彊濟爲監長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克丁匠無怨爲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爲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爲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爲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爲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不擾姦濫不行爲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爲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爲鎮防之最

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叙遷之制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端拱四年又立審官院考課院磨勘京朝官之司曰審官院幕職州縣官之司曰考課院特命清望貴官爲之

元至元十九年定內外官以三年爲考滿任滿者遷叙未滿者不

許超遷 時集賢直學士程鉅夫奏道府下至曹掾等官各給出身印紙曆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前及歷任年月在任功過於後秩滿有司詳覈差其殿最

明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官屬然後達於吏部吏部定其殿最聞於朝廷以行黜陟 京官考察以五年爲期改六年弘治中分四等年老有疾者致仕貪者爲民不謹者冠帶閒住浮躁淺露才力不及者降一級調外任 朝覲考察明初外官每年一朝洪武二十三年始定三年一朝之制朝後本部會同都察院考察奏請定奪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污者送法司罪之闒茸者免爲民成化二十三年吏部尚書李裕建言朝覲考

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從之

軍政考察萬曆二十三年兵科給事中張棟等奏議各省直考選軍政參差不一乞一如文臣事例凡遇五年考選軍政無論地方煩簡路途遠近先時考定於該考年分十月內具疏到京十一月初一日赴通政司類報具奏本部查明類覆

考課畧

聖人代天理物莫不急於求賢才而任用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以節爲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爲乘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人況爲兵農禮樂之大者乎然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化天下故考課之法唐虞三代未之能廢也然累代以來考課不一至今亦綦密矣（一二綸言總）而愚竊有請者不在嚴考課之法於天下而在精考課之術於君心屬吏考於其長自成周以來已然矣第今大官之於屬吏未有不通同而容遢者也內外之吏豈其一人坐炤於深宮而能盡其臧否者耶誠於計察未行之日朝廷慎選公忠大臣分行按部如漢六條法專以察二千石夫郡守者一郡之龜鑑也郡守賢則功過皆明郡守不肖則功過皆潰是可以不慎歟（段言察外吏必先郡守）至於在內諸臣宰相察臺垣臺垣察九卿九卿察所屬而宰相賢佞直在天子之鑑別焉清心寡欲一人惟於宰相是注而宰相之外不之問焉勞於擇相而逸於得人大法小廉誠莫切於此也（段言察內吏必先擇相）（本原至論）

源頭處着眼探驪得珠

守令考

古者土分爲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爲六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此序古制鄉遂大夫與後世守令異名同實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以下序歷代郡守之制

漢景帝更名郡守爲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之事

後漢重太守之任常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或自郡守入爲三公

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隋置郡亦然

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天寶元年復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

宋懲五代之患召諸鎮於京師賜第以居之分命朝臣出守號權知軍州事太守掌總郡政勸課農桑旌別孝弟其賦役獄訟兵民之政皆總焉其屬官有無員數多寡皆視其地望之高下與職務之煩簡置之

元初置諸路總管府二十年定十萬戶上爲上路十萬戶下爲下路當衝要者雖不及十萬戶亦爲上路上路置同知治中判官下路不置治中而同知如治中之秩二十三年又置推官專理刑獄下路經歷知事等官無定制隨事煩簡以爲多寡

明初罷各路總管府於兩京置直隷府各省分置諸府洪武六年定爲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爲上府二十萬下中府十萬下下府置知府一人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因事添設在外其屬又有經歷知事照磨檢校等官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以下序歷代縣令之制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周書曰千里百

縣縣有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

漢志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

後魏縣置三令長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三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爲郡守

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之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

一人。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其餘則以戶口多少爲次地美惡爲差

宋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

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日置農器十日廣栽植十一曰恤田戶十二曰無妄訟

元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爲任

明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爲上縣六萬以下爲中縣三萬以下爲下縣知縣一人縣丞主簿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典史一人

守令畧

親民之官守令爲急守令者所與天子定孜其事於民者也烝縉紳士大夫每每重內輕外五代之世恆以妄瑣無能者注爲縣令故時天下之邑率多不治其在後漢重太守之任常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或自郡入爲三公宋乾道二年詔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誠至重也夫郡縣之任不可不得其人旣得其人不可不使之久漢宣帝曰守令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其時二千石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闕則選而用之故漢時良吏於是爲盛愚竊以

爲守令之官不當頻易端宜遵復漢制果有廉能稱職無愧民牧者不妨加以旌秩仍令恪守本官或如元時以九年爲滿而卒遷以顯擢則庶乎教養得成而吏民相安也文帝時爲吏者長子孫此其所以幾至於刑措歟

補遺

諫職考納諫附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 此序諫職之始

通典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爲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隋唐皆曰御史臺明改爲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僉都御史其屬又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爲六部之職各有攸司都察院惟所見聞不係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此序歷代御史之制

秦始創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爲四員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明朝分爲六科每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設員凡朝政得失百官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矣 秦始置諫議大夫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光武又以爲諫議大夫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

此序歷代給事之制

納諫附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國語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 衛國之巫 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不敢發言以目相視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

漢文帝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 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唐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梁武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

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又太宗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懲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閤上章不候次對 蔡襄告於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陛下深憂政教

未乎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羣邪惡之必有毀譽之之說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

諫職畧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未嘗以言責專付一官以言責專付一官由漢武帝失之夫以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與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讒蒐慝者惟令臺垣得以言之（言臺垣未必盡賢）然則臺垣果盡賢乎設不盡賢也於是臺垣之臣操生殺予奪之柄以威福於天下而在外小臣亦莫不爭爲奔走趨承以求脫於其口嗟乎此天下所以不免於頗速也即（言專設則言路未必有知天下利病）使臺垣得其人矣但京師之內朝廷大事得以見聞至於萬里之外生民利病政治緩急則亦付之無可如何雖有風聞未必切實

況爲風聞所不及乎愚竊以爲斷宜廣開言路（廣開言路一篇主意）無論郡守司牧以及田野草茅之人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許令得以詣闕上言然後天下之利無不興然後天下之害無不聞而上不得以邀其下下亦不貴乎趨承於上矣此古先聖王所以致治於上理歟至於六科各道諫官更須循名核實（科道各有專責更有斷制）如六部之事責以六科十四省之事責以各道令以陳其所知分以察其所忽倘在職不言而事發於某部某省則罪歸於某科某道責有攸歸而不盡心於乃職者未之有也

廣開言路切責諫官而使題無剩義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虞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謂之十六相。此宰相可考之始。

殷湯有左右相。以伊尹為右相。以仲虺為左相。　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以下屬保宗當一職。

周成王有左右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各稱其任也。

秦悼武王。始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甘茂為左。樗里疾為右。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相國丞相。皆秦官。

漢高帝即位。一丞相。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漢制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丞相有病。車駕親臨問疾。凡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進。則以病聞。

後漢廢丞相。立太尉司徒司空。而以綜理眾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至獻帝復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

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典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

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正光以後。始置之。然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樞密之任。

隋以內史納言。是為宰相。即中書令侍中也。

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後緣太宗嘗為尚書令。避不敢居。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人。故嘗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參知政事。參與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是也。開元以後。又常以領他職。如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之類。欲重其事。反以輕宰相之體。

宋沿唐舊制。其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三省長官。尚書中書

令侍中僕射不與政。皆為空官。特以寓祿秩品位而已。元豐三年。神宗肇新官制。以左右僕射為宰相。行之三十年。政和間。更左揆曰太宰。右揆曰少宰。而以三師三公。是謂真相。靖康末。詔依元豐故事。仍為僕射。乾道七年。詔丞相總齊百揆。贊襄治道。事無不統。僕射之官名。寔未稱宜。倣周漢之制。明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

明太祖即吳王位。仍元制。建中書省右相國左相國。元制尚右。平章政事。戊申春。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庚申胡惟庸伏誅。遂罷丞相。後雖設殿閣大學士。止侍左

有以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　永樂時復開內閣於東角門名
文淵閣命吏部及翰林院文學行誼才識之士入直贊襄論以
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机密內閣自此始

宰執畧

聞古之所爲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他人參二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周家則三公並建。而誕保文武受命者。專屬之姬公。此二帝三王所由君相一德而致治於盛隆者也。自秦以降。趙高王莽曹操司馬懿之徒。專政篡弒。爲禍甚深。其後遂以金列兼制。爲不刊之典。而相亦失其職矣。明朝因胡惟庸伏誅。不立丞相。惟置六部。都通大等衙門。分理衆務。彼此相厭。不致放恣。永樂中。雖選文學之臣。俾居內閣。然止預其詢謀咨訪之益。而不予以作威作福之權。論者謂得處置之善焉。我

朝因而未改。雖然防患之慮。不可以不深。而任賢之心。尤不可有二。蘇子由曰。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後世之主。知畏夫權臣之專。而畏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則朝廷大事。惟天子之所欲爲。而無所可否。愚竊以爲凡擇宰相。切宜有以辨其邪正。邪正既明。則苟且容悅之人。無以竊據高位。果爲蕭曹房杜其人者。不妨如子由之說。養其威重於居平之時。一旦有事。使天下百官咸知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恐持重而不可奪者。則又國家之福也。

警策

通考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爲稱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　見前三代將帥之制

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　以下序歷代將帥之制

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大今古自昔

位號不足爲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焉位在三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七月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其後定制又有左右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總三十人　左右千牛衛各一人餘各二人　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其驃騎輔國鎮軍冠軍四大將軍雲麾勇武壯武宣威明遠定遠寧遠游騎游擊等九將軍並爲五品以上武散官

宋承前代之制有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左右驍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並爲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爲之亦爲武臣之贈典至於禁旅則有殿前司都副指揮使侍衛步軍馬軍都副指揮總之

明設掛印將軍鎮守雲南兩廣湖廣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其淮安鎮守漕運總兵以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有大征討遣總兵則掛將軍印行事事已納印

將器附　凡五則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

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不肖人得矣

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又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三畧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命將附 凡三則

漢高祖初得韓信。欲以為大將。呼信拜之。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求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築壇具禮。乃可。王許之。

漢王與魏王豹戰。問於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柏直。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憂矣。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由何濟。

武舉附 凡二則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

槍刀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宋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武成王廟太公望也　黃氏曰。嘗考宋元豐中以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畧六韜頒之武學。令習之。號七書。至今襲而用焉。武成之書世守之。如儒家之於六經。

陣法附

李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閒地。所為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八陣法即九軍陣法也。後李靖又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夫九軍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員陣也。蓋陣以員為體。方陣者內員而外方。員陣則內外俱員矣。方以八包一。員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陣大體也。

將帥畧

（原引新說皆爲將之要領）

荀子曰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則通於神明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成敗由于敬慢）故敬勝怠則吉計勝欲則從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天下將昔唐太宗謂李靖曰李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薛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李靖對曰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丘瓊山亦曰有節制以不敗有成算以取勝是爲萬全之師敬之一字盡之矣（道發結穴）

通篇俱用引證只以一句作結大奇

田制考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爲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此序田制可考之始）

昔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土白壤田中中兗州土黑墳田中下青州土白墳田上下徐州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州土惟塗泥田下下荊州土惟塗泥田下中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梁州土青黎田下上雍州土黃壤田上上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此序天下土田肥瘠）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此序三代分田之制）

周制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凡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不易之地歲耕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此序周分田之制）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東西爲阡南北爲陌開破壞之也兼并之患自此始）（此序秦廢井田）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井田雖難猝行宜稍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貴者過制）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

然後爲善治也不用 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以下序歷代田制

北魏孝文時李世安言謂田業多爲豪戶所占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 不栽樹者謂之露田 婦人二十畝奴婢三十畝戶絕者以爲公田刺史十五頃縣令以下六頃其田則有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馬貴與曰觀後魏均田之法有露田桑田之分諸所受者露田而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則假所受者其荒閑無主之田也

北齊孝武爲永業之制令男子十八受田六十六退田一夫受露

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不宜桑者給麻田

後周文帝設司均之官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上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百畝

唐高祖武德七年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受 論者曰既給復賣徒紛紜耳

宋眞宗乾興元年詔限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 神宗熙寧五年修方田之法八年以奉行者多致擾民罷之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爲一方因地及色參定肥瘠分五等而制稅

明洪武二年魚鱗冊成 初明太祖既定天下遂覈寔天下土田兩浙蘇州等處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零星號寄亦是召國子生武淳等隨處檢覈因其糧之多寡分爲幾區每區定糧長四人躬履田畝逐畝清丈圖其田形之方圓大小并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號曰魚鱗於是前弊始革 魚鱗冊法圖以紀田田則田爲經而人爲緯此以人係田之法也以人係田者百世而不易冊以紀人則人爲經而田爲緯此以田係人之法也以田係人者數年而一易故賣買變易不能淆亦 明初田數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畝零 孝宗弘治十五年總數寔在土田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九十二畝零 世宗

嘉靖二十一年總計四百三十六萬五百六十二頃六十畝九分 霍韜奉命修大明會典上疏云稱見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賦稅何從出國計何從足非撥給於藩府則欺隱於猾民或冊文之訛誤也不然何故至此若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又不知何故至此蓋廣東無藩府撥給疆理如舊非拋荒棄於寇賊則欺隱於猾民矣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已減強半再數百年滅失不知又何如也 萬曆六年閣臣張居正因臺臣奏疏請通丈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田土限至十年丈完共總計寔在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零

田制畧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而亦未嘗指田產以予百姓。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仰給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而無甚貧甚富之民。自商鞅開阡陌以後，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買賣兼并，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百人，是以田主日富，耕者日至於窮，僕而無告。後如元魏泰和、李唐貞觀，嘗稍欲復古遺制，於是起而有均田之議，斯亦足稱愛民至意矣。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蓋其為法雖為近古，然桑田露田之分，口分世業之法，未免瑣屑紛紜，可暫而不可常也。

則以今日而思酌古準今之法，其惟董子限民名田之制乎？限田之法，既無區畫之經營，又無還受之瑣屑，朝廷不過出一令，而百姓已被其休；朝廷未嘗費一錢，而百世已蒙其利。富者既不至於大富，而貧者亦不至於大貧，誠不易之良法也。至於貴賤之間，不妨畧為等次。昔宋仁宗時，凡公卿以下，無過一千畝，富民之家，無過三百畝。夫公卿以下占田一千畝，是以一人而兼十人之田矣；富民之家占田三百畝，是以一人而兼三人之田矣，夫復何求而不得哉？或曰：奪富民之有餘，使必歸吾之限內，則心必不服而生亂。蘇老泉曰：吾欲不奪其田，而少為之限，但使過吾限者，不敢復多占田，而吾說已得行矣。要之數世之後，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則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它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已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必多；餘地既多，則貧者易取以為業。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三代之世，何以遠過於此哉？此又一說也。

議意層折，應接不暇。

兵制考 簡問附

班固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足以食賦足以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井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此序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胥（追寇逐胥何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貢賦之事）乃均土地以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此序周家籍兵之制

又大司馬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黃氏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官皆折衝之人民皆敵愾之士安處于畎畝無招致之煩自耕自食無廩給之費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擁兵之重此其所以守固而戰克歟 此序周家軍旅之制

春秋魯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 此序魯變制益兵之始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視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天下莫能禦也 此序齊變制圖霸之始

漢制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者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 易氏曰漢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

其意深矣

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卒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以正身供正役是為卒更也踐更者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所謂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因為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辛氏曰自武帝置八校尉大抵以習兵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費而兵制壞矣 以下序歷代兵制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按府兵起自西魏後周備於隋唐興因之蓋唐府兵之制二十而為兵六十而免平日各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府參驗發之番休有時征調有法軍還復歸田里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餘所而關中幾居其半說者以為得居重御輕之意而府之置兵亦有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甲冑自備裝糧自備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於朝兵散於野無擁兵之權也此其法制猶為近古武后以降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番役更代多不以時於是衛士亡匿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謂之彍騎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至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祿山反則俱不能任甲京師之兵既弱而方鎮之兵盛矣鎮兵既盛天子增置禁兵自衛號神策軍專以宦官掌之迨其後也外不足以定寇而內徒以脅君逮中人誅神策廢唐亦亡矣

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伐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以為所在防守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作以鄉兵之制禁兵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而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廂兵者太宗懲於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也蕃兵者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

明制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隸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 洪武元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凡天下要害之地有係一郡者設所係連郡者設衛其尤重者設鎮將官主之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為協守又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掛印專制者為總兵次為副總兵為參將為遊擊

簡閱附

蒐道周曰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振之為言收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下 兵制 淇

也春則農務方興故收其衆也夏氣炎燠故以茇止爲名而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名而教之以晝戰之治冬則農事已隙通三時之教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茇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三者缺一不可三時則專習其一冬月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熟合之欲其貫通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爲亦非一日可了人多則難齊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事亦隨別日多則難防晝則爲旗物之流使之視龍虎鳥龜之象而知所向夜則爲名號之別使之聞門名縣鄙之名而契於心故非早有以辨之必不能盡記而遲曉也

兵制畧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渤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召募則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民之盛衰民之盛衰不關於國之强弱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廢日甚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況其所爲應募者非游手無藉之徒則召罪亡命之輩良民不爲兵也少不如意外叛內侮殺帥自擅既無可顧之顧借又無妻子之係戀禍亂自生至今爲梗三代而下議者惟唐府兵之法最爲得制居無事府各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以農隙教習戰陳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番休有時征調有法罷還復歸田里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夫謂井田於今日誠不可行矣而府兵之法不循所宜以復者乎然此特以所在防守言之耳至於[illegible]特設募兵專以武力强勇者充之此又變通於府兵之中而立法於不敝者歟

老衲沉毅

賦稅考　上貢附

堯時洪水氾濫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則壤而定賦貢州厥田惟中中厥賦上上錯（賦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兗州厥田惟中下厥賦貞（貞正也賦以最薄者為正）青州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田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孔氏曰田下而賦上者人工修也田上而賦下者人工少也　此序則壤定賦之始）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此序三代賦民之法）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之　此序魯變制益賦之始）

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開阡陌制貢賦之法也兼并之患自此始　此序秦壤井賦之始）

漢高祖既定天下約法省禁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除民之田租（除者永除不取也）　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以下序歷代賦法）

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均田賦稅立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之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　馬氏曰租庸調之法原係受田一頃之所出也中葉以後買賣變易田已盡無猶有歲輸庸調之苦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而此弊革矣豈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宋之賦法大抵三變每變每重國初為最輕熙寧以後王安石為宰相常賦之外青苗免役之錢坑冶榷貨之利揲焉而出洎乎南渡而民益困矣

明初田賦總數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零　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　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　洪武二十三年議減蘇松嘉湖四府稅額先是張士誠竊據其地而蘇州尤稱富庶明祖怨其附寇乃取諸豪族租簿加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云至是命戶部議其額（丘氏曰東南賦財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国計咸仰於是其在

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子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蓄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十八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土貢附

禹貢。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鹽絺。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羽毛齒革。豫州厥貢絲枲絺紵。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嬪作賓皮帛之屬）三曰器貢。（宗廟之器）四曰幣貢。（繡帛）五曰材貢。（木材也）六曰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七曰服貢。（祭服）八曰斿貢。（羽毛）九曰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贄）

明太祖國初。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鰾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著為定額。外此奇珍玩好。一切無取。

賦稅畧

聞之古者之取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責其所有。不求所無。（[illegible]）是以日取於民而不知困。官事無闕。民力不殫。由此道也。後世不察。當用金錢代租。而以米穀副之。輕重失宜。本末倒置。莫此為甚。（後世取民之弊）三代之世。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三代取民之善）不聞有金錢也。金錢之設。不過通有無。資緩急。使人之交易有準。初非以為取民之法。況粟生於地。非一日所能致。金錢固無豐歉也。愚竊以為（提清）今日取民。宜令悉以菽粟輸官。（取民專以菽粟一篇主意）惟必不得已。然後折徵十分之三。或十分之五。事已不為永例。雖倉庾之中。不無腐耗。然天不能災。地不能困。雖常平之倉不設。而國可以無憂飢矣。況此法既行。以之給軍。可以養妻子。而不致為剝博之谷。（言不特可以益民。且可以杜弊）以之祿吏。可以飽囊殯。而不致為糜費之用。其在民也。則隨穫隨輸。不憂急公之無術。致勞追呼之煩。且出入驚人。那移刺扣。而貪官污吏。亦可少杜其侵漁矣。有心當世者。甚無憚其難行而忽之。議論鑿鑿。足令聞者起舞。

財用考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之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此序財用出入根本至計）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去國百里）三曰邦甸之賦（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三百里）五曰邦縣之賦（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百工之餘）（此序先王斂財有道）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賵賻含襚之禮）荒（賑恤賑救之費）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草也）秣（穀也）之式。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頒謂賜）九曰好用之式（婚媾宗室之賜）（此序先王用財有法）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高祖時張蒼為計相。（漢典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天下既定。民無蓋藏。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即位。恭儉勸農。至武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外事征伐。內興功利。用度不足。及桑弘羊為財。因令民得買爵。置武功爵。造皮幣白金。置鹽鐵均輸官。算商車緡錢。榷酒酤。而海內大耗。以下序歷代財用）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吏。歲計所出而度支之。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唐大曆以來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斤。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其時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於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腹削。及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及兩京失陷。肅宗即位。籍江淮富商貲。明年宰相裴冕又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商賈助軍者給復）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恩數與參樞等。（附宋初吳蜀江南荊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祖宗因其蓄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日衆。縣官之費數倍於昔。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兵至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禀祿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而財耗矣）

明初會計之權。即在本部。自有北京戶部。而本部必諮而度焉。每歲本部會其歲用以上於大司徒。諮於天子。而後行徵收。蓋自永樂以後。率以為常。而歲有盈縮。不必盡同。（按明初於皇城內設內承運庫以收投足金銀寶玉象牙等。內府天財庫以收錢鈔等。內府供用庫以收白熟粳糯米等。廣積庫以收紵絲綾羅硫黃焰硝等。又有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承運贓罰廣惠廣盈等庫。分收雜項等物。俱謂之內庫）

財用畧

蘇子曰方今之計莫如豊財然所謂豊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日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惟去其所以害財者雖不求豊財然而求財之不豊亦不可得也在宋已然於今爲甚蓋以財之大數計之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古無冗食之費）殷周之時寓兵於農初未嘗別有養兵之費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朱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下及漢唐井田之法不行而藉兵之制亦以撲滅然或以踐更或以屯守猶與井賦相爲表裏唐之中葉始盡廢（後世冗兵之費）

民兵而爲募兵而天下之力因以大困至於官制虞廷建官惟百（古無冗食之費）周官之屬至於三百六十稱極繁矣兩漢以來除掾屬之外總計天下之大僚置五百餘人其時循良著稱所在都有及至後世一事設一官且一事而設數官一方設一吏且一方而設數吏牽制（後世冗食之費）推諉則廪祿既多而事愈不治故求豊財於今日莫如屯田省官（主意在此）爲

國家第一急務也誠令州郡之兵各於附郭興屯而冗雜衙門盡行裁汰將見民日以休國日以富不必持籌計畫而倉盈露（一收應前）積不旋踵而得之矣此所謂去其害財者也此所謂不求財而財自益者也舍此而言豊財所不敢知也

屯田省官二義切中時務留心經濟之言。

戶口考 戶口賦附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此序養民以爲生聚之本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星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此序周制重民至意

禹平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

成湯受命。存者三千餘國。兼併之餘。人民凋敝。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較成湯時又減 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可彷彿禹數。稱極盛云。宣王料民之後。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役。斬首四十萬。及秦并諸侯。三分損一。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之卒。七十餘萬。項氏坑秦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全盛之民。至此大耗。以下序歷代戶口盛衰之數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有奇。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有奇。漢極盛矣。

東漢光武初。戶四百二十七萬餘。口二千一百萬餘。至桓帝永壽間。戶增至千六百七萬有奇。口增至五千六萬有奇。後遭黃巾董卓之禍。生民殘害。至魏武克平天下。人民之損。萬有一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

隋文帝恭儉爲治。至煬帝大業二年。戶口蕃息。倍增於前。繼以荒淫營繕。動役數百萬人。丁男不充。婦女應役。天下之人。死者大半。

唐制。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大曆二年。制逃戶復業者。給復二年。如無田宅。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 會昌五年。天下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古以有罪人官爲奴。漢高祖令民得賣子

宋太祖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預。 真宗時。總天下四京一十八路。分主客戶口丁。

元憲宗壬子歲。料民丁。夫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即不同編戶役。著爲令。儒人免丁。此馬正卿始之也。

明會典。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州。州報府。府報布政司。司總呈達部稽考。仍每十年。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等人戶。以點差役。若有逃移。必勾取復業。

戶口賦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按戶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

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漢儀注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傅謂著名於籍

魏武帝初每戶輸絹二疋綿二觔戶口之賦始重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

唐高祖爲租庸調之法田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出絹布力役爲庸調其時每人受田一頃則庸調之人皆受田之人其後法弛買賣變易田已盡無尚有庸調之苦自楊炎兩稅之法行此弊始革

元太宗元年始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戶口畧

顧九錫

引近世役而大役諸山之意

向嘗讀史至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還於幽州寬鄉以處之明丘濬曰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限隔時世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以今日荊湖江右之人言之荊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荊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荊湖之粟以養也江右之人群於荊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荊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臣請立爲通融之法凡

江右之寓於荊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與爲人耕佃專於販易傭作者隨其所在拘之於官彼情願不歸其故鄉所在郡邑收爲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而令原處開豁前籍如此則彼此通融兩得其用是亦蓄民生寬民力一視同仁之道也又讀明之會典凡戶口逃移必須窮究勾取治罪仍令復業黃道周曰戶口之逃移者朝廷非不留意也然逃移之人皆無一定之程一寵之拘者也招之雖來誰能與其居乎今莫若隨處許其報籍如宋之分客戶主戶凡客戶皆輕其稅役以優恤焉則庶乎可矣愚竊以爲二人之說誠非無見而然也如今西北之地土滿於人東南之地人滿

於土則西北多不耕之地而東南多不耕之人一遇饑饉展轉溝壑流爲賊盜者所在都有誠如二子之說令逃移之人得於隨在報籍（一時土著在此）凡東南移西北者聽西北移東南者不聽更令西北數省郡州縣官凡容戶報籍即取所在死絕戶田宅量丁口充給加意優恤如此四海之內不三十年人土均齊戶口蕃息野無草萊之塞而國有富庶之慶矣生聚之道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起結具見作法

繇役考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一夫百畝七口以上授以上等之地）可任（謂任力役）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二家共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謂田獵追逐寇賊皆竭作）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國中晚征而早免 野早征而晚免）其舍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均人掌均人民（修治造作之屬）牛馬車輦（輸載委積之屬）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音均）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總註曰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　此序成周役民之法）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五十六而除（傅著也言著名於籍給公家徭役　以下序歷代役民之法）

唐高祖武德七年立租庸調之法（庸力役也每歲戶供役二十日閏加二日其後楊炎爲相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而庸之名遂泯）　又令諸戶以百戶爲里每里設正一人掌比戶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每坊亦置

正一人並免其役。此卽周漢嗇夫三老之遺也其役虐用其民不勝誅求之苦故眘宗時多避免之人至宣宗時又有輪差之舉免民任征役者爲更甚之名甚非古人所以置此閭族蓋之意 馬氏曰差役

宋初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下至雜職虞侯揀搯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衙前等皆役名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 丘氏曰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神宗時頒募役法於天下。內外胥吏素不戢祿至是用免役錢祿之有祿而贓者重其坐

凡當役人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有產業物力舊無役者亦令出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僱直多寡取直既足又率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此宋熙寧免役法也其議始於韓絳成於王安石 丘氏曰 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義役之法令民量家業之厚薄隨戶役之多寡輸金買田遇當役者以田給之淳熙中又令浙西官田悉以給義役鄉以寬民之義役然義役惟行於山陰諸縣他處雖役如故又婦借義役者多鄉間之害十反攤接不得其人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力足以凌駕乃私義役之權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

明會典。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竈匠等籍除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

繇役議　　顧允錫

凡有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役乎民。然役之爲法。亦屢更矣。三代以來役法其詳於周（役民之法惟周最詳）是以成周之世不得已而役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寬狹磽腴。必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虛實。必量其人身。以知其强弱老少。必驗其畜產。以知其貧富有無。有夫有婦然後謂之一家。年富力强。然後謂之可任。則夫任從役者皆必少壯之人。乎日習勞。丁多而家給者也。然而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秦漢以來。惟唐租庸調之法最爲近古（役民之法惟唐爲近古）其法每夫受田一頃租調之外。每歲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其後楊炎爲相作兩

稅之法而租庸調之名遂泯。宋代役法屢更淳化中令天下諸縣（役民之法惟宋最紊）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謂之差役。其弊也。差役不公。誅求無藝。因轉而爲顧。顧役熙寧以來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因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役江浙民戶自相爲謀之法也。其弊也。豪强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之便民者觀之。顧便於差。義便於顧。至於義而復有弊也。則末如之何已。夫三代役民。洵不可復追矣。誠行兩稅之法。而不得使强梗奸猾之閃役焉。則庶乎勞逸均平。而百姓心服也。方今天下稅法皆楊炎之法也。至於役法獨不可彷彿其意乎。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

之有身則役之未聞稅其身者也今則算賦有征而力役如故則是且稅之且役之也民何以堪此乎楊炎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乃今天下丁田不稱貧富不均或數百畝而一丁或數十畝而一丁或數畝而亦一丁甚至有田無丁有丁無田者不可勝紀愚竊以爲賦役之不均莫此之爲甚也誠令各府州縣通查各屬歲耕熟田若干例定各屬人丁若干限爲不易之則每丁百畝有餘不足各以分數增減其一切無田單丁槩爲豁免不在任役之例至於所輸丁銀即着該員經收以備僱役之用除城池興作官兵過往舟車夫役外再有餘資准解司空以備　朝廷別役之費

敢有上下顛倒重複累民者立置重典如此則勞逸得以均平而貪官污吏亦不致虐用其民矣此租庸調之良法楊炎不得已而變之也

古今利弊如數家常窺見經濟一班

屯田考

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此序屯耕之始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獘且條上便宜十二事卒降先零羌　此序趙充國屯田之策

獻帝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桑諸軍並起率乏糧食羽林監棗祗及韓浩請建置屯田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此序曹操屯田許下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亮前此數出皆以運糧不繼志不得伸至是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此序諸葛亮屯田渭濱

魏正始中司馬懿督軍伐吳從鄧艾計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用兵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此序鄧艾屯田之策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無百日之儲及其季

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此序晉羊祜杜預屯田

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牛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此序韓重華屯田之策

宋太宗端拱二年以左諫議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右諫議韓邳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大興屯田後恕密奏戍卒游惰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生不測遂寢此序陳恕奏寢屯田

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因水利作屯田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克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屯田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耻於營葺群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此序黃懋何承矩屯田之策

明洪武初命諸衛分軍於龍江等處後設各衛所創置屯田以都

司統攝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間亦有多寡不等者軍士邊方則三分城守七分屯耕內地則二分城守八分屯耕又有一九四六中半等例隨地而異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五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永樂正統嘉靖間稍稍更改其後日久弊生軍屯舊額不為勳臣貴戚之家占作莊田則為領守統制之官侵為己業軍士無田可屯矣隆慶萬曆中亦命嚴督清理而侵漁乾沒者卒如故此序明朝屯政

屯何助乎曰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而屯聚以輿此屯政之所由始也蓋軍國之事武備為急武備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法誠足食足兵之要道也雖三代之時田以井授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原與屯政相為表裏則以今日而議富強不費公家粟帛即職而所恃者貲屯若也蓋國家之不能無兵也審矣乃朝廷之歲入有限而日出以食游惰之兵其不日至於窮乏也勢必不能漢唐宋元以來興屯以復利者歷代多有然不過為一時制敵之計而未求為經久不拔之謀明朝設立衛所優恤屯軍可稱有意

創始而奉行之人有名無定論者惜焉愚竊請於天下之大議興屯田相其府州縣之大小以定其屯軍之定數大縣若干名中縣若干名小縣若干名每名照明朝舊例相其附郭切近之地給田五十畝為一分各令屋廬耕種其上即於田旁設立演武教場令該首領官不時演習更計屯軍多寡係數分為五營每日吊一營入城巡守五日一更由是賊盜之有窺伺者既懾內有鈴鐸之兵又懼外有要截之衆不勞而城池固矣況行之既久朝廷既無廩餼之費而兵賴以精民賴以奠誠萬世之良策也至於要害之地別置游兵以防不測所又當進策云

經營原畫具見奇謨至請要害之地別設游兵尤為審度時勢之論非經生家陳言

水利考

魏史起為鄴令。曰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乃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此水利之始。

秦開鄭國渠。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開渠。自中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乃使卒之。渠成。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秦益富饒。名曰鄭國渠。 秦既平天下。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以下歷代水利

漢元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為隄。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

唐貞觀十一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

宋神宗熙寧元年。遣程顥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興修水利。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 政和中。興湖田圩田水利。說者曰。湖田圩田之議。是即孟子所鄙為壑之說也。大集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而為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

元泰定中。翰林學士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受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視其成。以次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明英宗正統五年正月。令天下有司。秋期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伍餘福上三吳水利論。一論五堰。二論九陽江。三論夾苧。四論荆溪。五論百瀆。六論七十二漊。七論長橋百洞。八論震澤。

東南治水

明成祖永樂元年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諸郡治水。上以蘇松水患為憂。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參考輿論。頗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

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瀰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松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吳松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實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阜壅塞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闊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皆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爲便上從其言

水利畧

水利之説三代無有也在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是以能時其蓄（以蓄洩二字作昝）洩以備水患逮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遂以廢矣其後智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利之説自此興焉蘇起鄭白之徒以此爲功而翟子威杜元凱輩又欲決壞隄防以殺水患夫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歲必不利於霖潦善治水者（蓄洩得宜而旱潦）相其地之（有高下遂其溝）高下因其水之大小或當爲陂或當爲堰有溝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瀦以蓄水無散逸之虞旱則得有所灌潦則得有所泄兩無害焉斯之爲利苟利少而害多或兩無（結有餘波）所利害焉與夫委畔爲壑利已損人更不可鑿空生事徒煩擾吾民可耳此昔人言之屢矣而非愚私論也

尺水興波瀾翻無盡

鹽法考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此序有鹽可考之始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祭祀賓客王后世子膳羞之用。此序三代未有鹽禁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征鹽筴也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於是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為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呂氏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有禁法開鹽禁以奪民利自管仲始 此序禁鹽專利之始

漢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以孔僅東郭咸陽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僅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予牢廩食盆煮鹽之器敢私鬻鹽者鈦左趾。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明帝時從張林議官自鬻鹽。以下序歷代鹽法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税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初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大曆末乃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之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丘氏曰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 陳仁錫曰此不刊令典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真州乃令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林駉曰宋朝淮鹽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載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 丘氏曰此宋朝轉般之法 陝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餉省數十郡般運之費 丘氏曰鹽鈔之名始此

明朝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二百斤為率帶耗五斤 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容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後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存積既與常股遂掣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 初鹽制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輸粟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自行耕墾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止每引輸粟二斗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每引課銀四錢二分至弘治時戶部尚書葉

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遂奏准運司納銀類解戶
部。於是商賈不復在邊糴粟。致令千里沃壤莽然荊蓁。米一石。
甚至有時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嘉靖以來增至七錢
矣。所以報中少而國課益虧。明舊制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鹽額四十四萬四千
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引。原無餘鹽之例。
嘉靖二十九年。詔革餘鹽。不二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國用。餘
鹽復行○今按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
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
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濟理鹽法都臺止一員。
統治長蘆淮浙○考初制。煎鹽竈戶。以附近下產殷實人充之。
免其雜泛差役。分給鹵地以為刮煎。分給山蕩以為薪蒸。每一
引鹽。官給工本米一石。又視米價低昂。總錢鈔兼支。所以優給
竈戶者至厚。其時招商課額既輕。又無搭配之擾。與守支之苦。
及改輸粟之法。商人以粟收引於邊。而支鹽於場。引到即行。官

吏不得留難。勢要不許占中。商人寔獲其利。故樂於報中。其後
姦弊日生。竈戶場蕩。為總催者兼併。又禁餘鹽不得私賣。官抑
其價而收之。每餘鹽二百斤。給米或麥止一石。更有股其米麥
而徒征其餘鹽者。於是竈戶重困。逃亾者比比。及改運司納銀。
至於長蘆兩浙。兼配搭支。一商而三路守候。且有斗頭火耗查
盤關領勘合等。用費更不貲。又分鹽額而二之。七分為常股。三
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者也。存積者。積鹽在場。
遇用急缺。許增價開中。越次放支。於是奸商爭以此為捷徑。而
常股之鹽益壅。至有祖孫相守而得支者。又有夾帶之條。即商
人附引餘鹽。而掯就進奉之臣。亦以夾帶納割沒之。歲上割沒
課。嘉靖末年。多至百萬兩。此皆明奪之商人者也。又有權豪勢
官。遇開中餘鹽之歲。陰營之。避使者及撫臣。預宅其支放之鹽
額在某處。多日買商。商人至則以其富賈之。商人輸價守支。數
十年而不得。者此輩一旦坐而收其厚利矣。是皆商人之苦也。
河東有池鹽。濱蜀有井鹽。入閩有蠻鹽。惟兩淮兩浙滄齊之
鹽。所用半於方內。

鹽法畧

在昔三代之時。取民者貢賦而已。貢賦之外無與焉。雖然山澤
之利。以寬田疇之賦。收征榷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不使
富商大賈專權擅利。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均為國謀。非
為身謀也。其後[illegible]言利之徒日增月累。至武帝元狩中。大農丞孔僅
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因給民牢盆。令自煮海。而征其入。唐
宋以來。權利日重。以至鹽課所入。居天下財賦之半。其尤甚者。奪
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并且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及官賣不
行。而又立為蠶鹽食鹽之名。戶分貧富五等。而表散抑配以克其

數。可亦甚絀矣。明初損益前代。為畫一之規。天下凡六運司。七提
舉。恤商優竈。奉行得人。故其時鹽法最為盡善。迨後私鹽日滋。國
課日迫。而國與商俱受其困。　國家釐正以來。興革無不舉。然
私鹽之弊。猶未除焉。切中時弊 如兵船糧座之夾帶。豪右奸宄之窩囤。弊實
千端。實難枚舉。　朝廷雖屢下嚴令以禁之。而究莫能革。以致商
販阻滯。國課日虧。蠹國病商。莫此為甚。愚竊以為正本清源之道。主意在此
則未嘗無其策焉。誠俾各處鹽官。清查通場竈戶若干。官給煎盆
若干。每歲應辦鹽觔若干。每盆歲限煎鹽若干。聚火有期。封盆有
期。不許多寡溢額者。重其罪。更令有司視其年米價之貴賤。以平

其鹽值之高下使足一歲之用如是則私鹽既杜而竈戶亦不致於失所矣私鹽杜則官鹽行官鹽行則國課足不煩再計而得之也或曰天下之利當與天下共之奚至禁錮以滋梗乎不知鹽禁雖寬良民未受其利也不為勢豪之所漁則為奸猾之所射玩法肆害孰有踰於此者哉

曲折詳盡

錢幣考 楮幣附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 王氏曰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 此序錢制所考之始

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金或白金或赤金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管子曰湯七年旱民之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之禹五年水亦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此序夏商錢制

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 丘氏曰後世之錢其形質外圓內方始此但未有文耳九府即周禮所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皆掌財帛之官 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幣輕物重則為作重幣患重幣重物輕則為作輕幣而子母相權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矣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 母重幣子輕幣相權並行也 丘氏曰錢有文始此 此序周錢制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鎰二十兩 周制黃金方寸重一斤十六兩為一斤至是益以二十兩改用一鎰之制 以下序歷代錢制

漢興以秦錢太重令民改鑄榆筴 輕如榆莢也 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即秦半兩錢也六年行五分錢即筴錢 文帝除盜鑄令 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鄧通亦以鑄錢致巨富故吳

鄧錢布天下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奸詐請郡國更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丘氏曰秦世八銖失之大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宜

昭烈取蜀鑄直百錢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後復行之 初使百姓但以穀帛為市後巧偽滋生多作濕穀薄絹雖嚴刑不能禁司馬芝等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詔復用錢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

五代宋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尤輕薄者謂之荇葉後私鑄漸生錢法益亂至錢一千不盈三寸謂之鵝眼文劣於此者謂之綖環入水不沉隨手破壞物價騰踴斗米萬錢商賈不行 丘氏曰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此

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憲宗元和十二年詔天下財錢之家不得過五千貫重為民擾

五代周世宗以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采銅鑄錢其民間銅器五日內悉令輸官給其值過期隱匿輕重論刑有差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入國用日耗 胡寅曰錢所以權百貨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錢為器錢雖毀而器存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於他國矣

明初令戶部及各省鑄洪武通寶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五錢當三當二重皆如其當之數小錢重一錢 明太祖未即位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極又鑄洪武通寶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鑄弘嘉後每更一號必鑄一錢矣 神宗中因國用不敷部議銀錢兼用上曰錢法阻滯因私鑄淆亂又官不收錢止責民間行使安能流通

歷代楮幣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丘氏曰傅別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此契券文約之始非以交易也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然以空文質責貨其原蓋兆於此

漢武帝元狩中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請更錢造幣以贍用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丘氏曰其用皮為幣用之以薦璧以朝覲聘享耳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屬為幣以他物代之則肇端於此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號飛錢 丘氏曰委錢而合券以取則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楮錢即以為錢而用之也

宋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鐵錢重不便交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

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其後官為置務禁民私造天聖中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高宗時更造會子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交會一曲又謂之錢引又蜀高宗以後會子通於東南謂之閩余創交子始行於之為幣始此用楮之造始於漢前後乃以楮為錢矣　丘氏曰楮為假錢焚以事神至是前以代自漢以來未有也唐王璵乃用銅錢而為行使之幣可嘆也哉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下　錢幣　全

明初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白銀一兩自一貫至一百文其等凡六凡商稅課錢鈔兼收

錢幣畧

閒之生民所資惟衣與食然有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莫踰若也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夫珠玉黃金世不多得銅雖不足貴而可以流通虞夏商周之幣金惟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黃者然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為二止用黃金并以赤金為錢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皆不用焉至於後世不聞有龜貝也而珠玉黃金止為器飾寶藏與世之所以行使流通者惟白金之與錢耳然歷代以來錢之為值甚輕其適中者錢盈一貫可抵白金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下　錢幣　論

一兩又其下者且二三貫四五貫焉則白金不得不重而錢不得不輕矣雖零星瑣屑不得已而後用之此錢之所以不行行之所以不廣也不特此也愚竊以為起天下劫奪之端貪婪之習與夫風俗之所以奢靡禍亂之所以不息皆白金為之階焉何也錢之為質重而白金為質輕錢之為值賤而白金為值貴也於是貪官汚吏豪右强梁莫不積千累萬以為子孫之計富貴之資而閭巷小民甚有終身而不得一金者可勝嘆耶故欲復天下於古初返人心於太樸莫若禁天下不用白金而專以錢且操其權於上焉則庶乎其可矣夫天下盜賊之所以劫奪以銀輕而易取也官吏

之所以貪婪以銀輕而易受也曰風俗之所以奢靡禍亂之所以不息莫不以銀之往來甚密而足以驅使奔走乎天下也誠一日（時發）毅然禁之（禁用白金）止為器飾寶藏而交易往來一以錢為平準之法於以致治何難之有至於貪夫鄙婦猶不免於積累者請以唐憲宗之禁禁之凡蓄錢之家不得過五千貫至於稽查多寡（唐憲宗禁蓄錢）如限為界額如宋行交會子之法或以五年或以十年分界收舊錢頒發更交納舊易新交換濟之偏交換之際蓄錢盈額者籍沒入官所以逢禁律治罪節用勸民止貪厚俗誠莫切於此矣雖然事固妄作可行而自今日觀之不得不目為畸論矣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下　錢幣　[illegible]

臆懷激烈確有至理

河漕考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碣石在其右）自北海達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越也）於洛至於南河豫州浮於洛達於河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絕河而渡曰亂）於河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水北曰汭[illegible]）朔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見其入帝都之道　此序轉運可考之始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丘氏曰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　此序開河以通糧道之始

秦欲攻朔方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一鍾）丘氏曰前此未有漕糧之名而飛輓起於秦　此序飛輓之始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丘氏曰秦致負海之粟資以行師至是始以漕運為國都給　武帝時官多役衆關中之粟四百萬石猶不足以給之大司農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大便利後漕至六百萬石　昭帝元鳳三年詔民被水災頗匱於食[illegible]其止因方勿漕　以下序歷代河漕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各水次置募運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

船淮汴諸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達於淮。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又開邗溝入江。四年春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通涿郡。六年冬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入百餘里。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

運歲不過二十萬石。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罹其弊矣。開元中。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曩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不省。又三年復理其說。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代宗廣德中。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宋都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又置三轉般倉於真今儀真 楚今淮安 泗今泗州 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

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償其傭直。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捐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徽宗末改轉般之制爲直達之法。

元都燕。去江南極遠。輸輓維艱。用伯顏言。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師。立運糧萬戶府三。以朱清張瑄羅璧爲之。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丘氏曰。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洪武初會通故道猶存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而會通河遂淤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節水通漕賜名通惠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維艱至是皆罷之

丘氏曰今通州陸輓至都城五十里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

明初建都金陵凡四方貢賦各隨其所至達於江入於京師後遷都於燕仰需江南於是始立運法派為二道一由江入海自直沽口由白河運至通州謂之海運一由江入淮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薊州謂之河運及會通河既浚會通河始於元其後淤塞永樂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四十餘里其淤者三之一可濬之以通漕因命宋禮等往治築壩於汶上戴村遏汶勿東流盡出南旺由分水龍王廟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時其蓄洩於是漕運通而海陸運俱罷膠河故道亦遂湮廢矣於是有儹運而海運乃罷然儹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為軍民不便於是有兌運兌運之後又變而為改兌明朝漕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按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四曰兌運五曰改兌

漕糧先年俱民運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為支運永樂末始令民運赴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名為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四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與過江腳價視遠近為差成化十一等年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名為改兌其兌運中又分支運米與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其正額外又有預備米貯於臨德二倉歲運米四百萬石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萬石除例折外每年實通運正耗糧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

河漕畧

漕運之設自古有之。然所在建都歷代不同則運道不一而漕挽多寡亦不一焉。我　國家建都幽燕歲漕東南之粟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誠重務也。然　朝廷所費亦不貲焉嘗考明制總漕運一事設總督漕運部御史一理刑主事一□□一部主事一監倉戶部主事四淮臨徐德管河工部郎中二□□工部主事二徐州呂梁管閘工部主事二管泉工部主事一清江□□□□各一催運糧儲總兵官一協同漕運參將一各省兵運把總官七指揮百千百戶七百七十七鎮撫六旗軍十二萬一千七百一十一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下　河漕　丰

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我　朝循明之舊大略相似則　朝廷所費一歲亦不下數百萬焉又考前代所運之粟皆是夫遞由明迄今則以軍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由明迄今皆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由明迄今江湖之船造自楚北湖南直達　京師唐宋之漕者猶有番休由明迄今則歲歲不易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流艄篙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索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至回家席未暇煖而文移又催兒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夫運糧軍卒非有大逆不赦矣至子孫奉役勞苦以至此哉又考明初鹽制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輸米二斗五升富商悉聚於邊自行耕墾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貳錢至弘治時戶部尚書葉淇奏准運司納銀於是商賈不復在邊實粟悉輸運致令千里沃壤蕪然荊蓁至米一石甚或值銀五兩較之天順成化前不啻天壤矣愚以為方今天下鹽課不過數百萬兩而　國家漕運所費略相當若至於直隸山東等界有田不耕者動徹百里誠設召商中鹽之法相有各處閒田詔令耕墾樹藝秋成之候或照舊例納粟二斗五升或諒遠近諒加增損各給鹽一引其或不足許令江淮買補利之所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下　河漕　丰

在人必趨之不獨北地荊榛皆為沃壤且　朝廷每歲可省數百萬兩之費而萬億官軍亦不至於疲敝矣至於各省漕糧許令改折輸庫以補鹽課歲額一轉移間而地利以興軍力以甦繁費以革管窺之見不識有當於時勢否

三大段文字俗滿法老議論更鑿鑿可行

馬政考

周書。司馬掌邦政。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此序馬政可考之始

周制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此序成周戎馬之制

周制。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閑防馬者也。左右六廄。故十二閑也。特牡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六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

馬、田馬、駑馬。共馬三千五百九十二匹。○此序成周閑馬之制

漢制。太僕掌輿馬。○丘氏曰。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焉。林駉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府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至於武帝征伐數出。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至輪臺之悔。始修馬令。蓋欲牧於民而用於官者也。○以下序歷代馬政

唐制。馬政領以太僕。又有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駒。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唐初承天下亂離之後。僅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於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復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牧馬有法。雲錦成群。○此序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群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後改為天廐坊。又改為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林駉曰。宋之馬。牧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戌馬。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徭役。神宗元豐四年。用郭茂恂議。詔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而併茶馬為一司。○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亦濟用之善策也

明朝馬政。總以太僕所屬有十四牧監。九十八群。其在京在外衛所。俱有孳牧馬匹。以給官軍騎操之用。在京及南北直隸衛所屬兩京太僕寺。在外屬該行太僕寺。苑馬寺。及都司委官提督。每衛委指揮一員。所千百戶一員。專管孳牧。其搭配科駒起解比較。悉照民間事例。民間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一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內丁多之家充馬頭。餘各貼錢以備倒失買補。凡兒馬一匹。配騍馬四匹為一群。立群頭一人。五群立群長一人。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

每二年納駒一匹黃道周曰明朝馬政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
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
牧之於官即唐人監收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
宋人之市於邊國者乎又曰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頗明制但
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明制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
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況宋人所爲保甲者免其
征役今則糧草戶役征輸如故其害比宋爲更甚矣

馬政畧

物有雖微而寔係國家之重計者豈非馬哉養馬得所以備武事
武事備所以安國家壯王室非細故也竊稽古來馬政漢人牧於
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於官後
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邊其間或盛或衰不吝罄述大約
今日所謂馬政者三其在內之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
供乘輿之用者其一也其官府迎送置郵而備命者驛馬也其衛
所破敵突逸於疆場者所謂戎馬也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馬之
地蓋耕墾之地所以授農而不耕之地所以養馬昔人所謂農事
不擾而馬政自修也明季以來如京師之地有鄭村等草場其餘
各府州縣水草聚處俱有牧馬官地從來言馬政者莫不謂當清
出以作牧馬之資此無容詳議矣第養馬之策則有說焉有如在
馬監一段
內之御馬監掌天子乘輿出入之用者不過數百匹已足耳居人
戎馬之外天子十二閑之制共計得馬二千五百餘匹是知先王
之意不但足供車駕所以備非常虞意外至深遠也今　國家承
馬之盛甲於今古然恐太平日久馬政漸弛切宜嚴勑太僕等官
加意牧養不拘數限以滋息日盈課其殿最此馬政根本之計也
應戎馬一段
至於疆場之馬所貴人馬相習不宜羣牧於草場者又當日給芻

粒而不可與滋生之馬同其比例若夫驛遞之馬日夜奔馳亦難牧於水草之所又當嚴勒各府州縣有司俾其清查歷來草場群地凡爲豪强所隱占者悉令還官聽民佃種收其籽粒以供飼秣每驛用馬若干每馬草豆若干驛馬芻粒之外所餘籽粒兼解藩部以克戎馬月糧此滋息之馬所不同於疆場之馬疆場之馬所不同於驛遞之馬也上不虧國下不病民法制備而馬政修馬政修而國計勝矣

枝分派別指顧間經緯井然

黃河考

山海經曰河源出崑崙之墟崑崙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青河白河黑河赤河環其墟其泉出東北角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率常望東流 此序黃河之源

博物志曰黃河上通於天源出星宿海初出甚清帶赤色後以諸水注之而濁經一萬三千餘里至積石山河水多伏流至積石而始見禹之導河自積石始也 此序黃河之流

九河考曰河源發於崑崙積石乃其見處禹自積石導之由積石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而至龍門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極於華陰即爲雍之西河記其自南而東則由華陰一折而東至砥柱東而又東至於孟津自孟津而又東過於雒汭自雒汭至於大伾之山始極焉即爲豫之南河又記其自東而北則由大伾而北過降水又北至於大陸北而又北始播爲九河則爲兗之東河於是九河又復合爲一流名曰逆河以海水逆潮而上故曰逆河而入於海而河流於是乎終矣 此序黃河之委

又曰九河者孟河水自龍門至華陰乃華山之北渭水雍州入河之

處砥柱孟津至雒汭。（豫州）爲洛水入河之處及洛水（冀州）大陸（冀州）
之水皆在焉。合雍豫冀三州之水其勢愈大故播而爲九今皆
沒於海而不可見而碣石山且去海二百里矣。（此序諸水入河之處）
商祖乙丙申年河圮於耿從於邢。（湯居亳去河爲遠其子孫乃從於濱河之地屢遭河患至盤庚始歸於亳　以下序歷代河患）
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
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堤。（金堤在開封府榮陽縣東至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
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元封元年夏發卒數萬人塞瓠子口。沉白馬玉璧命群臣負薪助役作宮其上。名宣防

宮。成帝建始元年。河決東郡金堤。王延世爲河堤使者以竹
絡盛小石兩船夾載下之而堤成。　鴻嘉四年秋河水溢。李尋
等奏言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
以觀水勢之所往。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
必有成功。於是遂止不塞。　綏和二年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
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三策詳後王氏議內）
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修汴渠堤。（汴渠堤即文帝時所築金堤也）
唐開元十年。河決博州。　昭宗乾寧二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
決爲二河。夾城而東。爲害滋甚。

後周世宗顯德五年。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春二月汴渠成
宋太祖乾德四年八月。塞靈河大堤。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
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入於淮。　仁宗中
河決六塔。蓋塞商胡北河入六塔。不能容之故也。　神宗熙寧
二年。浚二股河以導東流。七月二股河通。大河東流。而商胡河
北流稍塞。蓋東流者。自滑恩經德滄入海之路。北流者。商胡河
乾寧入海之路。　九年。河決澶州。先是開直河。水勢增漲。至是
大決於澶之曹村埽。北流斷截。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
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先是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

（宋中葉後河合於淮以入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　元豐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
大吳小吳埽決。四年。河復決小吳埽。（熙寧專欲導河東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流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亦欲思順水性聽其北流惟王安石立主東流竟無成功。）　哲宗元祐七
年十月。大河東徙。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斷截。
元成宗大德元年。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策文言自蒲口抵睢東西百餘里。大概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給付墳畝以爲永業蒲口不塞便不行役竟如文言。）　順帝
至正中。河決金堤白茅。曹濮濟兗等處。（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

命成遵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乃自濟寗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窺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採輿論以爲河之故道不可復得云　十四年四月詔修黃陵岡河防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十一月河防成詔立河平碑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害有司以爲言上曰此天災也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成祖永樂中河水累歲爲患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繪圖以進遂發河南民丁十萬濬之　英宗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至景泰七年始塞沙堤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王氏曰前代河決不過壞民廬舍而已明之河決則慮並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唐宋爲尤急　孝宗弘治中河復決張秋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河趨東北段家山則分六股皆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散五小股亦從小浮橋入洪二十餘年無淤塞之患四十五年河復決沛縣飛雲橋東流衝運河平地水盈丈許上下百里漕渠無迹是年馬家橋堤成障水使之南趨秦溝冬沛縣水斷流　穆宗隆慶元年河決沛縣四年山東汶泗諸水驟溢決仲家淺等處黃河暴至　神宗萬曆六年河決崔鎮二十一年更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寗決鉅野其泛漲則宿遷高郵興化邳州黃河舊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後正統間又決滎陽過開封府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

王氏治河議

王元翰曰黃河自星宿海踰崑崙經積石過臨洮出龍門抵潼關而注於孟津安然恬瀾也過虎牢而奔豫徐之境乃不安故道屢遷徙爲害者其故有四北土高燥而堅南土卑濕而疏一也有北之時容納猶少至南則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皆會於河勢益宏放下流不能容二也北有崇山疊嶂爲限南則千里夷曠

無所堤防三也水濁而多泥沙易於停積積之稍久勢必旁嚙四也治之之法在漢賈讓有三策上者徙其旁民不與爭尺寸之利然可行於昔不可行於今何也彼時所慮者止冀州耳今歷青兖豫徐之境皆爲冀州安得盡徙且所徙空地河未必決而盜賊聚爲淵藪其害更甚故讓之上策今爲迂議其次爲多穿漕渠然愚以爲此可使之緩於決不可使之必無決可行於未決之先若既決之後勢亦何及不過用其下策堤以塞之耳旋塞旋壞旋壞旋塞卽非計乎要亦無可奈何者盖河之決也不在旦夕而亦有其漸察其衝激之所從而預爲之備可也千

丈之堤墝於蟻穴況水勢有增減潮候有疾徐常爲之偵視防守稍有可虞旋加修治是雖支吾一時而亦未爲失策醫家之法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夫治水亦猶是耳

黃河畧

彥起 原要

嘗考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皮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宋神宗熙寧中河決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明洪武中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夫河之爲患非一日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河且不能無患今河合沂泗諸水以入於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矣明孝宗弘治中黃河屢決尚書胡世引胡議

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衛河相去不遠宜於荊口陽武上下相度地勢開掘一河使得北通衛輝稍撈附近糧艘於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抑聞之水無所爲强弱之勢也合之則强而散之則弱矣一篇主意誠如胡世寧所議於荊口陽武上下開掘一河使黃流分爲二派一合北衛河傍大名開州東昌館陶滄州南安景州吳橋河間寧津縣界入海導之使北一合南淮河由開封項城潁州潁上壽州正陽鎮入於淮以達於海遂其南流則庶乎其可矣夫河自星宿海發源經積石繞崑崙出龍門

抵潼關而迄於孟津安然恬瀾也惟過虎牢而奔徐豫地平土疏衆水滙洽始益爲患今誠於此分爲二派水勢旣分河流漸弱河流旣弱則我有以制河之勢而河不得肆然而善潰矣雖欲爲患豈可得乎此同釜底抽薪之長策愼無紛於築合之說而滋惑焉則國計幸甚生民幸甚至於再擬附近糧艘於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此又其餘利也已 此有餘波

或序或証或議論錯落而出無一毫斧鑿痕跡卓乎大家

征榷考 市糴附 坑冶附

王制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此序關市可考之始

周禮大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征 關以征貨之出入市以征貨之所在 ○太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也 幾察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布錢也金銅無荒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民 ○以下序歷代關市之稅

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武帝元光六年初筭商賈 令商賈車船出稅

唐武后長安中關市之稅及於行人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止之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筭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於務門毋得擅改更增及創收○太宗淳化二年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筭○眞宗景德中詔民以柴薪渡河津者勿稅○神宗八年詔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illegible]之[illegible] 使豐熟之鄉商人爭糴以赴其災傷之地車舟輻輳以厭其值自後復有力勝稅錢而商賈不行歲末皆廢

金世宗大定二年八月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

明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若臨淸

杭州兼榷商稅其所榷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
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

雜征

榷鐵　武帝元狩四年置鐵官凡四十郡民有私鑄鐵器者鈦左趾并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

榷礬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罷之以礬山歸州縣五代以來細務置官吏　宋建隆中詔禁商人私販幽州礬其後定令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煮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

榷酤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唐德宗建元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　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務釀之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

榷醋　宋理宗開慶時嚴私醋之禁　全旋榷旋罷不一　元太宗甲午年頒酒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律治罪

榷茶　唐德宗建元元年納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其一以爲常平本錢尋詔罷之　貞元中從張滂議請稅茶以備水旱從之　明洪武初置官給茶引赴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方許出境每引照茶一百觔

魚課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　明制凡有河泊之處皆立官以司魚課歲有定課河泊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廣最多

間架　唐德宗時立間架稅法屋二架爲一間上間錢二千中間千下間五百

除陌　唐法算除陌其法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文

牙契　東晉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

市糴附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遊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重輕斂散之以時卽準平。黃氏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價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傚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粟米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傚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貿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

未嘗有一毫專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微其市物也亦諉曰摧富賈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国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有未嘗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强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以取有同常賦甚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坑冶附

周官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物地占其形色也授之教取者之處）巡其禁令　宋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領於虞部然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征榷

古者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此先王之法也其後言利者則（古征商初意為民）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富商大賈積貯倍息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而衣服飲食莫不文采梁肉無農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此商賈不免兼并而農人所以日至於流亡也今取之於豪强商賈以助國家之急使毋專仰給於百姓是亦先王崇本抑末之意然自此說既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是藉其口矣（後世之弊）征之不已則且并其利源奪之因而貨物不行有無不通則向之所謂優農民者而茲反受其害此古今所以不相及也愚竊以為居今反古之道莫如征其有餘而不征其所不足征其羨用而不征其所必用焉先王崇本抑末之意知不出乎此也（分關一段）夫關以征其貨之出入而出入於關者宜辨也如布帛一也則征帛而不征布材木一也則征大而不征小與凡一切繁雜之貨皆征其精者而不征其粗者（分市一段）市以征其貨之所在而居積於市者宜辨也如酒醋一也則征酒而不征醋六畜一也則征羊豕而不征牛馬與凡一切繁雜之物皆征其所緩而不征其所急（總論有分）夫帛也羊豕也酒也材木之大者也以及一切精而可緩之物皆為富民之所必須征之則價重價重則用之者必少黜奢崇儉轉

民風俗未必不由乎此所謂征其有餘而不征其不足征其羨用而不征其所必用者也至於各關歲課通計每年河工需費若干每年例定徵課若干彙解總河以備挑濬疏淺建牐築堤之費各市税課通計每年城工需費若干每年例定徵課若干總解藩司以為修城築壁設欄治塗之費取之有名用之有地而不致為誅求無藝之征則與先王譏而不征廛而不征之意庶無大相剌謬也夫

新意古法訂

荒政考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此序先王備荒之政

周禮曰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散其所積二曰薄征輕租三曰緩刑凶年犯法者多緩之恐致變四曰弛役息徭役五曰舍禁無禁山澤六曰去幾關市不察七曰眚禮吉禮從省八曰殺哀喪禮從殺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祈禱以求年豐十二曰除盜賊飢饉多盜賊嚴刑以除之此序先王救荒之政

魏文侯相李悝平糴法曰糴甚貴傷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其傷一也善為國者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故雖遇飢饉糴不貴而民不散此序李悝平糴之法

漢宣帝時耿壽昌奏言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用壽昌之名丘氏曰立倉斂散行李悝之法此序耿壽昌常平倉之法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此序長孫

平義倉之法　顏氏附論曰此必不得之數也近代之百姓非唐虞三代之百姓矣夏稅秋糧之際會費鼓朴箠楚况貧富無差而槩責以輸粟乎怨嗟比較不義孰甚惟於富民之家勒令輸粟免其雜泛差徭或於賑饑一欵𡨥令輸粟不致乾折以飽官吏之橐橐焉則庶乎賑濟有資而不致失預備之意也

唐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　此序劉晏備荒之法

宋慶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間散處其人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　此序富鄭公青州救荒之法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有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此序趙閱道救荒之法

孝宗中朱子知崇安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朱子因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乃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得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郡　此序朱子社倉之法

然先儒救荒名論

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奏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離

朱熹嘗言於上曰臣曾搴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丘氏曰是豈熙寧一時之失哉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常見州府每有飢荒朝廷未嘗不發倉廩之粟內帑之金以爲賑卹之策然往往行之後時緩不及事蓋以有司官吏惟以簿書爲急不以生靈爲念遇有水旱災傷非甚不得已不肯申達縣上之郡郡上之藩府

動經旬月始達朝廷及至行下遣官檢看動以文法爲拘後患
爲慮非民陷於死亡朝廷無由得知及至發廪之令[illegible]
動至已無及矣雖或有沾惠亦無幾爾臣願俾定奏災限期
須行天下災及八分以上者[illegible]傳五分以上者[illegible]之一二三分以
上人據實其遠近以爲期限違限不及與以致誤事者定其罪名
降等序用如此則蕃服郡司[illegible]縣守令咸以救荒爲念庶幾無
遲緩之
失乎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廪以賑之或移粟以通
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糜以救餓莩或大興作以聚失業之
人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
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
焉設糜粥最下也

荒政畧

仁君在上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餇之爨而食之哉蓋以處
得其宜置人於穀之之外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恇懼也虞夏殷周
之代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無飢色者備先具
也是救荒之道不在救之於方荒之時而在備之於未荒之際也
然常平原以便民久之指爲理財之術義倉本以待賑久之借爲
他費之資所以一遇凶荒束手待斃死者相枕可勝嘆耶則以今
日而思久遠之模竊請得於正額秋糧每歲十分之內存留一分　（俱言備荒之策）

於本府州縣倉內以爲賑濟之本貸陳償新逐年遞換如朱子社
倉法而不收其息雖有偏災三二年餘一九年餘三之數然使十年
無饑亦可以餘一年之積矣其或水旱頻仍本方不足再令給以
他郡彼此通融又何飢饉之足慮哉至於大水大旱赤壤千里在　（以言救荒之策）
倉之蠲賑有限而草野之待命無窮權宜之計不妨令民得以入
粟拜爵入粟贖罪則所榮者一二人而所活者千萬人所寬者一
二人而所活者亦千萬人過此以往不永爲例此又隨時制宜變
通之一術也

委曲詳盡

弭盜考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胥謂寇賊）之事以施刑罰慶賞（鄭氏曰鄉合者鄉所合也此序周人遏盜之制）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因令徒眾曰公等皆失期當斬死則舉大名耳眾從之乃為壇而盟攻大澤鄉拔之郡縣苦秦法爭殺吏以應使者以反聞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方盡得也乃悅（以下序歷代致盜之由）

漢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武帝發兵興擊誅殺甚眾後復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徒眾至數十萬以中常侍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事露馳勅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天下響應

隋煬帝時征役繁重兼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始相聚為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自是所在群盜蜂起聚眾為亂不可勝數

唐僖宗時歛重年荒盜賊蜂起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眾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詩書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宋徽宗宣和中青溪民方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於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

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朱勔為名起作亂破六州五十二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為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皐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眾至十萬

漢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並起拜龔遂渤海太守召問遂曰海瀕遐遠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固欲安之也遂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
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遣歸移書勅屬
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
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遂乃開倉廩假貧民使賣
劒買牛賣刀買犢於是悉平　以下序歷代弭盜之方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冀州部中有大
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靈帝時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靈帝
因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反狀即移書告示使各安其

資業招撫流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
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
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
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
間聲布百里各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諸州效之
周世宗時賈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
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又令鄉村團爲
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

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
歐陽修言於仁宗曰近日盜賊縱横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
今禦盜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
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平民使不起而爲盜以下
序諸儒弭盜之議
富弼曰訪得多有凶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壯長立所學
不成仕進無門心常怏怏每遇災祥便有竊議縱無成謀亦能
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
人作草澤遺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於神宗願別開仕進之門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
次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存之使得出仕朝
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奸
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李氏曰欲撫賊莫若使民之不化爲賊民之不化爲賊守令責也
欲勦賊莫若使兵之不化爲賊兵之不化爲賊將兵者之責也
朱翼曰民儉則省費民勤則資給民有禮則廉恥生盜始可弭矣
蓋定服食器用之式立嫁娶喪祭之宜而民始儉招游亡以隸
之籍給閑曠以導之耕而民始勤訓俗有約開蒙有社而民始

知禮。知禮則無盜矣。

泰觀曰：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獘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在，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因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掠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備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汙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

弭盜畧

嘗聞之：豈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是以古之聖王必制民恒産，使其俯畜仰育之有資，必教以禮，使知尊君親上之當務，則其心志有所恃而不敢肆，欲而氣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雖欲爲盜，何所緣而起乎？自古言盜賊者多矣，以愚言之，而總不外於三策焉。（數弭之術而節節照應）朝夕不備禮義禁令，使民自不爲盜，上也；推求其所以致盜之由，反其所爲，使盜復而爲民，次也；用力以勝之，用術以驅之，使盜伏而不敢發，止而不敢窺，又其次也；至於招降之與窮治，則適所以胎禍而階厲耳，其最下者也。何也？（承第一節）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飢，飢則爲餓莩；試之盜劫，則不免於橫屍。夫民豈樂爲橫屍哉？飢驅之也。上誠輕徭薄賦，使民之俯仰有資，民雖無良，夫亦何樂而爲盜乎？故曰上也。（承第二節）至於不幸而有盜賊，亦盛世之所不無，必推求其所以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盡反其道而後止。大抵民之所以爲盜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奸民之乘間生事也。其禍起於朝廷，則反己自責，去其獘政；起於官吏，則根究所自，而誅逐其人；惟但出於奸民，則急勦而絕之。夫如是，則盜不期平而自平矣。故曰次也。（承第三節）若兗州鼓樓之備，新鄭義營之團，與夫絲線縫褶自相糾告之術，雖亦可以弭變於一時，而卒

無以服其心而格其行也故曰又其次也至夫招降之與旅治宋泰觀言之甚詳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曰最下也總而論之而要以擇吏為本(擇吏尤為緊)丘文莊曰遠方之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夫遠方之民所以易致於擾亂者非其性習使然治之者不得其人也歐陽修論禦盜四事而終之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平民使不起而為盜甚矣不得良吏雖日有禦盜之奇謀其將何以施之哉

刑法考

書舜典象以典刑(象法也典常也法以當刑)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寬五刑也)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朴作教刑(治不勤道業者)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序有虞制刑之始)

夏作禹刑(以下序歷代刑制)

殷湯制官刑儆于有位(蔡沈曰官刑官府之刑也)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周禮大司寇之職(丘氏曰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謂之士師在周謂之司寇在漢謂之廷尉唐宋以來刑部尚書是也)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新辟地立君之國民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之國)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農功糾惰)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軍令守防禦)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德行孝誅逆)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賢能職糾曠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謹愿暴禁暴)

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無僭亂辭(僭亂辭亂辭之不可聽者戒其無誤)勿用不行(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勿用)惟察惟

法其審克之

春秋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鄭其敗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孔子曰晉其亡乎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丘氏曰刑法之著爲書始於此。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

漢高祖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令蕭何定律令於魏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廄庫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丘氏曰律之名始此 文帝元年詔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不取其議除之十三年又除肉刑 黥劓斬趾 以髡鉗笞代之 景帝六年定箠令 箠策也 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當笞者笞臀先時笞背 毋得更人 謂行笞者不易人也 自是笞者得全 孝武即位徵發煩數民貧犯法奸宄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爲故縱所監臨部主有罪幷連坐 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丘氏曰十惡之名起於齊而著於隋所謂謀反大逆及叛大不敬四者有犯於君臣之大義惡逆不孝不睦內亂四者有犯於人道之人倫不道不義二者有犯於生人之大義故常赦在所不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殺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至是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丘氏曰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始於隋用於唐至於今日萬世而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凡十有二篇其用刑有五大抵因隋之制而增損之

宋初因唐律令格式而稍爲損益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勑。更其目曰勑令格式而律恒存乎勑之外 禁於未然之謂勑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

明洪武元年。春正月即爲大明律令頒行天下。六年復命刑部尚

書劉惟謙學士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輕重頗宜至是復命濂等裁定務協厥中明年律成其篇目一準之于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須者律并改續共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損益以進後雖畧有更定增附大畧以是爲本

赦宥

舜典曰眚災肆赦朱子曰眚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與夫有意也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周禮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胡安國曰舜典告災肆赦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其弊益滋流

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得春秋之旨矣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卽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法以上赦宥之

欽恤

大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王制凡士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

漢孝文帝禁網疏濶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唐太宗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旣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 宋太祖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葢有意於刑錯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以上欽恤之道

刑法畧

刑者輔治之法聖王所不廢也原其所以用刑者曰嚴曰寬而已然過於用嚴則失之刻過於用寬則失之玩自非動其廉恥而能治幾刑措民重犯法者未之有也殺人者死而人猶相殺傷人者刑而人猶相傷是可知民不畏死不必以死懼之也雖然挺身受長吏之法而姓名畏賢者之知民雖無良當其平旦之復未有不念及於廉恥者愚竊以為因其廉恥之心制為激發之術非無說以處此矣請於自今立為制度凡屬犯罪之家卽於宅首置釘木牌除死罪流罪外如犯論徒罪則曰犯徒之家犯論杖罪則曰犯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下　刑法　裏

杖之家犯論笞罪亦如之其犯論徒罪者必俟其徒已滿懲創愧悔而後免其額其犯論杖笞者必俟其人自新鄉保親鄰白官然後去之否則終身不易一門而盈三牌者過此犯罪加論一等誠如是也隣里笑之於前賢智恥之於後且不肖之人從傷得以竊何激發奮勵九十八九矣或曰自新者僞也親隣白官者誣也致紛滋擾有其且耳不猶愈於肆然無忌過而卽忘者乎況父母戒之兄弟妻子勸勉而切責之雖欲犯法豈可得耶且風俗之淳澆人品之邪正吏治之優劣一望而自見矣誰謂俗薄民頑不可以轉移之術化之哉　奇義至理

災祥考

經曰。敬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此序災祥本於一身

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

經濟類考約編　卷之下　災祥　享

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夕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此序災咎各有所歸

伏羲有神龍負圖之瑞炎帝感神龍之生黃帝受命有雲瑞寶鼎之祥。又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少昊鳳鳥至堯時甘露降芝草生醴泉出又有蓂莢生於庭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禹時天雨金三日亦嘗雨稻塗山之會濟河黃龍負舟　此序歷代祥瑞

災時十日並出焦禾稼商太戊立桑穀生於朝高宗祭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成王初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之書曰沖人不及知出郊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大熟幽王時山川皆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石隕失節皆不和所致也此序歷代災異

董仲舒治國推陰陽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漢武上主父偃竊而奏焉於是下吏劉向見洪範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證乃集春秋至春秋災異之說紀推迹行事皆其占驗曰洪範五行傳焦延壽長於言災異入八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

風雨寒溫候各有占驗京房用之尤精京房以六十律相生之法占驗寒燠風雨此序諸儒言災異

楊誠齋曰鄭以龍亾魯以麟亾患在其爲祥也故蓂莢不足以瑞堯慶雲不足以瑞舜洛貝不足以瑞禹囗烏不足以瑞湯鸑鳳不足以瑞文故君而堯舜禹湯文武也瑞也夫復何瑞矣此序瑞不足矜

眞西山曰災變之來不在天不在民不在敵國外患而在人主之一心宮庭之間奇袌生焉衽席之上蝗彗見焉以之用人吾見賜奇朋而鳳凰伏矣以之聽諫吾見黃鍾毀而瓦釜鳴矣國家之變孰大於此此序災非外致

災祥畧

嘗思災祥之見不必天之果有心也因其氣之所感而徵應隨之蓋王者之與天地本爲一體若政得其道而民以安樂則天地之氣順其應則有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之類若政失其道而民以愁苦則天地之氣沴其應則有山崩川竭水湧地震災禍魚孽之類休咎不同要皆反常而罕見者也（段言災祥可畏）君子之畏天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故以爲祥與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必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懼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祇惕懼省愆而

莫之知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不可以不愼也（段言歷來災異不一而足到氣上）第從來不能無惑者春秋之世其暴君污吏不減後世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者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震舉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圯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內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者何哉愚竊以（妙議奇絕）爲古初之世其氣厖如人之少壯雖稍稍鑿喪不甚爲病至於末世其氣薄矣如人當老邁雖極力自保僅獲粗安一或不謹而五官百骸頑爲患矣則居今日而求所以順天保邦之道可不更加敬愼也哉（結到畏天）

創論開天文氣更自婉新

〔清〕汪兆舒輯

穀玉類編五十卷

清乾隆二十二年汪質資履堂刻本

休寧汪果齋輯

穀玉類編

資履堂藏板

類書之作隋唐以前有皇覽類苑等六家肰皆失其傳故不可考在隋則有虞世南北堂書鈔唐則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白居易前六帖諸書盖濫觴之始也厥後操觚之家接踵而起卷軸繁者博而寡要邊幅

陿者未免挂漏無乃如稆生之稻類玉之石不足以壽世而行遠者歟　吾友今貌先生研精經術學有本源生平於書無所不窺探討之餘泚筆鈔録標目分條考辭選義各以類從提其要而復鉤其元識其小而不遺其

大又以其所編纂大率鋪錦列繡華文少寔而於治道人心彝倫風教之所關繫者鮮有發明故於此尤三致意焉其所擴摭不出經史子傳而小說短書荒唐悠謬之詞槩擯弗錄其所取皆布帛菽粟之文而瓌奇偉麗洼洼震發於其間蒐葺之勤歷有年所裒然成帙藏之篋笥久矣哲嗣樸園兄懼先澤之就湮謀付剞劂氏命沆較字受而讀之見其精鑒博采如郇公以鳥羽擇米粒粒精鑿又如陽雍伯種玉無非白璧洵所謂豐年玉荒年穀有用而且可貴者詎若

兔園冊子徒供涸腕枵腹之雕蟲獺祭也哉夫繹陽之粟浮於渭濱諸侯不敢過程也和氏之璧剖於荊文匠夫不敢懷寶也此書儼石名崐圃之積既充實而煇光矣而顧如論衡一書作枕中秘其可乎且玉足以庇嘉穀穀者要皆豐年之瑞其足以濟世用而為儒林之共珍無疑也爰推廣命集之義謹綴數語於簡末云

乾隆戊寅仲夏槐塘姪沆頓首拜撰

穀玉類編凡例

一古今事不勝採矣茲編止錄善者善事亦不勝採矣止取大忠大孝可以廉頑立懦者其次則才識文武經濟攸關又其次則典故菁華足資聞見一以寓獎勸之心一以救空疎之病也

一分類不外天地人物然惟人類詳者人則倫常交接才德行藏非多不備若天地羣物止從簡要

一類書之來久矣而根柢經史者少茲編專以十三經爲綱二十二史爲目至子集內有事關體要者間收一二用補闕遺要皆從本文全取節取不敢妄增一字妄易一字

一徵引貴博而選言貴雅不然卽正史中雷擊朱書於背立地書

廚水晶燈籠之屬亦爲汰去

一每類汎論在前至徵引事實則由上古以迄前明依世代爲先後序時不序書若同時則先正統次他國從史例也南北朝則先南後北先宋齊梁陳次魏北齊周隋從南北史例也

一每條下必註某書以傳信也若數條同所出者止註首條餘不復贅

一詩賦言情不詳事實稗官紀畧互有異同是編不暇汎摭惟歲時品物之門因本條事少不能不稍資潤色然亦必信而有徵不然寧闕無濫

一兩端相似而取義各殊如有祭又有祀典祭者私祭而祀典則

國家大禮有直諫又有規箴直諫專指諫君而規箴則因事攄忱不專屬主臣之誼有厚德又有仁恕厚德舉其槪而仁恕則忘身濟世其事更難其烈更大也

一體昔人合傳之意如紀布不入死難者以其免君同于丑父而並入忠貞折檻不入剛直者以其忠憤甚於糾彈而並入義烈餘可類推又類中如月與中秋燈節與燈園亭與遊讌葬與相地之屬徵引雖殊無妨互覽

一典籍浩如烟埃舒家乏收儲焉能博涉惟是性之所嗜髫年卽有志綴緝借鈔閱市繼以手鈔寒暑數十更部居畧定爲類三十有四爲卷五十名曰穀玉類編亦以珍仰屋之艱辛備耄年

之箴儆耳其中罣漏甚多踳駁不少倘蒙高明敎正敢不拜手以須

休寧汪兆舒果齋自識

男 質樸園訂刊

孫 立名賓也 立本其淵 叅校

穀玉類編總目

卷一
乾象類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雨　露　霜　雪
雷　電　雹　霧　虹
霞
卷二
時令類
歲時　春　立春　元日　燈節
清明　夏　端陽　三伏　秋
七夕　中秋　九日　冬　冬至
歲除
卷三
休咎類
祥瑞　災異　水患　火災
卷四
坤輿類
地　山　水　京都　宮殿
第宅　樓臺　園亭　石　井

鄰　橋　路　城　寺廟
卷五
堂廉類一
君　孝友　寬仁　恭儉勤政
納諫受言　明斷
卷六
堂廉類二
臣　忠貞　死難　直諫
卷七
庭闈類一
父子　孝子　佳兒　家教　父子宰相
不肖　幹蠱
卷八
庭闈類二
祖孫　祖母　母　女　姑婦
叔姪
卷九
庭闈類三
夫婦　賢婦　才婦　智婦　節烈
卷十

庭闈類四
兄弟 友愛 姊妹 妯娌
卷十一
姻連類
外祖外孫 舅甥 中表兄弟
翁壻 姊夫妹夫婦兄弟 聯襟 附妾婢
附僕
卷十二
交際類一
朋友 交情

卷十三
交際類二
師弟 名師 高弟
卷十四
交際類三
賓主 好客
卷十五
懷感類一
老壽 生日 嫁娶 生子
卷十六

懷感類二
疾病 死喪 親喪 喪妻 喪子
葬 祭
卷十七
涉歷類
賞譽 規箴 遊宴 餽贈 餞送
旅寓 借債 報恩 報讎 富厚
貧乏 奢侈 吝嗇
卷十八
利澤類

厚德 睦族 賑飢 好施 焚券
育嬰 葬骸施棺 放生戒殺
卷十九
才品類一
仁恕 義烈 方正 剛直 清廉
卷二十
才品類二
誠信 勤敏 雅量 謙恭 儉約
識見 智謀
卷二十一

才品類三
知人 才能 强記 高隱 夙慧
壯志 改過 辭命
卷二十二
經濟類一
曆象 用人 稅法 備荒 理財
錢法 禮制
卷二十三
經濟類二
樂制 祀典 耕耤 兵制 屯田

刑法 弭盜 肆赦 治河
卷二十四
儒術類一
經學 理學 史學 字學 篤好
博聞 鈔書
卷二十五
儒術類二
文 詩 賦 敏捷 代作
卷二十六
武功類

制勝 詭道 水戰 火攻
卷二十七
帝戚類
皇太后 皇后 妃嬪 太子 公主
親王
卷二十八
職官類一
宰相 翰林 中書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部曹
給事中 都察院 御史 宗人府 通政司

大理寺 太常寺 光祿寺 太僕寺 鴻臚寺
國子監 京府尹
卷二十九
職官類二
使臣 督撫 布政司 按察司 鹽運使
知府 府佐貳 知縣 縣佐貳 教職
將帥
卷三十
遭遇類
薦舉 早達 晚遇 貴盛 優禮

寵賚 復任 遺愛 致仕 黜謫
囚辱

卷三十一

科名類

科第 鼎甲 師生 下第

卷三十二

技藝類一

善書 書畫 善射 卜 醫

卷三十三

技藝類二

善相 推命 相地 知音律 歌
舞 勇力 畋獵 奕棋 工彈

卷三十四

儀表類

丰美 醜陋 美婦 醜婦 貌肖
長 短 肥 瘦 頭面
胸腹 耳 目 鼻 口
唇齒 髮 鬚 手 足
殘破 笑 哭 行 臥
夢 好潔

卷三十五

方外類

佛教 僧 道教 前生 神鬼

卷三十六

器用類

璽 印 笏 鼎 車
舟 旗 傘 鏡 扇
杖 盥盤 杯 箸 爐
燈 燭 香 案几 屏風
簾 牀 帳 枕 被

席簟 褥

卷三十七

文具類

書 筆 墨 硯 紙

卷三十八

音樂類

樂器 鐘 磬 琴 瑟
箏 琵琶 簫 管 笛
笙 鼓

卷三十九

服飾類

巾　衣　裘　帶　袴

裙　履屐

卷四十

珍寶類

金　玉　珠　珊瑚　錢

簪釵　手釧界指

卷四十一

兵器類

弓　矢　刀　劍　槍

甲　胄

卷四十二

飲食類

茶　酒　殽　餅　菜

筍

卷四十三

卉木類

松　柏　槐　桐　椰

竹　牡丹　芍藥　海棠　梅

桃　桂　菊　蘭　蓮

芝

卷四十四

果實類

桃　李　梅　杏　梨

柿　橘　櫻桃　楊梅　石榴

葡萄　甘蔗　棗　栗　荔枝龍眼

瓜　菱

卷四十五

羽毛類一

鳳　鶴　雁　雉　鷹鶻

孔雀　鵠　鸚鵡　鸜鵒　烏

鴉　鵲　鳩　雀　燕

鴿　黃鶯　鷺　鷗　鴛鴦

雞　鵞　鴨

卷四十六

羽毛類二

麟　獅子　虎　豹　狽

犀　象　熊　狐　猴

鹿

卷四十七

羽毛類三
馬 駝 驢 牛 羊
狗 兎 豕 猫 鼠
卷四十八
鱗介類一
龍 蛟 鼉 蛇 魚
鰕
卷四十九
鱗介類二
龜 鼈 黿 蟹 蚌

蛤 蚶 螺
卷五十
昆蟲類
蠶 蜂 蟬 蝶 螢
蠅 蚊 蜘蛛 蟋蟀 螳螂
蛙 蚓 蟻
穀玉類編總目

錢唐金星文瞿氏刊

穀玉類編卷一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乾象類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雨 露 霜 雪
雷 電 雹 霧 虹
霞

天

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爾雅）

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呂氏春秋）

有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咸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太元經）

天有五號。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天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尚書說）

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

天如雞子。地如雞子黃。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晉書天文）

志

西洋之言九重天也曰最上爲宗洞天天無星辰每日帶各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曰列宿天次曰塡星天次曰歲星天次曰熒惑天次曰太陽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自恒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與蟻行磨上之喻相符明史天文志

女媧氏有聖德諸侯共工氏戰不勝而怒頭觸不周山折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史記補

帝堯封于唐夢攀天而上殷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碭之漢光武平定河北夢乘赤龍登天宋書符瑞志

鄧訓女綏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女後爲和帝皇后後漢書

文帝元嘉十八年天有黃光洞照於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謂之景光太平之祥上表稱慶宋書

世祖太平眞君二年天有黃光洞照議者僉謂榮光魏書

齊文宣初封太原郡公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北史

神宗初侍父英宗入居慶寧宮嘗夢神人捧之登天宋史

日

日名朱明一曰曜靈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烏初出爲旭日昕曰晞曰温曰煦日在午曰停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反照於東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日御曰羲和廣雅

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政太平則日五色晉書天文志

日君象日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君道至大則日色光明至德之朝日月如連璧君臣有道則日含王字君亮天工則日備五色有聖人起則日再中人君有德日有四彗光芒四出日有二彗一年再赦宋史天文志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鬬辯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

輪及日中纔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列子

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退三舍淮南子

黃琬少而辨慧其祖瓊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後漢書

孫堅妻吳氏初任子策夢月入其懷後孕子權又夢日入懷告堅堅曰日月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宋書符瑞志

高祖嘗遊義興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

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陳書

孝文皇后高氏幼夢日光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照不已如是數夕怪之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閔宗宗曰此奇徵也日者帝王之象光照女身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君后後生世宗魏書

楊炎未仕時夢陟山巔見瑞日在咫尺舉手捧之解者曰此登相位輔人君之祥後果應宣室志

賈隱林爲永平兵馬使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德宗曰非朕耶因令糾察行在唐書

昭憲皇后杜氏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生太宗宋史

太宗李賢妃嘗夢日輪逼已以裾承之光耀遍體驚而寤遂生眞宗

月

月爲太陰之象以之配日女主之象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晉書天文志

月闕也滿則闕也晦灰也月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釋名

政太平則月圓而多輝政升平則月清而明禮斗威儀

若月三珥者大臣有喜若月冠而復暈者天下大喜軍圖占侯

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博雅

月穆穆以金波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漢書

月中何所有白兎擣靈藥傅元擬天問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恒娥羿妻盜藥食之得仙奔入月中淮南子

孝元皇后母李氏初李親妊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政君元后字漢書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世說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曰意謂不如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耶

袁朗在陳爲秘書郎後主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謝莊嘗作月賦唐書

開元中中秋夜方士羅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杖向空擲之化爲大橋請元宗同登約行數十里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歌霓裳羽衣之曲帝密記其調遂回唐逸史

耶律得辛幼慧黠常牧羊熟寢夢人持日月以食之已食月啗口方半爲父所觸而覺後爲魏王遼史

星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漢天河也漢書天文志

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說文

瑞星一曰景星如半月有三星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晉書天文志

帝堯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宋書符瑞志

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之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

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史記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此高帝受命之符也。漢書

舊說天河與海通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人有多齎糧乘槎而去奄至一處遙望宮中多織婦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問是何處答曰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博物志

李郃漢中南鄭人善風星縣名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微行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漢書

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初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宋史

周克明爲司天丞眞宗景德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妖星克明請對言其星名曰周伯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聞中外之人頗惑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從其請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丙寅有星出東壁占曰文士効用帝大喜以爲將策進士兆也。明史

雲

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史記

瑞氣一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晉書天文志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呂氏春秋

雲師謂之豐隆。博雅

雲外赤內青謂之矞雲。雪雲曰同雲。雲將雲之帥。初學記

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貢神香。十洲記

黃帝初受命。有雲瑞。乃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通鑑

虞帝時。慶雲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宋書符瑞志

高祖初隱芒碭山間。呂后與人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史記

太祖初爲荆州刺史。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以爲帝王之符。南史宋文帝紀

宋大明元年。景陽樓上層梁栱間有紫氣。孝武改景陽樓爲慶雲樓。南史

明帝泰始四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五色雲。又五采雲在松下。狀如車蓋。宋書

高宗興光元年。有雲五色。所謂景雲。太平之應也。魏書

太祖微時。客漢東。依董宗本。宗本子遵誨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此何祥也。及太祖即位。一日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乎。宋史

金主莫賢於世宗。慶雲環日者三。皆見於世宗之世。金史

石抹厚孫守婺州。久不下。太祖自將擊破之。婺州降。先一日。城中人望見城西五色雲如車蓋。以爲異。及是乃知爲太祖駐兵地。明史

風

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迴風爲飄。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爾雅

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淸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凉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易緯

風師謂之飛廉。博雅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莊子

溟海有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上行風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

虎嘯則谷風至。淮南子

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千里風至。此烏乃動。三輔黃圖

沮陽縣黃竹山。其西北一處常肅肅有風。名曰風門。宜都佷山縣山上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荆州記

俔五兩之動靜。俔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郭璞江賦

列禦寇御風而行。嘗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乎風穴。是風

至郎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述異記

楚襄王遊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故其風中人。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夫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動沙堁吹死灰。此庶人之雌風也。宋玉風賦

俗謂風曰孟婆。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有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潛確類書

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至今呼爲鄭公風。會稽記

宋明帝體肥憎風。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向。輒先啟聞。南史

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聞相觸聲。卽知有風。號占風鐸。開元遺事

唐崔元徽。月夜見青衣女。曰陶氏李氏楊氏緋衣女曰石醋醋。謂崔曰。女伴在苑中。被惡風相撓。當求封家十八姨相庇。處士歲旦作一幡。上圖日月五星。立苑東則免難矣。崔如其言。後東風刮地折木。而苑中花不動。方悟女伴乃花之精。封姨乃風神也。傳異記

王鼎宰縣時。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遼史

石尤風者。傳聞石氏嫁尤郎。尤爲商遠出。石憶之病。臨亡曰。恨不阻其行。以至此。死後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逆風則曰石尤風。江湖紀聞

太祖征陳友諒。攜周顛行舟。次安慶無風。遣使問之。曰行則有風。遂命牽舟進。須臾風大作。直抵小孤。明史

謝子襄治處州。有盜竊官鈔。子襄檄城隍神。盜方閱鈔密室。忽疾風捲墮市中。盜卽伏罪。

雨

雨師曰屏翳。廣雅

零陵山有石燕。羣飛則大雨將至。地輿志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武昌記

小雨曰霢霂。雨三日巳上曰霖。久雨曰霪。暴雨曰涷雨。時雨曰澍雨。雨與雪雜下曰霰。爾雅

汧鄉西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氣於石間。俗謂玉女披衣。述異記

商王湯時。大旱七年。湯親齋戒。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包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

旣大雨方數千里 通鑑
武王伐紂天大雨散宜生曰此其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說苑
僖公三年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春秋穀梁傳
孔子將近行命從者持葢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孔子家語
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西京雜記
鄭弘爲鄒令勤行德化會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鄒獨致雨偏熟遷淮陰太守消息徭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 後漢書

管公明過清河時天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並譏嗤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世說
東晳陽平元城人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晉書
佛圖澄妙通元術石季龍時大旱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
虞寄起家梁宣城王國常侍大同中甞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 陳書
達奚武以太保出爲同州刺史時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嶽嶽廟舊在山下武曰吾必登峰展誠武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晩於嶽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益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 周書
田仁會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唐書
顏眞卿爲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段文昌節度江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時關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甸亢旱一日宴於北苑烈祖謂侍臣曰畿甸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與申漸高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 南唐書
王素知諫院京師旱請仁宗禱於郊仁宗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將以旦日禱素曰臣度是日必不雨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帝曰然則詣醴泉觀素曰醴泉近耳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悚然詣詣西太乙宮命素扈從日甚熾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

雹而雨。宋史

汪應辰進士第一人趙鼎爲帥幕府事諮焉歲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

王伯勝拜遼陽行省平章政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即雨人謂之平章雨。元史

宇文公諒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民頌之以爲別駕雨。

王英進禮部侍郎浙江民疫遣祭南鎮時久旱英至大雨民呼侍郎雨。明史

魏驥在吏部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綱者惡逆當辟或憫其少欲緩

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故也獄決而雨

露

孟秋之月白露降。禮記

王者施德惠則甘露澤其草木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春秋瑞應圖

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氣盛則降耆老見敬則柏受甘露尊賢愛老則竹葦受甘露。宋書符瑞志

高辛時丹邱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至堯時盈而不竭謂之寶露至舜時露已漸減舜遷甕於衡山之下故衡嶽有寶露壇時有雲氣生焉。拾遺記

漢武帝作承露盤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通鑑

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以甘露連降改元爲甘露。漢書

甘露降士林館謝藺獻頌高祖嘉之。梁書

陳宣帝大建七年甘露降樂遊苑輿駕幸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南史

李懸爲貝州刺史甘露徧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唐書

林攢母亡廬塚有甘露降觀察使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

曾魯以文學聞於時洪武五年甘露降鍾山羣臣以詩賦獻帝獨褒魯。明史

霜

白露爲霜。詩經

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國語

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霜降則鐘鳴故言知。山海經

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青女天神主霜雪者。淮南子

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其父尹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清朝履霜而自傷援琴作此。琴操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下獄衍仰天而哭時夏六月天爲之降霜。淮南子

宋天聖中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如畫（春明退朝錄）

曷魯事睿宗睿宗西征在道絕汲曷魯晨起聚草上霜煮羹以進睿宗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元史）

雪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韓詩外傳）

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寒者（晏子春秋）

袁安時大雪洛陽令出案行至安門無行路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何爲出而干人（汝南先賢傳）

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語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於是飛去（異苑）

宋大明五年元日花雪降殿廷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爲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史臣按詩云先集爲霰韓詩曰霰英也則霰爲花雪矣（宋書）

謝惠連爲雪賦以高麗見奇

黄門侍郎劉璠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作雪賦以遂志（周書）

蕭志忠爲晉州刺史欲出獵有樵者見羣獸哀請於九冥使者使者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則蕭使君不出矣翼日未明風雪大作（幽怪錄）

唐明宗寬仁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五代史）

十二月大雨雪太宗御玉華殿詔宰臣及近臣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雪詩令侍臣屬和（宋史）

耶律楚材通天文術數夏六月太祖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元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後果驗（元史）

許維禎爲淮安總管府判官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

太祖御製咏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明梅殷備忘錄）

雷

陰陽相薄感而爲雷疾而爲霆（穀梁傳）

雷于天地爲長子（尚書洪範五行傳）

震伯夷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左傳）

庶女叫天而雷電下擊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淮南子）

子路感雷精而生好勇涉衛難而死孔子每聞雷聲中心惻怛（論衡）

楚胥梁子遊九皐之澤疾風暴雨霹靂下臻乃援琴而鼓作霹靂引（琴操）

蔡順母平生畏雷母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後漢書）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

變書亦如故。世說

薛孤延驍果。逢天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按稍直前。大呼遶浮圖走。火遂滅。神武歎曰。延乃能與霹靂鬬。北史

查道初遊五臺。將爲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宋史

劉伯正爲監察御史。有事於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寧宗遂以大任期之。

邱處機被名見太祖。一日雷震。太祖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故天威震動。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元史

電

仲春之月始電。禮記

貫列缺之倒景兮。列缺天閃也。司馬相如大人賦

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莊子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出而脫悮不接者。天爲之笑。天笑者電光是。神異經

陸昭符爲常州刺史。一日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神色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遠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命納庫中。南唐書

宗澤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翼日而澤生。宋史

雹

大臣擅法。則雨雹。魯宣制於公子遂。魯昭制於季氏。雹宜也。春秋感精符

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召孔季彥問其故。對曰。此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後漢書

韓稜爲下邳令。吏人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稜縣界獨無雹。東觀漢記

王崇陽夏雍邱人。兄弟並以孝稱。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魏書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不敢言雹。稱爲硬雨。軒渠錄

順帝至元二年。寶應縣大雨雹。是時淮浙皆旱。惟本縣瀕河田禾可刈。悉爲雹所害。凡田之旱者無一雹及之。元史

霧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爾雅

燕昭王七年。沐胥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噴水爲雰霧。暗數里間。俄復吹爲疾風。雰霧皆止。拾遺記

成帝以王鳳爲大將軍。又封太后弟崇爲安成侯。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博士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漢書

張楷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見 後漢書

世宗正始二年陰霧四塞初黑後赤三年土霧四塞延昌元年黃霧蔽塞時高肇以外戚見寵兄弟受封同漢之五侯也 魏書

劉雄鳴每出行雲霧中失道不迷惑時人因謂能爲雲霧 魏畧

高麗國人呼霧爲空步障 博學記

僕散忠義爲副元帥追窩斡於臭嶺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天不助惡當爲開霽莫巳昏霧廓然忠義大敗之 金史

虹

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 爾雅

蜺雌虹也一名挈貳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

季春之月虹始見孟冬之月虹藏不見 禮記

古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化成青虹故俗呼美人虹 異苑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後漢書

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 戰國策

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史記

李雄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又生雄蕩前死雄遂王蜀 晉書

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其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酒灌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 述異記

霞

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 河圖

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餐霞之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 十洲記

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獻龍膏 拾遺記

大中年日本國王子來朝云國東三萬里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 杜陽編

穀玉類編卷一

穀玉類編卷二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時令類

歲時　春　立春　元日　燈節　清明　夏　端陽　三伏　秋　七夕　中秋　九日　冬　冬至　歲除

歲時

春之爲言蠢也。萬物蠢然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萬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釋名

神農氏治天下・立四時之序。尸子

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爾雅

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時和謂之玉燭。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元黓。在癸曰昭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元。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春

春曰青陽。亦曰芳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時曰良時。嘉時。芳時。節曰華節。芳節。良節。嘉節。韶節。淑節。　正月孟春。亦曰孟陬。上春。獻春。首春。獻歲。二月仲春。亦曰仲陽。三月季春。亦曰暮春。末春。晚春。梁元帝纂要

東方者動方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故謂東方。尚書大傳

立春

農祥晨正。國語

立春之日・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令史皆服青幘。

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下寬大書月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愼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後漢書

立春日取弘農宜陽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草爲灰。以候陽氣。物理論

距冬至四十五日・天子迎春於東堂。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皇覽逸禮

立春日貯水謂之神水。釀酒不壞。四時纂要

立春日悉剪綵爲鷰戴之。貼宜春二字。荆楚歲時記

立春日・自郎官御史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爲之。宰執親王

近臣皆賜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夢華錄

景龍四年立春上令侍臣至望春宮迎春內出綵花樹人賜一枝。景龍文館記

唐人立春日作春餅生菜號春盤。四時寶鏡

元日

歲朔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司之門以禳惡氣。宋書

元日亦曰上日正朝三元庭前爆竹進椒柏酒服桃湯造五辛盤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故宋人賀正旦啟曰瑞霙餞臘粉荔迎年。玉燭寶典

岳州自元正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其日爲雲開節。風土記

屠蘇草菴名昔有人居菴中每歲除夕遺里閭藥一劑至元日合家飲之不病瘟疫謂之屠蘇酒。歲華紀麗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作飲食相邀號傳座。南部新書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簡子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列子

漢儀有正會禮魏正會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元會儀兼採衆代設白虎樽於殿廷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晉書

岑文本爲秘書郎太宗元日朝羣臣文本奏三元頌文致華贍。唐書

燈節

漢以孟春望日祠太一從昏時到明今夜遊觀燈是其遺迹。藝文類聚

唐上元夜宮人以黃羅包柑遺近臣謂之傳柑宴。歲時記

睿宗先天中正月十五六七夜於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珠玉燃五萬盞燈宮女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朝野僉載

明皇在東都遇正月望移仗上陽宮大陳燈影時有巧匠毛順結繒綵爲燈樓二十間。開元遺事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日帝謂葉法師曰四方此夕何處最麗對曰無踰廣陵帝曰何術以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無回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眞及樂官數人從行俄頃到廣陵士女皆仰面曰仙人見雲中帝勅伶官奏霓裳羽衣一曲而還後數日廣陵果奏云。幽怪錄

自唐以後常於正月望夜開坊市門然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城中張燈天子御樓或御東華門飲從臣其夕開城門達旦縱士女觀後增至十七十八夜。宋史

蔡君謨守福州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鼂氏客話

章懋爲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鼇山烟火詩詞進奉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㫤疏諫曰伏覩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啟沃之道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

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烟火細故不足爲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謹小愼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烟火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並杖之左遷其官修撰羅倫先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 明史

清明

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 荆楚歲時記

禁火乃周之舊制唐宋清明日賜新火亦周人出火之義 會要

清明節唐中宗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千條小繩數人執之爭輓以力弱者爲輸 景龍文館記

蘇軾在黃州夢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曰火固新矣泉何以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故云 東坡志林

董師中官叅政以寒食乞過家上冢世宗許之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冢詩 金史

夏

夏曰朱明亦曰朱夏炎夏節曰炎節四月孟夏亦曰首夏五月仲夏六月季夏亦曰徂暑 梁元帝纂要

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 前漢書

收恢台之孟夏 夏以長物恢台長養也 楚辭

或問不熱之道答曰以立夏之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元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暑不能侵也幼伯子王仲都衣以重裘暴以夏日周以十爐身不流汗蓋用此方 抱朴子

端陽

五月五日午時爲天中節 提要錄

五月五日爲地臘 道書

或問辟五兵之道曰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於心前 抱朴子

五月五日民有鬬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是日競渡採雜藥以五彩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 荆楚歲時記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曲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當以楝葉塞其上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糉帶楝葉五色絲其遺風也 續齊諧記

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以菰葉裹黏米煮熟謂之角黍 風土記

唐制揚州每年端午日貢江心所鑄鏡 舊唐書

五月五日君臣宴樂渤海膳夫進艾餻以五彩絲爲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宛轉爲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 遼史

三伏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曆忌釋

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陰陽書

秦德公二年初爲伏祠史記

伏日作湯餅名爲辟惡荆楚歲時記

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嘗以三伏之際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暑故河朔有避暑飲典論

歷城北有使君村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盛酒刺令柄通持啗之名碧筩酒酉陽雜俎

郗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當風交扇猶沾汗流漓謝著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世說

趙郡王叡領兵監築長城於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以叡冒熱送冰叡歎曰三軍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北史

吾家掌出納人杜徽之夏日嘗隨莫月鼎入西山至湖上熱甚月鼎曰吾借一傘與汝共戴乃向空噓氣忽雲一穗隨而覆之霏雪錄

秋

秋曰白藏亦曰素秋素商高商時曰淒辰霜辰七月孟秋亦曰首秋上秋肇秋蘭秋八月仲秋亦曰仲商九月季秋亦曰暮秋末秋杪秋梁元帝纂要

萬物非秋不收尚書大傳

壯士悲秋感陰氣也毛詩傳

秋曰庚辛庚更也辛新也言物皆更改而新也三禮義宗

一時爲三月一月爲一秋三月爲三秋又一月爲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陰陽五行曆

七夕

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被名與爾別

矣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云嫁牽牛也續齊諧記

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以習之西京雜記

七月七日曝經書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祈請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如地河之波輝輝有光曜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乞願三年乃得四民月令

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爲戲爲婦人生子之祥謂之化生本出於西域謂之摩睺羅唐詩曰水拍銀盤弄化生歲時紀事

洛陽人間乞巧造明星酒裝同心鱠金門歲節記

蔡州丁氏女精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有若流星墜筵中明日

瓜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談苑

中秋

中春晝擊土鼓吹豳雅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周禮

八月十五爲月夕 提要錄

蘇頲嘗八月十五夜禁中直宿與諸學士翫月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令撤去 天寶遺事

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爲府僉判遇中秋陰晦齋廚宿備公適無命君玉亟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大喜起行客廨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月果出遂樂飲達旦 石林詩話

蘇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月色如晝遂登山頂之妙高臺命歌

者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公爲起舞 潛確類書

宋淳熙元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遂留賞月宴香遠堂南岸列女樂北列男樂月上簫韶齊作上皇召小劉妃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侍宴開府曾覿進壺中天詞上皇大喜 西湖游覽志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夜知微曰可借酒殽登天柱峰翫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峰月色如晝至下山歸則陰晦如故也 三水小牘

永樂中中秋開宴不見月聖情不懌學士解縉口占風落梅一闋云姮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揀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歡甚爲停杯以待夜午月復明上大笑曰解縉眞才子奪天手也命宮人滿酌宣勸盡歡而罷 七修類稿

九日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續齊諧記

孟嘉爲大司馬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 晉書

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値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 宋書

韋綬以翰林學士感疾還第九月九日德宗爲黃菊歌曰安可不示韋綬遣使持往綬遽奉和 唐書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無此字輒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故九日食餻詩颷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空負詩家一代豪遂爲古今絕唱 邵氏聞見後錄

重九日天子率羣臣部族射虎少者爲負罰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兎肝爲臡鹿舌爲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禬禳 遼史

民間九日以粉麪蒸餻上置小鹿數枚號食祿餻 荊楚歲時記

冬

冬曰元英時曰寒辰節曰嚴節十月孟冬亦曰上冬陽月十一月仲冬十二月季冬亦曰杪冬除月 梁元帝纂要

北方者物之伏方也何以謂之冬冬中也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 尚書大傳

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 漢書律曆志

十月天氣和暖似春故名曰小春 荊楚歲時記

冬至

日南至公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左傳

冬至日南至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

有履長之賀 玉燭寶典

先後冬至各五日買白犬養之以供祖禰 四民月令

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氣終歲五臟流通名爲神仙洗頭法 焦氏類林

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日之儀又進履韈作赤豆粥 宋書

宮中以女工揆日長短冬至後日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 唐雜錄

都人最重一陽賀冬九街車馬詣廟炷香罷市三日垂簾飲博名曰做節 武林舊事

歲除

前歲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逐除亦曰儺 呂氏春秋

歲除日儺皆作鬼神狀二老人儺翁儺母 秦中歲時記

李畋鄰人仲叟家爲山魈所祟叟求報謝而妖彌盛畋謂曰公於夜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妖遂止 異聞錄

都人至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紙錢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曰醉司命夜於竈裏點燈謂之照虛耗也 夢華錄

吳中村落除夕燃火炬縳長竿之杪徧照田土以祈來年之絲穀各於門首燃薪滿盆謂之相煖熱 風土記

除夜祭先竣事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穀玉類編卷二

殼玉類編卷三

休寧　汪兆舒杲齋輯

休咎類

祥瑞　災異　水患　火災

祥瑞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書經

炎帝教民耒耜百穀滋阜神芝發其色靈苗擢佳穎朱草蔓於階卿雲蕩於巖 拾遺記

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於廷龍見於宮沼曆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箑脯生厨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爲十瑞 述異記

舜時景星曜於房羣瑞畢致地出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薦於天使禹攝政 帝王世紀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廂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名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爲一穗意天下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矣 白虎通

光武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後漢書

崔昂爲尚書左丞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僚同賀魏帝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感致所由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然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啟中興小鳥孚大未聞福感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 北齊書

凡景星慶雲爲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狼赤兔爲上瑞其名物三十八蒼烏朱雁爲中瑞其名物三十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爲下瑞其名物十四大瑞則百官詣闕奏賀餘瑞歲終禮部員外郎以聞有司告廟 唐書

唐太宗詔非大瑞不得表聞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

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嘗有白雀搆巢殿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野外 通鑑

宋仁宗皇祐五年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戒天下勿獻

世宗大定十三年策試進士於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宮考官等以爲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金史

洪武初甘露屢降帝問災祥之故宋濂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 明史

成祖永樂二年周王橚來朝獻騶虞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修省四年南陽獻瑞麥諭禮部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爲豐年之兆命薦之寢廟

災異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書經

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後漢書

帝太戊立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懼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 史記

殷本紀

楚昭王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勿禜 左傳

光武建武七年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令方念愆其令百僚各上封事上書者不得言聖 後漢書

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元旦合朔卻元會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復疑應卻會否庾冰輔政寫漢劉卻議示八座蔡謨遂著議非之曰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若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預言諸侯入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者故正之於是氷從衆議遂卻會 晉書

崔叔瓚爲魏尹丞屬蝗蟲爲災文宣以問叔瓚對曰按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 北史

貞觀二年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蝕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唐書

宋眞宗以連歲旱蝗問翰林學士李廸曰旱蝗薦臻將何以濟廸

曰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以警陛下也帝遂停工役罷諸營造甲寅得雨蝗散戊辰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通鑑

富弼知諫院日食正旦請罷宴徹樂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晏仁宗深悔之及神宗初弼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卽上書力論之 宋史

李光爲侍御史彗出寅艮間耿南仲輩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

海陵正隆五年河東陝西地震海陵問司天馬貴中等曰何爲地

震貴中曰伏陽逼陰所致問震而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金史

天順七年二月空中有聲帝欲禳之命賢撰青詞賢言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厥有鼓妖因請行寬恤之政明史

吳山爲禮部尚書嘉靖四十年二月朔日當食微陰曆官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嚴嵩以爲天眷趨部急上賀山仰首曰日方虧將誰欺耶仍救護如常儀

萬曆時歷城高苑牛產犢皆兩首兩鼻吳道南署禮部事請盡蠲山東諸稅召還內臣

楊道賓累遷禮部侍郎掌部事萬曆四年冬天鼓鳴道賓言天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顛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爲之鳴宜急罷礦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

水患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德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左傳

齊有一足鳥下止殿前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惟齊有備不敗孔子家語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老弱奔走尊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堤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爭叩頭止尊尊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咸壯尊之勇節漢書

李崇都督淮南時霖雨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乃乘船附於女墻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腳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有乘大水謀爲亂崇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魏書

陳希亮知滑州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發禁兵捍之廬于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宋史

杜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大河決逼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

護役徒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

火災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左傳

魏文侯御廩災羣臣皆弔公子成父獨賀文侯不悅成父曰臣聞天子藏於四海諸侯藏於境內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說苑

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漢書

郭憲爲光祿勳從駕南郊忽面向東北含酒三噀執法奏爲不敬憲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安帝義熙十一年火災吳界尤甚王弘爲吳郡晝居聽事見天上

有一赤物下狀如幡信遂集路南人家火卽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晉書

宋璟爲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敎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唐書

范雍爲給事中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耳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成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宋史

卜天璋爲饒州路總管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勢遂熄。元史

弘治十一年有熊自西直門入郎中何孟春曰當備盜亦宜愼火宋紹興間熊抵永嘉城州守高世則以熊字能火戒郡中愼火果延燒廬舍此其兆也是年城內多火災。明史

穀玉類編卷三

穀玉類編卷四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坤輿類

地 山 水 京都 宮殿
第宅 樓臺 園亭 石 井
鄰 橋 路 城 寺廟

地

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謂之四極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爾雅

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分則中矣。尚書考靈曜

天地相去億五萬里。詩含神霧

地以名山爲之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其毛土爲其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重陰之性也。博物志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紀天地作成四時。媼地神。漢書

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産辨其貢賦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國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地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禹所記武帝時計書上太史郡國地志亦在焉其後丞相張

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晉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齊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澄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尚書。故隋有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圖志。諸州圖經集。隋書

張衡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機發。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後漢書

裴秀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

或强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晉書

僕射賈躭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譔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德宗善之。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眞。唐書

吳淑爲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天下山川險要。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請以圖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何以傳合他

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眞宗從之。宋史

陸文圭江陰人。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元史

明制。令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册。圖畫土地人民以進。自崑山余熾始。明史

山

土高有石曰山。爾雅

禹封九山。山者土之聚也。國語

太行五嶽匡廬。皆崇高渾厚。雖諸峰魁然。其奇秀莫如蜀之岷峨。巫峽。楚之太岳。池之九華。歙之黃山。休之齊雲。括之僊都。溫之鴈

宕。桂之靈山。滇之點蒼。非東西南北之人。而走萬里窮荒陬者。不可與言也。古今合璧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赬而堆阜。犖氏見聞志

禹治水。傷父功不成。登衡山而祭之。夢繡衣男子。稱元夷蒼水使者。謂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黃帝之嶽。禹乃退齋三日。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吳越春秋

羊祜都督荆州。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嘗慨然歎息。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

應登此也晉書

張載至蜀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表上其文武帝使鐫之於劍閣山

支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世說

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

水

水曰清滌禮記

水北爲陽水南爲陰穀梁傳

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

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管子

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呂氏春秋

八功德水在江寧梁天監中有龍爲胡僧措水俄山湧一沼繼有西僧至云西域八池已失其一乃知竭彼盈此也八水者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壒八蠲痾自梁以前御用取給焉方輿勝覽

張禹爲揚州刺史嘗過江行部中土民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後漢書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世說

范柏年爲州將見宋明帝帝言及廣州貪泉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惟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南史

豆盧勣爲渭州刺史有惠政鳥鼠山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因號其泉爲玉漿泉隋書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揚子江中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世說

喜客泉在滁州菱山客至撫掌則泉水上出有若跳珠號喜客泉卽珍珠泉也東注石瀨飛瓔濺玉觀者忘疲輿地紀勝

成祖北征金幼孜與胡廣楊榮扈行駕駐清水源有泉湧出幼孜獻銘榮獻詩皆勞以上尊明史

京都

絕高謂之京爾雅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左傳

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帝王世紀

帝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　帝舜都蒲坂平陽府蒲州　夏王禹都安邑平陽府夏縣

商王湯都亳歸德府夏邑縣　遷西亳河南府偃師縣　仲丁遷囂　河亶甲居相　祖乙居耿　又遷邢　盤庚渡河復居西亳　武乙徙朝歌

周武王都鎬西安府咸安縣西南　平王遷洛本成王所營是爲王城　敬王遷成周河南地周公營以爲都曰王城洛陽地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曰成周　赧王又徙西周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鎬京東周者王城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王城東周者成周

秦都咸陽西安府咸陽縣

漢高祖都關中即咸陽　後漢光武都洛陽即成周時謂洛陽爲東京關中爲西京

魏都洛陽　蜀都成都　吳都建業江寧府

晉都洛陽　東晉都建康即建業

宋齊梁皆都建康　梁元帝都江陵荊州府　陳都建康

元魏道武都雲中大同府朔州地　徙平城大同府　孝文遷洛陽

孝武遷長安爲西魏　周繼之都長安於長安城中置萬年縣

孝靜帝遷鄴爲東魏　北齊繼之都鄴彰德府

隋都長安在漢故城東南十三里建大興城　煬帝遷洛陽

唐都長安本隋都元宗天寶元年長安曰西京洛陽曰東京肅宗寶應元年詔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凡五都

梁都汴河南省城　唐莊宗卽位于魏州遷洛京卽汴　晉都洛陽徙都汴　漢都汴　周都汴

宋都開封府卽汴凡四京東京開封府也西京河南府也卽洛南京應天府也今歸德府北京大名府也　南宋都臨安杭州府建康建行都

遼都上京臨潢府　金都上京會寧府　海陵遷燕

元都燕今順天府燕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以上俱通鑑

明太祖取集慶路而都之改曰應天府成祖徙都北平改曰順天號北京應天曰南京史概

大清

太祖高皇帝龍飛興京天命六年取遼陽於城東築城號東京尋遷瀋陽因舊城增拓其制更名曰盛京至

世祖章皇帝定都燕京式廓丕基垂統萬禩焉盛京志

宮殿

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窗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經援神契

黃帝有合宮以聽政。管子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見宮闕壯甚。怒曰。天下匈匈。成敗未可知。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高祖乃悅。史記

武帝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後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漢書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 西京雜記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漢掖廷有雲光殿九華殿鳴鑾殿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東觀漢記

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搆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文帝因之有合殿之稱及孝武制度滋長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梁綺節珠窗繡戶 南史

魏獻文於苑內立殿勅羣官制名公孫㪍曰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順莫大於謙光宜曰崇光奏可 北史

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 唐書

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耶何雕麗若此帝曰卿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曰煬帝耶對曰臣但見璚宮瑤臺非受命聖人所爲帝益重之

張說爲中書令元宗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於此當遂爲集賢殿

順宗爲太子嘗侍宴魚藻宮張水戲綵艦宮人爲櫂歌衆樂間發德宗歡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

林希爲中書舍人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 宋史

太祖受命之初卽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旣成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嘆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 邵氏聞見前錄

金朝北京營制宮殿其屏扆窗牖皆破汴都輦至於此汴中工匠有名燕用者製作精巧凡所造下刻其名及用之於燕而名已先見 攬轡錄

至治二年詔畫蠶麥圖于盝頂殿壁以時觀之 元史

孝宗踐阼將建棕棚萬歲山備登眺太學生虎臣抗疏切諫祭酒費誾懼禍及銀鐺繫臣堂樹下俄宦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毀矣誾大慚臣名遂聞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 明史

第宅

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淮南子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禮記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左傳

宣帝賞元功賜大將軍霍光甲第一區。漢書

鄭元北海高密人國相孔融深敬重元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後漢書

陸機兄弟在洛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世說

陳顥少好學父訢立宅起門顥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顥仕爲郡督郵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晉書

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廬江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南史

何胤遷居秦望山初胤將築室忽見二人容貌甚偉謂胤曰君欲

居此耶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元貞坊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唐書

宰相崔鄲居光德里搆便齋宣宗曰鄲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

鄭餘慶歷官左僕射從父絪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

李昉歷官右僕射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又同里時人謂崧爲東

李家昉爲西李家。宋史

郭進爲雲州觀察使太祖賜京城道德坊第一區令有司造宅用筩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

王易簡以太子少保致仕歸華陰搆一鳴堂二品樓優游自適

任布以太子少保致仕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

范文正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遊逸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玉海

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於太廟南田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

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元史

徐達改封魏國公帝嘗從容言徐兄（每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功大未有寧居可賜以舊邸舊邸者太祖爲吳王時所居也達固辭一日帝與達之邸強飲之醉而蒙之被舁臥正寢達醒驚趨下階俯伏呼死罪帝覘之大悅乃命有司即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明史

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直內閣中外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號爲南楊

王直在翰林與金谿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

于謙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安門辭曰國家多難臣

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

樓臺

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五經異義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民不廢時務先君是以除亂克敵今君爲此臺民罷財盡臣不知其美也國語

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作蜚廉桂觀而候神人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史記

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漢書

武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人乘舟弄月影因名眺蟾臺洞冥記

謝元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於曲江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爲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水經注

凌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終無傾倒之理世說

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東昏侯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南齊書

隱士陶弘景於句曲山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梁書

孫儉爲荆州刺史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周書

元宗戒諸王曰吾奉先帝宮室不敢有加興慶制作所以表休徵之地新作南樓本欲採風謠察氓俗是亦闢門達聰之意時有游宴不徒然也唐會要

劉麟清修亶節當官不撓爲工部僅踰年而罷居郊外南坦賦詩自娛晩好樓居力不能構懸籃輿於梁曲卧其中名曰神樓文徵明繪圖遺之明史

陳繼儒字仲醇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暇則與黃冠老衲窮峰泖之勝吟嘯忘返足踪罕入城市董其昌爲築來仲樓招之

園亭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園也芙蓉園在洛陽漢晉之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述異記

梁孝王築兎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西京雜記

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晉書

王獻之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肩輿徑入時辟疆

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旁若無人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
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世說
宰相韋嗣立營別第驪山鸚鵡谷中宗臨幸命從官賦詩名所居
曰清虛原幽棲谷 唐書
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
夷塢與裴廸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裴度爲東都留守於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
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歡
白居易以刑部侍郎移病還東都放意文酒所居履道里疏沼種

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
隱士魏野居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
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 宋史
李建中掌西京留司御史臺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
迂叟家洛五年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志倦
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袵採藥決渠灌花操斧斫竹濯熱灌水臨高
縱目不知天地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名之曰獨樂園 司馬溫公獨樂園記
李洞歷官翰林學士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
面文宗勅虞集製文以記之 元史

鄭善夫爲戶部主事以清操聞時劉瑾雖誅嬖倖用事善夫憤之
乃告歸築草堂金鰲峰下爲遲清亭讀書其中曰俟天下之清也
明史
錢經歷曄幼而能詩豪富好客有顧玉山之風圍亭種荷數十畝
作錦香亭其中亭苦炎日以巨艦載大樹覗日所向陰之林木鬱
然不知爲水榭也 列朝詩集小傳

石

青州厥貢鉛松怪石 書經
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 物理論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

焉不然民聽濫也 左傳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其
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石爲之開況人乎 新序
漢武帝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 洞冥記
馬伯第登泰山見石二枚一是武帝時石用五車載不能上因置
山下爲屋號五車石一是紀號石刻文字紀功德立壇上 漢官儀
張騫尋河源至一處室內有一女織取支機石與騫而還 荆楚歲時記
高琳母嘗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一人謂
之曰此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俄而有娠及生子因名琳
字秀珉 後漢書

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傳云古有貞婦其夫從役餞送此山立望夫而死化爲石。幽明錄

宮亭湖邊傍山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晉書

到溉齋前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梁武帝戲與賭之溉輸焉帝迎置華林園所謂到公石也南史

虞愿爲晋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嘗隱蔽雲霧相傳曰太守清廉乃得見愿遂往覩清澈無隱齊書

宰相李德裕平泉別墅怪石甚衆醒酒石尤所寶名園記

米芾知無爲軍入公廨見立石頗奇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石林新語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觀察使因往廉焉正色曰朝廷以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米徑前於左袖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楊不顧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於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世說

黃觀聚兵上游至安慶燕王已渡江入京師命有司追捕觀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給象奴翁急攜二女投淮清橋下死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陰雨則見相傳爲大士像僧昇至菴中翁氏見夢曰我黃狀元妻也比明沃以水影愈明有愁慘狀移至觀祠名翁夫人血影石至今存明史

王源知潮州府西湖上有大石爲怪源命鑿之果獲石骷髏怪遂息乃琢爲碑大書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

忽魯謨斯境內有大山四面異色一紅鹽石鑿以爲器盛食物不加鹽而味自和

新安楊不棄精於鑒別有鄉人得一石於水濱狀如鵞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

看之不忍釋手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貲於是聲價一日貴踊有一兩殿供事許以千金易去進內聞爲禁中寶重甲乙剩言

井

伯益作井。世本

東阿北門阜上有井深六丈歲常煑膠以貢天府水經注

邛州城南有火井民取其火先以家火投之少頃聲如雷光燄騰上民盛以竹筒拽行終日不滅又以井火煑鹽五斛水得五斛鹽家火煑之則無幾也益州記

洛陽楚氏掘井每不得泉有術者云夜[illegible]羅若見星多者下有泉用之果然邵氏聞見後錄

厭原山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厓先生井也。豫章記
句容縣延陵季子廟前井恒自涌沸故曰沸井。吳苑
耿恭救車師據疏勒城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仰嘆曰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遂引去。後漢書
魏明帝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魏畧
房豹爲樂陵太守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人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北齊書
平鑒爲懷州刺史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之城素乏水南門內有

大井隨汲即竭鑒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涌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楊標敗去。北史
韓朝宗爲襄州刺史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更號韓公井。唐書
唐代宗時李泌刺杭州閔錢塘瀕海市民苦江水鹵惡難以安土始鑿六井開竇引湖水以資民汲民甚利之。咸淳臨安志
楊景行爲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癘景行教民穿井以飲民始免於疾癘。元史
天方國古筠冲地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即息。明史

隣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聚五族爲黨使之相救。周禮
漢陳囂與紀伯爲鄰伯治垣侵其地囂復益地與之伯愧還所侵人號曰義里。廣輿記
張鏡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元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南齊書
柳惲與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表儀。南史
呂僧珍歷官領軍將軍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

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僧珍言於梁武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

橋

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爾雅
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史記
元帝初元中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漢書
杜預爲度支尚書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

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晉書

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欲營橋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魏書

張志和所居門阻流水無梁觀察使陳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唐書

蔡襄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者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宋史

陳希亮知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

柱以便往來詔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於泗州皆爲飛橋

盤江居雲貴交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湍激迅悍舟濟者多陷溺朱家民爲貴陽知府倣瀾滄橋制冶鐵爲絙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明史

路

王尊爲益州刺史初王陽爲益州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至其坂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漢書

建初八年鄭弘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系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至今爲常路後漢書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世說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徐委曲若不可測

秦王苻堅政理稱舉關隴清晏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晉書

帝幸汾陽宮狄仁傑爲知頓使并州刺史冲元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狄仁傑曰天子之

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爲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唐書

馬仲甫知登封縣轘轅道險厄仲甫傭民鑿平爲坦途人便其行爲刻石頌美宋史

于謙巡撫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明史

陳鋼爲黔陽知縣南山厓官道數里徑窄甚行者多墮厓死鋼積薪燒山沃以醯拓徑丈許行者便之

城

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吳越春秋

樊城西北有鄀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兆鞬摩兆韃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史廟金人緘口銘背之流也 荊州記

成都有大城秦張儀所築初儀築城屢頹忽有大龜出於江隨龜築之功始就故人稱龜城 成都志

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城 搜神記

漢武帝時有青雀羣飛於霸城門乃改爲青雀門更修飾刻木爲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洞冥記

朱序鎭襄陽苻丕等率衆圍序初苻丕之來序母韓登城履行謂

西北角當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兵丁於其角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晉書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賞以二婢 世說

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州城北門常閉鑑問其故於廣悰悰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狄慕義自是清謐 南史

高駢爲西川節度使蜀之土惡成都城數壞駢易以磚甓陴堞完新訖功名大元城 唐書

李肅之通判澶州樓堞壞圮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强今保障若是且奈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畫一新聞之朝擢知德州 宋史

信國公湯和奉命禦倭海上乃度地浙東西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或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讟者齒吾劍踰年而城成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沿海城戍皆堅緻久且不圮浙人賴以自保多歆思之 明史

寺廟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頹壞損愴然曰清

塵尙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即令修葺 南史

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尙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梁侍中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故堂宇頗爲宏麗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

高允爲懷州刺史巡境至邵縣見召公廟廢毀乃歎曰召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 北史

狄仁傑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唐書

王璡爲寧波知府毀境內淫祠三皇祠亦在毀中或以爲疑璡曰不當祠而祠曰淫不得祠而祠曰瀆惟天子得祭三皇於士庶人

無與毀之何疑。明史

郭敦遷衢州知府禁民聚淫祠敦疾民勸弛其禁弗聽疾亦瘳

彭勗七歲入佛寺不拜僧强之叱曰彼不衣冠而袒跣何拜爲舉進士除南雄府教授學舍後有祠數現光怪學官弟子率禱祀勗撤而焚之正統元年以薦召授御史命督南畿學校禁立菴院罷給僧尼度牒所至葺治先賢墳祠

黃鳳翔萬曆初擢禮部侍郎疏言竊見郡城寺觀丹碧熒煌梵刹之供奉齋醮之祈禳何一不糜內帑與其要福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於孑遺之赤子帝不能用

穀玉類編卷四

穀玉類編卷五

汪兆舒果齋輯

堂廉類一

君　孝友　寬仁　恭儉　勤政　納諫　受言　明斷

君

皇帝王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始皇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蔡邕獨斷

天子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易經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書經

一日兢兢孜孜一日堯舜一歲兢兢孜孜一歲堯舜日日歲歲與聖同貫子爲堯舜乎堯舜爲子乎蕩蕩巍巍復在目中矣。鶡冠子

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修己以安百姓唐虞之治也勞身而焦思夏禹之治也六事以自責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豳風文武成康之治也

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舉德行興孝弟隆禮義尚廉恥此漢祖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潘榮通鑑總論

太祖祀天地於南郊禮成天氣清明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帝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恤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明史

孝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以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陶潛孝傳

周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鷄鳴至于寢門問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及遠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孝文帝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勿進史記

文帝時民有歌淮南者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八年夏封淮南子四人爲列侯漢書

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荊鎭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洒松草變色梁書

魏孝文帝有至性父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文明太后將廢帝於寒月單衣絕食三朝名咸陽王將立之元丕等固諫乃止帝初不宿憾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芥惇睦九族禮敬俱深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食中得虫穢物並笑而恕之北史

唐高祖于宗親彌見敦睦送迎拜揖如家人禮冊府元龜

貞觀二年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於西宮先是帝在髫齡太穆皇后於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解衣冠所

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后憂毁瘠三年杖而能起卽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宮歔欷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宮內慈顏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上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貞觀十七年高祖實錄成帝命褚遂良讀之於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息卽令收卷

元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與諸王共之及先天後賜宋王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置樓署曰花蕚相輝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名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宴嬉賜金帛侑歡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

帝於悖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唐書

宋太祖性友愛弟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通鑑

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自古人君自外藩繼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終喪三年又能卻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爲孝其無愧焉宋史

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遼史

憲宗在位事太后孝五日一朝燕享必親太后意所欲惟恐不懽孝宗卽位事太后亦至孝太后病瘍久之愈詔諭羣臣曰自英皇

厭代子正位長樂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猶一日茲予偶患瘍皇帝夜籲天爲予請命春郊罷晏問視惟勤俾老年疾體獲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兩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明史

孝宗生西宮母妃紀氏暴薨時萬貴妃專寵而妬或曰貴妃致之死也孝宗卽位悲念太后數求太后家竟不得於是從尙書耿裕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廟桂林歲時有司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册有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燕閒念誦輒欷歔流涕也

寬仁

帝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存心於天下加意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通鑑

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說苑

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帝王世紀

光武拔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

容宥其小失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終無誅譴者後漢書

魏文稱章帝長者章帝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北史

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唐刑法志

周世宗時淮南飢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通鑑

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

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仁宗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跪立殿下。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三百餘年之基。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宋史

元世祖度量弘廣。愛養黎庶。每遇災傷。免租賑飢。惟恐不及。通鑑

元仁宗時。晉寧民侯喜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罪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父母。不絕其祀。

太祖嘗與諸臣論取天下之畧。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

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明史

洪熙元年四月。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詔大學士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恭儉勤政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書經

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史記

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乘間諫。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帝身衣大練。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後漢書

世祖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資用務從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雜人傳吏籤於殿中者。勅投籤於階石上。曰。吾雖眠。亦令驚覺。陳書

魏孝文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郊廟之禮。常必躬親。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于周洽。不爲不急之事。重損民力。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北史

後魏太帝時。羣臣請浚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匄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冊府元龜

周武帝克己厲精聽覽不怠身衣布袍寢布被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强不息。北史

唐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談治理之要殊不知倦也。通鑑

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卽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宋太祖性節儉宮中葦簾緣用靑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一日罷朝不樂左右請其故曰早閒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謂宰相曰古之爲君鮮能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

太祖召竇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郤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上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綱鑑

太宗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翫郤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講學以求多聞勤以自勵日旰忘食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宋史

英宗每命近官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名也

世宗久典外郡知吏治之得失卽位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愼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孳孳爲治夜以繼日號稱小堯舜。金史

太祖嘗御東閣與陶安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明史

明自成化以來號爲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躭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淸明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世宗卽位裴紹宗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卽疏請法祖定制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

納諫受言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愼之鞀過若毫釐而已備之。淮南子

夏王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通鑑

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立六國後王曰趣刻印未行張

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爲大王籌之其不可者八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王輟食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史記

文帝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

高宗時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 魏書

唐太宗勵精求治數引諫議大夫魏徵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神采英毅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貞觀八年聘鄭仁基女爲充華魏徵嘗聞其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 通鑑

宋仁宗除越職言事之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王德用進二女子知諫院王素論之帝曰德用實進女然已事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綱鑑

世宗大定二年諭丞相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卽言毋緘默以自便詔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十一年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爲成命承順而已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卽奏改之 金史

尹昌隆爲監察御史惠帝初卽位視朝晏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日上數刻猶未視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過 明史

仁宗嗣位召弋謙爲大理少卿直陳時政帝多採納既復言五事詞太激帝乃不懌尚書呂震等因劾謙誣罔帝聽楊士奇對不罪謙然每見謙辭色甚厲士奇復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爲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帝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

明斷

人譖樂毅于燕王王按劍怒譖者而食樂毅以駃騠 戰國策

齊威王初卽位不治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名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卽墨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勿能救衛取薛陵子勿知是子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

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齊大治 史記

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上官桀等與光爭權詐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專權自恣書奏帝不肯下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漢書

太武帝性明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隱 魏書

開元元年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嘗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材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服 通鑑

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 唐書

史珪爲都軍頭領時刺史郭貴親吏頗爲姦利知德州梁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人告珪圖去夢昇一日太祖言中外所任皆得人珪遽曰文臣未必皆善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眞清彊吏也因付中書曰以夢昇爲贊善大夫珪譖不行 宋史

宋太宗時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人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通鑑

仁宗即位時藩司守令來朝尚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楊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明日士奇復力言又不報有頃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眞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勑行之士奇頓首謝 明史

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李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踰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毋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遥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

顧佐爲右都御史糾黜貪縱朝綱肅然或告佐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鞫果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市

弘治十七年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尚書劉大夏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軍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

穀玉類編卷五

穀玉類編卷六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堂廉類二

臣　忠貞　死難　直諫

臣

仕於公曰臣任於家曰僕廣雅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易經

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四輔戰國策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書經

高祖即帝位置酒雒陽南宮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記

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將軍姓霍氏次曰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焉

凡十一人 漢書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 後漢書

太宗貞觀四年詔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萊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公段志元夔公劉弘基蔣公屈突通鄖公殷開山譙公柴紹邳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並

圖形凌烟閣 唐書

宋理宗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通鑑

木華黎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四傑 元史

太祖既下集慶所至收攬豪雋徵聘名賢一時韜光韞德之士幡然就道若四先生者尤爲傑出劉基宋濂學術淳深文章古茂同爲一代宗工而基則運籌帷幄濂則從容輔導於開國之初敷陳王道忠誠恪愼卓哉佐命臣也至章溢之宣力封疆葉琛之致命遂志宏才大節建豎偉然洵不負弓旌之德意矣 明史

英宗初立一日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國公張輔及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

忠貞

晉師齊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取飲鄭周父御佐車載齊侯以免晉韓厥獻丑父將戮之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乃免之 左傳

吳伐楚入郢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屈平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平憂愁幽思作離騷及懷王入秦不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乃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以死 史記

漢之三年楚急圍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急矣請爲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出東門被甲二千人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蘇武以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衛律降之武不應乃幽武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
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
節旄盡落及匈奴與漢和親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漢書

劉向以故九卿遷光祿大夫時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兄弟
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用事之咎集洪範五行
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向自見得信於
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
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關羽河東解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與二人
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

羽守下邳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
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張遼以問羽羽歎曰極知曹公
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及羽殺顏良曹
公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而奔先主於袁軍蜀志

諸葛亮躬耕隴畝自比於管仲樂毅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與論
大計情好日密及先主卽帝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
亮屬以後事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
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平南中叛亂遂率軍
北出祁山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疾病卒於軍初亮白表後主曰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
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狄仁傑同平章事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曰臣觀天人未
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
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且姑姪與子母孰
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
感悟迎廬陵王於房州初吉頊李貽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
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唐書

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郭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義
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

大難畧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被
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
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
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褊

韓琦歷官司徒識量英偉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
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
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臣盡力事君死生
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宋史

李綱歷官尚書左僕射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
用用或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論曰以李綱之賢使

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綱居相位僅七十日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綱之心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與

宗澤爲東京留守屢敗金兵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

岳飛初從軍平賊數十萬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飛累官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屢破金兵進軍朱仙鎮方指日渡

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令飛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遺檜書言必殺飛始可和檜誘人誣告張憲謀還飛兵遣使捕飛父子証憲事命何鑄鞫之飛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會歲暮檜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飛子雲棄市

蔡子英元至元中進士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影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帝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 明史

于謙時遘艱虞繕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謙亦憂國忘家身繫安危志存宗社厥功偉矣變起奪門禍機猝發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當時莫不稱冤然有貞與亨吉祥相繼得禍皆不旋踵而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卒得復官賜䘏公論久而後定信夫 石亭

與曹吉祥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卽坐謙謀逆處極刑英宗尚猶豫曰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遂棄市

死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夷齊扣馬而諫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 史記

衛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殺懿公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呼天而號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 新序

龔勝以大中大夫乞骸骨歸王莽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勝勝推病篤使者以印綬加勝身勝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哉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漢書

溫序爲護羌校尉行部爲隗囂將苟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曰

虜何敢迫脅漢將賊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銜鬚於口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後漢書

傅燮爲漢陽太守金城賊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夙懷燮恩共於城外求送燮歸鄉里燮慨然而歎呼子幹曰汝知吾必死耶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

卞壼爲尚書令蘇峻反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苦戰遂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 晉書

袁粲鎭石頭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與尚書令劉秉謀誅道成褚淵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進最以身衛粲僧靜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秉亦爲追者所殺 通鑑

張巡爲眞源令安祿山反絶巡餉路巡兵裁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祿山死其子慶緒遣尹子奇將兵攻睢陽巡勵士固守遠專治軍糧戰具救不至食盡城陷巡與遠等被執子奇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賊以刃脅降巡不屈乃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初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 唐書

顏杲卿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起兵殺祿山假子李欽湊傳檄河北勢大振祿山會師攻城杲卿晝夜戰糧矢盡城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至洛陽祿山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縛之天津橋柱節解詈不絶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絶履謙既斷手足賊將何千年弟適在旁咀血噴其面賊臠之

段秀實爲司農卿朱泚反秀實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圖泚會源休敎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馳

奉天秀實以宗社之危遣人竊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明禮應於外翼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等皆在坐秀實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奪休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中額流血衊面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遂遇害

孫晟事李景爲相周世宗征淮李景遣晟等奉表割地晟語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負永陵一抔土已而周兵數敗世宗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收晟殺之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正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乃就刑 五代史

徐徽言知晉寧事是時環河東皆陷晉寧屹然孤墉金圍之急徽言能得衆心奮梏餓傷夷之餘以死固守一夕裨校啟外郭納金兵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金兵至挾徽言以去妻室就見徽言徽言怒罵妻室舉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宋史

文天祥知贛州江上報急天祥起兵勤王元兵至除右丞相衛王立加天祥少保信國公元帥張弘範兵突至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厓山破弘範曰國亡丞相忠義盡矣能改心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況敢逃死而二其心乎弘範遣使送天祥至京師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凡三年終

不屈乃殺之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

李芾知潭州兵不滿三千人元兵圍城芾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乘城殊死戰十二月圍益急城中力不能支元兵登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大慟乃自刎

趙昴發通判池州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元兵至都統張林諷之降昴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以兵降昴發知不可守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二月兵薄池昴發晨書几上曰國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

余闕拜江淮行省參政守安慶賊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陳友諒薄城下饒州祝寇攻西門羣盜蟻集外無一甲之援闕提戈爲士卒先孤軍血戰被十餘創日中城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刎妻耶卜氏及子女皆赴井死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元史

褚不華爲淮東副使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部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陞廉訪使賊與叛軍攻圍益急總兵者屯下邳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草木皮革皆盡

而後老稚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爲賊所臠子伴哥冒刃護之亦見殺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花雲駐太平陳友諒以舟師來寇雲與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王鼎結陣迎戰文遜戰死賊攻三日不得入以巨舟乘漲緣舟尾攀堞而上城陷賊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盍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檣叢射之罵賊不少變至死聲猶壯瑗鼎亦抗罵死明史

王禕擢翰林待制賚詔招諭梁王王不聽館別室他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刃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鷁艫

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卽爲改館會元遣脫脫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旣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爲汝屈或勸脫脫曰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脫脫攘臂曰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禕遂遇害

方孝孺爲文學博士燕兵入惠帝自焚成祖召孝孺草詔至慟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

孫燧巡撫江西時宸濠逆狀已大露燧左右悉宸濠耳目燧陰察副使許逵忠勇可屬大事與之謀托禦他寇預爲備宸濠瞯燧圖已使人賂朝中幸臣去燧燧密疏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爲遮護不得達明年宸濠生日宴鎭巡三司燧及諸大吏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衆相顧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宸濠麾兵縛燧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遇害惠民門外

蔡道憲爲長沙推官張獻忠陷岳州直犯長沙城中文武無幾士民盡竄巡撫王聚奎遠率所部遁道憲獨拒守賊久知道憲名呼之降道憲射之斃越三日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釋其縛延之上坐罵如故賊知終不可奪磔之其心血直濺賊面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不去賊亦令說道憲降國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輩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四卒奮然曰願瘞主屍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南郊醴陵坡遂自刎

周遇吉爲山西總兵官李自成圍代州遇吉先在代憑城固守會

食盡退保靈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卽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圮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被執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登屋而射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城中士民無降者遇吉死大同宣府居庸皆迎降自成遂決策長驅而京師不守矣賊每語人曰他鎭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

直諫

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

殺比干刳視其心。史記

史魚衛大夫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公不聽及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伯玉退子瑕是不能正君也死不當成禮靈公弔問其故子具以父言對公蹙然易容乃名伯玉爲卿退彌子徙喪正堂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尸諫終感其君者。新序

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史記

汲黯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天子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爰延爲侍中桓帝從容問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後漢書

辛毗爲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實河南時連蝗民飢毗求見帝作色以見之曰卿謂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答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乃徙其半。魏志

劉毅爲司隸校尉武帝嘗問毅卿以朕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吾猶克己爲政又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晉書

古弼爲尚書令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民弼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不獲申聞乃起捽樹毆其背世祖失容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可其奏世祖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

遂還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魏書

元順爲黃門侍郎鯁言正議曾不阿旨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游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年垂不惑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太后慚而還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

樂運爲京兆郡丞宣帝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若不革茲八事周廟不血食矣帝怒將殺之內史元巖救之獲免。周書

魏徵拜諫議大夫太宗日益親訪天下事徵乃展盡底蘊無所隱

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盛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嘗上冢還奏曰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 唐書

褚遂良爲尚書僕射高宗將立武昭儀遂良曰皇后無他過不可廢翼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貶遂良愛州刺史韓瑗爲侍中王皇后之廢瑗泣言曰皇后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帝怒貶瑗振州刺史自瑗與遂良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

陽城爲諫議大夫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及裴延齡誣逐宰相陸

贄德宗怒甚無敢言者城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申直贄等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皇太子爲開救得免然帝意不已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田錫好言時務既爲左拾遺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避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耶進右諫議大夫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 宋史

鄭俠監安上門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扶攜塞道羸瘠愁苦並城民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寢不能寐翼日命開封罷放免役錢等凡十八事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

范祖禹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劉安世爲諫官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蓄縮聳汗目之曰殿上虎

陳禾除右正言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抗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言愈切

石琚爲丞相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 金史

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

右批其頰徹里辨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桑哥家按誅之元史

阿沙不花爲太尉見武宗容色日悴乃進曰萬金之身不知愛古人所戒也陛下惟麴蘗是耽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且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悅曰非卿孰爲朕言

錢唐爲刑部尚書太祖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唐爲人强直嘗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

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即命撤圖明史

蔣欽擢南京御史正德元年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遷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瑾大怒逮下詔獄廷杖爲民居三日欽獨具疏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且掇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藁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於獄

林俊爲刑部員外郎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憲宗大怒下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太監懷恩力救俊得謫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

海瑞擢戶部主事時世宗久不視朝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瑞獨上疏切諫帝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畱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畱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苐朕非紂

耳

穀玉類編卷六

穀玉類編卷七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庭闈類一

父子

父子　孝子　佳兒　家教　父子宰相
不肖　幹蠱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商子曰子盍觀乎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子往觀橋竦焉而仰商子曰橋父道也盍觀乎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往觀梓勃焉而俯商子曰梓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

而趨登堂而跪周公勞之曰安見君子乎。說苑

鄄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左傳

石奮爲九卿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景帝號爲萬石君。史記

杜周爲御史大夫其子延年五鳳中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漢書

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光問千秋戰鬭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馮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後漢書

太尉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

陳實天下服其德子紀諶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畢衆敬爲兗州刺史子元賓又爲兗州父子相代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喜見顏色。魏書

鄭述祖爲兗州刺史初述祖父道昭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

述祖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民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北齊書

來濟父本驍將而濟與兄恒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唐書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及爲相武后詔宰相舉尚書郎仁傑薦其子光嗣光嗣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

宋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其子之問以文章起
之悌以驍勇聞之愻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王溥在相位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
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耳勿煩
諸君起宋史
樞密使曹彬疾眞宗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才器可
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
范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孰如
父哉

張覩爲秘書郎其父居業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眞宗
以居業爲京官及覩貴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覩於是買田
宅營林榭以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
吳育在二府父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
帥永興待問尙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
王應麟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淸白太守子也應
麟摧豪右省租賦民大悅
陳選歷廣東左右布政使父員韜先歷福建右布政使皆持操甚
潔而員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謂員
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明史
羅洪先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卽請告歸事親孝父每肅客洪先冠
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

孝子

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
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淮南子
潁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繄我獨無
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
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
其母而施及莊公陶潛孝傳

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
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
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
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
思也家語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着五色斑斕之衣嘗取
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孝子傳
石建爲郎中令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竊
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
爲常史記

江革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後漢書

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及義母死公車徵遂不至張奉聞之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茅容陳留人郭林宗見之而奇其異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晉書

王裒痛父儀死非命未嘗北面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夕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王延九歲喪母幾至滅性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延循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就友孔凱宿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既覺引去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 宋書

潘綜吳興人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賊賊至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旁來曰此兒以死救父如何可殺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南史

劉渢母早亡父紹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捶打無度路氏生漼渢憐愛之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

庾道愍有孝行少出孤悴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尙遠乃負擔至交州尋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

庾黔婁新野人爲孱陵令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

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
月末及晦而易亡 梁書
吉翂幼有孝性父爲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大辟翂年
十五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
人勑廷尉蔡法度取其欵實翂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
不忍父極刑所以內斷胸臆殉身不測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
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 南史
劉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
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
劉孝子 唐書

賈直言父道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
少怠輒取鴆代飲迯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乃蘇代宗憐之減父
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躄
劉孝忠母病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後數歲母死孝忠傭富家得
錢以葬復養父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
趙君錫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旁凡衣服寒
溫飲食旨否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
親故不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往謁文彥博
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宋史
朱壽昌揚州人知廣德軍母劉氏父妾也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

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言輒流涕熙寧
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返矣遂得之於同州劉
年七十餘矣嫁黨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以其事聞詔還就官
由是以孝聞天下
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以父名
石行遇石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故不忍加
足耳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墓三年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
饋獻如平生積卒賜諡節孝處士
王薦性孝父嘗疾甚薦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
其友曰適有神人怳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賜汝十二齡疾遂

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
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
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元史
丁鶴年回回人父以世蔭爲武昌縣達魯花赤解官留葬其地至
正間武昌被兵鶴年年十八奉母走鎮江母歿又避地四明方國
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
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
嚙血沁骨斂而葬焉 明史
耶鐸祥符人元末父爲湖廣儒學提舉值兵亂鐸奉父母播遷賣
藥供甘旨母卒哀慟幾絕葬鳴鳳山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

當寒夜月黑悲風蕭瑟鐸輒繞墓號曰兒在斯兒在斯山深多虎聞鐸哭聲避去時稱眞孝子

黃潤玉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其言許之

王原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稍長問父所在母告以故原大悲慟乃設肆於邑衢治酒食舍諸行旅冀得父蹤蹟久之無所得既娶婦月餘跪告母曰兒將尋父母泣留之終痛哭辭去遍歷山東南北去來者數年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原告之夢請占之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父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

原喜遂南踰洛漳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雨雪寒甚卧寺門外及曙一僧出駭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尋父而來僧憐之引入禪堂與之粥珣方執爨竈下僧素知爲文安人令出見原皆不相識問其父姓名則王珣也珣亦呼原乳名相抱持慟哭寺僧莫不感動珣竟無歸故鄉意原牽衣哭不止寺僧力勸之父子相持歸夫妻子母復聚

王敬臣性至孝父疽發背親自吮砥老得脊眩疾則卧於榻下夜不解衣聞聲欬聲即躍起問安事繼母如事父妻失母歡不入室者十三載

佳兒

趙簡子召諸子與語無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之常山求無所得無卹還曰已得符矣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無卹果賢以無卹爲太子 史記

吳恢爲南海太守子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遠在海濱其俗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後漢書

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謝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其佳其兒子元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 晉書

謝莊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 宋書

謝超宗補新安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宋孝武帝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 超宗父名鳳 南齊書

謝朏十歲能屬文父莊遊土山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 梁書

任昉幼而聰敏褚彥回謂其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南史

陸印博覽多通甚爲邢邵所賞嘗謂印父子彰曰吾以卿老蜯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 北齊書

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謂邢邵曰昨見崔㥄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北史

王昕母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藉世號王氏九龍昕暉昭晞晧最知名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王福畤子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後助劼又以文顯少子勸亦有文福畤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君有譽兒癖耶 唐書

竇禹鈞官諫議大夫致仕子儀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時號爲竇氏五龍 宋史

胡世寧次子繼幼不慧不爲世寧知世寧在江西出討賊部將入見繼繼爲指陣法進退離合甚詳凡三日世寧歸閱大異之知其故嘆曰吾有子不自識何也自是擊賊輒令繼從與策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 明史

家教

萬石君以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史記

高密侯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後漢書

太保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魏王杲名其子姪曰默沉渾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隕越 魏紀

穆寧居家嚴嘗譔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唐書

柳公綽治家埒韓滉子玭嘗述家訓以戒子孫

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 宋史

陸九齡世居撫州之金谿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一錢尺帛無敢私文嗣歿弟大和主家事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頒白者猶鞭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居老子教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

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仕宦不敢一毫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有家範三卷傳於世 元史

彭澤初爲徽州知府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迓目吏負其裝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去澤益痛砥礪 明史

鄺埜爲陝西按察副使父子輔爲句容敎官埜久不見父乃謀聘父爲鄉試考官父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埜又嘗寄父褐復貽書責曰汝掌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汚我封還之埜奉書跪誦泣受敎

劉觀成進士忽引疾告歸杜門讀書求聖賢之學每日端坐一室

無倦容作勤儉恭恕四箴以教其家

父子宰相

成湯既受命伊尹格于皇天在太戊伊陟格于上帝 書經

周勃以太尉誅諸呂立孝文帝帝以勃爲右丞相子亞夫孝景三年以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 史記

韋賢爲丞相封扶陽侯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漢書

平當爲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

陸元方再執政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子象先景雲中同平章事封兗國公 唐書

蘇瓌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子頲開元四年同平章事宋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

呂夷簡相仁宗子公著相哲宗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艷其榮 宋史

韓琦相三朝立二帝安社稷子忠彥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范仲淹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

陳以勤誠心輔導獻納良多後賢濟美繼登相位終明之世稱韋平者數以勤父子 以勤子于陛 明史

不肖

子思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是爲不肖 孔叢子

趙奢爲將解閼與之圍王賜號爲馬服君及秦與趙兵相距長平奢已死趙王信秦閒言以奢之子括爲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謂善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秦軍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 史記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牲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至甘露中果削爵爲關內侯 漢書

劉寔爲尙書坐子夏受賂免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切磋耶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敎誨之所得乎晉書

郗超爲桓溫叅軍年四十二卒初超雖黨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我亡後若公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顔延之子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佷傲慢禍之始也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竣後以事賜死南史

盧僖歷官少府監性儉素及子多遜貴顯服用漸侈僖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識宋史

大學士魏廣微允貞子也趙南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魏忠賢比而齕南星明史

幹蠱

蔡叔挾武庚以作亂成王放蔡叔遷之而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胡爲魯卿魯國治於是言於王復封胡於蔡史記

沈勁父充與王敦構逆坐誅勁有節操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及慕容恪侵逼勁補冠軍長史陳祐以洛陽糧盡留勁守城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遂遇害晉書

褚賁淵之子也恥其父失節淵卒遂不仕以父爵讓其弟蓁屏居墓下終身通鑑

盧元輔杞之子也歷官兵部侍郎華州刺史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祖名奕以忠死難○唐書

鍾同父復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詣復邸邀偕行復已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出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同幼聞母言卽感奮思成父志景泰

二年舉進士明年疏請復儲下獄杖死明史

穀玉類編卷七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庭闈類二

祖孫　叔姪　祖母　母　女　姑婦

祖孫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礽孫。礽孫之子爲雲孫。爾雅

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祖。班固書集亦

云家祖。顏氏家訓

金日磾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漢書

張安世。宣帝時封富平侯。至孫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後漢書

楊震爲太尉。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

袁紹。高祖安爲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英雄記

陳羣兒時。祖父實奇異之。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羣後官尚書僕射。封穎陰侯。魏志

庾峻。祖乘。才學洽聞。辟徵不就。峻少遊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惟修德行而已。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峻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晉書

王淮之。晉尚書僕射彬元孫也。曾祖彪之爲尚書令。祖臨之。父訥之。並御史中丞。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南史

王鎮惡客荊州。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劉瓛。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坐。粲

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累葉有文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約嘗語人云。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王訓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梁武帝目送之曰。可謂相門有相。訓官秘書丞。嘗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甿俗。追祖儉之志也。

到藎爲尚書殿中郎。從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受詔便就。上

以示其祖溉曰盡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戲溉曰得毋貽厥之力乎

顧憲之兼尚書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梁書

沈眾約之孫好學能文武帝令作竹賦賦成奏之手勑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矣

張元有孝行其祖成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僧然燈轉藥師經行道每言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一老公以金鎞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驚覺徧告家

人居三日祖目復明 周書

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磐石祖道衡爲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唐書

魏謩徵五世孫也拜拾遺文宗問卿家書詔頗有存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曰此笏乃今甘棠及謩爲宰相議事讜切宣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

李孝基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廸孫耶能世其家可尚也 宋史

韓肖冑知相州代其父治任初曾祖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肖冑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林爕三遷國子祭酒自爕祖瀚父庭機三世爲祭酒皆拜尚書並謚文終明代林氏一家而已 明史

祖母

馬太后曰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後漢書

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李密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畧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

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武帝乃停召 晉書

劉殷七歲喪父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王母在堂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曰止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郡命州辟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妻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

宗元卿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方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宗曾子 南齊書

江斆庶祖母王氏老疾斆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

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瓛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
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
劉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審禮負祖母轉側避地
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
顯吾一顧念疾輒間 唐書
李虛己知遂州被賜太宗手書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
帝悅賜其祖母錢五十萬其後以南郊恩封羣臣母妻虛己請罷
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爲榮虛己以便親請通判洪州
是時父寅已謝歸寅母尚無恙虛己雙舉迎侍 宋史
寇瑊歷官樞密直學士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

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
陳彥回莆田人父爲縣丞被誣論死彥回謫戍雲南家人從者多
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在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
貧不能歸依鄉人知縣黃積良冒黃姓久之以薦累官徽州知府
祖母郭卒當去百姓走京師乞留彥回衰絰赴闕自陳得復姓乞
終喪不許葬郭徽城北十里北山之陽時走墓下哭甚哀人目之
曰太守山 明史

母

孟軻三歲喪父母仉氏有賢德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踊
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
以居子也遂徙學宮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可以居子矣稍
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機曰
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軻懼勤學不怠 列女傳
王孫賈事齊湣王王出走其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
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
尚何歸賈乃入市與市人攻淖齒殺之求湣王子法章立爲王 通鑑
陳嬰故東陽令史東陽少年相聚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暴得
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
也嬰乃不敢爲王以兵屬項梁 史記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

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
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
安國侯
馮勤爲司徒母年八十每會見光武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
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 後漢書
崔寔母劉氏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寔爲五原太守母常訓以臨
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助焉
漢中陳文矩妻李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喪於官四子以
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
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

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興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巳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是訓導愈明並爲良士

房景伯爲清和太守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召其母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化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卒以孝聞 魏書

陶侃少貧賤母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巳侃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官江夏太守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 晉書

虞潭父亡母孫氏雖少誓不改節潭自幼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資產以餽戰上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仍盡發家僮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佩以爲軍資其憂國之誠如此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卒年九十五

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博士盧壼曰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

陸卬母魏上庸公主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兄弟六人並主所生邢卲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秉義方 北齊書

裴讓之母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官至清河太守

鄭善果母崔氏女也善果父誠討尉迥戰死善果襲爵開封縣公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博涉書史通曉治方善果出聽事母恒於障後察之剖斷合理則大悅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敎之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歷任州郡惟內自出饌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 隋書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

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唐書

柳仲郢母韓郎阜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

李景讓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及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名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含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

張齊賢同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太宗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 宋史

蘇易簡參知政事太宗召其母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眞孟母也

陳堯叟歷官右僕射母馮氏性嚴不許諸子事華侈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

蘇軾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讀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乎程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鄒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辭其母張氏曰汝能報國吾顧何憂及浩諫立劉后兩謫嶺表母不易初志

尹焞欲不應進士舉其師程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别的因父卒母張氏嘗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别的因受教惟謹官至昭勇大將軍 元史

秦閏夫妻柴氏閏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死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賊犯晉寧其長子從賊

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曰從惡者吾次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

蘭芳由郎中出爲知府洊歷工部侍郎事母至孝母甚賢芳所治事暮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教誡芳受命唯謹由是爲良吏云 明史

高邦佐天啟元年遼陽破起參政分守廣寧以母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遂死於變

女

北宮之女嬰兒子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

孝情者也。戰國策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逮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會逮。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乃除肉刑。史記

馬融女倫有才辨。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作申情賦。後漢書

戴良五女並賢。每有許嫁。練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

趙娥者。父爲同縣人所殺。娥兄弟俱物故。讎喜以爲莫已報也。娥

陰懷感憤。潛備刀兵。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

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盱爲巫。祝於縣江。迎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荀崧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晉書

謝奕女道韞。聰識有才辨。嘗內集。俄而雪下。叔父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焉

貞孝女宗者。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慰勉之。得全。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因遣歸寧。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奔喪向都。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以惇風俗。北史

呂氏良子。父仲洙得疾瀕殆。良子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熠煜如月者三。翼日父瘳

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守眞德秀表其居曰懿孝。宋史

葛妙眞。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眞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元史

武康蔡孝女。隨母入山採藥。虎攫其母。女折樹枝格鬭。三百餘步。虎舍其母。傷女血歕丈許。竹葉爲赤。女亦獲全。明史

劉氏二孝女。汝陽人。父生七女。家貧力田。嘗至隴上歎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犂不輟。其第四第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嫁。着短衣代父耕作。及父母相繼卒。無力營葬。二女即屋爲邱。不離親側。隆慶四年。督學副使楊俊民。知府史桂芳。詣其舍請見。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姑婦

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婦學於舅姑者也 國語

姜詩事母孝妻龐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遺其姑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魚以供二母之膳 後漢書

樂羊子遠尋師學其妻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入園中姑殺而食

之妻不食而泣姑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

張禮修趙當妻也姑酷惡無道禮修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言姑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當如伯高婦使惡姑知變 漢中士女志

岐陽公主下嫁杜悰事舅姑以禮聞姑寢疾主不解衣藥糜不嘗不進 唐書

博陵諸崔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櫛縰拜堂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而康寧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鄭義宗妻盧事舅姑恭順夜有盜劫其家人皆奔竄惟姑不能去盧冐刃立姑側爲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

張氏嫁崔均其姑王氏疾張刲左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崔均所居立孝婦坊 宋史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新之歿聞氏不更嫁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嗽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元史

趙孝婦德安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

常念姑老一旦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置於家南鄰失火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救之苦莫大焉言畢風轉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張氏儀眞周祥妻姑病醫百方不效一方士至其門曰人肝可療張割左脇下得膜如絮以手探之沒腕取肝二寸許無少痛作羹以進姑病遂瘳 明史

叔姪

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 漢書

張範子陵及弟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

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然吾憐戢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
言忝以還範。魏志

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晉書

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皆以爲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
有周易問叔父何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
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有從馬絕難乘湛因
騎此馬姿容旣妙廻策如縈濟益歎異時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
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無以答及是帝問如初濟曰臣叔
殊不癡因稱其美。

鄧攸沒於石勒逃還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

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棄我兒耳妻泣而從之

謝弘微叔父混風格高峻惟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以文義賞會
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所云昔爲烏衣遊
戚戚皆親姪者也瞻等才辭辨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
貴號曰微子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公主
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弘微經
紀生業事若在公高祖受命公主降爲東鄉君聽還謝氏自混亡
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
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宋書

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昭先家最貧尊獨料訴無日在家餉
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旣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
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

劉靈哲兄子景煥爲魏所獲及父晉城侯卒當襲爵靈哲辭以兄
子在魏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
不能得齊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封爵 南史

庾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尊精篤學爲安西法曹參軍泳時貴
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
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

荀攸七八歲叔父衢嘗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游戲常避護不欲
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志如此。魏書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叔父振旣亡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
溫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
以上皆納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邢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子慎
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啟孤兄子
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以此多之。北史

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
可以勸俗矣卽許之。唐書

呂蒙正罷相歸洛眞宗謂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子皆不足用有
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宋史

布魯海牙性孝友幼時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盡有其產及貴顯築室宅旁迎阿里普海牙居之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爲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元史

劉璟基次子弱冠通諸經太祖念基每歲召璟入見便殿燕語如家人洪武二十三年命璟襲爵璟言有長兄子廌在帝大喜命廌襲封以璟爲閤門使明史

張以寧年八歲或訟其伯父於縣繫獄以寧詣縣申理尹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伯父得釋以寧用是知名

穀玉類編卷八

穀玉類編卷九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庭闈類三

夫婦　賢婦　才婦　智婦　節烈

夫婦

百里奚爲秦相其妻流落在秦知之而不敢言奚一日坐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遂爲夫婦風俗通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

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左傳

張敞守京兆尹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宜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勿備責也漢書

王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後漢書

宋弘爲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

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山濤初爲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濤榮貴貞愼儉約雖爵至千乘而不蓄媵妾晉書

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魏書

丁公著歷官太常卿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唐書

劉庭式未第時議取鄉人之女未納幣庭式及第女以病喪明家

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不復娶蘇軾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耶軾深感其言宋史

賀仁傑歷官中書右丞其妻殁世祖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元史

胡居仁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明史

江鐸父圻經寢室必俯其首妻經夫廬亦然

賢婦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詩經

晉文公妻趙衰生同括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盾狄女叔隗所生。左傳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其妻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帶織器變姓字莫知其所之韓詩外傳

老萊子耕於蒙山人或言於楚王楚王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國之政願煩先生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江南而止高士傳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

鄉邦稱之。後漢書

梁鴻家貧而尚節介。勢家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耳。今衣綺縞傅粉。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鴻後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飮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慚。乃

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日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若斷。則捐失成功。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升感激。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王司徒婦鍾氏。有俊才女德。王汝南娶郝普女。有令姿淑德。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世說

庾袞勤儉篤學。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晉書

陶潛有高趣。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南史

李龍武妻裴。字叔英。安邑公矩之女。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君必儷他族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居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唐書

房元齡妻盧。元齡微時病且死。謂曰。吾病革。君年少。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明無他。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

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楊烈婦。李侃妻也。侃爲項城令。李希烈分兵畧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奈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百姓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約。死守。衆泣許諾。婦身自爨以享衆。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

周渭歷官廣南諸州轉運使。其妻莫荃。賢婦人也。初渭避劉鋹北走。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

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確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 宋史

劉氏適陳公緒紹興末公緒倡義來歸劉偶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適曰吾知守志遑恤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傾貲奔走淮甸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常緯蕭以自給

劉愚隱居學道妻徐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之子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

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奴被誣奪爵流烏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絕婚意辛辭曰夫婦之義死生以之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帝從之意辛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疇壽隆中上書乞子孫爲著帳郎君帝嘉其節召舉家還 遼史

解縉初與胡廣同侍成祖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可以女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女矣已而果生女遂約婚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 明史

周新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赴同官妻內讌荊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

臨漳楊氏王世昌妻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論死世昌念兄爲嫡子請代其刑時楊未笄謀於父母宗族曰彼代兄死爲義士我顧不能爲義婦耶願訴於上代夫死遂入京陳情赦法司議夫妻並得釋

龔元亨從王守仁學宸濠敗被誣就逮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枲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才婦

晉公子重耳奔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左傳

曹世叔妻班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昭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踵而成之帝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昭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 後漢書

劉遐爲徐州刺史妻邵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

數騎拔還出於萬衆之中妻之父邵續晉書

王凝之妻謝氏聰識有才辨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顧氏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劉臻妻陳氏善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

竇滔妻蘇蕙善屬文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婉

苟金龍妻劉氏金龍爲梓潼太守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登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

必同莫不畏而懷之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北史

譙國夫人冼氏幼賢明高梁太守馮寶娉以爲妻每與寶參決辭訟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適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夫人曰平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

平陽公主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走幷州主奔鄠發家貲招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畧地盩厔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衆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帝度河紹以數百騎來迎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唐書

薛蒙妻韋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於世

曾氏婦晏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晏依黃牛山爲砦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各當用命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奮晏自捶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退散鄉鄰挈家依山者甚衆有不給者以糧助之析山爲五砦互相應援賊屢攻弗克所活

老幼數萬人宋史

屠隆子婦沈氏修撰懋學女與隆女瑶瑟並能詩有所作兩人輒和之兩家兄弟合刻其詩曰留香草明史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撫使馬千乘萬曆時千乘以三千人從征播州良玉别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與副將周國柱扼賊戰功第一後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職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累奏帝擢封夫人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張銓天啟元年出按遼東守城殉難時銓父五典侍養家居度海內將亂築所居竇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歿獨銓

妻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於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避賊者多賴以免

智婦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不設備羅大敗左傳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負羈曰君無禮於

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負羈遺之壺飧加璧焉重耳受飧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淮南子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左傳

王章初爲諸生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曰仲卿京師尊貴人誰踰仲卿者今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及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上果下廷尉獄漢書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得其人於是乃釋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世說

李衡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衡以法繩之其妻習氏每諫不從會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襄陽記

齊武明后婁氏少明悟强族娉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

驚曰此眞吾夫也使婢通意又致私財使以娉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北史

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妻董氏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敏獨得免通鑑

唐太祖正室劉夫人明敏多智畧太祖追黃巢還軍過梁梁王邀太祖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左右有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欲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於朝太祖從之其後梁攻晉晉兵屢

敗太祖不知所爲大將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以圖再舉太祖以語夫人夫人罵曰存信牧羊兒安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 五代史

漢高祖后李氏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救民之意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不足士亦不怨高祖爲改容謝之

魏人柴翁有女後唐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往迎之女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郵舍隊長項黯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不能

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縉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 宋史

貞女韓氏元末明玉珍據蜀貞女慮見掠僞爲男子服混迹民間既而被驅入伍轉戰七年人莫知其處女也後從玉珍破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始改裝而行同時從軍者莫不驚異 明史

節烈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自誓。詩經

杞梁戰死其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明月悲其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梁植字也 古今注

陶嬰夫死守義作黃鵠歌歌曰悲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飛鳥尙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列女傳

劉長卿妻桓鸞女也生一男而長卿卒兒又夭殁妻慮不免乃刑其耳以自誓沛相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後漢書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文寧女也名令女文叔早死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後家果欲嫁之令女復以刀截兩耳及爽誅令女叔父迎令女歸文寧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微使人諷之令女于是以刀斷鼻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列女傳

孫翊爲丹陽太守丹陽都督嬀覽與丞戴員殺翊覽又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信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共圖覽晦日設祭徐哭畢除服言笑歡悅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出戶拜覽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出共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 通鑑

覇城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手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女

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竒 南史

魏溥妻房氏婉順高明年十六而溥病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其姑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虛父母未諒至情覬持此自誓耳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房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 魏書

趙元楷妻崔氏宇文化及之反也元楷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崔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曰我僕射子妻破亡自可卽死遣爲賊婦必不能羣賊毀其衣縛於簀上崔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請解縛賊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怒亂射殺之 隋書

鄭廉妻李嫁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欽其操號堅貞節婦名所居曰節婦里 唐書

殷保晦妻封保晦官校書郎黃巢入長安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怒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王凝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家貧子尙幼凝妻李氏攜子負骸骨歸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泣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卽引斧自斷其臂開封尹聞之白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五代史

陳堂前雒縣王氏女節行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年十八歸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堂前泣告舅姑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子日新稍長延名儒訓導旣冠入太學 宋史

闞文興妻王氏文興爲漳州府知事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賊曰俟吾葬夫卽汝從也賊許之遂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旣熾卽自投火中以死有司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元史

張義婦濟南人歸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張家居養舅姑甚至及舅姑死歎曰夫骨暴棄遠土妾敢愛死乎乃臥積冰上

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當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相率賵以錢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不可識張哀慟夫忽降於童告張死時事甚悉且指示骨所在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零護喪還給錢使葬

唐方妻丁氏方爲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沉從容以手斂裾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 明史

孫義婦慈谿人歸黃詛昭生子滑未幾夫卒孫育之成立求兒女爲配甫三年生二子滑亦卒時田賦皆令民自輸孫姑婦相率攜幼子輸賦南京訴尙書蹇義言縣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築海塘障之義見其孤苦詰曰何爲不嫁對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義嗟嘆久之次日卽爲奏請遣官偕有司相度成之起自龍山迄於觀海永免潮患慈谿人廟祀之塘上

徐氏爲定海金傑妻傑兄以罪逮入京傑往請代瀕行徐巳有身傑謂曰予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撫之金氏鬼庶得食也巳而悔曰我幾悞汝吾去無還理卽死善事後人徐泣曰君以義往上必義君君兄弟當同歸無過苦也卽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託乎巳果生男無何兄得還傑竟瘐死徐撫孤慟曰我本欲從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强營葬事服闋父母勸他適截髮斷指自誓食澹茹苦六十餘年視子孫再世成立乃卒

張維妻淩氏維舉於鄉卒婦年二十五子四歲亦卒其兄諷之改圖婦痛哭嚙脣噀血灑地終身不歸寧舅姑慰之曰不幸絕嗣日計無賴吾二人景逼矣爾年尙遠何以爲活婦曰恥辱事重餓死廿之乃出簪珥爲舅納妾果得子喜曰張氏不絕亡夫墓門且有寒食矣後舅病瘋姑雙目瞽紡績供養二十年不衰

宮人費氏當都城陷賊入宮自投眢井中賊鉤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紿曰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李自成自成命中官審

視之非是以賞部校羅某者費復紿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詫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死自成聞大驚命收瘞之

穀玉類編卷九

穀玉類編卷十

庭闈類四　　汪兆舒果齋輯

兄弟　友愛　姊妹　妯娌

兄弟

馮野王爲上郡太守其弟立竟寧中出爲上郡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漢書

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

最怒後漢書

許劭汝南平輿人有高名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世說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分財生貲皆平均惟紫荊樹一株共議欲破三片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燃眞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不截取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齊諧記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蜀志

陸雲與兄機齊名張協有儁才與兄載齊名協弟亢亦有屬綴時人謂曰二陸三張晉書

卞粹以清辨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元仁無雙

戴逵厲操東山而弟逯以武勇稱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南史

張岱吳興太守與兄太子舍人演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南齊書

駙馬都尉王銓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南史

劉之亨代兄之遴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荊土懷之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到漑與弟洽俱有才學時以比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梁書

夏侯夔爲南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魏書

魏景儀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爲雙鳳。北史

薛元敬與兄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少爲鵷雛。唐書

賈敦實爲洛州長史。寬惠人心懷向。始敦實兄敦頤爲洛州司馬。洛人爲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

李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韋述有史才博識。弟逌迪學業亦亞述。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宋史

洪适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

孫逢吉與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李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金史

回回與弟嶮嶮皆爲時之名臣。世號爲雙璧。元史

端孝文翰林待詔。弟孝思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並著清節。朝鮮人爲立雙清館云。明史

楊守陳遷吏部右侍郎。弟守阯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學行相埒。其爲解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豔稱之。

皇甫涍父錄弘治九年進士。生四子。沖涍汸濂。沖汸同登嘉靖七年鄉薦。明年汸第進士。又三年涍第進士。又十三年濂亦第進士。而沖尚爲舉子。兄弟並好學工詩。稱皇甫四傑。

魏允貞弟允孚允中皆有名。劉廷蘭與兄廷蕙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世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

友愛

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

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眛立。夷眛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公羊傳

趙孝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孝辟太尉府。遷長樂衛尉。復徵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顯宗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後漢書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

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肱嘗與季江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鄉里內外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坐中驚肅

裴楷嘗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其兄共游行牀帳儼然檽軒踈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 裴楷別傳

王覽母朱氏遇覽兄祥無道覽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 晉書

顏含有操行兄畿病死復生然氣息甚微闔家營視雖在母妻不能無倦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尋求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忽有青衣童子持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出戶化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庚袞明穆皇后伯父也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如此十有餘旬毗病得差袞亦無恙

李銓有至行銓兄前母子後母甚不愛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即脫不著須兄得與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 陳留志

謝述兄純在江陵遇害述奉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喪舫流漂述乘小船尋求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兄景仁愛其弟彪惛述及景仁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感愧友愛遂篤 南史

孫棘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死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小郎未妻娶君已有兒死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并賜許帛二十匹

清河房景伯性淳和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其次弟景先亡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魏書

楊播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與弟椿津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容貌損瘠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悟爲均愛世以比王覽 唐書

司馬光性孝友其兄旦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

張存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嘗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

汪應辰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

浦江鄭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讎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陽謂曰彼欲害我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阻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從間道逸去

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痛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

劉德泉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子居敬居元德泉甚撫之及王氏卒益相友愛父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元史

劉德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黃璽字廷璽兄伯震商十年不歸璽出求之經行萬里不得蹤跡最後至衡州禱南岳廟夢神人授以纏綿盜賊際狠狽江漢行二句一書生告之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今道州盍往尋之璽從其言一日入廁置傘道旁伯震適過之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觀見有餘姚黃廷璽記六字方疑駭璽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 明史

韓邦奇嘗廬居病歲餘不能起弟邦靖藥必分嘗飲食皆手進後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三月及歿衰絰蔬食終喪勿懈鄉人爲立孝弟碑

姊妹

聶政爲嚴仲子報讎刺殺韓相因自皮面抉眼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之千金莫知誰政姊嫈聞之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今死而無名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乃抱屍而

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戰國策

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土而超妹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和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後漢書

李燮父固既策罷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預匿燮托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委以六尺之孤成感其義將燮入徐州界內變名姓爲酒家傭十餘年間梁冀誅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旁人

辛氏憲英聰明有才鑒弟敞爲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

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晉書

左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兄思

元帝初納鄭后后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

樂藹姊適徵士劉虯明識有禮訓藹爲廣州刺史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焉南史

劉孝綽三妹適王叔英張嵊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

符承祖方用事親姻多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裳多不受齊書

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唐書

裴守眞官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

祿奉姊及諸甥身與妻息惡食不贍也

姚廣孝本醫家子十四度爲僧名道衍成祖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明史

王棠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於文不尚榘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時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

妯娌

廣漢汝敦妻家世殷富而敦嫂貪吝敦所受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地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

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共擔金與兄嫂嫂見金而喜兄乃感悟棄妻還金。列女傳

王渾妻鍾氏字琰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晉書

范陽太守鄭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魏書

崔悛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悛叔父休爲子倰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北史

李光進歷官振武節度使弟光顏洺州刺史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籥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如初。唐書

穀玉類編卷十

穀玉類編卷十一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姻連類

外祖外孫 舅甥 中表兄弟
翁壻 姊夫妹夫 婦兄弟 聯襟 附妾婢
附僕

外祖外孫

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遷既死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漢書

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舒後官至司徒。晉書

袁湛少有雅操爲外祖謝安所知以姪元女妻之

范岫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南史

王筠清靜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

王褒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褒後官至尚書左僕射。梁書

皇甫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寛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寛

督以嚴訓續感悔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泣於是博涉經史成大儒 隋書

楊於陵見識於韓滉滉妻以女旣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嗣復後官至宰相 唐書

宋綬幼聰慧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 宋史

虞汲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啟曰南嶽眞人來見旣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卽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受業家庭具有源委 元史

彭澤幼學於外祖殷堅有志節 明史

舅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晉公子重耳秦康公舅也出亡在外穆公名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作此詩○詩經

霍諝少爲諸生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坐繫詔獄掠考諝奏記於商商高諝才志奏原光罪 後漢書

衛玠風神秀異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晉書

王忱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韓伯清和有思理其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

鎭南將軍王延之與光祿大夫阮韜俱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 南齊書

陸杲好學工書畫其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人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梁書

劉孝綽七歲能屬文其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謝藺五歲時每父母未飯不先飯其舅阮孝緒歎曰此兒在家則

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江總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侯蕭勱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陳書

李繪神情朗儁河間邢晏卽繪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 北齊書

趙安仁女弟適董氏早寡安仁取歸給養甥靈運尚幼躬自訓導爲畢婚娶 宋史

姚希孟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稍長與舅文震孟同學並負時名舉進士改庶吉士震孟亦取上第入翰林甥舅並持清議

望益重 明史

中表兄弟

杜鄴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 漢書

鍾瑾母李膺姑也瑾好學慕古與膺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嘗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 後漢書

梁武帝謂周捨云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云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以摛為侍讀 南史

盧元為中書博士司徒崔浩元之外兄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魏書

李行之風素夷簡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為實錄 北齊書

孔若思陳亡客居鄴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唐書

賀知章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韋景駿為肥鄉令子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皇甫涍兄弟與黃魯曾省曾為中表兄弟文藻亦相似 明史

翁壻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女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 爾雅

東齊之間壻謂之倩 方言

陳平少家貧好讀書戶牖富人有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侍喪負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去負隨至其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以女孫予陳平 史記

馬融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融從其游學通經籍恂遂奇融才以女妻之 後漢書

孫儁與李膺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楚國先賢傳

張華少孤貧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之 晉書

衛玠好言元理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王羲之少知名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耶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殷州刺史杜廣初為劉景廄卒以馬肥良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

曾休俟景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謂其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愜
殹有麒麟於是妻之三十國春秋
劉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有女始笄妙選良耦有心於昞
遂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女長成欲覓一快壻誰坐此
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先生欲求快壻昞其
人也瑀遂以女妻之魏書
楊於陵始爲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
柳曰吾求佳壻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於陵官至太子少傅封弘
農郡公唐書
獨孤郁擢進士第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俄擢翰林學士德輿

輔政憲宗歎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
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
趙昌言掌漕湖外時王旦宰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
旦後爲賢相宋史
馬亮知福州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
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亮曰非爾所知也
張雍歷官尚書右丞卒年七十雍姿貌魯樸始爲滕中正壻中正
子錫世寧咸笑之中正曰此人異日必顯達壽考非汝曹所及
張汝明少嗜學入太學有聲一時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
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

程敏政十歲以神童薦英宗召試悅之詔讀書翰林院給廩餼學
士李賢愛重之以女妻焉明史
陳東生而聰慧絕倫好讀古書會稽侍郎董玘官翰林時聞東才
名視之東垂髫而前試詞賦立就遂字以女

姊夫妹夫婦兄弟

顏讎由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二三子納金於子路或謂孔
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
義而何讎由乃子路妻兄○孔叢子
魏公子無忌魏安釐王弟也秦圍趙邯鄲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夫
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魏王不聽公子乃矯魏王令代晉鄙
勒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存趙史記

郭林宗家貧欲游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乃遠至成皋從師受
業漢書
阮瞻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晉書
臨海太守郄愔與姊夫王羲之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
老之術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其妻江甚明識
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
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
弟妻泣而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令廚人

以金枓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南史

蘇威有從父妹適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遣之咸遂賣田宅罄資產以贖世雄論者義之 北史

呂希哲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壻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希哲爲崇政殿說書 宋史

部方丹陽大俠也故相高拱家居方走謁爲營復相名傾中外萬曆初拱罷張居正屬巡撫捕殺方并逮其子儀儀甫三歲捕者以日暮未發閉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進沈應奎義烈士時爲諸

生將往救之而府推官與應奎善固邀飲夜分乃罷武進距方居五十里應奎踰城出夜半抵方家踰牆入義婢邵氏方坐燈下抱儀泣曰安得沈郎來屬以此子應奎倉猝前婢立以儀授之應奎匿儀去復晨謁推官旦日捕者失儀繫婢毒掠終無言或言於守曰必應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寃哉應奎夜飲於余晨又謁余也會有爲方解者事乃寢 明史

聯襟

兩壻相謂爲亞 小雅曰瑣瑣姻亞亞是也○爾雅

碩人其頎衛侯之妻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詩經

中大夫嚴助侍燕上問助居鄉里時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願爲會稽太守 漢書

周公瑾爲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公瑾納小喬策從容戲公瑾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壻亦足爲歡 吳志

蕭嵩娶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而嵩汩汩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嵩後兼中書令封徐國公子華工部侍郎衛尚主嵩年踰八十士豔其榮 唐書

李漢韓愈之門人與薛孫皆爲愈子壻時人稱爲雙璧 合璧事類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皆名

士獨飯賁於後閣賁自是力學擢上第伉方過赤板橋聞之失聲墜驢因改橋名湛郎橋在袁州府城東 廣輿記

歐陽修與王拱辰皆薛簡肅奎壻修先娶長女拱辰娶其次後修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合璧事類

常安民以教授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 宋史

張方平子恕娶滕達道第五女與何洵真王渙之並爲友壻時人目爲三鳳

妾婢

齊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左傳

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須臾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世說

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矯詔收崇崇正宴於樓上謂綠珠曰吾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晉書

李氏絡秀少時在室周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許之遂生子顗嵩謨由此李氏得爲方雅之族

王獻之愛妾桃葉嘗臨渡獻之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得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渡 古今樂錄

樂府有碧玉歌宋汝南王所作劉碧玉汝南王妾王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樂苑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叛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羌聞之悉流涕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婢吹篪 伽藍記

崔寧爲劍南節度使會入朝蜀將楊子琳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其城寧有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遁去 舊唐書

關盼盼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侍姬也善歌舞能詩建封卒盼盼不嫁居燕子樓十餘年一日得白樂天和詩泣曰自我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也乃不食而卒 廣輿記

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樂天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全唐詩話

韓退之有二侍姬柳枝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葢有所屬也迨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竄去家人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住留花不

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語林

花雲方戰急妻郜挈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善撫之雲被執郜赴水死侍兒孫瘞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及漢兵敗孫復竊兒走渡江遇償軍奪舟棄江中浮斷木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踰年達太祖所孫抱兒拜泣太祖亦泣寘兒膝上曰將種也賜雷老衣忽不見賜兒名煒累官水軍衛指揮僉事後郜贈貞烈夫人孫贈安人立祠致祭 明史

王翶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載語翶翶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卽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翶卒

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

僕

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方言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左傳

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奴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爲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史記

王仲翁補大將軍史三歲間至光祿大夫給事中署小苑東門候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漢書

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續年十歲奉之不異長君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太子舍人善再遷日南太守之官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後漢書

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南史

甄琛舉秀才入都嘗與客奕棊蒼頭執燭或睡則加杖奴曰郎君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今奕棊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 後魏書

梁默者梁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 隋書

馬三寶性敏獪事柴紹爲家僮紹尚平陽公主高祖兵起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以百兵爲主衛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封新興縣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典兵處耶衛青大不惡 唐書

陽城値歲飢屛迹不過鄉里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

其餒與之食不納復致糠覈數柸乃受

蕭穎士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畱者特愛慕其博奥耳 世說

趙一德被俘爲鄭畱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其主鄭阿思蘭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畱不去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阿思蘭母勞一德分美田廬遺之一德不受而去 元史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析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時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老僕何

益寄歎曰主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盡脫簪珥得白金十二兩畀寄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歷二十年積貲巨萬爲寡婦嫁三女婚二子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敎二子輸粟爲太學生自是寡婦財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籍則家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沒或疑其有私竊啟其篋無一金蓄所遺一嫗一兒敝縕掩體而已 明史

薛瑄爲大理少卿忤王振誣劾論死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乃免

穀玉類編卷十一

穀玉類編卷十二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交際類一

朋友 交情

朋友

鄭當時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史記

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漢書

尹敏與班彪相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後漢書

廉范京兆人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李燮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蔣元卿之還杜陵荊棘塞門惟羊仲求仲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 羣輔錄

陳羣父紀有盛名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 魏志

嵇康遠邁不羣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内山濤河南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晉書

王濛與劉惔齊名相友善。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孔淳之隱剡山。嘗遇桑門釋法崇於二山。披襟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王智深宋紀

謝瞻不營當世。惟與范泰為雲霞之交。南史

謝靈運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

到溉與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昉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與衍云。昔郭泰道廣。許邵知而不顧。嵇生峙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北史

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唐書

高啟家長洲北郭。與王行比鄰。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郭十友。又稱十才子。明史

孫一元偏遊中原。抵吳越。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霓以僉事謝政。並客湖州。與郡人故御史陸崑善。而長興吳琉隱居好客。三人者並主於其家。琉因招一元入社。稱苕溪五隱。

孟化鯉河南新安人。孟秋茌平人。化鯉自貢入太學。郎與秋道義相勗。後為吏部郎。而秋官尚寶。比舍居。食飲起居。無弗共者。時人稱二孟。

交情

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史記

朱暉與陳揖交善。揖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後漢書

太尉陳蕃誅中官。事泄遇害。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友人朱震時為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雷義與陳重為友。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范式山陽金鄉人。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忽夢見元伯曰。我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寤悲歎。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投其葬日。馳往。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巨卿既至。執紼而引柩。於

是乃前式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去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適胡賊攻郡友人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汝何敢獨止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獲全世說

張裔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長爲之娶婦買田宅使立門戶蜀志

吳範交有終始素與魏滕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乃髡頭自縛詣門下鈴下不敢白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吳志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唐書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愧矣相待如初

楊憑貶臨賀尉憑所善客徐晦者第進士擢櫟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德輿歎其直稱之朝御史中丞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白敏中渭南人王起典文衡欲舉敏中第一嫌其與賀拔惎友密令所知諭意令絕之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他往敏中躍出見賀曰吾可以一第負素交耶遂不得首舉廣輿記

歐陽修篤於朋友生則振拔之死則調護其家宋史

巢谷游涇原與河州將韓存寶相善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謂谷曰我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貽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往授其子人無知者蘇軾與谷同鄉幼與之游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相聞者谷慨然自眉山徒步訪兩蘇至梅州遺轍書轍驚喜曰此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轍資遣之舟行會病死轍聞哭之失聲

鄒浩爲右正言諫立劉賢妃爲后削官羈管新州浩所與游田晝王回皆良士也初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謝曰君贈我厚矣回爲宗正寺簿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除名停廢

孫子秀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

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虞集見其所爲文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歷官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爲知己集歸田數載旅不計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來留句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元史）

聶大年由仁和教諭薦入翰林始尚書王直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自序昔與文進交嘗戲作詩一聯至是十年始成之大年題其後云公愛文進之畫十年不忘使以是心待天下賢者天下寧復有遺賢哉直聞其言不怒及大年疾篤作詩貽直有鏡中白髮難憐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句直曰此欲吾志其墓耳遂爲之志（明史）

康海殿試第一授修撰與李夢陽詩文相倡和正德初劉瑾亂政

以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會夢陽下獄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謁瑾瑾大喜爲倒屣迎海因設詭辭說之瑾意解明日釋夢陽踰年瑾敗海坐黨落職

吳廷舉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僕死自煮藥飲之負以如廁一晝夜數十反玘嘗語人曰獻臣生我（獻臣廷舉字）

穀玉類編卷十二

穀玉類編卷十三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交際類二

師弟　名師　高弟

師弟

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不能著

乎天下名不能傳乎後世（韓詩外傳）

張禹以經學精習位丞相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至大司空戴崇至少府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自得也（漢書）

云敞師事吳章王莽殺章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禁錮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章尸歸棺斂葬之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詩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荀悅漢紀

鍾興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名見拜郎中令定春秋章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 後漢書

楊政少從范升受梁邱易升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旁候車駕而持章叩頭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傷政胸政猶不退哀泣陳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

尺一出升

廉范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名范入詰曰薛漢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范公府掾敢收之何也范叩頭曰臣愚戇以爲漢等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死上怒解因貰之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世所謂舌耕也 拾遺記

王裒隱居教授有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安邱令以爲詣已出迎之裒乃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 晉書

李謐博通諸經初師事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魏書

李業興志學精力師事徐遵明時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業興詣靈馥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

高祖鎮太原時引張後亂爲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晏月池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亂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

位臣贊翼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笑之 唐書

王通北面受學者皆當世偉人如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大義

程顥與弟頤講孔孟之學楊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又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宋史

王安石教子雱求師須博學善士或問發蒙何必爾王曰先入者爲之主 晁氏客話

吳與弼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飲食教誨不倦其門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復鄭伉 明史

孔公恂天順初授禮科給事中大學士李賢言公恂至聖後賛善司馬恂宋大賢溫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語孝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傅孝肅皇后者憲宗生母方以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傳爲盛事云 明史

錢德洪餘姚人王守仁自尚書歸里德洪偕數十人共學焉四方士踵至德洪與王畿先爲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守仁嘉靖初偕畿赴廷試聞守仁訃乃奔喪至貴溪議喪服德洪曰某有親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畿曰我無親遂服斬衰喪歸德洪與畿築室於場以終心喪

名師

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史記

何休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長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勸解儒化大行 漢書

楊雄好古而樂道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

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公超楷之字 後漢書

馬融才高博洽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沈麟士隱居吳羌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南史

張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偉告諭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魏書

常爽博聞強識時戎車屢駕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爽教所就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 唐書

周敦頤學爲知道程顥與弟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宋史

程頤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

許衡讀程朱書大有得學者寖盛世祖以衡兼國子祭酒擇蒙古

弟子倣教之術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 元史

許謙開門講學遠近皆來受業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討論講貫終日不倦及門之士千餘人隨其才分皆有所得世稱爲白雲先生

薛瑄提學山東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 明史

曹端起崤澠間倡明絕學霍州李德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達事變末學

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諭命諸生延致之講明正學

高弟

孔子曰吾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非吾附乎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非奔奏乎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非先後乎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非禦侮乎 孔叢子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二子能質問疑義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 漢書

丁寬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師何學成寬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鄭元入關事馬融融素驕貴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名見元因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後漢書

范縝從沛國劉瓛學芒屩布衣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並無愧恥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 南史

蓋文達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劉焯等以耆儒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叶抗奇之問從所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 唐書

員半千始名餘慶與何彥先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曰五百

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

李穆從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曰子所得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爲廊廟器以所著易論授之 宋史

馬默單州人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數默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

李燔從朱熹學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

陳淳受教朱熹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源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

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
蔡清門人陳琛最著琛杜門獨學清見其文異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見清清曰吾所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子已盡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 明史
陸師道爲禮部主事養母告歸歸而游文徵明門稱弟子善詩文工小楷古篆繪事人謂徵明四絶不減趙孟頫而師道並傳之其風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長吏罕識其面

穀玉類編卷十三

穀玉類編卷十四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交際類三

賓主 好客

賓主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史記

汗明見春申君三月乃見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

僕已知先生矣汗明慨然曰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名門吏爲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戰國策

下邽翟公始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史記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於是舍人見勃參以爲舍人 漢書

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貴誠重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西京雜記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 世說

徐穉豫章人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後漢書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是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續晉陽秋

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待之備性好結毦時適有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毦而起以上賓之禮待之 魏略

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 魏志

侍中董允嘗與費禕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乃命解驂不行其下士凡此類 蜀志

郗超爲大司馬桓溫參軍溫傾意禮待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晉書

車胤以博學知名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羊欣爲後軍府舍人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族子靈運告其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 宋書

庾杲之爲衛將軍王儉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南史

孔休源爲太學博士寓於少府孔登宅侍中范雲命駕到少府門登謂當詣己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尚書令沈約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商畧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 梁書

郎餘令博於學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 唐書

顧德輝家世素封輕財結客跌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購古書名畫彝鼎祕玩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晨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士河南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張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咸主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暨餼館聲伎並冠絕一時而德輝才情妙麗與諸名士

亦畧相當 明史

朱野航𣓀門一老儒也在萩扁王氏教書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擊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徧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為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 何元朗叢說

好客

孟嘗君名文招致諸侯賓客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 史記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鄭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遷大農令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陳遵以功封嘉威侯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漢書

崔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後漢書

孔融好士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大將軍長孫澄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酬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廚別進異饌留之止 周書

義陽郡王李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禮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 唐書

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

石昂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 五代史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嵩山歸暮抵

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續世說

楊榮為大學士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焉 明史

廖莊為刑部侍郎性好存謝賓客為歡狎既官法司或勸稍屏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

顧尚書璘虛己好士如恐不及在浙慕孫太初一元不可得見道衣幅巾放舟湖上月下見小舟泊斷橋一僧一鶴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還無間撫湖廣時愛王廷陳欲見

之廷陳不可偵廷陳狎游疾掩之廷陳避不得遂定交既歸搆息園大治幸舍居客客常滿

王世貞主盟風雅自李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

謝榛刻意爲歌詩西游彰德爲趙康王所賓禮康王卒曾孫穆王亦賓禮之酒闌樂止命所愛賈姬獨奏琵琶則榛所製竹枝詞也榛方傾聽王命姬出拜光華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請更製以備房中之奏詰朝上新詞十四闋姬悉按而譜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禮而歸姬於榛

穀玉類編卷十四

穀玉類編卷十五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懷感類一

老壽　生日　嫁娶　生子

老壽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禮記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莊子

帝堯巡狩觀於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多富多壽多男子帝曰辭 通鑑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 國語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

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左傳
老子者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史記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啟期鹿裘素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爲樂者何啟期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孔子家語
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欲名伏生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鼂錯往受之史記
申公魯人以詩經爲訓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申公時已八十餘天子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爲博士病免今上即位復以賢良徵固時固已九十餘矣
伏恭以司空乞罷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後漢書
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時有百歲翁自說童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
華佗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有壯容時人以爲仙
陶弘景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南史
新喻侯映爲北徐州刺史及徵還鍾離人顧思遠行部伍中映見其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映大異之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穰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能復食穀惟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别乃終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爾其枕
孫謙爲光祿大夫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

羅結爲侍中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年一百二十歲卒魏書
高允爲中書侍郎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
尉元歷官司徒高祖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
傅永歷官左將軍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甄權爲高醫貞觀中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飮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卒年一百三歲唐書

白居易暮節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宴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許瓊子永罷盧氏縣尉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養太祖命其父赴闕瓊得對於講武殿詞氣不衰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衣帶茶帛授永鄠城令宋史

宰相文彥博致仕歸洛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象其中謂之洛陽耆

英會

宋濂致仕太祖賜御製文集及綺帛問濂年幾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明史

胡濙歷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稱耆德及歸有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聚一堂因名之曰壽愷

馬文升爲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

翁正春拜禮部尚書乞歸光宗以正春嘗爲皇祖講官特加太子少保賜敕乘傳異數也時正春年逾七十母百歲率子孫奉觴上壽鄉閭豔之

侯官林春澤歷南京刑部郎中出知程番府以大計免歸年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戸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春澤起拜嬰鑠如少壯獻徵錄

生日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離騷

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唐書

宰相王欽若生日肇太常以金籠籠鴿以獻搢笏開籠一一放之每一放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倦遊錄

蘇東坡生辰置酒赤壁下笛聲忽起江上乃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之曲以獻坡喜試令奏之曲音嘹喨有穿雲裂石之聲

玉局文

張安道生日東坡以拄杖爲壽有詩曰先生眞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十年潛確類書

錢穆父生日楊次公壽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雲齋廣錄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明年乞致仕倦遊錄

魯鐸爲司業與祭酒趙永皆大學士李東陽門生也値東陽生日

相約以二帕爲壽比檢笥亡有徐曰鄉有餽乾魚者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詒東陽東陽喜爲烹魚置酒酉二人飲極歡乃去 明史

嫁娶

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納采者納鴈以爲採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婚期也親迎者父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 禮記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詩經

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陳公子完奔齊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左傳

膠東王徹數歲時長公主指其女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主大悅要上成婚焉 漢武故事

陽公雍伯設義漿給行人有一人就飲畢出菜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好玉并得好婦公種之數歲北平徐氏有女公求之徐氏曰得白璧一雙當爲婚公於所種處求之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愕然遂妻以女生十男皆俊異位至卿相 搜神記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有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第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世說

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占夢索紞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張公徵女仲春成婚 晉書

韋放京兆人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放爲北徐州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梁書

孔淳之與王敬弘友敬弘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問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婦之禮也 南史

崔㥄一門婚嫁皆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世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曰孝順出自臣家富貴恩由陛下 北齊書

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胄妻也聞之慚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北史

高祖后竇氏其父毅神武公嘗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晝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唐書

東都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舍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

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曰吾女各有姿色但不知誰是配偶使五女各持一線於幔前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線乃第三女果有姿色。天寶遺事

唐盧儲舉進士投卷謁尚書李翺翺有女年及笄見卷曰此人必爲狀元李聞之乃招爲壻明年果首擢成婚之日儲作催粧詩曰昔年曾向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山堂肆考

郝質篤於信義官并代路都監與朝士董熙菩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宋史

黃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

詹同幼穎異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以其弟槃女妻之。明史

癡翁史思女笄當嫁壻家貧不能具禮詭詞擕之覲燈與其婦送之壻家大噱而去。列朝詩集小傳

生子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詩經

子生設弧於門左。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禮記

魯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史記

盧綰豐人也綰親與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漢書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

閣上有丹霞蓊鬱而起乃改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洞冥記

桓溫生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晉書

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其祖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宋書

任遙妻裴嘗晝臥夢有五色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後生昉。南史

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陳書

宇文孝伯其生與周武帝同日及武帝即位爲右侍上士帝嘗謂

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北史

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娠生說天寶遺事

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唐書

范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質後位宰相宋史

曹彬週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又取一印餘無所視

李至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未幾生至至後位參政

李顯忠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戚異之後官至節度使

楊洪裕少時漁於貊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女爲周祖淑妃明年生子廷璋家遂昌盛

段少連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後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楊奐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元史

黃溍母夢大星墜於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迨長以文名官至侍講學士

宣宗仁宗長子也母誠孝昭皇后生之前夕成祖夢太祖授以大圭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既彌月成祖見之曰兒英氣溢面符吾夢矣明史

楊惟楨母李夢月中金錢墜懷而生

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

穀玉類編卷十五

穀玉類編卷十六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懷感類二

疾病　死喪　親喪　喪妻　喪子　葬祭

疾病

士辭疾曰某有負薪之憂。禮記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莊子

丙吉有舊恩。宣帝封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非死疾也。後病果愈。漢書

趙岐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爲遺令勑兄子。其後疾瘳。年九十餘。後漢書

呂蒙定荊州。還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增加。權爲之慘戚。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吳志

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荀令則爲量水。世說

裴俠位開府儀同。嘗遇疾沈頓。忽聞五鼓。便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愛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天祐其勤恪也。北史

李勣爲太子詹事。太宗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須以和藥。唐書

廉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元史

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强衣冠而出。

宋訥爲祭酒。病。太祖曰訥有壽骨。無憂也。遂愈。明史

死喪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禮記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穀梁傳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左傳

孔子早作。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禮記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也。淮南子

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齊死生以遣憂累焉 西京雜記

薤露蒿里喪歌也出田橫門人至孝武時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 古今注

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郭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後漢書

鄭元以病還家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六月卒 歲在龍蛇賢人嗟元以讖合之謂此

王戎嘗經黃公酒壚過顧謂後車客曰吾嘗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晉書

向秀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有不羈之才其後並以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

陸機歎逝賦序曰余年方四十而懿親屬戚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賦 昭明文選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世說

衛玠卒謝鯤哭之慟人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 晉書

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張翰哭之慟既而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

王獻之卒兄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

司空庾亮薨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羊曇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謝敷會稽人入太平山十餘年臺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賈喪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法虔道林之同學 世說

蘇韶卒其弟夢韶言顏回卜商俱爲地下修文郎 王隱晉書

御史中丞任昉卒殷芸與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 梁書

庾詵晚年尤遵釋教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卒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王規爲太子中庶子卒皇太子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峰標映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南史

鄧先生名郁隱居衡山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皷翼鳴舞移晷方去先生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而終

侍中孫瑒卒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陳書

柳弘爲御正大夫卒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痛惜如此 周書

李泌爲相月餘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苦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泌卒 唐書

韓琦以司徒判相州薨前一夕大星殞於治所櫪馬皆驚 宋史

辛棄疾嘗與朱熹游熹殁僞學禁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獨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王恕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啖兼人卒之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矚之瞑矣 明史

史思自號癡翁沈石田爲作詩曰我顛與翁癡癡顛相比肩約爲老兄弟逍遙竟彭籛年八十餘精强如少年自知死期預命發引命親朋歌虞殯相攜出聚寶門謂之生殯至期無疾而逝 列朝詩集小傳

楊爵爲御史以極諫符瑞久繫獄後得釋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 明史

黃道周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殁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親喪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 詩經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禮記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立槁而死 韓詩外傳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 魏志

王戎以母憂去職容貌毀瘁杖然後起時和嶠亦居父喪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

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晉書

吳隱之執母喪哀毁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時人以爲孝感所致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每聞隱之哭聲輒爲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

陶侃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

司馬㬎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毁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子産曰昨見羅兒面顏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 南史

蕭放父卒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

巢每臨至舒翅悲鳴全似哀泣時人以爲至孝之感 北齊書

宗懍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每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 周書

侍御史陳孝意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 北史

張九齡居父喪哀毁庭中木連理及爲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毁不勝哀有紫芝産坐側白鳩白雀巢冢樹 唐書

支漸年七十持母喪蓬首垢面三時號泣白雀白烏日集於壟木五色雀萬餘囬翔悲鳴若助哀者人以爲至孝所感 宋史

范祖幹事親孝父母皆八十餘而終家貧不能葬鄉里共爲營辦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命表其所居曰純孝坊學者稱爲純孝先生 明史

曹端遭二親喪五味不入口既葬廬墓六年

汧陽王誠洌父甍醯醬鹽酪不入口明年墓生嘉禾一本雙穗嘉瓜二實並蔕慈烏異鳥環集以母馬妃早卒不逮養追服衰食蔬者三年雪中萱草生華咸謂孝感所致

喪妻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也故止也 莊子

符融貧妻亡無以殯殮鄉人欲爲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葬者棄

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卽土埋藏而已鄉人歎其高卓 後漢書

陳化爲尚書令妻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賢之以其年壯勑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權不能違其志名益重 吳志

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以問卜者王生王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瞻歸其妻已卒 酉陽雜俎

荀粲婦曹氏病亡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晉書

孫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

悽然增伉儷之重

王維退朝之暇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舊唐書

趙惟新篤於內行喪偶五十年不再娶 明史

喪子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禮記

延陵季子適於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既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於土命也夫 禮記

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人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 列子

豫章太守顧邵是雍之子在郡卒雍集僚屬共圍棊外啓信至而無兒書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世說

王衍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晉書

王祥二子烈芳同時而亡將死時烈欲還葬舊土芳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仁與達二子俱有吾何傷焉

王導子悅官中書郎先導卒先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常封作篋不忍復開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固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世說

江州刺史李基卒其父中公移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舍我去門戶豈是欲興 周書

東野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念無後以悲其友人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作孟東野失子詩 韓文公集

葬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左傳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前使卒掘地得石槨有蝌斗書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死遂葬焉 西京雜記

袁安歷官司徒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後漢書

太常趙岐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死之日便下下訖便掩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

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如其所言 晉書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後欲葬父苦家貧無以助給乃勠力耕種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驗 陳書

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俠後官開府進爵爲公 北史

姚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祖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眞

堂中劉土爲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唐書

司空圖隱中條山預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沈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此穴之乃古塚其間一古燈臺有銅牌上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迺待沈彬來 江南野史

張昱廬陵人爲江浙行省員外郎元亡迺居西湖貧無以葺廬酒間爲瞿佑誦所作詩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 明史

祭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禮記

羊元保歷官散騎常侍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經祠薦者口不妄嘗 宋書

張沖監青冀二州刺史事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 南齊書

胡叟少孤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擕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人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

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 魏書

尚書左丞王存常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 宋史

王約歷官集賢學士歲時朔望擕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慼謹時祭及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爲矜式 元史

襄陵王沖烋憲王第二子有至性每展墓必率子孫躬畚鍤培冢 明史

穀玉類編卷十六

穀玉類編卷十七

汪兆舒果齋輯

涉歷類

賞譽 規箴 遊宴 餽貽 餞送
旅寓 借債 報恩 報讐 富厚
貧乏 奢侈 吝嗇

賞譽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羊殖者賢大夫也行奚然對曰不知也簡子曰子與友親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中軍尉勇以喜仁

其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說苑

黄憲汝南人穎川荀淑遇憲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至袁閎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後漢書

郭林宗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月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後漢書

陳仲舉京師士大夫號曰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稱之如瀏瀏松下風時人之仰重可想青州先賢傳

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襄陽記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又時人目太初如朗月入懷世說

王戎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晉書

王衍儁秀有令望王敦嘗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和嶠有盛名於世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褚陶錢塘人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

薛兼丹陽人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央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樂廣有海內重名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也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

蔡克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山簡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聞克在選官曰正人之言驗矣陳留時爲大郡號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問

吏曰此郡人士爲誰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

王恭方正亮直介然不羣人比之朱絲繩 世說

世目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 世說

盧江何點嘗稱陸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南史

徐勉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

房元齡年十八校讐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唐書

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腳陽春 世說

趙光逢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五代史

王旦爲右正言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每曰王君淩霄聳壑棟梁之才貴不可涯 宋史

文彥博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卻立改容曰此潞公耶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文同操韻高潔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黃庭堅稱周敦頤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鄧廸稱李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世宗嘗謂侍臣曰李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 金史

董師中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每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深同四海而高並五岳他日必居此座

成祖手疏大臣十八人命解縉評之惟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無少貶福參贊南京時兵部侍郎徐琦使安南回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汝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

知公名安得不識 明史

正統初天下清平中外翕然稱三楊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

蹇義爲人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士奇常言張詠之不脩玩好傳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

王翺爲尚書李賢嘗語人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

陳茂烈字時周爲諸生時韓文問莆田人物於林俊曰從吾謂彭時也又問曰時周且曰與時周語沉痾頓去

孟秋督視山海關以道義自勗許孚遠嘗過張秋造其廬見茆屋

數椽書史很藉其中歎曰孟我疆風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別號也

規箴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管子

魏武侯浮西河水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君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說苑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止之君謂謁者無爲賓通人有請見者曰臣

道一言而已過三言請烹君見之賓曰海大魚則反走君曰願聞其說曰海大魚網弗能止鈎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君曰善乃不城薛 淮南子

馬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後漢書

虞延陳留人太守富宗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卽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刑擥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之諫

龎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往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參在職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

賈詡爲大中大夫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屏左右問詡詡不對曰屬有所思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魏志

王述爲司徒王導中兵屬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晉書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

虞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說他事以拒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又因書極諫寶應大怒後寶應敗走顧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 陳書

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於邸中爲假山召賓僚共觀坦獨俛首王强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鞭笞流血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爲假山聞而亟毀之 宋史

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歙器太宗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

歆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愼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宋濂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誡禽荒何太祖忻然曰卿可謂善陳矣 明史

梁寅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石門先生鄰邑子初入官請寅請教寅曰清愼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問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後以不檢敗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金幼孜從成祖巡邊度鷄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

盛寅授御醫一日召見成祖語白溝河戰勝狀氣色甚厲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懌起而視雪寅復吟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句聞者咋舌

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鎭廣西故事鎭帥初至土官率饋獻帥受之卽爲所持雲始至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汚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饋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

遊宴

向長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高士傳

山簡鎭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幷州兒 晉書

庾亮鎭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山陰之蘭亭自爲序以申其志及稱病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許掾許詢也○世說

宋宗炳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侍中謝靈運賜假東歸遊娛宴集以夜續晝爲御史中丞所奏免官旣東還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 宋書

劉歊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南史

王晞除并州長史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謂之物外司馬 北齊書

許謹選與親友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世說

陶峴彭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身則泛遊江湖徧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置飲饌僕妾共載值天下無事經過郡縣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

招而詣者吳越中號爲水仙 鴻書

楊維楨元末徙居松江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或戴華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蹁躚起舞以爲神仙中人 明史

餽贈

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左傳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子思曰伋不幸而困乏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 孔叢子

王丹姿性方潔時同郡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 後漢書

魯肅好施與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 吳志

王恭與王忱友善忱訪恭見恭所坐六尺簟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晉書

何點隱居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不屈非吾所敢議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贈之通

意 齊書

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何敬叔爲長城令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南史

領軍將軍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爲通强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

陸贄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饍贄不納惟受新茶一串

而已。唐書

張簡初爲道士。以母老歸養。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薦修元史。當元季。浙東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尙。每歲必聯詩社。聘一二文章鉅公主之。四方名士畢至。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臨川饒介爲元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鎰。明史

孫燧巡撫江西。時宸濠逆狀已露。晭燧圖已。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卻之。

餞送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詩經

霸橋在長安東。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三輔黃圖

郭林宗游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後漢書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世說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人重內任。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生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唐書

范仲淹貶知饒州。朝士畏宰相。無送仲淹者。獨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天下賢者。吾得爲其朋黨幸矣。宋史

太祖名諸儒纂禮樂書。以楊維楨前朝老文學。遣官幣聘。賜安車詣闕廷。惟楨留百有一十日。所纂敘例畧定。卽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史館胄監之士。祖帳西門外。宋濂贈之詩曰。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高之也。明史

張孟男爲尙寶丞。高拱以內閣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邸。爲治裝送之郊。

旅寓

叔孫婼如晉。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左傳

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越聲也。史記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世說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張翰吳郡人。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覊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

而歸 晉書

梁庾信來聘屬大軍南討遂畱長安及陳氏與朝廷通好請王褒及信高祖惟放王克等信畱而不遣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周書

唐蕭穎士旅寓東陽思歸不得作白鷳賦意謂己之不得歸猶鷳之困於籠不得出也故雍陶和孫明府懷舊山詩秋來見說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鷳 鴻書

周砥吳人僑無錫博學工文詞與宜興馬治善遭亂客治家治爲具舟車盡窮陽羨山溪之勝其鄉多富人與治善者咸置酒招砥砥心厭之一日貽書別治夜半遁去 明史

李材豐城人撫治鄖陽以激變事被訐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學者稱見羅先生至戍所學徒益衆許孚遠方巡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忘羈旅久之赦還

楊翥少孤貧隨兄戍武昌授徒自給楊士奇微時流寓窘乏翥輒解館舍讓之而已教授他所士奇心賢之及貴薦翥經明行修歷官禮部尚書

借債

周有逃責之臺 周赧王負債無以歸之主迫債急逃此 漢書

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莊周忿然曰周昨來中道有鮒魚焉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而迎子鮒魚忿然曰吾失我常與得升斗之水活耳君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莊子

甄法崇爲江陵令在任嚴整時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命口受爲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爲問繆家雅狼狽輸送 南史

曹武爲前將軍遇誅武性儉嗇獨餉梁武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忽夢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甚懼忽見武來負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忘我耶我兒饑寒無依昔所換十七萬可還令其市宅帝覺使主書送錢還之

李沆家貧嘗貸人錢而多負太宗別賜白金五十萬以償之 宋史

滕元發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爲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憤而致傴因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傴所在

孫秀實爲里中王和代假富人鈔一千錠貧不能償和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成疾秀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劵還其親 元史

祝允明不問生產有所入輒名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畱一錢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益自喜 明史

報恩

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卧。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左傳

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韓信布衣時。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及信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史記

張蒼坐法當斬。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趙岐避難四方。賣餅北海市。安邱孫嵩游市。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屏人審問曰。視子非賣餅人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與俱歸。岐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詣劉表。時嵩在座。不爲表所識。岐向表說嵩舊恩。表甚奇重之。共表嵩爲青州刺史。三輔決錄

孫權既斬黃祖。作二函。欲併誅蘇飛。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寧爲請。叩頭流血。權曰。爲君置之。若走如何。曰。飛受更生之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吳錄

李大亮隋末署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大亮被禽。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與定交。大亮歸唐。官至右衛大將軍。常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途。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太宗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之。而多弼不自伐也。唐書

李白嘗爲永王璘僚佐。璘起兵敗。當誅。初白游幷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況鍾爲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知蘇州。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藉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明史

李時勉初爲翰林侍讀。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阯道御史。命日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

報讐

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左傳

豫讓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趙襄子殺智伯豫讓曰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之左右欲誅之襄子曰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釋去之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使人問之豫讓也使兵圍之讓自殺史記

蘇不韋父謙以太守去郡歸李暠爲司隸校尉收謙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載喪歸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克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

此經月得達暠之寢室值暠在厠因殺其妾并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一夕九徙不韋知暠有備乃馳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阜頭以祭父墳暠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發病死不韋遇赦還家始改葬行喪後漢書

孝女王舜者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長忻與其妻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並孤苦寄食親戚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乃密謂曰我無兄弟致父讐不復今欲共汝報復何如二妹皆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隋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罪北史

叚居貞妻謝字小娥居貞與謝父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流人救以免丐食至上元夢夫及父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也小娥詭服爲男子物色歲餘得蘭於江州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托傭蘭家蘭寖倚之小娥見所盜叚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他日蘭集羣偷釃酒蘭與春醉臥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唐書

張藏英涿州人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壯之釋不問以補牙職居道避地關南藏英乃求爲關南巡檢使至則微服攜

鐵撾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遂禽歸設父母位刳其心以祭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讐張孝子宋史

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遣使監押之會稽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令似道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歌謔之及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謂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至漳州木棉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妾即厠上拉殺之

景清再遷御史大夫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詣闕自歸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命搜之得

所藏刃詰責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讐耳成祖怒磔死族之明史

劉球爲翰林侍講正統八年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初球言麓川事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爲振腹心球絶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擕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逈我我劉球也順驚悖俄而子死小校亦死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斃之而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屍

王世名武義人父良與族子俊同居爭屋爲俊毆死世名年十七

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而潛繪父像懸密室繪已像於旁帶刀侍朝夕泣拜且購一刃銘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爲諸生及生子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歸世名挺刃迎擊之立斃出號於衆入白母即取前封識者詣吏請死時去父死六年矣知縣陳某上其事於府府檄金華知縣汪大受來訊世名請死大受曰檢屍有傷爾可無死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頃之大受令人舁致父棺將開視之世名大慟觸堦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觀者咸爲隕涕乃令舁柩去將白上官免檢屍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妻俞氏撫孤三載自縊以殉旌其門曰孝烈

富厚

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劉向新序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歎曰計然之策七既已施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變名姓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

其德者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史記

猗頓用盬鹽起而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蜀卓氏之先用鐵冶富至僮千人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

張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漢書

南陽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隷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後漢書

郭況皇后弟也光武以況爲大鴻臚數幸其第飲燕賞賜金錢縑

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金穴
臨川王宏恣意聚斂庫室百間在內堂之後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不悅他日就宏燕飲半醉謂曰我欲履行汝後房便往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劇飲而還 南史
郝處俊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若許郝富若田彭 唐書
東京留守李憕頗殖產伊川自都至闕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癖
唐宰相王涯庭穿大井以珍珠瓊璧投置水中汲水供飲後肉色並如金時人目爲金身宰相 獨異志

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對曰江陵庄積穀尚有七千囷無用貪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北夢瑣言
王行授徒齊門富人沈萬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鎰計行輒麾去曰使富而可守則然臍之慘不及矣 明史

貧之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夫郤昭子恃其富寵以泰於國身尸於朝宗滅於絳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 國語
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史記
司馬相如家貧家徒四壁立
揚雄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漢書
范冉好違時絕俗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冉嘗辟萊蕪長。後漢書

阮咸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晉書
吳隱之爲謝石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薄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南史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惠照寺隨僧齋食僧厭怠齋罷而後擊鐘播

題詩壁上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播自重
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詩皆以碧紗羃之矣乃續曰二十年
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摭言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
嘗戒其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稗史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公贈錢十千明日復謁
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錢三百則甘
旨足矣公曰吾觀子才非凡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
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
春秋文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

高邁朝廷名至太學乃昔索遊孫秀才也文公歎曰貧之爲累大
矣倘索遊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猶將汩沒也東軒筆錄

許衡家貧躬耕自給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籺菜茹處之泰然
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元史

羅復仁爲學士太祖喜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間幸其舍負
郭窮巷復仁方堊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賢士豈宜居此
遂賜第城中明史

方孝孺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
成祖宴近臣銀器各一案因以賜之獨工部侍郎張本案設陶器
諭曰卿號窮張銀器無所用本頓首謝其爲上知如此

李中自廣西提學歸欲飯客貸米鄰家米至又乏薪將以浴器爨
會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

奢侈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
春申君客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史記

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食日萬錢
猶曰無下箸處子邵驕奢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
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晉書

石崇財產豐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

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
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助愷嘗以珊瑚
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之而碎愷聲色方厲
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
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

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
時人謂爲金溝

徐湛之貴戚豪強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與安
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並名奢豪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
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南史

劉悛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為益州刺史作金浴瓫餘金物稱是
徐君蒨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珠寶時
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韋陟性侈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饌羞以鳥羽擇米每食廚
中所棄不減萬錢以五彩紋作牋書使侍妾主之 唐書
河間王琛豪富造文柏臺迎風館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啣鈴
金龍吐珮嘗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椀赤玉巵數十枚
作工奇妙皆是西域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又陳女
樂及諸名馬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縠充積其內琛
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伽藍記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
酬平生不足也 世說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
畦取真珠布土壤間若種蔬狀既種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人
號侈寶 南唐近事
王鎔襲成德軍節度使時奢侈無度日費錢一二十萬至二三十
萬不等又好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遊西山登王母祠使
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 五代史
孫晟官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
侍號肉臺盤

孫承佑在浙右日恣為奢侈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筯所居室中爇
龍腦日不下數兩從車騎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 宋史
太監王直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
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明史
鄒應龍劾嚴世蕃貪縱謂平時交通贓賄為之居間者不下百十
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為
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為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
萬金為壽臧獲富侈若是主人當何如
鄢懋卿總理鹽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牀白金飾溺器歲時餽
遺嚴氏父子及諸權貴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

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

吝嗇

平陵士孫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宅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
天下而性儉嗇嘗宿客舍僱錢甚少其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
此欲作士孫景卿耶然不知實是景卿 三輔決錄
王戎性儉嗇天下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
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
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晉書
和嶠家產豐富然性至吝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

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宗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世說
尚書歸登性吝嗇。常爛一羊髀。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日登妻悞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原封。遂大怒。詈不止。其妻由此沒身不食肉。北夢瑣言
李崇爲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常無肉味。止有韭。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豈非一十八種耶。聞者爲之大笑。伽藍記
漢韋思在上黨五年。性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良久。怒曰。是必來獵酒也。續世說
周奎。莊烈帝周皇后父也。李自成逼京師。帝遣內侍徐高密諭奎

倡助戚輸餉。奎堅謝無有。高憤泣曰。后父如此。國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且乞皇后爲助。及自成陷京師。掠其家。得金數萬計。人以是笑奎之愚云。明史

穀玉類編卷十七

穀玉類編卷十八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利澤類

厚德　睦族　賑飢　好施　焚券
育嬰　葬骸施棺　放生戒殺

厚德

東海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方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子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漢書
王忳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于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書生謂忳

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彥父與忳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後漢書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

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老父還尋得劍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庾袞事親以孝稱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敎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世號之為異行筮難方輿乃適林慮山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 晉書

孫晷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之

而晷欣敬逾甚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

嚴植之好行陰德在闇室未嘗怠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充奴僕以報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南史

魏蘭根為岐州刺史從蕭寶夤討破宛川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敵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 北史

庾季才周文帝令參掌太史初荊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事母以孝聞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出財補其少者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對之燔契他年又飢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

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由是病者多死公義令凡有疾病之民皆以牀轝來安置廳事或至數百人公義獨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供醫藥躬勸其飲食全活甚衆民感其德土風亦改 隋書

嚴善思為監察御史方酷吏搆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及坐事論死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冤得免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 唐書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凡子襁褓親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
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所得俸祿
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房琯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
之心都盡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李勉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
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
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王祐官兵部侍郎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
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
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子旦後官至宰相 宋史

薛居正知朗州會亡卒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
其黨議欲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剪滅羣寇擒賊帥詰
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
查道侍母奉養以孝聞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
施隨盡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初赴舉貧不能
上親族裒錢二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
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
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
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
趙抃長厚清修平生不治產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
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以
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
司馬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
余良肱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
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
馬默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
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汝胡不以乞糧
告而專殺如此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
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

陳規好振施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
貢士女也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卽輟女奩嫁之
袁韶慶元府人歷官浙西制置使初韶父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
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
妾故趙知府女也父沒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卽送還其母且
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告以其故且
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
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劉基曾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元遣
使簿錄其黨多連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廬籍悉燬使

者計無所出乃爲吏其籍連染者皆得免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𤋮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 明史

商輅爲大學士既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吾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

鄭善夫敦行誼婚嫁七弟妹貲悉推與之葬母黨二十二人

睦族

氾毓敦睦九族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書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 魏書

李几博陵安平人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表異門閭 唐書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世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賜縑帛而去

陳兢江州德安人其祖崇唐僖宗詔旌其門崇子袞袞子昉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婢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兢即昉弟之子 宋史

范仲淹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子純仁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吳奎少甚貧既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沒之日諸子至無屋以居

韓元善歷官中書左丞置田百畝爲義莊以周貧族至正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錠復以買田六百畝爲義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 元史

張閏延安人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聚一室爲女紅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

鄭濂浦江人其家累世同居幾三百年濂以賦長詣京師太祖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賜之果濂拜賜懷歸剖分家人帝聞嘉歎 明史

陳選歷廣東左右布政使嘗割田百四十畝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載貧還之載不可而止

賑饑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 禮記

成都趙溫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後漢書

第五訪爲張掖太守歲饑訪開倉賑給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

嘉之由是一郡得全
天旱歲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袁術沛相術以米十萬
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死故
爲之耳寧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
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
劉善明平原人青州饑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
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南齊書
清河房景遠好施與頻歲凶儉於通衢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
郁行遇劫賊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鄉里親是誰郁曰齊
州主簿房陽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忍殺

其親遂還其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魏書
李阜貶溫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
掾吏叩頭乞候上旨阜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
我一身活數萬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
天子嘉之答以優詔越秩三品民聞喜舞唐書
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
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
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使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
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明年麥大

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宋史
徹里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歲大饑議賑之其屬以爲必
白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曰民飢死者已衆
乃欲拘以常格耶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悅之賜龍
衣上尊元史
王薦性好義其鄉旱民艱糴薦嘗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
飢欲死薦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
徐九思爲句容知縣歲侵穀湧貴巡撫發倉穀數百石使平價糶
而償直於官九思曰彼糴者皆豪也貧民雖平價不能糴乃以時
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以餘穀煮粥食餓者穀多則使稱力分負

以去其山谷遠者則就旁富人穀而官爲償之全活甚衆嘗曰即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賜復第在吾曹酌緩急而已明史
牟俸天順八年巡撫山東歲祲請發倉振濟十月復言今救荒者
止救其飢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貧民布棉帝皆嘉
納

好施

楊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
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後復得訾千萬皆以分施其輕
財好義如此漢書
太原郇越散先人訾千餘萬分施九族州里

馬援少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後漢書

武始侯張奮節儉行義常分損租俸贍恤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种暠父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

劉翊潁陰人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赴義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季禮意其子相也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劉凝之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餧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

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宋書

南平王偉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贍卹之太原王曼穎卒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哭之曰建安王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喪事得濟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給之 建安偉之始封也○梁書

徐陵性清簡祿俸與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急如此 陳書

郭元振少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

劉宰金壇人正直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飢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槱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某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己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隨竭其力積貲以繼之無倦 宋史

董文直性好施里閈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 元史

魏敬益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財爲之嫁娶歲凶飢者爲糜以

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餧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衆聞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請加旌表

尚書魏驥里居二十餘年與里人稠處增隄濬湖捍禦災患年九十八歲卒賜祭葬如禮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賑飢民憲宗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明史

黃福自奉甚約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周匱乏而已

丁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輒請振貸時出家財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三年大饑咸捐貲以振至天啓五年復捐粟

三千石振貧民以貲三千金代下戶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錄上其
先後事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

焚券

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有能收責於薛者馮煖署曰能於是載券契而行曰責畢收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馮煖之薛名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反見孟嘗君曰君家所寡者義耳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乃爲君市義也 戰國策

樊重性溫厚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 後漢書

顧顗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顗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契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 南史

王弘父珣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 宋書

崔慰祖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焚之 南齊書

盧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 魏書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謁見瓊則談問元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 北史

沈倫在相位日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 宋史

八剌不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 元史

梅國楨初除貴安知縣中官詣國楨請收責於民國楨僞令民鬻妻以償民夫婦哀慟中官爲毀券 明史

育嬰

章帝詔曰君者視民如父母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

者稟給如律 後漢書

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卒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傜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 晉書

郗鑒值永嘉喪亂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嚴世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之三子並得成長 宋書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

其資費濟者千室。南史

理宗淳祐九年。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嬰兒。宋史

李宥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於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甚衆。

黃震提舉常平倉。初常平有慈幼局。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旣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

葬骸施棺

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

文王賢矣。澤及枯骨。況人乎。新序

曹褒爲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百餘。褒以問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無後者。不得埋掩。褒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後漢書

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范叔孫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惟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皆得全。宋書

嚴世期。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南史

劉昌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斂以棺櫬。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唐書

范純仁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計。宋史

危稹知漳州。漳俗不葬親。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燥地爲義冢。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爲葬之。凡二

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

鄔敦知衢州府。衢俗貧者死不葬。輒焚其屍。敦爲厲禁。且立義阡。俗遂革。明史

李信圭知清河縣。南北往來道死不葬者。信圭爲三大塚瘞之。

張鵬。景泰初授御史。出按大同宣府。奏兩鎮軍士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乞官給醫藥棺櫬。設義塚。俾餟厲祭。死者蒙恩。則生者勸。帝立報可。且命諸邊槩行之。

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

放生戒殺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爲用故出售也田子方曰哀哉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乃束帛而贖之以放焉 韓詩外傳

孟懿子獵得麑使西秦巴守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求麑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豈忍我子乎 說苑

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南見一黃雀爲梟所搏墜於樹下又爲螘所困寶愍之取歸養之百餘日毛羽成放之其夕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救拯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 續齊諧記

孔愉以功封餘不亭侯初愉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悟遂佩焉 晉書

何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初胤侈於味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故胤末年遂絕血味 南史

王固崇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嘗聘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陳書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所泊江湖必於峰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 北齊書

鄧叔敬楚俗好啖蝦纂得者輒折其股患其逸也敬叔購其無傷者投之澤中邑有澄江忽洪水漫流叔敬欲渡已登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有兩蝦蟇戲於橋畔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 獻徵錄

穀玉類編卷十八

穀玉類編卷十九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才品類一

仁恕　義烈　方正　剛直　清廉

仁恕

丙吉以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武帝疾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

得入穰還以聞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 漢書

崔篆爲建新大尹行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後漢書

袁安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安到郡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丞掾皆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吾粲爲參軍校尉以舟師拒魏將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覆沒其船倘存者水中人攀援號呼他吏士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 吳志

高允爲中書侍郎崔浩之被收也世祖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此帝怒命執允恭宗拜請得免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族滅餘皆身死 魏書

屈突通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

怒收太僕官吏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陛下豈容以畜産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願身就戮以延衆命帝悟曰朕不明乃至是遂皆以減論 唐書

崔仁師爲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舉無異辭

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武后僭位吏以周內窮詆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如此獲

宥者數十百姓轉司刑少卿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

曹彬進克潤州金陵受圍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彬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宋史

王旦爲相日者上書言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帝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帝復悔馳取之而已焚矣由是皆免

石皐補郡吏從魯王闍母攻青州及城破命皐計州民數使諸軍分掠有之皐緩其事闍母讓之皐曰大王爲朝廷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皐之稽緩安敢逃罪闍母感悟乃下令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治指其坐謂皐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皐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焚之不可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皐子琚後官丞相 金史

沈璋權知潞州事初太行賊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怒召璋呵責欲殺璋璋曰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者故招之復來今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帥怒解名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

耶律楚材遼東丹王八世孫太祖名見處之左右時州郡長吏生殺任情楚材入奏請禁大辟者必待報於是貪暴稍戢太宗即位楚材拜中書令帝南征詔民來降者免死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汴梁將下大將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 元史

張昇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東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姦宄遣使窮問無蹟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曰事固類脫姦宄然昇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寃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

徐達與常遇春敗陳友諒軍於九華山下斬首萬人生擒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也不殺爲後患達不可乃以狀聞而遇春先以夜阬其人過半太祖不懌悉縱遺餘衆於是始命達盡護諸將及攻張士誠城將破達與遇春約曰師入我營其左公營其右又令將

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既入吳人安堵如故賛曰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勲齊而食報或爽其故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鑑矣（達封中山王遇春封開平王○明史）

薛祥爲工部尙書時造鳳陽宮殿太祖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鬬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鎭法帝將盡殺之祥爲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爲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

楊棨擢廣西布政使將士多殺良民報功棨諭其帥生致難民一人准功一級全活無算

艾穆擢刑部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張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

義烈

厲王虐國人畔襲王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史記）

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屠岸賈爲司寇擅與諸將殺趙朔滅其族朔妻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否無何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杵臼與程嬰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嬰出謬告趙氏孤處諸將喜發師隨嬰攻杵臼遂殺杵臼與孤兒而趙氏真孤反在嬰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曰武名趙武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嬰乃謂武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

欒布爲燕將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名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越頭於雒陽詔曰敢收視者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朱雲好倜儻大節爲槐里令坐事廢錮至成帝時丞相張禹以帝師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尊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於是左將軍辛慶忌曰此臣素著狂直當容之上意解然後得已（漢書）

劉平楚郡人天下亂平扶母逃難弟仲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厲萌反攻敗郡守孫萌平時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

斂兵曰此義士也遂解去 後漢書

廉范為太守鄧融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託病求去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曰君困厄瞀亂耶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免太守梁湛召為決曹史湛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叛湛妻子避亂他郡彤獨留為起墳冢乃穿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

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

朱暉好節概同縣張堪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頡問曰大人不與堪友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式受業太學時長沙陳平子亦在學與式未相見而病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子從其言式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孫拯為都督陸機司馬機為宦人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晉書

王義方性謇特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厓還依義方將死委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乃去義方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即上言姦臣肆虐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下移請下有司治正義死

狀對仗叱義府下跪聽所言高宗方安義府狡佞貶義方 唐書

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公卿不復見惟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中腸出被地而仆后聞大驚命高醫內腸褫桑著紩之閱夕而蘇后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

陳東俶儻負氣以太學錄召至未得對會宰相李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請誅澈及東乃與澈同斬於市東初未識綱特以

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宋史

青文勝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太祖聞大驚憫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爲額 明史

何麟爲布政司吏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得入怒而還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啟門者巡撫以下皆大懼麟曰朝廷未知主名請厚賄中官麟與俱往即聖怒不測麟一身獨當之及抵京上疏曰陛下巡幸晉陽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預也臣不能啟門迎駕罪當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事巡遊且易服微

行無淸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臣郅惲拒弗納光武以惲能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郅惲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天下後世以爲臣之不幸不若郅惲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疏入帝怒稍解廷杖六十釋還餘不問巡撫以下郊迎禮敬之

楊繼盛遷刑部員外郎劾嚴嵩十罪五奸世宗大怒下詔獄獄上杖之百令刑部定罪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甆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

黃輝以右中允充皇長子講官時神宗寵鄭貴妃疎皇后長子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輝從內豎微知其狀謂同里給事中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册謂朝廷無人吾輩爲萬世僇矣德完奮然屬輝具草上之下獄廷杖瀕死輝周旋橐饘不避險阻人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

周順昌爲文選員外郎乞假歸魏忠賢誣以贓賄矯旨逮治順昌好爲德於鄉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孟等前謁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旗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鋃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

耶蜂擁大呼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府縣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五人論大辟臨刑皆延頸受刃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

方正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爲中軍尉河曲之役宣子之車干行獻子戮其僕人曰獻子必死矣役罷宣子觴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我言韓厥於君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

也說苑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孔子家語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後漢書

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有爲清河太守者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蓋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勢貪橫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于勳勳素與正和有讎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詣勳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李固爲太尉質帝崩固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宜立梁冀欲立蠡吾侯志而固堅守本議冀乃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固子燮爲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續竟歸藩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後漢書

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說

辛毗爲侍中時劉放孫資見信于上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子敞諫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魏志

張昭爲吳王權長史權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還謂曰共作樂

耳公何怒乎昭曰昔紂爲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慚遂罷酒吳志

董允爲侍中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允卒皓始預政事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蜀志

魏高貴鄉公崩文帝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文帝遣人輿致之謂曰元伯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以謝天下文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晉書

何充爲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籍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

人所聞異於此歟默然
時論者以王導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顏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 宋書
阮長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閤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闇室
江斆爲都官尚書時紀僧眞幸於齊武帝謂帝曰臣階榮至此無

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斆謝瀹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 南史
冠儁爲司空府主簿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田還底孝莊帝嘉儁守正不撓即拜司馬賜帛百匹 周書
傅奕爲太史丞上疏極詆浮屠法高祖下奕議有司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所謂非孝者無親

帝善奕對及太宗即位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耳欺誑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因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 唐書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宋璟爲鳳閣舍人居官鯁正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韋貫之初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曰素聞其賢願識之

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不往官亦不遷子澳第進士十年不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己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
李沆爲尚書右僕射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宋史
杜衍清整人莫敢干以私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仁宗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樂京有行義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嫁之

陳師道高介有節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問秦觀曰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終不往與趙挺之友婿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卻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沈晦爲御史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遣李孝壽張茂直鞫之京猶以爲緩遣晦及御史蕭服往代晦以顯仕晦至蘇即決釋無佐証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晦三秩貶監信州酒稅

晏敦復素剛嚴時秦檜方贊屈己之說敦復爭之檜使所親諭曰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

楊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宇文公諒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翼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 元史

魯穆爲福建僉事理冤濫摧豪强民呼魯鐵面時楊榮當國家人犯法穆治之不少貸榮顧謂穆賢薦之於朝 明史

陳敬宗爲南京祭酒考滿入京王振欲見之令周忱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

文徵明爲人和而介以歲貢生詣吏部試奏授翰林院待詔是時專尙科目徵明意不自得連歲乞歸先是徵明父林知溫州識張璁諸生中璁既得勢諷徵明附之辭不就楊一清召入輔政徵明見獨後一清亟謂曰子不知乃翁與我友耶徵明正色曰先君棄

不肖三十餘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一清有慚色尋與璁謀欲徙徵明官徵明乞歸益力乃獲致仕

陸樹聲端介恬雅翛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與徐階同里高拱則同年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爲張居正所推挽不附也

剛直

汲黯性倨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太后弟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常揖之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大將軍青既益尊然黯與亢禮 史記

鮑永爲司隷校尉光武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辟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後漢書

郅惲爲上東城門候光武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獵書奏賜布百匹

張綱爲御史順帝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御京師震悚

虞詡歷官尚書僕射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

卞壺爲尚書令時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郄鑒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晉書

榮毗性剛鯁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曰舉卿適以自罰也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高祖聞而嘉之賚絹百匹隋書

崔隱甫爲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元宗名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貰死不及矣唐書

許孟容爲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于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豪右大震

薛存誠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姦會坐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憲宗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詰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

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

魯宗道爲右正言風聞多所論列眞宗書殿壁曰魯直仁宗卽位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同幸慈孝寺欲以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宋史

劉恕直史局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言公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

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怨不少屈

胡銓除樞密院編修官宰臣秦檜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王倫秦檜孫近之罪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願斷三人頭竿之稾街然後羈北使責以無禮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檜以銓狂妄除名編管昭州

陳天祥爲監察御史會盧世榮以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臣僚震慴無敢言者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姦惡世祖召天祥與世榮面質之天祥再舉其所言與未及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 元史

許有壬歷官集賢學士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爲巧避事有不便明辨力爭不知

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

歐陽銘知臨淄縣常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罵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爲責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將軍者毋犯也 明史

王恕由巡撫改南京兵部尚書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

清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左傳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孔子家語

孔奮守姑臧長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斂

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後漢書

羊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府丞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楊震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胡威父質以忠清著稱威爲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晉書

吳隱之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廣州

包帶山海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始終不易後至自番禺其妻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遂投於水

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寺庫道人驚云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還十餘彬堅不受 南史

寇儁性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得財失

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 周書

杜暹以監察御史按事入突騎施帳敵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絶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 唐書

裴寬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汚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以女妻之

劉溫叟爲御史中丞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卽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 宋史

錢勰奉使弔高麗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卻之

張問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世衡遺之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朝廷命反諸种氏

劉永一陝州人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

他人物流入者輒擿出之嘗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

曹鑑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置篋笥中後因欲合藥取視之乃有黃金三兩雜其中鑑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已歿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元史

張昺遷四川僉事引疾歸環堵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餽昺百金堅拒不得受下戶饑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昺令鉛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昺曰吾誠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絶處之澹如 明史

柴車在江西參議時以採木入閩經廣信廣信守故人也餽銮一

開發視之乃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卻不受

毛吉擢廣東僉事擊賊被害方吉出軍時齎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吉既死文憫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持歸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汚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

李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張璋出為廣東提學僉事粵俗奢麗督學至官室供張輿馬飾牽之奉巾他省象犀文石名花珠貝磊砢璀璨璋悉屏去弗視也大吏建魏忠賢祠乞上梁文於璋璋即日引去歸而布袍草履授徒於家

穀玉類編卷十九

穀玉類編卷二十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才品類二

誠信　勤敏　雅量　謙恭　儉約
識見　智謀

誠信

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子路辭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

也由不能夫柳季季路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 劉勰新論

何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梁書

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高允為中書侍郎以經授恭宗崔浩之被收也恭宗謂允曰見至尊但依吾語入見帝曰高允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曰國史皆崔浩作不允曰太祖紀鄧淵所撰先

帝紀及今紀臣與浩同作然浩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世祖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宜宥之允竟得免 魏書

魯宗道爲諭德時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眞宗名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常以語太后及太后臨朝遂大用之 宋史

宋濂性誠謹嘗與客飲太祖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爲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間召問羣臣臧否濂惟舉其善者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於是帝廷譽之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 景濂濂字 明史

祁彪佳巡撫江南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衞會彪佳於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爲死公一日在央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勤敏

禹爲人敏給克勤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史記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晉書

柳蚪爲洛陽行臺郎中時軍旅務殷蚪屬精從事或通夜不寢馮翊王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 周書

李傑爲河南尹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由是府無淹事 唐書

劉晏以左僕射領轉運常平鑄錢使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卽日剖決無留

李芾歷官湖南安撫使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 宋史

蘇天爵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 元史

王翺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

歸私第每引選或值名對侍郎代選歸雖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有不當也。明史

雅量

直不疑爲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爲長者。史記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卓茂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然解與之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漢書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周瑜性度恢廓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之乃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江表傳

謝奕性粗嘗忿王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晉書

有鄉人盜郭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

裴遐器宇宏曠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怒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

羊侃性寬厚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逃匿侃慰諭使還待之如舊。梁書

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宋遣刺客呂元伯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元伯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不殺元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以仁義爲干鹵何憂乎刺客遂舍之時人服其寬恕。北史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唐書

裴行儉封聞喜縣公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珍寶因宴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

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錢徽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委徽求致第籍徽不能如二人請文昌怒奏徽取士以私紳及元稹擠其非遂貶江州刺史或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無愧於心安事辨證耶勅子弟焚書

呂蒙正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時皆服其量宋史

王旦爲司空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寇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

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咸得卜譖之於宗王奏殺之太宗祭其誣責使者罷之屬有論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眞寬厚長者元史

夏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吏汚所服金織賜衣原吉曰勿怖汚可浣也又有汚精微文書者吏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呂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爲之請平江伯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頗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明史

謙恭

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史記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其共也如是左傳

張釋之爲廷尉王生者處士常名居廷中公卿盡會王生曰吾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漢書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朝廷莫能名其功也及宣帝親政掖庭宮婢則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韋元成以父任爲郎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

陸慧曉爲晉熙王冠軍長史僚佐以下造請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史

賈思伯歷官都官尚書傾身禮士雖在街塗停車下馬客曰公今

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魏書

曹彬將兵伐江南既降李煜還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宋史

司徒富弼性恭儉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

周益公必大嘗言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已以謙待物以恕人物志

劉賡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時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

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自是六館之士知讓之爲美德也元史

信國公湯和晚年益爲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媵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鄉曲見布衣時故交遺老歡如也當時公侯諸宿將坐姦黨先後麗法稀得免者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明史

吳琳以尚書乞歸太祖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爲嘉歎

陶安從克集慶進郎中及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太祖問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讓

大學士金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宴居之室曰退菴

儉約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禮記

丞相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史記

桓沖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怒令持去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而服之晉書

陸納爲吏部尚書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乃密

爲之具安至納所設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長孫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魏書

宰相韓滉性節儉衣裘茵袵十年一易居處陋薄取庇風雨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唐書

李沆爲相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宋史

范純仁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純仁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秦起宗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卽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元史

軒輗擢浙江按察使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明史

陶琰凡三督漕軍民習其政不嚴而肅琰性淸儉飯惟一蔬每到

官及罷去行李止三竹笥

吳嶽知廬州時王廷守蘇州以公事過京口嶽名爲金山游攜酒一瓶肉一斤菜數束廷笑曰止是乎嶽亦笑曰足供我兩人食矣歡竟日而還

海瑞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

識見

晉師楚師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左傳

宓子賤爲單父宰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熟矣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可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家語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襄子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惟有道之主能持勝淮南子

藺相如從趙王會秦王歸趙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羞爲

之下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諫相如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負荆至相如門謝罪卒爲刎頸之交史記

楚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失小禮何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先王之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

入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胥靡之 漢書

王商爲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當有大水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成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

鄭衆力學知名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聘衆欲爲通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 後漢書

申屠蟠陳留人京師游士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確然免於疑論

陳琳爲大將軍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以劫太后琳諫曰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以此行事無異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 魏志

程昱爲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

山濤爲右僕射吳平之後武帝詔天下州郡悉去兵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晉書

蔡興宗爲尚書僕射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劉勔攻圍之琰嬰城

固守明帝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眞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欵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歸順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敵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 南史

陸俟爲懷荒鎭大將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請前鎭將郎孤世祖許之俟還京朝見言於世祖曰不過周年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實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大驚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高車上下無禮臣蒞以威嚴節之憲綱欲漸

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必以寬惠治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魏書

桓彥範等誅二張也張柬之勸兵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唐書

裴諝爲金吾將軍德宗卽位大行將葳陵事禁屠殺尙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或曰尙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尙父方貴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

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李晟破賊入長安德宗至自梁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李沆爲相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政王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旦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宋史

狄靑出討儂智高始交阯願出兵助討安撫使余靖言其可信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靑至檄余靖無通使徼兵上奏曰李德政聲言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

蘇頌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及頌執政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惟頌奏宣仁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呂公著當國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諫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

衆歎服

任諒歷官龍圖閣學士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亡昭然宜別立耶律之宗使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絶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徽宗不聽大臣以爲病狂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

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初趙汝愚旣相中外望治熹獨惕然以韓侂胄用事爲慮旣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汝愚以誣逐而朝權悉歸侂胄矣

楊榮成祖初簡入文淵閣同値七人榮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名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曰何料之審也　明史

黃淮爲大學士阿魯台歸欵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辭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成祖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到

正統初楊士奇言瓦剌漸强將爲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於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歿未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

于謙奉召涖理兵部事時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其所爲郕王監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大學士王家屏家居時朝鮮用兵貽書經畧顧養謙曰昔衛爲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邱春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讐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恥激厲朝鮮以城楚邱之功奬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則善矣養謙不能用朝鮮兵數年無功

智謀

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史記

陳平從漢王漢王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凡六出奇計輒益邑

陸賈爲大中大夫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陸生往請平曰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益相結平從其計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

崔浩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世祖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謀謨之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至此也　魏書

李德林爲相府屬三方搆亂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長史李詢密啟諸大將受尉遲迥饟金隋文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曰

臨敵代將自古所難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前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熲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北史

張說爲中書侍郎睿宗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朕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臆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唐書

裴光廷爲鴻臚卿元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欲加兵守邊名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而懼夷狄非昭德也諸蕃突厥爲大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名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

崔祐甫同平章事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德宗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名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覘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

王旦爲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眞宗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帝以問旦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宋史

陳希亮知鳳翔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

韓琦爲相時內侍任守忠交構兩宮一日琦出空頭勑一道歐陽

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塡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

沈括知延州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鎭兵括以爲無歲不戰者鎭兵也今不均且召亂乃藏勑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

酈瓊擁呂祉北歸劉豫帥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敵覺耳因樂飲至夜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敵得書果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少安通鑑

王越有智計。總制西陲。獎拔士類。籠畢豪傑。人樂爲用。一夕大雪。方圍爐飲。諸妓擁琵琶侍。一小校詗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大喜。酌金卮飲之。命彈琵琶侑酒。卽以金卮賜之。語畢。益喜。指妓絶麗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校皇恐謝。越大笑。立予之。校所至爲盡死力。明史

楊一清總制軍務。西討寘鐇。中官張永監其軍。時寘鐇已就執。一清與永結納相得甚歡。知永與劉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閒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

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

穀玉類編卷二十

穀玉類編卷二十一

休寧汪兆舒果齋輯

才品類三

知人　才能　强記　高隱　夙慧
壯志　改過　辭命

知人

郭林宗性明知人。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等六十人。並以成名。後漢書

許劭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天下言

拔士者稱許郭。劭與從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一與言。卽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世說

何點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邱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南史

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

炯頗沉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唐書

呂蒙正爲相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 宋史

李沆爲相寇準以丁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

呂誨爲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疏劾安石神宗方注倚安石出誨知鄧州誨

之將有言也司馬光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腹心之疾救之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

汪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祲吳淵守鎮江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帳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曰此君吾地位人也君非其倫盍少下之立信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

揭傒斯早有文名大德間遊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 元史

成祖嘗書廷臣名命解縉各疏其短長以付太子太子因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仁宗即位出縉所疏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 明史

胡儼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弘之阿曲世以爲知人

楊士奇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爲世名臣云

楊繼宗嘗監鄉試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王華李旻也後果相繼爲狀元人服其鑑

才能

朱博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從事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能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 漢書

劉輿爲東海王越長史越旣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輿終日不倦命議如流酬對款備人服其

能比之陳遵時稱劉輿長才晉書
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宋書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詞筆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唐書
晉桑維翰秉政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及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通鑑

錢勰知開封府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其人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啟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後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据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宋史
開濟爲刑部尚書敏慧有才辨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爲法守以故太祖甚信任數備顧問兼預他部事明史
夏原吉進尚書成祖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時諸司草創每旦原吉入佐太孫參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啟監國京師肅然
于謙以兵部侍郎遷本部尚書郕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盡裂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

强記

應奉自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後漢書

禰衡有才辨章陵太守黃射嘗與衡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强記默識如此魏志
陸倕所讀書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梁書
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鈔百餘

人名各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魏書
邢卲聰明强記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嘗與陽固等
至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
人求詩不得卲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北齊書
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
之無一字謬唐書
李邕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
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
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蕭穎士觀書一覽卽誦嘗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
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
崔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
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張方平穎悟絕倫從人假三史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
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及知開封府府事叢
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宋史
何涉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
所在驗之果然
吳萊天資絕人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
以去族父追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元史
許有壬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
誦無遺
周忱巡撫江南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陰爲冊記陰
晴風雨或言某日江中遇風失米忱言是日江中無風其人驚服
有奸民故亂其舊案嘗之忱曰汝以某時就我決事我爲汝斷敢
相給耶明史
王瓊爲人有心計善鉤校爲尚書益明習國計邊帥請芻糗則屈
指計某倉某場庤糧草幾何諸郡歲輸邊卒歲採秋青幾何曰足
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瓊爲才

王行幼隨父依賣藥徐翁家媼好聽稗官小說行日記數本爲媼
誦之媼喜言於翁授以論語明日悉成誦翁大異之俾盡讀家所
有書遂淹貫經史百家言未弱冠謝去
王世貞生有異稟書過目終身不忘

高隱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入商雒深
山高祖名之不至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
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不詘君
平卜筮於成都李彊爲益州牧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
近古之逸民也漢書

嚴光會稽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安車元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後漢書

姜肱彭城人與豫章徐稺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龐公居峴山之南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往候之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曰先生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

而去後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周續之閒居讀老易入廬山時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宋書

臧榮緒隱居教授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南齊書

何亂廬江人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亂又隱世號點爲大山亂爲小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偕隱世謂何氏三高南史

劉訏孝友篤至刺史辟爲主簿訏挂檄於樹而逃阮孝緒隱居不交當世訏經一造孝緒卽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都下謂之三隱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田游巖京兆人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閒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唐書

林逋恬淡好古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淸談終日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宋史

趙質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名至行殿命

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金史

竇默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名姓以自晦元史

倪瓚無錫人家雄於貲所居有閣曰淸閟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至正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張士誠累欲鉤致之逃漁舟以免及吳平瓚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迹編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明史

孫一元不知何許人嘗棲太白之巔故號太白山人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烏巾白袷攜鐵笛鶴瓢徧遊中原抵吳越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事往往傾其座人鉛山費宏罷相訪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晝寢就臥內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答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與長興吳琉等偕隱苕溪遂終焉

沈周長洲人郡守欲以賢良薦周筮易得遯之九五遂決意隱遯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奉親至孝父殁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為命耶居恒厭入城市於郭外置行窩有事一造之晚年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並以老母辭母年九十九而終周亦八十矣

夙慧

甘羅年十二秦始皇召見使於趙說趙王割五城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羅還報秦封羅為上卿史記

吾家之童烏九齡而與我元文揚子法言

張霸年數歲而知孝讓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伯饒後漢書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

任延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

黃香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年十二博學經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孔融家傳

愍懷太子適幼聰慧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帝由是奇之晉書

元帝長子紹幼聰哲帝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曰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也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

陸雲六歲能屬文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范雲年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南史

祖瑩年十二好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魏書

楊愔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從兄昱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北齊書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

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郈子藉稻杜預謂在瑯邪客大驚號奇童。唐書

李泌七歲知爲文元宗名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臣舅子李泌帝即名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劉晏曹州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令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

段秀寔年六歲母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李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

楊億初生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即授秘書省正字宋史

司馬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

陳塤大父叔平與樓鑰友善叔平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鸎啄金桃鑰悚然曰亡友不死矣

劉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元史

吳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

何喬新年十一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義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驚異明史

劉溥八歲賦溝水詩時目爲聖童

李東陽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名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後兩名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

王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奇之稱爲天下士

壯志

陳涉少時與人庸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曰若爲庸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史記

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

終軍從濟南步入關關吏予繻曰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漢書

司馬相如初西去題昇仙橋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及爲中郎將使西夷果以傳車至其所 成都記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丹爲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後漢書

班超家貧爲官傭書以供養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

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以平吳功封襄陽縣侯拜撫軍大將軍 晉書

宗慤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以功封洮陽侯豫州刺史 宋書

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五代史

羅洪先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卽請告歸外舅太僕卿曾直喜曰幸吾壻成大名洪先曰儒者事業有大於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 明史

豐熙幼有異稟嘗大書壁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累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世宗卽位大禮議起熙數力爭受杖遣戍

改過

楚遠子馮爲令尹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過子姑告我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

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曰吾見申叔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左傳

賈淑性險害郭林宗遭母憂淑來弔旣而孫威直亦至以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後漢書

周處少孤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殺蛟入吳從陸雲學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 晉書

戴若思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若思與其徒掠之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見之知非常人遙謂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若思感悟投劍就之機與定交若思砥節立行仕至征西將軍

齊高帝故吏竺景秀以過繫作部帝謂荀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釋之卒爲忠信士 南史

薛惟吉少縱酒不謹與伶人游其父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游者居喪有禮

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 宋史

吳海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因顏其齋曰聞過 明史

王思志行邁流俗高陵呂柟亟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別號也

李東陽事父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

黃淳耀弱冠即著自監錄知過錄有志聖賢之學後爲日曆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

辭命

哀帝問鄭尚書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世說

郭淮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於防風之誅帝悅 魏志

魏平原王叡母被誅故未建爲嗣魏主丕與叡獵見子母鹿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爲之惻然遂立爲太子

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

釀者 蜀志

蜀李宓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宓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也宓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 華陽國志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有此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今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晉書

顧琛爲尚書庫部郎到彥之經略江南大敗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甚喜 宋書

齊王儉領吏部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南史

謝莊有口辨孝武賜莊寶劍莊以與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悅

魏徵爲侍中文德皇后既葬太宗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唐書

王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金史

胡濙爲尚書時王文惡林聰文致其罪欲殺之濙不肯署遂稱疾數日不朝景帝使與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聰由是得釋明史

初英宗命所司爲石亨營第既成壯麗逾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踰若此帝頷之

陳以勤充裕王講官進洗馬時東宮位號未定羣小多搆釁世宗於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嚴世蕃一日屏人語以勤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爲謔語以勤正色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乃安

穀玉類編卷二十一

休寧　汪兆舒杲齋輯

經濟類一

曆象　用人　稅法　備荒　理財
錢法　禮制

曆象

黃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通鑑

帝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帝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書經

張平子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晉書

宋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至文帝元嘉中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通鑑

顓頊以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湯武革命正朔斯改秦兼天下以十月爲正漢初猶行秦曆至孝武改用夏正時有古曆六家班固採以爲志光武中興未能詳考逮永平之末乃改行四分當塗受命亦有史官江左兩晉迭有增損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迄於齊末相仍用之梁天監中改行宋祖沖之甲子元曆陳武受禪

亦無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曆西魏入關行李業興曆周大象初太史馬顯上丙寅元曆便即行用迄隋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曆十七年行張冑元曆冑元學於祖沖之傳其師法自玆厥後尅食頗中。隋書

貞觀初太史李淳風上言渾儀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爲之儀成帝稱善置於凝輝閣用之測候閣在禁中其後遂亡開元九年梁令瓚奏爲黃道游儀元宗嘉之又詔一行與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唐書

唐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曰戊寅曰麟德甲子曰開元大衍曰寶應五紀曰建中正元曰元和觀象曰長慶宣明曰景福崇元高

祖受禪詔傅仁均等參議合受命歲名爲戊寅曆高宗時戊寅曆疎李淳風作曆起麟德二年謂之麟德曆因劉焯皇極曆法增損所宜當時以爲密元宗開元九年曆著日蝕比不效詔僧一行作大衍曆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二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至肅宗時韓穎造至德曆代宗時郭獻之造五紀曆德宗時徐承嗣造正元曆憲宗即位徐昂上觀象曆穆宗立改撰曆名曰宣明昭宗時曆數漸差詔邊岡等治曆成名崇元須用至唐終

王朴通律曆之法周世宗詔朴校定大曆乃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五代史

顯德欽天曆宋初用之建隆二年以推驗稍疏詔王處訥等造新曆曆成賜名應天未幾氣候漸差太平興國四年行乾元曆未幾氣候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迨靖康丙午而八改曆南渡之後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復八改曆 宋史

元祐中蘇頌請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旣邃於律曆以韓公廉曉算術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

元初承用金大明曆至世祖至元十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曆成賜名曰授時曆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 元史

明之大統曆寔卽元之授時成化以後交食往往不驗議改曆者紛紛如華湘周濂李之藻邢雲路之倫頗有所見鄭世子載堉撰律曆融通進聖壽萬年曆其說本之南都御史何瑭深得授時之意而能補其不逮臺官泥於舊聞當事憚於改作並格而不行崇禎中議用西洋新法命閣臣徐光啟光祿卿李天經先後董其事成曆書一百三十餘卷多發古人所未發時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詔立兩局推驗累年校測新法獨密然亦未及頒行 明史

用人

衛出公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此卽所以失之也人旣難知非觀察所盡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孔叢子

左雄拜尚書令上疏曰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敎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順帝感其言下有司詳所施行 後漢書

唐高宗時魏元同爲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愼簡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借使平明猶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通鑑

李絳爲中書舍人憲宗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天子不以已能盡人痛

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主疏忌夫然用賢豈易哉帝曰卿言得之唐書

神宗憫貢舉之弊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本於學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廢罷蘇軾上言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效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

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以僞自文章言之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宋史

門下侍郎劉摯奏事論人才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

蘇轍爲御史中丞自元祐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惟元豐舊黨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宰相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小人必勝前者用事之臣二聖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欲招與共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疏入宣仁后曰轍疑吾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

沈潛官兵部尚書太祖嘗諭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潛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帝善其

言明史

劉宗周以工部侍郎告去復極陳時弊畧云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後又擢左都御史召見中左門因議督撫去留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

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莊烈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卽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

稅法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左傳

文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下詔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

租稅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漢書

光武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後漢書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葢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亦可以爲經久之法也及其弊也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葢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唐書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宋史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自太宗始行之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元史

太祖卽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爲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

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明史

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寔在之數爲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爲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爲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爲民害

備荒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漢書

魏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宣帝卽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文帝嘉納自是州里豐衍 北史

太宗銳意於治尚書左丞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又置常平倉 唐書

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儲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 宋史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上言以常平米爲社倉詔下其法於諸路常平倉世祖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增價糴之歉年米貴減價糶之義倉亦六年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 元史

明初州縣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太祖遴耆民運鈔糴米以備賑濟卽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衞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爲殿最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秋糧僅足兌運預備倉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倣古常平法春賑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八年命各撫按設社倉令民二三十家爲一社每朔望別戶上中下出米上戶主其事年飢酌量貸給有司造冊送覈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 明史

理財

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禮記

文帝時民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民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明主知其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明主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 漢書

李藩同平章事憲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藩

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 唐書

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黄老之清靜爲黄老之學者大忌紛更宋法果能然乎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外無他技也 宋史

仁宗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御史傅堯俞奏曰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儉刻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不然徒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

蘇轍爲戸部侍郎因轉對言曰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足則戸部不困唐制天下賦

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舍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困則上供不繼而戸部亦憊矣

明初劭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强之兼并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實左藏中涓羣小横斂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復侵尅之海内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復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農桑而不在行鈔法也 明史

錢法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行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秦幷天下錢質如周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鑄莢錢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文爲半兩使民放鑄武帝即位以來錢

益多而輕乃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取鋊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漢書

王莽居攝變漢制造大錢及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改 晉書

建元四年孔覬上鑄錢均貨議以爲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而不變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鑄錢重五銖

一依漢法嚴斷剪鑿小輕破缺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銷以爲
大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南齊書
隋末錢輕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
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唐書
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惟
小平錢。宋史
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爲文而錢弗之鑄也武宗初行錢法其
曰至大通寶者準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準至大通寶一十其
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復下詔以鼓鑄弗給新
舊資用其弊滋甚與銀鈔皆廢不行而專用至元中統鈔云。元史

太祖卽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
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
源局並鑄而嚴私鑄之禁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爲小錢
是時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七年帝乃設寶鈔提舉
司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遂能寶源寶泉局越二年復設寶泉局
鑄小錢與鈔兼行鈔法自永宣之際漸患不通至弘正間竟廢明史
永樂宣德弘治皆鑄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
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嘉靖錢最工隆萬錢加重半銖自啟
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然日以惡薄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捽擲
輒破碎末年敕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亡

禮制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國之屬爲人
禮故書云命伯夷典三禮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公救亂弘制斯
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
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成康因之而刑措不用周衰禮失秦氏
并吞九國收儀禮歸咸陽惟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漢典叔孫
通起朝儀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
其時制百姓悅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
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陳武克
平建業多準梁舊後齊則陽休之元修伯王晞熊安生在周則蘇

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禮者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隋高祖命牛弘
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隋書
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房元齡魏徵等因隋之禮增以上陵朝
廟等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等增之是爲顯慶禮由是
二禮兼行元宗開元十四年學士張說以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
不同宜加折衷乃詔徐堅李銳等撰定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
之五禮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唐書
五代之衰亂甚矣禮文草創宋太祖開寶中四方漸平乃命劉溫
叟李昉等撰開寶通禮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仁宗嘉祐中歐陽
修纂集散失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

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徽宗政和三年續修五禮新儀成靖康之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孝宗時嘗續編太常因革禮宋史

章衡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纂禮以國恤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元興沙漠朝會燕饗之禮多從本俗世祖至元八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后皇太子羣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暨郊廟禮成羣臣朝賀皆如朝會之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爲多元史

洪武二年詔修禮書明年告成賜名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又屢敕議禮臣編輯成集在位三十餘年所可考見者曰孝慈錄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曰諸司職掌曰稽古定制曰國朝制作曰大禮要議曰皇朝禮制曰大明禮制曰洪武禮法曰禮制集要曰禮制節文曰太常集禮曰禮書若夫釐正祀典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類皆爲革除而諸神封號悉改從本稱一洗矯誣陋習其度越漢唐遠矣又詔定國恤父母並斬衰長子降爲期年正服旁服以遞而殺斟酌古今蓋得其中永樂中又定巡狩監國及經筵日講之制後宮罷殉始於英宗陵廟嫡庶之分正於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朝日夕月於東西郊罷二祖並配以及祈穀大雩享先蠶祭聖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於古獨其排衆議祔睿宗太廟躋武宗上徇本生而違大統以明察始而以豐昵終矣明史

穀玉類編卷二十二

休寧汪兆舒果齋輯

經濟類二

樂制　祀典　耕耤　兵制　屯田
刑法　弭盜　肆赦　治河

樂制

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曰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濩。周武曰武。漢高祖時。叔孫通定篇章。用祀宗廟。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祀之祭。頌褉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所

用。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所用。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董卓之亂。正聲咸蕩。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魏武得夔。使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魏孝文頗爲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梁武帝本自諸生。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蹟關隴。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高祖受命。迎神猶帶邊曲。及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隋書

唐作樂之制尤簡。高祖太宗。卽用隋樂與祖孝孫張文收所定。而已。其後世所更者。樂章舞曲。至於昭宗。始得殷盈孫。焉故其議論罕所發明。唐書

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景祐中。有李照樂。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哲宗元祐中。有范鎭樂。徽宗樂名大晟。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之論。南渡後。大抵用先朝之舊。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空言而已。宋史

元之樂。自太祖徵用舊樂於西夏。太宗徵金太常遺樂於燕京。及

憲宗始用登歌樂祀天。而世祖用登歌樂享祖。又命王鏞作大成樂。至元三年。初用宮懸登歌文武二舞於太廟。烈祖至憲宗八室。皆有樂章。又撰社稷樂章。成宗大德間。製郊廟曲舞。仁宗皇慶初。命太常補撥樂工。而樂制日備。大抵於祭祀。率用雅樂。朝會饗燕則用燕樂。蓋雅俗兼用也。元史

明興。太祖銳志雅樂。是時儒臣皆知聲律。相與究切釐定。而掌故闊畧。欲還古音。其道無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務嚴刑以束之。其於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訪問黃鍾之律。臣工無能應者。英景憲孝之世。宮縣徒爲具文。劉翔胡瑞爲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張鶚李文察以審音受知。終以無成。蓋學士大夫之著述

止能論其理而施諸五音六律輒多未叶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曉其義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漢唐宋元人之舊而稍更易其名凡聲容之次第器數之繁縟在當日非不燦然俱舉第雅俗雜出無從正之明史

祀典

漢典祖廟濫煩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惠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詔議遂罷郡國廟韋元成等議曰禮王者始受命之君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所自出之祖以始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他如成王廟猶不世今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太祖廟世世不毀孝文德至厚爲太宗廟孝武功至著爲世宗廟奏可漢書

建武初張純與朱浮奏言宗廟奉祀高帝孝文孝武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而春陵四世君臣並立不合禮意昔高宗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卿議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光武從之後漢書

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謂宜配食中宗臧燾議曰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高祖孝武後漢和帝母曰恭懷后安帝祖母曰敬隱后順帝母曰恭愍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

司馬光知諫院英宗立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衞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

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宋史

神宗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孫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

逯魯曾爲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丞相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

乎對曰眞哥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册則爲武宗皇后明文二母后固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爲立主以妾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追封父之妾於禮不可衆服其議遂以眞哥后配武宗元史

世宗初踐阼議尊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卻觀政進士張璁上疏曰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

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得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贊曰張璁桂萼方獻夫議尊興獻帝未嘗不準情理之中乃至遭時得君動引議禮自固務快恩讐於是知其建議之心非惓惓忠愛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明史

耕耤

孟春之月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禮記

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耤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漢書

明帝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耤田以祈農事十三年帝耕於耤田禮畢賜觀者食後漢書

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也一名芝車置耒耜於軾上晉書

武帝躬耕耤田潘岳作賦以美其事

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儀注於是度地千畝開阡陌皇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付耤田令耕日御金根三蓋車至藉田

帝三推三反羣臣以次耕耤田令率其屬耕竟畝宋書

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頴達議曰禮天子耤田南郊今帝社乃東壇未合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元宗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壟止肅宗詔去耒耜雕刻命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軷而入壇遂祭神農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焉唐書

耤田之禮歲不常講雍熙五年眞宗始行三推之禮仁宗明道二年行耤田禮宋史

洪武二年帝建先農壇於南郊在耤田北親祭以后稷配器物祀儀與社稷同祀畢行耕耤禮御耒耜二具韜以青絹御耕牛四被

以青衣禮畢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嘉靖十年又議造耕根車載耒耜建觀耕臺一明史

兵制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得其大意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不能謹守屢變其制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初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

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京師弱措置之勢使然也唐書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太祖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凡其制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者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武備漸寬神宗奮然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亦足以作一時之氣迨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建炎南渡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爲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土宇日蹙況上無御將之術將有中制之嫌然沿邊諸壘尚能効忠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亡其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亦可見矣宋史

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重之勢亦一代之良法也世祖時設五衛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增置改易禁兵之設不止於前矣鎮戍之兵世祖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則名藩列郡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皆世祖宏規遠略足以貽謀于後世元史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

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爲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文皇北遷一遵太祖之制然內臣觀兵履霜伊始洪宣以後狃於治平故未久而遂有土木之難于謙創立團營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憲孝武世四朝營制屢更而威益不振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占役馴至末造尺籍久虛行伍衰耗流盜蜂起海內土崩宦豎降於闖門禁軍潰於城下而國遂以亡矣明史

屯田

趙充國將兵討諸羌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敝因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宣帝從其計 漢書

曹公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公曰定國之術在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魏書

任峻從太祖時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魏志

鄧艾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艾以為昔破黃巾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

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也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諸葛亮恐眾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蜀志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五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依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官簡堪者充之 杜氏通典

雍熙四年陝西轉運使劉綜上言宜於古原州置屯田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

漢魏而下置屯田為守邊之計國初海內既一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為慮甚詳密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地利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肇為之亦未嘗遺其利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蠻夷腹心之地又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 元史

洪武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

者為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 明史

左光斗遷授御史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為災澇不為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

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穫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
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種水田利也。

刑法

漢典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塡
以無爲刑罰用稀孝文懲亡秦之政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
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除肉刑
景帝下詔減笞法定箠令宣帝置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
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漢書

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章帝納陳寵言決罪
行刑務於寬厚是後獄法和平。晉書刑法志

高祖哀矜庶獄至於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
死獄不過五六州鎭亦簡。魏書

太宗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尙芋
然爲撤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唐書

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自高宗武后
以來毒流邦國唐祚絶而復續元宗初勵精爲政二十年間刑獄
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自此以
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爲
繁文不足以示後世

宋典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
慮囚務底明愼而以忠厚爲本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
小疑覆奏輒得減宥民樂其生重於犯法元豐以來險邪並進刑
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
愛民爲心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宋史

元初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
簡除煩苛始定新律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
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
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
必待報然後加刑君臣之間惟知輕典之尙百年之間天下乂寧
豈偶然而致哉然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
檢也。元史

吳元年命左丞相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等二十
八人爲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
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
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明史

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爲則後屢詔
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
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
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僞之變於是因律
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

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矣。

弭盜

張敞守京兆尹。時長安市偷盜多。敞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敞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願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漢書

龔遂以明經爲官。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宣帝選能治者。以遂爲渤海太守。問何以息盜。對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至渤海。移書勑屬縣。悉罷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張綱爲御史。時廣陵賊張嬰等數萬人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遣郡守率多求兵。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以利害。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若魚遊釜中。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以天地。誓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散遣部衆。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後漢書

虞詡拜郞中。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詡到官。募壯士。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

次復聞者以三爲節。諸村聞鼓。皆守要路。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魏書

高祖問高祐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通鑑

張栻爲荆湖轉運副使。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首

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盜皆遁去 宋史

萬觀知嚴州府府東境七里瀧有漁舟數百艇時剽行旅觀編十舟爲一甲令晝地巡警不匝月盜屏跡 明史

李驥授河南知府河南境多盜驥爲設火甲一戶被盜一甲償之犯者大署其門曰盜賊之家又爲勸教文振木鐸以徇之自是人咸改行道不拾遺

胡友信知順德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凶民饑死無敢爲惡者

肆赦

貫索九星七星見小赦五星六星大赦 晉書

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惟願陛下愼無赦 後漢書

後帝九年赦大司農孟光責大將軍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乃可行之今有何急而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見啟告治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通鑑

赦日植金雞竿於仗南竿長七尺上有雞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集囚徒於闕下令衛尉宣制訖乃釋之 唐書

太宗謂羣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

張允爲散騎常侍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蓋不赦不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出囚冀感天以救災者非也若有罪者見舍則無罪者銜冤此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爲惡曰國將赦矣則是教民爲惡也高祖覽之大悅 五代史

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太宗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

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翼日而瘳 元史

張雄飛參知政事世祖上尊號議赦天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遂止降輕刑之詔

永樂四年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因請釋囚帝曰梁武元順溺佛教有罪者不刑紀綱大壞此豈可效 明史

治河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書經

今天子元光中河決瓠子梁楚之地尤甚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天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寘決河作瓠子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復寧。史記

哀帝初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治河有上中下策善爲川者決之使道故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汎濫期月自定此上策若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此中策若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此下策。漢書

黃河自入中國東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由不能順其就下之勢以導之故也。宋史

至正四年黃河決順帝集羣臣議惟賈魯昌以二策獻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大丞相脫脫韙其策詔命魯爲總治河防使四月鳩工十一月工畢河乃復故道南滙於淮又東入於海帝命翰林承旨歐陽元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又作至正河防記欲使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元史

宋禮拜工部尚書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河海並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浮淮入河至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至是用濟寧州同知潘正叔言命禮開會通河二十旬而功成而平江伯陳瑄治河江淮間功亦相繼告竣由是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河渠之利世享其成。明史

萬歷六年以潘季馴代河漕尚書吳桂芳治河季馴以淮清河濁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致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强使二水並流則海口自濬條上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告成

穀玉類編卷二十三

穀玉類編卷二十四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儒術類一

經學　理學　史學　字學　篤好
博聞　鈔書

經學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邱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洿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嗜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揚子法言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易 魏王弼注 唐孔穎達疏　繫辭 晉韓康伯注　書 漢孔安國傳 孔穎達疏
詩 漢毛萇注 孔穎達疏 鄭元箋　春秋左氏 晉杜預注 孔穎達疏　禮記 鄭元注 孔穎達疏
公羊 漢何休學 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　穀梁 晉范甯集解 唐楊士勛疏
儀禮周禮 鄭元注 唐賈公彥疏　論語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孟子 漢趙岐注 宋孫奭疏
孝經 唐明皇御注 邢昺疏　爾雅 晉郭璞注 邢昺疏

朱雲從博士受易。能傳其業。時少府五鹿充宗爲梁邱易。元帝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雲者。召入。旣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漢書

匡衡好學尤精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吹杖端火燃。授向五行洪範之文。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使下觀焉。三輔黃圖

戴憑爲侍中。正旦朝賀。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後漢書

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人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皆爲穀梁之說

世傳鄭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拾遺記

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云。五經紛綸井大春。三輔決錄

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魏志

庾峻少好學。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峻發明經旨。申暢凝滯。晉書

杜預耽思經傳。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嘗自言有左傳癖。

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王儉弱年。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

尚經學儒效大典 南史
房暉遠治三禮春秋詩書周易牛弘稱爲五經庫 隋書
谷耶律淹識羣書褚遂良稱爲九經庫 唐書
王元感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書凡數十百篇魏知古見
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徐堅等薦之下詔褒美以爲儒宗
吳澄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
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
終身 元史
黃潛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
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

趙汸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
中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 明史
陳謨邃於經學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犂然要於至
當
鎮國中尉睦㮮覃精經學從河洛間宿儒游年二十通五經尤邃
於易春秋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
內通儒繕寫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敘而傳之呂柟
嘗與論易歎服而去
陳繼吳人幼孤母吳氏躬織以資誦讀比長貫穿經學人呼爲陳
五經 儒林傳序云有明諸儒衍伊洛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譌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專精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理學

漢武帝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
仲舒對云云天子善其對以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
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
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宋
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通鑑綱目
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

橫騖別驅汪洋恣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至進諫陳謨排難邱孤
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
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
之惑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
衰反正功有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不少矣 唐書
邵雍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北海李之才授以河圖洛書六十四卦
圖象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
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
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者遂衍
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程顥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

至可謂安且成矣。宋史

周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

程顥自年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顥之死弟頤序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程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

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

張載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世稱爲横渠先生著正蒙西銘程顥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朱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聞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經道統之傳載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而註釋之其門人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趙復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又取伊尹顔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慕嚮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元史

薛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後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明史

史學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孔叢子

四史昉於黃帝五史建於蒼籀右言左動官宿其業言爲尚書紀識訓而舉其綱事爲春秋繫日月而詳其目　玉海

史記 漢司馬遷撰　漢書 漢班固撰　後漢書 宋范曄撰

三國志 晉陳壽撰　晉書 唐太宗撰　宋書 梁沈約撰

齊書 梁蕭子顯撰　梁書 唐姚思廉撰　陳書 同上

魏書 齊魏收撰　北齊書 隋李百藥撰　周書 唐令狐德棻等撰

隋書 紀傳唐魏徵上 志長孫無忌等撰　南史北史 唐李延壽撰

唐書紀志表宋歐陽修撰 列傳宋祁撰　五代史歐陽修撰
宋史元脫脫等修　遼史金史脫脫修
元史明宋濂王禕等修　明史本朝張廷玉等修

晉靈公侈趙盾諫不聽遂奔未出晉境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盾復位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史記

齊崔武子弒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左傳

朱敬則修國史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唐書

劉子元領國史且三十年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

吳兢直史館敘事簡核號良史初兢與劉子元撰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故轉禍爲福後說爲相知兢所爲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

劉恕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記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資治通鑑英宗擇才共修之光曰專精史學惟劉恕耳卽名爲局僚宋史

袁樞分修國史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越雄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

揭徯斯爲翰林學士詔修遼金宋三史與爲總裁丞相問修史以

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徯斯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元史

陳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爲史官益究經世學以前代皆修國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浸邈卷帙散脫耆舊凋謝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

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犂然可考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
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 明史

字學

書之所起起自黃帝倉頡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指事六義之別自倉頡訖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倉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作三曰小篆秦李斯作四曰隸書程邈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書署書殳書隸書漢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虫鳥并藁書楷書懸鍼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 隋書經籍志

衛恒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有六義焉曰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以上序古文 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及秦兼天下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程邈作自秦壞古文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虫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校文字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漢末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閒理不如淳也 以上序篆書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令吏人佐書曰隸字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梁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鍾氏小異然

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 以上序隸書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工弘農張伯英因而轉精章仲將謂之草聖河間張超亦有名然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以上序草書 晉書

篤好

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二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 呂氏春秋

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於舍園其精如此 史記

匡衡勤學而無燭衡乃穿壁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文不識家富

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西京雜記

桓榮少學長安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

朱穆耽學銳意講論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後漢書

高鳳家以農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其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

皇甫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 晉書

車胤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以夜繼日焉

孫康貧嘗映雪讀書 南史

江泌貧晝斫屧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

劉峻好學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從魏還平原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梁書

鄭灼性精勤鈔義疏以日繼夜常蔬食講授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 陳書

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終亦不改 後周書

畢誠早孤夜燃薪讀書母䘏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 唐書

宋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之跡也 潛確類書

許衡嗜學如飢渴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力踐之 元史

王冕幼貧父使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然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長明燈讀書會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稱通儒

明史

李時勉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

曹端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甎皆穿

羅洪先言事斥歸益甘淡泊鍊寒暑躍馬挽強弓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

少卿都穆吳縣人年五十四乞休既致仕齋居蕭然日事讎討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徧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扣其門果得火 列朝詩集小傳

博聞

鄭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實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實沈參神也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帝封諸汾川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左傳

張安世用善書給事尚書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漢書

漢武帝幸甘泉長坂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

東方朔曰此古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述異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搜神記

張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陸機嘗餉華鮓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叩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華之博物多此類晉書

束晳博學多聞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何承天博見古今張永開古冢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威斗王莽三公亡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俄而永啟冢內更得一斗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南史

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俟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南齊書

王摛以博學見知於尚書令王儉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爲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旣奧辭亦華美乃抽簟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南史

劉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元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

魏將啓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賊發齊景公冢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也約大以爲然又在任昉坐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驚曰吾自遺忘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

崔賾爲起居舍人從駕汾陽宮藍田令王晏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曰按漢文以前未有冠幘臣見魏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臣敢稱慶因再拜從駕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

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曰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隋書

唐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行秘書也 潛確類書

劉敞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歎服歐陽修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修服其博 宋史

蔡元定於書無所不讀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朱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

黃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

侯均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元史

曾魯博通古今凡數千年國體人才制度沿革無不能言者以文學聞於時淳安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士二人以筆爲舌者宋景濂以舌爲筆者曾得之也 明史

陳濟讀書過目成誦盡通經史百家之言成祖詔修永樂大典用大臣薦以布衣名爲都總裁詞臣纂修者及太學儒生數千人繙

祕庫書數百萬卷浩無端倪濟發凡起例區分鉤考秩然有法執筆者有所疑輒就濟質問應口辨析無滯書成授右贊善

楊愼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愼曰柳星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明世誦記之博著作之富推愼爲第一

唐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

李維楨弱冠登朝博聞强記與同館許國齊名館中爲之語曰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

鈔書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拾遺記

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桓譚新論

葛洪累遭火典籍蕩盡伐薪賣之夜以寫書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 抱朴子

闞澤好學居貧無資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吳志

沈驎士篤學不倦遭火燒書驎士年過八十鈔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 南齊書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

則不休息 梁書

王筠自序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幼年讀五經愛左氏春秋凡五鈔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鈔子史諸集並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南史

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細書別藏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巾箱五經自此始

張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唐書

柳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

劉恕好學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宋次道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鈔留旬日盡其書而去 宋史

劉崧家貧力學寒無鑪火手皸裂而鈔錄不輟 明史

張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遍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以此也

穀玉類編卷二十四

休寧汪兆舒果齋輯

儒術類二

文　詩　賦　敏捷　代作

文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哀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魏文帝典論

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顏氏家訓

董仲舒夢蛇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西京雜記

揚雄著太元經夢吐鳳凰集元之上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歎爲高文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世說

陸機辭藻宏麗張華謂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晉書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旣成未爲時流所稱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

謂深得文理常置几案梁書

温子昇文章清婉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魏書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陳子昂始變雅正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唐書

許國公蘇頲與燕國公張説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時號燕許大手筆

韓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

楊億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裁學者翕然宗之宋史

歐陽修從尹洙遊爲古文迭相師友遂名冠天下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

曾鞏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文詞者鮮能過也

蘇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汪茫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元好問爲文有繩尺備衆體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金史

虞集學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元史

黃溍文辭布置謹嚴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溍與柳貫虞集揭傒斯人號爲儒林四傑

宋濂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

者後先相踵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明史

李東陽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奬成後進推轂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

王愼中爲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下無可取已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尤得力于曾鞏壯年廢棄益肆力古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又曰晉江毘陵

歸有光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觝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

詩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鍾嶸詩評

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沈約集

阮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晉書

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作家風詩

袁宏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尙時鎭牛

渚秋夜乘月汎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清會辭又藻拔遣問焉答曰袁臨汝郎誦詩即詠史之作也尙迎升舟與談申旦不寐

顏延之與謝靈運以辭采齊名延之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南史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爲湘東王參軍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

曹景宗爲右衛將軍破魏凱入武帝於華光殿宴飲景宗啟求賦詩詔令沈約分韻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宋之問爲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

先成后賜錦袍之間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 唐書
唐興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杜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章愼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白居易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咏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老在白傅第各賦金陵懷古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世說

李端趙州人郭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客乃服 唐書
錢起能詩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李賀以詩名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
梅堯臣工詩歐陽修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堯臣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 宋史
楊載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 元史

楊維楨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張雨稱其古樂府出入少陵二李間有曠世金石聲宋濂稱其詩震蕩陵厲鬼設神施尤號名家 明史
高啟工詩與楊基張羽徐賁人稱吳下四傑以配唐王楊盧駱云
高叔嗣爲詩清新婉約陳束序其蘇門集謂有應物之沖澹兼曲江之沈雄體王孟之清適具高岑之悲壯王世貞則曰子業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清又如衞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而蔡汝楠至推爲本朝第一云
李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

總督胡宗憲嘗宴將吏於爛柯山酒酣樂作明臣作鐃歌十章中有云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宗憲起捋其鬚曰何物沈生雄快乃爾卽命刻於石 明臣姓沈與徐渭余寅皆宗憲招致幕府同筦書記

賦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司馬相如答友問 西京雜記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能感物造端材

知深美也周道寖壞學詩之士逸於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漢書

司馬相如客游梁著子虛賦上讀而善之召相如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奏天子以為郎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乃就大人賦奏之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史記

揚雄好辭賦成帝時雄待詔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祭后土既祭行遊登陟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羽獵雄為校獵賦以風明年上誇胡人以多禽獸雄上長楊賦以風漢書

班固除蘭臺令史時京師修宮室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

西顧固乃上兩都賦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泆之論後漢書

張衡善屬文時王侯以下踰侈衡擬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

王延壽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

禰衡客荊州黃射為章陵太守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左思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賦成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

潘岳舉秀才武帝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及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既而仕宦不達作閒居賦

郭璞詞賦為中興之冠著江賦其辭甚偉

孫綽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

張融浮海至交州作海賦還京以示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索筆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木華字元虛嘗為海賦○南齊書

魏收以文華顯孝武狩於嵩南收上南狩賦以諷使梁作聘遊賦辭甚美盛天保八年三臺成收上皇居新殿臺賦文甚壯麗北齊書

謝偃為塵影賦二篇太宗名見又獻惟皇誡德賦規帝時李百藥

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唐書

扈蒙善屬文嘗次歷代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為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錄覽而稱善五代史

夏侯嘉正有俊才官著作佐郎使於巴陵為洞庭賦徐鉉見之曰元虛之流也人多傳寫宋史

施宜生試一日射三十六熊賦擢第金史

陳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為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元史

錢惟善錢塘人至元元年省試羅剎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

据枚乘七發辨錢塘爲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 明史

貝瓊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爲大韶賦以見志

桑悅在燕市見高麗使者市本朝兩都賦無有恥之作兩都賦

李濂少負俊才時從狹少年聯騎出城搏獸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爲人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國璣持以示李夢陽大嗟賞訪之吹臺濂自此聲馳河雒間

敏速

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搆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魏志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世說

桓宣武北征袁虎從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韵詩何難之有乃與邱令楷等共打銅鉢分韵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南史

傅縡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 陳書

魏收除主客郎中自武定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 北齊書

王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儀注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名五吏執筆各占其詞粲然皆畢人人歎服 唐書

溫庭筠才思神速每入試押官韵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時號溫八叉 全唐詩話

劉敞爲文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 宋史

高衎少能賦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衎執筆未暮十賦皆就 金史

劉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 明史

屠隆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嘗戲命兩人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韵咄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奕口誦詩文命人書之書不逮誦也

代作

禰衡客荆州爲黃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之所欲言也 後漢書

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作二百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志無以成斯美也 晉書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卽名周與語大悅唐書

王勃所至時人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北里志

徐渭爲諸生有盛名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筦書記宗憲得白鹿將獻諸朝令渭草表幷他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上之學士以渭表進世宗大悅益寵異宗憲宗憲以是益重渭明史

穀玉類編卷二十五

穀玉類編卷二十六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武功類

制勝 詭道 水戰 火攻

制勝

楚子伐隨季梁請下之勿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曰必速戰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左傳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

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擊之盡殪

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梁趙相攻兵卒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君不若引軍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史記

漢韓信張耳擊趙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發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弃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則

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已不勝欲還歸壁壁皆漢幟而大驚以爲漢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

吳楚反周亞夫以太尉擊吳楚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景帝許之亞夫至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守便宜不往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飢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兵追擊破其軍 漢書

馮異爲征西將軍討赤眉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及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詔異軍栒邑未至囂使其將行巡取栒邑異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異曰虜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爭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大破之 後漢書

耿弇爲建威將軍討張步時步都劇使其弟藍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弇進軍二城之間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弇勅諸將至臨淄護軍等以爲宜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

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張藍懼將其衆歸劇步兵至臨淄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故示弱以盛其氣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戰弇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預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僵尸相屬

朱儁爲中郎將討黃巾賊韓忠據宛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儁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曰我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忠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

儁擊破之忠等遂降

皇甫嵩爲左將軍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嵩督董卓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我何救焉國圍陳倉不能拔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大破之

賈詡依張繡於南陽太祖征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繡追果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何其反而

皆驗詡曰將軍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退曹公必自斷後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必勝也繡乃服　魏志

丞相諸葛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曰南中恃其險阻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反　蜀志

宣帝輔政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帝征之文懿堅壁而守帝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也乃縱兵擊破之　晉書

陳慶之隸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等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前鋒必是輕銳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敗且敵所據地林木甚盛必不夜出於是與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　梁書

梁州恒稜獠叛周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

曰如此則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今吾示以威恩爲惡者誅之爲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恒稜聞之猶豫未決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卿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率衆降　通鑑

來護兒位開府高智慧據浙江反護兒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船艦被江鼓噪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

爲然護見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北史

李靖位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銑檄江南兵不及到乃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靖副孝恭東討公祏遣馮惠亮屯當塗陳正通屯靑林諸將議取丹陽靖曰不然公祏所自將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今方持重待公祏立計耳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之

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出走禽之唐書

藥元福事晉爲深州刺史契丹入寇元福與李守貞等禦之於陽城契丹兵斷糧道晉人乏水士馬飢渴契丹順風揚塵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爲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出戰契丹敗遁去會蕃部拓拔彥超攻靈州乃以馮暉領朔方進討元福與暉出威州彥超衆數萬扼要路軍中懼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少依西山爲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爲號旗舉則合勢進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彥超大敗宋史

高繼勳爲幷代州鈐轄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勳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下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攻我我誘之南走爾起乘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

燕達討安南師次富良江蠻艤舩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達擊之大敗

岳飛爲荆湖統制招捕楊么都督張浚會召還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

浚許之飛遂如鼎州賊黨黃佐等降么不服飛擒斬之果八日而賊平

劉錡充東京留守行抵順昌金人敗盟來侵錡與知府陳規守禦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對如前兀朮喜卽置鵝車砲具不用兀朮至城下錡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時天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方晨氣淸涼錡按兵不

動遝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兀朮乃還汴

李文忠以偏將軍從常遇春出塞遇春卒命文忠代將其軍奉詔會大將軍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元游兵禽平章劉帖木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 明史

沐英拜征南右副將軍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元梁王遣平章達

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罷懼爲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砍其軍軍却師畢濟鏖戰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長驅入雲南梁王走死城降屬郡皆下

廣西猺獞流劚廣東殘破郡邑殆徧成化元年大發兵命尚書韓雍贊理軍務時諸將皆主困賊之說雍則曰當全師直擣大藤峽攻其腹心遂破修仁定荔浦十月至潯州延問父老亦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爲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諸巢直抵橫石塘緣木攀藤上賊不能支遂大敗之峽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厓間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

王守仁既平桶岡浰頭諸積寇而寧王宸濠反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言都督許泰等將京邊兵各四萬

水陸並進南贛湖廣兩廣諸巡撫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又爲蠟書遺僞相敘其歸國之誠令從吏早發兵東下宸濠果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時諸守令各以兵來會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詭道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

日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 左傳
楚大飢庸人帥羣蠻叛楚楚使廬戢黎侵庸庸人逐之將起大師
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冐
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以伐庸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孫臏爲齊軍師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直走大梁
魏將龐涓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
又明日爲三萬竈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亡者過半矣
乃倍日并行逐之孫子伏兵馬陵破其軍 史記

魏王豹反漢漢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益
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豹
大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岑彭將兵擊秦豐豐拒於鄧數月不得進彭於是夜勒兵馬申令
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悉其軍
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 後漢書

廉范爲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范拒之虜衆而范兵不敵會日暮
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
至大驚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

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而龜茲王發溫宿
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
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
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
於東界徼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
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

虞詡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停車不進而
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
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
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
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

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
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
赤亭詡令軍中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
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
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詡計賊當退潛遣五百餘人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擊破之

檀道濟伐魏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
罄於是士卒憂懼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
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爲妄斬以狥 南史

陸騰爲江州刺史陵州獠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

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遂破之 周書

楊義臣爲朔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義臣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因大潰 隋書

周法尚爲行軍總管嶲州烏蠻反詔法尚擊之賊散走山谷間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獲其渠帥

柴紹爲驍衛將軍吐谷渾黨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

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 唐書

裴行儉爲洮州總管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至西州行儉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使人召都支都支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詣營謁遂禽之遮匐乃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行儉討之先是饋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賊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及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執溫傅來降

張巡守雍邱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賊將令狐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

唐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劉鄩營鄩不肯出莊宗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攻魏莊宗自貝州返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耶兵再合鄩大敗 五代史

張齊賢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遼兵入寇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間使爲遼人所得既而美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 宋史

張亢爲并代都鈐轄與夏人戰於光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伏兵於山後亢以萬勝軍皆新募罷耎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

岳飛爲統制賊曹成據道賀二州命飛招成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喜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破其砦及飛駐師江州知劉豫結黏罕而兀术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术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术事遣諜至齊問舉兵期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白其主遂廢豫

康茂才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陳友諒既陷太平謀約張士誠合攻應天太祖欲其速來破之知茂才與友諒有舊命遺僕

持書紿爲內應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 明史

山雲宣德二年郴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帝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雲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巔山峻險掛木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遂盡破之

王守仁巡撫南贛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守仁旣平師富龍川賊盧珂鄭志高咸請降及征橫水浰頭賊將亦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讎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自是境內大定

馬芳爲薊州總兵官時辛愛以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蓮堡堡圮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水戰

楚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左傳

吳子闔廬伐楚大敗之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曰困獸猶鬭

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韓信爲趙相擊齊楚使龍且將救齊與信夾濰水陳信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且喜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 史記

何無忌南追桓元次桑落洲元將何澹之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劉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澹之遂潰 晉書

岳飛招捕楊么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

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得行賊奔港中則爲筏所扼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 宋史

命通海進樞密院同知時陳友諒大舉圍南昌從太祖擊之遇於康郎山舟小不能仰攻力戰幾不支通海乘風縱火焚其舟二十餘敵少挫明日復戰偕廖永忠等以七舟置火藥焚敵舟數百踰二日復以六舟深入敵連大艦力拒太祖登舵樓望久之無所見意已沒有頃六舟繞敵艦出飄颻若游龍軍士讙譟勇氣百倍戰益力友諒兵大敗師次左蠡通海進曰湖有淺舟難回旋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入卽成禽矣遂移師出湖水陸結柵友諒不敢出居湖中一月食盡引兵突走竟敗死是役也通海功最多 明史

火攻

皇甫嵩討黃巾進保長社賊波才引衆圍城嵩兵少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大風嵩勑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 後漢書

周瑜爲前部大督曹公入荆州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瑜逆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操軍方連船艦

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士皆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吳志

王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鎖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晉書

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其腳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爇羌營

潘美征嶺南距廣州百二十里劉鋹兵堅壁以待美與諸將計曰

彼編竹木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遂分遣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賊衆驚擾美擊敗之。宋史

張輔拜征夷將軍討安南黎季犛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洮沲富良四江爲險賊緣江岸立柵聚舟其中築城於多邦隘城柵橋艦相連九百餘里兵衆七百萬欲據險以老輔師輔與左副將軍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佯欲他攻以懈賊令都督黃中等將死士人持炬火銅角夜四鼓越重濠雲梯傅其城都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城下兵鼓譟繼進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追至繖圓山

盡焚緣江木柵俘斬無算進克東都遣別將取西都又分軍破賊援兵季犛逃入海州縣皆望風降。明史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繼光勦倭時屯兵於此每敎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逌火雞今戚公乃以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兵略纂聞

穀玉類編卷二十六

穀玉類編卷二十七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帝戚類

皇太后　皇后　妃嬪　太子　公主　親王

皇太后

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於壽邱。少昊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夢接意感生少昊帝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感巳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帝堯母曰慶都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

陵帝禹母曰修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而生禹於石紐。宋書

夏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娍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史記

長秋宮漢太后居之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三輔黃圖

王太后初內太子宮生一男男方在身夢日入其懷是生武帝。史記

明德馬皇后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已防參醫藥事曰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樸

素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常與帝言道
政事雍和終日 後漢書
和熹鄧皇后和帝崩后迎立殤帝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嘗以
鬼神難徵淫祀無福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減大官尚方
服御珍膳及郡國所貢皆減過半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自
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
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憲宗懿安郭皇后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大后御興慶宮及帝崩中
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
德爲輔吾可與外事哉武帝喜畋遊角武抃擇五坊小兒得出入

禁中他日問后起居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
覽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還索諫章
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抃等不復横賜 唐書
昭憲杜太后太祖母也太祖卽位拜太后於堂上太后愀然不樂
左右曰母以子貴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
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吾所
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宋史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不豫宰
執乞立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
名司馬光呂公著迎問設施所宜先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
蔡確欲獻諛乞復其官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
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爲相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
政事勿便者次第罷之而宇內復安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
定人以爲女中堯舜
仁宗誠孝皇后張氏宣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宣宗崩英宗方九歲
宮中訛言將名立襄王矣太后趣召諸大臣至乾清宮指太子泣
曰此新天子也羣臣呼萬歲浮言乃息大臣請太后垂簾聽政太
后曰毋壞祖宗法第悉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勗帝向學委任股肱
以故王振雖寵於帝終太后世不敢專大政 明史

皇后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德茂也蓋亦有內助焉
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序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
之大倫也 史記
坤惟厚載陰正乎內詩美好逑易稱歸妹祁祁皇儷言觀貞淑班
政蘭閨宣禮椒屋 後漢書
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夐
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於帝嚳之宮二妃
同降著彼有虞之典故昏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
陽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 晉書
後宮則有掖庭椒房 椒房殿名皇后所居 西都賦

帝少昊母星娥處於璇宮故皇后宮曰璇宮拾遺記
周宣王嘗晏起皇后姜氏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言於王曰
妾不才至使王樂色而忘德敢請罪宣王曰寡人不德非夫人罪
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通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女也選入太子宮顯宗卽位以后爲貴
人命養肅宗后盡心撫育永平三年立爲皇后愈自謙肅能誦易
好讀春秋楚詞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
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每於侍執之際言及政事多所毗
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後漢書
太宗皇后長孫氏性約素益觀書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

司晨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訖不對見無忌以佐命功帝將引以輔
政后固謂不可曰妾託體紫宮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及疾亟請
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唐書
慈聖光獻曹皇后武惠王彬之孫也仁宗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爲
后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
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閤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
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卒誅
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撫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宋史
世祖皇后察必弘吉剌氏一日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里牧馬帝
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

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
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元史
孝慈高皇后馬氏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太祖有劄記輒命后掌之
倉卒未嘗忘嘗語太祖定天下以不殺人爲本太祖善之克元都
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朕知
后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妾與陛下起貧賤至今
日恆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細微故願得賢人共理天下又
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嘆曰至
言也命女史書之明史
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幼貞靜好讀書稱女諸生既爲皇后一日問

陛下誰與圖治者帝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后因請悉召見
其命婦賜冠服鈔幣諭曰婦之事夫奚止饋食衣服而已必有助
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旦夕侍上惟以生
民爲念汝曹勉之疾革之日惟勸帝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
室毋驕畜外家

妃嬪

元帝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從熊佚出圈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倢
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對曰猛獸
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前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漢書
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聖賢

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徐惠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文無淹思帝益禮顧惠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四夷稍稍治宮室惠上疏極諫剴切精詣帝善其言優賜之 唐書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紿之曰上方更衣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啟戶出之 經齋

成祖昭獻貴妃王氏有賢德事皇后恭謹為帝所重帝晚年多急怒妃曲為調護自太子諸王公主以下皆倚賴焉 明史

太子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左傳

北極五星第一星謂之前星太子也不明太子憂 晉書

周太子晉乘白鶴仙去故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 藝文類聚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不定屈建曰楚必亂夫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追夫太子者國之基國既無基猶兎走也

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 說苑

成帝初為太子寬博謹慎居桂宮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 漢書

世祖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檢覈郡各奏事帝見陳留吏牘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吏不服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詰吏吏乃首服如顯宗對 後漢書

漢明帝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曜四曰海重潤天子之德如日月星海太子皆比德焉

故云重 古今注

肅宗初立為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辦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蕭嵩裴耀卿請改外辦為外備絳紗衣為朱明服乃從之 唐書

至道二年立元侃為皇太子大赦太子既立廟見還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通鑑

太子真金世祖嫡子也按察使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閱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袍大喜曰使吾行之亦當若此

太子在中書久明於聽斷州郡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休戚者即日奏罷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德意未嘗少衰大雅不羣中外歸心焉 元史

成祖數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裁决庶政四方水旱饑饉輒遣賑恤仁聞大著而高煦高燧與其黨日伺隙讒構或問太子亦知有讒人乎曰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 明史

公主

帝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 史記

周天子嫁女於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

秦因之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自晉之後帝女依西漢曰公主帝之姑姊並曰長公主 初學記

公主峰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弃此學道後得昇仙駙馬王咸追之不及公主留二履以示之 述異記

齊王蕭寶夤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 魏書

襄城公主太宗女也下嫁蕭銳性孝睦動循矩法帝勅諸公主視爲師式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則定省闕止葺故第門列雙戟而已 唐書

和政公主肅宗女也性敏惠有孝稱下嫁柳潭從元宗至蜀郭千仞反元宗諭降之不聽潭率折衝等殊死鬬主彀弓授潭潭斬賊五十級平之代宗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鄉納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主一不取親紉褑裳衣諸子不服紈綺

先是尚公主者皆取勳戚之家唐憲宗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杜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二十餘年人未嘗指爲驕貴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屈服奏即納之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肅然不聞人聲 山堂肆考

荊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下嫁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眞宗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饍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己出均 宋史

徐國長公主神宗女也侍母疾晝夜不暫去迨疾革號慟屢絕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脩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千百人賓接皆盡禮志向冲淡服玩不爲紛華媵妾得女撫視如己出

重慶公主與憲宗同母下嫁周景事舅姑甚孝衣履多手製歲時拜謁如家人禮景每早朝主必親起視飲食主之賢近世未有也

明史

親王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其學舉六藝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漢書

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 後漢書

東平王蒼好經書雅有智思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顯宗巡狩蒼常畱鎭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上䟽歸職乃許還國帝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

高密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眞簡率每朝會不識其三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晉書

扶風王駿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儁望遷鎭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善撫御有威恩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

齊衡陽王鈞居喪盡禮庭羸骨立性好學善屬文會稽孔珪家起園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惟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 南史

濟南王彧有才學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 魏書

霍王元軌始王吳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惟吳王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貞觀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愼未嘗與物忤引見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唐書

吳王顥嗜學好圖書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馳使以示賜方團

玉帶俾服而朝顥辭乃爲製玉魚以別之是後親王踵爲故實 宋史

豫王永成博學善屬文判太原府事世宗以永成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啟金縢之語當世榮之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於世 金史

周惠王有子二十五人而博平王安淢獨賢嘗輯貽後錄養正錄諸書勤於治生田園僮奴車馬甚具賓客造門傾已納之其時稱名德者必曰博平 明史

蜀獻王椿性孝友慈祥博綜典籍容止都雅太祖嘗呼爲蜀秀才在鳳陽時闢西堂延李叔荊蘇伯衡商榷文史既至蜀聘方孝孺

爲世子傅表其居曰正學造安車賜長史陳南賓聞義烏王紳賢聘至待以客禮時諸王皆備邊練士卒椿獨以禮教守西陲自椿以下四世七王幾百五十年皆檢飭守禮法好學能文孝宗恒稱蜀多賢王舉獻王家範爲諸宗法

襄康王無子莊王厚熲由陽山王嗣折節爲恭儉節祿以餉邊進金助三殿工兩賜書幣事嫡母王太妃及生母潘太妃以孝聞潘卒殯之東偏王太妃曰汝母有子社稷是賴無以我故避正寢厚熲泣曰臣不敢以非禮加臣母及葬跣足扶櫬五十里士大夫過襄者皆爲韋布交

穀玉類編卷二十七

穀玉類編卷二十八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職官類一

宰相 翰林 中書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部曹
給事中 都察院 御史 宗人府 通政司
大理寺 太常寺 光祿寺 太僕寺 鴻臚寺
國子監 京府尹

宰相

高宗夢帝賚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書經

曹參代蕭何爲相國舉事無所更變一遵蕭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史記

魏相爲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還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漢書

鍾繇爲太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魏志

庚氷爲中書監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范汪謂氷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氷曰元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 晉書

王猛爲秦丞相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不刑無才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强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

高熲爲尚書左僕射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熲所推薦各盡其用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治致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爲眞宰相 隋書

杜如晦爲尚書右僕射與房元齡共筦朝政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 唐書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尊憚嘗屈意聽納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也唐三百年輔弼者不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張九齡爲相謇諤有大臣節元宗在位久稍怠於政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遣宦奴告曰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恙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

元宗每命相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皇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

陸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

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憲宗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

唐故事拜相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城東街名曰沙堤 國史補

鄭珏與李愚同爲學士鄭閣下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鄭拜相 紀異

李沆爲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眞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王安石變更之言馴至棼擾世稱沆爲聖相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捄罪而不費辭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飢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 宋史

李廸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專制廸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概

韓琦與富弼齊名號賢相人謂之富韓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司馬光以資政殿學士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及神宗崩皇太后臨政起光拜尚書左僕射遼夏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

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哈剌哈孫拜中書左丞相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及成宗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哈剌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成宗崩諸奸臣謀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哈剌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內指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及仁宗至內難平哈剌哈孫自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 元史

拜住丞相安童孫也英宗登極拜中書左丞相日以進賢退不肖爲務憂國忘家知無不言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於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

楊士奇楊榮楊溥逮事四朝爲時耆碩溥入閣雖後德望相亞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史稱房杜持衆美效之君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又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楊其庶幾乎 明史

李賢當英宗之復辟也師旅飢饉之餘民氣未復權奸內訌柱石傾移朝野多故時事亦孔棘矣賢以一身搘柱其間沛然若有餘獎勵人材振飭綱紀迨憲孝之世名臣相望猶多賢所識拔偉哉

宰相才也

彭時商輅侃侃守義盡忠獻納粹然一出於正其於慈懿典禮非所謂善成君德者與輅科名與宋王曾宋庠埒德望亦無媿焉

謝遷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

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楊廷和爲相雖無能改於其德然流賊熾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畧也至其誅大奸決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即周勃韓琦殆無以過矣

翰林

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齊有聽明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唐初置修文館後改爲弘文舊唐書

秘書閣下高敞人謂之木天潛確類書

天子名學士草書詔雖宸翰亦資檢校謂之視草翰林志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堂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紀纂淵海

太宗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功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訪以政事討論

墳籍號十八學士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唐書

李程爲翰林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嬾日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士

蘇易簡充翰林承旨太宗嘗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於廳額易簡會韓伾等往觀上聞賜宴甚盛宋史

蒲宗孟除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

蘇軾除翰林學士嘗入對便殿宣仁后曰卿至此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軾不覺哭失聲后與哲宗亦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李獻能廷試第一人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趙秉文李純甫嘗曰李獻能天生翰苑才故每薦之不令出館金史

揭傒斯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後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元史

陶安爲翰林學士事太祖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明史

成祖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周忱自陳少年願學帝喜而命之增忱爲二十九人

柯潛爲學士時即院中後圃構清風亭鑿池蒔芙蓉植二栢於後堂人稱其亭爲柯亭栢爲學士栢院中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也柯亭劉井翰林中以爲美談云

中書

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隋初改爲內史省唐武德三年復中書省龍朔改爲西臺光宅改爲鳳閣開元改爲紫薇省然皆旋改旋復置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左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六人杜氏通典

荀勗久在中書及失之甚悵悵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晉書

顏師古爲中書舍人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唐書

蘇頲拜中書舍人元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

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愼密

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袞同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

賈曾拜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

曾鞏擢中書舍人屬新官制除目塡委鞏占紙肆書若不經意凡除郎御史數十人訓敕者人人不同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合璧事類

始太祖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其官屬盡革惟存中書舍人明史

劉鈗八歲時憲宗名見愛其聰敏且拜起如禮卽命爲中書舍人宮殿門閾高同官楊一清常提之出入帝慮牙牌易損命易以銀歷官五十餘年嘉靖中至太常卿兼五經博士仍供事內閣誥勅房

吏部

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周禮

毛玠與崔琰並典選舉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魏志

盧毓爲侍中在職二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尙書

山濤爲吏部尙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晉書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

徐勉爲吏部尙書彝倫有序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梁書

牛弘爲吏部尙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進用並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愼絕倫弘推心委任選舉爲最隋書

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太宗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鑑

盧從愿爲吏部侍郎銓總以平允聞初高宗時吏部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姜晦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區藩檢

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然處事精明私相屬委罪輒得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賕賂塞而流品有叙衆乃服

席豫爲考功員外郎進絀淸明遷吏郎侍郎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

吳敦復剛嚴權吏部侍郎請謁不行銓綜平允 宋史

王信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復梶之信鉤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賕爲地工部尚書趙雄以屬信信持勿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嗟激以聞於上孝宗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淸

陳修洪武四年拜吏部尚書六部之設始自洪武元年鎭江滕毅

首長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畧具至是修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煩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 明史

趙好德爲吏部尚書太祖嘉其典銓平嘗名與四輔官入內殿坐論治道命畫史圖像禁中

王直長吏部益廉愼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舉所屬賢否以備選擢稱得人其子積爲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亂法自我始也

王翺爲吏部尚書謝絕請謁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婿賈傑官近畿翺夫人數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翺翺怒椎案擊夫人傷面傑卒不得調

黃孔昭爲文選郎中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國家用才猶富豪積粟粟不素積豈足賑飢才不預儲安能濟用苟以深居絕客爲高何由知天下才俊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册除官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叙平允

倪嶸進南京考功郎中吏部尚書耿裕知其賢調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嘗覈實一官裕欲改其評嶸正色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羣僚咸在側裕大慚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

戶部

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周禮

鄭弘爲大司農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天下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明帝順其議 後漢書

杜預拜度支尚書奏立耤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晉書

李絳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對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公物以結私恩上聳

然後嘉其直。舊唐書

代宗以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財賦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唐書

蘇弁爲戶部郎中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裴延齡後平賦緩役畧煩苛人賴其寬

陳恕爲戶部侍郎眞宗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宋史

洪适爲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即位符離用兵餽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

劉璣爲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

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又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金史

馬亨爲戶部尚書金穀出納有條不紊元史

楊湜爲戶部侍郎第民賦役輕重人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焉

張鳳初以戶部侍郎兼理南京糧儲廉謹善執法號板張明史

年富天順四年戶部缺尚書李賢舉富左右巧阻之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爲賢也特名任之富酌贏縮謹出納躬親會計吏不能欺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

梁材三掌國計嘉靖中歲大臣或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

宋纁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爲戶部嘗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憮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

禮部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周禮

孔逷爲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齊高帝謂王儉曰逷眞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南史

梁武帝嘗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即除休源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訪逮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凝滯

隋牛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北史

柳敏拜禮部中大夫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敏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按據舊章刊正取中周書

高郢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專取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舊唐書

李揆兼禮部侍郎病取士不考實徒務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藉枕圖史且不能自措於辭乃大陳書庭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但選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 唐書

韋純爲禮部侍郎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爲重曰爲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

唐號祠部爲氷廳言其清且冷也 因話錄

唐人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潛確類書

吾紳拜禮部侍郎成祖謂呂震曰紳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禮矣紳清彊有執淡於榮利初拜侍郎賀者畢集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衆笑而起 明史

姚夔成化初爲禮部尚書多所表見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餘年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愼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羣臣伏門哭諫帝爲固請周太后竟得如禮後孝宗見夔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乃如此

兵部

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周禮

時戎儲空匱蕭引爲庫部侍郎掌營造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 南史

韓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爲兵部侍郎號爲稱職 唐書

姚崇爲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

唐張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而庭無稽牒 翰苑新書

宋王庶爲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手畫秦隴形勢利害上大喜遷兵部尚書 北盟會編

于謙爲兵部尚書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猺獞苗獠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 明史

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寧王宸濠反揚言旦夕下南京宇嚴爲警備而談笑自如時携客燕城外客察地險易置戍守綜理周密內外宴然指揮楊銳有才畧署爲安慶守備鎭守中官劉琅與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琅用事者琅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宸濠失內應且知有備不敢東攻安慶銳固守不得下未幾敗

鄭曉授職方主事日披故牘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强弱之數尚書金獻民屬撰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之

刑部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周禮

裴政爲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隋書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謂曰我撻汝人必謂汝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通鑑

王播爲刑部侍郎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繁雜播備舉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訊決疾速如神。舊唐書

劉瑑遷刑部侍郎乃裒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

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開法家推其詳。唐書

張九成兼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宋史

卜天璋爲刑部郎中仁宗名入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賜酒隆福宮及錦衣三襲後被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璋承命獄賴不冤。君璋天璋字。元史

周楨爲刑部尚書太祖卽位懲元寬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釐正皆以楨書爲權輿云。明史

周瑄由刑部右侍郎轉左成祖方任門達逯杲數興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諸郎毋避禍以故移部定罪者不至冤濫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爲御史時按黃巖妖言獄當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誣獨械首從一人論罪及是居部與瑄並稱長者

金純在刑部仁宗嘗論純法司近尚羅織言者輒以誹謗得罪甚無謂自今告誹謗者勿論純亦務寬大每誡屬吏不得妄椎擊人故當純時獄無瘐死者

工部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書經

孫瑒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陳書

李栖筠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撤毀民賴其入。唐書

自當爲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混河自當往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疲難以成功言於朝河役乃罷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卽興工未幾泰定帝問成否自當請入對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帝大悅賜上尊金幣。元史

單安仁爲工部尚書精敏多智計諸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太祖意。明史

秦逵爲工部尚書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

宜更易之命遂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絛各一以爲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葢剏自遂云

李慶進工部尚書山林事多趨辦中官有求執不與人多嚴憚之號爲生李

賈俊爲工部尙書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

部屬

粉署郎署也郎官握蘭含香於此省中以粉畫壁故名 通典

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後漢書

欒崧爲郎嘗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顯宗夜入臺見崧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尙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

馮豹爲尙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闥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人持被覆豹敕令勿驚也日暮諸郎下豹每在後帝嘉之 三輔決錄

田鳳爲尙書郎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漢蕭芝至孝除尙書郎有雉數十恒集芝舍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則飛鳴車前 初學記

魏舒爲尙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襆被逕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媿色 王隱晉書

杜軫爲齊尙書郎每月趨朔廊閣之下威容可觀中朝偉之 華陽國志

劉儁由兵部主事歷郎中遇事善剖決爲太祖所器 明史

章綸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召爲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慷慨論事嘗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

楊循吉授禮部主事善病好讀書每得意手足踔掉不能自禁用是得顛主事名

給事中

張元素爲給事中詔發卒治洛陽宮殿且東幸元素上書諫太后卽詔罷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 唐書

許孟容擢給事中浙東觀察使裴肅委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肅卒德宗擢總衢州刺史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

今衢不他虞總無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於是詔中停

范純禮爲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 宋史

王巖叟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卽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之益切退上疏凡八命竟寢

晏敦復除給事中居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

金安節爲給事中龍大淵曾覿以潛邸舊恩並除知閤門事安節封還錄黃孝宗怒安節卽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張浚聞之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

彭汝實嘉定州人爲給事中數言時政缺失與程啓充及徐文華安磐皆同里時稱嘉定四諫 明史

孫應奎洛陽人爲兵科給事中嘗劾張璁桂萼方獻夫又乞責汪鋐爲比黨戒諭高平縣丞時有與應奎同姓名者餘姚人爲禮科給事中疏劾汪鋐奸諭華亭縣丞兩孫給諫之名並震於朝廷

楊漣爲兵科給事中光宗不豫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朔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昔可託幼主者遂趣諸大臣亟見儲皇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請於初六日登極是時李選侍據乾清漣導周嘉謨左光斗

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羣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首輔方從哲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漣厲斥之至是又言若曹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其日選侍遂移宮明日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左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

都察院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爲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 杜氏通典

御史大夫位上卿有兩丞金印紫綬 漢書

薛宣爲御史中丞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

傅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値日暮捧白簡不寐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晉書

鄭鮮之爲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權貴明憲直繩得司直之體 宋書

李彪遷御史中丞性剛直多所彈糾遠近畏之豪右屛氣高祖常呼爲李生又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後魏書

唐以御史臺爲憲臺御史大夫爲大司憲會昌二年勅曰御史大夫秦爲正卿漢爲副相 舊唐書

韋思謙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唐書

崔隱甫爲御史大夫臺中自御史而下舊皆得顓事隱甫始一切令歸禀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元宗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風采肅然 宋史

嚴升歷官大理寺少卿清軍蘇松執法不撓調南京僉都御史與鄒玘同心治事剛果自信嘗著神羊賦以見志焉 明史

顧佐爲右都御史糾黜貪縱朝綱肅然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云

御史

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 漢書

法冠一曰柱後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故以爲冠 後漢書

桓典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文帝問左右此何官辛毗曰此謂

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僃位但珥筆耳 魏書

薛聰爲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彊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自是貴戚斂手 北史

王志愔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爲治人吏畏讋呼爲皁鵰 唐書

李勉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讙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

溫造爲侍御史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 宋史

錢顗爲殿中侍御史以劾王安石而貶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

姚天福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世祖嘉其直錫名巴虎思謂其不畏强悍猶虎也 元史

周新初名志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爲名由大理寺評事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爲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 明史

鄭辰爲監察御史南京勑建報恩寺役囚萬人蜚語言役夫謗訕恐有變命辰往驗無實無一罪者谷庶人謀不軌復命辰察之盡得其蹤蹟成祖語方賓曰是眞國家耳目臣矣

孫鼎爲御史督南畿學政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行部不令人知單輿猝至諸生謁輒閉門試之卽日定甲乙諸生試歸榜已揭通衢請託者無所措手英宗北狩鼎試罷謂諸生曰故事當簪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諸君不義設茗飲步送諸門

蕭鳴鳳爲御史激昂論事輒不報引疾歸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曰陳泰山蕭北斗

馮恩擢南京御史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之奸論死比朝審汪鋐主筆恩不爲屈鋐益怒署情眞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

宗人府

宗正卿。周官也。選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秦漢因之。晉曰大宗正。唐曰宗正卿。初學記

周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掌王之親屬。

漢宣帝拜劉辟疆光祿大夫。時年已八十。徙爲宗正。册府元龜

鎮國中尉睦㰒。被服儒素。覃精經學。論者以方漢之劉向。萬曆初。舉文行卓異。爲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年七十卒。宗人須功德者五百人。學者稱爲西亭先生。明史

通政司

通政司主出納上命。通達下情。準古納言之職。經濟類編

熙寧中。設通進銀臺司。宋史

洪武十年。置通政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明史

李錫在通政司。封駁章奏。通達下情。雖倥偬繁劇。而井井有條。無壅滯之病。又能不察察小失。有大臣德量。實錄

柴義。嘉靖初。特擢通政使。以其音吐洪暢。容止端重。甚眷注之。嘗命近臣傳諭通政司官。奏事當一如柴義。獻徵錄

大理寺

廷尉。秦官。掌刑辟。漢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爲廷尉。漢書

魏復爲大理。南朝又名廷尉。梁改名秋卿。北齊隋爲大理。加寺字。唐龍朔中。改爲詳刑寺。光宅中爲司刑。神龍復爲大理。舊唐書

于定國爲廷尉。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漢書

陳寵爲廷尉。性仁矜。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輕典。務從寬恕。和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後漢書

宋世軌爲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刼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徒黨。數

年不斷。世軌判其事爲刼。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北齊書

趙綽爲大理丞。處法平允。遷大理少卿。時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隋書

戴胄性堅正。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胄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唐書

唐臨爲大理卿。高宗嘗錄囚。餘司斷者輒紛訴。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

李日知爲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劇可久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 宋史

陳太素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疑獄必名與議太素爲推原人情以傅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爲不及

虞謙爲大理寺卿時呂升爲少卿仰瞻爲丞而謙又薦嚴本爲寺正仁宗方矜慎刑獄謙等亦悉心奏當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讞等再四叅復必求其平嘗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 明史

太常寺

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典三禮兼夔典樂之任也周宗伯爲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盛太社稷常存故稱太常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 杜氏通典

叔孫通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 史記

桓榮拜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 後漢書

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華嶠後漢書

賀循拜太常中宗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上卿而居纔蔽風雨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幷錢二十萬 晉中興書

斛斯徵爲太常少卿精三禮兼解音律自魏雅樂久廢徵博采遺逸其樂始備 北史

賈黃中判太常禮院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 宋史

李宗諤判太常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眞宗省閱而賞歎之

魏驥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用師逵薦遷太常博士帝謂曰劉履節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不輕予人也 明史

光祿寺

後漢光祿勳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杜氏通典

秦置郎中令主諸郎之在殿中漢更名光祿勳北齊兼掌餚膳隋則全掌餚膳不復掌宮殿門 初學記

張湛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續漢書

楊賜拜光祿勳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問之賜案春秋讖謂天投蜺海內亂 謝承後漢書

孟宗爲光祿勳大會宗性少酒偶有強者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

吐麥飯祭者以聞上乃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通鑑

王遠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 南史

張元易於光祿署中種竹甚蕃黎惟敬秘書題曰紫禁滄洲 明農丈八集

太僕寺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似今太僕之職秦因之掌輿馬歷漢魏晉咸置唐因之 杜氏通典

汝陰侯夏侯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及代王之來嬰以太僕入清宮迎立孝文帝復爲太僕 史記

石慶爲太僕御出武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祭彤爲太僕明帝常以爲可屬以重任從帝東巡過魯帝坐孔子講堂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後漢書

司馬池通判酉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羣牧判官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羣負者皆入 宋史

宋守仁拜太僕卿首請立牧馬草場於江北滁州諸處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馬大蕃息馬政之修自守仁始 明史

楊砥遷北京行太僕寺卿定牧馬法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亦免半成祖命軍租盡蠲餘悉從其議於是馬大蕃息

呂㦂進南京太僕寺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令他官知以是文籍磨滅登耗無稽㦂曰他官不與聞是也當職者可貿貿耶議請三年一校勘著爲例

鴻臚寺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爲鴻臚 杜氏通典

大鴻臚屬官大行丞有治禮員三十七人主齋祀儐贊九賓之禮

漢 東觀漢記

鴻臚三十六人陳寵左雄並遷公

習郁爲侍中時漢光武幸黎邱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山爲鹿門山 襄陽耆舊傳

陳紀不受太尉拜大鴻臚子羣爲三公紀太邱長寔之子也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 後漢書

韓宣明帝時爲大鴻臚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先爲此官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魏畧

楊義偉風儀音吐洪亮工進止每朝謁引進奏時成祖目屬之累

進鴻臚寺右丞仁宗即位擢本寺卿正統初擢禮部左侍郎仍視鴻臚事英宗北狩使也先以口辯竟奉上皇還舉朝競奇善功明史

國子監

晉武帝始立國子學北齊曰國子寺隋改爲監唐以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宣業舊唐書

杜夷素以儒稱秉操貞素中宗以爲儒林祭酒晉中興書

元善拜國子祭酒高祖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善封江陽縣公○隋書

孔穎達拜國子祭酒太宗幸太學釋菜命穎達講孝經穎達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唐書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城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崔頌判國子監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史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授綏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宋史

鄭穆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誨

顏師魯爲國子祭酒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己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加獎勸由是人知傍勵孝宗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

耶律有尚爲國子祭酒其立教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慤教法一遵其師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身爲學者師表數十年海内宗之如昔之宗衡也元史

齊履謙爲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其教養有法諸生畏服未幾履謙去國學澄移病歸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復以履謙爲司業履謙律己益嚴教道益張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

宋訥遷祭酒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帝使畫工瞯訥圖其像危坐有怒色明日入對帝問昨何怒訥驚對曰諸生有趨踣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自訟耳且陛下何自知之帝出圖訥頓首謝明史

李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賻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絕人才盛於昔時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英宗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陳敬宗遷南京祭酒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

失容即令待罪堂下敬宗與李時勉同時爲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李延機累遷祭酒故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詰前大書整齊嚴肅四字葢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嚴爲主

京府尹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是爲三輔漢書

汲黯爲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史記

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罪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漢書

兒寬爲左內史勸農桑緩刑罰推情與下吏民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武帝由是奇寬

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閉閤思過於是訟者深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延篤爲京兆尹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先是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後漢書

樊子葢檢校河南內史屢有治績高祖謂曰社稷大事終以委公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隋書

李仲通爲京兆尹族弟叔明乾元中爲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唐書

李元紘擢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柳仲郢爲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愛爲本山堂肆考

李穆知開封府剖判精敏猾姦無所貸假由是豪右屏蹟權貴無敢干以私宋史

蔡襄知開封府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

范百祿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

姚天福拜參政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元史

龐嵩歷應天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府缺尹屢攝其事始至值歲饑上官命督振公粟竭貸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萬七千餘人乃蠲積逋緩征徭勤勞徠復業者又十萬餘人留都民苦役重力爲調劑民困大蘇江寧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嵩爲治堤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名貧民佃之流移盡復歲時單騎行縣以壺漿自隨京府佐貳鮮有舉其職者至嵩以善政特聞 明史

汪天叙累遷應天府丞武宗駐南京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幸求索倍之尹齊宗道憂懼卒天叙攝其事日青衣皂帽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丞專待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權倖有求則曰俟若奏即予禁軍攫民物天叙與兵部尚書喬宇選拳勇者與搏戲禁軍卒受傷慙且畏不敢橫其隨事禁制多類此

劉宗周爲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閭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賜郵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

穀玉類編卷二十八

穀玉類編卷二十九

休寧汪兆舒杲齋輯

職官類二

使臣 督撫 布政司 按察司 鹽運使
知府 府佐貳 知縣 縣佐貳 教職
將帥

使臣

楚子圍宋宋人告急於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左傳

陸賈以客從高祖有口辯常使諸侯及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因進說他他大說陸生拜他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後他自尊號爲南越武帝孝文帝即位召賈往使讓他南越王恐爲書謝乃去帝制 史記

鄧芝爲尚書先主薨諸葛亮遣芝修好於吳王權權遂遣張溫聘蜀蜀復令芝往權與亮書曰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蜀志

于什門爲謁者使諭馮跋至和龍住外舍不入跋遣令入見跋不拜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既而跋止什門歷二十四年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 魏書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於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謂左右曰

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宴日高澄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通鑑

崔敦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唐書

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 宋史

楊惟中事太宗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 元史

徐琦副章敞使安南亦不受餽還拜南京兵部侍郎宣宗以安南貢賦不如額南征士卒未盡返命琦復往時黎利已死其子麟疑未決琦曉以禍福麟懼鑄代身金人貢方物以謝帝悅宴賚甚厚 明史

劉戩弘治時往安南頒詔安南多寶貨使者率從水道挾估客往以爲利交人頗輕之戩由南寧乘傳抵其國交人大驚戩依舊制受陪臣拜謁不交一語越宿即行餽遺一無所受使人要於途固致之卒麾去與敞琦俱爲交人所重

郭緒爲雲南參議時孟密思揲孟養思祿兩酋搆怨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抵金齒參將盧和統軍其地先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遇緒戒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踸踔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使亦至此乎發兵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沮者斬思祿既得檄見譬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緒出敕諭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白其冤狀然後責其叛諸酋聞咸俯伏呼萬歲請歸侵地與前所留使人和及玉聞報馳至則已歸地納款矣

督撫

何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奏之抵罪嘗曰刺史古之方伯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名見不可有所私問 漢書

郭賀拜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後漢書

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陶侃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性聰敏勤於吏職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尋加督交廣寧七州侃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道不拾遺 晉書

李崇爲揚州刺史都督江西諸軍事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 北史

李勣行并州都督府長史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太宗曰煬帝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 唐書

郭元振爲凉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敵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峽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

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粟支十年治凉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

韋臯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治蜀二十一年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畫像祀之 通鑑

韓琦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 宋史

趙方爲荊湖制置使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當使日日可戰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振爲大吏諸名將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後不拘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其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贊理或參贊所轄多事重者加總督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明史

周忱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先是大理卿胡槩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畧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况鍾趙豫莫愚趙泰輩則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蘇州官田租至二百六十二萬石宣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况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忱奏令就給蘇松止與船米一斗所餘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糴共得米七十萬餘石遂置倉貯之名曰濟農賑貸之外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定爲條約以聞帝嘉奬之忱在任二十年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皆其力也迨致仕去民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

陳鎰鎮守陝西西北方飢民多流移就食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正統改元鎰言陝西用兵民困供億泒徵物料乞悉停免詔可明年命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民便宜多所廢置所部六府飢請發倉振帝從輔臣請修荒政鎰請徧行於各邊由

是塞上咸有儲蓄鎰凡三鎮陝先後十餘年陝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者莫及也

崔恭巡撫蘇松諸府按部進耆老言利病爲興革浚常鎮河避江險已浚吳淞江白鶴江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小民賴其利目曹家港爲都堂浦

王竑巡撫江南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至是山東河南飢民就食者坌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竑盡發之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景帝復命侍郎鄒幹

齎帑金馳赴聽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飢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所鬻子女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人忘其飢頌聲大作初帝聞淮鳳飢憂甚及得竑開廣運倉自劾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

譚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犄角節制詳明又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總兵戚繼光圖上方畧築敵臺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工成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

翁萬達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條上修邊防邊十事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時曾銑有復套之議夏言主之獨萬達力爭不可萬達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綮者萬達稱首

朱燮元歷進四川湖廣總督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軍貲贖鍰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

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人各當其材犯法即親愛必誅有功厮養不遺賞也馭蠻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

布政司

初太祖下集慶自領江南行中書省戊戌置中書分省於婺州後每畧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自平章政事以下大畧與中書省同洪武九年俱改爲承宣布政使司初置與六部均重布政使入爲尚書侍郎副都御史每出爲布政使宣德正統間猶然自後無之

明史

李昌祺爲河南左布政繩豪猾去貪殘疏滯舉廢救災恤貧數月政化大行憂歸宣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時河南大旱廷臣以

昌祺廉潔寬厚河南民懷之請起昌祺命奪喪赴官

夏寅歷任山東右布政清直無黨援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爲名言

陳士啓爲山東右參政盡心吏事不爲察察名督徭賦不峻期約青州飢疏請振之粟使至而飢民倍士啓復上疏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議竟從之

按察司

宋馬亮爲福建提刑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千人 山堂肆考

向子忞提點湖南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於城東再使湖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曰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

年無告之冤咸得申雪

烏古孫澤爲福建廉訪使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產於憲司之澄清堂士民以爲澤之所致 元史

胡祗遹爲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

王克敬爲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己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

楊繼宗遷湖廣按察使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穢也 明史

周新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冤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嘗微服行部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繫之獄新從獄中詢諸囚得令貪污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驚謝罪劾罷之

鄭辰遷山西按察使糾治貪濁不少貸潞州盜起有司以叛聞詔發兵討捕辰方以事朝京師奏曰民苦徭役而已請無發兵成祖然之還則屏騶從親入山谷撫諭盜皆感泣復爲良民

應履平擢貴州按察使所至祛除奸蠹數論時政每抗疏言宣宗稱善山雲名將鎮粵有功輕履平書生履平劾雲弄權擅作威福帝令雲自陳雲大驚引罪

張邦奇爲湖廣提學副使下教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雄褒吾且斥之在任三四年諸生競勸世宗方爲興世子獻皇遣就試設兩案已居北而使世子居南文成送入學世宗由是知邦奇

鹽運使

陳思濟以才器見稱時兩淮鹽課不敷授思濟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於是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課以足 元史

趙師魯爲河間路轉運鹽使除害興利法度修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廚傳贈遺之費竈戶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

許有壬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

貢師泰爲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

徐問轉長蘆鹽運使運司故利藪自好者不樂居問曰吾欲清是官也終任不取一錢 明史

耿九疇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政久壞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推擇爲鹽運司同知痛革宿弊條奏便宜五事著爲令毋喪去官場民數千人詣闕乞留起爲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公退焚香讀書廉聲益著婦孺皆知其名

知府

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者乃右驂故以五馬爲美稱 唐詩注

平江太守所居即春申君殿也故曰黃堂今守稱黃堂昉此 郡國志

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寛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漢書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親勸農出入阡陌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禁止嫁娶送終奢靡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杜詩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於計畧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後漢書

張堪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廉范爲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屋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善政術郡有曲堤盜多萃於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爲之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獄內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 北史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愼奉公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周書

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元宗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唐書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

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河北稱鐺腳刺史

陽城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王覿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意以撓權覿窮其姦狀寘於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 宋史

方克勤授濟寧知府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時始詔民墾荒閲三歲乃稅吏徵不俟期民輒棄田去克勤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

野以日闢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敎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築城克勤曰民方耕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明史

況鍾以薦擢知蘇州府宣宗賜敕以遣之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爲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府初視事羣吏環立請判牒鍾佯不省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當止若强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僚屬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乃蠲煩苛立條敎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帝悉報許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之能及

陳本深知吉安府吉安多豪强好訐訟巨猾胡擣等十九人橫閭里本深遣人與相結爲具召與飲伏壯士後堂拉殺之皆曳其屍以出樂安大盜曾子良據大盤山中衆萬餘本深設伏大破之斬子良本深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旣殲府中無事晨起鼓而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休閒有所訟呼至榻前析曲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久之民恥爭訟

李從智知蘇州廉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杖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

趙豫爲松江知府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

言諭之曰明日來衆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及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始與豫同守郡者蘇州況鍾常州莫愚吉安陳本深溫州何文淵杭州馬儀西安羅以禮建昌陳鼎並皦皦著名績豫尤以愷悌稱

湯紹恩移紹興知府緩刑罰恤貧弱旌節孝民情大和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滙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擁沙積如邱陵遇霖潦則水阻沙不能驟洩良田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決塘以瀉之塘決則憂旱歲苦修築紹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見兩山對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建閘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脈橫亘兩山間遂興工爲閘二十有八以應列宿於內爲備閘三以防

大閘之潰閘外築石堤四百餘丈扼潮自是三邑方數百里間無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廟閘左歲時奉祀不絕

張需知霸州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爲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敎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

周思兼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藍輿中攜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旁郡飢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爲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執牌就撫悉振以錢穀事遂定入覲舉治行第一

府佐貳

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也不更辟蕃惶恐就職 謝承後漢書

龎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先主以統爲治中從事 蜀志

徐州刺史呂虔檄王祥爲別駕委以州事時寇盜充斥祥率厲兵士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晉書

趙軌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高祖嘉之徵軌入朝父老相送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隋書

唐改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 舊唐書

宋柯述爲漳州府通判以賑飢感雙鵲棲其廳事今府治有瑞鵲堂 廣輿記

王十朋擢對策第一授紹興府簽判既至咸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 宋史

張宗璉擢南京大理丞坐奏事忤旨謫常州同知朝遣御史李立理江南軍籍檄宗璉自隨立受黠軍詞多逮平民實伍宗璉數爭之立怒宗璉輒臥地乞杖曰請代百姓死免株累甚衆 明史

知縣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說苑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敎口無惡言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遺 後漢書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仁及鳥獸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王喬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

候息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傅琰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琰子翽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曰聞大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翽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 南史
劉曠為平鄉令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 隋書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

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故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疾驅去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耶答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 唐書
程顥為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教者不善則為易置鄉民為社會顥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宋史

劉摯為南宮令縣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遂告於朝從其議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沖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
葉康直令光化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葉宗人授錢塘知縣縣為浙江省會徭重豪有力往往搆黠吏得財役貧民宗人令民自占甲乙書於冊以次簽役役乃均善決冤獄民以為神按察使周新廉介吏也一日伺宗人出潛入其室見廚中惟銀魚腊一裹新歎息攜少許去明日召宗人共食飲至醉

用儀仗導之歸時呼為錢塘葉一清 明史
盛顒以御史劾石亨曹吉祥降束鹿知縣縣徭役苦不均顒為立九則法繼者莫能易丹憂去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顒再任並不用鞭朴訟者諭之輒叩頭不復辨鄰邑訟不決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厭去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居之遂成市號為清官店
丁積為新會知縣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於愛民民出錢輸官供役名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令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既而歲大旱築壇圭峯頂昕夕伏壇下者八日雨大澍而積遂得疾以卒士民聚哭於途有一嫗夜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首丁公死吾無以聊生矣

唐侃授承豐縣之官不攜妻子獨與一二童僕飯蔬豆羹以居久之吏民信服章聖皇太后葬承天諸內奄迫脅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州縣吏多逃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則紿至棺所指而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眙去

縣佐貳

顏師古仕隋爲安養尉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唐書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四如期還

員半千爲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釋之

李程爲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御史

冷應澂爲廬陵主簿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 宋史

朱光庭爲萬年主簿數攝邑人以明鏡稱

仇念爲高密丞俗尚嚚訟念攝縣事剖決如流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益每陰疏令過胥持爲姦念暴其罪黥之無不悅服

劉煥爲任邱尉縣令貪汚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杯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 金史

吳履授南康丞南康俗悍謂丞儒也易之居數月摘發奸伏如老獄吏則皆大驚相率斂跡履乃改崇寬大與民休息知縣周以中巡視田野爲部民所詈捕之不獲怒盡縶其鄉鄰履閱獄問故立釋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鄉何罪今縶者衆而捕未已急且有變奈何以中意乃解爲丞六年百姓愛之遷安化知縣進濰州知州 明史

廖欽爲河內丞以廉能稱居八年調吳江後坐事謫戍久之以老病放歸道河內河內民競持羊酒爲壽且道之纍須臾裒數百匹欽固辭不得一夕遁去

馮堅爲南豐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二曰擇老成三曰攘要荒四曰勵有司五曰褒祀典六曰省官守七曰易邊將八曰訪吏治九曰增關防太祖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乃命吏部擢左僉都御史

曹鼐宣德初由鄉舉授代州訓導願授別職改太和縣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師跪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明年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

敎職

胡瑗以節度推官敎授湖州敎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

信愛如其父兄。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宋史

唐璘為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

舒璘為徽州教授。徽習頗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正稱璘為第一教官。

陸九齡為興國軍教授。興國俗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勤綏引。翼士類興起。

胡憲為建州教授。日與諸生訓以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覿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大化。

孔思晦為寧陽儒學教諭。先是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守職。而思晦

以儉約自持。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

烏緝善詩文。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授臨淮教諭。入見。賜之宴。賦詩稱旨。除廣信教授。自號榮陽外史。明史

陳覲以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論。立擢陝西參政。

方孝孺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海瑞初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

將帥

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史記

周亞夫嗣封條侯。匈奴大入邊。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文帝自勞軍。至細柳。先驅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乃使使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成禮而去。既出。文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李廣善騎射。以力戰為名。程不識與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皆為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略。及廣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趙充國沈勇有大略。以擊匈奴擢為後將軍。封營平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漢書

馮異拜偏將軍。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後漢書

吳漢為大司馬。伐公孫述。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

張遼武力過人。文帝引遼會建始殿。問破吳意狀。帝歎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及遼薨。帝詔曰。合肥之役。遼與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魏志

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
蜀志
諸葛亮征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
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
如此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
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漢晉春秋
韋叡將兵仁愛士卒雖臨陣交鋒常緩帶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
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邵陽之役曹景宗與羣帥爭先獻捷叡
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南史
楊大眼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以功封安成縣子撫巡士卒呼

為兒子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
不摧拉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 魏書
賀若弼官右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謂若弼曰楊素韓擒虎
史萬歲俱稱良將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
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
殿下所擇弼意自許 隋書
薛仁貴少貧賤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
命諸將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呼而馳所向披靡
軍乘之賊遂奔潰帝召見嗟異授遊擊將軍師還曰朕不喜得遼
東喜得虓將及高宗詔仁貴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帝曰古善射有

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
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
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唐書
李光弼封臨淮郡王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
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與郭子儀齊名世稱
李郭而戰功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
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曹瑋彬次子也歷官彰武軍節度使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
測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合手
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瑋初

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
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
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宋史
岳飛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挽弓三百斤初隸留守宗
澤戰開德有功澤大奇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
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澤是其言飛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
敵不動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張俊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
徐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凜凜而帝前恭謹如不

能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宴然民不苦兵歸朝三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太祖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明史

胡大海善用兵每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以是軍行遠近爭附又好士所至輒訪求豪儁劉基宋濂葉琛章溢之見聘也大海實薦之

俞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勳

戚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飆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穀玉類編卷二十九

穀玉類編卷三十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遭遇類

薦舉 早達 晚遇 貴盛 優禮
寵眷 復任 遺愛 致仕 黜謫
囚辱

薦舉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也 孔子家語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左傳

韓信亡楚歸漢上未之奇也蕭何奇之信亡何自追之居二日來謁上上罵曰諸將亡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欲爭天下非信無與計事者王曰吾爲公以爲將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拜信爲大將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史記

鄭當時每朝候上之間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已

寇恂爲偏將軍數與大司徒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定河内難其守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 後漢書

孔融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

山濤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尙風俗頗革 晉書

謝元有經國才略時苻堅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其叔父安以元應擧郄超聞而歎曰安違衆擧親明也元必不負擧才也於是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

杜如晦爲秦王府兵曹參軍徙兖州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元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 唐書

張柬之爲荆州都督府長史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宰相才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擧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卽日召見拜同平章事

蕭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奬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

賈黃中參知政事素重呂端爲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爲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 宋史

王旦爲相寇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爲使相旦拒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眞宗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内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

吳中復廉於居官御史中丞孫抃薦爲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

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

艮弼本名婁室時納合椿年爲參政薦艮弼才出己右用是爲刑部尙書海陵曰婁室言行端正無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擧能矣常人多嫉勝己者卿擧勝於己者賢於人遠矣 金史

陳顥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牘累數百有詰之者顥曰吾寧以謬擧受罰蔽賢誠所不忍出入禁闥數十年大夫士因其薦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 元史

况鍾雖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寒士多見振賑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爲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名授吏刑二部司務遷御史 明史

李賢爲大學士務持大體尤以惜人才開言路爲急所薦引年富軒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絡等皆爲名臣

王恕數任巡撫歷侍郎至吏部尚書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

謝杰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

早達

甘奇顯用年乖强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甘奇甘羅尹子奇也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

阿東阿大化終賈終軍賈誼也後漢書

鄧禹從光武定計議光武即位拜禹爲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後漢書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世說

荀羨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晉書

王僧綽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若此宋書

李崇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大奇之隋書

趙贊幼聰慧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後唐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年禮部春榜宋史

韓琦蚤有盛名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

徐世隆弱冠登進士第辟爲縣令其父戒曰汝年少學未至更當讀書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於學元史

鄧愈進江西行省右丞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將早貴未有如愈與李文忠者明史

解縉幼穎敏年二十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太祖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知無不言縉即日上封事萬言帝稱其才

楊廷和年十二舉於鄉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累官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何景明年八歲能詩古文弘治十一年舉於鄉年方十五宗藩貴人爭遣人負視所至聚觀若堵十五年第進士授中書舍人

晚遇

太公望呂尙者嘗窮困年老矣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歸立爲師。史記

百里傒媵於秦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繆公聞傒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時傒年已七十餘繆公與語大悅授之國政。

公孫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不合上意病免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弘至太常對策百餘人天子擢弘策爲第一召見拜爲博士。

顏駟爲郎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

貌醜陛下卽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會稽都尉。漢武故事

柳澄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官元和初爲大理少卿改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九十餘。唐書

曹松天復初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年皆七十餘時號五老榜。唐詩紀事

梁顥年八十二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墨客揮犀

劉三吾以茹瑞薦名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定典章闕畧太祖銳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朝參命列侍衛前燕享賜坐殿中與汪叡朱善稱三老。明史

劉同升殿試第一莊烈帝問年幾何對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尙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

貴盛

富平侯張安世父子封侯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漢書

竇融爲大司空位特進長子穆尙內黃公主穆子勳尙泚陽公主弟子固尙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後漢書

鄧禹以元功拜太傅鄧氏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李穆官太師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隋書

張儉拜營州都督封皖城郡公兄大師太僕卿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唐書

張文瓘位宰相其子潛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衞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崔琳官太子少保長子僎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

大明宮冠蓋騈興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郭子儀位太尉中書令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

張嘉貞爲宰相弟嘉祐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陳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父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 宋史

宋韓維兄弟八人並登科三爲宰相時韓琦家亦同貴顯人但稱韓家無以別白以維宅有桐樹因稱桐樹韓家時人有詩曰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樹裏識韓家 續文獻通考

慶成王濟炫晉恭王子其生也太祖方御慶成宴因以爲封永樂十年薨諡莊惠會孫端順王奇湞以賢孝聞生子七十人嘉靖初尚書王瓊聞於朝 明史。弇山堂別集云慶成王生子一百人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鎭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按此與正史不同附錄之以廣聞見

林瀚拜吏部尚書子九人庭棉庭機俱工部尚書庭機後調禮部庭機子燫烴燫工部尚書改禮部烴終工部尚書三世五尚書皆內行修潔爲時所稱 明史

楊洪父子兄弟皆佩將印一門三侯伯其時稱名將者推楊氏

王恕累官尚書贈特進左柱國太師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累官南京戶部尚書世宗手書清平正直褒之 明史

優禮

汲黯爲主爵都尉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史記

桓榮拜議郎以尚書授皇太子拜太子少傅遷太常顯宗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天子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 後漢書

鍾繇爲太傅有膝疾時司徒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

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爲故事 魏志

姚崇爲宰相元宗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唐書

呂端爲相眞宗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廷階峻特令梓人爲納陛 宋史

王曾爲翰林學士眞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向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李孟拜中書平章政事仁宗賜爵秦國公命圖其象敕詞臣爲之贊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 元史

劉健受知於孝宗既即位代徐溥爲首輔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

或有從有不從旣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爲先生而不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問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 明史

劉大夏拜兵部尚書孝宗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每被召跪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扶之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名卿其受眷深如此特賜玉帶麒麟服所賚金幣上尊歲時不絕

蔣瑤累遷工部尚書西苑東殿成世宗置宴見瑤與王時中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於殿右以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其重瑤如此

楊一清爲大學士以讒搆乞歸世宗爲世子時心識之及卽位遣官存問詔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語褒美比之郭子儀

寵賚

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 左傳

李忠從世祖攻伐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後漢書

毛玠爲丞相東曹掾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魏志

馬周爲中書令太宗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凌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唐書

戴至德同東西臺三品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檝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馬燧平李懷光還太原德宗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顏以寵之

張建封以徐泗節度使來朝德宗賜宴曲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又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義歲寒勿渝故用此爲貺

王昭遠爲殿前都虞候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意多比諷其賜昭遠尤加賞遇 宋史

王溥爲平章守建昌太祖次龍興帥其衆來見數慰勞從歸建康賜第聚寶門外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異之 明史

宋濂遷侍講學士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濂不能飲太祖嘗強之至三觴行不成步帝大懽樂御製楚辭一章命詞臣賦醉學士詩又嘗調甘露於湯手酌以飲濂曰此能愈疾延年願與卿共之又詔太子賜濂良馬復爲製白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寵待如此

仁宗卽位蹇義夏原吉皆以元老爲中外所信帝又念義監國時

舊勞尤厚倚之歷進少師賜銀章一文曰繩愆糾繆已復賜璽書制蹇忠貞印俾藏於家傳之後世

大學士黃淮以疾乞休宣宗許之父性年九十及卒賜葬祭淮詣闕謝值燈時賜游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辭歸餞之太液池帝爲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

于謙素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

復任

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又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漢書

寇恂拜潁川太守擊平盜賊建武三年恂爲執金吾潁川盜賊起恂從車駕南征至潁川盜賊悉降而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後漢書

耿純爲東郡太守盜賊清寧後坐免以列侯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世祖拜純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

种暠爲梁州刺史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請留之梁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許之暠復留一年

魯芝爲天水太守傾心鎮衛遷廣平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 晉書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鄴都雜俗人多變詐作歌稱其不治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高祖請復爲相州上從之豪猾者聞其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興學行禮風俗大改 隋書

崔元暐爲天官侍郎當官介然不受私謁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 唐書

賈郁爲仙遊令將代去一吏酗酒郁怒曰吾再任必懲吏言公若再至猶鐵船渡海也後郁果復任適醉吏盜錢坐法郁判曰竊銅

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爐錘因杖而遣之 廣輿記

張詠知益州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至眞宗時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丞興徙知益州民聞詠至皆鼓舞相慶詠政績益著有詔褒美 通鑑

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遷荊湖制置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理宗聞命以資政殿學士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光祖凡三至建康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 宋史

史弼爲淮東宣撫使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號三至碑 元史

張紞歷雲南左布政使洪武二十年春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命仍治滇南紞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

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滇人遵用之明史

劉伯吉知碭山縣以親喪去服除碭山民守闕下求再任吏部言新令已在碭山二年矣宣宗曰新者勝舊則民不復思今久而又思其賢於新者可知矣遂易之

遺愛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史記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漢書

侯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後霸薨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後漢書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及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為墮淚碑晉書

鄧攸為吳郡太守刑政清明後稱疾去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崔挺為光州刺史風化大行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不納及卒州故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魏書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唐書

崔戎為華州刺史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鞾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

王景為橫海軍節度使善懷撫周廣順初入朝民周環等數百人遮道留之不獲有截景馬鐙者宋史

韓琦鎮大名魏人為立生祠

范仲淹為陝西四路宣撫使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祀之

蘇軾再莅杭州有德於民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

崔與之為成都本路安撫使後以疾歸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

趙豫為松江知府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去郡老稺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明史

翟溥為南康知府考績赴部以年老乞歸辭郡之日父老爭賻金帛悉不受衆挽舟涕泣因建祠湖隄祀之又配享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周敦頤朱熹也

史誠祖為汶上知縣廉平寬簡考績稱第一屢當遷職輒為民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

周斌以御史降江陰知縣有惠政擢開封知府累官廣東右布政

使初去江陰民立生祠及自開封遷去民亦涕泣爭送焉

致任

疏廣疏受並爲太子傅太子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卽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漢書

御史大夫薛廣德與丞相于定國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廣德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 晉書

李義琰秉政以疾乞骸骨聽致仕乃歸田野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 唐書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業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我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

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瞶三宜休 問奇類林

朱昂爲工部侍郎致仕眞宗賜器幣給全奉賜宴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弟協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昂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 宋史

工部尚書李柬之請老拜太子太保致仕特賜宴資善堂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柬之出都門卽幅巾白衣以見客有李受者仕至刑部仕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柬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柬之子孝基官光祿卿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葛密官太常博士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止之密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得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卽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

楊鼎爲戶部尚書再疏求去賜敕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

給役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有給賜自鼎始也 明史

尚書王竑初號其室曰戇庵既歸改曰休菴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時李秉亦罷歸日出入里閈與故舊談笑游燕竑聞之曰大臣何可不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僞矯激爲賢哉時兩稱之

王家屏爲大學士累疏不報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

陳本深前後守吉安十八年當遷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廝前

民嫁女本深閨鼓樂聲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何留此耶遂請老

黜謫

屈平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聽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史記

賈誼出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梁竦坐兄松事徙九眞既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沉之後漢書

顏延之官太子中庶子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宋書

柳渾罷相後數日置酒名故人出遊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眞拘俗之人哉渾封宜城縣伯唐書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

王禹偁以知制誥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於身而不屈於道兮雖百謫而何虧宋史

滕元發黜爲安州流落且十載貶筠州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元發知湖州

蘇軾貶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芥蔕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軾買地築室著書以爲樂若將終身

劉安世安置梅州章惇與蔡卞將置之死使轉運判官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得免

蔡元定讀書西山時以僞學詆元定謫道州元定不辭家即就道其師朱熹與從游者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何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

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武宗嗣位嘗請嚴覈勇士爲劉瑾所惡乃假田州岑猛事坐戍極邊大夏已年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携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

當役也所攜止一僕璉訴復官致仕。明史

囚辱

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叔向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左傳

絳侯周勃就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

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及赦出勃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史記

鄒陽游梁羊勝公孫詭等惡之梁孝王王怒下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

長信少府夏侯勝坐非議詔書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大赦勝出爲諫大夫霸爲揚州刺史漢書

許揚汝南人太守鄧晨脩復鴻郤陂署揚都水掾使典其事百姓得其便初豪右大姓譖揚受賂晨收揚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白晨晨驚曰果濫矣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揚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後漢書

范滂以鉤黨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請先就格遂與袁忠爭受楚毒後事釋得還鄉里

嵇康以友呂安事見收康性愼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晉書

高爽爲晉陵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况後遇赦獲免梁書

江淹隨宋建平王在南兗州廣陵令得罪辭連淹被繫州獄淹從獄中上書王即日出之

楊溥初侍皇太子爲洗馬時太子監國遣使迎成祖遲帝怒黃淮

逮至北京繫獄及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溥逮繫錦衣衛獄家人供食數絕而意不可測且夕且死溥益奮讀書不輟繫十年讀經史子集數周仁宗即位釋出獄明史

李時勉爲祭酒請建國學英宗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其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千餘人詣闕乞貸呼聲徹殿庭助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父也奏太后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

魏良弼拜刑科給事中嘉靖時會御史馬敭等以劾尚書王瓊被

逮。艮弼請釋之。帝怒。并下詔獄論贖還職。十二年元旦。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獄。艮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再下詔獄。獄卒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尋復職。

沈束爲禮科給事中。劾大學士嚴嵩任意予奪。世宗怒。命杖於庭。仍錮詔獄。束衣食屢絕。惟日讀周易。爲疏解。迨嵩去。束在獄十六年矣。妻張氏上書請代。帝終不許。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於束前。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釋束還家。附張元忭沈公束墓誌云公少時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欷歔當食或廢箸由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公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以鴈書公之歸也以鵲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者然蘇尙拜官而公不拜蘇有子而公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天道其何如哉

海瑞爲戶部主事。時世宗久不視朝。專意齋醮。瑞上疏切諫。帝大怒。詔獄論死。越二月。帝崩。穆宗卽位。獲釋。初崩。外廷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宫車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既釋。累官右都御史。

穀玉類編卷三十

穀玉類編卷三十一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科名類

科第　鼎甲　師生　下第

科第

進士得第。列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雁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國史補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天寶遺事

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盡得仙。袍似爛銀衣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記纂淵海

唐進士榜必以淡墨書。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蕊珠宫。故稱蕊榜。潛確類書

太宗嘗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摭言

僖宗幸興慶池。方食餅餤。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廚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潛確類書

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結果擢上第。唐書

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

天下選時稱龍虎榜

錢起初從鄉薦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起愕然視之無所見天寶十年就試考官李暐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卽以鬼謠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絕唱是歲登第。舊唐書

伍喬游學廬山一夕見人掌自牖入有讀易二字喬因取易讀之後春試畫八卦賦喬第一。廣輿記

宋太宗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通鑑

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

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宋史

孟宗獻發解第一楊伯仁讀其文稱曰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金史

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爲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爲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鄉試第一爲解元會試第一爲會元二三甲第一爲傳臚云。明史

劉三吾偕紀善白信蹈等主會試榜發北士無預者于是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太祖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

商輅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

鼎甲

魏允中南樂人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並爲舉首負雋才時人稱三解元

唐李固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來年果中狀元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老姥乃金天神也。酉陽雜俎

張去華舉進士甲科子師德舉進士亦爲第一時人榮之。宋史

孫何及第得甲科弟僅咸平元年進士甲科兄弟連冠貢籍

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眞宗見之顧宰相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

王曾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通鑑

楊寘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旣試崇政殿仁宗啟封見名喜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賀爲得人。宋史

韓琦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

陳師錫游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才及廷試帝閱其文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啟封果然擢第一

陳亮才氣超邁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帝得其策大喜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

文天祥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帝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張起巖中進士首選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明日皇孫生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元史

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曹鼐以典史翁正春以教諭明史

舒芬爲修撰諫武宗南巡罰跪受杖謫外世宗即位名復故官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復廷杖奪俸旋遭母喪歸卒於家世稱忠孝狀元

師生

李宗閔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唐書

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

裴皡拜右僕射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皡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皡皡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維翰已相嘗過皡皡不迎不送或問之皡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人亦以爲當

范質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傳衣鉢其後質登相位爲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凝同宋史

陳恕爲吏部侍郎知貢舉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恕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

蘇軾試禮部方時文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

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軾後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高遜志者王艮座主也建文時召爲太常少卿與董倫同主會試得士自艮外胡靖吳溥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顧佐等皆爲名臣明史

王驥以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耳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竟致仕去

羅玘遷南京太常少卿劉瑾亂政李東陽依違其間玘東陽所舉士也貽書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生之籍

下第

劉蕡擢進士第文宗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引諸儒百餘人策之第策官見蕡對嗟服以爲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時被選者所言皆冗齪常務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 唐書

董方九舉不第號白蠟明經 記纂淵海

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篛巾抄書上曰措大茶末一碗曰鼎水方煎可自潑之上又問作何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恐起拜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問有濟名否使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矣 天中記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刺主司獨孝標爲歸燕詩

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繞誰家門戶飛留獻侍郎庾承宣庾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第 全唐詩話

李懌爲尚書右丞時貢舉進士中書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懌爲之懌笑曰予少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問者多其知禮 五代史

薛居正淸泰初舉進士不第爲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儻識者以爲有公輔之望踰年登第 宋史

李廌以學問稱蘇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宰相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

孫山未名得解有同試者託之探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兒更在孫山外 遯齋閒覽

歸有光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 明史

沈宣仁和人文詞贍富老於諸生沈啟南有觀辛卯浙江試錄寄宣詩云滿院桃花九十株爛然春色照西湖沈郎不解修花譜徹底從頭一字無其爲名流所惜如此 列朝詩集小傳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關有部官司關

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伺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 蒹葭堂雜抄

舊傳得意詩有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詩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形容悲喜之狀極矣 簷曝偶談

穀玉類編卷三十一

穀玉類編卷三十二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技藝類一

善書 善畫 善射 卜 醫

善書

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魏太和中誕以能書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晉書

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魏武帝玩之以爲勝宜官

弘農張伯英精草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韋仲將謂之草聖

蔡邕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又創造飛白其妙絕倫女琰亦工書 羊欣筆法

胡昭善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魏志

衛瓘爲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瓘子恆黃門郎善草隸書 瓘覬之子 晉書

王羲之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子獻之亦工草隸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

謝靈運詩書皆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太祖稱爲二寶 宋書

王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徐希秀亦能書嘗謂志爲書聖 梁書

蕭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梁武帝嘗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子雲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子特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瓘衛恆 南史

崔浩工書世寶其迹初浩祖悅與盧諶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北史

虞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 唐書

魏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歐陽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詢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子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通刻意臨倣數年書亞於詢號大小歐陽體

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

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云

顏眞卿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徐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柳公權爲翰林學士其書法結體勁媚自名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帝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尙也其遷少師宣宗名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眞行草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眞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蔡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宋史

米芾妙於翰墨沉着飛翥得王獻之筆意

黃伯思好古文奇字凡字書討論備盡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絶得其尺牘者多藏弃

巙巙善眞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元史

趙孟頫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國中寶之

沈度弟粲皆善書度最爲成祖所賞由翰林典籍歷遷侍講學士粲自翰林待詔歷遷侍讀進階大理少卿兄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於象簡泥之以金崑山夏昺者與其弟㫤以善書畫聞同官中書舍人時號大小中書而度粲號大小學士明史

徐渭天才超軼詩文絶出倫輩善草書工寫花草竹石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

董其昌天才俊逸少負重名初華亭自沈度沈粲以後南安知府張弼詹事陸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龍皆以善書稱其昌後出超越諸家始以宋米芾爲宗後自成一家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書以爲二絶造請無虛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

崑崙山人張詩草書狂放有筆力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壁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列朝詩集小傳

善畫

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西京雜記

漢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博物志

顧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

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寫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 晉書

劉瑱善丹青時有毛惠遠善畫馬瑱善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被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瑱令蒨畫王形像并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密使嫗妳示妃妃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 南史

蕭賁善畫於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

張僧繇吳人梁天監中以丹青馳譽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騰而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 宣和畫譜

楊子華畫馬於壁夜聞蹄齧圖龍於素雲氣縈集天下號爲畫聖 北齊書

閻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初太宗與侍臣汎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愼毋習畫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美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唐書

吳道元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世說

李思訓除衛將軍與其子昭道俱得山水之妙時人號大李小李思訓山水絕妙鳥獸草木皆窮其態爲國朝第一 明皇嘗謂思訓

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眞通神佳手 唐名畫錄

王維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 唐書

張璪善畫松石嘗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枝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世稱爲畫絕 畫斷

曹霸畫人馬神彩生動趙子昂嘗題云唐人善畫馬者衆而曹韓爲之最 韓幹也 潛確類書

唐人花鳥邊鸞最精濃艷如生永壽寺塔上四面花鳥鸞筆也 畫鑑

仕女之工在於得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傅粉鏤金佩玉以飾爲工

周昉畫士女爲古今之冠郭令公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眞後又請昉寫之趙夫人歸省令公問何者最似對曰兩畫俱似前畫者得趙郎狀貌後畫者兼得其神氣 名畫錄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趺坐烟飛電掣烈烈有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

五代時黃荃與子居寀並善花卉不用墨筆但以輕色染成謂之沒骨圖江南徐熙先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傅色故骨氣丰神爲古今絕筆諺稱黃荃富貴徐熙野逸 潛確類書

江南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其後建康僧巨然

祖述源法皆臻妙理

文同墨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見聞志

李成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爲寶 宋史

郭忠恕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或待以美醖預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爲寶

燕肅畫入妙品圖山水罨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

米芾爲書畫學博士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芾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友仁亦善畫世號小米

李公麟歸老於龍眠山雅善畫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

范寬畫山水初師李成既乃歎曰不若師諸造化乃游秦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眞得山水之骨法宋山水超唐世者李成董源范寬三人 畫鑑

耶律褭履工於畫坐事以大辟論寫聖宗眞以獻得減流戍復以寫眞名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眞陛辭僅一見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遼史

金蘧然子趙滋畫入能品嘗過長清一禪寺僧言五派傳投圖大不易作滋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他日以舊本證之不差毫末

中州集

倪迂畫可稱逸品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皆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澹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妮古錄

沈周文摹左氏詩擬白居易蘇軾陸游字仿黃庭堅並爲世所愛重尤工於畫評者謂爲明世第一 明史

王紱寫山木竹石妙絕一時然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筆長廊素壁淋漓霑灑有投金幣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雖豪貴人勿顧也

善射

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 史記

李廣家世世受射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廣爲人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

陳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黃巾賊發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叛故陳獨得完 後漢書

呂布爲徐州牧袁述遣將紀靈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招備并請靈等共飲曰布不喜合鬬但喜解鬬令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各罷

太史慈從臂善射弦不虛發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吳志

慕容翰從臂工射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歸遣勁騎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晉書

魏舒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宜都王鏗善射嘗以堋的太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

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南史

元幹拜內將軍都將大宗遊白登有雙鵰飛鳴於上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飛稍高幹射之以二箭下雙鵰軍中號曰射鵰都將魏書

斛律光工騎射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射之正中其頸至地乃大鵰也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時號落鵰都督北齊書

豆盧寧善射嘗與梁企定肆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周書

史萬歲善射尉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應弦而落三軍悅服隋書

崔彭工騎射高祖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廷所以來請遂遣之至匈奴中可汗名善射者數十人擲肉於野以集飛鳶射之多不中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歎服

王栖曜善騎射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唐書

李克用善射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五代史

陳堯咨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宋史

趙振爲慶州都巡檢使羌李欽等詣振自歸振爲置酒取細仗植

百步外其射欽等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

曹評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冊使者射嘗雙破的客驚悚

捌阿精騎射太祖愛之號爲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也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鶩至命捌阿射之請曰射其雄乎抑雌乎帝曰雄者捌阿一發墜其雄賊望見驚曰善射若此飛鳥且不能逃況八乎不戰而去元史

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二十餘騎攢捌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敵遂潰追奔五十餘里降梁王阿魯溫明史

顧佐除莊浪知縣端陽日守將集官僚校射以佐文士難之持弓矢一發而中守將大服

張寧爲禮科給事中天順中朝鮮與鄰部毛憐衛讐殺詔寧與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射雁一發墜朝鮮人大驚服兩人竟解其讐而還

王守仁旣擒宸濠時帝巳親征嬖倖張忠許泰等將京軍分道而下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守仁不爲動巳輕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

梅之煥年十四爲諸生御史行部閱武之煥騎馬突教場御史怒命與材官角射九發九中長揖上馬而去

卜

京房治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閒西羌反日蝕又久靑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

汝南許峻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京房後漢書

管輅平原人人使輅筮占一如輅言魏志

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吳志

郭璞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靑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晉書

淳于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

隗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也却後五年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以此版往責之炤亡後其家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齎版往責之使者惘然不知所以乃取著筮之卦成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於是告炤妻曰吾不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巳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埋在堂屋東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値使者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蔂代之乃往折蔂見奴伏其下獲之他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伺於道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奴衆以爲神唐書

張中遇異人授數學談禍福多奇中陳友諒圍南昌三月太祖伐

之名問之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帝命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乃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遂達鄱陽大戰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敵人圍之數重衆憂之曰無憂亥時當自出已而果然連戰大勝友諒中流矢死降其衆五萬自敵行至受降適五十日其占驗奇中多若此嘗好戴鐵冠人稱為鐵冠子云 明史

皇甫仲和精天文推步學成祖北征至漠北不見寇將引還命仲和占之言今日未申間寇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比日中不至復問對如初帝命械之不驗將誅死頃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礮即以礮一再擊之寇不動帝登高望之曰東南不少却乎亟麾大將譚廣等進擊寇少退俄疾風揚沙兩軍

不相見寇引去帝欲即夜班師仲和曰明日寇必降請待之至期果降帝始神其術

全寅年十二歲而瞽從師學京房術談禍福多奇中英宗北狩遣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為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干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壬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寅以筮遊公卿貴人間莫不信重之然無一語及私

醫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左傳

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客長桑君過扁鵲謹遇之長桑君曰我有禁方傳公乃出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悉取其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過虢虢太子暴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

間太子蘇故天下以扁鵲為能生死人 史記

太倉公者姓淳于名意喜醫方術師同郡陽慶慶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生死多驗

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丸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曹操聞而名佗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 後漢書

董奉止廬山為人治病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 神仙傳

徐熙隱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𤬏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秋夫生道度叔嚮皆精其業道度有腳疾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亦精其業 南史

崔彧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鍼之抽鍼即愈後爲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子景哲亦以醫術知名 魏書

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世號名醫由是世相傳授智藏以醫術自達高祖以爲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

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奈何明夜又夢崔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其言俊數日而薨煬帝即位每有所苦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 隋書

義興許胤宗以醫顯仕陳爲新蔡王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熏之是夕語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染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人不善爲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術亦疏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吾所以不著書也 唐書

龐安時蘄州人世醫也嘗曰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難經者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安時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闢邸舍居之親視饘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治活人無數 宋史

王克明紹興乾道間名醫也以術行江淮鍼灸尤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

除而餘病自去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數萬人

李杲字明之幼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時人以神醫目之 元史

滑壽字伯仁居餘姚幼警敏好學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壽從之學授素問難經既卒業又參會張仲景劉守眞李明之三家而會通之所治疾無不中既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嘗言人身六脈雖皆有係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脈著

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診家
樞要痔瘻篇及採諸書本草爲醫韵皆有功於世 明史

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父應雷以醫名時北方劉守眞張潔古之
學未行於南有李姓者中州名醫官吳下與應雷談論大駭歎因
授以張劉書自是江南有二家學乾孫屢試不偶乃傳父業然不
肯爲人治疾或施之輒著奇效名與金華朱丹溪埒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幼嗜學已乃業醫以內經爲宗病大觀以
來醫者率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
人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讀之出而治疾無不立效常言劉
張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調護中氣主補蓋隨時推移不得不然故

主方不執一說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爲諸生棄去北遊泰山古廟前遇病人氣垂
絕雲嗟歎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鍼其左股立
蘇曰此人毒氣內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雲鍼術治疾無不
效

穀玉類編卷三十二

穀玉類編卷三十三

休寧 汪兆舒杲齋輯

技藝類二

善相 推命 相地 知音律 歌
舞 勇力 畋獵 奕棋 工彈

善相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
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左傳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
子召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也子卿

曰天所授雖賤必貴簡子乃廢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史記

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
其後九歲而飢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有如卒子當代亞
夫何說侯乎然既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
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勝之有罪文帝乃封亞夫爲條侯孝
景三年爲太尉遷爲丞相後坐事入廷尉獄因不食五日而死

朱建平善相術效驗非一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
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遠曾使朱建平相建平
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
何意此子早沒戲言遂驗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魏志

冠讚爵河南公。爲南雍州刺史。初讚之未貴也。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爲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巳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魏書

袁天綱精相術。李嶠昆弟三人。皆年三十卒。其母憂之。以嶠問天綱。天綱請與嶠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起賀曰。此龜息也。必大貴壽。嶠後位宰相。卒年七十。定命錄

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初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爲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唐書

術士周元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信重之。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元豹。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元豹相之。元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以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及明宗卽位。思元豹以爲神。五代史

袁珙嘗游海外洛伽山。遇異僧別古崖。授以相人術。先仰視皎日。目盡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懸五色縷窗外。映月別其色。皆無訛。然後相人。其法以夜中燃兩炬視人形狀氣色。而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謬。珙相人。卽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所居鄞城西。遶舍種柳。自號柳莊居士。子忠徹。相術不殊其父。明史

推命

趙達精九宮一算之術。閒居引算自校。歎曰。吾算盡某年月日矣。妻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耳。尚未也。後如期死。吳志

孫紹爲大中大夫。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魏書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巳生年月。托爲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旣而武成崩。北齊書

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于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韓文公集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之。名抄畧繼善篇。吳萊集

後世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僧一行。桑道茂。李虛中最精。虛中後惟徐子平尤造其閫奧。宋濂集

張璁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璁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踐阼大禮議起璁上疏得帝心由主事特授翰林學士及拜尚書兼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明史

相地

黃帝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説抱朴子

孫堅祖鍾家在富春性至孝以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冢君下山顧見我去卽可葬也鍾去三十步顧見三人並乘白鶴飛去鍾死卽葬其地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天孫氏其興矣宋書符瑞志

羊祜泰山南城人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晉書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又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浮屠泓者爲燕國公張説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他日見説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説共視隅有三坎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説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説子皆汚賊死斥云唐書

邱延翰少好至道游太山於石室中遇太乙眞人授以地理書卽海角經也歸家誦習遂達元奧

知音律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乃歎曰善哉子之聽吾於何逃聲哉列子

蔡邕妙操音律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客有彈琴於屛邕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後漢書

杜夔善鐘律絲竹八音靡所不能黃初中爲大樂令令鑄工柴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厭之謂夔清濁任意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魏志

周瑜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吳志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忌之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

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世說

萬寶常妙達鐘律遍工八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又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隋書

李嗣眞多藝數擢太常丞太常鈌黃鐘鑄不能成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宗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唐書

楊繼盛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明史

歌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和薤露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楚辭

周衰有秦青善謳薛談學謳於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遂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前漢有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宋書樂志

李延年善歌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漢書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彈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元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晉書

夏統會稽人母病詣洛市藥會上巳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統在船中曝藥並不顧太尉賈充問之答曰會稽夏仲御充曰卿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稽山朝會授化鄙邦崩殂而葬百姓感詠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水之章伍子胥諫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諸人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

是人聽慕歌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郎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

唐開元中內人永新善慧能變新聲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轉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諠譁上怒欲罷晏高力士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於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湧愁者聞之腸絕樂府雜錄

大曆中韋青姬張紅紅傳其父藝穎悟絶倫嘗有樂工撰新聲未進閒先佈歌於青青名紅紅於屏風後聽紅紅以小豆記其拍歌罷青入問紅紅曰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即

令隔屏歌之一聲不失

李袞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名倡以爲盛會昭言表弟欲登末坐袞乃敝衣而出滿坐嗤笑少頃命酒袞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李八郎也羅拜之 李肇國史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 記事珠

宋太祖潛耀日嘗與一道士遊姓名無定自曰混沌又曰眞無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從天風飄下 雲谷雜記

康海與王九思同里同官同以劉瑾黨廢每相聚泋東鄠杜間挾聲伎酣飲製樂造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鬱 明史

周憲王有燉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粧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七修類稿

凝翁史思有愛妾何氏名玉仙解音律凝求兩京絕手琵琶張祿授以南北曲間自度新詞被之醉後倚歌絲肉交作同時陳大聲徐子仁皆歎美以爲弗如 叢說

舞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 樂府雜錄

燕昭王六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旋娟提嫫舞容妖麗靡於鸞翔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 拾遺記

高帝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 西京雜記

李延年善歌舞武帝善之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漢書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 晉書

謝尚博綜衆藝司徒王導辟爲掾始到府導曰聞君能作鸜鵒舞

一坐傾想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前溪舞曲也宋武帝與羣臣會此 樂府解題

寶慶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飛鸞輕鳳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爲歌舞飾歌聲若鸞鳳舞態飄逸非世所有上恐風日所侵藏之金屋寶帳宮中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玉芙蓉 潛確類書

李後主宮嬪窈娘善舞作金蓮高六尺令窈娘舞蓮中回旋有凌風態所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以其足如新月也 記事珠

宋寇準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盡日時號柘枝顛

勇力

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閭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吳越春秋

項籍力能扛鼎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史記

許褚勇力絶人漢末聚少年堅壁以禦冦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奔還褚乃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驚遂不敢取牛而走歸太祖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魏志

典韋膂力過人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好持大雙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桓石虔趫捷絶倫從父豁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

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桓溫入關桓冲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時有患瘧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晉書

羊侃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南史

黃法氍勁捷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陳書

穆顗有才力拜司衛監從世祖田於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獲之世祖嘆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顗乃過之魏書

綦連猛以戰功封廣興縣男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共試力挽強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北齊書

麥鐵杖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隋書

辛讜少耕於野有牛鬭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唐書

張凝有武勇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恥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宋史

陳昭袞勇而善射官敦睦宮太保秋大獵聖宗射虎虎怒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舍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遼史

高彪勇健絶人能日行三百里身披重鎧歷險如飛金史

常遇春貌奇偉勇力絶人太祖兵薄牛渚磯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且三丈餘莫能登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直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諸將乘之遂拔采石明史

花雲貌偉而黑驍勇絶倫太祖將取滁州率數騎前行雲從猝遇賊數千雲擧鈹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陣而進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其鋒

盧象昇白皙而癯膊獨骨負殊力

畋獵

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命夙駕載燧 孟田獵陣名。左傳

魏莊子請和戎曰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雁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

善言而歸 莊子

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成帝十二月羽獵雄從爲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誇胡人以多禽獸發民捕輸長揚射熊館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上臨觀焉時農民不得收斂雄上長楊賦以風 漢書

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命虞世基作講武賦陳主嘉之 隋書

元坦好漁獵無日不出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齊書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世說

明永樂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續文獻通考

奕棋

堯作圍棋以教丹朱 博物志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 西京雜記

王恬善奕棋爲中興第一 晉書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世說

當時能棋人琅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太祖使思莊與抗交賭自食時至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 南齊書

柳惲善奕棋高祖令定棋譜第其優劣 梁書

魏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與李韶兄弟奕棋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曰棋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嘗對局 北史

李納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世說

一行公本不解奕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酉陽雜俎

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妾奕棋蕭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 天中記

直秘閣潘愼修善奕棋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棋說以獻宋史
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棋初未有得乃買棋局一副歸懸於室臥而仰視之忽悟曰河圖數也山堂肆考
劉璟爲谷王左長史嘗與成祖奕成祖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成祖默然明史
盛寅授御醫一日與同官對奕御藥房成祖猝至兩人斂枰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闋

工彈

彈起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於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吳越春秋
桓榮祖爲東海太守善彈海鵠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南齊書
李元忠工彈嘗從齊文襄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北史
長孫晟善彈嘗與突厥染干馳射武安殿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晟十發俱中應丸而落隋書
何敬洙善彈射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鳥伸喙不已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急名來何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

應弦斃之李佳賞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竟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南唐近事
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艷雅善馳馬挾彈能以兩丸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續說郛

穀玉類編卷三十三

穀玉類編卷三十四　　汪兆舒果齋輯

[library stamps]

儀表類

丰美　醜陋　美婦　醜婦　貌肖
長　短　肥　瘦　頭面
胷腹　耳　目　鼻　口
脣齒　髮　鬚　手　足
殘破　笑　哭　行　臥
夢　好潔

丰美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世說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麪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晉書

衛玠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

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潘岳美姿儀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

杜乂美姿容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王恭美姿儀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神仙中人

孟顗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南史

楊廷和美風姿性沈靜鬱然負公輔望明史

商輅除修撰進學東閣丰姿瓌偉帝親簡爲展書官

王治萬曆末爲知縣儀表頎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累官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崇禎元年召拜工部侍郎攝尚書事帝召見羣臣奇治狀貌即擢任之

醜陋

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遂如故知左傳

澹臺滅明狀貌甚惡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退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

周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此兒也於是養之及長專精禮易舉徵皆以疾辭後漢書

陸驗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謂驗爲生犀

南史

荀士遜為中書舍人，貌甚醜，以文辭見重。恭事遇武成在後廷，傳通者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北史

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佶最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人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世說

賈銓擢雲南左布政使，舉政績卓異。戶部初闕尚書，王翱欲擢銓。英宗問李賢，賢曰聞其名未見其人也。及是來覲，帝命賢覘之，還奏貌寢，乃以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史

徐禎卿舉進士，孝宗遣中使問禎卿與華亭陸深名，深遂得館選，而禎卿以貌寢不與，授大理左寺副。

楊一清生而隱宮，貌寺人，其才一時無兩。

美婦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經

宋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登徒子好色賦

宋孔嘉父之妻美，宋華督父見之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左傳

邾婁顏夫人有國色。公羊傳

越王選擇美女，得苧蘿山之女西施、鄭旦，教以容步，獻於吳。吳越春秋

武帝時尹婕妤、邢娙娥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曰此非邢夫人也，視其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於是帝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低頭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史記補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若芙蓉。西京雜記

王昭君字嬙，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廷。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廷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後漢書

蜀先主甘后玉質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拾遺記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容貌絕世，帝名曰夜來。

張貴妃麗華髮長七尺，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嘗閣上靚粧，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陳書

唐明皇淑妃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五代史

後主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擢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南唐書

醜婦

黃帝第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極醜無雙行嫁不售自謁宣王陳四殆王迎以爲后列女傳
黃承彥者沔南名士謂諸葛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襄陽記
許允婦阮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桓郎婦云無憂桓必勸入許回入內旣見婦即欲出婦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百行以德爲首君

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世說
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無子令善相者召諸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又以諸婢示焉時后爲宮人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旣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召之侍寢遂生孝武晉書

貌肖

師還齊侯晉郤克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還同環。公羊傳
孔子過匡匡人以爲魯之陽虎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史記
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後漢書
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相似仲偕娶妻新粧畢忽見伯偕戲問曰粧好否伯偕曰我伯偕也妻乃趨避之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爲仲偕告云向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偕也風俗通
桓豹奴是王混外甥形似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世說
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齊書
王孝傑高宗末西討吐蕃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唐書

長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節專車吳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史記
叔孫得臣敗狄於鹹長狄也兄弟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於軾穀梁傳
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蜀王本紀
王莽招猛士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莽以爲壘尉後漢書
苻堅拂蓋郎夏默等三人長至一丈九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羣碎錄

房法乘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南齊書

秘書丞任中正。軀幹頎長。太宗擇大笏。取緋衣之長者賜之。宋史

王驥長身偉幹。便騎射。剛毅有膽。曉暢戎略。明史

短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史記

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黎陽令馮偃。長不滿七尺。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後漢書

王珣爲桓溫主簿。爲人短小。故號曰短主簿。晉書

陸慧曉爲吏部郎。孝武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南史

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名孟業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岳心鄙其眇小。後尋業斷決之處。乃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北齊書

李檦長不盈五尺。而跨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周文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北史

李紳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唐書

張思均官左千牛衛將軍。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宋史

張元禎進學士。充經筵日講官。體清癯。長不踰中人。憲宗特設低几聽之。明史

肥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闕里志

張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史記

耿秉有偉體。腰帶八圍。後漢書

南陽王保體質肥偉。嘗自稱較重八百斤。晉書

王萬有美名。少而大肥。父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隋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南齊書

侍中袁彖形體充腴。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徙步。

王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累封宜陽郡公。隋書

韋藝爲營州總管。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唐書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出。宰相在後。盛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世說

吾也而珊竹氏。狀貌甚偉。腰大十圍。元史

彭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明史

瘦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所憂慘而

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世說

沈昭略嘗醉逢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南史

唐元宗嘗臨鏡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通鑑

王淇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幕府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船至八百里郵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 澠水燕談

頭面

宣帝有狼顧相魏武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帝面正向後而

身不動 晉書

謝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祖廣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者 世說

趙命善於淸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點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王隱晉書

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 晉中興書

范岫博涉多通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 梁書

侍中古弼頭尖世祖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 魏書

僕射元欽色黑時人號爲黑面僕射

宗如周事蕭誉官列卿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誉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踧踖出告蔡大寶大寶笑曰君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 周書

桑維翰身短而面長嘗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五代史

尹繼倫充北面緣邊巡檢使契丹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 宋史

宰相王德用面黑頸以下白晳人呼曰黑王相公

陳獻章右頰有七黑子 明史

胷腹

王導嘗枕周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晉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世說

范仲淹爲陝西招討使人曰小范老子胷中有數萬甲兵 通鑑

黨進爲太尉目不知書一日捫腹語曰吾不負汝一家妓進曰將軍固不負此腹但此腹負將軍耳 潛確類書

軒輗孤峭遇人無賢否拒不與接爲按察使嘗飲同僚家歸撫其腹曰此中有贓物也 明史

于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

朱燮元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十八

耳

帝堯欲禪位於許由許由曰汚吾耳往水次洗之。高士傳

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淮南子

黃霸爲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漢書

先主顧自見其耳。蜀志

王導多疾每自憂慮訓曰公耳竪必壽亦大貴。晉書

殷成巳母顏叔父敬仲爲酷吏所陷顏率二妹割耳訴寃敬仲得減死及成巳生而左耳缺。唐書

李忠臣檢校司空德宗嘗謂卿耳大眞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

孟洪嶽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何不以文字名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朝野僉載

蘄州龎君常善醫而耳聵與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常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志林

目

舜目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史記

王戎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晉書

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母終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

褚淵目多白精人謂之白虹貫日。南齊書

沈約左目重瞳子。梁書

徐陵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陳書

王肅弟秉之初歸國謂楊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北史

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隋書

武攸緒隱居龍門少室間晩年瞳有紫光晝能見星。唐書

張公素爲幽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

李泌少時賀知章見之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拜卿相。鄴侯家傳

孟速思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之召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元史

宋濂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明史

方孝孺幼警敏雙眸烱烱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

鼻

漢高祖隆準龍顏。史記

何晏問管輅夢青蠅數十來鼻上何故輅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魏志

謝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晉書

王慧龍渡江歸國崔浩見之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眞貴種矣魏書

王廷湊微賤時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及廷湊據鎭冀傳孫鎔凡百年唐書

徐筠少夢神人攜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

小吾與汝易之剜去徐鼻擇一鼻安之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素不正自爾端直後歷官正郎拾異志

口

常樅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樅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非以其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樅曰天下事盡矣說苑

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栢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漢書

韓非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史記

周昌爲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世說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霆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晉書

魚俱羅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隋書

裴俠生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聰慧異常北史

楊元琰數歲不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成大器後封魏國公舊唐書

陳繹曾爲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注疏多能成誦文詞汪洋浩瀚其氣曄如也元史

陳諤授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成祖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明史

于謙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爲傾聽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

脣齒

脣者齒之垣春秋元命苞

東方朔上書曰臣朔齒若編貝漢書

杜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成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晉書

魏詠之生而兔缺年十八聞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遂投仲堪醫曰可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仲堪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及差仲堪厚資遣之

張巡每戰大呼嚼齒皆碎及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過三四唐書

方干爲人脣缺後遇醫補脣年老矣鏡湖人號曰補脣先生唐詩記事

李繼遷生而有齒後官至夏州刺史宋史

李夢陽爲戶部郎中應詔上書極論得失末言壽寧侯張鶴齡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語誣夢陽訕母后爲張氏罪當斬時皇后有寵后母金夫人泣訴孝宗弗聽切責鶴齡左右請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又弗許他日夢陽途遇壽寧侯詈之擊以馬箠墮二齒壽寧侯不敢校也明史

髮

昔有仍氏女生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左傳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以之拂髮白者皆黑武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洞冥記

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晉書

徐榮祖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南史

范縝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

元順以父憂哭泣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人以爲孝思所致北史

唐李林甫爲相有壻鄭平爲戶部員外林甫見其鬢髮斑白謂平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羹鄭郎若食可轉黑已而果驗明皇雜錄

蕭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爲長髮因吉遼史

郭德成性通敏嗜酒嘗侍宴後苑醉匍匐脫冠謝太祖顧見德成髮種種笑曰醉風漢髮如此非酒過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之盡薙始快帝默然既醒大懼佯狂自放剃髮衣僧衣唱佛不已帝謂寧妃曰始以汝兄戲言今實爲之眞風漢也後黨事起坐死者相屬德成竟得免明史

胡濙生而髮白彌月乃黑

鬚

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髯晏子

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獻帝春秋

任城王彰膂力過人太祖在漢中劉備使劉封挑戰太祖曰呼我

黃鬚兒令擊之彰鬚黃故以呼之。魏略

諸葛亮答關羽書曰馬孟起一世之傑猶未及髯之絕倫軼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蜀志

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晉書

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南史

許惇為殿中尚書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顯祖嘗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時人又號為齊鬚公。北齊書

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唐書

岳正漷縣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

修撰以王翺薦召見正長身美鬚髯帝還見色喜既登陛連稱善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強仕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明史

孫承宗容貌奇偉鬚髯戟張與人言聲殷牆壁。

手

唐叔虞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左傳

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趙倢伃家在河間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漢書

先主垂手下膝。蜀志

王夷甫容貌整麗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世說

陶侃歷官太尉封長沙郡公初侃少時有善相者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晉書

祝允明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號枝指生。明史

足

齊刖鮑莊子仲尼曰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左傳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良於行。

漢楚相持項羽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史記

侍中蘇則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佞人枕。魏志

習鑿齒以脚疾廢於里苻堅陷襄陽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與諸鎮書云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纔一人有半耳。類雋

齊始安王遙光生而躄疾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己大被嫌責。南史

梁陰子春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言每洗脚則失財敗事

東昏侯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

真宗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宋史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嘗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世說

孫炎字伯融。面鐵色。跛一足。談辨風生。雅負經濟。明史
文震孟在講筵最嚴正。莊烈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眞講官。

殘破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史記
黥布姓英氏。秦時爲布衣。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及布以兵屬項梁。項王立布爲九江王。後歸漢。漢立布爲淮南王。
丁儀沛郡人。太祖聞儀爲令士。欲以女妻之。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嘉其才。曰。丁掾好士也。卽使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誤我。魏略
劉之遴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歎曰。豈黥而王乎。後再爲此郡。南史
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北史
章昭達少遇相者。謂曰。卿貌甚善。須小虧損。當富貴。及侯景之亂。昭達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昭達官至開府。封邵陵郡公。陳書

李克用一目眇。號獨眼龍。五代史
楊希閔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忘。屬文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中牋疏。皆希閔所爲。宋史

笑

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其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呂氏春秋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左傳

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史記
陸雲兄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致。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晉書
元萇性剛毅。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因別賜萇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魏書
宦者魚朝恩會百官。釋菜。執易升坐。講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元載銜之。唐書
包拯立朝剛毅。人以拯笑比黃河淸。宋史
扈蒙歷官戶部侍郎。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

嚴嵩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嵩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諂高拱旁睨而笑嵩問其故拱曰偶思韓昌黎鬬雞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爲雞相與鬨堂而散 列朝詩集小傳

哭

孔子在衛聞哭者之聲甚哀顏回曰此聲非但爲死者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孔子家語

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

嗚唈流涕不可止 淮南子

顧愷之拜桓溫墓或問曰卿憑重桓公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晉書

慕容熙僭后苻氏死熙悲號擗踊若喪考妣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使有司案驗有淚者爲忠無則罪之羣臣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劉德願爲世祖所狎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厚賞德願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 宋書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耳 談藪

唐衢應進士舉久而不第見人文章有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太原戎帥軍宴衢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世稱唐衢善哭 舊唐書

行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禮記

簡文作撫軍時與桓宣武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世說

孫綽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

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晉書

臥

邊韶字孝先嘗晝日假寐弟子私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 後漢書

何元爲成都令常眠睡其覺寤便得姦詐咸畏元之發擿或以爲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益部耆舊傳

許汜與劉元德在劉荊州坐共論人物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元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而無救世之意言無可採元龍何緣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世說

許侍中顧司空嘗夜至丞相許戲丞相命入巳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允艮封華原郡王好酣寢以日爲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宋史

陳琛杜門獨學有以恬退薦者辭不赴卻掃一室偃臥其中長吏莫得見其面明史

史可法督師揚州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殽肉巳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進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

夢

占夢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周禮

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齊桓夢物亦以霸兮晉文盬腦國以競兮王延壽夢賦

周宣占夢十中八九魏志

索紞善術數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來者所占莫不驗晉書

衛玠嘗問樂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想耶廣曰

因也玠思之不得遂成疾廣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

或問殷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以爲名言

好潔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宋書

王思遠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席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南齊書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南史

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塵卽令持紅拂去之世說

倪瓚有潔癖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明史

破瓢道人吳孺子所居焚香掃地名僧韻士樂爲談對客去閉門藉虎皮危坐移日人問之曰我尋味好客話言折除對俗夫時耳好潔不畏寒遇泉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列朝詩集小傳

穀玉類編卷三十四

穀玉類編卷三十五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方外類

佛教　僧　道教　前生　神鬼

佛教

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佛地論）

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中圖畫形像焉（後漢書）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歎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也（維摩經）

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以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智度論）

釋迦以燈喻法謂能破暗也六祖相傳法故云傳燈（潛確類書）

須達多長者欲營精舍請佛住惟祇陀太子園太子戲曰滿以金布當相與長者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曰祇樹給孤獨園（經律異相）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个甚麼大梅曰馬祖道卽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馬祖曰梅子熟矣（傳燈錄）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晉書）

到溉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羶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道所云得果也（南史）

司徒崔光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魏書）

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覺後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北史）

謝蒲離不謝人事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理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擾餘無知者（遼史）

僧

十六開士悟圓通（楞嚴經）

瓶沙王呼佛弟子爲上人德智勝行在人之上故名（善覺要覽）

天竺國無着出世闡教其弟天親所造乘論五百部後因無着開悟復造大乘論五百部世稱千部論師（通塞志）

杯渡者不知其名常乘木杯渡水因名杯渡師（高僧傳）

鳩摩羅什天竺人專以大乘爲化學者共師焉姚興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沙門慧叡才識高明

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畧同異 晉書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 世說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有生公弟子道猷卽勑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猷既積思參元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

玉於前祇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 安汰道安竺法汰也祇曇祇

周彥倫目慧隆道人曰隆公蕭散森疎若霜下之松竹

舒州潛山最奇而山麓尤勝寶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請於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錫遂卓於山麓各以所識築室焉 圖經

天竺菩提達摩以梁武帝普通元年汎海至金陵與帝語知機不契遂去梁折蘆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形入石中拭之益顯 神僧傳

融覺寺有比邱曇謨善於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每誦其經論彈指贊歎爲胡書

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東向禮之號東方聖人 伽藍記

三藏法師元奘姓陳氏貞觀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陁城凡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之文鷲嶺之秘皆研機覩奧矣又造迦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會於是五天億衆十八國王獻氈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 高僧傳

浮屠智光仁宗初賜號廣善大國師給以金印智光奉命屢使烏斯藏遂通番國諸經多所譯解歷事六朝寵錫冠羣僧與劉淵然輩淡泊自甘不失戒行 明史

道教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爲教也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 魏書釋老志

老子爲周柱下史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關令尹喜望氣知有眞人當過果得老子老子爲著書授之 列仙傳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巔舉手謝時人而去

葛洪丹陽句容人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得其法後至廣州止羅浮山煉丹著內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及卒尸解得仙 晉書

許邁丹陽句容人少恬靜嘗造郭璞筮璞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初採藥於桐廬之桓山餌朮嘗服氣一氣千餘息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改名元王羲之與爲世外之交元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馬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皆在焉元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吳猛豫章人有孝行邑人丁義授以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羽扇畫水而渡

陶弘景丹陽人有養生之志止句容之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昔漢有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

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從東陽孫游岳受符圖經法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南史

寇謙之好仙道守志嵩嶽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忽遇大神乘雲駕龍止山頂稱太上老君授謙之天師之位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使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姝麗世祖聞之使謁者迎致於是崇奉天師道業大行魏書

王遠知事陶弘景傳其術隋煬帝名見臨朔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元壇以處之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貞觀九年卒或言壽百二十六歲唐書

潘師正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敕直逍遙谷作門曰仙遊北曰尋眞

張果隱中條山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見果居恒州山中元宗遣人邀禮乃至親問治道神仙事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懇辭還山詔號通元先生未幾卒或言尸解

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捷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宋史

甄棲眞爲道士年七十五遇人語之曰汝風神秀異雖老尚可仙

也因授煉形養元之訣棲眞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及卒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

張三丰遼東人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邋遢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游處無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嘗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斂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歷襄漢踪跡益奇幻成祖遣官往訪積數年不遇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天順三年賜誥贈爲通微顯化眞人終莫測其存亡也明史

劉淵然幼爲祥符宮道士頗能呼名風雷太祖聞其名賜號高道永樂中從至北京仁宗立賜號長春眞人宣德初進大眞人卒年八十二閏七月入殮端坐如生淵然有道術爲人清靜自守故爲累朝所禮

前生

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語林

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 晉書

鮑靚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後官南海太守百餘歲卒

處州釋知威天與多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高僧傳

尚書郎李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往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其女長而嫁焉 北史

房琯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琯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於下以杖叩地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灑然悟爲永公後身也 明皇雜錄

劍南節度使韋皐旣生一月名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劍南軍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宣室志

江南邊鎬初生父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爲父子鎬生貌類夢中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時號爲邊羅漢 玉壺清話

後唐李源與僧圓澤友善相約遊蜀中舟次南浦見婦人負瓮而汲圓澤曰此吾托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曰婦人姓王吾當爲之子三日浴兒時公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天竺寺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遂不入蜀後十三年適杭州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歌竹枝隔水呼源覘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遂拂袖入烟霞而去 西湖志

王氏婦梁臨川人元兵至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若後娶當告我項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使從己婦紿曰歸夫而後可千戶與金帛歸卽之婦拒且罵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謀更

娶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月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宋史

夏子孝九歲父得危疾禱天地刲股調羹以進父食之頓愈翼日子孝痛創父詰其故始知之里老以聞於官知府胡麟先夢王祥來謁詰旦而縣牒至詫曰孺子其祥後身耶名見易其舊名恩曰子孝 明史

韓文宋宰相琦後也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彥博至其家故名之曰文

神鬼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

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將殺段及壬子駟帶卒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洩駟帶子良止伯有子○左傳

智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以三月丙戌反滅智氏 史記

陰子方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後暴至巨富至孫識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後漢書

公沙穆居建成山中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

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後官至司徒晉書

陸雲嘗行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至一家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

進

阮瞻素執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詣瞻談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郎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

蕭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酬祀盡飲極醉神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夏人齊苟兒反猷乃遣禱請救是日有一田老逢一騎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

偶皆泥溼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見 梁書

慕容儼以開府鎭郢城梁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欲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儼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洪約復以鐵鏁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洪復斷絕城人大喜以爲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之 北史

張祥爲并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降其火遂滅 隋書

韋太后至自金居慈寧宮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還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宋史

周新爲浙江按察使紀綱誣奏新罪成祖怒命逮新至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歎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後帝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爲陛下治奸貪吏云 明史

湯胤績東甌襄武王曾孫也少爲諸生有文武才以薦歷官參將守禦延綏孤山堡遇寇於境上衆寡不敵力戰死之未幾邊人見一大將盛服鼓吹擁衆宿郵舍質明寂無人聲題詩壁間有血汚游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之句見者知爲公讓手跡也 列朝詩集小傳

穀玉類編卷三十五

穀玉類編卷三十六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器用類

璽　印　笏　鼎　車
舟　旗　傘　鏡　扇
杖　盌盤　杯　箸　爐
燈　燭　香　案几　屏風
簾　牀　帳　枕　被
席簟　褥

璽

秦璽者李斯之魚虫篆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若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

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宋鄭文寶璽記本末

唐有天下作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鎭萬國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五曰皇帝信寶徵名臣下則用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八曰天子信寶發番國兵則用舊唐書

唐寶有八五代亂離多亡失周始造二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一曰皇帝神寶太祖受禪傳此二寶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徽宗得玉工琢天子皇帝六璽合鎭國受命二寶是爲八寶政和七年又製一寶曰定命寶其後京城之難諸寶俱失惟大宋受命之寶與定命寶存建炎初作金寶三紹興十六年又作八寶一曰護國神寶以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爲文二曰受命寶以受命于天旣壽永昌爲文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寶五曰天子行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曰皇帝行寶宋史

明初寶璽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曰制誥之寶曰敕命之寶曰廣運之寶曰皇帝尊親之寶曰皇帝親親之寶

曰敬天勤民之寶又有御前之寶表章經史之寶及欽文之璽丹符出驗四方洪武元年欲製寶璽有賈胡浮海獻美玉曰此出于闐祖父相傳當爲帝王寶璽乃命製爲寶不知十七寶中此玉製何寶也成祖又製皇帝親親之寶皇帝奉天之寶誥命之寶敕命之寶明史

溥瀚爲禮部尚書弘治中陜西巡撫熊翀以鄠縣民所得玉璽來獻以爲秦璽復出也瀚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倣爲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

印

朱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買臣拜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會稽吏方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少見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坐中驚駭白守丞排列中庭拜謁 漢書

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飛翔墮地卽爲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博物志

許允善相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允利以法占吉凶十中八九 魏氏春秋

高宗河平三年河內人於故佛圖處獲玉印以獻印方二寸文曰富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百年玉色光潤模制精巧 魏書

裴度爲相中書失印自如俄左右白於故處得之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水火緩則復故處時服其識量 唐書

竇妙善爲餘姚姜榮妾正德中榮以瑞州判攝府事華林賊寇瑞榮出走賊入城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時妙善居別室急取府印開後窗投荷池衣鮮衣前曰太守方統兵出東門捕爾等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解前所執數人獨輿妙善出城適所驅隸中有盛豹者父子被掠其子叩頭乞縱父賊許之妙善曰是有力當以畀我何得遽縱賊從之行數里妙善視前後無賊低語豹曰我所以留汝者以太守不知印欲藉汝告之今當令汝歸幸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卽逼命矣呼賊曰是人不善畀可仍縱之易善畀者賊又從之行至花塢遇井妙善曰吾渴甚可汲水置井旁吾將飲賊如其言妙善至井傍跳身以入賊驚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榮取印引至花塢覔井果得妙善屍 明史

笏

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手板卽古笏矣 晉書

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不經今還謂之笏自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 隋書

庾道愍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以

己板令占之道愍曰此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張九齡爲相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 唐書

王播善口奏雖數十事未嘗書於笏 唐書

任中正爲秘書丞軀幹頎長太宗擇大笏賜之 宋書

楊偉爲兵部員外郎常秉小笏以朝知制誥缺中書以偉名進仁宗曰此非秉小笏者耶

鼎

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三鼎以象三才。漢書郊祀志

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左傳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鼎錄

漢武帝元狩六年得寶鼎於汾水上乃改元爲元鼎。通鑑

明帝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後漢書

竇憲出征匈奴南單于遺憲古鼎容五斗其旁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上之。

晉成帝咸康八年穀成縣民留珪夜見門內有光取得玉鼎一枚外圍四寸豫州刺史以獻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頌。晉春秋

劉敞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烝嘗我。宋史

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得古鼎急命工鐫文廟二字送之廟中俄中貴欲獻諸朝見鐫字乃止。明史

車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禮記

秦以輦爲人君之乘漢因以雕玉爲之。通典

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年老武帝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漢書

漢成帝造飛行殿如今之輦選羽林士負之以趨帝覺其行快疾名曰雲雷宮。拾遺記

袁忠爲沛相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後漢書

費禕少與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會其葬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貴人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蜀志

和嶠爲尚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晉書

阮裕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從行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用之乎。宋書

古者輦以人輓之周禮巾車后五輅其一輦車組輓然縣師有車輦之稽黍苗詩云我任我輦則臣民所乘亦名輦至秦始去其輪而制乃尊明諸輦有輪者駕以馬以別於步輦焉。轎者肩行之車宋中興以後皇后嘗乘龍肩輿又以征伐道路險阻詔百官乘

轎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元皇帝用象轎駕以二象至用紅板轎
則自明始 明史

陳遇天資沉粹篤學博覽太祖渡江聘之至與語大悅遂留參密
議三授翰林學士皆辭乃賜肩輿一乘衛士十人護出入以示榮
寵

羅復仁遷國子助教以老特賜乘小車出入

秦紘總制三邊軍務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

舟

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 白帖

天子乘鳥舟龍浮於大沼 龍下有舟字舟以龍鳥爲形今吳之青雀舫其遺制也 穆天子傳

吳楚戰于長岸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
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
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
吳人敗之取餘皇以歸 左傳

吳王夫差天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與西施爲水嬉 述異記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采菱舟越女舟 洞冥記

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
棠爲枻櫂或以木蘭文柘爲櫓棹

漢成帝常與趙飛燕游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其木出崑崙山詩
曰安得沙棠木刳以爲舟船 述異記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古今注

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還朝太祖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 宋書

祖沖之有機思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南齊書

羊侃爲衡州刺史初赴衡州於兩艖艓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
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

煬帝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
行縢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以下給樓
船九品以下給黃篾船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隋書

太宗幸金明池命爲競渡之戲擲銀甌於波間令人泅波取之眞
宗幸金明池觀水戲揚旗鳴鼓分左右翼植木繫綵以爲標幟方
舟疾進先至者賜之 宋史

金主亮至瓜州虞允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
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

太祖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太祖坐胡牀督戰劉基侍
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倉卒徙別舸坐未定飛礮擊舊
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 明史

高明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揚州鹽寇起詔明討之造巨艦名曰籌
亭往來江上督戰並江置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

旗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禮記

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周禮

公會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左傳

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靈姑銔旗名

李斯曰陛下建翠鳳之旗。史記

凡旗太常畫三辰旂畫青龍旟畫朱雀旌畫黃麟旗畫白虎旐畫元武皆加雲。隋書

太祖初克婺州於城樓立大旗二面親書對聯云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一統天。明輿雜記

皂旗張逸其名或曰張能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先驅軍中呼皂旗張與燕兵戰死時猶執旗不仆。明史

宣宗自將巡邊次石門驛兀良哈寇會州帝帥精卒三千人往擊之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兩翼軍並發大破之寇望見黃龍旗下馬羅拜皆生縛之斬渠酋

蓋 繖附

張帛避雨謂之繖蓋。通俗文

華蓋黃帝所作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故作華蓋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古今注

昭華覆之威威。甘泉賦

黃覇爲揚州刺史帝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彰有德。漢書

上官桀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陰興守期門僕射從光武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後漢書

梁彥光爲岐州刺史隋文嘉其能賜御傘一枚。北史

譙國夫人洗氏乘介馬張錦傘自衛詔使循撫諸州。

徐知誥秉政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五代史

尚書夏原吉治水浙西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明史

鏡

帝會王母鑄鏡十二隨月用之此鏡之始也。軒轅內傳

金精玉英氷輝洺清高堂懸影仁壽摛聲雲開月見水净珠明。仁壽殿名殿前有大方鏡 ○梁簡文帝鏡銘

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庾信鏡賦

周靈王時畢方貢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拾遺記

韓房獻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晝。

高祖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表裏有明人以手捫心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硋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皇以照宮人 西京雜記

宣帝被收郡邸獄臂上帶身毒國寶鏡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帝從危獲濟常以琥珀笥盛之

趙昭儀上姊趙后有七出菱花鏡一奩 飛燕外傳

王度得古鏡於異人侯生隋大業九年有胡僧至云宅上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時河北疫癘度持鏡照諸病者即瘳定病愈夜夢人曰我鏡精也名曰紫珍爲我謝王公奈何使我反天救物後忽匣中悲鳴若龍咆虎吼開匣視之已失鏡矣 異聞錄

天寶三載揚州進水心鏡一面青瑩耀日背有盤龍勢如生動 唐記

呂蒙正爲相有朝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日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辭之 歸田錄

王希默以對鏡爲娛收古今善鏡結親友之蓄異鏡者間日會飲出鏡傳玩評品鄉人目曰鏡社又集凡言鏡者成二十卷號仙鏡傳 清異錄

吳縣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瘧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黧面糊塗不可辨一舉鏡而此物如驚奄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瘧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寶 續巳編

扇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古歌行

五明扇舜所作也廣開視聽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古今注

塗修國獻丹鵲孟夏之時鵲易毛羽昭王聚鵲翅以爲扇一曰遊飄二曰條翮三曰虧光四曰仄影使二女搖此扇泠然自涼 拾遺記

趙飛燕爲后其女弟上襚有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 西京雜記

庾懌爲豫州刺史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聽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 晉書

謝安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詣安安問其歸資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袁宏出爲東陽郡謝安臨別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團扇歌者王珉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歌曰七寶畫團扇粲爛明月光與郎却暄暑相憶莫能忘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托方便團扇復向誰特許自障面顦顇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杜氏通典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每暑月宴客置扇坐側以新水灑之颯然風至客有寒色明皇命中使取視之曰此龍皮扇也 天寶遺事

後蜀慧妃與後主登樓以龍腦末塗白扇扇墜地爲人所得蜀人爭效其制名曰雪香扇 十國春秋

明永樂中朝鮮進摺疊扇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爲之亦謂之撒扇 潛確類書

奉天門常御朝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畀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 蓛園雜記

劉瑾竊政一日贈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見者何瑭時官修撰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拜謝瑭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瑭直應曰修撰何瑭 明史

杖

竹之堪杖莫尚於笻磥砢不凡狀若人功豈必蜀壤亦產餘邪一曰扶老名實縣同 竹譜

仲秋縣道皆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端以鳩爲飾 漢書

孔光爲太師太后詔賜靈壽杖太師入省中用杖 靈壽木名似竹有節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景帝嘗以山濤母老贈藜杖一枚 晉書

王遥有竹篋使弟子以九節杖擔之 神仙傳

後魏邢巒還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答曰巨源杖按巨源山濤字太武諱燾故不敢言山桃借言巨源云 談藪

澄州產方竹勁挺堪爲杖不讓張騫邛竹杖也又海晏出蘆堪爲拄杖更有踈節竹五六尺一節僧道多以爲杖 北戶錄

唐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鎮浙右以方竹杖贈焉方竹杖出大宛國堅實方正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及德裕再鎮浙右問僧竹方兄無恙否僧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累日 桂苑叢談

石天麟年七十餘世祖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 元史

羅復仁進弘文館學士尋乞致仕已又名至京師留三月賜玉帶鐵拄杖裘馬食具遣還 明史

盌盤

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案即椀 漢張衡詩

明帝承露盤在芳林園中上盤徑四尺九寸下盤徑五尺銅龍繞

其根 陳思王集

晉太康四年林邑王獻縹紺水晶盤各一 交州雜事

王公與朝士飲舉瑠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盌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世說

開皇十一年突厥遣使獻七寶盌 隋書

高祖賜王公以下射楊素箭第一上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

代宗時路嗣恭進琉璃盤徑九寸以爲至寶及籍元載家得琉璃盤徑一尺 唐書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耗或目痛含之立

愈。孔帖
巴東下巖院僧木際得青磁椀折花及米其中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厚僧年老擲盌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等增罪累也。秘閣閒談
麟州李繼捧來朝其祖母獨孤氏獻玉盤一金盤三太宗厚賚之宋史
鐵哥進中書平章政事成宗賜以瑪瑙椀謂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先皇也。元史
張榮實從軍淮上賞銀椀李璮叛討平之賚金盌
眞臘國幅員廣數千里國中有金塔金橋殿宇三十餘所歲時一會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洲盛食以金盤金椀故有富貴眞臘之諺。明史

杯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禮記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
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盃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夕出盃於中庭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十洲記
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受七升次仲雅受五升次季雅受三升典論

崔洪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晉書
梁宴魏使魏肇師勸以鸚鵡杯。山堂肆考
胡楚賓屬文敏速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唐書
唐內庫有酒杯青玉色足上鐫字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少頃如湯。開元遺事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巵幔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逢原記
唐李宗閔暑月臨池以荷爲杯。語林

唐明宗時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宰相。五代史
劉重進克泰州入楊行密子孫家得玉杯盤水晶盞以獻。宋史
僕散揆宣撫江南會天壽節世宗命其子持白玉杯以飲揆及揆復取臨淮蘄縣上遣近侍賜玉荷蓮盞。金史
撒馬兒罕洪武二十七年貢馬進表表內云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明史
古里國富家多植椰子樹至數千其嫩者漿可飲亦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飯榦可搆屋葉可代瓦殼可製杯穰可索綯椵

為灰可鑲金。

箸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梜箸也 禮記

殷王紂始為象箸。史記

條侯周亞夫為丞相。景帝居禁中。名條侯賜食。獨置大胾。不置櫡。

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

趙倢好上。趙后有文犀辟毒箸二雙。飛燕外傳

王莽時有奇士巨毋霸。臥則枕鼓。以鐵筋食。謝承後漢書

沈慶之登三事。孝武以金鏤匕箸賜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南史

明皇賜宋璟以所用金筯。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筯。表卿直也。開元遺事

後蜀高祖以李皇后故。優待唐莊宗諸兒。賜予千計。救器用局以沉香降真為鉢。木香為匙箸。十國春秋

爐

金猊。寶鴨。金鳧。皆焚香器也。潛確類書

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西京雜記

陶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南史

王元寶於寢帳前雕二童。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天寶遺事

田忠良通星曆。伯顏獻宋寶。有玉香爐。世祖以賜忠良。元史

燈

南油俱滿。西漆爭燃。蘇徵安息。蠟出龍川。斜輝交映。倒影澄鮮。梁簡文帝燈賦

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彩。或雙花而並明。庾信燈賦

穆王設長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有鳳腦之燈。拾遺記

高祖入咸陽宮。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含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西京雜記

巧工丁緩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七月七日。掃除宮掖。燃九微之燈。漢武內傳

魏武帝正會文昌殿。用漢儀。設百華燈。晉書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尺。上元夜燃之。百里皆明。開元遺事

遼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然萬漁燈於雙溪。續文獻通考

燭

夜未央。庭燎之光。庭燎大燭也。詩經

日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古詩

熒熒華燭。爾不是照。華燭何為。秦嘉贈婦詩

銀燭吐清烟。獨宿江城蠟炬殘。唐詩

羊侃性豪侈。宴魏使陽斐。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梁書

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唐書

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天寶遺事

寇準性豪侈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燃炬燭。宋史

秦檜當國廣東帥方滋德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卒餽相府檜一日宴客乃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則自燭中出也檜大喜。齊東野語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黄塗其銳名曰發燭亦曰焠兒蓋以發火代燈燭用也陶學士清異錄一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染硫黄遇火即燄呼爲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頗新。西湖

志

香

密香沉香雞骨香黄熟香雞舌香棧香青桂香馬蹄香按此八物同出於一樹珍異之木也。草木狀

漢元封中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䃅香塗魂香招仙閣上燒荃蘼香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絶。洞冥記

西使至奏其香武帝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西使請燒所貢香以辟疫氣帝聽之病者並差百里盛聞香氣積九十餘日不歇。博物志

辟寒香丹丹國所出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焚之暖氣翕然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煮汁熬丸名返生香死尸聞氣即活。述異記

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千步

淮南王爲八公燔百和之香。神仙傳

吳主亮寵姬合四氣香香氣沾衣百浣不歇名曰百濯香。拾遺記

韓壽與賈充女私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武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充女竊盜以遺壽。晉書

劉季和性愛香嘗如厠還輒過香爐上謂主簿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謂我何如令君。襄陽記

昭宗嘗賜崔徹香一黄綾角焚大豆許終日旖旎御題曰刀圭第一香。清異錄

宋學士梅詢喜焚香每晨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則兩袖郁然。事文類聚

龍涎於香中最貴重出大食國海傍有雲氣籠照其下有龍蟠卧雲散龍去往探可得其遺涎多不過數兩。香譜

案几

春官司几筵掌五几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周禮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以竹木爲几細罽爲橐以凴之。西京雜記

韓康伯母殷隱古几毀壞卞鞠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世說

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字輒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元觀手抄

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其父誤刮之門生驚懊累日。晉書

沈驎士隱居以篤學爲務恒凴素几。南史

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屏風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牟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列顒顒卬卬。藩后宜之壽考無疆。西京雜記

何敞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三輔決錄

鄭弘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而自卑章帝問知其故遂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後漢書

薛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瑯嬛記

吳主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月下舒之使四姬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者。拾遺記

明皇以虹霓屏賜楊妃其上雕刻美人可三寸許服玩之器皆用衆寶雜厠而成精巧殆非人製。楊妃外傳

簾

越以美女夷光修明貢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拾遺記

漢武帝招仙閣上以翠羽麟毫爲簾。洞冥記

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佩之聲。西京雜記

秦王苻堅國內殷實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臣。晉書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嘗隔簾奏樂時謂簾曰夏侯妓衣。梁書

沈驎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南史

夜明簾羅林國所獻張說得之進九公主以解難。海錄

同昌公主出降堂中設却寒之簾類玳瑁斑却寒鳥羽所成。同昌外傳

明成化中閣門夏秋懸朱筠簾冬春紫氊簾。瑣綴錄

牀

牀三尺五曰榻八尺曰牀。通俗文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不受。史記

漢武帝神明臺上設金牀象席。洞冥記

武帝爲七寶牀設於桂宮韓嫣以玳瑁爲牀。西京雜記

宋高祖有熱病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耶令毀之。南史

魚弘服玩窮一時之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

與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
神策軍脩苑內掘得白玉牀其長六尺以獻 舊唐書
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床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
南床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癡牀言倨傲如癡 通典
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沉香牀 異苑

帳

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古詩
武帝以琉璃珠玉雜錯珍寶爲甲帳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
居 漢武故事
成帝賜趙后紫茸雲氣帳后加號倢妤奏賀后報以雲錦五色帳

倢妤怨帝曰非姊賜我不知此帝謝之爲倢妤作七成錦帳 飛燕外傳
石虎冬月用明光錦白縑爲裡名複帳四角安金銀鑿鏤香爐爇
百和香帳頂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錦囊 鄴中記
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唐書
張易之爲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
元載有紫綃帳蓋鮫綃之類嚴冬風不能入盛暑則凉自生色隱
隱然不知爲帳惟見臥內紫氣而已 杜陽雜編
錢鏐夫人嘗以王寢帳隙裂乃造青縑帳將易之王曰作法於儉
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吳越備史

枕

角枕粲兮 詩經
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雲枕 洞冥記
李廣獵見虎射之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 西京雜記
魏明帝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其頷下有篆書云帝辛之枕是
殷時遺寶也 拾遺記
宋高祖時寧州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 南史
韋后妹七姨嫁將軍馮太和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
熊枕以宜男 舊唐書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古奇器錄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

帝名之爲遊仙枕 開元遺事
韋弇遊蜀郡遇玉清之女贈以紅蕤枕弇挈還長安有胡人見而
拜曰此仙家之寶枕似玉微紅有文如粟奇光炳然 宣室志
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皆不可用親舊皆作楊花枕
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計一年一易 清異錄
司馬溫公常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 潛確類書
王磐爲太常卿世祖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元史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
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
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怪命碎之及見其中

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客座新聞

被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古詩

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 漢官儀

邊讓才辯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裴之横少好賓遊兄之高以其縱誕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及封豫章侯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梁書

唐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被水蠶絲所織也其上龍文鳳彩殆

非人工暑月覆之淸涼透體 杜陽雜編

貫酸齋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欲吾被當賦詩遂援筆立成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 元史

劉崧拜國子司業天性廉愼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 明史

席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詩經

簟宋魏之間謂之笙 方言

有虎鬚草江東織以爲席號曰西王母席 古今注

瓊州出紅藤簟或謂之籧除亦謂之行唐色殷紅瑩而不垢 北戶錄

周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 拾遺記

燕昭王設麟文席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

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西京雜記

會稽歲時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

趙昭儀昭陽殿中有綠熊席毛長尺餘

唐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簟甚精御府所無 盧氏雜記

張易之爲母臧作犀簟 唐書

唐憲帝迎佛骨入內設龍鱗之席 杜陽雜編

大中中名處士伊祁元入宮設紫茭席光軟香淨冬溫夏涼烏弋山離國所獻

唐申王取豬毛刷淨令巧工織壬癸席滑而且涼 湘東備錄

洪武元年夏四月蘄州進竹簟却之令四方毋妄獻 明史

褥

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紫羆文褥是西域所獻施於臺上坐者皆溫 拾遺記

薦蛟毫之白褥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 洞冥記

趙昭儀上皇后毯有鴛鴦褥 西京雜記

元載寵姬薛瑤英有却塵褥出高句驪國是却塵獸毛所爲色殷鮮光軟無比 杜陽雜編

王淵爲御營都統制高宗聞淵疾茵褥不具輟所御紫茸茵以賜

宋史

穀玉類編卷三十六

穀玉類編卷三十七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文具類

書 筆 墨 硯 紙

書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舊書多奉獻王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漢書）

武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等校書

張華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資華之本以取正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晉書）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嘗辭（南齊書）

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梁書）

任昉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常景耽好經史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魏書）

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平陳以後經籍漸備（隋書）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工書

者繕寫藏於內庫元宗命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唐書）

蘇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秘府埒

方城縣侯韋述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嚴內秘書不逮也

李溪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

御史中丞趙安仁所得祿賜多以購書三館舊缺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眞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宋史）

眉山孫長孺善藏書號書樓孫氏

宋次道家藏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覩故也（東都事畧）

高宗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館閣編錄日益以富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矣（文獻通考）

南渡後惟葉少蘊收書逾十萬卷置之雪川弁山山居建樓以貯之（揮塵錄）

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爲精核（鴻書）

周恕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槃菴（元史）

申屠致遠聚書萬卷名曰墨莊

李開先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書李氏藏書之名聞天下（明史）

曹學佺嘗謂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欲修儒藏與鼎立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餘年功未及竣

筆

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說文）

自古有書契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曰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問彤管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用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古今注）

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兎之毫（西京雜記）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弱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爲可題爲筆經（春風堂隨筆）

漢制尚書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宋書百官志）

張華博物志成武帝賜之麟角筆以麟角爲管此遼西國所獻（拾遺記）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南史）

元帝爲湘東王時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斑竹管書之（梁書）

李白少時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贍逸（天寶遺事）

歐陽通書亞於父詢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兎毫管皆象犀

非是未嘗書。唐書

司空表聖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當如是。汙漫錄

中書令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筆也。弘肇默然。五代史

錢俶獻草書。太宗賜紅絲象牙管筆。宋史

眞宗祥符二年。內出太宗鏤文紅管筆。分賜宰相人一雙。玉海

蔡君謨爲歐陽永叔寫集古目錄序。歐以鼠鬚栗尾筆銅絲筆格等爲潤筆。君謨笑以爲太淸而不俗。山堂肆考

劉三吾遷翰林學士。太祖製詩。時令屬和。嘗賜以朝鮮玳瑁筆。明史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爲之。晉人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遺製。洞天清錄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漢官儀

元宗置修書院。太府每季給上谷墨三百六十九丸。唐書

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對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有龍賓十二。種種異相。上神之。以墨分賜掌文官。陶家瓶餘

薛稷爲墨拜松燕督護元香太守。纂異記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祝曰。九子之墨。成於松烟。本姓長生。子孫無邊。文房四譜

上黨松心爲墨尤佳。

祖氏。陽定人。唐之墨官也。世以易水墨爲上。祖氏之名聞天下。

李廷珪本易水人。唐末到歙州。以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脊圓餅。而多有龍紋。宋嘉祐中。仁宗宴近臣於羣玉。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雙脊。品尤佳。小窗清紀

贈君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廷珪藏墨訣

沈珪嘉禾人。悟對膠法。故其墨銘曰。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品也。何薳墨記

造墨之妙者。魏無過韋誕。五季無過李廷珪父子。其墨浸水中三年不壞。宋有潘谷。元有朱萬初。虞允靖稱萬初墨沈著而無留跡。輕淸而有餘潤。潛確類書

唐寅少嘗乞夢九鯉仙。夢贈墨一擔。自是才思益進。列朝詩集小傳

新安吳栻好讀書鼓琴。布衣芒鞵。寥然自異。倣易水法製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贈。富家翁厚價購之。輒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

硯

端溪出硯有三種。巖石爲上。西坑次之。後磨一作歷又次之。東軒筆錄

歙州龍尾亞於端溪。文房四譜

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上有篆文曰帝鴻氏之硯。李之彥硯譜
魏銅雀臺遺址。人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
張華博物志成。武帝賜以青鐵硯。此鐵于闐國所獻。而鑄爲硯也。
拾遺記
儒生高常。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棱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銘曰。仙馬有靈。跡在於石。棱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韓文公集
柳公權所寶。惟筆硯圖書。常評硯。以青州石爲第一。絳州黑硯次之。舊唐書
包拯爲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

者。止足供數。後官滿。一硯不持以歸。宋史
給事中唐詢。好畜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
太宗會同四年。晉遣使進水晶硯。遼史
楊黼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爲常。時人咸異之。明史
汪偉扈遷南京。國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
士女曹妙清。錢塘人。善鼓瑟。工詩。三十不嫁。風操可尚。嘗寫詩寄楊鐵崖。鐵崖答之云。紅牙筅箒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可能高。共事母孝謹。故云。玉帶袍。其家硯名。列朝詩集小傳

紙

方絮曰紙。通俗文
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骨金花玉屑魚子十色牋也。國史補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中常侍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稱蔡侯紙。後漢書
蔡倫後有左伯。善造紙。齊蕭子良與王僧虔書。子邑之紙。研妙輝光。潛確類書

張華博物志成。武帝賜以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拾遺記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香而堅韌。水漬之不爛。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南方草木狀
桓元令平淮作桃花紙。有縹綠青赤等色。桓元偽事
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丹陽記
薛稷爲紙。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纂異記
益州舊貢薛濤十色牋。短狹纔容八行。寰宇記
蜀主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寫詩以進。蜀志
南唐李後主造澄心堂紙。細薄光潤。潛確類書

高麗紙以綿繭造成色如白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元有春膏冰玉二箋皺色尤奇又以繭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於世

明大內各箋不如宣紙有楮皮者亦細而白可作畫亦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 通雅

江淵江津人景泰初入閣預機務東宮既易加太子少師英宗即位謫戍遼東初黃玹之奏易儲也或疑淵主之邱濬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索奏視之果廣西紙共誣乃白成化初復官 明史

穀玉類編卷三十七

穀玉類編卷三十八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音樂類

樂器　鐘　磬　琴　瑟
箏　琵琶　簫　管　笛
笙　鼓

樂器

金之屬二一曰鎛鐘每鐘懸一簨虡二曰編鐘小鐘也編而懸之上下皆八懸一簨虡以下並隋書音樂志

石之屬一曰磬用玉若石爲之

絲之屬四一曰琴神農制爲五絃周文王加二絃爲七絃二曰瑟二十七絃伏羲所作三曰筑十三絃四曰箏十三絃蒙恬所作

竹之屬三一曰簫十六管舜所造二曰篪八孔蘇公所作三曰笛十二孔漢邱仲作

匏之屬二一曰笙二曰竽並女媧所作

土之屬一曰塤六孔暴辛公所作

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蓋鼓鼉鼓鼗並八面雷鼓雷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又有節鼓

木之屬二一曰柷二曰敔

鐘

凡金爲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曰鎛。曰錞。曰鐲。曰鐃。曰鐸。鎛如鐘而大。錞錞于也。圓如椎頭。上大下小。所謂金錞和鼓也。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爲鼓節。鐃如鈴而無舌。有柄而執之。鐸如大鈴。古今樂錄

鐘者。世本云。黃帝工人垂所造。爾雅云。大鐘曰鏞。中者曰剽。小者曰棧。晉江左初所得棧鐘是也。宋書

顓頊有浮金之鐘。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拾遺記

垂之和鐘。禮記

齊景公鑄大鐘。撞之於庭。郊雉皆雊。淮南子

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居三日。南郡上書言山崩。東方朔傳

張永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鐘聲𠷣。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南齊書

龍華寺有鐘。撞之聞五十里。蕭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造聽鐘歌三首。伽藍記

張文收善音律。太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五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舊唐書

宣宗時。涔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楊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旣劇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唐書

磬

磬。世本云。叔所造。以玉爲之。大曰馨磬。叔堯之臣。宋書

叔之離磬。禮記

戛擊鳴球。徐州貢泗濱浮磬。書經

穆王時。有浮瀛羽磬。青石爲磬。輕若鴻毛。因輕而鳴。拾遺記

漢武帝招仙閣上。懸浮金輕玉之磬。騰光臺上。擊懸黎之磬。洞冥記

成帝時。於犍爲水濱得石磬十六枚。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膠序。隆雅頌之音。以風化天下。漢書

太眞善擊磬。上令採藍田綠玉琢成磬。極精巧。楊妃外傳

江南李建勳。蓄一玉磬。以沉香節扣之。聲極清越。或有談猥俗之語。則急起擊磬數聲。曰。聊以清耳。澄懷錄

磬玉山在耀州。出青石。可以爲磬。自唐朝采用。而泗濱之石遂廢。白居易有詩紀之。九域志

琴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禮記

古琴曲十二。將歸操孔子將之晉。聞晉殺竇鳴犢舜華而作 猗蘭操孔子傷不遇時而作 龜山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魯。望龜山作此 越裳操周公作 拘幽操文王拘羑里作 岐山操周人爲太王作 履霜操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見逐而作 朝飛操牧犢子年七十無妻。見雉朝飛而作 別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父母欲爲改娶。其妻悲感而作 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 水仙操 懷陵操並伯

牙作 琴操
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綠綺 傅玄琴賦
司馬相如客臨卬臨卬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卬令前奏琴曰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 史記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后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西京雜記
蔡邕善鼓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琴 後漢書
嵇康好彈琴及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從吾學廣陵散

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絶矣初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 晉書
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
戴逵能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
戴顒父逵善琴顒傳之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與兄勃各造新弄衡陽王義季從之游顒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 宋書
侍中褚彥回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在粲坐撫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南史
尚書令柳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爲士品第一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 南齊書
柳惲世隆子也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琴惲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引爲參軍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梁書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絶妙 北齊書
司諫崔遵度善鼓琴得其深趣有小閣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

翛然自適 宋史
李汧公嘗取桐孫之精者雜綴謂之百納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絶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異絲爲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尙書故實
饒定王佑檕有名琴曰天風環珮寧王宸濠求之不得嗾鎮守太監黎安奏佑檕過失 明史
皇甫濂少學琴於雲間張氏晚更精詣撰述之下鼓琴一二行謂足玩世遺榮也 列朝詩集小傳

瑟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漢書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禮記

雲和之琴瑟（雲和山名出美木作為琴瑟其聲清亮）周禮

瑟曰文鵲仙樂也 致虛雜俎

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 淮南子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 西京雜記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漢書

唐盧邁有寶瑟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號 南部新書

熊朋來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著瑟賦二篇學者傳誦之 元史

箏

箏十三絃所謂秦聲 隋書

安定西隴道其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聞之謂之彈箏谷 述異記

御史中丞何承天善彈箏太祖賜以銀裝箏一面 宋書

孫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 魏書

善箏者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卽青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樂府雜錄

琵琶

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裁箏筑為馬上之樂從方俗語故名琵琶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為名 宋書樂志

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文帝欲聞之曄偽若不曉不肯為上嘗宴飲歡適謂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絃 南史

褚淵善彈琵琶世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 南齊書

開元中有賀懷智其琵琶以石為槽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貞元中天門街市人鬬聲樂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工謂街西無以敵也及崑崙度曲西市出一女郎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驚駭拜請為師女郎更衣出見乃僧善本也本姓叚翼日德宗令叚教授崑崙後果盡叚之藝 樂府雜錄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琵琶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以忤旨命縊殺投河中浮出為梁厚本所得救活為妻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夜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有黃門過其門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翼日達上聽文宗驚喜赦厚本罪仍加賜焉

廉郊師於曹鋼盡鋼之能嘗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跳躍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岸上視之乃方響一片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

楊志善琵琶其姑尤妙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每至夜方彈志求教授不允乃賂觀主寄宿於觀竊聽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明日攜樂器詣姑姑大驚異志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馮吉能彈琵琶以皮為絃周世宗令彈御前深喜之號其琵琶曰遶殿雷 五代史補

明京師瞽者李近樓籍錦衣千戶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

無不妙絕。耳談

修撰康海旣罷免。楊侍郎廷儀過滸西留飲甚懽。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殊相念。何不以尺書通問。海發怒擲琵琶撞之。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討官做耶。獻徵錄

簫

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風俗通

蕭史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蕭史日教弄玉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屋。列仙傳

元帝多材藝。吹洞簫。漢書

晉咸寧中盜發張駿冢。得赤玉簫。涼州記

恭獻賢妃權氏。永樂時朝鮮貢女。充掖庭。妃與焉。資質穠粹。善吹玉簫。帝愛憐之。明史

管

帝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大戴禮

孤竹之管於圜邱奏之。孫竹之管於方邱奏之。陰竹之管於宗廟奏之。周禮

穆王有岑華鏤管。岑華山名。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羣鳳之鳴。拾遺記

高祖入咸陽宮。有玉管。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銘曰昭華之琯。西京雜記

漢章帝時。零陵奚景於舜祠得白玉管。宋書樂志

笛

融性好音律。能吹笛。而爲督郵。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聞而樂之。追慕王子淵等簫琴笙頌。惟笛獨無。故作頌。氣出精列二古曲。馬融長笛賦序

游楚好音樂。畜笛每持以自隨。魏畧

武谿深。馬援南征所作。援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古今注

桓伊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泊舟青溪。伊於岸上過。徽之令人謂曰。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

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語。晉書

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當時。嘗月下泛鏡湖吹笛。倏有老父泛小舟來聽。曰。某亦善此。謨以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波浪搖動。數叠之後。笛遂中裂。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舟下二龍翼舟而聽。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卽拜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樂府雜錄

歐陽迥爲散騎常侍。雅善長笛。太祖嘗召於便殿。令奏數曲。宋史

喻明仲善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世說

劉衡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寅贈以詩云。更煩橫鐵笛吹

與衆仙聽。方輿記

琵琶峰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時羣女子治具吹笛唱竹枝詞送之。郡國志

宋嘉祐中王疇欲定大樂。嘗就成都房庶取玳瑁古笛。以校金石。天中記

黃子久公望自號大癡吳人博學多能之士。閻子靜徐子方趙松雪諸公莫不友之。一日與客游孤山聞湖中笛聲子久曰。此鐵笛聲也。少頃子久亦以鐵笛自吹下山。遊湖者吹笛上山。乃吾子行也。二公略不相顧。笛聲不輟。交臂而去。一時興趣又過於桓伊也。山居新話

楊基初會稽楊維楨客吳中以詩自豪。基於座上賦鐵笛歌維楨驚喜。與俱東。語從游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維楨號鐵崖。明史

笙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爾雅

我有嘉賓。吹笙鼓簧。詩經

鄉飲酒之禮。笙入三終。主人獻之。禮記

謝孺子善聲律。王彧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歎曰。眞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南史

李羣玉好吹笙。爲校書郎東歸。盧肇贈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鶯。唐詩紀事

鼓

夷作鼓。蓋起於伊耆氏。世本

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聲樂。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周禮

密須之鼓。文所以大蒐也。左傳

吳王夫差啟蛇門厭越。越人爲雷門以禳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文獻通考

元帝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漢書

王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禰衡善擊鼓。曹操名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衡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後漢書

武帝嘗名時賢共言伎藝之事。王敦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晉書

蕭思話年十許歲。好騎屋棟。打細腰鼓。宋書

轂玉類編卷三十八

汪兆舒果齋輯

服飾類

巾　衣　裘　帶　袴
裙　履屐

巾

郭林宗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後漢書

華歆爲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迎策。魏志

沈慶之討北山蠻患頭風嘗着狐皮帽羣蠻畏之號蒼頭公。宋書

武帝賜陶弘景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梁書

獨孤信爲隴右都督常因獵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側帽焉其爲士民所重如此。周書

宇文述好着奇服遇天寒雲定與謂曰入内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裌頭巾令深袙耳世傚之名爲許公袙勢。隋書

太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氊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唐書

左僕射裴冕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

李希顏郏人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之至京爲諸王師諸王就籓希顏歸舊隱閭里宴集嘗着緋袍戴笠往客問故笑曰笠本質緋君賜也。明史

嚴德珉擢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太祖怒黥其面謫戍南丹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有教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稱聖恩聖恩云

衣

范雎更名姓曰張祿入咸陽相秦而魏不知以爲雎已死魏使須賈於秦雎爲微行敝衣之邸見須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一寒如此哉取其一綈袍以賜之及須賈肉袒謝罪范雎曰汝罪有三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史記

陳留尹苞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倶貧乏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苞年長先着單衣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後漢書

靈帝用南陽太守羊續爲三司而求賂續乃出葛袍以示使者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續袒。今古善言

司徒王導善於因事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乃與朝賢倶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競服之練遂踊貴。晉書

張融爲中書郎太祖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南齊書

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綠袍不易恩加朱紱然後解去。唐書

散騎常侍關文衍畫九華山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此身常在雲泉之內。青瑣記

王溥洪武末爲廣東參政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明史

楊繼宗力持風節而自處必以禮爲知府謁上官必衣繡服朝覲謁吏部亦然或言不可笑曰此朝廷法服也此而不服將安用之

吳悌授御史夏言嚴嵩當國與悌鄉里嘗譖言衆見言新服宮袍競前譽之悌却立不進言問故徐曰俟談少閒當以政請言爲改容

裘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周禮

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燠質一曰暄肌。宋書符瑞志

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之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願得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客有能爲狗盜者夜爲狗入秦藏中取裘獻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史記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以聽朝。西京雜記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世說

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南齊書

武后賜張昌宗集翠裘一日令狄仁傑與賭此裘仁傑指所衣紫絁袍后曰不等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連北公褫裘拜恩而出。唐記

趙孟頫爲翰林承旨嘗累月不至宮中仁宗問左右謂其年老畏寒勑御府賜貂鼠裘。元史

帶

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爲帶。陳氏禮書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鞶鑑予之。左傳

上以紫金帶賜岐王昔高宗破高麗所得開元中高麗遣使來朝因言於內臣曰本國自亡此帶歲荒民散干戈屢起幸在內帑一見足矣上聞之命封付其使。明皇雜錄

裴度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帝賜通天御帶。唐書

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寇準。宋史

王禹偁擢右拾遺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太宗特命以文犀帶寵之

錢武肅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登碧波亭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宋王介甫所賜玉帶號玉抱肚真宗時趙德明所貢也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璹始復入禁中。老學菴筆記

焦養直拜典瑞監爲成宗講資治通鑑詔賜金帶遷侍講學士賜通犀帶。元史

許扆爲正議大夫世祖賜以白玉帶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

嚴清初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嘲之曰公釋褐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明史

張居正十五爲諸生巡撫顧璘奇其文曰國器也未幾居正舉於鄉璘解犀帶以贈且曰君異日當腰玉犀不足溷子後代高拱爲首輔倚任益重敕賜白玉帶。

袴

齊晉之間袴謂之襃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芺蓉衫楚通語也。方言

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通鑑

司馬相如臨邛酤酒自著犢鼻褌與保庸滌器於市中。史記

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也光欲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漢書

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謝承後漢書

劉穆之壞布裳爲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宋書

吉士瞻少時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褌褰露爲儕輩所侮及爲領軍司馬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南史

裙

成帝與趙后臨太液池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帝命侍郎持后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憐我使不得仙矣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飛燕外傳

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旁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鏤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唐書

長安士女春遊競解裙四圍謂之裙幄。潛確類書

履屐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周禮

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詩經

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豹舄以出。左傳

張良年少游下邳圯上有老父衣褐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曰孺子可教矣。史記

鄭崇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漢書

阮孚歷官吏部尚書初祖約性好財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晉書

陶潛去彭澤歸江州刺史王弘造焉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

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

抱香履抱木乘濕時刳而爲履出扶南大秦諸國晉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異按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履。南方草木狀

昔初作履者婦人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與男無別也宋孝武世幸臣戴法興造圓頭履世人效之方格之風盡矣。宋書

謝靈運尋山陟嶺常著木履上山去前齒下山去後齒

高祖儉素宮人盡著紫絲履。齊書

王遵業官黃門郎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魏書

北齊沈驎士性寬恕一日鄰人認其所著屐驎士曰是卿屐耶即脫與跣而歸後鄰人得屐送還前日屐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北史

嘯父在曲周市中補市履數十年奇其不老。列仙傳

朱桃椎結廬山中嘗織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唐書

唐宣宗儒雅令有司效孔子履製進名魯風鞋宰相諸王效之而微殺其式別呼爲遵王履。清異錄

穀玉類編卷三十九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珍寶類

金　玉　珠　珊瑚　錢

簪釵　手釧　界指

金

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赤金丹陽銅。史記

揚州荊州貢金三品。書經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述異記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史記

王莽即眞以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朱提縣名出善銀。漢書

魏明帝二年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辟寒臺宮人以鳥吐之金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拾遺記

南康雩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過至岸此人唾盤上徑下崖入石穴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人入石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述異記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半道見三老人遍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他所先知是怪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斷杖是銀其井遂不生銀也

麗水在永昌郡有金浮出其中乃其品格之異非他金可比。合璧事類

夏侯詳封豐城縣公初吉士瞻浚池得一金革鉤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佩之及是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南史

齊映罷相爲觀察使冀復進乃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唐書

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宋三朝聖政錄

賀貢京兆人嘗治室於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

語云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弟駐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之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名入宿衛世祖即位一日名仁傑出白金謂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襲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元史

陳觀擢陝西參政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明史

太監李廣懼罪自殺孝宗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

結廣者。

玉

越玉五重。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書經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周禮

昭公孫於齊。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龍輔玉名 左傳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獻之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和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聞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韓非子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波起兩蛟挾船。子羽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示無悋意。博物志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遣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不可強奪。許齋五日。舍相如傳舍。相如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歸趙。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史記

朱暉性矜嚴。驃騎將軍蒼辟之。正月朔。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聞璧而未嘗見。請觀之。主簿授暉。暉名令史奉之主簿。驚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名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後漢書

新蔡王騰次眞定。值大雪。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晉書

燕王慕容儁時。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尚書以太牢祀之

明帝泰始五年。郢州獲元璧。廣八寸五分。安西將軍蔡興宗以獻。後廢帝元徽四年。烏程道人慧獲蒼玉璧。太守蕭惠開以獻。宋書

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造州。自稱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欣逢明治。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乃表送都。魏書

嘉靖時。製方邱朝日壇玉爵。購紅黃玉於天方哈密諸番。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產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或自鳴。請如永樂宣德故事。齎重賄往購。帝從部議。已之。明史

于闐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又西有黑玉河。源皆出崑崙山。

土人夜視月光盛處入水探之必得美玉。

珠

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栢。葉皆爲珠。山海經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然惟蚌珠爲多。餘則偶有之耳。又蜘蛛亦有孕珠者。潛確類書

赤松子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洞冥記

隨侯行。遇大蛇中斷。使人以藥封之。蛇去歲餘。銜明珠以報隨侯。因號隨珠。說苑

魏王謂齊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史記

寒山有黑蚌。千歲一生珠。燕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清涼。號曰銷暑招涼珠。拾遺記

秦始皇至東海。海神捧珠獻帝前。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述異記

明月珠。王者不盡介鱗之物。則出。漢景帝時。會稽人朱仲獻三寸四寸珠。宋書符瑞志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洞冥記

河神獻武帝洞穴珠一枚。帝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穴。中赤蜯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帝寶愛此珠。置於內庫。述異記

孟嘗爲合浦太守。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先時宰守貪穢。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貨流通。稱爲神明。後漢書

鮫人從水出。寓人家賣綃。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故曰泉客慷慨以泣珠。靈異記

張說有一珠。紺色有光。事有遺忘。玩此珠。便心神開悟。名曰記事珠。開元遺事

同昌公主。夜以琉璃盤盛夜光珠。令人捧立堂中。光明如晝。同昌外傳

吐蕃婦人戴瑟瑟珠。珠之最好者。一珠易一良馬。五代史

楊靖爲刑部尚書。嘗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屬僚驚異。靖

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太祖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二善也。不奬門卒杜小人僥倖。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畧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明史

王翺自遼東提督軍務還朝。中官同事者重翺。贈明珠數顆。翺固辭。其人曰。此先朝賜也。公得毋以贓却我乎。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召其從子還之。

蘇祿國永樂十九年。東王母遣王叔叭都加蘇里來朝。貢大珠一。其重七兩有奇。

珊瑚

珊瑚鉤者王者恭信則見。瑞應圖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光景常欲燃。西京雜記

鬱林郡有珊瑚市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瑚。述異記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亡之徵

扶南國梁天監二年獻珊瑚佛像。南史

西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盤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

失時不取即腐。唐書

趙仲湜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宋史

宋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者即竊之公乃榜家庭以十千購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中率五七如此。歸田錄

郭侃西征至西戎國得五尺珊瑚燈檠。元史

南渤利國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曰帽山近山淺水內生珊瑚樹高者三尺許。明史

阿丹國永樂時中官往市得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枚。

錢

錢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流行無不徧也。周禮注

南方有虫名青蚨母子不離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搜神記

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西京雜記

武帝時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漢書

劉寵爲會稽太守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間出人齎百錢送寵寵曰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漢書

王衍疾妻郭之貪鄙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晉書

魯褒傷時之貪鄙著錢神論以刺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爭忿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宋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南齊書

名稱榆莢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圜泉寧棄兕雞之野青鳧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量河間之能數。陳張正見謝錢啟

謝譓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南史

元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北史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聞者傳以爲笑。五代史

驍騎將軍張籛始在雍州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之而去未幾於衙院見二雀相鬬畢各啣一錢落於地籛以三錢祕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石晉書

李時勉爲侍讀學士宣宗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乃出餘錢賜之。明史

玉亭縣君伊府宗室女適楊仞早卒家日落萬曆中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餐母子相持慟哭夜分夢神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晨興母子述所夢皆符頗怪之其子日取屋後土作坯易粟其日堀土得錢數百自是每堀輒得錢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

簪釵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爲瑇瑁簪。史記

景帝沒入鄧通家財一簪不得著身。漢書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後宮人搔頭皆用玉。西京雜記

武帝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倢伃至昭帝元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甚異謀欲碎之明旦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述異記

趙后手抽紫玉九雛釵爲昭儀簪髻。飛燕外傳

班固與弟超書云今遣仲升以黑犀簪。隋書禮儀志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古今注

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通犀簪羣臣曰貢有常典魏所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復與言禮皆備以付使江表傳

右將軍周盤龍有愛妾杜氏高帝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南齊書

大歷中日林國獻龍角釵類玉而紺色精巧奇麗代宗以賜獨孤妃妃與帝遊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起俄頃滿於舟上釵遂化二龍騰空而去。杜陽雜編

同昌公主有九玉釵上刻九鸞有字曰玉兒工巧殆非人製。同昌外傳

唐世俗尚以琉璃爲釵釧。唐書

李宸妃初爲司寢有娠從眞宗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已而生仁宗。宋史

宋彭思永八九歲時晨出就學拾一金釵默坐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付之吏謝以金不受。山堂肆考

手釧界指

環臂謂之釧。通俗文

古者后妃羣妾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鐶進之。娠則以金鐶退之。本三代之制。即今界指。五經要義

戚姬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各四枚。西京雜記

趙倢好上趙后二十六物。有精金彄環四指。飛燕外傳

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宋書

東昏侯潘妃嘗市琥珀釧一雙。直百七十萬。南齊書

上嘗曰。我祖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粟玉臂支。朕以玉臂支賜妃子。明皇雜錄

唐德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全唐詩話

韋皐遊江夏。與一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踰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歿。後得一歌姬。眞如玉簫。中指有肉隱出如玉環。雲溪友議

何充妓於後閤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我。欲保長年之好。乃令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粧樓記

岳柱性頴悟。方八歲。觀何澄畫陶母翦髮圖。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翦髮爲也。何大驚異之。元史

穀玉類編卷四十

穀玉類編卷四十一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兵器類

弓 矢 刀 劍 槍

甲 冑

弓

黃帝命揮作弓。世本

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帝上騎。墮帝弓。百姓乃抱其弓與胡髯號。因名其弓曰烏號。史記

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周禮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左傳

成王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繁弱弓名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大屈弓名

定公侵齊。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

晉平公使弓工爲弓。三年乃成。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弓人。其妻見公曰。妾夫造此弓勞矣。其幹生太山之阿。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而君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矩。右手如附枝。右手

發之左手不知平公如其言而射穿七札乃賜之金十鎰 列女傳
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 史記
宋弓弩院歲造角色弓白樺弓虎翼弩馬黃弩牀子弩太祖嘗令試牀子弩於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里 文獻通考
和詵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鳳凰弓 宋史
楊存中善射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

馮勝破擴廓帖木兒凱旋論功封宋國公洪武五年以勝宣力四方與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各賜彤弓 明史

矢

黃帝命夷牟作矢 世本
垂之竹矢在東房 書經
司弓矢掌八矢之法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周禮
乘丘之役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金僕姑矢名○左傳
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 申孫矢名○國語
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昔武王克商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故分陳以肅愼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史記
奚康生驍勇弓力十石矢異常箭蕭衍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箭麤殆如長笛 魏書
太宗初爲秦王弧矢制倍於常逐劉黑闥也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 唐書
范恪爲慶州都巡檢使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鏵名曰鏵弓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他日取蕉蒿砦歸恪獨殿後爲數千

騎所襲恪視矢箙止有二鏵卽爲引滿之勢賊遽却 宋史
吳玠保和尚原金人來攻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注射號注隊矢連發不絕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

刀

赤刀在西序 赤刀赤削也○書經
公子友敗莒師於麗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屛左右而相搏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友以殺之 穀梁傳
武帝解鳴鴻之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化爲鵲赤色飛入雲中 洞冥記

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古今注

魏太子丕造寶刀三其一文似靈龜名靈寶其一彩似丹霞名含章其一鋒似崩霜刀身劍鋏名素質 典論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又嘗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世說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辭强之乃受臨薨以刀授其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晉書

夏王赫連勃勃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

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范文日南夷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祝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遂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至林邑自立爲王

王恂武力絕人嘗行淩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曰舉無不克動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 元史

劍

龍泉太阿干將鏌釾斷蛇魚腸純鉤燕支葵偷屬鏤干豚棠谿墨陽巨闕辟閭並劍名 廣雅

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長尺有咫用之切玉如泥焉 孔叢子

吳王闔閭使干將作劍干將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而金鐵之精不銷其妻莫邪曰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乃斷髮剪爪投於鑪中金鐵皆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之 吳越春秋

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薛燭王召而示之取毫曹巨闕燭曰非寶劍也王取純鉤燭忽如敗如悟曰此所謂純鉤耶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一曰湛盧二

曰純鉤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今赤堇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歐冶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 越絕書

漢帝相傳以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爲飾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西京雜記

韓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此三人特以寶劍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 後漢書

吳大帝有寶劍六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 古今注

魏太子丕造寶劍一曰飛景二曰流彩三曰華鋒 典論

張華博物洽聞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與雷煥仰觀煥曰寶劍之

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卽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地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遣使送一劍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煥子華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晉書

劉曜初隱迹管涔山夜有二童子跪曰管涔王使臣謁趙帝獻劍一口而去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

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劍詣闕帝曰若獎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 宋史

孫炎雅負經濟授總制太祖命招劉基章溢葉琛等基不出炎使再往基遺以寶劍炎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就見送之建康 明史

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愛才惜下如不及三賜尚方劍未嘗戮一偏裨

槍

矛丈八者謂之矟 通俗文

師及齊師戰於郊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左傳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矟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世說

羊侃爲梁侍中時少府新造兩刀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武帝賜侃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爲折樹矟 南史

于栗磾爲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遺書栗磾假道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表聞明元因授栗磾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裕望而異之故有此號 北史

尉遲敬德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太宗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與齊王元吉戲少選齊王三失矟遂大愧服 唐書

王彥章驍勇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士號王鐵槍 五代史

抹撚史扢搭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 金史

隋世昌鍜渾鐵爲槍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宋兵聞鐵槍名不敢近 元史

雞籠山國善用鏢槍竹柄鐵鏃銛甚冬月聚衆捕鹿鏢發輒中積

如坵山。明史

甲

葛廬之山出黃金蚩尤制以爲鎧。鎧甲也。管子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考工記

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傳

楚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

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史記

張奫拜大將軍隋文帝賜之綠沉甲虎文具裝。北史

馬燧爲河中節度使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唐書

河中節度使徐商襞紙爲鎧勁矢不能洞

祈廷訓從周世宗征淮南賜以明光細甲。宋史

馬知節簽書樞密院事自陳年齒未衰尚可驅策如邊方有警得輕甲一聯足矣真宗命製鋼鐵鎖子甲賜焉

孫威善爲甲嘗製蹄筋翎根鎧以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元史

耶律鑄從憲宗征蜀賜以尚方金鎖甲

洪武元年令製軍士衣表裏異色謂之鴛鴦戰襖以新軍號。明史

胄

獻甲者執胄。胄兜鍪也。禮記

公徒三萬貝胄朱綅。詩經

晉楚遇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左傳

楚白公作亂葉公子高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何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若見君面其亦夫有奮心而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突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將爲誰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引去。通鑑

吐蕃回紇等入寇天子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欲見子儀子儀但與數騎出免胄見其大酋回紇舍兵拜曰果吾父也。唐書

羅亨信巡撫宣府大同土木之變關門左右皆戰場亨信以孤城當其衝外禦強寇內屏京師勞績甚著。著兜鍪處頭髮盡脫。明史

穀玉類編卷四十一

穀玉類編卷四十二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飲食類

茶　酒　穀　餅　菜　笋

茶

嘉雀舌之纖嫩。玩蟬翼之輕盈。冬芽早秀。麥顆先成。雲垂綠脚。香浮碧乳。挹此霜華。却兹煩暑。清文旣傳於杜毓。精思亦問於陸羽。杜毓有荈賦也○吳叔茶賦

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出黃金芽。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盧仝茶歌

劍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明月。邛州有火井思安。建州有先春龍焙。渠江有薄片。巴東有眞香。福州有栢岩。洪州有白露。涪州有賓花。穆州有鳩阬。潭州有鐵色。夷陵有壓磚。常之陽羨。婺之舉岩。丫山之陽坡。龍安之騎火。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州之納溪梅嶺。數者其名皆著。品之則石花最上。紫筍次之。國史補

王肅初入國。常飲茗汁。經數年後。食酪粥甚多。高祖謂肅曰。茗飲酪漿何如。肅曰。惟茗不中與酪作奴。人因號茗飲爲酪奴。伽藍記

陸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唐書

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雨前。故齊己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甀封題寄火前。學林新編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團。凡八餅重一斤。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片龍團。其品精絶。謂之小龍團。凡一斤。直金二兩。每南郊致齋。中書樞密。各賜一餅。宮人往往縷金其上。其貴重如此。茶譜

覺林院僧志崇。收茶爲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取上等供佛也。蠻甌志

上供茶。天下貢額四千有奇。福建建寧所貢最爲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舊皆採而碾之。壓以銀版。爲大小龍團。太祖以其勞民。罷造。惟令採芽茶以進。復上供五百家。明史

酒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沉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周禮

酒一也而有清濁厚薄甜苦紅綠白之別故清者曰粟清而甜者曰酏濁者曰醓亦曰醠濁而微清者曰醆厚者曰醇亦曰醹重釀者曰酎三重釀曰酎薄者曰醨甜而一宿熟者曰醴美者曰醑苦者曰醯紅者曰醍綠者曰醽白者曰醝又有酒材焉秫稻是也又有酒母焉麴糵是也 飲膳標題

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 論衡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不仁舉白浮君君不應不仁曰君已設令令不可行乎君曰善舉白而飲 說苑

廷尉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漢書

鄭元爲袁紹所辟及去紹餞之城東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至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高士傳

邴原游學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臨別師友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今當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 邴原別傳

昔劉元石於山中沽酒酒家與千日酒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往視之於是開棺醉始醒 博物志

徐邈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得免刑 魏志

司徒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武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晉書

何充能飲酒劉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爲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世說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遠相餉饋號曰鶴觴青州刺史齎酒之番路逢劫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伽藍記

柳謇之飲酒至石不亂每梁陳使至輒令謇之接對 隋書

王績嗜酒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著五斗先生傳 唐書

李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

御營都巡檢王審琦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耶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 宋史

錢儼善飲酒百巵不醉居外郡常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种放嗜酒常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蘇子美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世說

察罕拜參知政事仁宗嘗賜枸杞酒曰以益卿壽 元史

郭與季弟德成性通敏嗜酒兩兄積功至列侯而德成止驍騎舍

人太祖以寧妃故欲貴顯之德成辭帝不悅頓首謝曰臣性耽麯蘖庸闇不能事事位高祿重必任職司事不治上殆殺我人生貴適意但多得錢飲醇酒足矣餘非所望帝稱善賜酒百罌金幣稱之寵遇益厚 明史

陳敬宗為南京祭酒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如此

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凡饋人書一經或二經或五經他境人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瓶為五經也 羣碎錄

穀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惟樓護豐辨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權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 西京雜記

羊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必飭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晉書

阮佃夫奢侈中書舍人劉沐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途相逢要沐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肴莫不畢備 宋書

豫章內史虞悰善為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世祖就

悰求扁米糲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 南齊書

崔贍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有一姓裴御史伺贍食往造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覩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箸恣情飲噉贍曰我初不喚君食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北史

駱賓王謂盛饌為炊金饌玉 拾遺記

宰相裴冕食飲皆珍豐每會賓客不能名其饌 唐書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 陟封郇國公 世說

宰相段文昌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 清異錄

孫承祐在浙右會食指盤筵謂客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四海矣

張秉好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 宋史

周應秋生平無特操避東林謝病去魏忠賢起爲侍郎尋改都御史家善烹飪每魏良卿過進豚蹄留飲良卿大歡時號煨蹄總憲 明史

餅 麵食附

餅謂之飥或謂之餦或謂之餛 方言

五月麥熟薦新作起溲白餅 徐暢祭祀記

餅溲資麥麵所爲或合爲之入爐熬者名熬餅亦曰燒餅入籠蒸者名蒸餅入湯烹之名湯餅其他豆屑雜糖爲之曰環餅和乳爲之曰乳餅 餅餌閒談

樊曄爲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因戲之曰一笥餅得都尉何如 餌餅也 後漢書

何戢爲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置歡宴上好水引餅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 南齊書

明帝儉約大官進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王羆鎮河東嘗有臺使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大慚 北史

餢飳滑而美接餢飳起餅也發酵使麵輕高浮起炊之賈公彥以爲起膠餅也 齊民要術

范忠宣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餺飥不知身之在遠 餺飥北人食麵名 世說

危素至正時爲翰林編修纂后妃等傳事逸無據素買餳餅饋宦寺叩之得實乃筆諸書卒成全史 明史

菜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詩經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

桓帝時五穀不登詔令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蕪菁俗呼蘿蔔 後漢書

周顒長蔬食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南齊書

庚杲之爲尚書駕部郎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蔡撙爲吳興太守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 南史

陶子鏘母嗜蕈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嘗蕈不得子鏘痛恨遂長斷蕈味

周捨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

邢峙仕齊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北史

五代時有僧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萵苣僧驚寤見一偉丈夫取萵苣食之僧延之餽食甚勤且曰富貴無相忘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建寺賜名普安夢洲閒錄

師逵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思藤花菜逵出城南二十餘里求得之及歸夜二鼓遇虎逵驚呼天虎舍之去母疾尋愈明史

薛敬之母嗜韭終身不食韭

周定王橚就藩開封以國土夷曠庶草蕃蕪考核其可佐饑饉者四百餘種繪圖疏之名救荒本草

破瓢道人吳孺子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銅竈飯不足則哺糜日買兩錢菜又異榦葉為虀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逾粱肉耳列朝詩集小傳

筍

韓侯出祖顯父餞之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詩經

爾雅曰筍竹之萌說文曰筍竹胎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湘源縣十二月食班皮竹筍諸筍無以及之北戶錄

筍一名篛一名簒一名䈽一名竹胎一名竹芽一名笛一名初篁筍譜

或問筍有五色章采否對曰江東黃筀朋居賦有青筍閑中賦有素筍赤筍錢塘多紫桂筍自餘班貍縹緗不可勝言

孟宗母嗜筍冬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筍為之出得以供母楚國先賢傳

郭原平家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走墜溝原平乃於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南史

盧栖洞在昇寧縣唐盧敖栖其中洞旁多竹其筍且佳人號盧敖筍廣輿記

張戩為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宋史

宋孝宗問周必大吉安所產何物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廣輿記

穀玉類編卷四十二

穀玉類編卷四十三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卉木類

松　柏　槐　桐　柳
竹　牡丹　芍藥　海棠　梅
桃　桂　菊　蘭　蓮
芝

松

大荒之中有方山上有青松名曰拒格之松日月所出入。山海經

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之如偃蓋。抱朴子

秦始皇上泰山封祀既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通鑑

丁固歷官司徒初固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吳書

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南史

張譏後主幸開善寺召侍臣坐松樹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令取松枝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陳書

鄭薰以太子少師致仕蒔松於庭自號七松處士。唐書

張薦明隱山林有古松十餘株嘗謂人曰余人中之仙此松木中之仙。清異錄

萍鄉縣寶積寺有羅漢松宋黃山谷手植名士多題詠。廣輿記

宋高宗得盤松一本移植宮苑奇秀絕倫帝自為贊。西湖游覽志

鮮于伯機得怪松一株植於齋前呼為支離叟撫翫以為適。觀莊雜記

柏

新甫之柏。詩經

諸侯墓樹柏。五經通義

魯郡孔子舊廟柏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土人崇敬莫犯也。宋書

江夏王鋒為侍中及明帝持權藩邸危懼著修柏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南史

長壽二年萬象神宮側檉杉皆變為柏柏貫四時不改柯易葉有士君子之操檉杉柔脆小人性也象小人居君子之位。唐書

御史臺前有柏二株唐魏元同張仁禕為御史時所植杜易簡為贊曰爰有貞柏徙植清臺厲節霜勁蘙葉風開始逢鵲喜終見烏來。續通典

壺山有柏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在莆陽日親見之。墨客揮犀

寇準知巴東縣嘗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政要

明高皇帝將兵取婺州過蘭溪見古柏甚奇駐兵其下後創亭繞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伏於其上。羣芳譜

槐

守宮槐葉晝聶宵炕。聶合也炕張也其葉晝合夜開者名守宮槐。爾雅
面三槐三公位焉。周禮
晉陽城北角有槐一日之間三榮三悴。玉箱雜記
天街兩畔多槐木俗稱爲槐街。中朝故事
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目見細字白髮反黑。梁書
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孝寬敕部內當堠處置槐樹既免修復又得庇蔭。周書
高熲領新都大監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隋書
紐士雄喪父廬於墓側庭前有一槐樹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北史
吳湊爲京兆尹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唐書
唐尚書省有古槐垂蔭甚廣夜深有絲竹之音省中郎有入相者。俗謂聲音木。因話錄
劉淳補周王右長史以正輔王端禮門槐盛夏而枯淳陳告儆進戒王用其言修省枯枝復榮王旌其槐曰攄忠。明史

桐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詩經
清明之日桐始華不華則歲有大寒。古史考

益州有梧桐木其華采如絲人績以爲布名曰華布。華陽國志
梧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齊民要術
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史記
初脩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異樹桐三椅桐梧桐荊桐。西京雜記
齊豫章王嶷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南史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也其中雜樹森踈或有人折其桐枝者君曰何爲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折。酉陽雜俎
高祖宴侍臣於芳林之下因仰覩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歎歌詠。魏書

柳

檉河柳旄澤柳楊蒲柳。爾雅
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三輔故事
陶潛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晉書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南史
高熲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熲後官僕射封渤海郡公。隋書
呂渭爲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唐書

白居易爲忠州刺史嘗植柳龍昌寺旁柳盛則寺興柳衰則寺敗僧護此柳比之甘棠。廣輿記

白樂天有楊柳詞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如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唐詩紀事

辛仲甫以右補闕出知光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宋史

張唐英爲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賣取息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美

竹

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戸侯等史記

其竹則籦籠箽篾篠簳箛箠緣延坻坂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張衡南都賦

其竹則篔簹林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櫹矗森萃蓊茸蕭瑟檀欒嬋娟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鷟鸑食其實鵷雛擾其閒左思吳都賦

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相與哭淚下沾竹竹文爲之斑斑然述異記

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

漢章帝三年子母筍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上孝竹頌秦中記

夜郎者其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後漢書

張廌隱居顧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避竹中不與相見世說

王徽之卓犖不羈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晉書

太平興國八年蜀州獻瑞竹一本十六節上分兩枝宋史

寇準卒雷州歸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

山中有竹莖如指竹杪細葉密翠如箒採以贈人謂之掃雲箒廬山記

條篁嫩篠對抽並引王子敬謂之扶竹武林山西雙竹院中產扶竹卽雙竹。竹譜

雞籠山國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丈以竹搆屋覆之以茅廣且長聚族而居明史

牡丹

洛陽牡丹爲天下第一其最著者曰姚黃出自姚氏魏紫出自魏

氏世稱花王。廣輿記

牡丹前史中無說。惟謝康樂集中云。水陸竹間多牡丹。西陽雜俎

高宗後苑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賦詩。上官昭容有一聯云。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天中記

天寶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植於沉香亭前。會花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遂宣李白作清平調歌之。木芍藥卽牡丹。樂史

明皇時。有獻牡丹者。貴妃匀面口脂在手。偶印於花上。詔栽於仙春館。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因名爲一捻紅。青瑣高議

裴士淹過汾州。得白牡丹一株。移植長安私第。爲都城奇賞。西陽雜俎

宋張功甫於南湖園作牡丹會。衆賓旣集。問左右曰。香發未。答曰。已發。令捲簾。則異香自內出。羣妓以酒肴絲竹至。別有名妓數十。皆衣白首飾衣領皆繡牡丹。首戴照殿紅。一妓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易服與花而出。如是十回。所謳者前輩牡丹名詞。客恍如仙遊也。西湖遊覽志

王穉登能詩。有盛名。遊京師。客大學士袁煒家。試諸吉士紫牡丹詩。不稱意。命穉登爲之。有警句。煒名數諸吉士曰。君輩職文章。能得王秀才一句耶。明史。詩有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之句

芍藥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詩經

芍藥一名將離。牛亨問曰。將離相贈芍藥何也。童子答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以文無。故文無名當歸。羣芳譜

芍藥一名婪尾春。胡嵩詩曰。瓶裡數枝婪尾春。時人莫喻。桑維翰曰。唐宋文人謂芍藥爲婪尾春。婪尾乃最後之盃。芍藥殿春。故有是名。合璧事類

江都芍藥凡三十二種。惟金帶圍者不易得。韓琦守郡時。偶開四朶。時王珪爲郡倅。王安石爲幕官。陳升之以衛尉丞適至。韓公命讌花下。各簪一朶。後四人相繼大拜。乃花瑞也。後山叢語

維揚芍藥甲天下。居人以治花相尚。其品之上者。有冠羣芳寶粧成畫天工聽粧新點粧紅。凡三十二品。王觀芍藥譜

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以芍藥供佛。今歲最盛。凡七十餘朶。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承之。如盤。姿格過出。因名玉盤盂。東坡詩序

海棠

惟紫綿色者。謂之海棠。餘悉棠梨花耳。有三種。曰貼梗。曰西府。曰垂絲。陳思海棠譜

海棠爲花中神仙。海棠有色無香。惟蜀之嘉州者香。賈耽百花譜

黃州定惠院東。有海棠一株。特繁茂。蘇軾居黃時。必携客置酒。凡五醉其下。東坡集

李丹授昌州倅。以去家遠。欲改授。彭淵材曰。昌佳郡也。奈何棄之。

李問其故曰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 墨客揮犀
徐儉樂道隱於藥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上引客登木而飲 紺珠集
秋海棠一名八月春草本花色粉紅甚嬌艷葉綠色此花有二種葉下紅筋者爲常品綠筋者有雅趣枝上有種落地明年自生夏便開 羣芳譜

梅

初修上林苑梅七朱梅紫葉梅紫花梅同心梅麗支梅燕梅猴梅 西京雜記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梅類女工撚蠟所成故以名之張翊花經首

云一品九命蠟梅亦在其中蠟梅原名黃梅 石湖梅譜
蠟梅有數種以檀心磬口者爲佳蘇軾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蘂檀心兩奇絕 咸淳臨安志
壽陽公主人日卧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之花宮中效之作梅花粧 宋書
何遜爲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常吟咏其下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方盛開遜對花彷徨終日不能去 梁書
趙師雄居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憩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出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叩酒家共飲師雄醉寢既覺乃在梅花樹下惟見翠羽啁啾參横月落而已 小窗清記

宋璟初因下僚時蘇味道爲直指璟投以梅花賦蘇歎賞名遂振 廣輿記
王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蒙正有早梅句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後果然 蓼洲閒錄
晏元獻移紅梅植西岡圃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王君玉以詩遺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 石湖梅譜
張功甫爲梅園於西湖上有古梅數十增取紅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因名堂曰玉照 西湖游覽志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嘆曰冰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 桂林志
張伯雨嘗從其師王壽衍入京時燕地未有梅花惟吳閒閒宗師自江南移植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伯雨造其所恍遇西湖故人徘徊既久熟寢其中覺而已晡閒閒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閒閒大喜送之翰林集賢諸公和之由是名大起 西湖志餘
王冕當元季隱九里山樹梅千株桃杏半之自號梅花屋主善畫梅求者踵至以幅長短爲得米之差 明史
王圻歷官陝西布政參議乞養歸築室松江之濱種梅萬樹目曰

桃花源以著書爲事。

桃

桃者五木之精也能厭伏邪氣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門上壓邪氣此仙木也典術

溆浦縣有桃花山昔人嘗種桃千樹至今呼桃花圃廣輿記

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酉陽雜俎

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盡水源便得山口入豁然開朗有黃髮垂髫云先世避秦至此搜神後記

北齊盧士琛妻有才思春日以桃花和雪靧兒面祝之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史略

禁中有千葉桃花盛開明皇與貴妃宴於樹下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開元遺事

劉禹錫作遊元都觀詩序曰予貶朗州還京師有道士植紅桃滿觀如鑠晨霞遂有詩以志盛旋又出牧於今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因再題以俟後遊其前篇有元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之句舊唐書

棲霞嶺宋時桃花燦爛色如凝霞故名西湖游覽志

桂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淮南王詩

昭帝起桂臺以望遠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拾遺記

南唐後主嘗名徐鍇至清暑閣閣前草生磚縫中薙去復生鍇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味辛故也後主令取桂屑數斗匀布縫中經宿草盡死談苑

無瑕嘗著素裳折桂明年開花潔白如玉女伴折取簪髻號無瑕玉花王路花史

月桂峯宋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實於茲山狀若珠璣有異人識之曰此月中桂子也遂以名峯西湖遊覽志

黃龍寺晦堂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世說

象山縣有紅木犀宋高宗嘗移植禁中廣輿記

杭州天竺桂有黃紅白三色張九成憶天竺桂詩湖上北山天竺寺滿山桂子月中秋黃英六出非凡本肯許天香過別州自注天竺一種他州無本西湖志

菊

女几之山其草多菊山海經

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直云始華至菊獨曰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歟且其性介烈高潔必待霜降草木黃落

而始開有類於幽人逸士之操故名勝之士多愛之花有勝金黃疊金黃太眞黃御袍黃又有金鈴毬子金杯玉盤等名 范至能菊譜

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高原蔓衍靈阿揚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爰拾投之醇酒御於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耇文園賓客乃用不朽 傅咸妻辛氏秋菊頌

酈縣甘谷有大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飲此水者多壽 風俗通

晉陶淵明獨愛菊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 周惇頤愛蓮說

蘭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畞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離騷

蘭山在宜賓界蘭生於深林有春蘭秋蘭崇蘭鳳尾蘭竹蘭石蘭諸名春蘭花生在葉之下崇蘭花在葉之上 圖經

御蘭山在永春縣其上產蘭有一莖三十花者異於常植 廣輿記

鄭文公有妾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左傳

孔子自衛反魯見香蘭獨茂歎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伍乃援琴鼓之作猗蘭操 琴操

幽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芳 梁昭明太子集

羅含致仕還家庭中忽蘭桂叢生人以爲德行之感 羅含別傳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世說

羅畸爲滁州刺史於堂前植蘭數十本爲之記曰予之於蘭猶賢朋友朝襲其馨暮擷其英携香就觀引酒對酌 宋稗

破瓢道人吳孺子樹蘭百本花時閉室以護香氣有索看者窻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 列朝詩集小傳

蓮

芙蕖一名荷華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花 古今注

蓮其葉名荷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 本草

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 茄亦荷字 反離騷

華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 華山記

九疑山澗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 神境記

予獨愛蓮之出汚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蓮花之君子者也 愛蓮說

漢昭帝淋池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名曰低光荷芬馥之氣徹十餘里 拾遺記

靈帝西園渠中植蓮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曰望舒荷

遠法師居廬山東林寺有白蓮花與陶靖節十八人同修淨土號白蓮社 晉書

石勒名佛圖澄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光色耀日勅由此信之

晉安王子懋七歲時母阮淑媛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佛令花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紅 南史

文帝元嘉十年天淵池芙蓉異花同蔕 宋書

高祖天監十年嘉蓮一莖三花生樂遊苑 梁書

藕出西湖者甘脆爽口匾眼者尤佳其花有紅白二種白者香而結藕紅者艷而結蓮瞿宗吉詩云畫閣東頭納晚凉紅蓮不及白蓮香是也 西湖游覽志

芝

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元芝紫芝一名木芝 本草

仙都有芝圃悉種靈芝或如車騎或如華蓋或如樓閣或如飛鳥五色 廣異記

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 瑞應圖

武帝元封二年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作芝房之歌 漢書

宣帝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

天寶中有玉芝產於大同殿之柱礎一本兩莖神光照於殿 唐書

上元三年延英殿御坐生白芝一莖三花肅宗製玉靈芝詩三篇羣臣皆賀三年含輝院生金芝

韓思復爲滁州刺史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爲刻頌其祥

杜荀鶴庭前椿樹生二芝明年及第因名之曰科名草

太祖開寶七年陳州貢芝草一本四十九莖 宋史

李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

萬觀補平陽知府政績益茂有芝生堯祠棟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觀曰太守知奉職而已芝非吾事也 明史

王金鄠縣人也爲國子生殺人當死逃京師一日世宗於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採芝天下四方來獻者皆積苑中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金厚結中使得芝萬本聚爲一山號萬歲

芝山又僞爲五色龜進之帝大喜遣官告太廟授金太醫院御醫

穀玉類編卷四十三

穀玉類編卷四十四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果實類

桃　李　梅　杏　梨
柿　橘　櫻桃　楊梅　石榴
葡萄　甘蔗　棗　栗　荔枝龍眼
爪　菱

桃

旄冬桃。榹桃。山桃。桃冬熟者名旄生山中者名榹桃 爾雅

東海度索山有大桃樹屈蟠數十里曰蟠桃 十洲記

崑崙山有玉桃光明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日本國

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述異記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哀公曰黍以雪桃也對曰丘知之矣夫黍五穀之長而桃爲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也 韓詩外傳

彌子瑕見愛於衛君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愛弛君曰是嘗食我以其餘桃 史記

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桃十秦桃榹桃緗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胡桃櫻桃含桃 西京雜記

武帝候西王母王母至玉盤盛仙桃七顆以四與帝帝食輒收其核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寔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 漢武內傳

華林園中有仙人桃表裏照徹俗傳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 伽藍記

康國獻金桃銀桃太宗詔令植苑中 唐書

世宗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 明史

李

休無實李座接慮李駁赤李 爾雅

初修上林苑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羌李燕李蠻李侯李 西京雜記

琳國出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昔韓終嘗餌此李因名韓終李 洞冥記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可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 述異記

杜陵有金李李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爲鼠李

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潘岳閒居賦云防陵朱仲之李

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中山有縹李大如拳者呼仙李

李尤果賦曰如拳之李陸士衡果賦曰山中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和嶠家有好李武帝求之與不過數十 晉書

王戎少與羣兒戲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王僧孺少時有餽其父李先以一與之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齊書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尤宜調謹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項言

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為京都之美故稱嘉慶李今人但言嘉慶子也韋述兩京記

立夏日俗尚噉李時人語曰立夏得食李能令顏色美故是日婦人作李會取李汁和酒飲之謂之駐色酒說林

梅

饋食之籩其實乾穛乾穛梅也周禮

魏武嘗行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世說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杏

初修上林苑杏二文杏蓬萊杏西京雜記

杏園洲在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洲中別有冬杏述異記

濟南郡有分流山生金杏味為獨美漢武訪蓬瀛有獻是者帝嘉之故呼為漢帝果酉陽雜俎

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病愈者使栽杏鬱然成林杏子熟作一草倉示人曰買杏者將穀一器置倉中自取一器杏去嘗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林中虎出逐之大怖急走顛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神仙傳

張元年六歲南鄰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周書

梨

初修上林苑梨十紫梨青梨芳梨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瀚海梨東王梨紫條梨西京雜記

梨數種大者幾如盌有青黃紫三色肉白於雪核少食之甘脆咽查滓者為佳品另一種熟時糜爛可口謂之金鳳梨亦其次也格物

叢話

太上之果有元光梨漢武內傳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洞冥記

御宿園出大梨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布承之號曰含消三輔黃圖

張公大谷之梨潘岳閒居賦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不秣陵有哀仲梨美世說

中書郎張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宋書

高聰以高肇之黨廢於家惟修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北史

陝州峽石縣山中有梨一株甚偉貞觀初鳳止此梨其後結寔尤大世名鳳棲梨紀異記

肅宗嘗夜召潁王等坐地爐上時宰相李泌久絕粒上自燒二梨以賜之因與諸王聯句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李泌別傳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爲釘坐梨言席上之珍唐書

柹

柹以核少者爲佳南劍尤溪柹處州松陽柹最爲奇品格物論

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蠹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爾雅翼

梁侯烏椑之柹閒居賦

懸霜照彩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梁簡文謝東宮賜柹啟

橘

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書經

盧橘大而甘夏熟土人呼爲壺橘廣州記

橘山在嚴州府城南上有羅浮橘一株熟時風飄墮地得者訛傳仙橘云廣輿記

橘白華赤實自漢武帝交趾有橘官長一人主貢御橘吳黃武中交趾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蔕以爲瑞異南方草木狀

楊由爲成都文學掾少治易曉占候忽有風起太守問由由曰南方有薦朱實者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益部耆舊傳

陸績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客而懷橘乎績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吳志

丹陽太守李衡遣客于武陵龍陽洲上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及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襄陽記

江陵進乳柑橘上種於蓬萊宮結一合歡實上與妃子持翫曰此果似知人意楊妃外傳

巴郡有橘園霜後橘盡取餘大橘剖開中有二叟相對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爲愚人摘下耳幽怪錄

櫻桃

楔荊桃楔一名荊桃今櫻桃也爾雅

櫻桃一名朱茱一作牛桃一名麥英味甘主調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氣呂氏本草

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禮記

惠帝春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史記

明帝宴羣臣大臣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櫻桃同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東觀漢記

上命侍臣升殿食櫻桃並盛以琉璃和以杏酪末後大陳宴席人

賜朱櫻二籠。景龍文館記

唐朝三月宰相有櫻筍厨。時最爲盛。又秦中三月爲櫻筍時。山堂肆考

唐新進士有櫻桃宴。摭言

楊梅

羅浮山頂有胡楊梅。人登採拾。止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林邑山楊梅大如杯椀。味如蜜。以醞酒。號梅香酎。南方草木狀

梁國楊氏子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君家果。兒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世說

王虛之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南史

故章縣北有石槨山。上生楊梅。常以貢御。吳興記

揚州人呼楊梅爲聖僧。羣碎錄

石榴

漢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博物志

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酉陽雜俎

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扶南傳

白馬村出石榴。其大如斗。甜如蜜。人有得者。交相餽送。語曰。白馬甜榴。一實值牛。鄴中記

吳王以潘夫人遊昭宣之臺。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卽挂石榴枝上。因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爲妖矣。乃翻其名曰榴環臺。拾遺記

安德王延宗納李祖收女爲妃。後顯祖幸李宅宴。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還將來。北齊書

瑞榴軒在邵武縣學。宋時有石榴一株。士人覘其結實之數。以卜科第多寡屢驗。廣輿記

王荊公作內相。翰院有石榴一株。枝葉繁茂。只發一花。時荊公有詩云。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直方詩話

葡萄

貝邱之南有葡萄谷。谷中葡萄。但可就食。或有取歸者。卽失道。世言王母葡萄也。酉陽雜俎

大宛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史記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破大宛。得蒲萄種歸漢。漢書

陳叔達爲黃門侍郎。嘗賜食得蒲萄。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唐書

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萄實。種於苑中。併得其酒法。仍自損益。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

波斯國磨鄰老勃薩歲獻貢人蒲萄。大者如雞卵。

柳城卽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治。四面皆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有桃李棗瓜胡蘆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名鎖子葡萄。明史

甘蔗

泰尊柘漿折朝酲 柘與蔗同甘蔗汁可解酲也○漢書

甘蔗所在皆植而遂寧爲冠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 王灼蔗譜

交趾有甘蔗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取汁曝數時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 南中八郡志

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卽消風吹卽折 世說

雩都縣土壤肥沃偏宜藷蔗味及彩色他縣所無 南康記

予又學擊劍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因求與余對

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 魏文帝典論自序

顧愷之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 晉書

庾沙彌母劉氏亡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 南史

扶南赤土國以甘蔗作酒味香美 隋書

棗

棗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塡棗蹶洩苦棗皙無實棗還味棯棗 爾雅

八月剝棗 詩經

周文弱枝之棗 閑居賦

北方荒中有棗林其子長六七寸熟赤如朱氣味潤澤故赤松子云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 神異經

上林苑棗七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西王棗 西京雜記

崂嵰細棗出崂嵰山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西王母以獻武帝 洞冥記

李少君言於上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史記

王吉少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漢書

大將軍王敦初尚武帝舞陽公主如廁見漆箱中盛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陳果遂食之羣婢莫不笑之 世說

海棗五年一實大如盃盌味極甘美晉太康五年林邑獻百枚 南方草木狀

蕭衍直閤將軍於郁州內附詔遣奚康生迎接幷賜棗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 魏書

華林園中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食之甚美俗傳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棗 伽藍記

武昌府有僊棗亭舊傳亭前棗樹未嘗結實一歲忽有實如瓜太守命小吏採進小吏私啖之遂仙去 廣輿記

栗

上林苑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西京雜記

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唯漁陽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不及也倭韓國上栗如雞子亦短味不美。詩義疏

漢武帝果園大栗十五枚一斗。辛氏三秦記

鄴中產巨栗貌其殼可以爲杯。鄴中記

固安之栗天下稱爲御栗。因有栗園。括地志

劉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尹與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者穆之曰汝等各以栗遙擲穿處必得此郡惟秀之栗獨入焉後果驗。宋書

侍中蕭琛預御筵醉伏梁武帝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南史

王泰幼敏悟祖母散栗于牀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取曰不取當自得賜人皆異之。世說

易延慶母平生嗜栗延慶種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宋史

蕭韓家奴爲彰愍宮使興宗嘗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遼史

荔枝龍眼

修榦紛錯維葉蓁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若繁星之著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踰潛瑛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

丹液心受芳氣卓羣類而無儔超衆果而獨貴。王逸荔枝賦

漢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得名也其實則歲貢焉荔枝過即龍眼熟故龍眼謂之荔奴。魏文帝詔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草木狀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和帝時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帝下詔勿復受獻由是遂省。後漢書

江州縣有荔枝園至熟時二千石常設廚膳令士大夫會樹下食之。華陽國志

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唐書

宋仁宗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宋史

興化府產荔枝蔡君謨荔枝譜以宋家香爲上品宋氏嘗以饋公公謝以詩。羣芳譜

福州府產荔枝按譜有十八娘紅狀元紅將軍紅皆絕品又產龍眼

瓜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禮記

水芝者白瓜甘瓜也。本草經

滄州產分蔕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蔕杜陽編
有青登瓜大如三斗魁元表丹裏呈素含紅攬之者壽食之者仙列仙傳
有龍肝瓜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邱仲得此食之千歲不渴洞冥記
梁宋就爲邊令與楚鄰界邊亭皆種瓜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惡梁亭之賢已夜竊搔梁瓜有死焦者梁人欲報搔之就曰何可搆怨乃每暮夜令人竊灌楚亭之瓜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愧乃謝以幣新序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世俗謂

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史記
漢明帝時燉煌獻異瓜名穹隆長三尺味美如飴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拾遺記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八瓜同蔕時以爲嘉瓜後漢書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獻述異記
郭原平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貧老開瀆下水與之原平曰天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悉從他道往錢塘貨賣宋書
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

分一相遺還以與母尋訪沙門莫知所在南史
韓靈敏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事
郭祚以僕射領太子少師曾從世宗幸東宮懷一黃瓤奉肅宗時趙桃弓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人號祚爲桃弓僕射黃瓤少師魏書
明崇儼以奇技名高宗四月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名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唐書
建寧王倓賜死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肅宗從容語泌曰陛下嘗聞黃臺瓜乎高宗長子弘爲太子天后鴆殺之而立次子賢賢日憂惕乃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曰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陛下今一摘矣愼無再時廣平亦爲張后所搆故泌因對及之
宋蔡君安會館職於道山食瓜令坐客徵瓜事客不敢盡言君安所徵爲優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客咸歎服揮麈錄
楊榮進右諭德直內閣永樂五年命往甘肅經畫軍務還奏武英殿帝大悅値盛暑親剖瓜噉之明史

菱

菱一名蕨攈爾雅
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說文

三角四角曰芰。兩角曰菱。武陵記

元都翠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雞菱仙人鳧伯子常采而食之令骨輕身生毛羽。洞冥記

靈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霜降彌美因名青冰菱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國語

漢昭帝淋池中有倒生菱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拾遺記

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采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徬人覓一菱不得。南史

劉邑才敏捷帝詔詠採菱調下筆即成。梁書

穀玉類編卷四十四

穀玉類編卷四十五

汪兆舒果齋輯

羽毛類一

鳳 鶴 鴈 雉 鷹鷂
孔雀 鴿 鸚鵡 鸜鵒 烏
鴉 鵲 鳩 雀 燕
鴒 黃鶯 鷺 鷗 鴛鴦
雞 鶩 鴨

鳳

羽虫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孔子家語

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

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見則天下安寧。山海經

鳳生丹穴之山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爲鸑鷟棲梧桐食竹實飛則羣鳥引從。韓詩外傳

鳳六象九苞六象者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者口包命眼合度耳聽達舌屈伸色光彩冠矩周距銳鉤音激揚腹文戶。論語摘衰聖

黃帝齋於中宮有鳳凰集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宋書符瑞志

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左傳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書經

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 韓詩外傳

周成王時鳳凰翔庭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宋書符瑞志

宣帝時鳳凰集殺祤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凰集上林乃作鳳凰殿以答嘉瑞 漢書

光武建武八年鳳高八尺毛羽五色集潁川郡羣鳥並從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 後漢書

辛繕隱居華陰有大鳥高五尺五色備而多青棲繕槐樹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為鳳太史令蔡衡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者鸞多黃者鵷雛多紫者鸑鷟多白者鴻鵠今多青乃鸞

非鳳也上善其言 漢書決疑注

文帝元嘉十四年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顗園中李樹上毛羽鮮明文采五色聲音諧和衆鳥如山雞者隨之如行三十步頃飛去揚州刺史以聞詔改所集永昌里曰鳳凰里 宋書

眞宗景德元年五月庚寅午時白州有三鳳入城中衆禽圍繞至萬歲寺棲百尺木上文五色冠如金盃申時去畫圖以聞 宋史

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詩經

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即高鳴相警移所宿處慮有變害也 風土記

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春秋說題辭

滎陽郡西有蘭岩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 神境記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 抱朴子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左傳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少年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十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 神仙傳

荊州府有鶴澤澤中多鶴羊祜鎭荊州取以教舞娛賓客 廣輿記

支公好鶴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世說

噲參養母孝有元鶴為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雌雄雙至各銜明月珠以置參家 述異記

王仲德鎭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禽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為人所裂不能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忘也大者羽翮先成每翥冲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出留飲飼之又於庭中騫躍教其飛颺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庚域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 南史

益州有道士徐佐卿化鶴於沙邱明皇獵而射之中箭而逝歸謂弟子曰吾行山中爲飛矢所中後箭主至可以此箭付之明皇幸蜀識其箭乃知佐卿之化鶴也 神異錄

林逋隱居孤山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則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 世說

陳洪進在泉州日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祝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 宋史

彭淵材迂濶好怪常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竟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未幾鶴

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 墨客揮犀

徐渭貌修偉白晳音朗然如唳鶴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 列朝詩集小傳

宋一鶴巡撫湖廣屢建功然亦往往蒙時詬楊嗣昌父名鶴一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傳笑之 明史

鴈

仲秋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 禮記

昏禮親迎壻執雁入升堂再拜奠鴈 奠鴈取其不再偶

陽鳥攸居 陽鳥鴈也 書經

鴈知時鳥也禽經一名翁雞一名沙鶬一名鴈博雅及方言或謂之鳴鵝鴚法言謂之朱鳥 正字通

鴈夜棲川澤中千百爲羣有一鴈不瞑以警衆也師曠禽經曰羣棲獨警 博物志

北方有白鴈秋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 談苑

衡山有迴鴈峰秋鴈南翔即止此不過畏熱故也 地理志

迦尸國有五百鴈爲羣鴈王名賴吒有臣名素摩鴈王爲獵師所得鴈皆棄去惟素摩隨逐不舍語獵師請放我王以身代之 雜寶藏經

武帝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漢書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鄉剌謁見規規臥不迎旣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後漢書

虞國有孝行爲日南太守有雙鴈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旣卒官鴈逐喪還住墓前歷三年乃去 會稽典錄

高宗太子弘納妃裴有司奏贄用白鴈適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鴈爲樂府歌今得白鴈爲婚贄婚乃人倫首我則無慚 唐書

編民有鴈戶謂如鴈往來無恒也

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當管懷集縣陽鴈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鴈不到浩以爲陽爲君德鴈隨陽者臣歸君之象也 唐會要

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號落鴈都以朱漢賓爲指揮使

五代史

陳登雲出按河南歲大飢人相食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鴈矢囊示登雲登雲進之於朝神宗立遣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 明史

雉

華蟲作會 華虫雉也 書經

雉曰疏趾 禮記

鷂雉 青質五彩 鷮雉 即鷮雞長尾 鳪雉 黃色鳴自呼 鷩雉 山海經曰牝山之土鳥多赤鷩即鷩雉 秩秩海雉 鸐山雉 翰雉 鵫雉 今白鵫 雉絕有力奮 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 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 即鷂雉 南方曰𪄀 東方曰鶅 北方曰鵗 西方曰鷷 此四方雉之名 爾雅

士相見之禮贄用雉 儀禮

德至鳥禽故雉白首 孝經援神契

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 史記

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白雉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 孝經援神契

裴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夜忽夢一丈夫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云感君見放故來謝德 魏書

南安王楨母疾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 北史

褚遂良爲諫議大夫時飛雉數集宮中太宗問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唐書

鷹鸇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 詩經

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 禮記

季夏之月鷹乃學習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鷹鶆鳩 爾雅

隼鶻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

此屬數種皆爲隼 詩義疏

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 戰國策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縱鳩鸇逐而殺之公子暮而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鸇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鸇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捕得鸇二百餘頭公子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鸇獨低頭不敢仰視乃殺之盡放其餘 列士傳

茂陵少年李亨以鷹鸇逐雉兔皆爲之佳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鸇則有從風鸇孤飛鸇 西京雜記

虞潭起義軍赴國難至上虞有野鷹飛集屋梁衆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會沈充已擒罷兵 晉書

權翼諫秦王苻堅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不聽 通鑑

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佳鷹諷令獻朕大亮因密表朕云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 唐書

太宗得鷂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徵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楊德幹高宗朝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

擒而杖之宦者袒背涕泣以示於帝帝竟不之問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方黃鶻每弋獵必置駕前目為決雲兒 天寶遺事

崔覬公鉉兒時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咏崔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縧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 全唐詩話

高駢初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焉衆大驚號落鵰侍御 唐書

折御卿進白花鷹太宗放之詔勿復獻 宋史

荅里麻除大都留守文宗特賜白鷹以表其貞廉 元史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雲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 青溪暇筆

孔雀

孔雀一名越鳥梵書謂之摩由邏 本草釋名

孔雀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蕚俱榮衰尤自珍愛遇芳時好景聞絃歌必舒張翅尾盼睞而舞性妬忌自矜其尾遇服錦綵者必逐而啄之 埤雅

孔雀有九德一顏貌端正二音聲清徹三行步詳序四知時而行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淫九知反覆佛以此喻比邱之行儀也 德行威儀經

李昉名孔雀曰南容一名孔都護一名文禽 述異記

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彈指應節起舞 晉公卿贊

宋孝武大明元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 述異記

黃伯思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 宋史

鵠

鵠大於鴈羽毛白澤其翔極高而善步所謂鵠不浴而白一舉千里是也亦有黃鵠丹鵠湖海江漢之間皆有之出遼東者尤甚而

異海青鶻。其皮毛可爲服飾。謂之天鵝絨。本草集解

大溪藥水在房州。傳云。昔有二鵠棲雙栢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錄異記

元鵠。王者知音樂之節則至。昔黃帝習樂崑崙。有元鵠二八翔其右。瑞應圖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知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異苑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昭帝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祥嘉。西京雜記

謝昌寓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南史

成宗元貞二年。詔江南毋捕天鵝。元史

正德時都督江彬等承日紅笠之上綴以靛染天鵝翎以爲貴飾。貴者飄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場。自謂殊遇。明史

鸚鵡

字說云。鸚鵡如嬰兒之學母語。故字從嬰母。亦作鸚䳇。熊太古云。大者爲鸚鵡。小者爲鸚哥。則鵡義又取乎此。梵書謂之臊陀。本草釋名

鸚鵡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瘂矣。故禽經云。鸚鵡摩其背而瘖。鸜鵒翦其舌而語。博物志

鸚鵡有三種。白。青。五色。白及五色者性尤慧解。南州異物志

武帝元狩二年。南越獻能言鳥。漢書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得知。華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華强之至庭。爲鵰所搏。教其啄鵰脚。僅而獲免。異苑

宋文帝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南史

貞觀時。林邑王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之。唐書

明皇有白鸚鵡。聰慧。上及貴妃呼爲雪衣娘。授以詞臣詩篇。數遍便諷誦。明皇雜錄

建隆二年。隴州貢黃鸚鵡。上以爲瑞。遂作金鸚鵡等旗。中書舍人王著獻頌。因以爲規。詔褒之。宋史

關中賈得鸚鵡於隴上。能言。愛之。賈偶以事陷縲絏。既脫而歎快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籠閉累年。奈何。賈即放之。去後。其儕輩過隴。鸚鵡必於林間致聲。問其故主也。邵氏聞見後錄

蔡丞相確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遂名之素。養一鸚鵡甚慧。丞相欲名琵琶。即一扣響板。鸚鵡傳呼其名。琵琶死後。卒誤觸響板。

鸚鵡猶傳呼不已。青林詩話

徽宗時隴西歲貢鸚鵡帝置之安妃閣教以詩文及宣和末道中使送歸本土後郭浩以秦鳳提點刑獄按邊至隴日見一白一紅鸚鵡鳴棲樹間問上皇安否浩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宋稗

鸜鵒

鸜鵒謂之㗖㗖鳥此鳥好浴水其睛瞿瞿然故名。廣韻

天寒欲雪則羣飛如告故曰寒皐皐者告也。字說

鴝鵒子人取養之教其語號花鴝。荊楚歲時記

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左傳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鸜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立聽移時又善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效四座語無不絕似有生齆鼻語難學因納頭於甕中以效焉遂與齆者語聲不異。幽明錄

謝尚酒後爲鴝鵒舞一坐傾笑。語林

劉瓛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此山常有鸜鵒鳥巘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南史

唐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雊鵒銜一物置案上乃魚袋鉤玦不數日加大夫也。隋唐佳話

南唐李主諱煜改雊鵒爲八哥。負暄雜錄

烏

瑞星散爲烏。春秋運斗樞

烏雅之别名種類亦繁有小而多羣腹下白者爲鴉烏有小觜而白比他烏微小長而反哺其母者爲慈烏大喙及白頸而不能反哺者南人謂之鬼雀又謂之鵋鶀又謂之老鴉鳴則有凶咎。格物論

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赤烏至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白烏者宗廟肅敬則至三足烏王者慈孝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瑞應圖

赤烏日中三足烏之精降而生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萃其冠。古今注

越王句踐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拾遺記

東陽顏烏父亡負土築墓羣烏銜土助之烏口皆爲之血出落於其處立縣名爲烏傷。異苑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謂處高利獨食人主多聚斂也。後漢書

吳主權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以爲祥改年宜以赤烏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覩之遂有天下也於是改元赤烏。吳志

成公綏詞賦甚麗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

禽乃作賦美之。晉書

海鹽縣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羣烏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一統志

宋彭城王義康有罪放逐。次江州。衡陽王留飲。文帝怒而併囚之。家人懼。妓妾夜聞烏啼聲云。明日有赦。少頃使至得釋。遂制烏夜啼曲。琴操

有獻白烏者。齊高帝問范雲。此爲何瑞。雲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梁書

李義府始名見太宗。令咏烏。義府曰。日裏揚朝彩。曲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以全樹借汝。竟以義府秉政。全唐詩話

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者。天后以爲周室嘉應。睿宗時爲皇嗣。言曰。烏前足僞也。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墮地。唐書

柳仲郢爲天平節度使。初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

鴉

鴉亦作鵶。禽經。鴉鳴啞啞。故謂之鵶。北人謂之寒鴉。冬月尤甚也。本草釋名

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鴉。無敢弋者。善接。尤過者尤飯投之。高下無失。風土記

飼鴉臺在三鴉路中。相傳漢光武北趨河朔。至此失路。得鴉引於馬前。飼之於此。因名。一統志

魏孝文征馬圈。行至賈復城。昏霧。得三鵶引路。遂至南山。因號通鵶城。元和郡縣志

咸通中道士毛意歡常養二鴉。有客將至。鴉必飛鳴。意歡整飾賓階。坐榻未畢。客果至矣。錄異記

禮部郎中康凝畏妻甚。妻常病。求烏鴉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撻。凝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官劉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清異錄

土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許進以巡撫統兵進討。諸軍羽集乜川。

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卧。進出帳外勞軍。有異烏悲鳴。將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及明冐雪倍道進。越六日至哈密。官軍四面並進。拔其城。明史

鵲

季冬之月。鵲始巢。禮記

鵲一名飛駮。形類於鴉而差小。觜尖足爪黑。頸項背混綠色。白翮尾毛黑白相間。善爲巢。其聲揸揸然。南人聞其啞則喜。北人聞其噪則悲。格物總論

鵲鳴唶唶。故謂之鵲。鵲色駁雜。故謂之駁。靈能報喜。故謂之喜。性

最惡濕故謂之乾佛經謂之芻尼小說謂之神女本草釋名

鵲巢知風之所起淮南子

有鵲銜火於淸溪之上鵲化成龍洞冥記

七月七日鵲無故皆髡相傳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鵲爲梁以渡故毛脫爾雅翼

漢武帝坐未央殿天雨止東方朔執戟階旁屈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枯枝東向而鳴使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必順風而立新雨生枝滑惟立枯枝曼倩傳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貢䲹鵲高七尺解人語昔漢武時四夷賔服有獻馴鵲若有喜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葢其類也拾遺記

孝靜元象二年徐州表濟陰郡廳事前槐樹烏巢於上烏母死有鵲銜食餔烏兒不失其時並皆長大賞太守帛十四魏書

唐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側每飲食輒以餧之後景逸繫南康獄一日有鵲止獄樓向景逸歡噪其日人並言赦至官司詰其由云道逢元衣素襟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元衣素襟者鵲也朝野僉載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後園見二鵲搆巢共銜一木安巢中衆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酉陽雜俎

學士院有雙鵲棲海棠枝上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於玉堂之上署無驚畏因謂之靈鵲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名之事金坡遺事

會銑有膽畧長於用兵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賂鈴卒求緩於銑妾銑斬鈴卒以殉諸將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翼日入賀畢前請故銑笑曰見烏鵲非時噪故知之耳皆大服明史

鳩

仲春之月鷹化爲鳩禮記

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鵖鷎其大者謂之鳻鳩方言

鳲鳩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郭璞註

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詩義疏

鳩性食桑葚然過則醉而傷性故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埤雅

鵓鳩灰色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

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瑞應圖

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叢薄中羽兵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免脫漢世正旦放鳩爲脫高祖之厄也地理志

鄭弘爲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會稽典錄

元嘉十八年會稽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以獻率更令何承天獻白鳩頌二十四年白鳩又見中領軍沈演之獻頌宋書

長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上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鉤是後子孫遂盛 幽明錄

進士李文祥有才名與大學士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欵於家出畫鳩請詩文祥題之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出為縣丞 明通紀

雀

雀短尾小鳥也棲宿檐瓦之間馴近堦除之際如賓客然故曰瓦雀賓雀俗呼老而班者為麻雀小而黃口者為黃雀 本草釋名

王者奉已約儉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孝經援神契

赤雀王者動作應天時則銜書來 瑞應圖

周文王時赤雀銜丹書至 宋書符瑞志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故君子慎其所從 家語

太守魏尙有罪繫詔獄俄有雀萬頭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尙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卽復也我其復官乎有頃詔還故官 陳留耆舊傳

宣帝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改元神爵 漢書

賈逵在太學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名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使作神雀頌 後漢書

董种為不其令赤雀乳廳前桑上民為之作歌頌 謝承後漢書

慕容盛僭位龍城有白雀素身綠首集於東門棲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 晉書

徐伯珍隱九巖山有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 南齊書

夏侯詳遭父艱廬於墓側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南史

潘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為字 北史

許善心為虞部侍郎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名百官賜讌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製神雀頌 隋書

僕射裴耀卿勤於政事嘗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至漏盡則急鳴裴呼為知更雀 天寶遺事

順宗時拘弭國貢却火雀純黑其聲清置於火中火自散去 杜陽雜編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 東坡集

燕

仲春之月元鳥至仲秋之月元鳥歸 禮記

齊曰燕梁曰鳦大如雀而長籋口布翅岐尾巢於梁間春社來秋社去故謂之社燕棲於巖崖者為土燕 廣雅

燕銜土避戊己日則巢固而不傾 續博物志

胡燕斑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 天中記

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呑之因孕生契 史記

周穆王迎意而子訪以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子不悅化作元鳥飛入雲中故後人呼元鳥爲意而 元虛子仙志

白燕者師曠時銜丹書至 宋書符瑞志

太子榮廢爲臨江王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史記

元嘉元年白燕集齊郡城游翔庭宇經九日乃去衆燕隨從無數 宋書

衛敬瑜妻王氏敬瑜亡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足爲誌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南史

宋劉義隆時天竺僧求那跋摩將詣揚州路過霹靂寺謂寺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宜王者登臨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游於此寺而起白塔 廣弘明集

馬樞隱於茅山有白鷰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陳書

金宣撫使田琢從軍塞外有雙燕爲巢主人欲捕之田曲爲全護

燕晝出夜歸田必開戶待之忽一日飛止坐隅語移時田思明日秋社燕當歸矣此爲留別語也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憂危誰謂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覓食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遂書爲蠟丸係其足明年田受代歸又八年爲潞州判官忽雙燕至諦視即前燕也蠟丸尚在 中州集

袁凱工詩初在楊維楨座客出所賦白燕詩凱微笑作一篇以獻維楨大驚賞偏示座客人遂呼袁白燕云 明史

建文初年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是靖難之識也

鴿

佛在祇洹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邊住佛影覆鴿身鴿身安穩怖畏即除 櫝那經

崔光崇信佛法會於門下省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魏書

張九齡少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飛往投之目爲飛奴 開元遺事

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酉陽雜俎

陳誨嗜鴿馴養千餘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

先之富沙又嘗早衙有一鴿投誨懷袖中爲鷹所擊故也誨感之
不復食鴿 南唐近事
少年尙畜鴿號半天嬌人呼爲插羽佳人 淸異錄
蘇子瞻懷錢塘詩有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蓋杭
人四月八日放鴿爲太守祈壽故有金籠雪衣之句 宋稗
高宗紹興間宮中養鴿每日羣飛於外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
流於大內高宗惻然自是宮中不復畜鴿其詩云萬鴿飛翔遶帝
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鴈沙漠能傳二帝書 古杭雜記
張浚嘗按視曲端軍閲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
籍進公命點其一部端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

張爲愕然既而欲觀全部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魏公
忌之 齊東野語
顏淸甫曲阜人嘗卧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鶉鴿歸以供膳於梢翎
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
賢也蓋其父自眞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及知
盤桓尋覓遂遇害淸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直
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鴿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
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眞異禽也命左右瘞之 輟耕錄

黃鶯

皇黃鳥倉庚商庚鵹黃楚雀 爾雅
仲春之月倉庚鳴 禮記
黃鳥黃鸝留也或曰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齊人謂之搏黍 詩疏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
砭詩腸鼓吹 世說
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爲金衣公子 開元遺事

鷺

鷺春鉏也 爾雅
鸘飛則霜鷺飛則露其名以此步於淺水好自低昂如春如鋤
之狀故曰春鋤 禽經
鷺一名屬玉 格物論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詩經
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色者舊鼓吹朱鷺
曲是也 埤雅
鷺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 博物志
吳王夫差時有雙白鷺飛出鼓中而入雲 古今樂錄
剡人賈傳泊舟境湖夜月縱步於淸流芳荷中見二叟並語一曰
碧繼翁一曰篁棲叟相對吟詩賈遽揖之化爲白鷺飛去 樹萱錄

鷗

鷗信鳥也 禽經
鷗者浮水上輕漾如漚也 本草釋名

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之至日百數而不止其父曰聞鷗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列子

江鷗一名海鷗隨潮上下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渡海者以此爲候 南越志

鴛鴦

鴛鴦水鳥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匹鳥 古今注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詩經

韓馮娶妻而美宋康王奪之馮自殺妻投於臺下王埋之塚相望

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 搜神記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舒錦 謝氏詩源

漢時鄴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夕開之聲聞京師漢帝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爲鴛鴦相隨飛去後改爲晏城縣 朝野僉載

顯祖因田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歎曰雖人鳥事別至于資識性情亦何異哉於是下詔禁鷙鳥不得畜 魏書

崔珏有鴛鴦詩三首以此得名時號崔鴛鴦其一曰翠鬣紅衣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暫分烟島猶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飛映霧作迷珠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采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 唐詩紀事

雞

雞曰翰音 禮記

雞一名燭夜 古今注

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 神異錄

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述異記

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 洞冥記

祝雞翁善養雞今世人呼雞云祝祝始此 博物志

雞云朱朱俗相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今呼雞皆朱朱也 風俗通

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徹遠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嘉瑞亦爲寶雞 拾遺記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左傳

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田饒謂魯哀公曰君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瀹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者近也 韓詩外傳

成帝時交趾越巂獻伺晨雞長鳴雞伺晨雞則下漏驗之晷刻無

差長鳴雞則一食時不絕長距善鬪。西京雜記

山雞愛其毛映水而舞魏武時南方獻之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令以大鏡著其前雞鑒形而舞不止。異苑

祖逖少與劉琨共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晉書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窗間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元功大進。世說

太學博士張昌宗之族叔精五經懵於時事畜一雞呼爲勃公子御史臺記

元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尙之貧者或弄木雞。唐書

張根性至孝母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及母亡後根不忍聞雞聲。宋史

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雞唱崔翰問曰此可被管絃乎茂多卽法其聲製曲曰雞叫子。

欽哀皇后蕭氏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已而生興宗。遼史

黃昏雞鳴必殺之以除不祥也沈氏黃昏雞鳴適有神降於伍氏沈往問之答曰定昏雞啼福祿日躋於是沈氏日昌里中異之。客退紀談

元南人仕於朝者多以醋雞爲贄見草木子今特江右呼臘雞或曰吉安畜老雞能療病其價數倍故云。近峰聞畧

瞿宗吉學博才贍少不爲其父所知鄕人張彥復自福建檢校回家瞿翁殺雞具酒待之宗吉年十四適自學舍歸彥復指雞爲題命賦之宗吉應聲云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其上以贈瞿翁遂搆傳桂堂。西湖游覽志

鵝

舒鳫。鵝。鴚鵝。鵝一名舒鳫鴚鵝今之野鵝。爾雅

影娥池北有喜日鵝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舞日鵝。洞冥記

世呼鵝爲兀地奴以其行步盤跚耳。清異錄

邕州蠻人選鵝腹毳毛爲衣被絮柔煖而性冷嬰兒尤宜之能辟

驚癇柳子厚詩云鵝毛禦臘縫山罽卽此。嶺南異物志

王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甚悅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晉書

沙門惠遠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鵝晝夜鳴叫僧徒送入京至寺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卽入堂伏聽如是六年忽哀叫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兩京記

僖宗喜鬪鵝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唐書

元和中汝南周生夢一白衣丈夫血濡衣襟拜曰吾家于林泉者

不幸值君之家人繫我縱犬噬我願君子宥之周訊其事乃家人獲一鵝歸犬傷其臆周卽命放之是夜又夢白衣人謝而去宣室志

孝鵝塚在長興唐人沈氏畜一母鵝將死其雛悲鳴不復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銜芻列前若祭狀長號而死沈氏異之埋此太平寰宇記

太祖幼時嘗見羣鵝游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旂左右竪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旂下白者立白旂下違者死羣鵝如命而往獨一花鵝不知所適往來于青白之間明典雜記

鴨

舒鳧鶩 鶩鴨也一名舒鳧李巡云野曰鳧家曰鶩爾雅

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鳧頭中猶有石也吳錄

海鴨大於常鴨斑白文亦謂之文鴨金樓子

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爲摯說苑

影娥池北有升蘖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惟咂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洞冥記

鴨城者吳王築城以養鴨周數十里吳地記

桓邈爲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邈子忽夢四烏衣人請命覺而見鴨將殺遂救之又夢四人來謝而去夢雋

太祖車駕幸城南園臨水亭見雙鳧爭藻於池面引弓射之一發而雙貫從官歡呼稱賀上命翰林寫之縑素周書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爲鴨作茵褥雲林異景志

唐孟郊爲溧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東坡題縣尉水亭詩已作觀書檻仍開射鴨堂合璧事類

穀玉類編卷四十五

穀玉類編卷四十六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羽毛類二

麟　獅子　虎　豹　狼
犀　象　熊　狐　猴
鹿

麟

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孔子家語

牡曰麒。牝曰麟。麕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音中鐘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明王動靜有儀則見。宋書

牡鳴曰游聖。牝鳴曰歸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徵祥記

青曰聳孤。赤曰炎駒。白曰索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麐。瑞應圖

黃帝時。麒麟游於苑囿。尚書中候

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

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拾遺記

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

武帝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漢書

孝武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涼州牧呂光以爲已瑞。僭卽王位。年號麟嘉。晉書

憲宗時。東川觀察使潘孟陽奏。武安縣嘉禾生。有麟食之。麟之來。羣虎環之。光彩不可正視。使畫工圖之以獻。舊唐書

永樂時。曹縣獻騶虞。榜葛剌國。麻林國。進麒麟。呂震請賀。帝曰。天下治安。無麒麟何害。明史

獅子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狻麑。獅子也。爾雅

獅爲百獸長。故謂之獅。虓。象其聲也。梵書謂之僧伽。

烏弋國有師子。似虎。正黃。尾端毛大如斗。漢書

南金山有師子獸。其毛黃赤而光鮮。耳小。若鳴時地動石裂。述異記

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後漢書

宗慤伐林邑。林邑王來拒。以具裝被象。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宋書

劉顯博聞強記。時波斯獻生師子。梁武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南史

永橋東有獅子坊。獅子。波斯國所獻也。莊帝曰。朕聞虎見師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郡縣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虎豹見獅子。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育一熊。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鏁而走。帝大笑。伽藍記

康國獻師子獸。太宗珍其遠。令秘書監虞世南作賦。唐書

元時大會羣臣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置列訖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瓜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輟耕錄

張錄擢御史西域魯迷貢獅子西牛方物邀中國重賞錄言明王不貴異物今二獅日各飼一羊是歲用七百餘羊也牛食芻菽今乃食果餌則食人之食矣願返其獻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希望心明史

虎

虪白虎虪黑虎虎竊毛謂之虦貓。竊淺也　爾雅

仲冬之月虎始交。格物論曰虎一生止一乳乳必雙不再交也。禮記

虎知衝破能畫地觀奇偶以卜今人效之曰虎卜。易卦通驗

有虎在乎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穆天子傳

鬬伯比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左傳

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食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從傷者而刺之果有雙虎之功。史記

公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淮南子

漢宣城郡守封邵亘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述異記

劉昆為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後漢書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暴虎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虎豹在山各有所託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

童恢除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出咒虎

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

郭文隱餘杭山中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晉書

裴旻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唐書

鍾傳歷官鎮南節度使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鬬虎搏其肩而傳亦

持虎不置曾人斬虎然後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

李繼宣補右班殿直裁十七歲命往陝州捕虎殺二十餘生致二虎一豹以獻宋史

別的因授信陽府達魯火赤信陽多虎一日以馬裼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馬裼擲虎虎搏裼據地而吼因旋馬射之虎立死元史

包實夫進賢人授徒數十里外途遇虎銜入林中釋而蹲實夫拜請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養何虎卽舍去後人名其地為拜虎岡明史

喬宇嘗陟太華絕頂遇虎僕夫皆驚仆宇端坐不動虎徐帖尾去

白松虎兒國舊名速麻里兒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亦不食他獸旬日後不復見國人異之稱為神虎曰此西方白虎所降精也因改國名

豹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詩經

豹狀似虎而小白面團頭自惜其毛采其文如錢者曰金錢豹宜為裘如艾葉者曰艾葉豹次之又西域有金線豹文如金線海中有水豹上應箕宿禽蟲述云虎生三子一為豹本草集解

幽都山多元豹山海經

南山有元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羽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列女傳

狄伯奇少游獵得豹見其文彩炳煥遂自感歎始學書藝後秦記

王延範為廣南轉運使有豹入公宇噬傷數吏從者恐悚不敢進延範獨援戟前逐刺殺之宋史

泰定帝三年瓜哇遣使獻金文豹一元史

狼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詩經

白狼金精也王者仁德明哲則見瑞應圖

狼壽三百歲則解變化為人形山中稱當路君者狼也抱朴子

狽足前短能知食所在狼足後短負之而行故曰狼狽本草集解

殷湯在亳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宋書符瑞志

洛陽有避狼城周幽王時羊化為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狼村是其處述異記

王仲德太原人苻氏之敗仲德與兄叡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創走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後仕宋至徐州刺史立佛寺作白狼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宋書

穆崇官至太尉初太祖避窟咄之難遣崇還察人心崇夜微服入其營賊覺崇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乃悟馳馬

隨狼而走遂得免。魏書

李驥知東安縣有嫠婦子齧死訴於驥驥禱城隍神深自咎責明日狼死於其所。明史

犀

犀似豕。形似水牛猪頭大腹庳脚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亦有一角者。爾雅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歸田錄

楚使獻雞駭之犀於秦王。戰國策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洞冥記

却塵犀海獸也其角辟塵。述異記

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爲通天犀。異物志

靈犀在廣西鬱江上流潭中有二犀每風息浪靜則出於潭岸頂有光彩。一統志

海中出離水犀其出入有光水爲之開。南越志

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漢書

貞觀時林邑王鎮龍獻通天犀。唐書

開元元年冬至交阯國進犀角一株色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放殿中溫然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曰此辟寒犀也。開元遺事

寶曆元年南昌國進夜明犀上令解爲腰帶每游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杜陽編

同昌公主有蠲忿犀犀株如彈丸入土不朽帶之令人蠲去忿怒。物類相感志

墮和羅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犀。唐書

西南夷土有異犀三角夜行如大炬火照數千步或時解脫則藏於深密之處不欲令人見之王者貴其異以爲簪能消除凶逆。交廣志

象

瑤光之精散而爲象。春秋運斗樞

象膽不附肝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埤雅

象行能別虛實稍虛輒不肯過故帝王鹵簿以爲前導。草木子

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立而嗅之負心者象以鼻捲之擲空中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朝野僉載

武帝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漢書

魏文帝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任城王曹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拾遺記

晉成帝咸康六年林邑王獻象知跪拜御者使之則從之。萬歲曆

白象者人君自養有節則至文帝元嘉元年白象見零陵洮陽。宋書

陽山縣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捲之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卽起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本境苗稼常爲象所傷壞其象俗呼大客因語曰我田稼在此大客若念我

幸勿見侵象便踯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之業絕無其患。異苑

明皇所教舞象天寶之亂安祿山大宴諸酋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下雖異類必拜舞因令左右命之舞象努目不從祿山怒殺之。明皇雜錄

德宗卽位放舞象三十有二於荊山之陽。唐書

太宗興國八年占城國獻馴象能拜伏太宗詔畜於京畿。宋史

忽辛爲雲南行省右丞緬國主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至敢效方物。元史

梁曾使安南還詔陳其方物於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世祖以曾爲福人

李自成破京城莊烈帝自縊於煤山時文臣自范景文勳戚自劉文炳以下殉節者四十餘人宮女魏氏投河從者二百餘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淚。明史

熊

熊似豕山居春出冬蟄。說文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亦有兩種猪熊其形似猪馬熊其形似馬。酉陽雜俎

熊食少許鹽卽宛轉而死胡孫亦然。瑣碎錄

赤熊倭人遠姦猾息則入國。宋書

東土呼熊爲子路人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異苑

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墨客揮犀

熊好舉目引氣謂之熊經莊子熊經鳥伸是也。埤雅

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左傳

文帝元嘉二十年白熊見新安太守劉元度以獻。宋書

狐

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名山記

豐狐文貍棲於山林伏於石穴靜也。莊子

狐及貍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漸變爲人形千歲之狐預知將來。抱朴子

北風勁河冰始合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聽冰下水無聲然後過河。述征記

帝禹時有白狐九尾之瑞九尾狐周文王得之東夷歸焉漢章帝章和中九尾狐見郡國。宋書符瑞志

周成王時治致太平而黑狐見。魏書靈徵志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君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爲老狐而去。幽明錄

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年神變無比化爲書生謁張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疑妖也曰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照之卽變燕惠王家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使往取空中有靑衣童子曰老狸不智今禍及我乎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烹之 搜神記

高祖太和二年徐州獻黑狐三年獲白狐白狐王者仁智則至十年冀州獲九尾狐以獻九尾狐王者六合一統則見 魏書

敬宗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 唐書

唐宰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逐之已不見矣問於客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宣室志

鄒志完南遷比還過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迦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冷齋夜話

猴

猱蝯善援玃父善顧 猱一名蝯能攀援樹枝 玃父大猨也 爾雅

猴類有數種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豦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狖也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似狖而小者蒙頌也似狖而善躍越者獑猢也似猴而長臂者猨也似猨而金尾者狨也似猨而大能食猨猴者獨也 本草釋名

獨猴壽八百歲變爲猿猨壽五百歲變爲玃 玉策記

闍婆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卽出或投以果實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 宋書

峽中猿鳴至淸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宜都山川記

齊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猨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上因憶子響欷歔不自勝 子響武帝子以反見縊。南史

商山隱士高太素居淸心亭每至一時卽有一猿詣亭前鞠躬而啼不爽其候太素目爲報時猿 天寶遺事

李約在潤州養一猿名山公月夜汎江登金山鼓琴猿必嘯和 全唐詩話

段公路經靑山鎭得一猿名巴兒甚馴呼之輒至常以自隨後過舊山聞舊侶啼聲不食而卒 北戶錄

唐昭宗播遷隨駕人有弄猴者猴頗馴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後朱溫篡位取此猴令殿上起居猴見溫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殺之 幕府閒錄

王仁裕畜一猿名野賓呼之則應後因爲患放之項上繫紅絲一縷仁裕後入蜀行次嶓冢見一猿舍羣而前紅絲尚在從者曰野賓也呼之卽應仁裕立馬移時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 王氏見聞

錄

蜀中有楊千度者善弄胡孫會人言語一日內殿胡孫絕維上殿閣蜀主令射之三日不得內監奏千度能弄胡孫試令捉之楊遂以十餘頭戲於殿前內廐者亦在舍上窺之楊高聲曰奉勅把舍上胡孫來果立致於殿前蜀主大悅厚賜千度野人閒話

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清異錄

有人種黍山中患獼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術乞辟猴之法象曰明日往視黍所望見羣猴便大呼語之曰已白介君教莫侵食黍此人明日往視黍遇羣猴適欲下樹因述象語遂各自還山神仙傳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伯淳戲爲一絕曰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虫亦世情二程遺書

呼猿洞晉時僧慧理畜白猿於此南宋時僧智一倣舊蹟畜猿於山臨澗長嘯則諸猿畢集好事者施食以齋之因建飯猿臺西湖志

陳鳳讀書習隱嘗月夜掛琴松間調所馴山猿得詩擁膝自吟聲與猿嘯相應列朝詩集小傳

鹿

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絕有力麐爾雅

鹿者純善之獸王者孝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瑞應圖

白麠王者刑罰理則至銀鹿刑罰得中民不爲非則至宋書

楚樂伯致晉師晉人逐之樂伯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毋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左傳

趙高用事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指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史記

鹿千年化爲蒼又五百年化爲白又五百年化爲元漢成帝時山中入得元鹿烹之骨皆黑色述異記

漢明帝時七星鹿出江陵兩角之間有道家七星符古今注

鄭弘初爲淮陽太守行春致雨有白鹿夾轂而行主簿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謝承後漢書

謝鯤避地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晉書

餘干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刻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述異記

眞山在毘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産一女在地既長與凡女異遂爲女冠梁武帝爲別立一觀號曰鹿娘

褚無量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棖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唐書

穀玉類編卷四十六

穀玉類編卷四十七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羽毛類三

馬 駝 驢 牛 羊
狗 兔 豕 猫 鼠

馬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爾雅

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爲馬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周禮

王者順時而制事因時而順道則來騰黃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

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瑞應圖

伯樂星掌天馬孫陽善御故名焉同時九方歅亦善相馬即九方臯也。吹劍錄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穆天子傳

齊桓公伐孤竹返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韓子

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遷延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國策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犇電飛翮銅爵神鳧。古今注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鷰騮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西京雜記

今上卽位得神馬渥洼水中次以爲太一之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沬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記

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四駿馬名也漢書

馮奉世使大宛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呂布常御良馬號赤菟能馳城飛塹後漢書

曹公所乘馬名絕影魏書

曹洪家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馬讓帝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拾遺記

曹眞有駃馬名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也古今注

劉備屯樊城劉表會請備宴會欲取備備覺之僞如厠遁出所乘馬名的盧走渡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近世語

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曰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晉書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世說

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晉書載記

慕容儁僭卽帝位初儁祖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廆子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置之薊城門

天監四年河南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張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南史

河間王琛得波斯千里馬號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

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鏁環伽藍記

煬帝賜李景御馬一匹名師子騂隋書

骨利幹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一日中馳數百里其大酋因使者獻馬太宗取其異者號十驥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懸光驄曰決波騟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金騧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唐書

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明皇雜錄

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賜以御馬九花虬幷紫玉鞭轡馬高九尺毛拳如鱗以身被九花文號九花虬杜陽雜編

寇彥卿事太祖太祖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五代史梁臣傳

杞國公薛懷讓好畜馬馳馬有大烏小烏者尤奇駿漢隱帝使求之。各而不獻及罷節鎮環衛祿薄猶有馬百匹槖馳三十頭傾貲以給芻粟朝夕閱視爲娛 宋史

威武將軍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

王珣武力絕人遇道士謂曰君之相甚奇他日因一青馬而貴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倍價買之後乘以戰其進退周旋無不如意官至兵馬都元帥 元史

鍾同授御史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帝不懌封巨挺就獄中杖之同竟死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 明史

王禎爲夔州府通判會荊襄賊流劫入夔禎孤軍捕賊被執大馬而死部卒六百餘人皆死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所乘馬奔歸血淋漓毛盡赤衆始知禎敗往覓屍面如生子廣鬻馬爲歸貲王同知得馬不償直櫬既行馬夜半哀鳴同知起視之馬驟前嚙項擣其胷翼日嘔血死人稱爲義馬

盧象昇好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漳敗追兵至沙河水闊數丈一躍而過即所號五明驥也

駝

鄯善國多駝駞 漢書

西域龜茲國歲朔鬬槖駝觀勝負以卜歲盈虛 孔帖

于闐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生子曰風腳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風 洽聞記

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以口鼻埋沙中人則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隋書

齊桓公西涉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莫能知駱駝知水脉遇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蹋地人於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博物志

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駱駝 北史

貞元初關輔宿兵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 唐書

哥舒翰鎮軍於青海路既遠遣使常乘白駱駝以奏事白駝日行五百里 明皇雜錄

梁祖言於昭宗曰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 南部新書

驢

驢名長耳公 清異錄

代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曰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衛有胄曹也因目爲衛 資暇集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價與馬齊 後漢書

戴良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

左輔都尉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曰諸葛子瑜恪乞筆益兩字因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吳志

王仲宣好驢鳴旣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世說

公孫軌爲虎牢鎮將發民驢以運糧令驢主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强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北史

王及善後爲右相無甚設施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室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朝野僉載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

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稍近益狎蕩倚衝冐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柳柳州集

王昭素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曰無然後出 宋史

宋劉偁爲陜西司法參軍廉慎罷官無以爲歸計賣所乘馬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乘驢 澠水燕談

世祖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月見驢足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 金史

牛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禮記

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 昔讀爲交錯之錯 考工記

牛母爲牸牛父爲牯 格物總論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左傳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史記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莊子

老子乘靑牛車出函谷關 列仙傳

丙吉爲丞相嘗出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或以譏吉吉曰方今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

故喘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漢書

時苗爲壽春令駕車黃牸牛歲餘生一犢及去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由此名聞天下 魏畧

苟晞都督靑兗諸軍事每得珍物卽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治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 晉書

陳顯達諸子與王敬則兒並精車牛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靑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南齊書

元仲景兼御史中尉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魏書

袁凱工詩有盛名性詼諧自號海叟背戴烏巾倒騎黑牛游行九峯閒好事者至繪爲圖 明史

羊

凡摯卿羔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 禮記

羊一名髯鬚主簿 古今注

古人說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鳥 述異記

五羊城在廣州南海縣初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而至故名 寰宇記

馮翊産羊名白沙龍脣嫩第一言飲食者必推之 清異錄

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左傳

卜式取畜羊百餘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以助邊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

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善之拜式緱氏令 漢書

甄宇爲博士建武中每臘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議欲投鉤宇恥之先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京師號瘦羊博士 東觀漢記

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將入金華山其兄初起行索歷年得見問羊何在云在山東兄往但見白石耳初平叱之曰羊起於是白石俱起成羊數萬頭 神仙傳

僖宗乾符中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常旱 唐書

黃巢士多從學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巢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如所夢巢以己繒償諸生而畜其羊 南唐書

馬仲方羊生羔鬻於屠肆將刲而再亡其刀乃羔銜投溝中屠者感傷不復屠羊 括異志

狗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絕有力狣尨狗也狗四尺爲獒 爾雅

殷虞晉獒楚獷韓盧宋鵲皆犬屬 廣雅

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吳將軍頭者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 後漢書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於王 書經

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先縱獒狗名敖公宰示眯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 史記

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 戰國策

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獨孤母有犬名鵠倉銜以東歸獨孤母覆煖之遂成兒宮中乃更錄取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寔黃龍也 博物志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狗則有修毫釐䮶白望青曹之名楊萬年有猛犬名青駮買之百金 西京雜記

陸機吳郡人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 晉書

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而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載歸二日乃蘇未蘇之際犬終不食自此愛惜同於親戚 幽明錄

李信純襄陽紀南人養一犬曰黑龍愛之甚行坐相隨一日城外飲酒大醉臥草中時太守鄧瑕出獵見草深舉火爇之犬見火來以口拽純衣純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來臥處周圍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獲免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信純醒見犬已死遍身毛濕覩火蹤跡因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曰犬之報恩甚於人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 搜神記

張彪守會稽陳文帝攻之彪敗左右皆發遣惟所養一黃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耶山中文帝遣兵購之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死及劫殺彪黃蒼號叫彪屍側若有哀狀彪妻殯彪黃蒼又俯伏塚間號叫不肯離爲時所貴異 南史

張元芮城人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元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見而不收養非仁心也叔父感其言許焉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北史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北齊書

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於御榻之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後因以斃詔以被葢葬於熙陵之側 古今詩話

雞籠山國在彭湖嶼東北永樂時鄭和徧歷東西洋靡不獻琛恐後獨東番遠避不至和惡之家貽一銅鈴俾挂諸頸葢擬之狗國也其後人反寶之富者至掇數枚曰此祖宗所遺 明史

兔

兔曰明視 禮記

玉衡星散爲兔 春秋運斗樞

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故謂之兔兔吐也 博物志

兔壽千歲五百歲其色白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兔也 抱朴子

赤兔王者德盛則至白兔王者敬耆老則見 宋書

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 戰國策

蔡邕母卒廬於塚側有兔馴擾其室 後漢書

趙王石勒時茌平令獲黑兔獻之 晉書

裴子野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有白兔馴擾其側 梁書

爾朱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獵有雙兎起于馬前榮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並應弦而殪及破賊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 魏書

華秋母終廬於墓側郡縣大獵有一兎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秋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 隋書

趙善應性孝母生歲值卯謂卯兎神也終其身不食兎 宋史

奉御平山等射懷孕兎世宗怒杖平山遂下詔禁射兎 金史

三月三日國俗刻木爲兎分朋射之國俗謂是日爲陶里樺陶里兎也樺射也 遼史

嘉靖十五年太醫院吏目李乾獻兎體備五色以爲瑞兎 明史

豕

豕曰剛鬣 禮記

壹發五豝壹發五豵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詩經

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貕吳揚之間謂之豬子 方言

嶺南一種嬾婦豬似山猪而小常嗷田禾惟以機軸紡織之具置田所則不復近 虞衡志

朱浮以書責彭寵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遼東豕也 後漢書

吳祐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奈君父何祐守志如初 東觀漢記

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得買肉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令敕市後常買輒得仲叔怪問狀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卽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張璠漢記

大蘭王九錫文云大亥十年月日北燕伯使使冊命大蘭王 宋袁淑集

陸逞爲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送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周書

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曉主人覓豕

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隋書

劉胡兄弟以屠爲業永安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鄰人謂胡兄弟相鬬來勸之乃豬也胡卽捨宅爲寺合家入道 伽藍記

唐洪州有人畜豬以致富因號豬爲烏金 朝野僉載

僞唐陳喬食蒸豚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清異錄

神廟行後苑見牧豭豬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養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亦不知何用神廟命去之月餘忽獲妖人欲血澆之禁中猝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 宋趙葵雜錄

解縉吳溥與王艮胡靖比舍居燕兵薄京城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

尚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
牆聞靖呼外喧甚謹視豚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
須臾艮舍哭飲鴆死矣。胡靖即胡廣。明史

猫

大蜡迎猫爲其食田鼠也。禮記

猫一名女奴。采蘭雜志

猫目睛旦暮圓日午則細如一線性陰而畏寒其鼻端四時皆冷
惟夏至一日溫其耳經捕鼠之後則有缺如鋸。酉陽雜俎

蕭良娣爲武后所殺罵曰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常扼其喉以
報后聞詔六宮毋畜猫。唐書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宰相率羣臣
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
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
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代宗異其言

余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曰虞大博宅失去猫兒白色名曰雪
姑。清異錄

連山張大夫搏好養猫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
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以綠紗爲帷聚其內以爲戲或謂搏
是猫精。南部新書

蘓軾上神宗書曰養猫所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宋史

紹興壬子詔宗正訪宗室入宮擇二人一肥一癯思陵令二人並
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爾過何爲踢之輕易
如此安能任重遂留癯而逐肥者肥者名伯浩終於溫州都監。宋稗

福建布政使朱彰景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番使臣入貢
一猫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
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房內明
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
來伏死蓋猫之王也。明續已編

袁煒才思敏捷世宗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就輒極頌美
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悅煒

與李春芳嚴訥郭朴時謂青詞宰相。明史

鼠

鼢鼠。地中行者廣雅云鼢鼠方言云犂鼠即此 鼸鼠。田鼠也 鼷鼠。今鼠狠春秋食郊牛角者 鼶鼠。似鼬之鼠
鼬鼠。赤黄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 鼩鼠。小鼱鼩也亦名㹳鼩 鼭鼠 鼣鼠 鼫鼠。許愼云鼫鼠五技 鼤
鼠。鼨鼠豹文鼮鼠。鼰鼠。爾雅

鼠其壽最長故俗稱老鼠其性疑而不果故曰首鼠嶺南人食而
諱之謂爲家鹿。本草釋名

黄鼠晴暖則出坐穴口見人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竄入穴即
詩所謂相鼠有體韓文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廣志

北方有層冰萬里厚百丈有鼷鼠在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

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爲蓐臥之可以卻寒其皮可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 神異經

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山中子日稱社君者鼠也 抱朴子

李斯少時爲郡小吏見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鼠食積粟不見人犬之擾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史記

張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遂使書獄

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 中山靖王聞樂對

竇攸爲郎世祖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問羣臣莫知攸曰名鼮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匹 竇氏家傳

唐公昉舉宅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不淨不將去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眞仙通鑑

晉惠帝永嘉元年白鼠見東宮皇太子獲以獻宋明帝泰始三年白鼠見樂安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 宋書

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退喜夫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絹紙裹二升許珠著奴牀前啾啾如欲語也 異苑

盧若虛博物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辛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唐書

王溥安仁人洪武元年擢河南行省平章初溥未仕時奉母葉氏避兵貴溪遇亂與母相失凡十八年嘗夢母若告以所在至是請歸省墳墓許之溥之貴溪求不得晝夜號泣居人吳海言夫人爲賊逼投井中死矣溥求得井有鼠自井出投溥懷中旋復入井汲井索之母屍在焉乃具棺斂即其地以葬 明史

穀玉類編卷四十七

穀玉類編卷四十八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鱗介類一

龍 鰕 蛟 鼉 蛇 魚

龍

鱗虫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 孔子家語

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順也 說文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 廣雅

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爲角龍千年爲應龍 述異記

黃龍者四龍之長德至淵泉則黃龍游於池 宋書

太皞氏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 史記補

夏王禹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懼禹笑曰吾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於是曳尾而逝 宋書符瑞志

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蔡墨曰吾聞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昔有董父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及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獻子曰今何故無之曰物有其官官修其方其物乃至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左傳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子張見魯哀公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 新序

宣帝時黃龍見新豐後間歲改元爲黃龍 漢書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摩陂爲龍陂 魏志

黃龍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權即位改年爲黃龍 吳志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 晉書

僧涉者西域人苻堅時入長安能以秘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咒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

燕王慕容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率羣僚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赦其境內立龍翔寺於山上

宋文帝初爲荆州刺史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少帝廢入奉皇統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失色上曰此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南史

高祖軍頓西昌有龍見於水濱高五尺許五采鮮耀軍民觀者數萬人 陳書

貞觀中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烏金也形圓斜廣尺餘高六七寸 唐書

世宗初在遼陽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其室黃龍見於室上八月復有雲氣自西來黃龍見其中人皆見之大定十四年次乣里古日午白龍見於御帳之東小港中旣而乘雷雲而上尾猶曳地良久北去 金史

太祖神冊五年射龍於拽剌山陽水上其龍一角尾長足短身長五尺舌二尺有半勅藏內府 遼史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柏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蜒蜿其側帝乃掩以兜鍪頃復縠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胄衆推帝功居多乃置兜鍪於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明[illegible]略

蛟

蛟龍屬也無角曰蛟 說文

水虺五百年化爲蛟 述異記

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 禮記

荆有佽飛者得寶劒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呂氏春秋

溧河有潛蛟爲人害楚公子芊乙射之蛟死邑人爲立廟按其處名逃蛟澗 方輿勝覽

武帝南巡狩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漢書

周處膂力絕人長橋下蛟爲人害處乃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果殺蛟而反 晉書

鄧遐勇力絕人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鼉

鼉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抱踊然之體隨月以運 續博物志

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雨 埤雅

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亦謂鼉更以夜鳴其數應更故也 晉安海物記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明年諸葛融鎮公安見襲鼉有鱗介甲兵之象 晉書

鄧景山節度淮南有蠱集城門鄧班曰蠱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唐書

蛇

螣螣蛇蟒王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爾雅

山中見巨蛇冠幘者名曰升卿呼其名則吉。淮南子

蚺蛇性淫南越人取之者率徒手呼紅娘子或投婦人褻衣覆之則伏不動惟人所牽曳屠剌。潛確類書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博物志

鄭厲公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史記

叔孫敖之爲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恐他人又見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叔敖果不死。賈誼新書

隨縣有斷蛇邱昔隨侯出行見大蛇傷救而活之後蛇銜珠以報搜神記

高祖初爲亭長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嫗因忽不見。史記

竇武官至大將軍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後漢書

宋高祖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見童子數人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南史

虞愿爲晉平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南齊書

梁武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道羣小蛇繞之並黑色宮人曰恐是錢龍帝以錢千萬貫鎮於蛇處以厭之。南史

孔道輔爲寧州推官有蛇出眞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嘆服。宋史

解神速姑宗室人名能知蛇語。遼史國語

葉宗人授錢塘知縣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冤乎吾爲爾理蛇出遣隸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遂伏法。明史

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食飼之二蛇輒引喙出入無憚人或繞蛇身旋

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故謂之曰蛇菩薩仰大青小青二龍隋僧盧師攝此○西樵野記

魚

魚有力者徽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爾雅

武王伐殷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史記

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故名曰鯉孔子家語

公儀休爲魯相客有遺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史記

莊子與惠子游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樂魚之樂莊子

昆明池有魚被釣綸絕而去見夢武帝求去其鉤帝明日戲于池見大魚銜鉤去鉤放之間三日帝于池濱得明珠一雙曰豈魚之報耶三秦記

盧度隱居西昌三顧山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而來取食而去南齊書

寶誌對梁武帝食鱠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必爾誌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金陵鱠殘魚是也高僧傳

黃滔爲王審知推官一日饋之魚滔爲謝牋其略曰銜諸斷索纔從羊續懸來列在琱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稱之五代史補

王璡薦授寧波知府自奉儉約一日餼用魚羹璡謂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時耶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明史

蔣瑶調揚州知府武宗南巡至揚瑶供御取具而已諸嬖倖皆怒會帝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江彬卽畀瑶責其直瑶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

占城國有鰐魚潭獄疑不決者令兩造騎牛過其旁曲者魚輒躍而食之直者卽數往返不食也

鰕

鰕多鬚善遊而好躍蓋假物而遠者也爾雅翼

閩中五色鰕長尺餘具五色梅鰕梅雨時有之蘆鰕青色相傳蘆葦所變白鰕青鰕各以其色泥鰕相傳稻花變成多在田泥中一名苗鰕又海中有鰕姑狀如蜈蚣云管鰕

鰝大鰕出海中鬚長數尺可以爲簾爾雅注

海鰕皮殼嫩紅色腦殼與前脚有鉗者色如朱土人多製爲杯謂之鰕杯嶺表錄異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啼時漁人得鰕曰謝豹鰕老學庵筆記

廣中邕容道常有鰕隨雨而至謂之天鰕蓋爲海風攝至者番禺記

舜攝天子有搜耳貫胷之民來獻珠鰕金樓子

有丹鰕長十丈鬚長八尺馬丹嘗折鰕鬚爲杖洞冥記

滕脩爲廣州刺史或語脩鰕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至東海取鰕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服交廣記

趙抃鎮蜀時以白鰕寄開化余氏放之池中生息不絕或畜他所鰕色輒變因名白鰕池。廣輿記

穀玉類編卷四十八

穀玉類編卷四十九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鱗介類二

龜　鼈　黿　蟹　蚌
蛤　蚶　螺

龜

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孔子家語

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龜三足賁。爾雅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龜也。史記

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邱山黝文交錯以成列宿轉運應四時長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禮統

龜百歲一尾千歲十尾二百歲爲一總龜千歲曰五總龜千歲一聚問無不知。孔帖

元武即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元有甲能捍禦故曰武世人不知乃以元武爲龜蛇二物。緯畧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述異記

禹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元龜負青泥於後元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拾遺記）

禹受舜禪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爲洪範（宋書符瑞志）

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史記）

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東方朔曰惟承桂露以飲之上欲卜命朔問焉言無不中（洞異記）

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遇夜纜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曰子明無苦也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

恪明敏禍必及子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老桑爲薪煮之既燃即爛（述異記）

毛寶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投於水中如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晉書）

明帝泰始二年四眼龜見會稽六眼龜見東陽八眼龜見吳興（宋書）

唐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云得此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送龜至坑所後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暴溢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引至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其夕彥回夢龜云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相報（廣異記）

仁宗至和元年信州貢綠毛龜徽宗政和四年瑞州進六目龜五年博州進白龜（宋史）

宋楊炎微時畜一龜大二尺餘每日餇以飯餅其家有事必先報喜則跳躍凶則下淚試之無不驗者（潛確類書）

明太祖孝陵開壙時有白龜十餘皆飛去僅獲一頭項變爲石龜用銅繩鎖入匣內置孝陵殿中香案上至今宛然（雅俗稽言）

王汝玉歷遷右贊善仁宗在東宮特被寵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解縉次之（明史）

總督胡宗憲獻白鹿者再帝喜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進宗憲秩

百官表賀已宗憲獻靈芝五白龜二帝益喜賜金幣鶴衣告廟表賀如初不數日龜死帝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

鼈

鼈三足曰能（爾雅）

其肴維何炰鼈鮮魚（詩經）

蹞步不休跛鼈千里（荀子）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朱鼈浮波必有大雨（淮南子）

鼈之所在必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占之（埤雅廣要）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國語）

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晉書
尚書崔悅家將會客夜夢十九人着青綠羅衣拜告求生旣寤見甕中有鼈正十九頭遂詣水次放之。玉堂閒話
南唐僧謙光有才辯而無拘檢性尤嗜鼈國主嘗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鵞生四隻腿鼈著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五代史補

黿

黿鼈之大者闊或至一二丈。又黿介虫之元也以鼈爲雌黿鳴鼈應。爾雅翼
一名河伯使者。古今注

季夏之月命漁師取黿。禮記
禹濟巨海則黿鼉而爲梁。拾遺記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左傳
齊景公渡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拔劍從之至砥柱之下乃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躍而出。搜神記
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首。後漢書
黃河中舊不生黿石季龍時有得者以獻佛圖澄歎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
韋丹未第時於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大黿長數尺繫之橋柱引頭四顧有求救之意丹以乘驢贖之放於水中徒步而歸後數日詣葫蘆生問命生與共往元長史家有老人元濟之向韋盡禮款待出文字一通授之曰公一生官祿行止聊報活命之恩即此黿也。原化記

蟹

蟹一名蛫。廣雅曰雄曰蜋螘雌曰博帶古今注云小蟹一名長卿。
山海經載千里蟹今恩州出石蟹儋州出紅蟹殼上十二點深臙

脂色。北戶錄
蟹八蛫而二螯水虫殼堅而脆團臍者牝尖臍者牡也外骨內肉。旁行故里語謂之旁蟹梓人注曰仄行蟹屬是也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蟹似出於此。埤雅廣要
蟹八月腹中有芒眞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酉陽雜俎
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者蟹也。抱朴子
出師下寨之際或見蟹則稱爲橫行介士以安衆心。蟹譜
善苑國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洞冥記
興化府壺公山頂有泉出石穴中每禱雨見雙蟹出立應因名蟹

井。廣輿記

王吉夜夢一蟚蜞在都亭曰翼日當舍此覺而異焉使人候之見司馬長卿至吉因呼蟚蜞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蟚蜞。成都故事

曹翰征幽州卒掘土得蟹以獻翰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宋史

張根母嗜蟹母終根不復食

宋初通判常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嗜蟹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歸田錄

初杭俗嗜蝦蟇而鄙食蟹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紅性至孝其母嗜蟹彥升慮其鄰比鬨笑嘗遠市於蘇吳間熟之以布囊

負而歸俄而楊行密將田頵兵暴至鄉人皆竄避於山谷糧道不接或多餒死獨彥升挈囊負母竟以解免時人以為純孝之報焉蟹譜

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十餘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聖宋拾遺

仁宗內宴十門分各進饌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需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聞見錄

西湖蟹稱天下第一陸放翁詩久厭𩟔葷愁下箸眼前湖上得雙螯。蟹畧

蚌

蚌含漿。蚌一名含漿周禮謂之貍物 蜌螷。蜌一名螷蚌屬長而狹者為螷 蜃小者珧。爾雅

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呂氏春秋

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吳都賦

洞庭有巨蛤如舟深夜展殼呑吐明珠與月爭輝漁者百計取之卒莫能得。風土記

瓊蚌晞曜以瑩珠。江賦

馬牧城東三里有蚌城相傳云飢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為名。盛弘之荊州記

鄞有鮚埼亭顏師古曰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

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漢書注

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嶽之上昔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拾遺記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者不肯舍漁父得而併擒之。戰國策

蛤

蛤有三蛤蠣千歲鳥所化海蛤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說文

毛蛤曰蝛蜼尖蛤曰齊蛤小蛤曰螷薄蛤曰蚌稜蛤曰蚶蓋其形

殊故其名亦不一也。山堂肆考

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禮記

方諸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續博物志

隋高祖嗜蛤所食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置几上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酉陽雜俎

蚶

魁陸。魁蛤一名魁陸即今之蚶。爾雅

千歲蝙蝠化爲魁陸別名爲蚶形似瓦屋。蚶子贊

蚶子因盧鈞作鎮改爲瓦屋子以其殼棱如瓦壠故名。嶺表錄異

蚶之大者肉味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之蚶田。臨海異物志

蚶中有紫色肉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臠炙。亦謂之蜜丁。廣志

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遷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死憲宗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度以戣對即拜嶺南節度使。唐書

螺

蠃小者蜬。爾雅

祭者共蠃。周禮

海螺鳴主大風吐光主陰雨。元珠集

邽山濛水出焉有螺魚身而鳥翼見則其邑大水。山海經

蓬萊山有大螺名躶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輭取之則堅明王之世則浮於海際焉。拾遺記

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爲樂。南州異物志

海螺大如小拳青黃色長四五寸諸螺中此肉最厚南人食之又有狀如螺中實如石大如豆名郎君子一名相思子有雌雄口內含熱置醋中雌雄相逐逡巡便合即下卵如粟者爲真藏篋中積歲不壞婦人難產手把之即生。正字通

鸚鵡螺形似烏故以爲名常脫殼而遊則有虫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異苑

晉安郡書生謝端性介潔嘗於海岸得一大螺大如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婦端以爲妖呵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述異記

隋劉臻性好啖螺。北史

吳湛居臨荆溪一日得白螺歸置甕中後每自外歸則廚中飲食已辦大驚異潛窺之乃女子自螺中出吳趨之女不能歸殼乃曰吾泉神也以君敬護泉源上帝命吾操饌言訖不見。夷堅志

殼玉類編卷四十九

穀玉類編卷五十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昆蟲類

蠶　蜂　蟬　蝶　螢
蠅　蚊　蜘蛛　蟋蟀　螳螂
蛙　蚓　蟻

蠶

蠶爲龍精。日直大火。則浴其種。蠶書

黃帝元妃西陵氏。始敎民育蠶。治絲繭。通鑑

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後漢書

南陽范克爲吳桂陽太守。敎民植桑養蠶。民得利益。謝承後漢書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不寐。私於壁孔中視隣家蠶箔。明日繭多類之。望去隱然如愁女。蔡邕市歸。繅絲製琴絃。彈之。有憂愁哀慟之聲。說林

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廣陵野蠶成繭。大如雉卵。彌漫林谷。年年轉盛。宋書

太宗貞觀十二年。滁濠二州野蠶成繭。唐書

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白淨與常蠶不殊。

仁宗景祐四年。蘇河縣民黃慶家。蠶自成被。長二丈五尺。闊四尺。

嘉祐五年。深州野蠶成繭。被於原野。宋史

章宗承安元年。平晉縣民利通家。蠶自成錦段。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詔賜絹十疋。金史

楊廉夫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所。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繭。色必尚黃素。智也。繭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繭。神也。此六德也。詹曝偶談

山東野蠶成繭。李至剛請賀。成祖不聽。明史

蜂

土蠭。木蠭。爾雅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蠃土蜂也。○詩經

其大而有蜜者。曰壺蠭。穿竹木作孔者。謂之笛師。○揚雄輶軒絕代語

竹蜂出蜀中。好於野竹上作窠。窠如雞子。有蒂。長尺許。蜜皆紺色。甘倍常蜜。酉陽雜俎

蜂采百花。俱置翅間及股間。惟蘭花則拱首入房。以獻於王。亦知蘭之貴如此。近峰聞畧

蜂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旋繞。衛之朝衙畢。方出採花。暮衙畢。方入房。埤雅

葛元有道術。嘗與客對食。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元嚼之。又成飯。神仙傳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鸞蜂蜜。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五色。大者

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一二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食之令人長壽髮白反黑 杜陽雜編

會同四年神纛車有蜂窠成蜜史占之吉 遼史

王庸母卒哀毀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元史

太祖登極後命數星士徧行天下遇有年月日時與御誕同者以聞於某處得一人名問之村民也無以爲生惟養蜂十三窠每年割蜜自贍耳上曰是也朕有十三省布政汝有十三窠蜂大小不同統轄無異遂詔命不足信勞以酒食 明典雜記

蟬

蜩蜋蜩螗蜩蚻蜻蜻蠽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蚞螇螰 爾雅

仲夏之月蟬始鳴仲秋之月寒蟬鳴 禮記

昔人稱雞有五德至於寒蟬才齊其美而莫斯述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 陸雲寒蟬賦序

蟲之清潔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能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郭璞蟬贊

蟬名齊女者何齊王之后忿王而死變爲蟬登庭樹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 古今注

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南史

唐時京城遊手夏月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人小兒爭買以籠懸窗戶間亦有驗其聲長短爲勝負者謂之仙蟲社 清異錄

蝶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 古今注

蛺蝶一名春駒 採蘭雜志

蝴蝶或白或黑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 丹鉛錄

嶺表有鶴子草蔓花當夏時開形如飛鶴翅羽嘴皆全蔓上春生雙蟲食葉收入粉奩以葉飼之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收佩之令

人愛悅號媚蝶 北戶錄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北人云真武蝶 桂海蟲魚志

羅浮山有蝴蝶洞在雲峯巖下古木叢生四時出綵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 羅浮山志

劉魯封云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酉陽雜俎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莊子

沈麟士隱居讀書製黑蝶賦以寄意 南史

高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者往往有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徹膳然後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致病 夷堅雜錄

俗傳大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臺之魂又韓憑夫婦之魂皆不可曉 山堂肆考

三月三日宮中諸妃悉撲蝶以爲戲明皇宮中春宴令妃嬪各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之所止幸之謂之蝶幸 開元遺事

林培爲新化知縣民有死於盜者不得禱於神隨蝴蝶所至獲盜時驚爲神 明史

吳郡施槃嘗作蝴蝶詩曰莫怪東風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正統己未果狀元及第 懸笥瑣探

螢

季夏之月腐草爲螢 禮記

螢火卽炤 爾雅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古今注

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 淮南萬畢術

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大戴禮

戊子日以螢爲丸能却矢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得其方合而佩之嘗與虜戰爲其所圍矢下如雨離數尺輒墜地不能傷虜以爲異乃解去 藝文類聚

光熹元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 後漢書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 隋書

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詩經

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階東西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漢書

光武報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卽託驥尾得以絶羣 後漢書

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魏畧

秦王苻堅將爲赦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洩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 晉書

厙狄伏連性愚很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北史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失色 唐書

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及第公疑之及登科歸有青蠅萬餘作人行立折躬再三若賀拜狀良久乃去 青瑣記

天順朝都御史陳智性急嘗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即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驚作擒拏狀伺其怒定乃罷 雨窗小說

酒匠見蒼蠅投酒瓮即取放乾地上以灰擁其體蠅得活如此日久救蠅數多後爲盜扳不能自獄成主刑者援筆欲判決蠅集筆尖揮不去因疑其冤詳問之則誣也呼盜一訊遂釋之 好生編

蚊

秦謂之蜹楚謂之蚊 方言

俗云蚊有昏市蝇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蚊成雷謂其

市之時也 埤雅廣要

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金樓子

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惟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嶺南異物志

蚊母鳥形如青鷁觜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乘其翎爲扇可辟蚊子亦呼爲吐蚊鳥 嶺表錄異

閶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荊州李姥浦同 致虛雜俎

河內人並河而見人數千萬如黍米遊動往來以火燒之皆是蚊蚋故呼蚊曰黍民 古今注

吳猛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晉書

辛普明至性過人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懸靈牀蚊甚多而終不侵螫 南史

孫謙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 梁書

沈倫好釋氏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嚌其膚童子秉箑至輒叱之 宋史

蜘蛛

蠨蛸在戶 詩經

蠨蛸一名長腳荊州河南人謂之喜母幽州人謂之親客 詩義疏

昔有母子離別母見蠨蛸垂絲著衣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採蘭雜志

太昊氏師蜘蛛而作網罟 爾雅翼

晉公子重耳見蜘蛛布網謂舅犯曰此蟲也猶布網曳繩捕蟲而食人不能廓垂天之網曳絡地之繩供食前之御曾此蛛之不若也遂發憤而霸 晉史乘

滎陽有厄井相傳漢祖爲雍齒所追投匿井中有蜘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汲黯爲滎陽守立神蛛廟祀之 郡國志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況人君處重位乎 西京雜記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胃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掛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爲蜘蛛之隱 金樓子

七月七日夜宮女各捉蜘蛛於小盒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爲得巧之候民間亦效之 天寶遺事

學士鄭絪一日將入戸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翼日拜相 酉陽雜俎

宣孝太子侍宴於常武殿典食令涅合進粥有蜘蛛在粥盌中涅合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 金史

高皇帝初起太學臨視之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遁從茲遂絕 明庚已編

蟋蟀

蟋蟀蛬 蟋蟀一名蛬亦名青蛪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里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是也○爾雅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詩經

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禮記

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 古今注

道超從靈基寺旻法師學蟋蟀鳴壁中書郎張率謂曰蟲聲聒耳能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高僧傳

鬬蛩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爲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負暄雜錄

賈似道不事朝政於半閑堂日據地鬬蟋蟀 宋史

螳螂

仲夏之月螳螂生 螳螂一名蚚父一名天馬○禮記

不過蟷蠰 不過一名蟷蠰方言云潭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蟷蜋燕趙之際謂之食疣齊杞以東謂之馬谷

莫貈蟷蜋蛑 莫貈一名蟷蜋一名蛑捕蟬而食有臂若斧奮之當軼不避江東呼爲石蜋又名齕肱○爾雅

芒種之日螳螂生是謂陰息 周書時訓

螳螂世謂之天馬以其驤首奮臂頸長而身輕其行如飛有馬之象 高誘淮南子注

女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軼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莊子

齊莊公出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曰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韓詩外傳

蛙

在水曰鼃 爾雅

蝦蟇一名蟾蜍一名䵶一名去甫一名苦蠪 本草 釋名

井蛙不可以語海者拘於墟也 莊子

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式況人之有勇者乎韓子

惠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其蒙藪皆此類晉書

孔稚珪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南齊書

卞彬文多指刺其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

沈僧昭少事天師道及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宴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許鳴便息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女鳴卽便喧聒南史

長慶中秋之夜有人玩月見林中光燭天如匹練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酉陽雜俎

羅隱錢塘夜宴留別郡守詩云篳篥調高山閣迥蝦蟇聲促海濤寒江南以木柝警夜故曰蝦蟇更唐詩鼓吹

熊鼎爲浙江僉事分部溫台寧海民陳德仲支解黎異異妻屢訴不得直一日覽牒有青蛙立案上鼎曰蛙非黎異乎果異止勿動蛙果勿動乃逮德仲鞫實立正其罪明史

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蟇擠酥以合藥製紫金錠其張大其事備鼓吹旗旛諠闐以往或嘲以詩曰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披莽如擒虎捉得蝦蟇剜眼睛長安客話

蚓

孟夏之月蚯蚓出仲冬之月蚯蚓結禮記

螼蚓豎蚕螼蚓一名豎蚕江東呼爲寒蚓爾雅

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郭璞蚓贊

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古今注

蚓無口而聲揚愼子

瓊州地名朐䏰朐䏰蚯蚓也故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而鳴其形朐䏰劉賓客嘉話

按月令螻蟈鳴蚯蚓出蓋蚯蚓與螻蟈同處鳴者螻蟈非蚯蚓也

吳人呼螻蟈爲螻蛄故諺云螻蟈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名席上腐談

五日午時於韭畦面東不語取蚯蚓乾之謂之六一泥爲魚鯁者以少許擦咽外卽消荆楚歲時記

劉先生俊爲國子監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玉堂叢語

蟻

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朾螘𧒽飛螘其子蚳爾雅

十二月元駒賁元駒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大戴禮

蟻名蠪蟜一名石宮大者爲蚍蜉小者爲蛾蛘齊魯之間謂之蚼蟓梁益之間謂之玄駒詞林海錯

秦中多巨黑蟻好鬪呼爲馬蟻酉陽雜俎

蟻封穴戶大雨將至。蟻知將雨也。易林

蟻聞竹雞之聲化爲水。博物志

烰炭斷道行蟻自回。倦遊錄

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化書

齊威公伐孤竹返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公使人掘之果得水。韓子

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短蘆惶遽垂死昭之繫蘆著船至岸蟻得生夜夢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語歷十餘年劫盜橫錄昭之繫餘杭獄昭之自惟蟻王夢取

兩三蟻祝之暮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於是便覺蟻攻杻械已盡因得出獄遇赦遂得免。齊諧記

武定四年神武將西伐自東西魏搆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螘陣鬬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螘盡死神武圍玉壁不克未幾病薨。北齊書

墊江縣吏冉端父死卜地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城內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十樓中有二大蟻一紫色長寸餘足金色一有羽細腰白翅疑雌者既掘露蟻擾擾若求救狀端懼而掩之。酉陽雜俎

宋庠肄業太學春試罷遇一僧謂曰公手神頗異似曾活數十萬命者庠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蚑翹之物皆命也庠俯思良久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繞穴旁吾編竹橋以渡僧曰是也及唱第庠爲第一。長編

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聞哲宗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宋史

穀玉類編卷五十

右穀玉類編五十卷葢　先君子一生績學綜貫古今典籍而成者也　先大父怡亭公以寄籍食餼錢塘掉鞅詞苑與陸拒石冠周洪潤孫高江村諸前輩結吟社有閑存堂詩稿等集行世　先君子甫弱冠補仁和學增廣生庭訓之暇且摸枝於諸先生門胚胎前光淵源有自故其學務爲廣大不屑以分文析字鋪錦列繡爲工所著有辨體齋制義及詩古文辭若干卷而生平拳拳屬世之意尤殫述於是編家文端已序其大略矣於是小子質泣而言曰吾　先人秖行立名逝光莫曜不肖不克世其家學是用疚心猶憶束髮趨庭竊見　先君子日手是編丹黃塗乙不輟寒暑凾屢易其稿已先是明史尚未頒行稗瑣不足取信　先君子恒以爲嗛及戊午已未間掌

詔布學宮時年已就耄猶作蠅頭細字鈔緝排纘得爲完書曰今而後吾願畢也歲月寖馳剞劂不顯懼無以章先志獲戾滋甚爰檢遺稿正之同學吳嘉樹族弟西顥并命兒輩校讎點畫付諸梨棗經始於丁丑之秋明年夏乃蒇成事嗚呼手澤心源於茲不隊爰綴數語以附簡末男質百拜謹識